

歷史長
篇說部

永慶昇平

上冊



#8152

3006

序

余少遊四海，在都嘗聽評詞演永慶昇平一書，乃大清國褒忠貶佞，勦滅亂賊邪教之實事，內有俠烈忠義之人，慷慨豪傑之士，忠心護國，赤膽佑民，書理真爽，實有古迹可憑，並非古詞野史可比。咸豐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今古之人，嘗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留於世。余嘗聽哈輔原先生說演，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以爲遣悶。茲余友廣益書局主人見此書文理真爽，立志刊刻傳世，非圖漁利，實爲同好之人遣悶，余亦樂從，雖增刪補改，錄實事百數回，使忠臣義士得以名垂千古，佞黨奸賊報應循環也可矣。

燕南居士筱亭郭廣瑞謹識



52

6

永陵昇平前傳序



續永慶昇平前傳目錄

- 第一回 康熙爺寤寐私行
- 第二回 病二郎鏢店遇友
- 第三回 馬成龍窮困投母舅
- 第四回 山東馬大鬧蘇州街
- 第五回 郭廣瑞店內施仁
- 第六回 行惡自遭惡報
- 第七回 五英雄救駕與順店
- 第八回 馬夢太幫助義弟
- 第九回 義士訂盟分南北
- 第十回 顧煥章廣慶園見駕
- 第十一回 定興縣獨角龍行刺
- 第十二回 伊欽差私訪獨角龍
- 第十三回 桃柳營欽差初逢險
- 第十四回 顧煥章水內拒強賊
- 第十五回 姚正直灌穢小耗神
- 第十六回 金文學情急叫蒼天

永慶昇平前傳 目錄

- 胡忠孝異常受困.....一
- 王河龍救駕拿賊.....五
- 柳金鐸大義贈多金.....八
- 活閻羅氣走馬家寨.....一一
- 馬成龍途中受困.....一四
- 欺人反被人欺.....一七
- 四霸天大鬧廣慶園.....二二
- 顧煥章氣走天涯.....二六
- 英雄訪友走東西.....三〇
- 馬成龍提督銜封官.....三四
- 魏家樓山東馬拿賊.....三八
- 王玄真路遇山東馬.....四二
- 趁義渡二次又遭凶.....四六
- 伊欽差途中遇舊婢.....五〇
- 馬成龍路遇真報應.....五三
- 山東馬慷慨施大義.....五六

第十七回	翼報應戲耍山東馬
第十八回	李家寨賊人拷成龍
第十九回	盧文龍夜入金家店
第二十回	伊欽差攻打剪子峪
第二十一回	山東馬空手奪叉
第二十二回	馬夢太誤走連三莊
第二十三回	小耗神被捉東山口
第二十四回	顧煥章升任鎮定府
第二十五回	紅鬃子戲耍顧煥章
第二十六回	馬傑洩機天地會
第二十七回	叛國賊奉命交部訊
第二十八回	侯起龍連敗七將
第二十九回	張廣太醉入勾欄院
第三十回	狠心賊絕斷手足情
第三十一回	張廣太天津受困
第三十二回	哈大人陞任上海道
第三十三回	小豪傑賣身葬母
第三十四回	粉娥叱俊目識俠義

翼報應暗偷老英雄	六〇
滑縣令緝捕二靨頭	六三
金眼雕捉拿李虎臣	六七
馬成龍獨戰小耗神	七〇
伊欽差山口受困	七三
胡忠孝大戰剪子峪	七六
翼報應引見暢春園	七九
王有義殺賊密樹林	八二
神力王調兵勦邪教	八五
煥章私訪蘆溝橋	八八
白將軍兵定孽龍溝	九〇
山東馬醉破飛刀	九四
韓紅玉俊目識英雄	九六
賢良婦放出張廣太	九九
回教正河邊救人	一〇三
張廣太殺賊滄州城	一〇六
大英雄訪弟賣刀	一〇九
笑無常故意戲英雄	一一二

第三十五回	故託病誘姦張廣太
第三十六回	張廣太誤入太保莊
第三十七回	畫石嶺白將軍慶兵
第三十八回	張廣太奉旨回家祭祖
第三十九回	花燭夜失去黃馬褂
第四十回	小姜玉怒打黑龍
第四十一回	于家園四莊主見色起意
第四十二回	張廣太奉旨交部問
第四十三回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第四十四回	顧煥章假充神仙
第四十五回	張副將升任蘇州協
第四十六回	欽差願捨命盡忠
第四十七回	馬成龍定計拿巡撫
第四十八回	三傑暗訪百花山
第四十九回	賽純陽甜言哄英雄
第五十回	四傑入山擒邪教
第五十一回	伊大人奉旨入都面聖
第五十二回	聖主酬功賜寶刀

感深恩殺死淫春娘	一四
侯起龍雄聚畫石嶺	一八
陽春園張廣太驗記	二一
胡忠孝離任送妹聯姻	二四
慶團圓大上白犬墳	二六
白氏女尋夫遇害	二九
河西務大英雄入都逢凶	三二
顧煥章私訪于家園	三五
真邪教謾信假神仙	三七
神力王調兵勦賊	四〇
顧煥章奉旨奪黃河	四三
龍王夢指拿六寇	四六
王千層赴宴入牢籠	四八
英雄被害隱仙觀	五二
雙刀將奮力殺賊人	五五
一賊夜刺伊欽差	五八
侯侯爺請假回藉探親	六一
二馬訪友遊蘇州	六五

第五十三回	亂首龍大鬧邢台縣
第五十四回	修起亮路遇山東馬
第五十五回	衆賊人行凶搶玉姐
第五十六回	邢台縣英雄自投首
第五十七回	二英雄江蘇訪故友
第五十八回	張忠虎邱山戰衆賊
第五十九回	張廣太單人鬥羣賊
第六十回	山東馬夜入福建館
第六十一回	巡撫怒斬張廣太
第六十二回	馬成龍蘇州挂帥
第六十三回	安天壽進兵蘇州城
第六十四回	安會總兵退白龍潭
第六十五回	張廣太店中遇仇人
第六十六回	韓寨主聞信訪胞妹
第六十七回	衆英雄大戰蕭可龍
第六十八回	張廣太酣戰急先鋒
第六十九回	楊永太讓位聚泉山
第七十回	王義士單人退敵兵

猛英雄寶刀嚇羣賊	一六八
祁文龍大鬧高家窪	一七一
二豪傑夜探祁家莊	一七五
蕙芳樓俠客戲成龍	一七八
倭侯爺修府會親朋	一八二
姜玉福建館鬥羣賊	一八五
顧煥章三傑誅盜寇	一八九
活閻羅巧遇舊冤家	一九二
會匪聞警反蘇州	一九五
倭侯爺北京請兵	一九八
馬成龍大戰泥金崗	二〇二
張協鎮出探清風堡	二〇五
賽展雄山寨救豪傑	二〇八
蘇可龍會兵搶蘇州	二一一
王天龍金鏢定蘇州	二一四
蕭可龍出遇王天龍	二一七
李天保結義王天龍	二一九
安天壽偷營泥金崗	二二二

第七十一回	馬成龍炮打安天壽
第七十二回	二龍哨探西海岸
第七十三回	山東馬獨龍口養病
第七十四回	猛高傑一鎗定西海
第七十五回	神力王襄陽城慶兵
第七十六回	神力王怒斬山東馬
第七十七回	假吳恩哄信王天龍
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戰神力王
第七十九回	李慶龍智斬龍飛揚
第八十回	賽諸葛兵退峨嵋山
第八十一回	倭侯爺三探峨嵋山
第八十二回	王天龍誤走三岔山
第八十三回	馬成龍奉調汝寧府
第八十四回	假改扮訪尋鬼臉太歲
第八十五回	平安莊老豪傑拿賊
第八十六回	猛玉斗多言惹是非
第八十七回	巴侍衛蓮子定親
第八十八回	馬成龍攻打汝寧府

張廣太水淹火龍街	二二五
王爺兵伐湘江口	二二八
賽鐵蓋藤羅營投軍	二三一
許都闖鄉勇退賊兵	二三三
乘英雄八卦旛墮命	二三六
雙俠客智進襄陽城	二三八
真寶刀仍歸馬成龍	二四二
馬成龍一刀削三首	二四五
山東馬寶刀對寶劍	二四九
神力王安營鳳翅嶺	二五三
馬成龍火燒八卦陣	二五八
楊永太泄機八卦敵	二六三
老俠客泄機平安莊	二六七
定奇謀捉金花面魔王	二七一
半截村小英雄遇俠	二七五
巴德哩聞信訪消息	二七八
小太歲戲言耍笑	二八二
巴德哩氣走大清營	二八六

第八十九回	馬成龍見景生巧計
第九十回	獻白牌計取汝寧府
第九十一回	病二郎遭擒被獲
第九十二回	雙英雄獨霸樂平山
第九十三回	二英雄授計抗天兵
第九十四回	英雄智激馬夢太
第九十五回	玉峰誤言驚飛賊
第九十六回	施英雄治伏南贛天
第九十七回	鐵膽書生獨勝侯化和

巴德哩誤走麻家莊	二八九
爲貪功途遇鎮八方	二九三
小陳平夜刺成龍	二九七
吳恩智取賽存孝	三〇〇
屯土山力擒李參將	三〇四
豪傑巧遇張玉峯	三〇八
方崑授業喜神童	三一
嚇賊人巧遇歐陽善	三一五
追風仙猿戲耍張玉峯	三一八

新式 永慶昇平前傳

第一回 康熙爺覽奏私行 胡忠孝異常受困

詞曰 終日憂愁何益？不消短嘆長吁。簞食瓢飲樂三餘，方是寒儒雅趣。不求名登雁塔，惟願沽酒題辭，高歌對月誦新詩，卽展胸中志氣。

話說我朝大清定鼎，由吳三桂請清兵入關以來，順治登基，風調雨順，萬民樂業。傳至康熙四十八年，一日早朝，有署步軍統領伊哩布奏言：「前三門外，土教匪徒甚多，理應清淨。」聖上覽本，並未降旨。傳達摩肅王午正，在三橋接駕。散朝用膳後，傳四值庫首領張成預換便服，傳御馬圈備墨驪駝骨獸，東華門等候。此驢乃山西充百萬所進，日行千里，周身黑色，其性最靈。聖上穿便衣，來至東華門外，御馬圈首領王坤忙將驢拉過。聖上騎驢出東安門，一直望南至正陽門外，見橋上有大鞍車紫韁，乃係達摩肅王乘坐，帶領隨侍從人，在此等候接駕。見聖上便衣騎驢前來，肅王更衣接駕，見聖駕往西去了，王爺隨後追趕。再言聖上，心中暗想，前次私訪獲五虎莊的惡霸，今日覽奏，不知前三門外，土教匪徒在於何處。正思想間，已至順治門大街，忽聽傳言，與順鏢店亮鏢，聖上不知亮鏢是何緣故，朕不免前去一看。跟隨人一直往南，見大街人烟稠密，舉目一看，有一大蔭棚，懸掛花紅甚多，也有書寫朱陶事業，及本固枝葉等字，下款俱是士農工商有名人。大門上有泥金匾一塊，雙插金花，上寫興順鏢店四字，乃係名人之筆。聖上看罷，下驢往內，便走進了大門，坐在大板檯上觀看。只見上房五間，前出廊，棧出廈，滿窗都是琉璃，照耀眼光。南邊雪白院牆，當中有綠屏門四扇，上寫齊莊中正，南邊還有院落。北房五間，直通北後院門裏的照壁，尙未修齊。有一個磚瓦匠，身穿白綿綢褂，潔白襪子，青緞子實納幫兒鞋，年有四十來歲，細眉圓眼，手拿瓦刀，在那裏抹灰。又小工一個，身軀胖大，穿的繭綢褂褲，山東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掃

帶眉，大環眼，平腦瓜頂兒，手拿九斤十二兩重大瓦刀，在那裏糞灰。又見天蓬底下，擺列刀鎗，架子有十八般兵器。北房前有八仙桌兒，上鋪猩紅毡毯，擺定元寶無數。聖上看畢，並不知是何項買賣，只聽得南院內，豁拳行令之聲，十分鬧熱。從東上房，走出一人，年約二十有餘，身穿白雞皮小綢褂，青洋縐中衣，紫花布襪子，青緞子雙臉鞋，腰繫青洋縐搭包，上繡團鶴鬥室蜂兒，黃頭髮，小緊辮，甜漿粥的臉蛋，垂糖蔗花的鼻子，兩道揚眉，一雙馬眼，配着兩個糖耳朵，手執青藤鞭子，橫眉豎目，來至聖上面前，說：「老頭兒走開罷！」聖上抬頭一看，這小子就打了一個冷戰。見聖上身穿寧綢古銅色齊袖大衫，篆底官靴，長眉闊目，準頭豐滿，一部銀髯，氣象不俗，必非平等之人。看罷，忙帶笑開言道：「原來是個老爺子，我叫小秦椒胡大，你裏面坐着。」聖上不答，那小子轉身要走，忽聽外面有人說：「老爺行好，有剩飯無有賞給我兄妹兩個一碗半碗。」聖上回頭一看，見來了一男一女。那男子大約二十有餘，面帶病容，女子低頭不語，五官倒也端正，釵荆裙布，窄小弓鞋，雖無傾城傾國之容，亦有閉月羞花之貌。聖上看罷，心中暗想，各省大吏，年年表進，五穀豐收，我輩穀之下，誰知也有乞討之人。看此二人之貌，並非乞丐，其中必有緣故。朕出來未帶銀兩，若帶銀兩，必定周濟他二人。正想之間，見小秦椒胡大手舉一籐鞭，照那乞丐劈頭就打。那人回手一掌，將小秦椒打倒在地。小秦椒一陣冷笑，說：「你還會把勢麼？你念一個喜歌兒，我給你一百錢。」那人說：「我不會念喜歌。」這人就望那人背後一瞧，見一女子十分美貌，有讚為證：「髮似青絲面芙蓉，鼻如懸膽耳如弓，櫻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飽滿地闊豐，淡妝春山含秀氣，玲瓏秋水透明聰，身穿布衣都齊整，裙下金蓮一檸檬，衫袖半吞描花笠，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筆丹青畫不工。」

說朋友你姓甚麼？我周濟你。原來那人乃是河南衛輝府新鄉縣，連三莊人氏，姓胡名忠孝，自幼習武。父親原任開州守備已故，母親教育兄妹二人，妹名賽花，女工俱佳，又加武技精通。有姑夫在京作守備，在京營菜市汎

歷任有年。有一表弟郝玉春，十七歲中了武舉人，有意將妹子賽花給他爲妻。一同入京，坐了兩套車，隨帶行裝衣包等物，拜別老母，兄妹起程。在路飢食渴飲，那天進彰儀門，日色已落，暫且入店歇息。明日再去尋覓姑夫姑母，至路南廣成店下車入店。伙計忙打水泡茶，擺小茶碟，問吃什麼飯食。忠孝說：「叫車夫將衣包搬進。」小二說：「趕車的已走了。」忠孝聞言，甚爲驚異，此一個車夫，原是他朋友薦來，名叫王順，在家已經二年，凡事誠實，原藉三河縣人。今日他見忠孝兄妹二人入店，他想車上衣物，足值五百多元，這兩個驢子，也值三百餘兩，莫若我將他拐了一走，可以發財。隨手將鞭子一領，出廣成店，往東去了。忠孝聽店小二一說，慌忙出店觀看，四顧並無車輛，無奈回轉上房，悶悶不樂。姑娘說：「哥哥不必發愁，明日到姑夫那裏，稟官拿他。」忠孝點頭，吃飯已畢，安歇一夜。次日天明，淨面吃茶，用罷早飯，叫賽花在店等候。只奔菜市口，汛守備衙門來了，見一當兵頭目，平日認識忠孝，是郝老爺的內姪。說：「少爺從那裏來？」忠孝說：「從家內來。」那人說：「郝老爺現放查辦外洋，欽差大人上東洋去了。」忠孝一聽，說：「家眷在這裏。」那人說：「一同出京。」忠孝長嘆一聲，無奈回歸店內，心中煩悶，正是：

恨路難行錢作馬，愁城易破酒爲兵。

隨與賽花說明，姑夫出差外洋之事。兄妹嘆息，無計可施。忠孝酒醉蒙頭便睡，醒來覺四肢發軟，頭痛舌燥，不能起牀。被囚異鄉，幸虧妹妹頭上有簪環飾首，典當已空。一月有餘，病體雖好，衣履罄盡。店內有不與住之意，手無分文，兄妹意欲討飯歸家。走至菜市口，見街東人烟稠密，上挂花紅，知是舖戶開張，上前討飯。正遇小秦椒，胡大向問，隨說明來歷。聖上在旁聽的明白，只見小秦椒說：「我見我們東家周濟你回家。」說罷走進上房去了。片刻出來，站在臺階上，招手叫忠孝說：「你此處來見我的小東家，要行個禮兒，必周濟你回家。」忠孝隨同他進東上房，屋中陳設甚多，南邊椅子坐一少年人，約有二十上下，面黃，身穿藍綢褲鞋，漂白襪子，緞子雙臉鞋，手

內托者銀水烟袋。忠孝慌忙躬身施禮。他把臉一揚，說：「不必行禮，你是那裏人？」忠孝說：「河南衛輝府人氏。」說：「你回家要多少銀子？」忠孝說：「不拘多少。」小掌櫃的說：「我給你五十兩銀子。」忠孝一聽，心中暗想：北京究竟是大邦之地，有如此仗義疎財之人，見此人，由箱內拿元寶一個，說：「給你罷。」忠孝接銀在手，說：「大爺我兄妹如歸家，容後登門叩謝，不知大爺貴姓？」小秦椒說：「我們大爺姓修，人稱修百萬。」忠孝轉身就走，只聽得裏面說：「胡大你向他說明白了，也不用立個字兒，就把人留下麼？」小秦椒說：「我向他說明。」出來，叫忠孝至南裏間屋內說：「我家大爺爲什麼給你這銀子？」忠孝說：「周濟我。」胡大說：「我家大爺見你妹妹長的好看，給你這五十兩銀子，將你妹妹留下，作我大爺侍妾。」忠孝一聞此言，正是

怒從心上起，氣向膽邊生。

將元寶照胡大扔去，起身往外就走。只聽屋裏說：「別放他走，叫打手搶這女子。」只見小秦椒站在臺階上說：「我們大爺周濟了你，你還敢偷東西。」一聲喊嚷出來，二十多名打手，俱是二十多歲，手拿打棍，將胡忠孝圍在院內要打。聖上在那裏，看此人不是作賊的模樣，必有緣故。正想之間，聽得門外嚷喊，說我來也。只見竄進一人，聖上睜眼看見，此人年有二十上下，身高七尺，瘦軀窄背，身穿藍春綢長衫，足登三鑲靴子，面皮微黃，細眉大眼，精神百倍，手架平果青，來至衆打手前說：「打爲什麼？」忠孝言道：「我在此討飯，他要買我的妹子，我不願依，他叫打手打我。」然後又把投親之事說了一遍，此人大喊一聲說：「你們膽大，倒要搶人。」拉住胡忠孝就走，自言姓名，此人住家在安定門，國子監姓馬名夢太，自幼家中習練技藝，達摩肅王府中比過武，擡過大蟒牛，踢過二蟒牛，打過四霸天，後來在天堙跟老師，嗜學過藝，練過彈腿，地淌拳，十八滾，十八翻，橫堆八匹馬，倒拽九回牛，油樨貫頂，兩太陽，碾磚，有恨地無環之力。今天給義弟鐵頭孫兆英賀慶茶園新張之喜，邀請四方人在慶慶等候，四霸天打架，今天至菜市口找朋友，偶見此事，走進鏢店，自道名姓。康熙爺聽的明白，心中說道：朕今

日出宮，未帶保駕之人，口中說道：「胡忠孝馬夢太，你等自管打，打死有朕作主。」夢太代忠孝分開衆人要走，只聽東房小東人說：「小秦椒胡大連這個拉馬的一齊打。」外面打手一聲喊叫，手使棍棒，將二人圍住。小秦椒帶來人搶姑娘養花，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回

病二郎鏢店遇友

王河龍救駕拿賊

詞曰：游手好閒有損，專心務本無虧。賭博場中抖雄威，金寶銀錢俱費。多少英雄落魄，也教富貴成灰。勸君及早把頭回，免受飢寒之累。

話說小秦椒來至姑娘面前，笑嘻嘻的欺侮姑娘是個女子，伸手打算帶到上房，見他小東家獻功，誰知姑娘全身武技，見羣賊圍他哥哥，過去幫着動手，自己又是個女子，正在進退兩難。只見小秦椒來至面前，姑娘蛾眉整鬢，伸手一掌，正打賊人臉上。遂奪賊人兵刃過去，幫他哥哥動手。忠孝說：「養花留神。」聖上在那裏聽見，知道此女名叫胡養花。向東觀看賊人動手，只聽房內小東人說：「使教師帶一百名打手，關上店門，給我打。」有一人往北院去了，片刻有二位英雄帶打手一百名，俱是短衣打扮，手使殺威棍，自北院中出來。望天棚底下觀看，見有一少年幫着忠孝兄妹動手。二教師口中說道：「忠孝大哥，爲何來此，落至如此光景？寶妹亦在此處，說明來歷，弟等替你作主。」忠孝抬頭一看，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

說語的這位教師，身高八尺，面黃肌瘦，微帶病形，手拿三尖兩刃刀，身穿藍襖，薄底兜脚快靴，穿腰。此人姓李名慶龍，人稱病二郎。後跟一人，身高七尺，白面模兒，手持雙劍，此人姓薛名叫應龍，人稱小丙靈。俱是衛輝府連三莊人氏。一住李家堡，一住薛家莊，與忠孝自幼同師學技，總角相交，一處長大成人，結義兄弟，忠孝居長，慶

龍次之，應龍行三，情投意合，正是：

異姓有情非異姓，同胞無義枉同胞。

這二人因在家賭錢，被人用假寶暗算，現錢輸了，欠下帳目，有心要還，家中財帛俱是老人家作主。二人雖見債主，帶盤費來至北京，住西河沿天成店，盤費用盡。小二見二人素日相待甚厚，今見二人爲難，說你們何不上天橋賣藝？二人遂帶自己單刀花鎗出店，順大街到珠市口，南邊空關之所，開了一個廠子，正中一站，走了一蹠，彈腿耍了一蹠單刀，然後自己將拳腳拉開，真是那拳似流星，眼似電，腰似蛇行，腿似鑽，怎見得有詩爲證：

太祖神拳丟四年，協身繞步逞英雄，迎門使上刀入鞘，倒退一步不留情，上使高蹄馬，下使底似平，低水勢，掃地龍，十二連拳往上攻，拳打南山斑爛虎，脚踢北海混江龍。

練能拳脚耍錢，衆人說好俊武藝，大家稱贊，望裏扔錢。頭一天銅錢十吊有餘。二人回頭甚喜，還了欠賬，用箇安歇。次日薛應龍說：「哥哥咱們天天賣藝，以濟燃眉之急。」正是

君子身可大可小，丈夫志能屈能伸。

二人出店，又去賣藝，一連半月。這一日正練之間，外面鑽進一人，身高六尺有餘，面黃細眉，圓眼，嘴唇發薄，兩耳發削，身穿藍網中衣，綳短汗衫，足登青殺快靴，抱拳拱手說道：「朋友你練的不錯。」李慶龍把眼一瞪，過去一腿，將來人踢倒，罵道：「來在爺爺跟前計打。」只聽後面有人說：「好兩個賣藝的胆大，敢踢子弟老師，我今日必將你等趕開。」有衆人解勸，只見一位黑花臉老人，拉着被踢的少年說：「你兩個姓甚？」李慶龍道：「我住在西河沿天成店，別號病二郎李慶龍便是，他是吾的義弟小丙靈薛應龍。」通罷名姓，那老人並不回答，竟自去了。旁邊有人說：「你兩個快走罷，惹下禍來，方才那個老人，名叫鬼臉太歲，修起亮，被踢的少年，是他兒子修德英。在前門開鏢，現今又在菜市口開鏢，局子手下英雄最多，無人敢惹，這一回去決不干休。」二人聞說，

我二人在此等候，那人不語。正是：

無益語言休出口，不干己事少當頭。

二人等至日落，不見有人來，遂回店飲酒，心中煩悶，二鼓安歇。次日天明，起來淨面，見小二報道：「外面有人來請你二位。」慶龍想到異地並無親故，叫他進來，問明便知。小二帶此人來見，手執請帖一張，雙手送來，笑說：「我們主人打發來請二位教師。」慶龍見帖上書：「請老師傅賜教，下書修起亮頓首拜。」原來昨日修起亮回家，暗想二個賣藝的，必是英雄，何不請來我家，傳教吾兒自己寫帖。次日遣人至店中聘請，二人見帖，不知何故，想跟他前去，便知端的。遂同來人至米市胡同路西大門，這人進去通報，只見那老人出來迎接，請至上房擺酒款待，說明每年修金各三百兩，就使他兒子修德英拜見二位師傅，帶至西院，二人齊在此安住。着人到店搬取行李，算還店帳。二人即在修宅，教練拳棒，各式武藝。三月有餘，見東人夜聚無數老少，所談異樣之事。暗問徒弟德英，方知是天地會八卦教之賊，二人不勝驚異，就有退縮之心。這日正教練徒弟，忽有人說：「今天順興鏢店開張，小東人與人打架，請教師帶打手人等前往。」二人至店後門，從北院出來，只見打手帶傷，圍了二男一女，內有義兄胡忠孝、義妹賽花，那少年人並不認識。說：「你們這店內好大膽，敢打我的朋友，我二人不與你干休。」李慶龍說罷，把三尖刀掄起，幫胡忠孝打店內打手。薛應龍也來勸手，二人各通姓名，衆打手同聲說：「二位教師反幫着他。」小東人說：「吃着我的，還打我的人，叫人快去請老東人與五路達官來。」只見衆英雄，各持鎗刀，兵刃從南院出來，一齊動手。馬孟太正打之間，想到我今日在廣慶茶園，等候四霸天，今日在此，我並不認識這個姓胡的，何必多事，我不如趁此走了。想罷跳出圈外，竟自出大門去了。康熙聖上說道：「可惜此人虎頭蛇尾，終無大用。」聖上一說，此人直至後來，二打剃子裕，方才轉運。聖主見忠孝四人等，被衆人圍住，可憐心中想，我的保駕之人，又未帶來，口中說道：「胡忠孝、李慶龍、薛應龍，你等打死，有朕作主。」胡忠孝並未聽

見五路達官，個個英雄，有南路標頭，食花浪子小蝴蝶，侯瑞飛行太保，侯芳神刀無敵李猛，衆人將四個人困在當中。正在危急之際，忽聽外邊來了二人，一個高身，貫字身體，穿藍縷綢長衫，白襪雲履，面如紫色，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後面一人，身高七尺有餘，身穿藍縷綢長衫，足登青緞薄底快靴，面如晚霞，肩分八彩，目若明星，左手架鷄子，二人分開衆人，進大門而來。聖上一看，原來是跟班來了，口中傳旨，吩咐二人進順興鏢店，幫着胡忠孝拿賊。不知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馬成龍窮困投母舅 柳金鐸大義贈多金

詞曰：可嘆中年運拙，世人把我顛奪，布衣焉能把體遮，時常見瘦飢餓，舊新漸漸疎退，自己展轉思路，一家骨肉兩看看，世態炎涼不錯，任他桃柳爭春，俺這裏獨守松柏，蛟龍被困凍冰河，單等春雷一過。

話說穿藍縷長衫的姓王，河間府獻縣人，乾清門花翎二等侍衛，名河龍，穿青縷綢衫的，姓龍，名恩，正紅旗滿洲頭甲喇人，當大富門頭等侍衛。今日從他家西四牌樓驢肉胡同路上平則門宮門口，找王河龍。王河龍有豆腐店，是他叔父嬌母開的，在宮門口多年，舖中伙計十多人，他叔父嬌母回家，王河龍在此店居住。店中之事，另有掌櫃趙成管理。龍恩來至豆腐店門首，見衆伙友俱將舖蓋搬出要走。龍老爺說：「你等爲何？」隨拉趙成至櫃房，見王河龍怒氣不知何故。龍老爺與王河龍至好，問趙成所因何故。王河龍說：「大哥不必管。」趙成說：「龍老爺我們東家後院，有單耳披勇石一塊，重有三百八十斤，他天天緣拿這一塊石頭，因沒有拿起來，夜晚在櫃房安歇，我在床上搭舖，睡至三更，跳將下來，一手將我脖頸掐住，一手將我大腿攝住，將我舉將起來，雙手一扔，摔在就地，他上床竟睡。早起我問他，他腦羞變成怒。」龍老爺說：「兄弟你別鬧了，大家合好。」趙成依舊照料豆腐店事務。龍恩又說：「賢弟明天一早，咱們哥兒兩個，在平則門外路南羊肉館那裏見。」說罷，龍老爺回家。王

河龍等到第二天早起，換好衣服，出豆腐店，至城門外羊肉館，見龍老爺等候，二人落坐吃茶，飯完算錢還帳，出離飯店。龍老爺說：「賢弟咱們順城根望南奔西便門。」四月天氣甚熱，至西便門，一直便走，王河龍吃的又多，天熱走渴了，要吃茶。龍老爺說：「你吃好些個饅首，一喝水癱瘓一崩就壞了。」王家老爺渴極了，見那邊有人挑了一擔水，他從後端起水桶，那人把眼一瞪，說：「你把我桶給壞了。」王河龍並不答言，喝完將水桶扔在地上，龍爺說：「你吃了一肚子葷東西，你又吃涼水，又把人家的桶也給壞了。」龍老爺拿小票兒二千，給這挑水之人叫他收拾桶去。二人來至順治門，王河龍腹中想要出恭，龍爺故意說道：「咱們作官節茅屋，在菜市口挂牌的地方，王河龍是外鄉人，初當侍衛，聽龍恩所說，信以為真，順大街往南就走，來至鏢店門首，見上挂花紅，認作是茅房，往裏就走，見衆人圍着，不知何故，自己腹中大便甚急，往裏就走，見天棚底下無數人，圍着二個男子，一個女子，在那裏打架。康熙爺在凳上站着，二人一見，跪倒叩頭，聖上分付二人，帮着胡忠孝拿賊，將開店人拿獲。二侍衛拿賊人木棍，與賊人打在一處，修起亮，指揮保標達官動手，見有一老頭兒，在那裏手執絲鞭，口中嚷打自己，暗想此人五官端正，必非等閒之人，常聽人言，康熙爺歡喜私訪，不知老頭是誰，自己摘下絲鎗，手拿火繩，照定聖上，點火就放，只聽一聲，直撲聖上而來，真是：

聖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上一回頭，砂子從旁邊過去，正在那磚瓦匠迎面打了，反身栽倒死了。見那小工把眼一瞪，說打死我，白大哥了，手拿大瓦刀，直撲羣賊。此人乃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姓馬名成龍，字德海，自幼讀書，文章全篇，下場並未取中，改學弓箭。父母雙亡，輕財仗義，頗有孟嘗君好友之名。家業一敗如洗，親朋俱皆賤之，此人素有犬志，奈時運未通，成龍當初有錢自大，如今該現眼目，正是：

立志不交無義友，當心接得有恩人。

這一年時逢冬月，天氣寒冷，大雪紛紛。成龍身穿單褂褲，在村後人家居住，身上無衣，肚內無食，不免長嘆一聲，想起有錢之時，何等快樂！朋友成羣，高樓賞雪，煖閣吟詩。到如今朋友又在那裏，正是：

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

自己思想，不由掉下淚來。想父母早喪，又無兄弟姊妹，孤苦零丁。只有母舅，遠在寧夏貿易，音信阻隔，不能投奔。正是：

英雄頻酒窮途淚，命不如人可奈何！

越想越慘，正在悲慘之際，狂風甚大，冷氣侵人，睜眼望外一看，好一陣大雪。怎見得有讚爲證：

徧地洒瓊瑤，舞舞長空蝶翅飄。白茫茫占斷了陽關，玉牀琉璃，銀鋪小橋，剪鵝毛。山童來報，壓折了老梅梢。

成龍看罷，我今日莫如一死，自己拿繩一根，拴在門上，將套兒拴好，就要上吊。只見外面來了一位老人，口中說：「成龍在這裏，我昨天回來，這二年有餘，你未見。我聽說你窮困至此，我給你送幾兩銀子，以濟燃眉之急。正是：

雪中送炭人間少，錦上添花世上多。

成龍睜眼一看，原來是老師柳金鐸先生，從他親戚那裏回來，雖則師生，却是患難之交。成龍羞慘，將繩兒解下，慌忙施禮。那先生一瞧成龍身穿單衣，面帶淚容，不是當初樣兒，長吁一聲，由懷中掏出白銀五十兩，交與成龍。又將皮馬褂脫下，給成龍穿上。二人談心多時，雪已住了。拉成龍至村頭酒館吃酒，問成龍意欲何爲。成龍要投奔母舅，柳先生說：「好，我有白銀五十兩，送你作路費，你何時起身？」成龍說：「有了銀子，明日就走。」二人說至天晚，方散。馬成龍治辦衣履，辭別柳先生，離馬家莊，順陽關大道，投奔寧夏去了。一路夜住曉行，非止一日。臘盡春回，瞬息至四月十五日，向寧夏府城內，蘇州街行至大山泉黃酒糟坊，進裏面落坐。保兒問：「吃甚麼酒？」

茶？成龍說：「我不喝酒，我今打聽一個親人。」跑堂的說：「你打聽那個？」成龍說：「有個苗掌櫃的，在這裏麼？」伙計說：「你姓甚麼？」成龍說明來歷。跑堂的說：「我家掌櫃的是山東登州府文登縣苗家集的人，並無室家兒女，有親外甥，在馬家莊住，莫非你就是馬家莊來的麼？」成龍說：「就是。」伙計又道：「我們苗掌櫃的病要死，正望親人，你來甚好。」說了倒過一碗茶，我到後面說一聲，成龍在那裏吃茶，跑堂的出來說：「馬爺你跟我到後面去，你們兩個見面，說兩句話罷。」成龍隨此人往後就走，一進後院，一直往西院北房三間，東西各有廂房三間，隨同進上房，大床一張，他舅舅鋪着厚褥子，蓋着被窩，面如黃紙，兩腮無肉，微有氣息，見成龍睜眼細看，想起往日模樣，認得是外甥，成龍見成龍跪倒叩頭，說：「舅舅，你老人家什麼病？」他舅舅將要說話，心中一鬧，自己搖頭，先叫成龍外邊吃飯。成龍至外面，跑堂的酒菜擺在桌上，讓成龍喝酒。成龍說：「你夥計貴姓？」他說：「我姓劉，行六。」成龍說：「你喝我一杯酒。」他說：「我不喝。」成龍只讓劉六無奈，端起酒杯，喝了幾口。說：「馬爺，你舅舅這病如何起的？」成龍說：「我不知，你說我聽。」劉六說：「我們進寧夏府西門外有一座馬家寨，爲首一名活閻羅馬剛，一名鐵面判官馬猛，手下有三百多名，明爲團練，暗爲賊盜。常來城內蘇州街，黃酒店吃酒，寫帳永不還錢。那天活閻羅又來吃酒，手持鋼刀一把，問苗掌櫃借白銀五十兩。當時苗掌櫃方說沒有，就把他一把抓住，按在地下，將刀放在脖頸，說：「今日沒有銀子不行。當初你拿我的銀子，開的買賣。」我們過去勸解，應十日還銀。他本是詭詐，苗掌櫃加氣傷寒，有心要打官司，他有勢力，又有銀子，望他打架，自己又沒有人。故此一病不起，服藥不效，這就是你舅舅得病的根由。大英雄吃酒一杯，不由己三尸神氣的暴跳，說：「氣死我也。夥計們，你把那通條給我拿過來，你帶我上馬家寨。」說罷，站起就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山東馬大鬧蘇州街

活閻羅氣走馬家寨

謂曰：金烏玉兔西墜，江河綠水東流，人生那有幾千秋？萬里山川依舊，壽夭窮通是命，富貴榮華自修，看
看白了少年頭，生死誰知先後？

話說成龍要走，劉六一把拉住，說：「馬爺不可粗魯，你且坐聽我告訴，你一個人，有多大膂力？再者掌櫃的病體沉重了，等到後日，活閻羅必來要銀，你見他再作道理。」成龍聽他一片之言，未必是真，正是

眼見之事，猶然假耳聽之言，未必真。

自己轉身，隨往上房見舅舅，細問便知端詳，如果是真，決不與賊人干休。至上房見舅舅，騎在那裏，微睜二目，成龍說：「你老人家是什麼病？我給你平氣。」他舅舅說：「你還會看病麼？」伸過手去，成龍說：「我摩摩頸項就知道，用手摩說：『你老人家的病，我先說病源你聽，這寧夏西有一座馬家寨，有個活閻羅，馬剛鐵面判官，馬猛，時常到此處來吃飯，並不把錢。一日，活閻羅來吃飯，手持鋼刀，望你借白銀五十兩，硬行訛詐，你說一個沒有，他將你按倒在地，手持鋼刀，放在脖頸上，口說若有銀子，便能若沒有銀子，就要結果你的命。衆伙計前行勸解，應十日後給銀，你是加氣傷寒，病體沉重，我說的對不對？」他舅舅聞言說道：「真是由脈裏知道的麼？」成龍說：「不是，這是劉六告訴我的。」他舅舅說：「你不可惹事，初到此地，地理風俗不通，我也不久於人世，這買賣起初是拿你家錢立的，我死之後，就歸你自己經理，你沒有做過買賣，小心謹慎爲是。」成龍說：「我與他拚命，暫且辦理喪事，擇日開張，衆伙友照舊辦理，着人抬了棺木入殮，借興隆寺停柩，給方丈白銀數兩，以作租屋之費。諸事畢，回轉鋪內，成龍吩咐伙計，明日開市，等候活閻羅前來，好向他打架。衆夥依言，次日早起，開門，成龍吩咐夥計，將麵鍋添滿，好等着羹賊，將通條給我燒上，我到後面坐着，賊人來要銀子，叫我出來見他，吩咐已畢，入後院上房等候。天將正午，只見活閻羅帶領二十多名餘黨，一人抗着一蔴只袋銀子，約四五百兩，放在桌上，活

闊羅馬剛大搖大擺，帶領衆人，至後堂落坐。說：「你等快將老苗給我叫來，拿出銀子，萬事皆休，如著不然，不准在此開說。」劉六帶笑說：「馬大爺，我今換了東家，依我說，你不必在太歲頭上動土。」馬剛一聽此言，氣往上冲，說：「你給我叫他出來。」劉六轉身至後面說：「活閻羅來了。」成龍說：「我去見他。」至前面見椅子上坐了一人，身高九尺，面如黑鐵，兩道掃帚眉，一雙三角眼，高顴骨，領下無鬚，在二十以外年歲，身穿青洋縐長衫，足登三鐵靴子，手持海東青扇子，洋洋得意。成龍說：「你就是活閻羅馬剛麼？你把我舅舅氣死，我正要找你，你還要銀子。」馬剛睜眼一看，見成龍儀表非俗，就吃了一驚，見他從爐內拉出火線通條一根，直撲而來。馬剛方要動手，成龍已到跟前，通條打在腿上，翻身栽倒在地。成龍將腳踏他身上說：「你這些個吊進的過來吓！」馬剛說：「來人！」衆餘黨要動手，見鋪中夥計各執器械，又見馬剛被人打倒在地，不敢前去，聽得成龍說：「將他銀子留下，別放走了他們。」劉六將口子袋銀抗拒，就向櫃房裏走，放將下來。成龍說：「你們給我滾罷。」腳踢了馬剛一溜滾，羣賊嚇往外走。成龍手執通條，追至門外，說：「從此不准往這裏來。」說罷，轉身回進鋪內，大笑。衆夥計說：「禍惹大了，明天必領帶羣賊至此打架。」成龍說：「不要緊，天塌了，有地接着，腦袋掉下來，碗大疤拉！」衆人個個提心吊膽，次日大家準備防賊前來打架，等至正午，不見到來，又至次日早飯後，只見一人探頭往裏就着，說：「昨天與會總爺打架，就是這個姓馬的麼？」成龍拉通條竄出門外，要同羣賊拚命，來至門外，見有一百多人，各穿長衣，後面有人抬了扁一塊，上寫「除暴安良」四字，上款是成龍馬老先生，下款是蘇州街衆鋪戶公立。成龍不知何故，內中過來一人，年有半百，品貌端方，衣冠整齊，說：「馬兄台弟趙煥章，開設綢店爲生，你我對門路北德昌便是。前日閣下將活閻羅馬剛打走，我等料他第二日必來，我等合街有守望相助，公議練勇，怕的是賊人打搶，大家防範，前去哨探，見馬家寨不見有一人來，大約活閻羅全宅逃走，我等連辦匾一塊，公送兄台，流傳千古，以表兄台英名。」成龍一聽，忙謝衆位賜光，大家吹打奏樂，將匾挂上，給成龍道喜，盡歡而散。成

龍在此處，做買賣兩月有餘，常到他舅舅靈前哭吊，說：「外甥日後，必將你老人家靈柩帶回故里。」自己一想，光陰似箭，人生幾何，每傷虛度；大丈夫必要轟轟烈烈作一場事業，方不辜負此身；光宗耀祖，顯達門庭，方爲英雄。成龍想想，不若將此糟坊賣去，將舅舅靈柩送回原籍，與舅母合葬，完全大事；然後再到北京，尋找門路，顯親揚名。想想諸事，即請管帳的景先生，另覓財東，產業惟要白銀一千二百兩，此鋪言值二千餘金，因老馬要走，是以減價出售。此信一出，即有買主立契交銀。成龍將舅母之柩，起回原籍，與其舅母合葬已畢，除去使用，還有白銀六百餘兩，隨帶起身，在路走了多日，至保定府入店，有奇禍來臨。正是：

好花偏逢三日雨，明日忽來萬里雲。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郭廣瑞店內施仁

馬成龍途中受困

詞曰：財乃世路牛馬，愚人何必弄懸。東崩西墮顧眼前，那管十方血汗口債。烏能空想錢債終久要還，無

功受祿寢食安，何如安分自便。

話說馬成龍來至保定府，西關路北瑞陞客店。進店上房，一路除盤費外，尚有白銀二百餘兩。小二打水倒茶，成龍一想，此去北京有三百餘里路，盤費富足，到了京城，再作道理。想想要菜吃酒，吃罷晚飯，行路疲乏，打開行李安歇。天氣初秋，夜晚是涼。第二日起來，覺些頭疼，四肢發軟，不能起身上路，叫小二請醫家前來看病。小二出去，將本街不精通醫道，全憑甘草，不知藥性賦脈案的一位王叔和先生請來。正是：

送歸地府憑三指，請到無常只一方。

這位先生來至上房，成龍本是停食感冒，他按了三陽的傷寒，給他一帖發汗藥，又用蘇黃，這一次到重了。第二日更不能起床。成龍由這一起，請來先生甚多，約有二十多天，銀子用完，衣裳當空。已到中秋節，天氣寒涼，身上只穿舊綢單褂褲，欠下房飯店帳十數千。小二不像當初殷勤伺候了，叫不應，呼不至，到是東家郭掌櫃，名叫廣瑞，為人忠厚和平，深明大義。見成龍在店住四十多天，病體將好，來在上房，見成龍困苦這樣，甚爲可憐，說：「客人你說病好了？」成龍說：「好了。」掌櫃說：「天氣要涼，明天我給你二千元，你起身走罷，你欠我的帳目，我也不要了。」成龍說：「謝你老人家，我明天歇一天，後日我就到北京城，找朋友去了。」說罷，郭掌櫃回到櫃房，叫小二給他送飯。次日就下起雨來，一連三天未晴，又不能起身，只好在店吃一碗閒飯。郭掌櫃的雖好，奈小二終日閑言，甚是難聽。逢了秋雨又連綿，不能起身，衣衫又單，夜晚甚冷，成龍長嘆一聲，說道：「一夜涼風吹，夜雨英雄受困無知己，平生運滅有誰知，惟有一聲長嘆矣！」到了次日天晴，掌櫃的送了盤費錢二吊，成龍叩謝起身，出保定府北門。秋風陣陣，敗葉凋零，對此悽慘景况，想起當初有錢之時，何等豪爽，至今日無錢，在店受小二閒氣，多虧店東人周濟，正是：「看破世事須睜眼，參透機關暗點頭。」正想之間，已至漕河，病體方好，四肢發軟，不能行走。雇了一匹毛驢，一天走了八十里，至顧城鎮下店安歇。次日早起，雇了馱子車，到北河吃早飯。順大路道往北行，至高牌店，尋店住宿。除去店飯錢外，分文俱無。次日起身，未吃早飯，日色平西，已至涿州，沒錢不敢進店，在街上歇息片刻，又往前連夜行走，直到次日大早，來至蘆溝橋。一日一夜，未吃酒食飯，到此肚內發響，見那處擗着切糕，架子旁邊一人，手持刀切的一塊，口中叫六個錢。一塊成龍餓急了，假裝不認得，說：「這是甚麼東西？」那人說道：「是切糕黃米麵，同棗兒豆兒蒸的。」成龍說道：「你給我一塊嘗嘗，我沒有錢。」那人說：「進一不成。」成龍又說道：「你捨給我一塊罷。」那人說：「我捨不起，你去找有錢的要罷。」成龍是餓急了，正是：

飢咽糟糠真如蜜，飽飫烹宰也不香。

自己萬般無奈說：「賣切糕的，那邊有人來搶你的糕。」那人回頭，成龍抗起架子，往東就跑。那人說：「不好搶我糕了，與我截住他。」成龍跑了一想，暗說：「君子固窮，人家是個小買賣，我把人家本錢搶去，人家豈不餓死麼？想罷，將架子放下，笑說：「我同你鬧了頑的。」那人說：「你吓壞了。」正說之際，從那邊來了一少年，約二十多歲，手拿百靈籠子說：「朋友，你是那裏來的？」成龍說：「我是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氏。」那少年說：「沒進過城罷？」成龍說：「沒有！」那個人說：「我看你沒飯吃的樣子。」成龍說：「一天一夜沒吃飯呢！」那人說：「我們北京城內的規矩，飯舖開張，捨飯三日。今日彰儀門裏路北，新開一個大貨鋪，井泉館。一天捨飯，年歲大的人到那裏，給一大分，吃完給錢四百；大分是兩張大餅，兩個大碗麵，兩碟包子；小孩照此給一半，你快去罷。」成龍說：「多蒙指示！」一直到了彰儀門進城，見路北有一個飯舖，匾插金花，字號井泉館，裏面吃飯人無數，外邊還有站着吃飯。成龍在旁邊等着，有一個人在那裏吃飯，是個賣菜的，先在櫃上存錢五百六十文，吃了一百六十文飯，說：「剩下你給我拿過來罷。」跑堂的從櫃上拿了四百錢給了，那人說：「清帳。」成龍看了此人吃的是大分，心中說：「北京城，真有如如此的事。」成龍坐下了，說：「給我大分。」跑堂說：「什麼大分？」成龍說：「你見我是白帽盔，當我不知道，我說你聽：大分是兩張大餅，兩個大碗麵，兩碟包子，就是大分。」跑堂的一笑，不管你大分小分，給你拿來，你就吃了。端至桌上，放在成龍面前說：「你吃完了再說。」成龍正是餓急，一見拿來，如風捲殘雲，吃一個干淨，吃完了說：「你給我拿過大分錢來？」跑堂的說：「你吃了一百六十八錢，你給錢罷。」成龍說：「你家這不是新開張麼？」夥計說：「是。」成龍說：「既是新開張，城內規矩，不是捨飯三天？」夥計說：「走開罷！我們沒有這些財捨。」成龍說：「我沒有錢給你。」夥計說：「沒錢就剝你的衣服。」成龍說：「什麼你剝我？你過來，我給你的錢。」夥計往前，成龍站起來，用手一拾，底下一拾腿，將夥計踢倒在地，夥計爬起來，成

龍說：「你姓甚麼？」夥計說：「我姓宋名剛。」成龍說：「好！」將他抓住，望裏面水缸就扔，撲通一聲，夥計早掉在缸內。成龍說：「你叫宋剛我沒抱你，送在罈子裏。」別的夥計說：「吃完了飯不給錢，還要打架。」先將宋剛缸內撈出，說：「伙計們拿傢伙給我打。」成龍聽說要打架，橫眉豎目，二目圓睜，將板凳踢倒，只見大貨鋪無數人來，將成龍圍了，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出深山被犬欺。

大衆方將要打，從裏面出來一人說：「別打。」成龍一見，羞得耳紅面赤，將板凳扔在舊處，趕忙的上前行禮，正是

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
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行惡自遭惡報

欺人反被人欺

詞曰：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帶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你排，自有天公在。時來運來，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他被他人賣。嘗言的善可消災，怕無福難擔。一任桑田變滄海。

話說從飯鋪出來之人，姓孫名起廣，乃山東文登縣馬家莊人，與成龍自幼同窗好友，知己之交，結爲金蘭。成龍在有錢時，孫起廣要入都作買賣，借過成龍白錢五百兩，正在京都十餘年，並未回家，曾使成龍之銀，在崇文門外花兒市開設大貨鋪，生意興隆，連年在東西南北城，開了葷鋪十餘個，今年又在此開設并泉館開市之日，孫起廣在此照料。今日聽見外面打人，出去一看，見是成龍，說：「別打，是我的朋友。」忙去拉住，成龍進裏面櫃房坐落，說：「賢弟因何至此？」成龍將別後之事，細說一番，孫起廣說：「賢弟到也甚好。」將諸事細說，問：「吃

了飯麼？」即叫伙計帶成龍上澡堂洗澡，將自己夾衣服給成龍更換。成龍回來，二人在帳房吃酒談心。孫起廣說：「賢弟，此鋪帳上正在無人，你就管理帳目。」成龍從此在這裏做買賣，起廣到各處照料，晚上仍回此處，與成龍談話。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臘去春回，時逢春王正月一日，成龍在櫃上拿了兩吊錢，說：「孫大兄，我上街散悶。」孫起廣說：「甚好！」成龍至前門大街，見街道闊大，生意繁華，人煙稠密，恰是帝都之所，與別處大不相同。天橋以北，無非是醫卜星相，三教九流，大凡都是爭名奪利之人。天晚回歸鋪內，見孫起廣嘆氣，不知為何成龍忙問道：「大兄爲什麼如此？」孫起廣說：「我有一個表弟王三，去春自家中來找我，未能見面，在南大街瓦匠白德，此人專訛外省新來之人，王三沒找着我，就在白瓦匠那裏做小工，去時節沒有生活作，住了二十餘天，方上工，作了一年半的生活，也沒使了幾吊錢。白德聽說他是我表弟，找着這裏他二人一算，倒說我表弟還欠他五十吊錢，硬行訛詐，將王三送在我這裏。錢要我認，看是真欠他錢，問表弟王三，他也說不濟，我給了他，他走之後，我方問明白是他訛詐，我正氣惱，你回來了，你說可氣不可氣，成龍開聽，說是了，既往不究。天色已晚，大家安歇。次日天明，成龍換衣服，出井泉館，直奔橫街，找瓦匠白德，見是南北小胡同，路東的門，清水載的門聯，門上貼對聯，書是：

太平真富貴，
春色大文章。

成龍用手打門，裏面出來一人，甚是齊正，身穿青洋縐綿袍，足下青緞皂靴，漂白襪子，身高七尺，面如姜黃，頭上少髮，細眉圓眼，細腰藍洋縐搭包，青緞子跟頭搭連。上扎的白字是「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此人彷彿剛來的樣子。成龍說：「這裏有個白師傅，在那裏住？」那人說：「找他何事？」成龍說：「我是山東人，上北京來找朋友，沒找着，我來找小工做活。」那人說：「我就姓白名德，你跟我到茶館，有話再說。」成龍同至大街路南大興軒茶館，二人進來，喝茶之人站起來，讓說白大爺，那個也說白大哥。至後堂，見西邊有八仙桌，有幾幾上邊放有

磁茶壺一把，兩個細白磁盃。跑堂的有二十來歲，身穿半大藍布褂，白布襪子，青布的雙臉鞋，青布油裙，手持銅壺，先倒半碗嗽口水。這白德在北面几凳坐下，跑堂的說：「白大爺你來了。」白禿子說：「來了。」掏出茶葉，放在桌上，跑堂的打開放在壺裏泡了，將壺蓋兒蓋了。成龍站立，白德說：「你坐下說話。」成龍說：「有白大爺在此，我不敢說。」白德說：「你坐下就是了。」成龍在兩面板凳坐下，跑堂的又給成龍泡上一壺茶。白德說：「你喝完了茶，你就吃飯罷。」成龍說：「我沒有錢。」白德說：「我給罷。」成龍吃了兩碗茶，「叫跑堂的說，你給我要菜。」跑堂的說：「你要什麼？」成龍說：「白大爺咱一同吃就是了。」白德說：「我早呢。」成龍說：「你給我來一個溜丸子，炸丸子，川丸子，四喜丸子，三仙丸子，爛丸子，葵花丸子，南煎丸子，你給我一碟光頭胖。」白德一聽，把眼一瞪，心中大不願意。成龍說：「你給我來兩壺白乾。」跑堂的端菜送酒。成龍痛快的一喝，吃完說：「給我算帳。」跑堂的一算，說：「二千八百八十文。」成龍說：「給三吊錢是了。」說罷對着白德說：「我吃了三吊正，你給罷。」白德說：「我不管你給他三吊錢。」成龍說：「你會說你給。」白德說：「你吃斤餅斤麵，我就給了你，你混鬧排場，我不管。」成龍說：「你不管好辦。」說罷，立起至白德面前，伸手將那白德頭頂就是一掌。白德從椅子上溜躑在地，昏迷不醒。大眾說：「打死人了，別叫兇手跑了。」成龍說：「我不跑，死了我抵償。」半天白德醒來，自己抓起，坐在板凳上發楞。成龍說：「白德兒，我吃了三吊錢，你是給不給？」伸手又要打白德，害怕拿了一張四吊票，遞給跑堂的，找回一吊錢來，望桌上一放。成龍伸手過來，揣在懷裏。說：「白德，你有生活，我跟你做去，沒生活，我走了。明日我在彰儀門井泉館那裏住，你要打官司，你就告我，你要打架，晚上我在家等你。」說罷，大搖大擺，竟自走了。回到舖內，起廣說：「你到那裏去的？」成龍說：「南街白德瓦匠，請我吃飯的，將自己吃白德緣故說了一遍。」孫起廣說：「他不是好惹的，今日晚上，他必前來找你打架，咱們這裏快些預備人。」成龍說：「不要緊，都有我呢，他不過二三十人來，把他打跑了。」自己將鐵條一根，在手底下，專候打架之人到。

晚只聽那裏喊叫，口中說：「姓馬之人，你急速出來，我等來找你。」原來白德約會盟兄弟，前來打架，各掌木棍鐵尺，前來至井泉館叫罵。成龍趕忙拿着鐵條，望外就迎，並不答言。自己想道：來者不過狐羣狗黨，自負已能一陣可以將他等趕跑。想罷，舉鐵條就打，只聽乒兵聲響，羣賊倒退。白德身倒在地，還有兩個朋友，亦帶重傷，俱叫伙計拉在屋內。成龍說：「白德，你也是時常訛人家的，至外鄉人來在這裏投親不遇，給你做了小工活，你不給錢，你還說人家短欠你的，今日你也給我寫一張借字。」白德說：「太爺打死就是了，我也不與你寫字，你訛我不行。」成龍將鐵條拿來，望白德的耳朵上一落。白德疼痛難忍，說：「我給你寫字就是，你不要這樣，我不會寫，你叫別人寫，我畫押就是了。」成龍說：「孫大兄，你給代筆。」鋪紙一張，起廣隨代寫道：

立借字人白德，今因乏用，借到

馬成龍名下紋銀一百兩，言明每月照三分行息，一年之期歸還。按月利息，不欠分文。恐口無憑，立此借券為證。

康熙某年 月

日立借字人白德押

代筆中孫起廣押

寫完了字，叫白德押了，將繩扣鬆開。成龍說：「你要打官司，營城司坊大宛兩縣，順天府都察院南北衙門，隨便去告，候你就是。明天我還找你要銀子。現在你三個滾罷。」三個人抱頭鼠竄，出了井泉館。白德說：「我必報仇，到家自有道理，兩個人無言而去。正是」

浩浩青天不可欺，未從舉意已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白德來到家中，對妻子要刀給我，洪氏說：「做甚麼？」白德將事細說一遍。洪氏說：「你常訛山東人，傷天害理，那必是山東的皇上來了。」白德說：「胡說，山東那有皇上。」拿刀在手，磨了半天，放在旁邊，單候成龍前來

要銀子。次日吃茶淨面，聽外面要銀子來了。高叫白德出來還帳。馬成龍在此等候多時。白德聞言，手執鋼刀開門。成龍自舖裏起來，淨面之後，出了井泉館，來至南橫街，小胡同路東，白德門口說：「白德要銀子來了。」見白死匠手執鋼刀，從裏面出來。成龍往旁邊一避，刀落了空，趁勢一腿，跌倒在地口中罵道：「不要臉！」說罷拾起刀來，將賊按在地下說：「你跟着我走罷。昨天那個飯舖就是了。」拉了白德就往前走，至大興軒茶館聽見裏面人談論白德打架之事。正談論時，成龍同白德進去，至後面就坐，說拿茶來。白德也不言，心內想打架也不行，拚命也不行，我今實在沒主意了。只聽成龍要茶酒，又是溜丸子，炸丸子，川丸子，四喜丸子，三仙丸子，南煎丸子，爛丸子，照昨天一樣，就吃起來了。吃完說：「白德兒你給他三吊錢就是了。」白德仍是昨天的票子，沒有三吊錢的光兒，又給了四吊一張。跑堂的拿到櫃上，找了一吊錢，放在桌上。白德要拿，只見成龍伸手拿起來說：「白德明天再說，我走了。」說罷大搖大擺的走了。大眾吃茶之人，個個議論說白德今日可遇見伯王了，吃了一個，還拿了錢走了。正是：

草怕嚴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

白德無奈回家去了。次日成龍又來，一連個月有餘，且常往白德要錢。這一日成龍至白德門首叫門，那白德在裏面戰戰兢兢想道：「手中無錢，有心不要見他，恐又不行，無奈望妻子洪氏說道：『這都是我惹的禍，打官司打不過他，打架又打不過他，常到此找我，我要錢，你看此事如何辦理？』」心要搬家，不幾天開工做生活，所有未顧人家。我在此處住了多年，今天手內一文錢又無，他又在外面找尋，如何是好？」洪氏說：「你出去將他請進來，我自自有道理。」白德無奈開門，要將成龍讓進來，說：「馬大爺，你請進內來，我有話說。」成龍說：「你裏面安藏着人，要打我，我也不怕，我就進去。」說着往裏就走，見院內並無一人，四壁皆空，見白德之妻跪倒在地叩頭，說道：「馬大爺，我現在沒有甚麼，望求開恩，將我們饒了罷。」成龍說：「你家窮到如此光景，白大哥因你前作惡事，欺

貧外人，我才出來找你；我今看來，你也是個窮苦人，從今你要改過自新，我前者所要你的錢，我又都換成票子，帶了身上，我今如數給你，我現今也在朋友內住，我要從你學瓦匠，我每日所得之錢，皆歸你使用，只要我有飯吃酒喝就是了。」白德說：「我明天在菜市口，包了一所房子，工程開工，方能領價，現在愁沒錢，今天有你給我這錢，明天開工，可以行了。」說罷出去，買了菜，留成龍吃便飯，二人談來，甚是投機，遂盟結為異姓兄弟。又請洪氏嫂嫂出來拜見，從此成龍回井泉館，與起廣言明，要去學作瓦匠生活，於是時常散悶，又在鐵鋪定打瓦刀一把，重九斤十二兩。白天同白德作生活，晚上仍回井泉館睡覺，孫起廣隨其自便，也不管他。光陰似箭，眼見工程以完，還少影壁。白德同成龍是日二人，在此趕作在天棚底下，甚是涼爽，見鏢店開張，甚是熱鬧，成龍見衆人打架，心中十分有氣，方將上前幫着打個抱不平，只見那處一響鎗，將白德打死，成龍跳將出來，持了瓦刀，撲奔鬼臉太歲，修起亮前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五英雄救駕興順店 四霸天大鬧廣慶園

詞曰：萬事皆由天定，人生自有安排，善惡到頭有興衰，參到須當忍耐。草木雖枯有本，到春自有時來，一朝運轉赴瑤臺，也得安閑自在。

話說成龍手拿瓦刀，至修起亮面前，就打起亮，用綠鎗相迎，成龍罵道：「好個混帳東西，將我白大哥打死，我今日把你打死，給我白大哥償命。」康熙聖主先見起亮的鎗，向自己放來，正在大怒，幸虧一鎗並未打着，見忠孝李慶龍薛應龍龍恩王河龍胡賽花被羣賊圍在當中，只聽馬成龍自通姓名，甚是奮勇，無奈店中賊多，忠孝人少，見馬成龍將修起亮打跑，逕奔羣賊當中，將羣賊打的倒退，死的甚多，聖上見成龍如此威勇，心中喜悅，說：「真乃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真虎將也。」忽聽外面一陣喧嘩，有無數官兵，來至興順店門首，九門嘍爾噠伊

里布伊提督來到。提督不知聖上在此，因何來至此處，因早晨遞摺子，並未降旨，下朝回家，至交民宅內，下轎用飯已畢，方要看齊家人進來稟報，說的是「御馬園王老爺有緊要機密事，前來見大人。」伊大人說：「請進來！」王坤說：「聖上用早膳後更衣，傳咱家備黑蹇骨獸，至東安門出前門去了，還不快去保駕嗎？」伊大人聞言，慌忙吩咐備馬說道：「多虧兄台來此，我不能奉陪了，我要前去追趕聖駕。」說罷出外上馬，帶從一人出門，喝道，箭手相隨，出正陽門外，傳河陽汛的千總帶兵官跟尋，隨找聖駕，各處派人前去打探，不見聖上下落，至順治門大街，見聖上的黑蹇，趕忙稟明大人，帶官兵至順興店，提督下馬進店，見聖駕磕頭，稱奴才來遲。聖駕見提督來此，口傳旨意說：「尹哩將與順店一夥賊人，交你衙門審明回奏。胡忠孝為成龍等，俱交衙門訊問，將此女帶回內宅，聽旨發落。」說完吩咐帶駝骨獸，大人過去拉驢，請聖駕跨驢。聖王接絲鞭在手，望南順來市口大街，望東至前門大街，見各路牆上，貼大黃報子上，寫「廣慶茶園今日准演，特請豫親王子弟班，准演奪錦標。」聖主心中暗怒，那知親王竟自登台演戲，不知戲園在那裏聽得前頭有人說道：「咱們哥你去聽廣慶茶園子弟去。」聖上跟隨此人，來至廣慶茶園門首，見裏面擺着彩場，方要下驢，只見從裏出來一個禿子，身穿藍綢褂，白襪子，青緞皂鞋，手拿芝蔴雕的扇子，見聖駕非俗，甚是端嚴，說：「老爺子的聽戲麼？」聖上點頭下驢，說：「將驢交給你罷。」那個禿子又說：「是了，」趕緊叫人來，將驢拉著，從裏面出來，一個二十多歲，說四太爺，我接過驢，望東溜去。那禿子說：「你是樓上聽？」聖上說：「樓上。」此人帶路至正面樓，聖上落坐，禿子拿了茶盞與茶碗，放在桌上，聖上說：「禿子，今日豫親王唱甚麼戲？」禿子說：「王爺不唱戲，是他府內排的子弟班。找朋友給我請的唱的好音，那亂彈有一個好武生，方十五歲，今天奪錦標是他唱，這子弟班，算是他紅，王爺最喜見他。」聖上說：「禿子，親王來不來？」禿子說：「老爺子你怎麼管叫我禿子？人都有個名，樹都有個影，我叫鐵頭孫兆英，又叫孫四。」聖上說：「你是土匪，你有綽號了。」孫四說：「老爺子說的好哇，我不是土匪，這前門外有四個出

名的土匪，是我替人家打架來的。這個廣慶茶園的東家，是孤兒寡婦，每被這四個惡霸霸住，不給東家錢。我是氣忿不平，替東家來找四霸天，我這身上鍊過油桶，貫頂兩太陽箍磚。這四霸天與我開水澆頭，被刀貫頂，四霸天嚇走。我給東家照料這個買賣，今天有我拜兄，給我請的子弟開賀，此人大有名，九城官私兩面，五城十五方，南北衙門，大宛二縣，順天府都察院，常管閒事，此人住在安定門國子監，姓馬，名叫夢太。聖上說：「這話不提，我問你這四霸天姓甚名誰？」孫四說：「南霸天姓宋，行四，前門外大小堂名，男女下處很有幾桿叉，手下餘黨不少。北霸天是得勝門外的人，姓桂，名翔，號叫鳳南，在南北衙門，走動官私，包攬詞訟。東霸天姓李，名榮，人稱花班豹，算得起站來的人物。西霸天姓石，名俊，德別號小諸葛，在戶部三庫的庫兵身後治事。這四個人，手下俱有餘黨，無所不爲，無事不作，正是：

閒將冷眼觀螃蟹，看他橫行到幾時。

我聽說此四個人約聚餘黨，今天要來找我打架，此處也有朋友前來相助，遇巧你老人家，這許驥的見熱鬧，「聖主口中說道：『難道地面巡城御史，還不辦他的麼？』孫四說：『你老人家還不通世路嗎？有官就有私，他等俱有幾個朋友護庇。』只聽樓梯响上來，九門提督伊哩布將與順鏢店人犯，俱交手下當差人等，送回衙門，交司員審問，用刑自己換便衣隨後，追趕聖駕，有報事的人說，聖上已在廣慶茶園聽戲，隨來至樓上。見聖上已在那裏坐定，與一個禿子說話，趕緊磕頭，在旁邊一站，不敢入座。孫四一看，見伊大人一表非俗，爲什麼給這個老爺子磕頭？大人說：『你不必多問，此刻樓下亦有二百多人，尙未上坐，只有聖上及伊大人二人在此。』孫四又說：『你坐下呀，爲何儘站着？』大人說：『少管閒事。』見達摩王到來，身穿便衣，見聖駕騎驢，換好便衣，派人前去尋找聖駕，自己也各處尋找，眼見天方正午，見有從人來報，說奴才拚見溜驢的是聖駕騎的那頭驢，奴才問他是廣慶茶園聽戲的，叫他溜的，大概聖駕在那裏也未可定。王爺一想有理，隨說手下人，你們都回去。

罷，自己隨順大街來至廣慶茶園門首，邁步就往裏走，樓下找遍，並不見有聖駕，趕緊上樓，見伊哩布同聖駕在那裏旁邊站着一個禿子過去請安，也在旁邊一站，方要說話，下邊一陣大亂，口中直嚷道：「鐵頭孫四你出來見我，你有多大本事？」孫四慌忙下樓，見樓下站住兩個人，一個有二十多歲，身高七尺，青臉，兩道八字眉，一雙蛇眼，薄片嘴，微有幾個麻子，身穿土灰色布褂褲，足上青布靴子，鬍子揚眉豎目，此人別號，人稱耗子皮。虎身背後跟着他站着一個人，身穿紫花布汗褂，青縐綢底衣，足登三鑲窄腰快靴，面皮微黑，亦在二十有餘年紀。說：「孫四，你前者奪廣慶茶園，你也算是英雄，我叫一塊土黃七，今天我們哥倆特來會你，瞧你有多大能耐。」說着，轉身一抬腿，腳登板凳，坐在桌上。這二人一樣大叫，鐵頭孫四叫來人把他們兩人看好，孫四說：「姓黃的，姓黃的，你這兩個膽量不小，今天四太爺讓你們回頭再作。」說完自己上了戲樓，站在台口說：「衆位親友來看唱戲的子弟，今有四霸天，餘黨前來找我，當場練工夫，給衆位看看。」回頭也叫那兩個小輩，照我這樣練的工夫，上來我拜他爲師，即叫伙計將刀拿上來，有二個小伙計，拿了三把鋼刀，送在孫四面前，這刀都有一尺七八寸長，背後薄刀，光烟烟，冷森森的，甚是快利。孫四拿刀在手，說：「衆位，我這腦袋是肉的，將這刀割在我的頭上，你們瞧瞧。」說完手持刀，照自己一剝，剝了一溜勾少時，又復舊如初，一連剝了三刀，又換一把，照舊將三把刀用完，叫伙計拿開水壺，一把，照腦袋澆，澆完了，樓上的人，同聲叫好，樓上聖駕與達摩、王伊哩布俱皆看見。孫四練完，下樓至櫃上，換了衣服，來至後面一瞧，耗子皮並一塊土盡行不見，趕忙問着他的人，說：「這兩個小輩那裏去了？看他的兩個人，用手一指，說：「桌底下蹲了呢。」此兩人見孫四真有工夫，嚇的鑽在桌兒底下。黃七說：「耗子皮，我說別來，你偏不行，今日你看如此利害。」賈虎說：「咱們二人已經到此，回頭必叫孫四把咱們打一頓。我有一個主意，你依我說，我管保無事。」正說之下，見孫四立在面前，耗子皮由桌子底下鑽出來，跪倒在地，笑說：「四太爺，你老人家別生氣，我們二人天膽，也不敢來罵你老人家，是安定門國子監馬夢太老爺，叫我

們來的，是你老人家，有肚子沒有？」孫四說：「我不信你這兩個王八旦，前來擾我們的朋友，少時就來問明白，再放你們，要真是他叫的你們來，我就找他算帳。」正說之際，馬夢太同朋友進來，說：「老哥，子弟們來了。」孫四說：「沒來。」這兩個小子一見，說：「不好。」孫四一見，說：「老哥，你叫他們來找我。」馬夢太一見，說：「老四，你認識他們嗎？兩個是南霸天宋四的羽黨，大約是四霸天叫他來的。像這兩個小輩，打他也還怕污了手呢。你這兩個小輩，回去見四霸天，就說老太爺在此伺候他。」說罷，照了賊人，就是一腳，將賊鬪倒，一溜滾。這兩個賊人，抱頭鼠竄，出了門，竟自跑了。馬夢太說：「老四，你這就是一腳，將賊狗與賊人嗎？我兄弟，暫且聽戲，伺候賊人前來，再作道理。」衆方落坐，只聽外面有人喊嚷，直奔廣慶茶園而來，鐵頭孫四與馬老太爺，無名火起，就說：「必是四霸天前來，你我兄弟到門首一看，便知分曉。」二人往外轉身就走，自外面進來一人，一把手將孫四抓住，正是：

強中自有強中手，英雄背後出英雄。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馬夢太幫助義弟

顧煥章氣走天涯

詩曰：細推今古事堪悲，費賤同歸土一坵。漢武玉堂人豈在，石家金穴水空流。光陰自早還將暮，草木從春又至秋。閒事忙將俱不了，且將身作醉鄉遊。

話說抓住孫四這個人，身高四尺五，短身材，頭戴青緞子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高腰襪子，青緞子雲履，白臉，目如郎星，雙眉帶秀，鼻如樑柱，四方口，微有沿口髭鬚。孫四一瞧，認得此人，說道：「后爺裏面請坐，這個人原籍江蘇省城，東門外雙旂竿巷丁家堡的人，姓顧，名煥章。他家先輩開綉花作，至生養他年長九歲，父母雙亡，跟着

舅舅下家居住。七歲入學，九歲在舅舅家，仍請先生讀書。其人天生聰明，諸子百家，各種詩文，無一不好。至十四五歲，心好練武，自己在後院預備沙磚五十塊，立在地下，從上面每日跑幾趟，腿上帶着沙子。半載之後，每隻腿上足可以帶一筋沙子。平地挖坑，深二尺，長二丈，每日帶着沙子，從裏邊望上跳，每月坑多望深，裏挖五寸，常來常去。此坑深有一丈，要從平地上房，並不費事。這一天正練之際，他舅舅丁沛然看見，心中不樂，說：「你這孩子，真無出息，書不念，竟這做賊的工夫，從此改過，若要不然，我將你趕出門去。」煥章聞聽，口中雖則不語，心中甚不願意。至十八歲，自己在後邊，還是時常的去練，上牆上房，甚是容易。這一天正練，又被他舅舅看見，說：「你這孩子，還是不改，這是飽暖生閑事，餓兩天就好了，你要是再練，就不必在我家住着。」煥章聽他舅舅說，他默默不語，自己心中想道：我父母早喪，又無至親骨肉，甚是孤苦，雖說舅舅待我不錯，要比自己父母大不相同。我在這裏讀書，雖則年幼，這下邊使喚人等，我不敢得罪一個。他二位老人家跟前，連一句話也不能說，自己有不願意的事情，也無處訴委曲去，只可自己肚內傷感，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今天所說之話，分明是要我走大丈夫立志四方，何必受制於人家，想罷自己落下幾點淒涼眼淚。自己出門，信步前行，也不知那裏是安身立命之地。自己出了蘇州省城，走了四五十里路，天色已晚，有心住店，手內無錢。前面有一座村莊，東路北有破廟一座，煥章是從東望西走來，至破廟門首，望裏一看，鐘樓倒塌，殿宇斜欹，荒草盈階。煥章信步來至殿內，拂了塵土，自己落坐，見上面供的是三官聖帝，神像敗朽。煥章長嘆一聲，說神聖也有時來，有時不來，何況人乎！我看此廟，工程浩大，當初必是興旺廟宇，如今只淒涼景况，與我一樣，不知何年時來運來，方遂英雄之志，自己思想，靠着那供桌兒，竟自睡去。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事不隨心困睡多。

睡至三更後，覺着身上一冷，睜眼一看，破壁透出月色光輝，隨站起身來，至外仰天一看，皓月留空，清光似水，好一派的光華。怎見得有讚爲証：

疏影落銀河，顯清光映碧波。一鉤斜掛水輪梭，到黃昏望着，到中秋賞他；江湖常伴漁翁，向嫦娥分明似鏡。

誰作苦工磨。

顧煥章看罷，說我久後，倘要得意，必重修三官廟。自己出廟，一直望西，少時天色大亮，腹中飢餓，前面有一座鎮，甚是熱鬧，無奈脫下一件小汗褂，去當錢四百文，暫吃早飯。找了一個小飯舖坐下，要了一壺酒，自己喝完，吃了點飯，在鎮店上看熱鬧，錢也花完了。卽至天晚，不能住店，天至二鼓，翻身上房四下一看，並無一人。正是：

飽暖生淫慾，飢寒起盜心。

跳在人家院裏，用手將鎖攔開，推門進去，找尋東西。聽得上房有人大嚷說：「當舖伙計聽真，號房有賊，急速快將他拿住。」只聽外面一聲嚷，就將他堵住屋內。煥章甚是着急，當舖中衆更夫，大家堵在門口，不敢進去。煥章手中無刀，將號房內衣裳捲了一捆，照定門口外一扔，說我去。衆人望兩旁一閃，只打算是賊人出來。煥章趁勢往外一竄，翻身上房，只見北邊站定一人，說你跟我來。煥章追趕此人，出了這一個鎮店，來至村口以外，那人站住脚。煥章臨近一看，身高八尺，面皮微黃，環眉闊目，年約半百，身穿青緇絢夾褲夾襖，足下薄底皮鞋，手持金背刀，在那裏站定。口中說道：「朋友的貴姓？」煥章說：「我姓顧名煥章，今天是頭一天作賊，被窮所迫。」此人說：「我姓盧號文龍，人稱黃面太歲，家住大名府黃縣盧家莊。我來到此處找朋友，你家中還有什麼人爲什麼幹這個呢？」煥章長嘆一聲，把家中之事細說一遍。孤身一人，無倚無靠。盧文龍說：「你跟我走罷，到我家中，我把武藝傳授你，我一見如故，甚是投緣，二人撮土爲香，結爲兄弟，帶着煥章，奔回家中，非止一日，到了盧家莊，家中甚是富麗，拜見嫂嫂姪兒，盧杰四歲童子，煥章在這裏住下，跟盧文龍學藝五載，練好一身武藝，自己一想，雖

然豐衣足食，在此住着，究竟擾擾朋友，莫如告辭，有武藝在身，海角天涯，一則開眼界，二則見世面，隨說大哥，我要走，盧文龍說：「那裏去？」煥章說：「開聽西都長安，甚是有名，乃古帝王建都之所，弟要前去遊玩。」黑面太歲說：「既然賢弟要去，這裏有盤費二十兩，帶着作路費之用。」煥章接銀在手，並不推辭，說：「大哥青山不老，綠水常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隨拱手作別。盧文龍送至村莊以外，說：「賢弟，如外邊不得意，及早來家，種八頃田地，够你我兄弟度晚年之樂矣。」煥章說：「我蒙兄台厚恩，教會武藝，在此居住五載，我此一去，但能得一步地位，必有信前來，叫吾兄得知。」盧文龍說：「一路平安，賢弟，我就此分手罷。」煥章隨順大路往前行走，也有濟困扶危的時候，也有剪惡安良，殺死惡霸賊人，夜晚所偷之財，白晝全都濟貧，住在陝西地面三載，綠林賊人，聞名喪膽，江湖盜寇，望影皆驚，故此人稱外號為「賽報應」，一日來至一所山莊，山清水秀，道路平坦，碧水長流，甚是清雅，怎見得，有讚為證：

青山四五層，茅屋兩三家，依水柴門小，臨溪石徑斜。老松蟠作壁，新竹織成笆，雞犬鳴深巷，牛羊臥淺沙。一村多水石，十畝足烟霞，門垂陶令柳，畦種邵平瓜。東渚魚塘到，西隣酒可賒，山翁與溪友，相對話桑麻。

煥章看畢，甚是贊賞，村東有茶館一座，朝南房屋三間，天井一座，周圍花棖，甚是幽雅，時逢夏令，光景見裏面，坐定一老道人，身穿破棉襖，頭帶舊遊冠，面如古月，神清氣爽，在那裏捨錢，無數的窮人圍繞，也有給二百兩，也有給一百兩，只聽那道人人口中說道：「明天早來，我在此加倍施捨。」衆人一哄而散，那道人站起就走，口中說道：「我家中的銀都沒地方存了，早施捨完了，就給了賽報應一聽，心中暗想，此人甚是古怪，我跟着他，看他在那裏住，若果有銀子，我偷他的，替他施捨，隨暗跟老道，望前行走，行有五六里路，見山坡上，有一座古廟，山門上橫寫過仙觀三個大字，老道推門而入，煥章探了，等候天晚，進廟偷銀子，少時太陽已下西山，至黃昏時候，翻身上墻，跳進廟的院內，望北一看，東廂房黑暗，西廂房點着燈，正殿無人，煥章來至西房簾子以外，見裏面那老

道人坐在椅子上面，向着東八仙桌上，放着無數元寶，老道自言自語的說：「今夜晚上，要有賊來偷，送給他兩個。」煥章在外聽着，也不言語；只等老道睡着，好進去偷他，等至二鼓以後，見老道精神倍爽，並不睡覺，煥章心裏想道：「這事真怪，怎麼等到這個時候，他還不睡着呢？」真好叫我着急，等來等去，已至三更時候，那道人在裏面鼓掌大笑，說：「賊，你好無道理，只當我睡着了，你進來偷就是了。」煥章進得屋內，說：「你老人家，必是俠客，若要不然，如何知道我來？」老道說：「也不必問我是誰，你有甚麼能耐，也敢在我廟裏做賊，我在這裏坐着，你用刀刺我，我也不站起來，只要你刺着我，我這銀子，你就拿了去，煥章聽那道人之言，說：「我也是個英雄。」這老道明是說大話欺我，就刺着他，看他如何能逃避，想能舉刀照老道，就是一刀，方離道人頭頂不遠，覺着脈門疼痛，將刀擲在就地，暗點頭說：「老俠客，真是英雄，你收我做個徒弟，我雖會些武藝，也是不得真傳，難以贏得行家。」正是：

妙言不過三二句，不授正傳枉勞心。

今天得遇師傅，此乃三生有幸，得遇名師，收我做個徒弟，就是了，跪在地下不起來，那老道說：「也罷，你起來，有話問你，你那裏的叫甚麼？」賽報應說：「姓顧名煥章，蘇州東門人，父母雙亡，孤身一人，跟着盟兄，學會了些武藝，在綠林中所作之事，並無奸邪盜淫，不過是偷不義之財，濟貧寒之家，飄蕩四海，到處爲家，今朝得遇高人，望求收爲弟子就是了。」道人說：「你要問我，聽我說來，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義士訂盟分南北

英雄訪友走東西

結交行

「古人結交爲結心，此心好比石與金，金石易消心不易，百年合好到子今，今人結交爲結口，往來權娛等酌酒，今因小事失相酬，從此相噴便分手，吁嗟大丈夫，貪財忘義非吾徒，陳雷管鮑真。」

再得結交輕薄不如無，水底魚天邊燕，高可射至低可釣，萬丈深潭終有底，惟有人心不可量，虎熟不可騎，人心隔肚皮，欲將心腹事，說與小人知，反面無情日，翻成大是非。

這段事說的是五倫之內朋友，這五倫乃人之常情，凡人生在世，沒有不交的朋友，大概取之于心，以忠信爲本，君子淡淡如水，日久足稱莫逆，小人蜜裏調油，轉眼成怨，惟友直友諒友多聞，便是君子之友。

古人尊三益，今人重萬金，乾坤無管鮑，何處是知心。

話說顧煥章問那道人名姓，人道：「複姓歐陽，雙名山真，別號人稱龍墜子，住在四明山，清妙觀。」此處是我住的小廟場，你既要跟我練也好，我明天自有道理，說罷，叫煥章安歇，從此就在廟中學藝，練鷹抓巴重手法，一力混元氣，達摩老祖易筋經，分經挫骨法，點心的工夫，練會花棒一條，短刀一把，過一年之後，又收了一個師弟，姓王名天龍，別號人稱小白龍，也在此處一同學藝，此人乃涿州人氏，在此處學藝二年有餘，這一日道人說：「你二人今天該走了，煥章你改變道粧，此去以買卜爲生，某年某月某日，在五虎莊前去救駕，救駕之後，不准做官，這裏有錦囊一個，是日打開，照東行事。」說罷，二人不忍分手，見師父諄諄囑咐，無奈叩頭，說道：「老師，我師弟王天龍以後能做官不能做官？」老道說：「不必多問，你二人去罷。」二人隨站起來，出離廟門，竟自去了，二人走在一處，並不分手，在黃河灣，教顧煥章練水一載之後，煥章水性頗通，王天龍得病，多虧煥章日夜伏侍，病好，王天龍十分感感，煥章說：「賢弟我也上北邊去了，但我弟兄分手，如久後得勢，必要送信，榮祿共之，有福共享。」說罷，二人洒泪而別，顧煥章至北方順天府城西五虎莊，正康熙老佛爺私訪被賊人困住，顧煥章將皇上背出，正官兵前來，將聖駕交與官兵，竟自去了，聖駕回宮，要這顧煥章，各處尋訪，並不知那裏去了，這一日正在三橋際姓運名買卜，見摩達肅王在正陽門外，下車更衣，天正午，見達摩肅王，撲奔廣慶茶園，隨後追趕，方進廣慶茶園門首，見鐵頭孫四與馬夢太叙話，他將孫四抓住，說掌櫃的，吾來聽戲，孫四一瞧，認得是相面的從善。

先生，說是先生來了，我正要給你們引見，這是我老哥馬夢太煥章抬頭一瞧，見夢太一表非俗，過來說：「久仰大名。」夢太說：「聞聽道爺神相，煩勞給我相相。」煥章說：「五官端正，二眉帶彩，眼有守睛，鼻如樑柱，你這相貌所好者，就是準頭豐滿，相書上。」有四句：

準頭端正要豐隆，鼻如樑柱作三公，上至下尖中枵陷，一生貧賤受孤窮。

你是木形格局，應該瘦中帶神，木瘦金方水主肥，土形格局背如龜，上尖下闊名曰火，五行格局仔細推，夢太說：「你看我後來可是正印好，偏印好？」煥章說：「大概可奔正途，定非池中之物，必要顯達雲程。」夢太心中甚喜，說：「勞駕先生。」孫四旁邊聽了說：「人稱先生神相，今朝果如前言，我今天早半天，有一件事，方要做時，來了一個老頭兒，我看此人相貌不俗，後來又來兩個，還給他磕頭，我一瞧，必是公伯王侯，前來私訪。」老哥與先生跟我上樓，瞧看這三個相隨，帶二人上樓，馬夢太見自吃驚，說：「老四，你瞧東邊站着是達摩肅親王，西邊站着是九門提督伊大人，當中那個老頭兒，大概是皇上，若果是皇上，你我今日那個亂子，必有驚駕之罪，此事該當如何？」只聽下面怪叫，四霸天帶來無數英雄，找馬夢太與孫四，三人轉身下樓，夢太迎住衆人，說：「你等真要打架，咱們是文打武打？」南霸天說：「是文打怎麼樣？是武打怎麼樣？」此時唱戲的，方要開台演戲，見下面一陣大亂，正是四霸天跟馬夢太那裏說話，膽小之人皆走了，膽大之人還在這裏瞧熱鬧。四霸天有南霸天，宋四說：「當初奪廣慶茶園之事，是鐵頭孫四開水澆頭，拔刀貫頂，練的甚爲出奇，無人敢與他對手，故此俱皆去了，今天我同了一個朋友來，家住東海，郎口人氏，姓鄧名芳，人稱別號八背勝，飛行太保，九傑鄧芳，也在此處練一樣能耐，咱們這也不是打架。」說實話，弟過來，見他等衆人，見人叢中出來一人，一表非俗，身高八尺，面如白玉，環眉闊目，鼻直口方，身穿藍袖褂褲，薄底快靴，年有三十以外，站着當中，說我是助拳的。」那位姓馬，那位姓孫的人，馬夢太二人回言說：「我等就是。」你練甚麼，你說罷。」鄧芳說：「我姓鄧名芳，我練這樣能耐。」

是天下第一，如你二人，或你的朋友，能照我這樣練，我等就走，永不上廣慶茶園，前來擾鬧，如若練不上來，你就此出去。」那叫我的朋友在此，馬夢太說：「你練罷，我聽是什麼出乎其類本事。」鄧芳說：「你把我的東西拿過來，只有見一人，拿過五根竹竿，高有六尺，其粗與大核桃相似，就在地下挖有五尺深，離三步遠埋一根，一連五根，在此埋好。」見鄧芳說：「我先別練，我先說說你們聽，好有能練的，前來只管練，我從平地，竄上這一根竹竿，在那裏上頭站着，一點不動，這竹竿一倒，就算我輸了，歪了也不行，偏了也不行，站不住也不行。」說罷，衆人一怔，連馬夢太也是不信，心裏說：我倒看他練，看他行不行，什麼拿大話來嚇我，且看他練得了練不了。說罷，見鄧芳就地一撤步，蹶的上了竹竿，端正站在那裏，一點也不動，馬夢太甚稀奇，又是他從頭一根竹竿上，望第二根竹竿上一縱，在那根仍然不動，馬夢太心中說：不但練的好看的，也不容易，勁兒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真是絕妙第一的工夫，看起來天下英雄甚多，從此不可自滿，古語說的不錯，正是：

泰山高矣，泰山之上還有天，滄海深矣，滄海之下還有地。

見鄧芳一縱一縱，一連五根，俱是照樣，大家齊齊喝采，跳將下來，面不改色，一陣狂笑，說道：「馬夢太，與鉄頭孫四，你等二人，可以前來當場練練。」這兩個無言，有心要過去練，又不行，有心不練，又當着好些個人，俗語說的不錯，「當場不讓故，舉手不留情。」馬夢太正在游移之際，見鄧芳洋洋得意，大聲說道：「慢說是你等，就是天底下，地上頭，有我等這樣練的，就算是我的師父了。」大概除了姓鄧的，沒有第二個，他連我練的名目，都叫不上來，說着擺頭晃腦的笑嘻嘻的，在那裏洋洋得意，正在口中狂言大話，見北邊樓上跳下一個老頭兒，身穿青洋緞大褂，漂白襪子，青緞子雙臉鞋子，手裏拿着一對核桃，年約有七旬以外，面如鍋底，重眉大眼，一部銀髯，說：鄧芳，你說這話也大了，你這工夫，還沒有練到頭，剛會半截，就敢這樣口吐狂言，你練的這個叫草上飛，乃是踏雪無痕的工夫，這會正着練，不會倒着練，我要上去練，不能照着你那樣練法。」鄧芳說：「你還有什麼出

奇的本事，你練我瞧瞧，你再誇口，你別說了，回頭不會練。」那位老英雄說：「你這竹竿，是東西一溜兒擺着，我從西邊上去，照你那樣練完，我再背着身子，望回跳，要照樣跳回。那才算工夫，倘或倒背身望回一跳，竹竿若是倒了，或者將我摔倒在地，即是我經師不到，學藝不高，我當着衆人給你磕頭，就算是我輸了，還要一節，我要練完了，你要照着我這樣練一練，我就給你磕頭，也算你贏了。」說罷，這位老英雄，將長衫一脫，連核桃也放在桌上，翻身上竹竿上，照他所說，俱皆練完了，下來將衣服穿好，把四霸天一衆賊人，俱皆嚇怔，馬夢太說：「這位老英雄，高姓大名，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顧煥章廣慶園見駕

馬成龍提督衙門封官

詞曰：雲驅風急馬蹄忙，吐氣揚眉志激昂，不怕青雲高萬丈，只要黃卷兩三行；棘圍門戶無須鎖，茅屋人家有棟樑，明月廣寒宮裏去，桂花折得幾枝香。

話說馬夢太問那一位老英雄的姓名，顧煥章在樓上，暗中觀瞧，甚是稱奇，回頭一瞧聖主，聖主說：「那邊是顧煥章，自五虎莊分手，朕時常想念，今朝巧在此處相遇。」煥章要聽下面那一位老英雄的姓名，見聖主一說，忙跳下樓，竟出廣慶園去了，下面那位老英雄，未留名姓，亦就揚長而去，聖主早就瞧見四霸天，帶一夥人來，竟是不法之人，甚是有氣，才瞧見顧煥章，不覺失聲露出本來面目，聖上忙傳旨意，叫伊哩布傳本處地面官，將四霸天等拿交提督衙門，不准放出一人，將馬夢太孫四已交衙門，只帶四霸天，下邊一見聖主在此，俱皆逃竄，伊哩布下樓，望孫四要緊，趕緊備好，請聖駕回宮，達摩肅親王隨駕，保出廣慶園，竟自去了，伊大人叫地方官，要拿獲四霸天餘黨，見一個也沒有，無奈暫將馬夢太孫四送交提督衙門，自己也就回家去了，地面官雇車一輛，將馬夢太孫四送在提督衙門，一下了車，有認識馬夢太的說：「老哥，這是爲什麼？馬夢太因將剛才之事，細

說了一遍。跟孫四至班房門首，只聽裏面有一個山東人說：「我的禿子白大哥，你死的屈來顯魂。」孫四進班房說：「你這小子玩笑，誰是你的禿子。」原來馬成龍同胡忠孝李慶龍薛應龍四個人半晌就送到衙門來了。還有與順店賊人四十七名，在別的班房收下，這案裏頭問明四個人的底案，一瞧胡忠孝不像有錢的，說姓馬的，你有朋友沒有成龍說：「我不認得人。」看鋪的說：「我姓王行五，你這個差使，囑我看管，我自照應。」照應怎麼着夥計把他拉出鎖在尿桶上去，成龍開言說：「王頭兒我看你也是好人，我跟着你有心腹話說，你給我找個人來。」說罷，王頭兒來至成龍面前認着成龍好意，方才望那裏一站，成龍就是一掌把他打倒在地，成龍說：「我打死人也無數，這裏連你也打死了罷。」王頭兒說：「你饒了我罷，我不敢了。」成龍說：「你請我喝三斤酒贖罪，我饒了你，若不然，我打死你。」王頭兒說：「我請你喝酒，夥計快給他拿酒去，有一個小夥計拿錢拿瓶子，竟自去了，少時回來，將酒交與馬成龍，這才把王頭兒放了，坐傍邊喝酒，因將三斤酒喝完，喝了一個兩眼朦朧，眼見孫四同馬成龍進來，一睜眼認錯了人了。孫四本是個禿子，他猛一瞧，是白德那馬夢太說：「是你們兩人誰也不認識，俱是難友，又何必打架。」馬夢太方才落坐，孫四也就不言語。從外面進來無數人，說：「老哥，你這是奏案官司，來到我們衙門，拉你要有甚麼事，我給你回家送信，我給你叫一桌酒席來壓驚。」站堂的李頭兒送來一桌菓席，要叫我給帶過來了，他爲老哥的事很着急，因爲他們家裏有病人，有一個把他叫來了，戶房杜先生，刑房馬先生，俱有禮物，馬夢太說：「衆位老哥們，不必多心，一來天氣熱，菜蔬一過夜，即壞了衆位兄弟，我心領了。」說罷，自外邊抬進來擺在桌上，衆人一桌菜，都是這衙門裏當差的，與馬夢太相好，大家都出去，照應衙門之事，馬夢太說：「啲胡爺，你們也在這裏，那嗎來罷，一同喝酒罷，李爺薛爺也就過來坐下。」馬成龍在那裏說：「馬夢太你不認得我了。」馬夢太說：「實在眼鈍的狠，咱們在那裏見過。」成龍把方才在與順鏢店之事，說了一遍，夢太才知道，是在那裏見的，說：「大哥來罷，快喝一杯酒罷。」成龍笑嘻嘻的過來，同衆人坐

在一處，說：「大家喝罷。」本來成龍就醉了，今天見大家在一處說話，他就說：「我熟讀大清律例，你們說都是什麼案，我一料就知道，誰是什麼罪過？」胡忠孝說：「我是投親不遇，討飯店內賊見我妹妹，硬行要搶，我跟他們打起人來，你斷我應該是什麼罪過？」成龍把頭一搖，說：「你要是遇了恩官，望輕裏辦，你是罪之魁，禍之首，辦你個秋後處決，要是望重裏辦，總得立斬決。」胡忠孝一聽，把頭一低，一陣心酸，長嘆一聲：「就死了也不要緊。」我妹妹有個女子，家中還有六十七歲的母親，可嘆可嘆。」病二郎李慶龍一聽，說：「我與盟兄薛應龍，我二人先賣藝，後來修起亮請我們去，教他的兒子，我們才知道他是個天地會八卦教匪，我們本應辭他，誰知道他這一天打架，是我哥兒兩個一瞧，跟我們胡大哥，我們就動手打他，店中人幫助大哥動手，此話是實，你說我們二人該當何如？」成龍說：「你們兩人，是賊人的教習，論王法得剛了。」這二人一聽，也就不言語了，信以為真。馬夢太說：「朋友我與孫四二人，應該何罪？」成龍說：「你二人有驚駕之罪，奉旨交這衙門，也該按匪惡棍徒那樣辦，是立斬決梟首示衆。」馬夢太說：「我大家殺的殺，剛的剛，你二人有驚駕之罪。」成龍一笑，說：「我殺了一十多個人，也不要緊，他按重辦處，遞解還家，省我自己的聲費，要按輕的，是皇上歡喜，就賞給一個守備。」衆人齊聲說：「你走開罷，別拉着玩了，我們都是有罪的，你道賞個守備，這是何道理？」正說話之間，聽着外面升堂，先問的是四十多名賊人，一上刑，就全招了，連修起亮是八卦教，俱皆說明，此時把衆賊人當堂定罪，暫且入獄，隨後提馬成龍、胡忠孝等四名審問，四人俱實情招認，又提馬夢太、孫四這兩個人，也俱皆招認，在廣慶茶園之事，問官吩咐，將六個人看押，將所問口供底兒，呈與伊大人觀看，次日大人又親提審訊一番，一則奉旨交派的案情重大了，俱皆問明專摺，次日上達天聽，聖上覽奏，降旨派伊哩布，至提督衙門宣讀聖旨。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步軍統領衙門伊哩布，奏前三門外，邪教匪徒甚多，朕訪與順鑲店確實，馬成龍遵旨拿賊，義勇可嘉，欽賜守備，留京聽用。胡忠孝、馬夢太，藝業絕倫，欽賜千總，回籍歸標。薛應龍、李慶龍、奮勇捕

賊欽賜把總，孫兆英欽賜把總，胡賽花女中丈夫，貞烈可嘉，聽旨議婚。白德之尸，給苦主領回，各賞銀二百兩，由戶部給領，奉旨回籍之人，毋庸在此逗遛。與順鏢店，被獲賊人等，送交刑部嚴審在案。脫逃之賊人，修起亮與子修德、英、四霸天、著名匪棍，交順天府都察院，一體嚴拿欽此。

馬成龍等六個人，磕頭謝恩。胡忠孝由戶部領了同盟弟，薛李二人，帶胡賽花，竟回原籍去了。一路之上，感念馬成龍與馬夢太之恩，孫兆英仍照料廣慶茶園的買賣。馬成龍將白德之尸，買棺木盛殮，幫洪氏娘子，辦理白事，將聖上所賜的銀子，俱給洪氏嫂嫂度日。這一日回井泉館，大家給他道喜，孫起廣甚是喜悅，大家吃酒，外邊夥計進來說：「千總瘦馬老爺來拜。」成龍慌忙迎接，進來落坐。馬夢太說：「明天你我到伊大人那裏拜謝。」成龍說：「好，你家還有什麼人？」馬夢太說：「我父母早喪，孤身一人。」成龍也把自己之事，細說一遍。留夢太吃飯，天色已晚。成龍說：「你不能進城，明日咱們去拜伊大人。」夢太也在此住宿。次日天明，淨面更衣，用完早飯，雇車一輛進城，至交民巷伊大人門首，通報進去。伊大人請見，二人隨進內至客廳，見大人穿便衣，在正面椅上坐定，這兩個過去行禮。大人說：「你兩人起來，明天我把你們要在步營當差，二人謝過大人，又把他二人之事問明，二人一一說明。大人說：「我這裏外邊書房，你兩人搬在我這裏，晚半天給我看看家，白天上衙門當差。」二人說：「正好。」從此二人，就搬在伊大人宅西院外書房屋住，二人無事，街頭遊玩，適一天至前門外，見顧煥章在那裏相面。馬夢太說：「這個人好大能耐，等他完了，請他來吃酒盤桓。」至太陽平西，煥章收拾要走，夢太拉着說：「義士，你我結個朋友，這是我們同處當差。」馬成龍煥章仔細一看，說：「此人的相貌，甚是端正，必要顯達雲程，並非池中物。」說着三人一同至酒館吃酒談心，越說越近，就在酒館之中，結為金蘭之好。煥章居長，成龍次之，夢太行三，此日大醉，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三人相論語偏長。

二人請煥章進城，同住。煥章說：「明天還要訪友去。」酒畢各散，成龍夢太在廣慶茶園，次日又找煥章，竟不見了。二人進城，方至大人宅門首，從裏面跑出一人，把他二人拉住，說：「大人今日早晨，派四個人，各處找你二人，你二人跟我走，快去見大人。」二人心中疑惑，不知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定興縣獨角龍行刺

魏家樓山東馬拿賊

詞曰：毒鼓晨鐘，聽得耳聾，春雁秋鴻，看得眼朦。猶記做孩兒，倏成老翁。休逞姿容，盡歸清淨中，休逞英雄，盡被黃土蒙。跳出面塗臉，打碎醜雞響，誰是惺惺誰蒙懂。

話說馬成龍與馬夢太二人，方至大人宅內，聽見有家人說，大人尋找，不知何事？二人至裏面，大人說：「成龍我今早朝，奉上旨意，察辦黃河堤上口子，我把你二人隨帶司員，回來必有好處。」二人給大人道喜，問大人何時起身，大人說：「我明天就起身，你二人收拾行李等物，我是馳驛前往，帶十個家人和喜跟着我，連書童二十多人，你二人下去辦行李去罷。」二人甚是歡喜，次日天明，大人起身，坐的八人轎子，後面帶着有十數輛車，成龍、夢太騎方出彰儀門，管家和喜回稟說：「有戶部郎中桂大人，同內閣學士厲大人，早來不必打公館，借的是海提督的花園，替我家大人送行。」大人說：「如此前面打公館。」正說之際，離常新店不遠，有厲大人管家說：「我家大人早來，不必打公館，借的是海提督的花園，我家大人同桂大人，請大人前去。」大人至花園，見二位好友下轎，至花廳落坐，吃茶，桂大人說：「聞吾兄放下察黃河的欵差，弟甚是憂心，你我知己好友，先年家嚴曾查黃河不善，被議回來，眼下辦黃河，有河道總督盧于和，有淮揚道任永傑，山西巡撫辦和工巡撫王大人，俱是久辦河工之人，尚且俱皆交部嚴加議處，吾兄此去，多要留神。」厲大人亦是這樣說法，伊大人說：「二位大人，我豈不知黃河不善辦，無奈有君命在身，此去只好見機而作。」直吃到三鼓以後，安歇。次日大人告辭，至

半路有房山縣，良鄉縣，前來迎接大人。大人俱皆免見，走至涿州，至定興縣，十字街路北公館，知縣接進公館，遞手本，拜見大人。大人請進問話，問貴縣是何等出身，知縣王大壽說：「卑職吏員出身。」大人說：「此地有無娼賭？」知縣說：「此處倒是清淨地面，並無此等之人。」大人說：「好明天早備車輛，本都院起身。」知縣回衙，大人說：「成龍夢太，你兩個人下去歇息，二人隨轉身出離上房，至南廳屋內，有伺候小欵差的過來，二位老爺淨面罷，成龍將藍布大褂，兩綢汗褂脫去，在那裏洗臉，洗完拿着扇子，在那裏搨聽差之人過來說：「老爺你是喝菜葷湯，喝酸梅湯。」你快把酸梅湯拿來給我喝點，聽差之人，也不敢笑，他少時將酸梅湯一磁缸端上桌來，方要拿茶鐘給他倒，成龍說：「你給我罷。」成龍從聽差的手中奪過來，喝了一個乾淨，馬夢太洗完了臉，要酸梅湯喝，聽差的說沒有了，夢太心中就不願意，擺上酒，二人喝酒，夢太說：「馬大哥你這個人太粗魯了，不懂得當差的規矩，端上洗臉水，你也不讓，端上酸梅湯，你也不讓，這虧是我，要是別人，就挑了你的眼兒。」山東馬把眼一睜，甚麼叫挑眼，俺不懂，夢太說：「你有甚麼能耐，做個守備？」山東馬一想，他是瞧不起我，我知道我不會把勢，待我蒙他一蒙，說：「提起我那個師父來，你不知道。」夢太說：「是誰是那個教的？」成龍說：「我師父是黎山老母。」夢太說：「黎山老母，就教你一個人麼？」成龍說：「我有一個大師兄，是劉金定。」成龍問夢太說：「你是誰的徒弟？」瘦馬夢太說：「我師父是王禪老祖，我師兄高君保，我師父對你師父，我師兄對你師兄，我就對付你，就是了。」山東馬說：「這個吊金字的，真是竟玩笑。」二人正說之際，聽得在窗櫺外面，嘆哧一笑，夢太說：「是誰？」成龍說：「不過是外面伺候之人，聽我玩笑，在外一笑。」夢太說：「不然，我去瞧。」拉短刀到院內，上房四顧，不見一人，夢太說：「下來，大哥外面無人，咱們別喝酒。」吩咐撤去殘桌，二人放下臥具，先到上房見大人，說：「大人吃過了飯？」大人說：「你二人下去歇歇罷，明天好走路。」二人回房，成龍脫去衣服去睡了，夢太就和衣而臥，大人在上房，吃完了飯，在燈下看書，天至二更時候，正看之際，聽見南邊嚷殺人了，救人哪，喊了兩聲，就聽

不見嘍了，少時外面房上說：「欽差伊哩布聽真，吾神獨角龍是也，只因開當舖胡大成作惡多端，吾神將他首級抓來；」只聽外面叭噠一聲响，唬扔在地下，大人叫來人，書童六吉兒，小孩十六歲，胆子小，不敢出去，又不敢出去，無奈說：「我去門外，叫二位馬老爺去。」來至門外，說：「大人叫二位馬老爺；」又嚷着說：「馬老爺大人叫。」夢太爲人精細，睡着覺有人叫，聽了是上房大人的書童喊，忙站起答應，他是永遠夜晚睡覺，是穿着衣服，遂叫馬成龍說：「大哥快起來，大人那裏叫喚。」那成龍脫去衣服大睡，正迷蒙之際，聽見人叫，站起來說：「做什麼？」夢太說：「大人叫。」成龍穿上了皂靴，還沒睜開眼呢，上下無一件衣服，夢太也不言語，說：「大哥跟我快走，去見大人。」成龍在背後，望前行走，來至上房屋門首，馬夢太先進去，給伊欽差請安，說：「大人還沒睡覺哪？」隨後成龍也進來了，說：「大人叫我做什麼事？」大人一瞧，不由大怒說：「你這無理的匹夫，胆大，竟敢這樣前來見本部院，我定要參你。」成龍這一陣才明白過來，自己一瞧，上下無一條線，赤身露體，甚是好笑，連忙回自己下面屋內，穿好衣服，穿齊整，又至上房，見大人磕頭說：「守備睡迷了，我實不知道，來給大人陪罪。」說着即便行禮，大人怒猶未息，說：「你起來，望後再要如此，我必要參辦你，不饒恕你。」說罷向夢太說：「方才外面房上，有人口稱獨角龍，扔下一件物件，你們去拿進來。」二人掌燈，往院內各處一照，見有人頭一個，鮮血淋漓，甚是可怖，拿至大人面前說：「乃是一個人頭。」大人說：「你們二人可知道獨角龍是什麼人哪？」馬夢太說：「我不知道。」山東馬說：「獨角龍我知道，先前有個泗州城城外有一座三教寺，寺內大殿前，台階石上，那一日放出五色蓮花，上面站着一個青衣仙子，口稱白衣大士，有人跟他上天成仙去，有人上去，就不見了。這一天來了一個濟小塘，乃是一位地仙，此人上去，一掌心雷，將那青衣仙子劈死了，原來是一個狐狸精，他有一個兒子小妖，號叫青蓮子，聘請獨角龍帶蝦兵，將水淹泗州城，捉拿濟小塘。」伊欽差說道：「你說的什麼？」成龍說：「是昇仙傳。」大人說：「出去。」成龍說：「什麼了？」大人說：「我問你是在房上的獨角龍，與那昇仙？」

傳的什麼相干？這一個人頭，分明是人殺的，那有龍抓之理，其中必有原故！且待明天定與縣知縣到來，便知分曉。天至三更時候，大人尚未睡覺，直到天亮，定與縣王大壽到此，請大人起馬，大人傳見，言道：「貴縣昨天本部院到此，也曾問過，貴縣言本處並無娼妓盜賊，昨夜三更時候，在房上有賊人，自稱獨角龍，扔下人頭一個，貴縣果曾知曉嗎？」只見王大壽回言說：「稟大人，凡事出于偶然，卑職亦未知曉，今有當舖東人胡禮清早喊報，言說他父胡大成被殺，並無人頭，也不知凶手下落，卑職至公館，見大人台階以下，放着人頭一個，大概必是胡大成之首，容卑職將首級領回，傳胡禮到案，便知分曉。」說罷，知縣領首級回衙去了，成龍過來，與大人請安說：「大人，我今天到當舖去瞧賊尸好不好？」大人說：「你就去。」馬成龍隨換便衣，藍布大褂，高白襪子，山東皂鞋，換好起身，來出公館，至南街路當舖門首，往裏就走，有看門的地方保正，手拿籐條，攔攪閒人，見成龍至此，說：「老爺你來了，我們縣太爺尙還未到。」成龍說：「不必告訴他，我是前來瞧熱鬧的，說着望裏就走。」見裏面院子寬敞，人數不多，有一死尸，放在當院中，甚慘，少時，知縣已到，將胡大成首級帶來，吩咐作相驗，刑房寫罷尸格，呈與老爺觀看，上寫皮吞肉捲，生前致命一刀之傷，並無二處，老爺傳當舖夥計訊問，說你們那個與你家老東人有仇，大家說：「我等俱在此傭工，何敢與東人有仇。」知縣正說之際，有從人稟報說：「有欽差伊大人的委員，馬大老爺在此觀看。」知縣說：「請馬大老爺到此有話說。」成龍說：「不用請，我在這裏閒遊，你請辦公事罷。」王大壽說：「公事已完，請老兄到敝處一談。」成龍說：「可以。」知縣吩咐備馬，先送馬大老爺至衙門，花廳吃茶，成龍告辭，知縣見成龍去後，吩咐胡禮，將你父成殮起來，候本縣拿賊，說罷，吩咐打轎回衙，下轎至花廳，見成龍在那裏坐着，知縣說：「老兄等候多時，弟有要事相求，望吾兄看兄弟地面之上，偶遭不幸，出此逆案，望吾兄在欽差大人跟前，多說兩句好話。」請大人起身，不知兄臺大人如何，成龍說：「此事易辦，我在欽差跟前，要說准行，無奈我山東人，好穿山東皂鞋，我自己家中就帶來一雙，我回公館，在大人跟前說明白了，還要來

送信我還得回去，往返好幾路，跑壞了鞋，誰給我賣呀？」知縣一聽，說：「兄台此說，弟知道。」吩咐來人，至帳房中取白銀二百兩，正送給馬老爺買鞋穿就是了。山東馬一聽此言，說：「原來你是個脏官，爲這點小事，就給我二百兩銀子，我跟大人說，准你這一個人情，也還好，倘還不准人情，那還了得麼？我是將銀子給你送回來，我是留下呢？」說罷，知縣說：「此是我送給你老兄的，你知道了，大人不准人情，我也送給了你，我算交朋友，就是了。」成龍說：「就是你走了，你聽信罷。」拿着銀子往外就走，方出衙門，就往前走，背後有一人，手拿鬼頭刀，照定成龍就是一刀，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伊欽差私訪獨角龍

王玄真路遇山東馬

詞曰：酒以合歡成禮，貪杯必定多傷，東歪西倒特荒唐，依醉出言無狀，小則威儀失節，大則行止非常，殺人放火一時強，難免身家坑喪。

話說馬成龍要回公館，背後一掄刀，就照着馬成龍脖子上，一刀，成龍由東往西走，日影兒一走，見一人拿刀要殺他，一翻身，一低頭，刀就落空了，照着賊人一脚，那邊好些定興縣的公差一瞧，齊聲說：「那賊人並不答言，望西跑了。」成龍至公館門首，見馬夢太在那裏站着，說：「大哥你回來了麼？手內拿着甚麼？」成龍說：「沒甚麼。」夢太不信，一定要瞧，山東馬將實話一說，隨將銀子拿在自己房內，至上房見欽差大人，說：「成龍給大人請安，方才我瞧了驗尸的，莫若咱們起程走罷。」大人說：「這殺人凶手，可曾拿住了？」山東馬說：「未曾拿住。」馬夢太說：「你說實話，何必朦朧大人？」成龍一聽，顏色更變，慌忙跪下說：「你老人家不必生氣，我說實話，定興縣知縣給我二百兩銀子，他還說叫我在大人前求大人起馬，他慢慢辦理。」欽差一聽大怒，說：「初次跟我當差，就貪脏受賄，不參辦你，你也不怕，我有道理，下去罷。」成龍叩頭說：「我再不敢了。」大人怒猶未息，大

人一想，今天出去一訪，此處知縣，要是清官便罷，要是貪官，我寫信一封，教直隸總督參他就是了。想罷，換便衣，教二馬更衣，馬夢太穿青洋縐大褂，青緞子三鑲鞋子，暗帶把短刀，成龍是藍布大褂，高腰襪子，山東皂鞋，暗帶九斤十二兩大瓦刀，一把手拿扇子，大人穿紬大衫，漂白襪子，齊頭緞鞋，手拿長桿烟台，出了公館，一直出離了南門，望前行走，少時出離關鄉，望西南一看，青山綠水，遍地禾稼，林中鳥啼聲喧，河內魚兒正躍，牧童放牛於山坡，魚翁垂釣於河岸，農夫口唱秧歌，綠樹陰濃，彷彿人在畫圖之中，信步遠行，遠望有一座茶酒樓，大人帶二馬往前行走，來至酒樓門首，見坐東朝西的門面，外面搭着天棚，掛着酒幌兒，茶牌上書對聯。

名馳冀北三千里 味壓江南第一家

見四面俱是小溪，河裏栽種荷花，紅日碧波，有一小橋，東西走入，欄杆是紅的，欽差大人帶二馬走至門首，望裏就走，見天棚底下，坐着吃茶之人，都是二十多歲，赤着背，蟠了辮子，脚蹬着板凳，在那裏說話，大嚷大叫，有二百多人，說合字吊瓢兒，招路兒，把哈海會裏，赤字月丁馬風字方，入牙淋窰兒，啣關兒，塞估青字，摘赤字瓢兒，急浮流兒，撒活，列位這是甚麼話？這是江湖豪杰，綠林英雄的黑話，合字兒是自己，並肩字是兄弟，吊瓢兒是回頭，招路把哈是用眼瞧瞧，海會裏是京都城裏，赤字是大人，月丁馬風字方，是兩個人姓馬的，啣關兒，塞估青字，是告訴他們，那個頭兒，拿刀來殺大人，欽差也不能懂的，山東馬也不能懂的，惟有馬夢太精明諳練，跟他師父老山海學過，一聽此言，就知道是賊人，說大人哪，不可進去，咱們走罷。大人一則是渴，二則瞧見這個野景兒，甚是有趣兒，也不聽夢太之言，望裏就走進去，上樓落坐，見跑堂的有二十多歲，身穿藍布褂，青布雙險鞋，見大人等上樓來，也不言語，在那裏坐着，說三位不必在此喝茶，我們今天不賣座，有人定下樓上請客，馬夢太說：「我們是外方過路之人，走的甚渴，等着定坐之人來了，那時我三個就走。」跑堂的見三個人說話通情，也就拿過茶壺來，給他們茶一壺，馬成龍說夥計呢！我與你說一句話來，到北邊跑堂的跟前說，給我拿一個大酒瓶子，盛三

斤酒纔好哪，我們那二位要問你就說二兩酒，我的酒量大，他們不叫我喝，跑堂說好，既然如此，我給你拿去，少時將酒取來，交與成龍，成龍坐在那邊說：「大人我只犯胃要喝酒。」夢太說：「你那是多少酒錢，這麼大一個瓶兒盛着。」山東馬說：「那時二兩酒。」夢太問跑堂的說：「多少價錢一兩好賣？」說：「六錢一兩。」馬夢太說：「照這個樣與我打二千斤就是了。」山東馬說：「裝什麼吊金子，你走開罷。」說着夢太就過去吃茶，成龍就隨着酒問堂官說：「今天在這個樓上請客的是誰姓什麼？叫什麼呢？」跑堂的說：「我姓金行六，我是這舖內徒弟，我們老掌櫃在的時候，這舖內甚是豐餘，到了小掌櫃的，自己管理，就不似先前，現如今我們定與縣內來了一個人，此人別號，人稱獨角龍，姓馬名凱，乃是一位會總，常在我們這裏喝茶吃飯的，今日是獨角龍在我們這裏請客吃飯，故此不敢讓你三位在此，他們是天地會八卦教之人，甚不講理。」成龍聽見獨角龍三個字，心中早知是公館中擲人頭的那個，故意問道：「此人在那裏住？」堂官說：「此人住在城西一里之遙，在三清觀廟，主野驃子王玄真那裏住。」正說之間，成龍喝完了，伏在桌上睡着了，夢太與大人聽的樓梯聲響，上來了一人，「身高七尺，黑面圓眼，長眉毛，頭上有一個脰脰，身穿青洋縐掛褲，薄底窄腰快靴，手執鋼刀，寬有二寸，長有三尺二寸，來在大人跟前。」見夢太說：「賊官今天敢無禮。」拉出刀來，照着頭上就是一刀，此人乃獨角龍馬凱，是也。馬夢太一見賊人，拿手中刀剝來，還手相迎，此時動手之際，成龍在那裏睡着，正熟睡之際，聽得一片聲，此時夢太被賊人一脚，把夢太踹在桌兒底下，成龍手執瓦刀，大嚷一聲，聽得聲音洪亮，連馬凱都嚇了一跳，回頭一看，見是一個山東人在那裏把眼一瞪，瞧着獨角龍馬凱說：「你是誰姓什麼？」山東馬說：「我乃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氏，姓馬名成龍。」你叫什麼？馬凱自通姓名，成龍說：「你這個賊人，就是獨角龍馬凱，你拿刀照着我腦袋來，我要一躲，便不是朋友了，夢太站在一旁，瞧着見馬凱掄刀，照着馬成龍一刀，此時成龍閃開，夢太一見，無可如何，保着大人，先回公館去了，不管二人動手勝負怎樣，沒有半個時辰，山東馬瓦刀翻飛，馬

凱不是對手，跳下樓去就跑。馬成龍就下樓追，只見前面有一道小河兒，阻住去路，由北望南，迨至河邊，並未追上。馬凱跳河，浮水望那邊逃了，在北岸站着一人，那人身矮小，身穿緞道袍，高腰襪子，青緞子雲履鞋，面向南站着。成龍一見，認是盟兄顧煥章，說：「大哥老人家往那裏去？」只見顧煥章並不答言，成龍又說：「你不必裝不認得我。」我說馬凱上那裏去了，見那位英雄回頭就走，也不言語，成龍扭身就追，如何追的上他，成龍無奈，正要回去，見北邊銅鑼開道，一片聲喧，前面四杆飛虎旗，四對青鎖提爐，四人抬着轎子，裏面坐着一個道人，頭帶青緞道冠，藍緞道袍，甚是齊正，背插寶劍，紫面長髯，甚是威風，又見兩道旁，瞧熱鬧之人甚多，成龍當道而立，見一千人等說：「你起來，我們祖師爺來了，若不起來，將你送縣治罪。」山東馬說：「我來問你仙長，我們來找野驃子王玄真來了。」老道成龍一劍，山東馬一聽，甚是有氣，說有真人在此多年，並無人在這裏叫我的名字，吩咐住轎，老道下轎出來，口中大罵成龍，掄劍照山東馬舉瓦刀相迎，只聽咣啷一聲，劍也飛了，成龍一脚，將王玄真踢倒，用脚登着罵道：「說我今天把你打死，掄瓦刀照着賊人就剝，一連幾下，口內說：『好一個膽大的妖精，出家人，今天未帶法寶來，我要有法寶，我必要將你拿住。』」山東馬說：「我是個妖精，你別裝之了。」老道猛一反身，站起來就跑，成龍就追，直見妖人撲奔魏家茶樓，在頭前曬無量佛，成龍也嚷說好傢伙，王玄真方一近茶樓門首，見有一道人，翻身跌倒，賊人在地上細了，山東馬一瞧，心中喜悅，趕緊跑至近前，見是應大哥說：「多虧大哥來能，跟我去奔大人公館，欽差大人，必奏明天子，必要封官了，連皇上都時常問你，因為你在五虎莊救駕之事。」顧煥章本是暗保大人，在路上跟隨，今日還未到了出世的日子呢，扭頭就走，也不回言，成龍也不敢追，此時無奈，叫茶樓舖內之人，給雇四個人，抬着賊人上公館去，見欽差少時雇來四個人，至此拿扛子抬起來，成龍在後面跟隨，手拿瓦刀，告訴茶樓之人，回頭叫他們給你來送茶就是了，說罷跟隨就走，在那四個人背後，一直望定興縣南門而來，只見馬夢太帶四個人來，在面前說：「大哥來了麼？」成龍說來了，我拿住這個賊，名

王玄真帶至公館，一問便知是獨角龍的餘黨，說着進了南門，至公館門首，見好些人，都在那裏說閑話，見二馬拿賊人到了，夢太進裏，家人拿出錢，給送人的拿了去，他與成龍將差使交與下面當差之人，二人進了公館，至上房，見大人坐在那裏喝茶，就將拿賊之事，細說一遍，大人甚喜，吩咐叫縣傳三班伺候，審問王玄真，少時將王玄真帶到，欽差問你是那裏人，姓什麼？王玄真說：「我姓王名玄真，在城西三清觀住，我自幼出家，人皆知我會看病，所以遠近的都常常請我看病，我也不知為什麼被大人將我拿來，所因何故？此話是實，求大人恩典。」欽差說：「人都知你天地會八卦教，你不實招，左右動刑，說明實供，招出，饒你不死，如若不然，想活是比登天費事。」王玄真並不答言，夾棍套在腿上，只聽得一片聲响，見賊人睡着，並不言語，五刑俱用了，賊人還是沒有口供，欽差見天色已晚，叫左右將賊人帶下去，暫歇少時再問，聽差之人帶下去，此時欽差用晚飯，叫山東馬成龍細問拿賊的情節，馬成龍又回說了一遍，大人說：「你不可貪功，污良為盜，只圖自己的功，污人為賊，罪加一等，此話是實，並無一句虛言。」山東馬說：「大人細問，他決不是好人。」天至初鼓之後，大人甚是着急，成龍此時已下去吃飯，書童在旁邊也睡着了，靠着牆站着，大人伏几而臥，曲肱而枕之，正到是睡不睡之際，外面來了一個賊人，手執鋼刀，翻身闖進上房，舉刀照着大人就砍，不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桃柳營欽差初逢險

趁義渡二次又遭凶

詩曰：堪嘆人生無百秋，為何日月苦憂愁。酒色財氣纏身體，耽心不捨怎回頭。百年世事如幻夢，大數到來不自由。有朝一日閻君喚，一旦無常萬事休。

話說賊人行刺欽差，方要至上房，只聽背後一聲响，正中賊人腰上，賊人乃是獨角龍馬凱，因白天自魏家茶樓跑了，夜晚回來一問，纔知王玄真被擒之事，夜晚入公館行刺，要殺大人，只聽得後面一聲，正中腰上，這個馬

亂翻身竄在院中上房逃走，大人大吃一驚，心中一想，既有刺客，可派二馬前去，必能拿獲，忽聽外面一响，擲進一個字包兒來，外邊說道：「大人若審王玄真口供，照字帖行事，賊人必能招認。」書童從地下檢來遞於大人，拆開一看，「上有小膏藥兩帖，上寫三皇甲子膏，後面有行字，上寫三皇甲子膏，帶治破金鐘罩，貼在脚心中，口供定然招。」江蘇顧煥章奉獻。」大人一瞧，早已明白，吩咐二馬進來，又傳聽差之人，帶峨道王玄真，聽本部院嚴訊，左右答應，兩旁侍立，少時將妖道帶至上房，台階以上跪下，大人說：「你這東西，分明是邪教匪賊，竟敢不招，叫馬成龍過來，附耳如此。」山東馬叫左右將老道鞋襪去了，將膏藥貼上，吩咐動刑，見老道渾身是汗，骨軟筋酥，疼痛難言，說大人鬆刑，我承招就是了，欽差說：「鬆刑，招上來，妖道王玄真蘇醒多時，心中稍定，纔說：「我們是天地會，是供天地為主，八卦教，是個立教之主，號稱八卦真人，不過燒香念經，求天地風調雨順，我們這個會，總是辦會的頭目，承辦香供之事，大家就把錢給他，叫他留一本清賬。」欽差說：「我問你當舖中殺人的獨角龍，他也是你們會內之人，你說他怎麼殺的，我就饒了你。」王玄真說：「獨角龍不錯，他也是會中之人，跟我在同一處，他殺人之事，我實不知。」大人吩咐，將賊人送縣，按律嚴辦，行文拿獲獨角龍馬凱，傳知縣說：「貴縣本部院理應參辦，我念你吏員出身，爲官不易，明天備辦車輛馬匹。」本部院起身，就縣打恭施禮，謝過欽差大人，隨下去了，大人將此事辦完，叫二馬下去，歇歇，明日起身，欽差也就安歇睡覺，次日知縣備辦車馬，在此公館門首伺候起馬，大人上轎，吩咐免送，順大路望前行走，這一日至監津縣，桃柳營本汛的守備張海澄，同知縣李和春，來接大人入桃柳營公館，早有辦差之人，接了如數辦理，知縣守備伊大人傳進來，問了地面之事，此時天色已晚，衆人都出去，惟有二馬還在大人旁邊站着，站大人說：「今日白天，自北望南，臨近有一段村莊，都是門前影壁上畫八卦，還有畫白圈的，還有黑塔畫八卦的，不知是何故？我要問本處文武官，又怕他們人不說實話，明天你二人去訪，如要有甚麼邪教匪賊，妖言惑衆之事，你二人訪明，稟我知道，我自當道理。」二人下去吃飯安歇，次日天

明，二人起來，換便衣，用完早飯，盼咐外面，不必伺候，大人並不起馬，此時二人進上房，一見大人說明去私訪之事，大人說：「你們去罷。」二位英雄出了公館，一直望北，走了有一里之遙，見前面是昨天過來的那個村子，聽見家家關門閉戶，並不見有一人來往，牆上畫着白八卦，家家皆如是，二人至路北清水戰鬥樓，雙扇緊閉，不見有人在此，村莊封上，連忙打開，只聽裏面有人答話，說：「那位？」山東馬道：「我們問你的路。」嘩啦一聲，這門兒開放，走出一人，黑面皮有鬚鬚，月白褲褂，高腰襪子，青布鞋，說你叫我門作什麼？」山東馬道：「我們問你們，這幾個村莊，爲什麼都畫這個八卦，是什麼緣故？」其人說：「你問這個呀，呼喚將門兒關上了。」也不言語，山東馬再叫人家也不出來了，二人無奈，也就不叫了，只聽背後脚步聲音，前面走的是顧煥章，後邊跟着一人，「身軀高大，年約六十，黃面長鬚，一直望前追趕下去了。」此時二位英雄一看，不知何事，也就不往前面村莊訪問去了，且言：「欽差伊哩布在公館，心中想爲人臣忠，則盡命，如今我國自定鼎以來，不知是有多少那教匪徒，索隱行怪，誑哄愚人，本部院身受皇恩，理應到處與國分憂，辦理清楚才是，今天二馬同去私訪，本部院何不也帶書童，外面去訪，遂盼咐書童六吉兒來，你給我更衣，跟我密訪天地會情形，小書童換了衣服，大人帶他出公館，直望西面時方初夏，綠樹陰濃，出村口望南一看，好一派景致。詩云：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

欽差遂信步遊行，見人煙稀少，惟農夫在野外耘田，大人走約四五里之遙，迎面有南北一道乾河，兩邊有堤，並無一點水，大人帶着書童，過了一道乾河，一直望西走，赤日炎炎，甚是天熱，大人人口內乾渴，也想要去涼爽才好，無奈沒有一株樹，望西一瞧，一片野麥，心要回去，又走遠了，再望前走，見前面有一座大土台，上面有柳樹一株，棚蓋甚大，土台高有一丈七八尺，有台階，大人遂上去，見高處上面又涼快，又干淨，書童六吉兒將手巾鋪在那就地，也就請大人落坐，書童也坐在樹底下，大人說：「六吉兒，你不帶着錢呢？你將錢放在五步開外，你站在那

邊打着了他回公館。我賞給你五兩銀子，六吉兒說：「奴才不敢打，打着了，大人賞奴才五兩銀子，要打不着，大人必要資打。」大人說：「你打着賞你，打不着沒有你的事。」六吉兒照着地下幾個錢，立着五步以外，說：「大人你瞧，只聽得吧的一聲，大人見把那錢打着，大人甚喜，此乃大人心中暗禱告過神靈，說我這一出公館來，訪這近村異事，如書童能打着，訪賊必訪着，如要打不着，我也回公館去了。」大人見書童打着甚喜，天晌午，只聽一片聲响，少時有好些個逃難之人，直嚷救命，後面在洋大水，遍地皆是水，波浪滔天，甚是可怕，見有老頭兒奔這個土台上爬來，大人瞧着不忍，叫書童快去拉他上來，六吉兒不敢不去，方一下台階，只聽呼囉一聲，大人往下一瞧，那書童六吉兒與那個老頭兒，都被水冲去了，大人咳了一聲，這孩子他父母跟我多年，托我照應他，今死在這裏，也是他的命運，這小孩子做了甚麼損事，可惜嘆够多時，見這水離大人這土台，還有一尺，遍地是水，此時欽差，甚是驚怕，原來這里離黃河近了，開了口子，水下來了，大人並不知道，心中說我那裏也不能去，四面是水，把我急死了，天約午正，只聽得有撐船之聲，來了一隻小舟，那舟向西，直奔這個土台而來，見那個梢公，年約三十以外，頭帶草巾，赤背，藍布中衣，襪子未穿，青布鞋，紫面皮，口中信口說道：

此處有個趙鄉官，打了一隻救生船，每遇水災常救護，盡渡來人不要錢。

伊大人說：「來好，你將我渡過了，我上桃柳營去，多給你幾兩銀子。」那梢公說：「趁早往別處去，僱船，我們這是一隻義舟，是行善的。」大人說：「來罷更好，我們給你主人傳名。」那船貼在台邊之上，欽差上了船，一直往東，就別了那一道漢河，應該望東岸奔，他望南近了一帶蘆葦塘，他問大人貴姓，那裏的人幹什麼生理，大人說：「我姓尹，名一，北京城裏的人，販賣綢緞爲生，今天是自桃柳營出來遊玩。」梢公說：「你老人家，幾時生日。」伊大人說：「二月二十五日，你問這個幹甚麼？」梢公說：「我們這裏財主有話，今天有這一場大水，先問是救了多少人，是姓甚麼，那裏的人，爲是落帳，臘月三十日，在諸神聖前一焚，這也算是二點功德，朋友你吃甚

麼我們還有一頓飯，願愛吃餛飩，願意吃麵有麵，大人說：「到不吃甚麼？渴了要喝一點水。」梢公說：「渴水現成，到了葦塘當中，船也站住了。」那個梢公說：「朋友你錯睜了眼，到了你老家裏，順手抽出一口刀來，說你早的脫衣服，將腰中帶的銀子拿出來，大人一見，知是賊船，趁水打搶，說且慢，我看朋友，你也是被事所累，失志爲賊，依我之見，你改邪歸正，跟我上桃柳營店中去，我給你二百銀子，你作個買賣好不好，水賊說：「我姓何名丁，弟兄三個，有兩弟兄一名何黨，一名何橫，自十七八歲在此，作這水旱兩路綠林的買賣，我實告訴你，人也害了幾百，你聽我開道，你想你也有五十多歲，長生富貴人家，一呼百諾，吃喝穿着，你也够了，還有一說：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王法不怕天，就是天子從此過，也得留下買路錢。

說着，只聽船艙內，說哥哥你那裏來，那些個話，說結果他就是了，鑽出一個賊人，照着大人就是一刀，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顧煥章水內拒強賊

伊欽差途中遇舊婢

詞曰：終日憂愁，用盡心機不肯休，貧賤天生就，富貴天緣湊。算計到五更頭，明月依舊，略放寬心懷，樂得安閒受，此上把妄想貪心一筆勾。

話說自船中出來的那個賊，掄刀要剗，大人睜睛一看，說且慢，我問你叫甚麼？那賊人說：「我叫何黨，別號人稱雙頭魚，待我結果於你。」正要舉刀，聽得東邊岸上有人嚷說：「唔呀，害了吾，要了吾的命了，這樣大水，望那裏走呀，也沒有船隻，吾帶着八百多兩銀子，是不能走了。」裏面兩個水賊，一聽有這樣大財，爲何不發呢？有心殺了大人，又怕濺一船血，叫別人瞧出來，不免先把他綁上，想罷將大人綁好，放在船艙之內，二人將船撐開，出了葦塘，那邊岸上站着一人，身體矮小，穿着道袍，拿着小包裏一個，甚是沉重，何丁一瞧，叫他上船來，那人卽窺

上船來，坐在船頭之上，何丁問說：「你姓什麼？那裏的人？爲何並不言語？」那老道正是顧煥章，暗保欽差大人前來，早飯後遇見大人，帶小童望西來，他遇朋友在那裏說話，少時望西來，就不見大人，水又發了，遍地是水，把這一道漢河灌滿了，東邊岸上沒有水，他想欽差必被水淹死了，正想之際，見一隻船進蘆葦當中去了，他甚是着急，知內中必有大人，想主意將包袱包了好些石頭子，他才叫船出來，船上水賊問他姓甚麼？他說：「我姓顧名後善。」兩個水賊不知顧爺的利害，他還說呢：「我們這救生船有板刀麵餛飩。」顧煥章說：「好了，我正沒有飯吃，餛飩甚好，大的餛飩，薄的皮兒，給個多的湯兒，用點海粉紫菜，我喝一碗就夠了，快去給我嘗嘗！」此時兩水賊，還當是他的好話，朋友包袱裏的是什麼的物件，顧煥章說銀子，兩個賊人說，快給我拿過來，我饒你的性命，說罷船已至葦塘當中，賊人舉刀照着顧煥章就割，煥章一腿，將賊人踢下河去，那個何丁，也舉刀過來，也被踢下河去了，兩個賊人在水內，出頭望上觀看，煥章在上面用包袱內的石頭子，往下打兩個賊人，精通水性，在水裏能睜睛識物，鑽在船底下，要翻這一隻小船，煥章見水底下一動，拉出把利刀，說去道：「服，跳入水內，口中罵道：好賊子！你那裏走，說着把賊人就是一刀，二賊何丁何黨在後，二人與煥章交手，水花兒只回亂滾，猶如攪海翻江，煥章一刀刺入何丁腿上，賊人帶傷，順下流逃走了，何黨亦不敢戀戰，亦就擄水走了，煥章上得船來，到艙中，將大人放開，大人說：「你是誰？煥章自通名姓。」大人說：「你將我救回桃柳營公館，我專摺保奏，聖上時常想你，因你在五虎莊有救駕之功。」煥章說：「多謝大人。」連忙撐出小船，直奔東岸，將大人扶下船去，說：「我看大人氣色，甚是不好，臉上有三道煞紋，望後還有兩道劫煞，應在今天，甚是凶惡，大人如躲過這兩道殺紋，方保無事，我有故友相候，不能與大人一同前往，大人快望回來，走有三四里之遙，就是桃柳營，吾要去也。」說罷往東北竟自去了，大人方要拉他，已去遠了，大人無奈，望東行走，就不是來的道路了，大人正在東走之際，見道旁有土房數間，隨牆板門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房西有棗樹數株，又有十數棵野花，開的十分豔麗。

左右並無鄰居，獨此一家，大人正看之間，板門輕開。一出來一個年輕少婦，約在二十以內的年歲，白面如玉，唇若塗硃，眉如春山，目似秋水，身穿藍布半大女褂，葱綠中衣，漂白襖子，雪青摸本挖鑲花盆的雲鞋，頭髮漆黑，梳着兩把頭，上面首飾俱是時新式樣，手端一盆洗衣裳水，往街上來倒。大人一瞧，甚是眼熟，彷彿在那裏見過。自想到人家，是一年輕少婦，我何必多想，不如走罷。心中雖是如此想，不由的回頭，又看見那少婦將水倒去，注目直看大人，口中說道：「尊駕莫非是伊公麼？」大人說：「你如何認得我？」那少婦說：「老爺怎麼不認得，你老人家來罷。」大人一瞧，細想說：「原來是福喜呀。」這少婦由九歲到大人宅內，充當使女，其性最靈，大人甚爲愛惜。當年大人作御史，正巡南城，福喜有父母，俱皆年邁，時常至宅中找他女兒，這一日大人回宅，遇在門首，說你這兩個人是作甚麼的，門上回道：「此乃是福喜家中父母前來，找他女兒，大人見這夫婦甚是寒苦，進裏面一問，福喜說：『你父母平素作何生理？』福喜回道：『一無所能。』大人說：『既如此，叫他在宅內吃碗閒飯，就是。』福喜叩頭謝過，只見他父母進來，也叩頭謝恩，大人說：『你們住在花園那裏。』後來他父母身死，也是大人葬埋，福喜至十七歲，在本宅有一書童，名叫德升兒，姓張，大人將福喜配他爲妻，到去年被姑奶奶那裏，借去他夫妻幫忙，因姑爺放了歸德府知府，就將他二人帶着上任去了。今在此處相遇，不知何故，連忙問道：『福喜，你不是從姑爺姑奶奶上任去了麼？爲何還在此處，莫非有甚麼事嗎？』福喜說：『老爺請裏邊坐着，回頭再說。』

大人到院內，福喜將家門拉上，大人見上房門外西邊，有大披缸三個，一個盛着水，兩個蓋着簪蓬，大人遂進上房落坐，福喜過來請安說：「剛才大人在外邊相問，我不好明言，恐走漏風聲，奴才等隨大人到任之後，命我夫婦二人入都，接少爺與姑娘，一同上任去，自歸德起身之時，正遇黃河開口子，我二人上了賊船，船家姓何，兄弟三人，名叫何丁，何黨何橫，將我男人殺死，那時我求死全節不能，賊人將我帶到此處，是他的住家，他有一個母親，是雙目失明，現在西屋睡覺，我至賊處，已有七天，幸喜將我留在家內，又有賊黨將他三人約去了，將我交

與他母親看管我要逃走，又不曉路徑。」他母親說：「要將我留與他長子何丁爲妻；昨天方要逃走，往衙門告狀，又被賊人遇見，將我拉回，他忙拿刀出門去了，刻下尙未回來，他母親叫給他洗衣裳，我方才倒水得遇着老爺，老爺因何至此？」大人把方才之事，細說一遍，方才我遇賊船，也是姓何，大概就是何等，我回去到桃柳營公館，派二馬前來接你，並派官兵前來拿賊，福喜說：「我惟候老爺救我。」大人說：「我要走了。」福喜說：「我給老爺前去開門。」方出上房，只聽叩門之聲，大人一聽，是賊人何丁的聲音，大人要走又不能出去，要回來又無處隱藏，福喜十分懼怕，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姚正直洩機小耗神

馬成龍路遇真報應

歌曰：看破了浮生過，半半天壽永無邊，半中歲月苦憂閑，半裏乾坤舒展，半城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衣服半俗半新鮮，學饌半豐半檢，樸童半巧半拙，妻兒半樸半賢，心性兒半佛半神仙，性仔兒半藏半現，一半還知天地，一半讓過人間，半思後代與桑田，半想閻羅怎見，酒食半酣正好，花開半吐便豔，船桅半樞兒翻顛，馬放半韁穩便，半少却讓滋味，半多反厭愁煩，百年苦樂細想，學會了吃虧一半。

話說賊人何丁叫門，福喜急中生智，把院中缸蓋取下，說老爺你快這裏藏着，老爺無法，望缸內就藏，福喜將蓋蓋上，方出去開門，只見何丁腿帶重傷，一瘸一點，向裏就走，至西屋內，問他母親要刀傷藥，上罷，隨問我兄弟回來沒有，他母親說：「我不知道。」他說：「我先瞧船去，回頭再作道理。」賊人去後，福喜將老爺放出，天色已晚，福喜吩咐老爺回歸公館，千萬着人前來救我，大人回至公館，路遇成龍，夢太前來，他二人訪了一天，牆上畫白卦，畫白圈的這事，也沒有訪着，回歸公館，又不見了大人，二人又出來相找，至半路方遇，隨同大人回歸公館，二馬問

書童六吉兒那裏去了？大人咳了一聲說：「他淹死了。」又把自己剛纔之事說了一遍，隨吩咐備馬，帶領本汛官兵四十名，並地面官入趙路通，一同前往，約有二鼓以後，來至河家窪，成龍說：「別嚷，聽我吩咐，東邊十個人，兩人舉着燈籠，共八個人拿賊，如從他們這邊走了賊人，即辦你們縱賊脫逃之罪，南北西俱照此預備。」夢太要往裏一竄，成龍說：「且慢，你蹲在牆根下，我登你肩頭上牆，我先進院子拿賊，你在房上看着。」說罷，成龍扒上牆去，望下一溜，正在不上不下之時，又不敢嚷，夢太早已走了，成龍甚是着急，無奈望後一仰，只聽撲通一聲，摔在院內裏邊，就是大惡賊何丁在家，尙未睡覺，找他兄弟，沒有找着，方才回來歇息，只聽撲通一聲，他問是誰，成龍說：「沒有人。」何丁說：「你是誰？」成龍說：「我來拉你的。」賊人拉刀竄在院內，高聲嚷拿賊人，掄刀照着成龍就剝，成龍用瓦刀相迎，上面夢太照着賊人，一避血，將賊人打倒在地，衆官兵趕至院內，將賊人捆綁放在車上，將福喜也喚出來，一同前往至公館，來見大人，大人說道：「將賊人帶上來。」大人說：「你還認得本部院嗎？」賊人抬頭一看，就是方才的伊大人，嚇的賊人戰兢的害怕，大人說道：「不必問你，把人交本縣問明寄獄，候本院回京之時，再爲辦理，下面人等答應，天色已晚，大家安歇，次日天明，大人叫成龍夢太說：「我叫你二人訪的事情如何？」山東馬說：「牆上畫白圈，是怕狼。」「畫白八卦，爲的是好看。」大人說：「不對，你等今天非訪明此事不可，你二人先下去吃飯罷。」成龍夢太二人，來至自己屋內，早有聽差之人，將酒飯擺好，二人喝酒，又提起方纔大人說的這事，真是無處去訪，旁邊有一聽差之人，答言說：「二位老爺，訪十天也不訪着，此事關係重大，無人敢說，成龍說：「你知道嗎？你姓甚麼？叫甚麼？你只管說來，有甚禍事都我來，你只管放心，聽差之人說道：「我姓姚，名正直，我在這驛站裏當差多年，常伺候過往大人差使，提起畫白八卦，畫白圈的事情，我們這裏有一家財主，姓余，名四敬，別號人稱小耗神，此人家產百萬，那一年我們這裏鬧蝗虫水災，在我們桃柳營西面，有一座山，他明的是開山修路，每日給工錢二百，暗中聚衆招賢，此山名爲剷子嶽，進去有五千餘人，俱不讓

出來，前面山口上，插兩桿大旗，上寫重整天地會，再立八卦教，每日在那邊操兵練將，傳書信來，要將桃柳營六十一村，俱皆掃平，如歸降他教免死，人人懼怕，大家望裏遞花名冊子，因此這些村莊，俱是八卦教之人，門前畫白八卦，自圈爲記，依我說二位老爺回大人，就不必管這閒事，一則又未帶官兵，二則又奉旨察黃河，也管不着，地面上甚麼事。」成龍一見此言，用完了飯，至上房見欽差大人，將姚正直之言細回了一遍，大人說：「我遞摺子，請大兵來勦滅。」成龍說：「大人所言有理，無奈要遞摺子請兵來，要是剪子峪之賊，聞名逃竄，大人豈不鬧了一個賤君妄奏不實之罪。」欽差伊大人一聽成龍說的有理，連忙問道：「依你之見，該當如何？」成龍說：「大人鄰近有親友帶兵之人，可修書一封，調五百精兵，前來拿賊，半公半私，如賊勢大，欽差再請兵來不遲，不知是不是？」大人一聽，心中說此人外面粗魯，心內狠秀，我也喜他這一條計策甚好，吩咐請幕府師爺辦理文書，上衛輝書去調兵，給常明帶大人信，倒也甚好，就遣成龍前往，吩咐成龍預備行李起程，上衛輝府常大人那裏去，成龍領了盤費銀子，收拾物件，要馬桃柳營號頭，派人拉了一匹，又小又瘦的馬來，被成龍山東馬一聽，說：「你牽回去罷，出去找你們號頭那裏一匹瘦馬，如他走不動，我還要抗着他走。」送馬的說：「你老人家自己去挑也好，隨把馬拉了走了。」山東馬收拾已畢，換了衣服，抗了褥套，帶了二百銀子，同夢太至馬號，號頭說：「上差老爺來了麼？」山東馬說：「來了。」你給我一匹瘦馬，把號簿拿來我瞧，號頭隨將馬花名冊遞與成龍，成龍一看，上寫頭一匹鎮槽龍，烏騾，大黑馬，二匹黃驃駒，三匹五花馬，四匹赤灰火龍駒，山東馬說：「有這些好馬，你快去把鎮槽龍，烏騾，大黑馬，給我備上就是了。」號頭割元，見成龍玩笑，他就說：「老爺騎不伏的，這是四劣馬，性情最大，他要是願意備了他，願當能行二百多里路，他要不叫人騎，你老人家可不知道，龍性大着呢，備好了，你老人家騎罷，走了十里二十里的，他後腿一抬，就把你扔下來，那還是小可，他用前腿一抱，將你抱在懷中，他就要對付活人，你老人家是上差老爺，我不敢擔承這個罪，再挑別的就是了。」山東馬一聽，說：「你快去

給你老爺備上就是了。」叫一名馬夫，跟着我，說罷將那烏騾黑備上了，就有人將他的褲套搭上了馬，馬夫騎了一匹黃馬在前頭走，成龍說：「馬夢兄弟，你好在公館伺候大人，回頭再見我走了。」說着順大街帶領馬夫二人，一盪馬就是十數里地，少時成龍說：「咱們前邊衛輝府見，照着馬就是一鞭子，那馬永不叫，打着一鞭子，他就犯了龍性，一直往下跑了，成龍雙腿又不夾住，只是顛，山東馬直嚷救人，早將馬夫落遠了，正跑之間，前面南北一條大路，兩旁是山夾溝，長有三四里，當中不能開車馬，成龍收不住韁，一直望裏就走，對面來了一輛草車，趕車的嚷說：「那邊開別來外頭開，這馬一直望前跑了一見草車他就眼一瞪，兩個耳朵一擺，把後腿一抬，就將成龍扔下來了，成龍說：「不好，直要對付活人，那馬從草車一旁，直望南跑了，馬成龍起來說：「趕車的你慢走，把趕車的抓住，說你就給我找馬去，我饒了你，如要不給我找馬去，我就是與你一場官司，趕草車的說：「你就不講理，我們在這一條山溝裏，走了有一二里地，你方近山溝，你要是將馬扣住，如何有此事情，我說的不是山東馬，一想說沒你的事，我自去找，走了不遠，將自己褲套抗起來，望南走，出了山口一瞧，遍地麥苗，並不見馬，也沒一個行路之人，心中燥急，說要是沒有馬，我如何走到衛輝府去，正在發愁，只聽對面有一人大嚷一聲，直撲奔成龍而來，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金文學情急叫蒼天

山東馬慷慨施大義

詩曰 有有無無且耐煩，勞勞碌碌幾時閒，人心曲曲灣灣水，世路重重疊疊山，古古今今多變改，善善惡

惡有循環，將將就就隨時過，苦苦甜甜過眼完。

話說剛才自正東來了一個年邁的老頭兒，在那裏說：「朋友你瞧見我的馱來沒有？」山東馬說：「我在這裏，還要問你瞧見了我的馬來了沒有？你怎麼就會去了馱？」老頭說：「你不知道，聽我說罷，我們街坊有一

個大黑馬，永遠不叫人騎，我今天去跟他們借騎的了！他們家裏人說：「這個馬，要是叫人騎去，上順天順理快着呢，要不叫人騎，他又是一個叫馬，你硬騎上，他就鬧。」我也不信，叫人家給我備上了，我說我偏要騎定了，你們瞧着罷，方騎上出了村兒，前面一個山溝，我又給了他一鞭子，他就跑下來了，裏面來了一個草車，這馬一見，把頭一搖，後腿一抬，將我扔下來了，我把人家趕草車的抓住了，不饒人家，叫人家給我執馬，人家說，我不講理，山溝是窄，人家是車，我理應讓人家才是，因此我來相訪，問你看見了沒有？山東馬說：「沒有瞧見對了，與我一個樣，我馬黑的，你瞧見了沒有？」那老翁說：「我方才在那邊，見了一匹馬，我怕有人找，我就拴在南邊，那個樹林內樹上了。」山東馬說：「勞駕！那就是我的罷了，我先去拉馬，你找你的馬去。」那老人說好，回頭再見，成龍聽他說話兒，奇巧，仔細上下一看，他身高七尺，黑面白鬚子，白鬍子，股小辮，白棉綢褂，褲青綢單套褲，白襪子，青緞子皂靴，手內拿着東青扇，長眉大眼，相貌不俗，二人拱手作別，到南邊有一里遠，林子內，果然牽着他那匹黑馬，山東馬一瞧，心中甚喜，將褲套搭在馬上，也不敢打他了，也不敢騎了，慢隨他走，天色已晚，前面黑暗，彷彿一坐鎮，走至臨近，果然是一座鎮店，南北大街，路東西，皆有客店，成龍總要找清淨店才好，只見路西有一座大門，半掩半開，裏面有一人說話，都沒有勁兒了，說住往那裏邊坐著。成龍說：「你這裏店內，有多少房屋？住一天多少錢？」說：「有二十三間房子，沒有一個人住，你要住，照着給錢就是了。」山東馬近店一瞧，路南裏的馬棚，北上房五間，大概後邊還有後院，見這個小二，年約三十來歲，面黃帶病的樣子，身穿舊破小夾襖，舊單袴一條，兩只舊鞋襪，將馬接過去牽上，把褲套給成龍，送在北上房屋裏說：「老爺你來罷，這屋內住罷，馬爺一見此上房，是一明兩暗，東邊屋裏兩間明亮，北邊有一張八仙桌兒，南邊靠窗是條坑，坑上有一個六仙桌兒，北牆上掛着一個八大仙人畫的山水人物，一邊一條對字，上聯寫：

書有未曾經我讀 事無不可對人言。

款落的是王漁洋寫的；點着一盞不亮的油燈，小二將褥套放在炕上，說：「老爺吃甚麼飯？」成龍說：「這裏賣甚麼吃的？」小二說：「外邊有一個大飯館子，隨便皆可。」山東馬說：「你們這樣大的店，怎麼沒有廚房？」小二說：「我們此時買賣已關閉不作了，因為沒錢吃飯，方才留住宿客人。」成龍說：「你會煮飯？」小二說：「我姓韓行三，當初這店開着之時，我就在灶上，要說的煮點菜蔬，正桌酒席，應時小賣，俱多能煮。」成龍從腰中取出白銀一錠，約有四兩有餘，交與韓三說：「此銀你拿去辦理菜蔬，連你們店中諸人也都够了。」韓三出了上房，叫劉四兄弟別睡，快起來買菜去罷，只聽得西屋裏有人答應，拿著菜筐兒買菜去了，少時只見買了一斤蠟來，先給成龍把上房的油燈換上，隨後即店門也關上了，在上房的東邊，有兩間東廂屋，是廚房，將燈點上，炭火生着，只聽刀勺齊響，成龍在上房等候多時，不見菜來，又想酒喝，站起身來，出了上房，聽見東廚房有人咳嗽，嘆氣，成龍站在窗外，將窗紙紙破，望裏一瞧，爐中火甚旺，放着一個大銅鍋，旁邊有個托盤，裏面放着四碗八碟，上面俱用碟碗蓋好，又見韓三與一個穿藍布褲褂，三十來歲的吃酒，此人必是劉四了，不覺失聲說：「我花錢的還沒有喝酒，不花錢的倒先喝，裏邊說：『老爺你不要生氣，我們將菜作好，麵鍋開了一同端上來。』」成龍說：「我等不得了，先給我溫酒罷。」小二說：「老爺先請回去，隨後就到。」成龍回轉上房，少時酒菜俱來，成龍獨坐吃酒，十分無聊，對孤燈一盞，思想舊日之事，正是：

寒燈思舊事，斷雁驚愁眠。

想我馬成龍，自幼家業凋零，不想有今日，雖得功名，尙未能遂英雄之志，正在喝酒思想之際，忽聽外邊有叩門之聲，韓三答說：「兄弟你回來了，我給你開門。」少時聽見院中有脚步之聲，成龍隔窗一望，見外面月色甚亮，有一少年男子，約二十多歲，身穿兩截羅汗衫，白襪雲履，白面目，眼似春星，兩眉斜飛入鬢，咳嗽嘆氣，愁眉不展，一步一搖，似乎胸藏二酉，恐非學富五車，成龍也不在意，回頭還是吃酒，喝了幾鍾悶酒，叫小二端麵，少時將

麵端在桌上，成龍將吃，只聽得西後院說道：「蒼天啊蒼天，不睡眼的神佛，無耳目的天地，再不想我夫婦二人，落得這般光景。」山東馬把筷子望桌上一放，麵也不吃了，喊叫韓三小二過來，說：「老爺你叫我做什麼？」成龍說：「我方要吃飯，外面嚷的是什麼？」小二說：「我說他一聲，不叫他嚷着天就是了，說罷出去站在台階之上，望西院說，大兄弟你有甚麼事，明天再說，別嚷着天了，人家住店的嫌煩，回身說，我把麵再給你罩罩罷，成龍說，不用我吃了，少時又聽西院又嚷着天，呵蒼天山東馬一聽，忙叫伙計說，他又嚷着天了，不知何故？」韓三說：「要說這件事話長，在先我們這個金家鎮，數着我們這一座店，我們老掌櫃的是個創事業的人，到了小掌櫃的手，就知念書，不知作買賣，這裏是我們小掌櫃的岳父何先生，代爲照管，他是河南人，現在也回家了，我們小掌櫃的，自己經手，他名字叫金文學，就把買賣做壞了一年，不如一年，自去歲七月間，這買賣就關閉了，倒不虧空，全是他朋友借欠保帳，金文學也算好的，他與他妻何氏俱會畫畫，先前叫我與劉四拿去賣，到了後來，離我們只有二里地，有個李家，那裏住着一個李虎臣，別號李二，很有點勢力，交結官長，包攬詞訟，這一日上我們店中來，叫我們小掌櫃的，給他畫避火圖，先給了五兩銀子，他就去了，三四天，我們在這屋裏住着，他竟自到後院上房，瞧見金文學夫妻二人，在那裏畫畫，一見我們小內東家，他就沒話的坐着不動，要借我們小掌櫃的銀子做買賣，叫我二人當保人，小掌櫃的當時就說，他是好人，自己跟他取銀子，立了一張借字，按月三分取息，這是去歲冬月之事，擇日開張，他舊日那些朋友都來了十七個人，送一副福祿壽，就來吃個前三後二五，不留神還要偷點東西走，明是送人情，暗是來白吃，我們時常勸他，你的買賣，現在是借錢開的，不可那樣亂交朋友了，無奈忠言逆耳，直到今年三月間，錢也完了，買賣也關了，李虎臣來要銀子，這裏沒有，就將小東家在滑縣告下了，到了衙門，打一個多月的官司，我們託人說合，討了十天的限，李虎臣早說了，若沒有銀子，要將小內東家接去，作押帳，明天就到十天的限了，錢也沒有，官司也不打了，滿口想要上吊，所以連聲感嘆，驚動了老爺，你吃麵罷。」

不必管閑事。」馬成龍一聞此言，氣得三尸神暴跳，五靈氣騰空，山東馬在此金家鎮，要鬧出一場大禍，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真報應戲耍山東馬 賽報應暗偷老英雄

詩曰：書中有花有酒，個中滋味不一，醉後銜杯奉善提，覺後禪機有趣。陶潛雖醉菊密，浩然策蹇奔馳，造物由來各有時，得失總歸天地。

話說馬成龍一聽韓三之言，說：「你將小東人叫來，我有話問他，快去叫來，若果是真，我自有的道理。」韓三聽得，去不多時，帶進金文學來，就是方纔所見之人，見成龍躬身施禮，成龍就將韓三所說之事，細問一遍，隨將褲套內所裝定與縣給的二百兩銀子，拿出來，給金文學，以還李虎臣，還囑咐他，明日堂上再交，恐再來訛你，金文學接銀子在手，躬身施禮道謝，成龍說：「你去罷，我要吃飯了。」金文學成龍飲酒甚喜，韓三又端進兩碗熱麵來，叫成龍吃，只聽得韓三說道：「我們小東家夫妻兩個，前來與老爺道謝，成龍說：我不與婦人說話，快叫他們回去。」金文學又進來，叩頭相謝，他妻子何氏，回後邊去了。金文學韓三一同出去，成龍這又要吃麵，忽聽後面金文學夫妻，又對嘆蒼天，成龍一聽，甚是不樂，只見韓三進來說：「老爺這事真就怪了。」正是：

閻王註定三更死，誰人敢留到五更。

說老爺，你方才周濟他那二百兩銀子，他夫婦前來道謝，將銀子放在屋內，回去一看，不知被一個很心的賊，將銀子偷去，他夫婦心中十分急苦，想是他二人命該如此，故此又呼天長嘆。成龍把眼一翻，說是了，我且有的道理，麵也不吃了，出了上房，見西邊有屏門四扇，虛掩，進了屏門，見路北上房三間，與這邊成龍住的上房一連的，窗上微露燈光，成龍來至窗下，聽得裏面夫妻悲泣之聲，甚不忍聞，又聽文學說：「可惜那位恩公，白費一

番好心，你我夫妻，死在地府，也是感念他的好處，可恨這一個很心之賊，將我銀子偷去，害我們這兩條性命。」又聽婦人之聲，說：「官人不必如此，你我夫妻，死了罷！」成龍正聽在這裏，背後有人，摸了他屁股一下，山東馬回頭一看，不見有人，心中說道：「必是韓三劉四這兩個東西，見我在此偷看，故意玩耍，我且不必管他，說道：『金文學，你出來，不可尋此短見，我有主意救你。』裏邊他二人方才要上吊，聽得外邊在上房住的那位恩公叫，慌忙出去，成龍拉了他到東院上房，說：『金文學，你的事，我也都知道，你認得我不認得我？』文學說：『我被事所迷，也忘了，問恩公尊姓大名，那裏人氏？』成龍說：『我姓馬名成龍，山東人氏，跟欽差伊大人當差，奉命至衛輝府調兵，從此路過，你看那裏不是我的褲套嗎？回頭一看，褲套與調兵的文書，俱都不見了，馬成龍嚇得身不搖，自戰，體不熱汗流，半晌無語。』金文學說：『恩公怎麼了？』成龍長嘆一聲，說：『你不必問了，我這條性命也完了。』又說道：『不要緊，我失落文書，也不回去了，你兩人也不必尋死，這場官司，我替你們打了，明天有公差來，我把他打跑了，李虎臣若到，我與他決不干休，說他搶了我的調兵文書。』金文學說：『那不連累了恩公嗎？』成龍說：『你不問我，叫韓三拿酒來，你我喝酒解悶。』正是：

日長似歲開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

二人悶酒殘菜，直吃到雞聲三唱，東方發曉，天色已明，成龍說：『韓三打淨面水洗臉。』喝了兩碗茶，望韓三要了一根鐵條，在大門以內，安放一個坐位，等候那李虎臣。天至早飯以後，只見從門口過去，有二十多個人，俱是短衣襟，小打扮，抓地虎靴子，年歲都約在二十左右，後邊挑着一捆打棍，後邊又跟着兩個騎馬的，前一匹青馬，騎一個年少之人，黑紫面皮，一雙眼睛，青縐綉的褂褲，窄腰快靴，後隨一匹白馬，騎一個美貌之人，身穿洋綢褲，薄底快靴，頭前那個叫獨眼龍，謝聰，後邊這個叫白花蛇杜明，後面還有一輛熱車，嫩黃油漆，本地較兒，雪青洋縐的圍單，十三太保的玻璃窗，洋縐綉弓，銀灰摹本緞的臥箱，真金實件，俱是時樣洋鏢的文紋，套着頭號

黑裏藏針的騾子裏面坐着是李虎臣，年有三十多歲，面似青粉，兩道箭眉，一雙圓眼，三山得配，二目帶圓，身穿蛋青大衫，雲青洋袖套褲，漂白的襪子，醬紫摹本緞鑲鞋，帶着黑晶眼鏡，二鈕上還有十八子的香串，翡翠班子，手拿全棕滿金摺扇，斜坐車沿，在金家店斜對過路東大昌店內去了。韓三說：「馬老爺，你瞧這就是李虎臣，前頭那些都是他的餘黨，少時就來，須要留神。」成龍說：「不要緊。」自己將洋布大褂脫去，小辮子一挽，手拿鐵條，等着李虎臣前來，只聽外面一片聲喧嚷，獨眼龍謝聰帶領打手，趕到謝聰手拿鐵尺，走進大門說道：「姓金的，今天有銀子便罷，沒銀子，把人交給我們帶去，就算完事。」成龍一聽，用鐵條照着他那只好眼睛上，就是一下，獨眼龍也不會防備，他動手成龍一下，就將他眼珠子砸出來了，可以不必叫獨眼龍，就叫他雙失目罷。外面衆賊，驚見獨眼龍被傷，一齊前來動手，在大門內將成龍圍住，李虎臣帶着杜明在門外站着，見衆人不是成龍的對手，他二人暗自着急，說：「這個胖子也不知從那裏來的，竟敢幫助金文學，向我等動手，杜明，你有什麼計策，把他拿住？」杜明說：「我師弟已受重傷，我先叫兩個人帶回家去，回身到路東店內，帶了四個人來，先將獨眼龍抬回李家寨去。」杜明拉刀直奔大門內說：「你等不必動手，待我前來拿他。」衆人望旁一閃，白花蛇杜明言道：「你姓什麼，爲何在此助拳？」是金文學請你來的。」山東馬說：「我是從此路過，聽見李虎臣是個惡霸，以帳目折算人口，因此特見李虎臣。」杜明說：「那是我的師傅，在外邊站就是，你能贏得我手中一口刀，我銀子也不要了，帶着衆人就走，還算你是個英雄。」說罷，成龍用鐵條望上一迎，杜明刀望回一撤，成龍一閃，掄鐵條就打杜明，急架相迎，二人門有一頓飯時候，成龍精神百倍，勇力倍加，杜明看不能取勝，望外一跳，說你們跟着我走，回頭再見，方出大門，要走出成龍隨後追出門，說李虎臣，你別走，我瞧你這個東西，剛望前一跑，只聽撲通一聲，成龍被人用絆腿繩絆倒，撒手扔鐵條栽倒在地，杜明取刀就剝，不知成龍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李家寨賊人拷成龍

滑縣令緝捕二頭電

詞曰：損友敬而遠，益友近而親，結交擇大義，不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積於真，小人甜如蜜，轉眼成仇人。

話說馬成龍被李虎臣除黨，用絆腿繩絆倒；杜明用刀就剝，旁邊衆人說且慢，等着帶他家內再說，衆人就把成龍網上，拉着他那匹黑馬，抬着成龍，一直望南連金文學也抓住，一同上李家寨，韓三劉四上西院說：「賢妹，我們金大兄弟，被人抓去了，他們來搶你，你還不快想主意，我們要跳牆走了。」何氏娘子聞言，心中害怕，獨在屋內悲慘，將門關上，要上吊，方要拴繩，只聽外面有人叫女兒，你不必尋死，我自有道理，何氏一聽，隔窗一望，見一白髮老頭兒，在那裏站着，何氏並不認識，老翁說：「我告訴你，我不是惡人，由你自幼五六歲時，你父親在這裏教書，我認你做乾女兒，你忘記了。」何氏一聽此言，說得有理，也許是真，他今天來瞧我，不然他如何知道我父親在此教書，無奈他這大年歲，難與賊人動手，聽得那老翁說：「你不必狐疑，我在外邊坐着，等賊來之時，我把賊攆走了，我再見你，細說我的來歷，你也不必死。」何氏半信半疑，只聽東院中李虎臣大叫說：「我的銀子，我與他有個地方說話，我先把人接了走，衆人跟我來。」方一進院子，見路北門首，有一個老翁，坐在台階上，有一塊石頭放着，那個老頭，身穿白色綿袖褂褲，青洋綢套褲白襪子，青緞皂鞋，旁邊放着一個青綿袖大衫，黑面目，白鬚髮，用手將石頭一拍，石頭就碎了，說：「李虎臣，你過來，你如要攔着，我一巴掌，我就把你饒了，要沒有石頭結實，你就不必前來討死。」李虎臣一聽，心中害怕，我也不必與他動手，李虎臣叫衆人快走，此時那老頭兒，把眼一瞪，說：「你等望那裏走，老爺子不能與你們善罷干休。」說着站起來，直奔衆人，李虎臣心中害怕，就望外跑，出了大門，李虎臣上車，大家逃走，回到李家寨，李二寇頭下車，進裏天棚底下，細着金文學馬成龍二人在

唐天彪

平前傳 第十八回

六四

那裏大罵不絕聲，李虎臣到上房廊子底下落坐，說：「你等將獨龍眼謝聰送回他家去了，又吩咐將山東馬帶來，我問你是做什麼頭你說實話便罷，若要不然，你們把那石頭槽兒扛了預備好了。」左右有人答應，說：「既然他這個姓馬的拿了來，也要問他在咱們這個地方，有案沒有案，叫他打一個托案。」李虎臣說：「有理把他給我帶上來，我問他。」衆人把馬成龍帶上了台階之下，衆人說：「跪下。」山東馬說：「跪甚麼？」別裝着玩了，後面有一個小子，用杠子把成龍腿上一打，成龍腿不能支持，翻身栽倒就地。李虎臣說：「我滑縣近來出了一案，大概是你做的，在路打截過往官長，你們是有多少人趁此實說，免得莊主動刑，瞞你就不是好人，你又幫助金文學動手，打損了我的徒弟，你實說便罷，若不實說，我必要動刑勘問。」山東馬破口大罵，說：「小子，你只管來，我偏不怕打，我咱們兩個有地方去說。」李虎臣吩咐動刑，只見衆賊黨齊來，將山東馬用石槽只一拈，那杠子一軋，嗷嗷游的山東馬的骨頭，都疼痛難忍，說：「李虎臣你放下我來，我招了就是。」看來是什麼的英雄，也是怕打，又怕非刑，此時成龍心想着說：「這個東西，大概必將我送入縣衙，那時我見了知縣再說，也不爲晚。」想罷，說打截過往的官長，是我們，你不必動刑了，到縣裏再說。李虎臣吩咐，把他帶下去，帶上金文學來，我瞞他，少時成龍有人帶下台階，就在天棚底下捆着，又把金文學帶上去了，大家齊嚷，跪下，金文學嚇的戰兢，正要跪下，只見外邊門上來報，說有滑縣公差王雄王頭兒李豹李頭兒，帶領二十名伙計，四輛車，在門首要見莊主，不知何故。李虎臣一聽，心中一愕，說沒有事，他們來做甚麼，隨吩咐且暫把金文學捆上去。少時家人帶進兩個頭兒，一見李虎臣，都說莊主你別走，我們老爺叫我們來請你，你快跟我們走罷。李虎臣說：「二位既來到我這裏，是誰把我告下？你們說我就知道了。」二人說：「你要問原告之人，跟來現在門外，你跟我們到外面，你一瞧就知道。」李虎臣說：「原告在那裏？」兩個頭兒說：「在大門以外等你。」李虎臣氣往上沖，說：「我去瞧他是怎麼人？」吃了雄心豹膽，起來往外就走，方至大門，見有二十多名的公差，在那裏一見李虎臣出來，大家說來

了。老頭兒你見他罷，又見背後來了一人，把李虎臣嚇了一跳，原來是那個老頭兒，就是方才在金文學家中，因他們大家搶人，被他追跑了，他就說：「女兒你不必害怕，你在這裏等候我去告他去。」何氏說：「你老人家姓甚麼？」老頭兒說：「我叫報應。」正說之時，韓三劉四回來了，報應說：「你兩個人把門關上，我上滑縣告李虎臣去。」說罷而去。至滑縣纔五里地，到衙門一喊冤，裏面門上二爺出來一問，他說：「我是大同府的人，姓鮑名英，外面保鏢爲業。這李虎臣是我乾兒子，他自幼不安本分，我在他家中住着，他又約人打截過往官長，窩贓隱賊，我勸他不聽，他反說我壞他的事，我本不該管他，因本地出了這樣逆案，我怕老爺貴差訪着，有知情不舉，縱賊脫逃之罪。」門上人叫值日班頭，帶他回明老爺，當堂派王李二位帶二十名散役去拿李虎臣，衆人要去。鮑英說：「老爺別叫他們去，怕拿不來，我到鬧了一個妄告不實之罪，我跟他去罷。」老爺說：「既然如此也好，王雄你帶他前往拿獲李虎臣。」衆人出了衙門，在路上鮑英說：「二位班頭你們知道李虎臣是個龍陽不知？」衆人說：「實在不知，這話是真的麼？」鮑英說：「焉能是假的，他跟我睡過，覺他是我的龍陽，你們如要不信，到了他那裏，他一見我就跑，你們可別告訴是我告了他，要是告訴，他就不敢出來了。」衆人半信半疑，也不知真假，少時到了李家寨，他們二位班頭進去，將虎臣領了出來。鮑英說：「小子你還認得我嗎？」嚇得李虎臣往裏就跑，後面兩個頭兒把他鎖上，說：「姓李的，你先別走，跟我們過堂去罷。」二位頭兒去到裏旁，把天棚底下捆着馬老爺與金文學解下來，帶着到衙門去。王雄李豹說：「馬大老爺，你爲甚捆上？」成龍說：「到了衙門就知了。」原來那兩個頭兒，那一天奉縣主之命，在桃柳營去探聽欽差，從那條路走，正遇成龍說了半天話，今天不知爲什麼李虎臣捆在這裏，故此先解下成龍，然後把金文學拿下一同至縣衙正值老爺升堂問事，王雄上去稟明，說：「奉旨察辦黃河堤工的欽差伊大人的委員馬老爺，不知爲甚麼被李虎臣捆着現在外面要見老爺。」知縣王仁吩咐請進來成龍進內，至大堂知縣叫坐成龍落坐，知縣問：「兄台到此何幹，爲何與李虎臣打

架，不知何故請道其詳？」成龍先通其名，就將奉大人之命，上衛輝府調兵，從此路過，住金家店，早晨起身要走，正遇李虎臣至金家店搶人，瞧見我這匹馬好，他一定要買，我再三不賣，他即叫人將我馬匹公文褲套，一同搶去，又用絆腿繩，將我絆倒，拿到他家，私立公堂，嚴刑審問，他還說我是打截過往官長之賊，正在審問之際，被老兄貴役一併傳來，我也不打官司，把我的公文馬匹，給我找來，我就走路，也不管閑事。知縣吩咐，把鮑英李虎臣帶上堂來，先問鮑英道：「你告李虎臣窩藏隱賊，說果是真情，本縣定然有賞，倘然是虛詞妄告，必然重處。」鮑英道：「老爺如其不信，老爺帶着人，一同前去起贖，我爲的是老爺地面上的公事，又不是我兩個人的私仇。」知縣又問李虎臣道：「你這個東西膽子太大，目無王法，打截官長，搶奪委員老爺的公文馬匹，並非好人。」吩咐王雄李豹帶着鮑英李虎臣，前去起贖，我務要將委員老爺的公文馬匹急速帶來，衆人下去，李豹帶着李虎臣王雄帶着鮑英，到李家寨，將贖起出來，惟不見了褲套公文，衆人無法，出李家寨，帶領二人回衙，再作道理，行至半路，李虎臣一想：「這場官司我打不了，我想主意逃走。」李頭兒咱們哥倆有交情，你把鎖子一鬆，我解手兒。」李豹把鎖一鬆，只見李虎臣雙手一擺，帶鎖而逃，李豹要去追趕，王雄說：「你別追，他案情重大，他不是用錢買通了你，那他跑了，你也跑了，莫非叫我一個人打這官司嗎？你別去追了，跟我的伙計們，把李頭兒鎖住。」李豹說：「王頭兒，咱們一個衙門當差，可犯不着這個樣子。」鮑英說：「我給你們追去，說着反身就跑。」王雄也要去拿，李豹說：「方才我要追去，你不叫去，叫人把我鎖起來，你這回也別走，跟我的伙計們，也把他鎖來，不用原被告，這場官司，我們兩個人打了罷。」說着來到衙門，老爺在堂上辦事，成龍在旁坐等，只見個來到公堂跪倒，老爺說：「帶李虎臣。」李豹說：「跑了。」又說：「帶鮑英。」王雄說：「也跑了。」老爺一聽大怒，說分明是你等貪賊買放，拉下去給我打，方要動刑，從外面來了一人大嚷一聲，跑上公堂，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盧文龍夜入金家店

金眼雕捉拿李虎臣

詩曰 也無煩惱也無愁，本分隨緣莫強求，無益言語休開口，不干已事少出頭；人間富貴花間露，紙上功名水上鷗，識破世情天理處，人生何用苦營謀？

話說知縣在公堂上，正要打王雄、李豹，外面來了鮑英，上堂來一瞧，連忙跪說：「老爺不必責打他們，剛才我追趕李虎臣，他進了村莊人家去了，我恐老爺着急，速回來。」老爺說：「李虎臣走了，倒是小事，把馬老爺的公文褥套回來就算。」鮑英說：「老爺不必着急，我替老爺將此事辦好。」說完，叫道：「老馬，你這裏來，山東馬下堂來，鮑英來到儀門說：『老馬，你的公文褥套是人搶了去，你話良心話，昨晚夜上在店裏，金文學當面站着之時，有人摸了你屁股一把，你知道？』成龍說：『我知道，大概就是你這個東西罷。』鮑英說：『褥套等物，連你周濟金文學那二百銀子，都是我拿去了，你別告訴知縣。』你說：『公文失落，也不問了，望他要五百銀子，你就說去海角天涯訪公文下落。』他不能不給你，叫欽差知道，是在他這地面丟了公文，連他也擔不起，成龍說：『我望他要去，你給我褥套公文，說罷來到堂上，與知縣言道：『我的公文不要了，你給我五百銀子，則我去海角天涯，自己找去，沒有你的事。』知縣說：『金文學大概是李虎臣訛詐，當堂具結完案。』說：『老兄先回金家店，回頭着我送你送銀五百兩，就是，叫外面將馬老爺的馬給備上。』成龍說：『不用，我走着去。』回頭連用子帶馬，一同給我送到金家店，就是，我把鮑英帶了走，知縣願意，隨說道：『鮑英你就跟着馬老爺去，案結後捉拿李虎臣，與你無干。』馬老兄請去，隨後馬四等件，一同送到，成龍帶鮑英來至衙門外，就說：『把我的褥套公文，放在那裏趁此快說。』鮑英說：『我沒拿你的褥套公文，你要走就走罷，我不管你了。』說着就走，成龍追不上，叫不應，成龍說：『是我的報應，你報應我了。』說着出了滑縣南門，只見護城河水流得甚湧，山東馬自己越說越難受。

說我望是奉命調兵來到金家店，因為多管閑事，正應了俗語：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手扶著吊橋，望河內一看，思前想後，並無活路，想我馬成龍，好容易得這個守備，因為失去公文，回去身擔重罪，若不去，那里是我安身之處，越想越慘，不如投河一死，想罷，翻身望河裏一跳，此水深有一丈，跳將下去，正落在分水石上，坐在那裏，水剛到他脖頸，他急的渾身是汗，凉水一沖，甚是爽快，一個猛頭，他疑惑死了，坐在分水石上，他說道：「閻王爺在那裏，還是我自己找他，還是他來叫我？」惹得橋上眾人觀看，有說是半瘋的，有說是痰迷心竅的，大家議論了成龍拾頭一看，看見鮑英老頭在上邊，只是樂說：「你今天也跳河了，你上來，我給你的公文罷。」成龍纔知道是沒死，慌忙站起身來，竄上南岸，鮑英說：「你同我走罷，到沒人地方再說罷。」二人來至南關以外，鮑英說：「兄弟，你認得我，不認得我？」山東馬說：「不認得。」鮑英說：「我住在大同府，宣豹山，姓邱，名成別，號人稱金眼雕，綠林中人稱報應，到處專殺貪官污吏，惟有剪除勢棍土豪，當年保着彭中堂西巡，過寧夏府，到過賀蘭山，破過牧羊陣，金殿封過義士，我是開游三山，悶踏五嶽，帶打世間不平，一生無事，盡為他人所忙。」成龍說：「原來是老英雄，請到店中再講，二人來至店中。」韓三劉四，連忙迎接，金文學也前來相見，少時知縣道人送來馬匹銀兩，交與成龍收下，邱成說：「我給你取褲套去，在這西院養鴨子的窩裏放着。」少時將褲套取來，交與成龍，成龍換上乾衣，連二百兩銀子，都在褲套之內，惟有公文，踪跡不見，成龍說：「邱大哥，你不可玩笑，快把公文給我拿出來罷。」邱成說：「不曉得甚麼公文？」山東馬說：「我調兵的文書在裏面，怎麼不見了？你快給我找去罷。」金眼雕一聽，心中大怒，說：「兄弟，這是有入望我玩笑，大約也沒人敢偷，我們今天晚上等着他，必定前來，山東馬叫金文學去叫兩桌菜來，打兩罈酒來，給夥計們一桌，咱們三個人一桌。」且吃酒消愁，晚上預備着燈，俱用大盆扣上，聽我一嚷，有賊，就把燈顯出，不可有誤，好拿賊。」大家依言，同金

文學及邱成等三人吃酒，直吃到黃昏時候，成龍將那七百兩銀子，給與金文學說：『酒錢你就拿銀子給他，所餘的都周濟你罷，你後邊去，我們還要喝酒。』金眼雕邱成一看，佩服馬成龍心中有事，煩悶吃酒無興，焉能多飲。二更時候，不見賊來，山東馬心中焦躁，站在炕上，把腦袋伸出去，口中呼聲，等着賊來，少時只見從東邊房上，一人背着單刀，一把直撲奔上房而來，成龍方纔要嚷，自己出了神，把嚷都忘了，金眼雕早已看見，竄在院內，賊人一見，竄上北房去了，馬成龍後追去，賊人由北房又奔至西房上，山東馬站在院內，只嚷有賊，韓三劉四方一拿燈，雙手一歪，把盆也摔了，燈也滅了，嚇的二人不敢出去，只見賊人方至西方，只聽噤呀一聲，賊人栽倒在地，成龍拿住，只見金眼雕下來，將賊人拿進上房，用燈一照，正是李虎臣，邱成說：『小輩偷公文，並不是他，原來李虎臣，自白天逃走，不敢歸家，候至夜晚，到家中一看，親信之人，俱逃走，自己家口，並不知去向，無奈找刀一口，至金家店，打算要來採花，採花之後，殺了何氏，以報今日之仇，不想進店，被成龍拿住。』成龍也不問他，叫夥計交與地面官人送縣嚴究審訊，邱成說：『盜公文之人，不是他，馬賢弟，賊人是你拿住的嗎？』成龍說：『不是我在下面瞧見，好像有個人把他踢下來的，我到外邊問房上是誰。』成龍來到院內，向西房上一看，並無一人，口中說：『房上那個朋友，你下來罷，我瞧見你了。』只見從房上跳下一人，成龍說：『朋友進屋裏坐着。』見那人點頭，同他進了上房，邱成一看，見此人身高八尺，面似姜黃，一身青衣，夜行衣靠，背插金背刀，額下一部黃髻，環眉闊目，成龍說道：『你坐下。』那人點頭，並不言語。成龍道：『你喝茶罷。』那人接茶在手，竟自喝了，成龍說：『你喝酒。』那人接杯在手，正是。

萬事不知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

成龍說：『你吃菜。』那人各樣菜俱都吃點，成龍說：『你貴姓？我的調兵文書，是你拿去不是？』那人說：『你不必問我姓甚麼，要問你調兵的文書，昨夜晚，我住在南隔壁店內上房，天有二鼓後，有我一個朋友，他說從你

們店裏得了一個黃包袱，打開與我一看，我說是調兵文書，你偷何用？若被查破，這禍不小，我那朋友就在燈上燒了，以免後患。」山東馬一聽，氣得栽倒平地，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伊欽差攻打剪子峪

馬成龍獨戰小耗神

詞曰：恩重山邱，五鼎三牲未足酬，親是臨辰後，子到方能救。這都是出世大原由，凡情怎够孝子賢孫真空究，因此把五色花封一筆勾。

話說成龍栽倒在地，半晌不語，邱爺忙把他扶起來，說：「你這個朋友，怎麼把我的兄弟氣倒，是怎麼事？」那人說：「他問我，我是交朋友的心腸，告訴他知道，他沒聽我說完，他就氣倒。」成龍睜睛說：「我的公文是他燒了。」那人說：「你聽我說完了，他方要燒，被我一抓，將他公文奪下，他說你奪我做甚麼？你說我聽我說你要把他燒了，是恐怕害了好人，你給我罷，他不給我，他日行千里路程，夜走八百不亮，他由昨夜三更時候，他就望雲南去了，我一想，倘有人來找要此物件，我故此又把他追回來，現在我們哥兒兩個，夜晚前來，探丟公文的是誰走了，沒走，多蒙尊駕台愛，又把我請來，我故此說實話，我叫我這個朋友進來，說兄弟你進來麼？」只聽外面有人答言，進來一人，身短小短打扮，山東馬一聽認得是拜兄顧煥章，過去一見，說大哥我不知是你拿了公文去，煥章說：「你奉大人之命，你不去調兵，你在這裏做甚麼？這是公文包袱一個給你，若不是我們哥兒兩個暗中跟隨，你豈不叫人要笑。」成龍接公文在手，說：「我給你們哥兒三個一見，這位老兄姓甚麼？」顧煥章說：「他姓盧，名文龍，別號人稱黃面太歲，當初與煥章患難之交，這就是他。」二人方知小耗神，在剪子峪聚衆起立，那教正算計該如何辦理，見成龍從面前過去，在馬房挑馬，他二人纔知是衛輝府去調兵，一人暗中跟着，又見一個老頭兒，在馬後跟着，那馬一樣快，二人甚是驚疑，慌忙也就跟下去，見他與成龍說話，二人暗中知是一位英

雄，晚間到了金家店，見他戲耍成龍，偷了褲套。他暗中把公文拿出來，今夜晚同來在這裏。瞧怎麼事，將公文給了成龍，聽他說要見，只見那老英雄說：「不必見我，姓邱名成，別號人稱金眼雕，住大同府宣豹山，江湖繇林，皆叫我報應你認得我了。」你是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煥章道了姓名，邱爹說好，咱們兩個去上無人之處，我看你有多大本領，說罷出去，說：「我在村南雙松林等你去，是英雄，不去鼠輩。」煥章說：「老匹夫待我去瞧你如何？也跟着追上去，」山東馬說：「你們別走，盧文龍你也不去勸他們嗎？」盧爺說：「不要緊，天明了，你去調兵，你只管放心我去了，」一說他們就不動手，說罷也出去走了，成龍一追，又不會上房，有了公文，無奈候至了天明，叫韓三把馬備上去，上衛輝府去，上馬出店，金文學說：「恩公我也不送你了，到了衛輝府，擔誤了尊駕，前程萬里，後會有期。」說罷分手上路，這天到了衛輝府，方到常明總鎮大人駐節之所，只見他跟的馬夫過來，說：「老爺你方才到，我等了一天了，」馬爺說：「把你落在後了，我住店，先投了文書，然後再說。」隨至號房投文書，與書信進去，少時有一個家丁出來，說：「馬老爺先在這裏吃飯罷，明天起身。」次日天明，馬爺聽見外面人聲喧嘩，進來一位，頭帶青呢得勝盔，高提梁，雙岔尾，青盔貴州綢子單罩袍，穿着官靴，面如紫玉，雙眉重大，二目帶神，一表非俗，帶笑說：「馬老兄，弟王慶奉大人之命，同兄台到欽差伊大人處拿賊，外面大隊點齊，弟帶領前去。」山東馬說：「好，咱們就走。」到了外面一瞧，旗旛招展，五百步隊精兵，甚是整齊，還有三個人，站在那裏，千總謝守仁，守備劉明，記名千總謝守義，大家齊與成龍見面說說，此時大家起馬，在路上還是成龍愛說笑。這一天到了桃柳營，進公館見大人，回明了調兵之事，天色方至巳正，大人吩咐兵伐剪子峪，一桿大旗，是這裏地面上官預備的，上寫欽差伊三個字，馬成龍與馬夢太跟隨着大人，馬後王都司帶兵，離桃柳營，到剪子峪東山口外，只見上面也沒有個人把守眺望，不知何故？吩咐列後大眾吶喊，也不見一個賊出來，天至日落，方才收兵，安營下寨，大人一夜並未敢睡，又不知裏面究有賊沒賊，甚是狐疑，次日天明，大人又列隊吩咐人探去，這座山是

三個山口，一個在正南，大人列隊這裏是正東，西邊還有一個山口，不知是在何處，派的人去了半天，只見他回來說：「裏面近山有五六里之遙，望南有一個山嶺，裏邊有些個殺氣，怕的是賊在那裏，只聽裏面號炮之聲，一片聲喧，從裏邊出來，有三千多賊，俱是頭裹白綾巾，短打扮，手執長槍大刀，雙龍出水，分爲左右，當中兩桿大旗，上寫重整天地會，下寫再立八卦教，當中一匹馬，上有一人，身高九尺，頭帶三角白綾巾，身穿藍綢箭袖袍，腰繫青絲帶，面如烏金紙，立馬橫槍，怒目橫眉，南邊站着個頭帶三角白綾巾，銀抹額，二虎鬥寶，迎門焚香，葉亂鞋，寶藍緞子箭袖袍，青縐綢中衣，薄底快靴，手拿一桿虎頭鑿金槍，北邊站着個，也是三角白綾巾，雙插白鵝兒，金抹額，粉緞子箭袖袍兒，甚是威風，前站着是有定興縣逃走的獨角龍馬凱，倒是隨常打扮，甚是威風，手拿馬頭刀，在那裏說：「我去瞧這個姓伊的，他帶領有多少英雄前來，我必要拿他。」說罷，此時馬凱在當場一站，說那個不怕死的過來，咱們動手，只見把總李得勝說：「衆位看我去拿他。」說罷，一直跑到獨角龍面前，說小輩認得李老爺嗎？掄起豹尾鋼鞭，就望下打馬凱，用刀相迎，二人打在一處，兩三個對面，馬凱的刀，劈面一剗，鋼鞭望上一迎，賊人撒回刀，分心一刺，只聽哎喲一聲，得勝當時身死也，算爲國盡忠，獨角龍馬凱洋洋得意，還有誰敢前來動手，千總謝守仁，挺手中長鎗，直刺馬凱，馬凱一見，望後一閃，說：「小子你別討死，刀往裏一進，三個回合，謝千總敗回去了，惱了都司帶兵官王慶，說：「我去拿這小賊種。」跳下馬來，掄刀直奔馬凱，剗來，一來戰敗兩個賊人，力盡精疲，因王大人過來，幾個回合，取回本隊，小耗神余四敬下馬不通名，大罵至陣前，怒氣填胸，脫小輩是甚麼人？王大人說：「本司乃懷慶鎮標中營都司，王慶是也，因爲你等，私立邪教，引誘愚人，我等奉欽差之命，前來勦滅亂賊，依我說你歸降，求欽差饒你性命，你還算知罪改過之人，如若不然，那時想活難了。」小耗神說：「你等不過烏合之衆，也敢口出狂言，天下人人有分，惟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你趁早歸降總爺，也不失封侯之位。」王大人大怒，說：「賊子大膽，我定要結果你。」二人大戰多時，小耗神力大義純，他又久練王大人

先年出兵在外，得的功名，自得上任，他就不練了，他刀往下一刺，小耗神一閃，刀就落空了，余四敬用叉分心就刺，王大人想要閃來不及了，肋上着了一下，王慶敗回本隊中，謝守義出去，也敗了，馬夢太搶把短刀立刻跑過去，站在賊人對面，將刀望肋下一夾，從跟頭襟袋內取出鼻煙壺兒來，開烟搖頭晃腦，在那裏說：「余四敬，你這小輩，先別逞能，老太爺來拿你，認得老太爺不認得？」余四敬說：「你是何人？」瘦馬說：「我住家在安定門裏，園子監助家，姓馬名夢太，別號人稱瘦馬老爺，你打聽裏，九外七皇城四門前三門外，九門八條大街，五城十五坊，南北衙門，大宛兩縣，順天府都察院等處，沒有不認得老太爺的，就是你這麼一個刀切的小子，你攢舊包子，晚出去別裝着玩，老太爺今天與你分上下。」說着先將煙壺兒裝在襟內，拉手中刀，說：「來，咱們爺兩個動手，掄起刀來一刺，小耗神聽了半天，也不知這些個閒話，見刀刺來，用叉相迎，二人一照面，夢太刀望回一拉，分心就刺，將過去賊人用叉一掠，夢太的刀撒回來，分心就刺，賊人的叉，雙手望出一推，將刀推出，就勢掄叉，就望頭上蓋來，馬夢太忙望後閃，見賊人勇猛，敢回本隊，山東馬跳下坐騎的黑馬，把藍布大褂脫去，把小辮一挽，就是山東綢子褂褲，萬腰襪子，山東皂鞋，大瓦刀在後邊，褲腰帶上，手拿桑皮紙摺扇，出離了本隊，說：「小耗神，你這個東西，望那裏走，我來了。」說罷望前直走，到了賊跟前，只聽小耗神說：「會總爺是英雄，不能暗中傷人，通上名來。」山東馬面向西一站，冲着賊人，說：「說明自己名姓，用手中扇子一指，說：『小輩，你就是小耗神嗎？』賊人見成龍赤手空拳，又聽見獨角龍馬凱說過他的利害，用手中叉，照着山東馬就是一叉，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山東馬空手奪叉

伊欽差山口受困

詩曰：英風銳氣世無雙，逆賊無知罔逞強，攻乎異端迷本性，終教名敗與身亡。

話說小耗神余四敬的父，照着馬成龍胸前一刺，山東馬手中又無兵器，把眼一瞪，說：「來罷。」你望我這裏刺罷，把胸膛一拍，見父將要到胸前，他望後一撒，將父頭讓過去了，用手把父桿一抓，二人在戰場之上，奪起父桿來了，也分不出誰的力氣大，老馬急了，把手一揚，說：「小子着寶貝。」只見一片白光，把小耗神蒙住了，望後一閃，那父被成龍奪在手內，余四敬往回就跑，伊大人傳令進兵五百大隊，一直望西一衝，八卦教匪一回頭，齊望山裏敗走，大人的隊，望前就追，方進山口，走了不遠，只聽得背後一聲炮響，剛才進來那山口，已被賊人堵住，上邊滾木撞石，望下砸打，正殺官兵歸路，伊大人一聽此報，嚇得一陣發愁，出于無奈，大家聚在一處，見北邊是山，南邊是山，山上都有賊人把守，衆官兵前進無門，後退無路，正不知該當如何，四面山上，都是賊人，齊聲說好，伊哩布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此時衆官兵目瞪口呆，大人說：「望回撤兵，咱們倒聽賊應如何？」衆人答言說：「是。」往東一闖，上面滾木撞石，往下只打官兵不敢向前，暫且退回，待等黃昏時候，再說大人在馬上，長嘆一聲，說：「我這是多管閒事，奉旨察辦黃河，在此處地面上之事，落得這一般光景，連累五百官兵，四員武官與二馬都跟我死在這裏，也是命該如何，我先死了倒好。」說罷，叫夢太要刀，馬夢太十分着急，說大人不可心焦，我有一個主意，此去到衛輝府也不遠，我等晚半天，若是上天不該五百人死，我扒上山去，找一個清淨地方，滾下山去，大人說：「如何也好。」山東馬在那裏拿出酒壺，喝酒也不言語，王慶大衆也不言語，此時天色已落，衆英雄大家無法，馬夢太辭別了大人，扒奔東山口，扒着山坡，一直望上扒，上面有燈籠火把，賊人來往巡察，馬夢太離上面還有三四尺，早被一個賊瞧見，用手槍照着馬夢太面門就刺，夢太一瞧，心中害怕，沒有地躲去，用左手把槍一接，賊人望回一撒，就這個勁兒，夢太上去，心中甚喜，抽出短刀，照着那個賊一刀，將賊人剝倒，飛身下山，有看守之人，要了一匹馬，騎上飛去，順大路，二次上衛輝府，常大人那裏去調兵，走至天色已亮，恨不能飛去，天也已正，前面有一夾龍溝，南北有三里，夢太從北往南，要進這一道溝，只聽見有行

車之聲，裏面地方又窄，夢太着急調兵，來見大人，他那馬就進了這窄溝口裏面，就可一車行走，再有單行人也過不去，那二套車又堵住去路，你們讓我過去，我有要緊的事，不能就誤，你們快躲開，那個趕車的說：「朋友使不得，你快回去，不然這樣窄溝，我如何躲開你不去，你自找無趣味了。」馬夢太一聽此言，說：「小子你先別吹，咱們兩個就在這裏等着，看誰回去，要不等一天，就是小輩。」趕車的把眼一瞪，說：「小子你不必胡說，惹我們老爺生氣，趁早回去，讓我過去，不然，瞧我把你這小子結果了性命。」只聽坐車的說：「不可欺貧外來之人，咱們是本地的，你們把這騾子卸下來，拴在後面車上，拉回就是，趕車的答應，方要卸騾子。」馬夢太說：「不可，你們倒着拉多大工夫，我瞧你們坐車的面上，放你過去，我回去就是。」把馬頭一撥，出離夾龍溝外，那二套車出來，夢太這進夾龍溝，一直望南，將出口，見二套車復有追趕前來，夢太見有三條道路，不知那條路通衙輝府，正想之間，見那二套車往東南那條路去，夢太問道：「上衙輝府是從這條道路去嗎？」趕車的言道：「是。」夢太催馬跟隨在後，大約又走了五六里了，並不見輛車子，只見前面有一莊門，坐東朝西，夢太進去一瞧，原來是極大村莊，四圍都是土圍子，以為防賊之用，東西大街，夢太由西望東而走，只見路南有一坐大店，門首有大槐樹一株，樹底下放着桌子板凳，夢太有點渴了，有點餓了，下馬進店，把馬交與小二，吩咐用細草料給喂，他坐在店門首，樹底下，說：「你先給我一桶涼水，給我炒了三個麵，一壺酒，一個拌雞絲涼粉皮，給我沖上一壺茶，我吃了飯再喝。」小夥計將水桶又放在夢太面前，馬夢太端起水桶，直喝了，站起身來，在樹底下，走了有四五十步，把嘴一張，從口內吐出一口水來，自己又端起桶來，又喝了，照樣又吐出一口水來，小二夥計瞧着直嚷，說：「你們瞧這個西洋水法，大家開聽。」俱都出來看，夢太照樣吐水三次，落座吃酒用飯已畢，吃完叫夥計算帳，帳已完畢，共吃錢二千正，忽然一想，身上並未帶錢，叫夥計暫且記我一筆帳，小二姓賈，名字叫高眼，說：「朋友，你是那裏的？」夢太一想，我要說遠方的，他必不寫帳，能說：「我是衙輝府衙門頭，快班上有個神彈子馬老就是。」

我與我寫上罷，改日給你送來。夥計說：『不成，櫃上一概沒有帳，你給錢，我瞧你不是個好人，衆位夥計門，快拿出鑼來，鳴鑼齊會，衆人拿這好細？』見夥計拿出鑼來，打的只響，少時各門首俱有人手拿刀槍，齊聲吶喊，說：『高眼有甚麼事的？說有一個好細，來至咱們這裏，把他拿着活埋了，這衆望上一團，將夢太圍了，在當中，大家動手捉拿，夢太在裏面竄蹤跳越，無奈人多勢重，一人不能取勝，工夫許久，只累得馬夢太渾身是汗，支架不住，過來一幫飛爪，將照馬夢太抓來，無論你能閃能撻，飛爪不離左右，又有人明綳腿繩，將馬夢太絆倒，大家過去捆上，問賈高眼說：『還是回稟莊主，還是把他活埋？』賈高眼說：『埋了。』衆人說：『抬着埋去。』衆人抬起馬夢太要走，只見正東來了三個人，大家說：『三位莊主都來了，暫且把他放下。』馬夢太心如刀割，潑口大罵，自知一死，斷無生理，想欽差在剪子峪被困，還有五百名官兵，這兩天都要在鬼門關上掛號，見衆人將他抬上要走，齊聲嚷莊主來了，把他放下，夢太睜睛望東一看，見前頭走着一人，年約二十以外，身穿三藍縐緞大褂，白襪雲履，身高八尺，面如紫蟹，手拿團扇，第二個人，身高七尺，面似姜黃，微帶瘦形，兩道細眉，二目帶神，身穿灰色貴州網大褂，足登青緞雲履，手拿棕黑摺扇，第三個人，身高六尺，五短身材，白面目，長眉大眼，鼻直口方，年在二十上下，身穿寶藍洋綢大褂，足登青緞雲履，紐帶十八子香串，手拿鵬翎扇，三個人來至夢太面前問道：『這是什麼事？』賈高眼說：『我瞧他是個好細，衆街坊拿住他，把他埋了，回稟莊主，怕莊主生氣，』前那個莊主，照着高眼一個嘴巴，過去把夢太繩綁鬆開，說：『老兄受屈了，弟等來遲。』夢太一瞧，原來是故友來臨，不知三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馬夢太誤走連三莊

胡忠孝大戰翦子峪

詩曰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土地後人收；後人收了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話說馬夢太一瞧這三個人，頭一個是胡忠孝，第二個是李慶龍，第三個是小丙靈薛應龍。此莊名叫連三莊，因在北京提真衙門，打過官司，後來又是一同聖旨封官，這三個人是回籍歸標，家中本是財主，不願在標當差，在這莊中，務農爲業，閒時飲酒，悶來栽花，正是：

靜愛養花閒養鳥，清宜玩月雅玩花。

莊中以他三個人爲主，一則是守戶財主，二來又有功名。這三個人正在一處吃酒商量，一同入都，謝伊大人，只見李慶龍的兄弟李慶春出門，走着半路，又回莊來，找他三個人喝酒，提起走到半路，遇見一個北京城騎馬的，與趕車的打架，我一想出門不利，故此回來，咱們喝酒罷，正在吃酒之際，只聽傳鑼之聲，叫人前去探問何事？少時回來稟報：「拿着一個好細，是北京口音，故此三人出來一看，不想是故友，馬夢太連忙扶起，到路西店內落座，說：「老哥，你怎麼來到這裏？」馬夢太就把欽差受困，自己滾山調兵之事，細說一回，胡忠孝說：「你走忘了路，理應望正南，你望東南來了，幸虧來到我們這裏個莊，我們這裏有六百多名團練鄉勇，守望相助。我同我們這個村莊商議，帶了這六百人，同你到剪子峪，相救大人如何？」馬夢太說：「你就快去，我也不到府請安了，救兵如救火，越快越好。」三個人站起身來說：「我們去商議。」叫店中人倒茶相等，將前帳會過，馬夢太吃茶等候多時，只見他三個人，戎裝前來，後面跟着六百團練，各穿紅號衣，上寫團練鄉勇，守望相助八個大字，後面有大旗一桿，正面寫連三莊，背面寫的是團練二字，後面有大車三四十輛，載着鑼鼓帳房旗幟號令，刀矛器械，糧草軍裝，物件俱全。」馬夢太將馬拉出來，一同出連三莊，攔奔剪子峪而來，胡忠孝吩咐：「派李慶龍帶二百人，打西山口，薛應龍帶二百人，打東山口，自帶二百人，打南山口，馬夢太爲三路救應。」兵貴神速，今夜晚初鼓齊到剪子峪，以信炮爲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陣可破山口，救出欽差與官兵人等，出山，大家一齊答言，兵分三路，胡忠孝與馬夢太行至黃昏時候，已到剪子峪，南山口見山上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山口已用板

開了，不放入出入，上面衆賊，弓上弦，刀出鞘，見有二百來人，在南山口，他不介意，把守山口的金槍的大保，侯尙英，是小耗神余四敬的拜弟，此人足智多謀，精明諳練，正在山頭調撥人防守，困住欽差，只聽外面山下，有信炮之聲，少時東西山口，各有炮響，空谷傳聲，聽得甚遠，人聲吶喊，不知多少官兵前來攻山，胡忠孝立飛虎雲梯，行軍踏板，登上攻山，無奈山上，灰瓶炮子，滾木礮石，望下擲打，東山口也是如此，西山口李慶龍，吩咐挑精銳之兵，一百八十名，藏在樹林之內，聽我喊喚，拿賊，方可出來，這是暗號，不可有誤，他帶着二十人，都是面黃肌瘦之人，拿着四個燈籠，火把，李慶龍騎的這匹馬，是耗子皮的短腿小耳朶，大肚子圓尾把，一名叫大肚子，囑囑虎，騎上若是不叫他走，兩腿一夾，他就不走，要叫他走，將腿一磕，能竄丈寬，今天騎上此馬，到了西山，他也不叫他走，把守西山的是獨角龍馬凱，見山下來了二十多人，放了一聲號炮，他吩咐你等，將開提，待會總爺出去拿他，他問從那裏來的，大衆賊人，依言，馬凱到了山口外，用手巾，鬼頭刀一指，說道：「你等那裏來的快通名，我看你這人，像有病的樣子，何必前來討死。」李慶龍故意小聲說：「會總爺，你不知因欽差伊大人，在此山被困，本地知縣，望各村莊要人，我們是哥兒兩個，我兄弟在家務農，我是發了傷寒病後，骨軟筋蘇，有心上吊，沒個地方去，叫人殺我，又怕抵償，今天知縣挑鄉勇救欽差，我遇見這個機會，騎了疋病馬，我來到此處，求會總爺快把我殺了，省得活受罪。」馬凱聞言大笑，說：「你會總爺，豈與你病鬼一般見識，你回去換有本事的前來討死。」李慶龍說：「我與你見個高下纔回，不然，叫別人說我私通你等。」馬凱說：「你放馬過來。」慶龍把腿一夾，那馬慢慢前行，三步一歇，兩步一站，馬凱甚不解意，忽見慶龍的馬，望前一竄，已到面前，掄三尖刀，就刺，馬凱急架相還，奈慶龍勇力異常，照着馬凱劈面就刺，馬凱一閃，正中肩頭，身帶重傷而逃，慶龍大叫拿賊，只聽樹林內齊聲喊喚，一擁闖進西山口，一直望東殺去，兩旁俱是峻嶺高山，山上餘賊逃竄，慶龍帶隊正走，只見伊欽差與都司王慶守備劉明，帶五百官兵，迎面而來，問道：「你等那裏來的鄉勇？」慶龍跳下征騎，說：「恩官大人，把總李慶龍帶來，本

村連莊會，前來接大人，回歸。衆莊兵與官兵合在一處，此時馬成龍大喜，一同殺入山口，正值小耗神下山，帶領七八百賊人，困在山寨飲酒，他想欽差等如籠中鳥，釜中魚，困他三兩天，可以活拿的。把他餓壞了，這天晚上，正吃酒得意，聽報說三山口有兵來打，少時又報，西山口失守，馬會總不知何處去了。小耗神氣往上冲，吩咐點兵，聚衆下山去拿，餓不死的賊，帶七百賊衆下山，望北山下一瞧，見連三莊的號燈無數，隨帶大衆會匪，殺入大隊而來，此時衆官兵，竭力向前攻南山口，東山口亦破，侯尙英侯尙傑，帶餘賊逃走，胡忠孝等亦殺入山口，合兵一處，正是：

衆將交鋒，戰鼓齊鳴，三軍搗碎花腔鼓，征駒搖响紫金鈴，賊想得勝，將要立功，征塵染迷宇宙中，只殺得高坡之上，人頭滾，抵凹之處，血水紅。

衆八卦教匪逃散，小耗神拉着手中槍，望東敗走，方出山口，聽見後面追兵甚遠，心中想要投奔四川峨嵋山，正望前走，只見對面來了一人，把小耗神抓住，說望那裏走，余四敬方出龍潭，又入虎口，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小耗神被捉東山口

養報應引見暢春園

詩曰：野草鮮花遍地愁，龍爭虎鬥幾時休，抬頭吳越秦漢楚，進觀梁唐晉漢周。

話說抓住余四敬的那個人，正是馬夢太，他在山坡上，瞧着山口打仗，只見小耗神走至面前，把他抓住，小耗神用手一攔，掄叉就打，馬夢太難以敵他，望旁一閃，只見賊人望下跑，夢太有心要追，不是他的對手，只得跟着他看，他望裏走，追之不遠，面前有個樹林，見小耗神進去，撲咚一聲，少時把那叉就扔出來了，夢太一見他把叉扔出來了，心中疑惑，不知何故，只聽得林內說：「哎，噲罷了，該當我死。」彷彿像小耗神的聲音，夢太正在思想，

只聽那邊山東馬與胡忠孝說：「賊人是望這邊來了，怎麼就不見，真是怪事。」正說着，瞧見夢太站在這裏，胡忠孝道：「老哥你瞧見小耗神來沒有？」夢太說：「二位來跟我進樹林內一瞧，就知道了。」余四敬被我拿住，二人信以為真，同進去一瞧，只見樹上捆着小耗神，余四敬、山東馬說罷了，老兄弟有你把小耗神拿住。夢太說：「哥哥不是我吹，你不知道，我不愛在人前獻多大的本事，我要拿賊，不叫人看見，方算本領。」胡忠孝說：「弟真佩服。」正說着，只見從林子裏出來一人，說：「夢太不可吹，這個賊是我拿的，我也在旁邊瞧着。」夢太面赤無言，山東馬倒怕夢太攔不住他，說：「使不得，我們都是自己哥們，不可玩笑。」夢太一瞧，認是顧煥章說：「大哥小弟就誤賴長兄的功勞，也不要緊，何必着急。」煥章說：「賢弟，劣兄的不是了，不可在此多說，咱們拿這小耗神去見伊欽，差就是。」胡忠孝把他解下來，抗着撲奔大營，三人後面跟着，此時大人帶兵，早把山寨得了，余四敬沒有家眷，在東山口外老營之內，發放軍情，惟不見山東馬與胡忠孝、夢太等，待至天明，老馬等三個人俱回，見大人，稟明拿小耗神之事，欽差大喜。大家用過了飯，升中軍帳，吩咐把賊帶上，衆差官把余四敬拉上大帳，喝令跪下，余四敬說：「我們是皇上家的忠臣，我們是會總爺的義士，不可無禮。」大人說：「余四敬，你既知道忠臣義士，何必如此作亂，你說我聽。」余四敬說：「勝者王侯，敗者盜賊，要是我們會總爺得了江山，拿住你等，也是一樣，不必多說，把你會總爺殺了，凌剮了，我決不歸降。」大人說：「自我太祖入關以來，省刑薄賦，你等應該知時達務，爲何甘作叛逆，絕無悔心？」余四敬說：「你要問人都有貪心，漢高起身草莽，後來與漢世江山，四百年，你大清國之主，在關東漢州城發祥，因吳三桂請清兵入關，替明朝打關王李自成，後來你等在北京登基，你也不可說前的事，要殺任你自便，我沒有話說。」大人吩咐帶顧義士前來，顧煥章過去，給大人行禮，大人就問了幾句拿賊的話，顧爺就把自在金家店與報應金眼雕比武，盧文龍給說合，才知是師兄了，無奈三個人在一處，多談幾天，到了這裏就知道大人在山受困，不想胡忠孝是連三莊之人，來此救大人，我心甚喜，夜晚小

耗神要逃走，我想他是罪魁，故在東山口樹林內，把他拿住，來見大人，欽差甚喜，問明功勞，然後請幕府入京，奏明康熙聖主，老佛爺聖上旨意，伊哩布賞加一級，賞戴雙眼花，欽賜團龍馬褂，馬成龍着以都司候補，隨同伊哩布察辦黃河馬夢，太陞補守備之職，各賞加一級，胡忠孝、李慶龍、薛應龍、顧煥章，來京陛見，隨營兵丁各賞給三個月錢糧，小耗神在本地處死，在案逃走之賊，各處嚴拿，衆人俱皆謝恩，欽差吩咐顧煥章等四人入都陛見，辦文書，就把小耗神此地處死，號令人頭，然後大人起身，奔黃河岸，派王慶等回衛輝府去，諸事已畢，顧煥章得了文書，帶着三人至都中部裏投文，是日帶領暢春園、胡忠孝賞賜都司，暫陞通州守備，李慶龍、薛應龍賞賜守備，在京營當差，顧煥章賞賜二等侍衛，在京當差，旁邊有達摩肅王說：「聖主龍恩，顧煥章功勞浩大，不知有甚本領，請主予恩典，我要向他比武，在暢春園，若果是真正武藝，還可，若是平常，不可充當二等侍衛。」聖主甚喜，說：「明日派彭朋、御親王看你，二人比武。」次日，在暢春園，達摩肅王說：「顧煥章你來了好，咱們比比看，那個有本事？我聽人說，你在五虎莊救駕，一段本事，如你事贏了我，我必保你高陞。」顧煥章說：「你老人家，不可與我一般見識。」說罷，兩人當場交手，一來一往，不分勝負，老王爺他本來有力氣，煥章是有本領，二人戰够多時，煥章立在東北角上，老王爺伸手要抓，煥章望上一竄，越在王爺背後，老王爺不要與子民一般，王爺說：「好俊本事，我看年歲尚小，要認你作爲義子，你意如何？」煥章說：「甚好。」朝他磕頭，衆人隨給王爺叩頭道喜，第二日奏明比武之事，隨帶引見，聖上見煥章，先前功勞甚大，又兼能出衆，真定鎮總兵出缺，命煥章去領憑，上任煥章謝恩，請訓起程日期，住在達摩肅王府內，老王爺問，你帶多人上任？我這裏給你預備煥章用兩個人，隨把王府中值事人都叫過來，挑了一個醉鬼李玉，要了兩匹馬，隨帶上任行李物件，叫李玉頭前起程，他自己穿了便衣，改扮相士模樣，後邊跟隨這一天李玉拉着兩匹馬，給王爺磕頭，就先走了，出離彰儀門，過去蘆溝橋，長新門，來至裏窪，見路北有一座大店，裏面上房五間，東西配房各三間，院中有天棚，李玉拉馬進店，小二接過馬去，拴在天

棚之內，李玉進在上房落座，先叫小二要酒要菜，自己吃酒，等候老爺，喝了十數盞酒，未見老爺前來，心甚焦躁，只見小二進來，笑說：「太爺，你把上房騰出來罷，我們東家來了。」李玉說：「你們東家是誰？」小二說：「是現在保定府守備張忠信大老爺，帶同本汛千總王有益老爺，在此接差，等候上司才來的信，叫將上房打掃乾淨，預備東家坐落。」李玉說：「你叫我那裏去？」小二說：「你挪在東廂房。」李玉說：「我還等我們老爺，不能住東廂房，無論是誰，我一概不挪。」正說之間，聽得外面亂嚷，怪叫說：「你們把屋子騰出來。」小二說：「有一位太爺喝醉了，他不出來騰。」外面進來兩個少年人，向李玉說：「朋友，你請出去罷，我們老爺來了。」李玉說：「小子，我還是老爺。」過去一腿，將那一個少年人隨踢倒了，他那個就嚇的跑出去了，李玉拿繩子，把這個捆上，把上身的衣服脫下來，把他放在外面，太陽地下晒着，只見外面進來了兩個老爺，一個頭戴緯帽，五品頂戴，翡翠藍管花翎，身穿醬色寧絨，二則龍的罩袍，並沒有穿褂子，身上帶着飄帶荷包，手巾各樣活計俱全，足登象牙底緞靴，面黃色，微鬚細眉，大眼，後邊那個，身高八尺，面如重棗，兩道重眉，一雙虎目，身穿藍寧綢袍子，天青褂子，六品藍翎，後邊跟着五六個官兵，拉着坐騎進店，前頭那位，張老爺說道：「誰把我的跟人捆了？」只見小二同那個先跑的出來，說：「老爺，上房有個醉鬼，把張祿捆上，還放在院子裏晒着，老爺請看那個醉鬼，不是在上房台階板凳上坐着嗎？」張守備抬頭一看，只見那李玉要站起來，身高九尺，面似黑漆，環眉大眼，身穿灰色細布單袍，足登青布薄底快靴，光着腦袋，手拿酒壺，在那邊喝酒，又見自己的跟班，在那裏太陽地捆着，守備一見，忽然大怒，說：「來人，把這個混帳東西拿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顧煥章升任鎮定府

王有義殺賊密樹林

詩曰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

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話說守備張忠將李玉擎下，見外邊來了一人，身軀矮小，頭戴小帽，身穿貴州袖大衫，高襪雲履，手拿小黃布包袱，年在三旬以外，雙眉帶秀，二目帶神，進店見了李玉，說：「不可如此。」張守備回頭把眼一睜，說：「你是做什麼的？在此管閒事，給我趕出去。」進來的此人，正是新任總兵顧煥章。身穿便衣，暗自私行，到此見守備問他做什麼的，他說：「我是個相面先生，從此路過，見你們打架，我來勸解。」千總王有益一聽煥章之言，說道：「你進來，你給我二人相相面罷。」把那跟班的放下，咱們到上房屋裏坐着，李玉見主人來了，也不敢言語，見三人進了上房，他本來醉了，在天棚底下，椅子上睡着。三人到上房落坐，煥章問二位那裏來，當差王守益說：「我們是保定營的守備與千總，接上司上任，乃是真定總兵顧大人，望先生給我二人看看相貌如何？」顧煥章說：「尊駕的相貌可喜，印堂發亮，正走中年大運，三山得配，爲武將望後必要掌權，鼻有梁柱，將來必能官居一品，看尊駕目下氣色，百日之內，定要高陞。」王總爺聽罷，說：「多蒙先生台愛，我們這營伍中的陞遷，俱有一定的規矩，此時又沒有出缺，我何能陞選哩？你再給我們這位張老爺看看。」煥章一瞧張忠，大吃一驚，說：「非好哉，你這個相貌，雙眉帶煞，地閣發肅，眼無守睛，尊駕此時雖則爲官，臉上帶一股煞氣，我是直言。三天之內，必有大禍臨身，恐有掉頭之禍。」張守備一聞此言，勃然大怒，說：「你這個無禮的匹夫，竟敢以惡語傷人。」王有益說：「大哥君子問禍不問福，何必生氣。」煥章微笑說：「二位不可不信，方才所言，我再給你細瞧，我看你今夜三更必死。」張守備氣往上沖，說：「這還了得，拉下去給我快打。」煥章說：「要打，你們也不是我的對手，我告訴你們罷，我是剪子谷捉拿小耗神，暢春園與神力王比武的賽報，應顧煥章便是。」二人一聽，慌忙跪倒，說：「原來是總鎮大人，卑職等未曾遠迎，求大人恕罪。」煥章說：「你們起來，二人起身，在旁垂手侍立。」大人說：「你們坐了。」讓至再三，方敢落坐。張忠吩咐看酒，少時店中人把酒席擺列齊備，張忠自去燙酒，進得屋來，給顧煥章

斟上一杯，說：「大人神相，卑職素日久仰，料想我斷無生理，我這一杯酒奉求大人一件事。家有八旬老母，卑職家中又無兄弟，倘若我死之後，求大人們多照應。」煥章一聽說：「倒是個孝子，我喝了你這杯酒，就是你死之後，都有我一人承管。」說罷一飲而盡。張忠復又斟上一杯，說：「家內還有十四歲兒子，讀書未成，學武未就，求大人帶到任上，不時教訓，給他一個微末差使，久後能養身餬口，卑職死在九泉之下，亦感念大人厚恩。」說着跪下。大人用手扶起，說：「起來，我再飲了你這杯酒，諸事都在於我身上，老兄不必憂慮。」張忠又將酒壺拿起，斟上言道：「卑職家眷現在保定府，倘若今夜身遭不測，求大人將卑職尸首，着人送回舍下，恩同再造。」大人接杯在手，一飲而乾，道：「老兄但請放心，不必多囑。」煥章說罷，覺頭暈眼黑，天地亂轉，頭重腳輕，坐立不住，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張忠一見大笑，吩咐夥計將店門關上。正是：

踏破銕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叫王有益趁着李玉睡着，將他捆上。王有益捆好了李玉，口內塞上些毡綿，然後又來到屋內，叫道：「大哥，咱們將那兩個人都捆了。我倒不明白你是怎麼用酒，把他兩個拿住。」張忠道：「賢弟，你有所不知，當年我做過廟谷莊的把總，因勤賊卦得了一包麻藥，我留在身邊，今天你我在，相遇仇敵，故用麻藥將他麻倒。」原來張忠是永平府撫寧縣人氏，行伍出身，現任南路龐把總，被撤。他又投在保定府協標當差，那時他就投了八卦教了。教中人給他用銀子，走動門路，他方升本汛的守備，與王有益是把兄弟，常在一處談心。他勸王有益歸順八卦教，王有益也不知八卦教是如何好處，也就跟他歸順了。一年有餘，方知他們乃是邪教，有心要退出來，無奈在他手下當差，不好脫身。今天他二人是奉他都會總的白牌，前來捉拿顧煥章，與小耗神報仇。今天用麻藥將顧煥章拿住，用被窩將他仁人包好，候至夜晚起身，恐走漏消息，二人落坐飲酒，吩咐將李玉所拉之馬，套上輛車，連煥章主僕二人物件等，俱裝在車上。心中甚喜，候至日落，大家起身，離了何家窪，行至三更時分，正是皓月當空。

前面有一樹林，甚是幽靜，大家齊說：「咱們這裏歇息再走。」張忠等俱皆下馬，衆人口渴，想要喝水。見東南有一菜園，衆人前去，尋井喝水，就剩下張王二人在此看守。聽得前面村莊，正交三鼓，張忠一想，他給我相面，說我今夜必死，現在天至三更，我不如把他殺了，以解我胸中之恨。說罷，走至車前，由被內將顧煥章拉出，拿手中刀，照着煥章一刀劈去。不知顧煥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紅胡子戲耍顧煥章

神力王調兵剿邪教

詩曰：人生名譽最爲先，過眼浮雲似箭穿。苦緒豈皆因自得？愁懷惟望故人憐。關心花酒將十載，留意詩書只六年。堪愧芸窗荒怠久，恥將俚句寫鸞牋。

話說張忠舉刀要殺顧煥章。王有益在背後一瞧，說原來他們八卦教的人，皆非正道，皆是叛逆的賊人，我不把這叛國賊人殺了，改邪歸正，想能輪刀就往下剝，磕破一聲，張忠人頭落地，殺尸栽倒。王有益又把被窩拉下來，把顧煥章主僕二人放開，拿刀等候餘黨。只聽跟班的張祿說：「不用忙，我去問老爺。」王爺又把張祿殺了。大家說：「他並未犯法。」王有益說：「我本是大清國職官，無故跟着張忠，瞎混了一年，實是可恨，我今天改邪歸正，殺死張忠主僕，你等也就趁此去罷，不必前來討死。」衆人一哄而散。王有益才用涼水把顧煥章解過來，然後又把李玉也叫醒過來，把馬拉過去說：「大人上馬，連大人的東西教給攔在馬上，然後說明這一段事。」顧煥章如夢初醒，問王有益：「天地會是何人所興，供奉什麼人爲主？你說教中的規矩，我聽聽。」王有益說：「我入教年淺，在先諸事不能細道。」後來我聽張忠說：「當初有一個畢道成，他在江西太極觀，得受異人傳授的天書三卷，一卷名實錄，天章，上面是吞丹練氣，二卷名通總萬物，上面俱是符咒，點石成金，驅妖逐邪。三卷名王府奇覽，上面是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妙法，各種起死回生的妙藥，常以看病爲名，因此把這會中人，越聚越

多連年以來，在天下各省，蘇松常鎮，廬鳳淮陽，福建三江，四川兩廣，湖南湖北，雲貴直隸，山東山西，關東口外，陝西，甘肅，涼州，寧夏等處，俱有他們天地會公所之地。各屯莊鎮店，以及州城府縣，此會中人甚多，不可勝計。我所謂無非是大概，我也不知是誰為首。當時立教之人在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內，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山下有六十四座圍子營盤，三六九日看操演陣，不許咱們大清國人進他那裏面去，如要他們會中之人，私通大清國的官長，知道犯了他們的規矩，就是分身碎骨，劍墳滅祖。我是反教歸正，求大人的護庇。」顧煥章說：「你是真救命的恩人，我不負你的心。」顧爺說：「李玉，咱們這任不上了，功名事小，國家安危事大。自去私訪，若果是真那時，我必要替國家滅此叛賊。」說罷，吩咐李玉，先把兩個死尸埋了，然後帶王有益，暫回神力王府，我去私訪此事。顧爺方要走，聽得樹上一响，飛身跳下一人，說好一個王有益，天地會大事機關，喪在你手，你往那裏走，我來也。煥章一瞧，見此人身軀高大，氣勢雄偉，青絢子手，絹包頭，身穿青絢子褂褲，薄底靴子，面如晚霞，手拿金背鋼刀，說顧煥章等往那裏逃走，會總爺來結果你的性命。舉金背刀就是一刀。煥章說：「小輩不可無禮。」掄短刀相迎，二人動手。王有益要過來幫助煥章說：「你們兩個去罷，我拿住他就走。」二人戰够多時，不分勝敗，只見那個人就往南跳。煥章後頭就追，那人一直望南去了。王有益也就不敢追了，一同回歸王府去了。單表煥章追下去，有二十多里，也未追上，見道旁東邊有座廟，三個山門，上寫三清觀三字。月色西斜，有點口渴，來至廟門首，他想要叫門，一想黑夜多有不便，翻身上牆，只見裏面大殿，開着一張八仙桌，北邊放着一張椅，兩邊有兩條板凳，上坐着兩個小道童，俱皆年在十六七歲，坐在那裏說笑。顧爺一見，跳下牆，到院內，說二位道友，還未睡覺麼？兩個童兒說：「你爲什麼跳過牆來，你是做什麼的？」煥章說：「我是過路，夜晚趕路口渴，舌乾，求二位道友，賞杯茶吃。」說着坐在那椅子上，那兩個童童說：「朋友，你黑夜之間，求水火，是爲穿窬之盜也，你是做什麼的？」煥章說：「我也是個人，火居道士，在家修真養性。」那個童童進內，去不多時，只見從西房內出來一個人，

拿着茶壺茶碗，擱在桌上。煥章說：「道兄廟中幾位？」那個黃面目的道童說：「我們廟內，師徒爺們七個，我第六個，我叫越挺，那個叫越硬，三個越來，四個越了，五個越就，六個越弄，我們這六個字，是挺硬來了就弄。」顧爺用眼一瞧他說：「你這個出家人可好，一說話就出此匪言逆語，我說你聽，出家人講究養性修真的，不准出此不知世務之言。」那個道童說：「道友不可生氣，出家人茶，把碗有人相犯，都不准望人家一般見識，你知道了。」顧爺一想說：「好一碗養性，往地下一扔，說不必生氣，出家人修真養性。」說罷又將那個茶壺，望地下一摔，摔得粉碎。煥章說：「你別生氣，出家人養性爲本。」那個童兒說：「你摔了我們的茶壺，你還說別生氣，你有多大本領，咱們交手兒，今天你能贏了我，我便信服你。」說着劈面一拳，照着面門打來。煥章用拳相迎，二人在一處打够多時，煥章心中想道：此人必受了高明的傳授，若不然拳着這樣的精通。正想之際，旁邊那個童兒說：「師兄你歇息，我來與他較量。」那個過來動手，武藝也可以，旁邊一個童兒說：「小輩不可無禮，我來也。」又過來一個童兒，方要動手，只聽得西屋裏大聲說：「顧煥章不可與我徒弟動手，我來與你較量高低上下。」籬子一响，出來了一個人，煥章睜眼一看，就是方才追趕的那個人，手使金背刀，照煥章砍來。煥章急架相迎，兩口刀上下分飛，戰有三刻之久，那人閃在一旁說：「顧煥章無愧人稱賽報應，我久開大名，未能會面，你由蘆溝橋一處行走，至窰窰，你進那座店內去了。我知是天地會八卦教的人，在那裏等候與你，我料想他白晝不敢殺你，我在一旁暗探，至天黑夜，晚見一衆賊人出店，我在暗中跟隨，三更時分到了密松林，我在樹上瞧着，我本有心要救你，不想王有益將賊人殺死，你二人在那裏談心，我故以言語相戲，將你引到此處，我故叫徒弟試你的本領如何，你我一交手，就知尊駕武藝超羣，我有極大一場功名富貴，送給與你，說罷，叫徒弟將西屋裏燈點着了，說請到屋內落坐，喝酒再敘，煥章隨同那人，進西廂房屋內，裏邊放八仙桌兒一張，一邊擱着一把椅子，牆上掛着一張條山畫的，是林上孤松，配着對聯一幅，寫的是：

斗室堪留知己，

杯茶儘可談心。

桌上點着一盞燈。煥章說：「你貴姓？」那人說：「先生咱們喝着酒，我再告訴你。」只見徒弟將酒案擺上，二人落坐吃酒，煥章復又開言問道：「吾兄高姓大名，可以見教，告訴我罷？」那人手舉酒杯，說出姓名，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馬傑說機天地會

煥章私訪蘆溝橋

詩曰：滿城風雨薊門秋，五百年來感舊遊。偶與蓬萊仙子遇，相攜便上酒家樓。

話說那位英雄言道：「我乃天津衛滄州人，姓馬名傑，別號人稱紅胡子。我有一個拜兄，名叫大刀韓成，公在此五省。人皆稱我爲滄州雙俠。因我的朋友被案死了，那我正在四川，聞比凶信，回到滄州，到拜兄墳上祭掃痛哭一場，在本處居住，又怕北五省綠林兄弟，有事常來尋我，故此隱居在此廟內。八卦教屢有書信前來，請我入會，封我爲一字平肩王。我早晚打算入川，探望賊人大勢如何。若果勢大，我身在天地會，心在大清國，明順賊人，暗替國家出力，等待大兵征勦之時，我自自有道理。今天相見，真是三生有幸，意欲結爲金蘭，不知尊意如何？」煥章一聞此言，心中甚喜，言道：「既蒙兄台見愛，小弟無不樂從。」說罷，馬傑叫童兒把香案擺齊，二人叩頭已畢。馬傑爲兄，煥章爲弟，重又入座飲酒，說賢弟蘆溝橋有一座天賜店，店內前後有五層大房，那是直隸巡撫吳聯所開的，那裏就是爲鑄地雷。那店中所有的人，俱是會匪，連吳聯也是八卦教。他是會中的忠勇王，教中都稱呼他爲忠勇都會總。他從做知縣之時，就是八卦教了。他是叛逆總頭目，八路都會總吳恩的兄弟。才智過人，專好收攬英雄。你要將這地雷之事，訪明白了，回都表明聖上一則爲國家出力，先斷賊人的餘黨，二則功勞浩大，聖上必定重加封贈。你可扮作一個買賣客商，方好前去，別的買賣怕你說漏了，你就扮做一個賣人參的，就是

我這南屋裏，有兩箱子人參，也有扒山的貨，也有老山的貨。用只小箱子盛上，你就說由祁州廟上回來，要上都中參局去賣，那時必然相信。你就在那店中裝病，就邊還有車輛，夜晚出去再暗中察訪。把此事訪明，再走不遲。煥章一聽，心內甚喜，說若果如此，我真感恩兄台的好處。二人吃酒，天已大亮，煥章收拾齊備，背上參箱，辭別馬，傑起身，往蘆溝橋來。天至巳正，來至蘆溝橋，天賜店門首，見裏面房屋甚多，頭層院內馬棚槽道俱全。煥章進店就嚷說：『我要住店。』裏面出來一個人小二，年有二十多歲，身穿青截藍布衫，白襪青鞋，淡黃臉，面笑嘻嘻的，說道：『客人我們這店裏，不住孤行客。』煥章說道：『我不是孤行客，我是賣人參的客人，你趕緊給我找房。』隨後車輛就到。小二說：『同我到上房去住。』煥章隨到上房內，屋中甚是干淨，落坐要淨面水，洗罷吃茶，小二擺上四碟點心。煥章說：『我不吃點心，快給我燙酒擺飯罷。我在路上，還沒有吃早飯呢。』小二去不多時，擦抹桌案，煖酒擺菜，冷葷熱炒，新鮮果品，應時蔬菜，擺列滿桌，又送過兩壺蓮花白酒。煥章吃得十分高興，問小二你姓什麼？小二言道：『我姓侯行六，在這店裏內跑堂，我家就在這裏，我的母親老病復發，買你的人參，治溫痛病。』煥章說：『我送給你一枝老山參，就是，我諒你也買不起，我再告訴你吃參的方法，用一小磁罐兒，放在開水之內，煎着等候兩刻工夫，蒸透倒出再喝。』說罷，即在箱子內取出一枝極好的老參，交與小二，小二道謝已畢。煥章吃罷早飯，天色已晚，又因昨日不曾睡覺，和衣而臥，睡至初更方醒，喝了兩碗茶，又要點心吃。下至二更時分，大家俱已安歇，收拾妥當，換了夜行衣，靠出房。各處巡訪地雷消息，直找到五更，並無頭緒，無奈回歸上房睡覺。天亮托言有病，仍然不走，一連五天。這一日晚上，小二候六進來，說：『客人今天晚上，須要早睡，不可出門。今晚我們店中有事，你睡覺就是了。』煥章依言說是了。天色已晚，自己把燈吹了，說我睡。小二甚是放心，煥章在窗孔偷看，天有二更時分，只聽外面馬聲喧，有人叩門，有幾個出去開門，說：『那位來叫門？』外面說：『散值會總，逍遙會總，太平會總，與分巡會總，前來察看地雷工程。』衆人把門開放，少時有兩個燈籠在先，後面有兩

個年邁之人，頭二個帶三角白綾巾，銀抹額，二龍鬥玉，藍絨箭袖袍，毡底快靴。兩個年約三十上下，身穿藍色細大衫，薄底快靴，面如白玉，唇若塗脂，五短身材，共是四個會總。頭一說是老龍神散值會總馬鳳山，第二個分巡會總任山，逍遙會頭張寶任，太平會總任鳳橋，帶着十六個會中之人，來察驗地雷工程。衆賊人見裏面店門已關，任山說：「侯六你去把三層上房屋內地板開開，少時我等去觀看。」只見侯六入第三層院中去。顧爺看够多時，暗中就把後窗戶開了，拉刀上房，從窗戶躡出去，翻身躡在上房一瞧。又望院中一看，見侯六手提燈籠，撲奔後院。至三層院中，又見他把鎖開了進去。煥章在暗中一瞧，只見把燈籠放在地下，用手把地下的方磚起下來，一連起下來五十三塊方磚。又把地板一翻，只聽一聲，將板提起來。又打燈籠出來，至前院中去。煥章從房上下來，進得上房屋中，來在地板臨近，順着梯兒下去了。約有三四丈深，至底下自己火一幌，照了照，一直望東，都是平坦之地。還有好些個竹竿兒，正在觀看之際，只聽外面梯子聲响，燈光閃閃。煥章忙往樓梯背後一轉，也不言語。只見那四個會總，一齊帶領着衆人，往裏面來了，各處去瞧。也有火藥，也有鐵炮，也有房屋。只聽得那先說，老會總你看成不成，那個說好。你帶大家同我上去罷，我必有保舉。衆人齊說好，遂望上去。煥章從樓梯後面也要上去，只聽地板一响，早已蓋上了。煥章想要出來，勢比登天費事，不知顧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叛國賊奉命交部訊

白將軍兵定孽龍溝

詞曰 一生愛說是爲偏，不讀詩書不種田，山水優優身外事，煙霞笑傲性中天；浮生作夢空成夢，舉世無

緣亦是緣，信口暢談今古事，光陰虛度十餘年。

話說顧大人被他等用地板蓋上，不能出去。無可如何，自己想道：「說是生有處，死有地，今天該我死於此地，大概不能活了。」正在憂愁之際，只聽得板子一响。煥章望上一竄，上面馬傑道：「賢弟我日夜望念於你，不料

你在此受困，今日甚巧，你我兄弟先走到無人之處再說罷。」二人來至店外，紅胡子馬傑蹲在地下說：「賢弟，你不可在此久待，今天你速入都見駕，奏明聖上，派兵拿直隸巡撫入都，審問天地會之事，請旨派兵前來蘆溝橋天賜店，拿獲賊人，够控地雷，你這是一件大功勞，弟兄就要入川去了，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再作道理。」說罷二人分手。煥章入都，先見神力王爺，回明直隸巡撫吳聯在蘆溝橋設造地雷，安心謀反，自己私訪在路拿賊之事。李玉王有益過來，給顧煥章請了安，回明了分手之事，把張忠張祿的尸身埋在這旁溝邊。煥章說：「也不必管他就是。」神力王顧煥章見駕，老王爺奏明了聖上。康熙爺降旨，派神力王調京營兵，去拿獲天賜店賊人，連察訪賊人地雷。王爺帶兵去蘆溝橋，天賜店派兵把店圍住，刨地雷，刨出好些火藥竹竿子，將房拆毀，回京奏明聖上。康熙爺傳旨，拿直隸巡撫入都，交刑部革職，嚴刑審問。派顧煥章在刑部衙門對。那日吳聯奉旨，鎖拿吳聯到刑部聽審。派的問官，是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總裁彭中堂，吏部尚書都察院總憲田文忠，滿漢四名御史，與大理寺卿明安，刑部尚書杜光耀，共是八堂嚴刑審問。吳聯並不承認，他說身受國恩，官居頭品，爲封疆之臣，豈能身入邪教，我與顧煥章素日有仇，求衆位大人明鑒，不可聽他一面之詞。又問顧煥章說：「你既出首告吳大人，你怎麼知道他是天地會？」顧煥章說：「大人要問神力王爺，在蘆溝橋，勦了賊店裏面，又抄出火藥等件，乃是職員在那店內，目視真實，才能出首，衆位大人用刑拷訊就是。」吳聯說：「衆位大人，他是武夫，可以受得住，刑犯官實不能與他比，求衆位大人明鑒。」問了一天，也沒有口供，散堂，把二人收料。如是問了十餘日，聖主下了一道上諭，催問，無奈二人俱無口供。這一日奉旨出征叛賊的白大將軍，跑紅旂的摺子入都奏明聖上，兵破了孽龍溝，拿獲流賊杜雙印，傷重身死，得了賊人寶刀一口，進獻。聖上餘賊竄入福建，盡石嶺，隨後進兵追趕。聖主大加封賞，寶刀入庫，傳旨派白國占務要將賊人勦滅。又派察看黃河伊哩布，提調參贊軍務。伊大人自剪子谷諸事辦完，都司王慶等謝恩辭別了，欽差走了。伊大人先將何丁交際入獄看管，自

己把諸事完了，方要起程。這日接到聖主的意旨，派下來打畫石嶺提調官，隨帶二馬先起身，至畫石嶺，早見將軍的先鋒官金刀統領鄧忠，鄧大人的兵隊，在此安營。伊大人先見了鄧總鎮，然後白大將軍也就到了。伊里布遞手本參見大將軍，將軍大喜，說：「兄台你我都是朝廷的命官，又是街坊，何必如此多禮？」本帥聽人傳言，說大人處有兩個能人，俱姓馬，一名馬成龍，人稱山東馬，一名瘦馬夢太，不知此二人，那個是武藝出眾之人。大人說：「老師，要說眼裏災變，平常的拳腳，馬夢太來的熟練，若要說臨敵無懼，勇冠三軍之人，膽大力勇，還是馬成龍。」大將軍吩咐來人，把馬成龍叫進來。只聽外面有人答言，說是進來了一人，頭帶着官帽，身穿藍布大褂子，高腰襪子，青布山東皂靴，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精眉大眼，平頂短項，在下面給將軍請安，說：「卑職給將軍請安。」白帥一聽說：「你這山東人幹甚麼的？」馬成龍說：「都司馬成龍參見將軍。」白大帥說：「你既是都司，為何不穿官衣？」馬成龍說：「我沒有官衣，求將軍見容。」老將軍說：「你會使甚麼刀？」白大帥說：「你既是都司，為何不穿官衣？」馬成龍說：「我沒有官衣，求將軍見容。」老將軍說：「你會使甚麼刀？」白大帥說：「你既是都司，為何不穿官衣？」馬成龍說：「我沒有官衣，求將軍見容。」老將軍說：「你會使甚麼刀？」白大帥說：「你既是都司，為何不穿官衣？」

手奪羊。

羅漢拳站當移身繞步，過剛強，伏虎勢，暗裏藏，身背錘，把人傷。鴛鴦脚最難防，連環炮鬼神忙，丹鳳眼耳順，練完了，氣不湧出，面不改色，在當中一站。又練了一盪，在旁邊一站。將軍叫成龍，練山東馬一瞧，把身在當中一站，說我要練了。把腿一抬，打了一個飛脚，望前走了四五步，又打了一個旋風脚，望前走了幾步，又打了一個

旋風脚，完了。來至將軍面前，說都司馬成龍練完了。老將軍氣的面不改色，問此拳何名？成龍說：「嘎嘎拳。」又問還練什麼？山東馬又把瓦刀磨練了一回。又至將軍面前，說練了一回六花刀。老將軍說：「你這刀法拳脚，俱是胡鬧，我營內用你不着，把他趕出去罷。」又賞了馬夢太一個四喜的班指，又賞了一個跟頭搭連，又賞了一把小刀子，火燒，一卓酒席。馬夢太也下去，來到伊大人住宅，大帳房一旁，有東西兩個小帳房，見山東馬打行李，收拾好了，望大家說話，有幾個跟伊欽差的下去，來到伊大人說：「馬老爺，你是怎麼了？」山東馬說道：「我被白大將軍把我給沖出來，我怎麼有臉在此處了，等着伊大人來了，他要是念起往日的好處，給我幾兩銀子，我回到北京城去，賣硬餅餛飩了。」正說之際，聽得那邊有個跟老將軍的差官，與馬夢太在那裏說閒話。又見夢太笑嘻嘻的，手內托着將軍賞的那幾件禮物，望那位大老爺說：「大哥你瞧將軍賞我的東西酒席，對不對？」正說之際，只見兩個兵抬馬的面前，說馬大哥你瞧瞧。馬成龍說：「我已知道，將軍賞你的東西酒席，對不對？」正說之際，只見兩個兵抬着一卓酒席送來，擺在帳房之內，說大人在大帳，與將軍吃酒，議論軍機大事，你們衆位用飯罷。馬夢太說：「大哥來罷，喝酒罷，別生氣，大人下來，定有道理。」二人入座飲酒，山東馬惟有拿酒遣悶，方吃完了。只見欽差過來，先把成龍叫進大帳，說：「你不可性急，暫且跟着我，等着明天與賊人打仗，如要是賊人真勇，將軍帳下衆將，所不能勝，連馬夢太都算着，那時我在將軍跟前說，要是你出去成功，把賊人拿住，或是打死，我也可以在將軍面前說話了，除此別無第二個主意。」山東馬說：「謝過大人。」伊大人說：「你們下去歇去罷。」次日天明，聽得大帳之內發動，點炮將軍的大營，有四五十座，十萬精兵，請伊欽差一同兵伐畫石嶺。只見旂幟招展，號帶飄揚，少時二馬跟在大隊人後，隨同大隊，望西奔畫石嶺，只見那座山口，坐向西東，山坡上有九節毒龍炮兩個，兩杆白八卦旗，上面有無數的賊兵，各城刀鎗，山口有水板關住。將軍正在東方傳令駐隊，只聽得畫石嶺山口內，三聲炮响，木關一開，出來了無數的賊兵，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矮起龍連敗七將 山東馬醉破飛刀

話說白大將軍在畫石嶺東山口外列隊，衆帶兵官將人等，俱在兩旁侍立。少時賊隊自山裏面出來，大旗在當中，是白綾子的，上寫飛刀正印。會總侯前面是先鋒黃面大歲蔣方，左邊是神機會總張右，邊是副印會總馬侯，尙傑侯尙英俱在兩旁站立。爲首的騎着一匹青色馬，頭帶三角白綾巾，身穿粉緞子，征衣薄底靴子，鬚邊上雙插白鵝翎金抹額，二龍門寶，背後帶着十二口柳葉飛刀，又名教標刀，俱是三尖兩刃，把上拴着紅絨子條兒，又有截把鬼頭刀一口，在那裏手中拿住，甚是威風。把坐下馬一催，來至兩軍陣前說：「清國兵將，不必作威不眼，有能耐的過來，分個高低。」又見裏面出來一個白面貌的說道：「神機會總在此，你們那個前來？」飛刀會總侯起龍說：「你先在後面去，有劣兄在此，可以敵了賊人。」正說之際，老將軍派前營副將李德英前去，與飛刀侯會總動手。李大人是當初跟着神力王爺，征過大金川、小金川，征過安南，智勇雙全，由站兵出去的，自己得了一個副將，在直隸、山海協將任上，奉調帶本部兵，隨老將軍勦賊。今天一瞧，說未將願往。一拍坐下馬，持鎗出了本隊，大聲喊嚷，說叛逆賊人，認得我神力將李德英的利害嗎？催馬至陣前，大喝一聲，挺鎗直取侯起龍。旁邊過來蔣方說：「小輩不可無禮，我來也。」拉着手中刀，至陣前舉棍就打。李大人用鎗相迎，二人戰上四五個回合。蔣方一棍落空，被李德英刺於馬下。惱了飛刀會總侯起龍，手使截靶刀，前來助戰。一見李德英刺死蔣方，拉背後飛刀，照着李大人就是一飛刀。只聽一聲响，李大人墜馬身亡。爲國盡忠，死在戰場。白大人又派後營守備周振出馬，也被飛刀砍死。如是者一連六陣，陣亡了六員戰將，惟有馬夢太在那裏說：「列位老哥們，不是我姓馬的說句大話，就平這們一個賊，勝不了他，真是怪事，我先討令去。」正說之際，聽得大將軍傳馬夢太出去，拿賊。本來馬爺是望衆武將軍官玩着，聽見將軍真叫他出去，自己就先怕了，無奈過去給將軍請了安，說守備馬

夢太，伺候大帥。老將軍也說罷：「你就出去拿賊，如得勝拿獲，侯起龍，本帥定有重賞。瘦馬不敢違令，拉刀出陣。只見那邊侯起龍洋洋得意，說那個過來的馬夢太，你要討死我，飛刀會總在此。夢太離賊人不遠，還是把煙壺兒掏出來，那刀一掩，搖頭幌腦，甚是得意。說小子你認得我嗎？老太爺前來拿你，自通姓名。飛刀會總掄刀過來動手，幾個照面，被侯起龍一飛刀把他頭上皮剝去一塊，夢太敗回陣來。白大將軍甚是着急，十分焦燥，伊欽差一旁說：「好一個膽大賊人，馬成龍你出去拿他就是。」山東馬一聽，從背後出來，見老將軍施禮說：「卑職前去，拿這個賊人就是。」老將軍說：「本帥有能征慣戰之將，尚不能勝他，何況於你？」成龍說：「如不勝賊，甘當軍法。」將軍說好，你就前去。山東馬拉刀飛身，出離了本陣，直扑賊人面來。侯起龍一瞧，正要問他姓甚名誰？只聽本陣隊中鳴金之聲，連忙歸隊。察問說那個鳴金神機會總張說：「小弟方才見兄長連勝清營幾陣，又見出來了一個山東馬，此人武藝絕倫，弟恐兄長力盡，受他人之算，弟要替兄前去拿這個姓馬的去。」飛刀會總說：「賢弟與劣兄略陣，我正殺的得意之間，等我拿了這個山東馬，再作道理。」說罷回身，直扑兩軍陣前而來，早見馬成龍在那裏拿着瓦刀面向正西，在那裏等候。飛刀會總一見，甚是有氣，用截靶刀一指，說：「小子你不可這樣無禮，你就是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馬成龍嗎？」英雄答言：「正是馬成龍，你就是飛刀會總嗎？我來拿你。」說罷二人交手，侯起龍本來武藝超羣，掄刀就砍，馬成龍急架相迎，二人在戰場之上，正殺的高興，只聽老將軍在陣內，連聲說好，你等快給擂鼓助威，鼓更擂鼓，在那裏助威。山東馬正在得意之際，又見賊人把手一揚，一飛刀直奔成龍咽喉而來。山東馬一聲說好像伙，那飛刀落在就地，又是第二口飛刀，照着前胸刺來。山東馬又一嘆，那刀又墜落於地，三口刀飛來，照着腿碾來，成龍也就閃開了。書中先說飛刀會總侯起龍的飛刀，百發百中，爲什麼他又被馬成龍閃開，能征慣戰的英雄，尚不能勝他。馬成龍又不曾竄高跳遠，其中有個緣故。要是山東馬他頭一個出來動手，他也死在侯起龍之手，今天他在欽差大人的馬後，看了半天，他見飛刀會總那飛刀

出來，一把在上路頭上，面門咽喉，再不然就是前胸肚，下三路就是在腿上。他說我使的是把瓦刀，長有三尺二寸，刀頭寬有六寸長，他的飛刀一來，照着我面門，我用刀一迎，那時我就飛過去了。他的飛刀照着肚腹，我把刀往下一沉，也就擋開了。往腿上來，我一竄就閃開了，因此他在這裏出來動手，侯起龍三口飛刀，所以俱被他攔閃開了。此時飛刀會總侯起龍心中甚是急燥，無奈又與山東馬交手，二人大戰多時，不分高低上下，勝敗輸贏。飛刀會總甚是着急，又上前急將飛刀望着山東馬膺中一扔，只聽得吶吶一聲，正中腰上。山東馬成龍就翻身倒栽在地，侯起龍心中甚喜，在那旁站着，洋洋得意，說小輩你今天望那裏走，我來殺你這無禮的匹夫。說罷，往前一竄，方要掄刀砍馬成龍，只聽得身後有人說道：侯大哥你別殺他，讓我結果他的性命就是了。飛也似的來了一位神機會總，要救成龍的性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張廣太醉入勾欄院

韓紅玉俊目識英雄

詞曰

體自風流態自嬌，桃花如面柳如腰，看來何處曾相識？家住揚州廿四橋，花氣芬芳月色瓏，銷魂時節醉顏紅，平生多少傷心事，都付琵琶一曲中。

話說從賊隊中出來一人，內有一段隱情，順天府東路臨武清縣河西務有一人，姓張名德，玉作糧行生理，熟讀外科藥善治病，先娶妻趙氏，生下一子名叫張廣聚，趙氏故，繼娶姚氏，爲人實惠，知三從，曉四德，明七貞，懂九烈，多讀聖賢書，廣覽烈女傳，自進門以來，操持中饋，家業日興，連生二子，次名廣才，三名廣太。這一日張得玉從外面帶了一個相面的來家中，給他那三個孩兒相面，相士姓劉，別號人稱劉鉄嘴，善觀氣色，能曉吉凶，進得門來，先給張廣聚看相，劉先生說道：「你可別惱，我看相是直言無隱。」德玉乃說道：「先生有話，請講無妨。」劉鉄嘴說：「觀此人二目犯相，骨肉無情，多存厚道才好，二令郎廣才平常，相貌無奇，所可敬者三世兄廣太，五官

出衆品貌超羣，久後官居極品，位列三台，定非池中之物。」德玉說：「先生過獎，幼子痴愚，多蒙先生台愛，送上相金。」劉先生辭別而去。這一年，廣太十三歲，正在學讀書，家人來報，老東人病體沉重，請少爺急速回家。廣太一聞此言，心中甚驚，趕緊來至家中，到床前一看，只見衆人旁立。他父親言道：「我生平在河西務，開了廣聚糧店，是你兄廣聚照料，家中有糧田數頃，是你二哥廣才照應，他二人俱已成立。你兩家嫂子，俱皆淑賢，惟有你年幼，尚未授室，我死之後，好好讀書，以圖上進。縱我在九京之下，我也瞑目。」說罷氣絕身亡。衆人大哭。廣太悲痛過甚，哀哀欲絕，大家開弔，辦理喪事，諸事已畢。廣太自他父死後，不好讀書，惟好習琵琶絲絃，專習外務，不學上進。孝服已滿，在外面時常呼朋引類，把兄弟拜了哥兒，三個大爺李貴是本街上一個斗行的經紀，二爺鄒忠是武清縣的壯頭，二人俱皆小康，與廣太三人結爲異姓兄弟。廣太年至十六，有一個標友，姓康，名成行，九乃是風月場中第一能手。這一日同廣太在一處走局，散後相約吃酒，二人意氣相投，喝的十分高興。康成說：「賢弟，愚兄請你吃杯茶可同去。」廣太說：「到那裏去？」康成說：「離此不遠，有一個下處，在四美堂，新來一個婊子，名叫賽雅仙，又叫白牡丹，聞聽生的十分美貌，你我不免前去，打一個茶圍，不知尊意如何？」張三爺本來是吃了幾杯酒，有點醉了，隨同康爺二人，同至北後街，路北見有一門樓，掛着大燈籠，上有三個大字四美堂，門上對子一聯，寫的：

堂前栽種相思樹，

池內常開并蒂蓮。

二人進門，三爺進二門一看，屏門四扇，齊開，院內開放各種時樣鮮花，天棚高大，陣陣生涼。上房五間，窗戶上糊着紅粉色的芙蓉羅，配着綠色格子，十分好看。西東廂房，甚是潔淨，出來一個人說：「二位老爺這裏來。」廣太一看，見那人年在三十以內，頭梳馬尾，簪焦黃首飾，頭髮漆黑透亮，身穿半大淺藍夏布褂，金蓮約在四寸，手打籐櫛帶，笑裏讓坐。二人進屋落坐，一看屋內擺設，甚是幽雅，東牆擺着花裏雲片，案上有盆景兩個，坐鐘一

架窗下八仙桌一張，擺着文房四寶俱全，配着兩把太師椅。鋪着竹墊，北牆有籐床一張，垂着芙蓉紗的帳子，竹席涼枕，並有香牛皮夾被，牆上掛着名人字畫，唐伯虎的橫披，是漢宮春曉，兩邊配着泥金對聯，寫的是：

豔質芳心宜自警

雲容月貌爲誰研。

乃是郭尚先所書。瓶內插着夜來香數枝，帳檐垂着兩個鮮花花籃，二人觀看已畢。老媽端進茶來說：「康九爺少見呵，這位老爺貴姓？」廣太險紅說：「姓張。」康九爺說：「叫他們前來見見。」老媽聞聽，高擡見客。只聽外面笑語之聲，掀簾進來，粉白黛綠數人，怎見得有詩爲証：

只聞香佩陣陣，行動百媚千嬌，巧筆丹青難畫描，周身上下堆俏，身穿藍衫可體，金釵輕插鬢梢，垂金小扇手中搖，粉面香腮帶笑。

進來說：「九爺來了，這位大爺貴姓？」三爺把臉微紅說：「姓張。」衆美齊說：「大爺照應。」俱皆出去，隨後老板進來，與康九爺說話：「九爺來了有禮。」張廣太一瞧，這個內老板，年有三十以外，甚是齊整，怎見得有詞爲證：

雲鬢半斜飛鳳翅，耳環雙墜寶珠排，明粉未施猶自美，風流遂帶少年材。

說九爺這位貴姓？廣太說：「姓張。」康成又言：「這就是廣聚糧食店小東張三爺。」內老板說道：「那陣風把你刮來了。老沒有我們這裏來過呀？」康成爺說：「我們聽人說，你新近接了個人來，叫賽雅仙白牡丹，叫出來我們看看。」內老板說：「咳，九爺，要提起接的這個人來，話說長了。我這幾年存了些銀子，到了一趟天津，打算要買幾個去，我由滄州官媒入手買的，這個賽雅仙到家，一共用去三百多兩銀子。此人方一十八歲，十分人材，自到我家，琵琶絃子，時新小曲，他不學，我要打他，一縱身出去，就上了房子，我還要與他說好話，他才下來，天天頭也不梳，脚也不裹，終日悲慘，把兩隻眼睛，都哭腫了，在後面他穿着舊衣裳，他還會寫字，寫了好對子，你們

二位不必見他。」九爺說：「無妨帶着我們三爺，到後面去瞧瞧。」內老板說：「三爺請。」廣太到不好意思去，讓至再三方才前去。內老板前頭引路，三爺在後而行。望東一拐，有一座門，門上有付對聯，上寫的是：

秀于外，慧于中，惟大英雄能本色。

竹曰：清菊曰：淡，遇真名士自風流。

入門只見後院北房三間，家西惟有兩間廂房，內老板把上房簾子一掀了，說三爺請。廣太邁步進得屋來，屋裏有板山一個海棠春睡圖，兩邊掛着一付對聯，上寫的是：

室貯金銀十二。

門迎朱履三千。

北牆有八仙桌一張，上面有文房四寶，一邊一把椅子。內老板說三爺請坐，他把西屋裏的簾子一打，說姑娘出來。連叫三聲，並不答應。原來韓紅玉是午夢方濃，睡着未醒，且說這個女子，原來是北關人氏，其父名叫大刀韓成公。他有兩個哥哥，一名金睛太歲韓龍，一名藍面天王韓虎。他父親在家中，給交一個朋友，是渤海東沽人氏，此人姓楊名雄，在南皮縣劫過黃客，在韓成公家中避難。被在官人役拿住，連累韓成公，他兒子沒在家家中被抄，韓成公身受國法，姑娘歸官賣。姑娘幼從父學習，一身本領，自己要走也就走了，無奈又無投奔，又是一個女子，暫在內院棲身避難，等候哥哥。自己又有能力護身，也不怕鴛兒相逼。這一日早飯後，心中煩悶，一想紅顏命薄，不知終身如何？悶悶不樂，因睡已熟，夢見一隻白虎扑來，正在無處躲藏，忽聽鴛兒呼喚，香汗直流，下床出房，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狠心賊絕對手足情

賢良婦放出張廣太

詩曰

昨朝鵲噪報芳辰，喜與多情結比鄰。豈料三生石早定，無緣今作有緣人。蘭湯浴罷試新粧，粉黛施來體自香。最是魂銷旣立際，梧桐樹下納微涼。

話說紅玉出來，內老板說：「姑娘今天爲何這麼高興？向日叫你見客，不肯出來，這是張三爺，你過來見見。」紅玉一見廣太年在十六七年，面色微白，雙眉帶秀，二目有神，準頭豐滿，齒白唇紅，身穿一件白芙蓉紗大衫，雪官紗褲子，漂白襪子，金正福履，手拿東青翎扇，手帶翡翠班指，鈕扣上掛着十八顆香串，時放奇香。韓紅玉一見此人，面帶秀氣，五官端正，必非俗等之人，心中早有愛慕。廣太一見紅玉，年在十八九歲，窈窕身材，眉似春山，目似秋水，杏臉桃腮，品如金玉，氣若芝蘭，懶梳妝精神減少，身穿一件半舊品月紗女衫，藕色洋袖中衣，金蓮三寸有餘，端整齊正，獨似曹子建洛妃賦所云：

肩若削成，腰如束索，羅襪生輝，凌波微步。

廣太一見，早已魂銷。二人四目注定，相看正是：

瘦影正當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鴛兒一見，心中甚喜。看他二人，彼此都有愛慕之心。回頭說李媽倒茶來。內老板向廣太說：「三爺，你這裏坐着，我到外邊看康九爺去。」李媽說：「三爺裏間屋內吃茶。」廣太到裏屋落坐，向紅玉說：「你就是賽雅仙嗎？」那女子把臉一紅，口吐碎玉，慢啟朱唇，說：「君子不可如此相稱，此乃院中之人誤我，非名賽雅仙也。尊駕貴姓張嗎？」廣太說：「正是。」尊駕家中却有什麼人，青春幾何？廣太說：「今年十六歲，家中有老母兄嫂。」韓紅玉說：「有幾位令郎？」廣太說：「尙未有妻室。」紅玉咳一聲，說我本遇難之人，看足下並非久在煙花遊耍之人，足下作何生理？廣太說：「讀書。」紅玉說：「我看尊駕不滿二十，要在此處常來，恐怕耽誤正事，理應進步功名，以圖上進。」又把自己所遭之事，細說一遍。君能救我出此火坑，感恩不淺。看你也是至誠君子，別人我也不肯說此肺腑，看足下今天前來，也有愛慕之心，君既有心憐香惜玉，妾豈無意鋪被疊床。足下用三百金將我贖身出去，你我作爲地久天長夫婦，並非我不願廉恥，也是被勢所迫，不得不如是耳。廣太說：「據你所說之事，我

都愿意，無奈我不能擅主，今天回去到家，打算主意，明天你聽我的信。」二人說够多時，廣太拿出三四十千錢，給李媽說：「我前頭院裏去找我哥。」李媽說：「康九爺自三爺進來，他們家中人找了去，留下話說，要是三爺問，叫你老人家在此等候。」張廣太也不愿意，說我今暫坐，又與韓紅玉說些閑話，天色已晚，奈要回歸，內老板說：「三爺還賞錢做什麼，今天住在這裏罷。」三爺說：「我回去明天再來。」回到家中，先到老太太房中坐着，也不說出什麼話來。他母親說：「你這孩子，我聽見你，我又疼你又恨你，自恨父親死後，你也不讀書，任性在外邊既學習玩務，那琵琶絲絃，還能養得家，游去好閑，如何了局？大哥他在鋪內管理，也能養家，你二哥照料家務，也能過了日子，就是你也該成家了。久後我百年之後，你大哥那個人，不能與你等在一處同居，你把這祖父遺業花完了，有什麼能養家？」廣太聽到這裏，說母親孩兒有一件事，與你老人家商議。孩兒聽說煙花院進來有一美女，乃是滄州人氏，遇難在勾欄院中，無人將他救出，母親要將那人買來，孩兒也就能務本分讀書。老太太說：「我與你哥哥說說，再作道理。」廣太也就不言語了。少時他哥哥進得房來，三爺就出去了。在窗外偷聽他母親說些什麼，只聽他母親先就說廣聚你三兄弟，你也不管，他近來大概他在花街柳巷常走，今天他說有一個妓女，要叫老身給他買出來。我問這件事，該當如何？廣聚一聽，說你老人家，不可聽他這孩子一面之詞，他小小的年紀，就要要煙花柳巷，怎就依給他買入？我是他的長兄，我得管他纔是。等着晚上，我責他一頓，知道知他別這樣無禮胡爲。三爺在外面一聽說好，先跑到外邊。天德太銀錢店去借銀子，自己說借給我四五百銀子，王掌櫃的從那邊過來說：「三爺有什麼事？」廣太說：「沒事。」王掌櫃常與糧店交買賣，又不好不借，又不好都借。他說三爺你先拿一百銀子去，少時我去糧食局子裏去取來給你送了家去。三爺說：「不用送去，少時我來取就是。」拿着那一百銀子，在朋友家中住了一夜，次日出門，在飯館中吃了早飯，又至勾欄院而來。一進門，李媽說：「三爺來了，裏面坐罷。我們養雅仙姑奶奶，今天早晨起來就念着你老人家來罷。後邊屋內坐着

罷。」廣太連忙至後園中一瞧，韓紅玉還未上妝，三爺進得屋內，說你吃過飯了沒有？韓紅玉正在那裏思想昨日所遇之事，想了一夜，今天心中正在盼望。見三爺進來說話，心內甚喜，說你來了，我不吃什麼飯，心中急悶。三爺說：「你別着急，我實與你說了罷。家中不由我着主，該當如何辦法？」我來賺你。韓紅玉說：「好多時你纔能作主？」三爺說：「大概也得五六年，我就可與你們分家。」紅玉說：「我等十年成不成？」三爺說：「不必十年，怕你不能口隨心願。」紅玉說：「你我對天發誓，誰要負心，天神共鑒，不得好死。」二人對天發誓，廣太在這裏住了一天，給了李媽十兩銀子，給紅玉留下二十兩銀子，叫他零用。韓紅玉說：「你不能在這裏住，早回去，你能常來賺我就是了。」自此三爺常來也不敢回家，在外邊朋友家中借住，所借的銀子也花完了。再去借，王掌櫃的說：「三爺你哥哥有話，不准借銀子給你。」廣太也不敢言語，自己出離了錢舖，還時常上紅玉那裏去。在外兩月有餘，眼前就是八月節，錢也沒了，也不能在朋友家住着，也不能回去，外邊所有的飯舖兒也止了賬，一概不賒。自己無奈，在三官殿裏暫住一兩天。這一日正是中秋節，家家慶賀中秋，掛月明燈，自己從早晨也沒有吃飯。這兩天也沒瞧韓紅玉去，心如刀剜，肺腑劍刺。自己一想，人家都是團圓月，像我張廣太也不能歸家，也不能與紅玉相見，孤身冷清，不知終身該當如何。越想越煩，落下幾點淚來。只見皓月當空，碧天如洗，又聽見家家吃酒歡喜之聲，不由自己一聲長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低頭一看，自己的衣服，還是紗的，夜晚又涼，自己觸目傷心，無奈出了這座三官殿，廟中道人說道：「三爺別走，咱們喝兩杯罷。」廣太說：「我有事。」出了廟門，慢往前行，不知不覺的來到自己門首。只聽那邊說：「三弟，你到那裏去？今這兩月都各處找你，並不知你下落，節前你除了有七八百千錢的帳，你大哥找着你，要送你，我還各處找你，給你送個信兒。賬也都還了，今天老太太連飯也沒吃，大家再三勸他方纔用了些兒，你快來罷。」

還穿着紗衣服，連忙把自己的夾馬褂兒脫下來，給他穿上了。到了裏院，他大哥沒在家，在舖內照料，先見過了老太太。他母親說了幾句，也不敢多說。又怕他餓，瞧他那個樣子，連忙把衣服給他拿出來，叫他喚了。又叫他吃飯，他與他二哥喝上幾杯酒，也就醉了。竟往大嫂子屋內坐着，伏在桌上，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只見他大哥喝了半醉，自外進屋說，原來廣太回來了。連說三聲，見三爺不言語，知道睡着了，忽又聞酒氣薰人，問自己之妻，大奶奶說：「你三兄弟今晚半天回來的，跟二爺喝酒，大概是醉了。他進屋裏來，也沒言語，就坐在那椅子上，伏着桌子睡着了。」大惡賊張廣聚一聽，心中說：「好待我結果他的性命，以除後患。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

不知廣大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張廣太天津受困

回教正河邊救人

詩曰：人生只爲名利忙，事業百年夢一場；大數到來難逃避，何必勞碌逞剛強。

話說張廣聚說：「小三喝醉了甚好，你把口袋拿一條出來，我把他裝在裏頭，趁着醉了，將他埋了，也不必叫別人知道，以除後患。」他妻周氏說：「那如何辦的？要叫老太太知道，怕不好！」張廣聚說：「老太太問時，你就說他偷了咱們的東西，他跑了。」說着自己開了櫃，拿了一口袋，先把廣太裝在裏頭，在床上放說：「我去找人，刨個深坑，賢妻你瞧着他，說罷而去。」周氏娘子是一個良善之人，又不肯聽着男人，把他害了，自己膽子又小，也不敢去告訴老太太知道，自己進退兩難，聽見院中二弟婦梁氏說：「嫂嫂還沒睡着，哥哥沒有回來嗎？」周氏說：「沒有回來，你進來罷！」梁氏進得房來，見床上有一個口袋，裝着一個人，問嫂嫂這是誰？爲什麼裝在那裏？周氏就把自己男人要害廣太之話，從實說了。梁氏說：「不好，依我之見，咱們也不可告訴母親，也不可不

救他，先把三弟倒出來，喚醒了他再說。」隨將廣太拉出一搖他的腦袋，張廣太就吐出酒來，才明白了，自外面進來一個白犬吃三爺吐的那地下的東西，廣太說：「二位嫂嫂，還未睡覺。」他大嫂子一聽說：「三弟你醒醒，我告訴你，隨把他所辦之事，細說一遍。」三爺勃然大怒說：「嫂嫂你不必管，我去問他，是爲何這樣狠心？」周氏說：「你是瞎鬧，你要問你哥哥，他焉能饒我？」梁氏說：「三弟你不可如此，我有一個主意，我給你十數兩銀子，你遠走在外面，要好你就多住一年半載再回來，如要不好，去一個月還回來。」周氏說：「這話倒好，我也給你十數兩銀，給你幾件衣裳，都是你哥哥的。」說罷，梁氏賁人取了銀子十二兩，鑄串一對，大嫂周氏也給他拿出來，衣服銀兩三爺磕下頭去說：「二位嫂子，我張廣太但得一步，再報二位嫂嫂恩情。」收拾好了要走，忽然心中一動說：「且慢，我要是走了，我哥哥要問嫂子，你何言可對？」梁氏在旁說：「我早想到這裏，那白狗吃了你吐的東西，他臥在那裏也不動，我可以把他裝在口袋裏。」周氏說：「甚好，如此你我二人即照樣辦就是。」雖把白狗裝好，他也不動，又把口袋攬一捆，然後還攔在原處，那邊廣太這才動身去了。二嫂子梁氏也回房中去了，少時張廣聚自外進來，周氏娘子甚是害怕，也不敢言語，又見他男人一進房來，說你先出去，我帶鋪中兩個人叫他二人把他抬出去，周氏出去，到南屋裏，少時只聽有人抬出去了，周氏才過來，放了心，張廣聚帶着人出了後門，在村外一里之遙，是他自家之地，早已把坑剗好了，就把口袋一扔，叫兩個人埋好了，說你二人回去，明天每人給你一兩銀子酒錢，不准望外說，那兩人去了，張廣聚才要走，只聽樹林內一聲說：「張廣聚，你敢私埋人口，我在這裏瞧了半天，你望那裏走？咱們是一場官司。」大惡賊一聽，認得他是地面上的官人，名叫張三，連忙說：「三弟，這是我們三兄弟，你不要管束，他在外面無所不爲，我奉母命，把他灌醉埋了，你莫嚷，我明日給你十兩銀子，你買雙鞋穿，等着明天，上鋪中去取。」張三說：「既然如此，咱們明天見就是了。」二人分手，第二天地面官人到鋪中，要了十兩銀子，大家還不知爲着何故，只老太深早起來，找張廣太，不知那裏去了，問張廣聚

說：「他偷了我好些東西，你等快去派人找他。」鬧了好幾天，也沒下落，老太太也幾天沒有飯吃。他兩個兒婦，周氏梁氏，也不敢說，且說張廣太那一日在家出來，心如刀絞，站在村東，自己想主意，有心要入都，一想到那裏，舉目無親，不如上天津去，到那裏想個道路，隨望家磕了個頭，說：「生身的老母，兒這一去，你老人家不必聖念，我此去不居官，不發財，不回來。」望下行，走到了蔡村，換了二兩銀子，吃了點飯，僱了一頭驢，就往下行走。頭一天住在半路店中，第二日是八月十七日，秋氣生涼，萬物結實，好一派景致，大路之上，往來之人甚多，天有午初之時，到了天津，住在鍋店街大客寓內，占了一間獨房，要淨水吃茶，要了幾樣菜，喝了兩壺酒，自己甚煩，頭一天也沒出去，次日到了三岔河口，一看，望各處熱鬧之所，遊了十數天，到了九月天氣，所帶的銀子已用完了，無奈與當兩件衣服，又用了兩天，不敢在大店內住了，又把幾張當票也賣了，在西門外小店住，也不敢回家，次日起身，天又下了霜，身上穿着一身單綢子衣服，冷氣透骨，自己無奈，進了西城門，一直望東，出了東門，走到娘娘宮，那裏有個生意場，也有幾個相面賣藥的，廣太在家中練過一路大拳，不如我今天在這裏賣藝，也是一個生意，在當中一站，他又不會說生意話，就練起拳來，衆人圍了不少，也不知是個作什麼的，無奈自己練完了，在那裏一站，也不言語，衆人都散去，只有旁邊一個老頭兒說：「小小年紀，還練得不錯。」廣太一瞧，那個老頭兒，身穿青洋緞大夾襖，蝦米青色摹本馬褂，青鞋子，白襪子，年有六十多歲，赤紅臉面，花白鬍子，手中拿有四串錢，說練的好，我看你也不像久慣賣藝之人，三爺說：「我本不會賣藝，不過是被窮所迫，無可如何！」只見那老翁把手中之錢，散給衆貧人，張三爺才知是檢錢的，有心過去，見放錢放完了，自己跟着那個老頭兒，望北走了，有一里之遙，張廣太面上一紅，說：「老爺子，你賞給我幾百錢，我吃一頓飯罷。」那個老頭兒說：「你姓什麼？」廣太說：「我姓張，名廣太，乃河清縣西河務人氏，因來此訪友不遇，故困在此處。」老翁說：「你這個樣子，定非來此處找錢，大約是逃學，小小年紀，就這樣不務本分，我有錢也不給你，我是周濟那年邁之人。」那廣太不敢言語，

廣太也沒有吃飯，到晚皓月當空，來到三岔河口，只見一縷綠水望東流，自己身上無衣，肚內無食，越想越難受，無可如何，自己一思，一死就了，正在思想之際，一陣金風透骨涼，自己說：「蒼天蒼天，我今一時不能與老母相見了，我今天一死，不知我這一點災魂，歸於何處？說罷，方要往河內跳，只聽後面有人說：『且慢跳河，我來也。』」三爺回頭一看，只見來了一人，年約二十多歲，黃麻臉，身穿青布夾襖，青夾褲，子罩着青泥夾坎肩，腰束青洋綳袴，包紫花布襪子，青布皂鞋，劍眉圓眼，一臉的橫肉，望着廣太說：『你是那裏的？爲何尋此短見？你說我聽。』三爺又把自已之事細說一遍，那人說：『你真想不開，我給你一個事罷，不知你尊意如何？』三爺說：『什麼？』那人說：『抗小口袋，你成不成？』三爺說：『抗口袋我力氣小。』那人說：『小口袋用不着什麼氣力來罷，你跟我走罷。』三爺隨在背後，望前行走，大約有三四里地，來到一所院裏，三爺用眼一看，焉知道惹出一場禍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哈大人升任上海道

張廣太殺賊滄州城

詩曰：平生無大志，願得一窠金，周回三十里，淺處半深人。

說的那個人帶張廣太來到路北有一院落，周圍是籬笆，裏面攔着板子，不知作什麼用的？上房三間，窗戶上微露燈光，只聽那個說：『你來跟我走，剛進院子，即叫四哥還沒睡，哪我今天把你抓了一個盤兒來了。』裏面有人答說：『你別玩笑，我還有心弄那個事。』那人把三爺領到屋內，見是兩邊兩間，看牆上有一個大床，旁邊放着被褥，有張八仙桌兒，上放着文房四寶，有幾本賬簿，好些船上用的器具，床上坐着一個人，有四十多歲，身穿玉色綢子夾褲，黃面微有點鬚子，白襪皂鞋，說：『七兄弟就是一個盤兒尖。』那個人說：『張廣太你過來，這是我的四爺張廣太過來施禮。』那個一瞧，說：『把他留下罷，那裏有串錢，七弟你拿去罷。』那人拿了一串

錢就走了，只聽那個人問了廣太一回，說：「你吃了飯沒有？」三爺說：「吃了。」那個人說：「我姓李，行四，明天有幾個夥計，你不須望他們玩笑。」上床放下被窩，咱們兩個睡罷，說着笑嘻嘻，用手來要拉廣太，張三爺一瞧，就知道他們不是好人，說：「你這不要臉的匹夫，你要無禮，我張廣太乃是奇男子，大丈夫。」說着，拿起那邊船板兒來，照着李四就是一木板，回頭望外就走，李四說：「這個東西敢打我，我要不結果你的命，你也不認得我是誰。」說罷往外就追，三爺在前頭就跑，又跑到河邊，自己說：「莫若跳河一死，也就完了。」越想越難受，說：「我就在此跳了河罷，咳，我廣太好命苦也，不想今朝我竟死于此地。」方要望下跳，後邊有一個人說：「你這個想不開之人，死了就活不成了。」過來抓住，把廣太夾在脅下，望前就走，來到一個店的門首，進去到屋內，把他放下，說：「你不必害怕，我是救你的。」三爺一瞧，是白天施捨錢的那個老漢，坐在那裏說：「你小小的年紀，能有這一段志氣，收你做個門徒，你真想不開，大概是沒有吃飯。」叫跑堂要菜，三爺說：「吃了，你老人家貴姓大名？」那老人說：「我是衛輝府回谷的人，清真教中，我是姓回名教正，收你做個徒弟，傳你藝業，你知道了。」三爺連忙叩頭，拜認師父，起來用了些飯，在這後院跟着師父練藝，冬天有棉衣裳，夏天有單衣裳，一連三載有餘，練會了幾種拳，十八滾，十八翻，把短刀避血訣一身的武藝，這一日算清飯錢，他師父說：「廣太，我給你短刀一口，避血訣一個，是你們師兄弟，都是使這個兵器，我先收了十一個徒弟，是我們清真教法，那十個是劉李洪，高馬黑白張趙沙，第十一個是北京馬夢太，都是你師兄，見面以兵刃爲記。」此時已到四月天氣，我將衣服給你齊備，跟我去罷。」廣太帶着夜行衣，同他師父，出離客店，順着河北大路，一直望南，我師父就不見了，來至浮橋，手中又無一文錢，自己思前想後，雖然同師父學藝三年，衣服雖齊，手中無錢，如何能回家，師父就是要分爭，又不說明白了，此時進退兩難，自己想罷，順着河沿望西走，至路北有個福來軒茶園，裏面甚是熱鬧，自己口渴舌燥，進得茶園，落坐喝茶，同桌有一瞽目之人，放着一個絃子，也在那裏吃茶，少時來了一人，說先生，大人傳

你上去，你要好好的伺候，聽見說天津衛的子弟書，就是你的好，你要上去唱，須要留神，這位大人，是京城裏的
游官，新放上海道，喜歡八角鼓兒，你要是唱好了，大人一聽愛，就把你帶到任上去了，廣太一聽，說素日所好的
是八角鼓兒，琵琶絲弦馬頭調，會完了茶錢，就跟在瞽目先生身後，出離茶園，望下河一看，見河內有幾隻官船，
上插黃旗，寫的是欽命上海道，哈見那瞽目者上船去，彈起絲弦，唱的是做鈔得妻，唱錯了一韻，廣太不覺失聲，
叫了一個倒好兒，少時過來，兩差說朋友，方才可是你說到好兒，廣太說：「不錯，是我。」那公差就拿出銷鍊，把
他鎖上了，說方才大人問下來，你快跟我走罷，說着拉了上船去，見道台雙膝跪倒，望上叩頭，旁有鹽院那大
人，與天津託大人在哈爺言道，叫你到好的人帶來，誰叫人們鎖了，快把鍊子撤去，廣太叩頭起來，站在一旁
一瞧，哈大人頭戴羽纓緯帽，二品頂戴花翎，身穿古銅色三則龍缺鱗單袍，天青緞子馬褂，足登粉底靴子，露着
滿身活計，哈爺一瞧，廣太身高八尺，有十八九歲，穿着洋藍縐綢大褂，白襪雪履，五官甚是不俗，哈公問道：「你
姓什麼，方才叫到好的，可是你麼？」廣太回道：「我姓張，名喚廣太，是西河務的人，在家中讀書，來此訪友，適
才在岸上，聽見船中彈唱，不知大人在此，不覺失聲，叫到好兒，驚動大人，實是小民冒犯，求大人寬恕。」哈爺說：
「大概你必是懂的這子弟書，要不然你不能叫到好兒。」廣太說：「是小民習學過幾天，略知一二。」哈爺說：
「你不必太謙，你消遣一段，又問道：阿喜，把咱們城裏帶來的茶葉，給先生泡茶。」廣太在旁邊落坐，拿起那絃
子，定准絲弦，唱了一段宋玉悲秋子弟書，哈公連聲說好，只見那邊有一個管家，哈喜說：「張爺你跟我來。」同
他到別的一隻船上落坐，又向三爺說：「方才我們大人，聽了閣下高唱，甚是得意，有必要把你帶上，任去，不知
尊意如何？」三爺說甚好，無奈我來此找人，也不想遇見大人，我也沒有鋪蓋行李。」哈喜說：「那是小事，我先
回明了大人去。」少時拿出一百兩銀子，叫哈喜帶着三爺，去買辦行囊物件，三爺一概買好，到了船上，衆官拜
會大人，都回衙去了，三爺上去，謝了哈大人，哈爺說：「你下去歇息罷。」三爺上那邊船去了，當夜無話，次日開

船起身，哈大人叫三爺上去，唱了幾句岔曲兒，方歸自己船上。這一天晚，到滄洲河口，剛得住船，三爺站在船頭，開望，只聽南邊岸上有兩個人，口中說：「合字的瓢兒招路，把響龍宮道，漂搖兒赤字，居米子矮童腦兒塞，拈青字，渾天汪攢架漂搖兒，摘赤字的瓢兒肘，居米急拊流搬活。」三爺一聞此言，說聲：「不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小豪傑賣身葬母

大英雄訪地買刀

詩曰：三尺清泉萬卷書，上天生我意如何？不能定國安天下，愧死男兒大丈夫。

話說三爺一聽那邊兩個人說：「這個江湖黑話的暗語，別人不懂。」三爺一聽，就知道了，他說的合字，是他們自己的人，肩字是自己的哥們，招路是暗，把響是騰騰，馬宮道是河，赤字的漂搖兒是官船，渾天汪攢，是夜裏三更天，曠腦兒塞拈青字，是謂他們的頭兒前來搶，急付流兒搬活，是跑了，張三爺說：「不得了，必是賊人看見我們大人的官船，載的甚重，前來必是要生財，我何不趁此施展我的本領，如要是能勝賊人，我必是大顯名頭，要是不能勝賊，我自為主意。」把勢想罷，回到船內，管船之人，預備着晚酒飯，三爺甚是煩悶，喝了幾杯酒，大家安歇，三爺換好了衣服，在船上悶坐，等候賊來，嚇的船上差計，不敢言語，也不政睡，無可如何，在那裏坐着，暗中瞧看，天有三更時分，只見西邊來了一隻小船，頭裏挂着燈籠，裏面坐着有二十多個人，爲首的當中那個，藍面透青，年有三十多歲，手把金背刀，甚是威風，旁邊那些小毛賊，不足論了，只見有一個賊人說：「我先去。」那邊探路，然後再說，竄出一個人來，直撲那大人的船去了，廣大也就先從船後出來，望大人船上照着，就是一避血，跌把賊人打倒于船板之上，廣大過來，就是一刀，把他殺了，衆賊齊聲納賊，又過來一個，被廣大手擒住，殺了，爲首的出來，手執金背刀，說：「好個小輩，敢這樣無禮，我來拿你。」一個健步竄出來，直奔大人的船上，三爺掄刀

就刺，二人殺在一處，戰了一個時辰，張廣太一避血球，把賊人打倒說：『小子你是自來送死了，』掄刀把爲首之賊殺死，那個賊一見齊說不好，遇見英雄了，問廣太姓甚麼？三爺說：『弓長萬汪。』那邊賊人，就知是姓張行三了，說：『你把死人的屍身，給我們罷，多則一年，必去找你，今天算我們輸了。』三爺把他們的死屍，也就給他扔去，此時衆賊人回船散去了，三爺回到自己船內，見本船上的夥計，站在那邊未睡，見三爺進來，說：『我的老爺子，把他們那些賊人都趕跑了。』三爺說：『明天如有人問，不准與人說，如要走漏消息，我是耍你的性命。』大家都說：『不敢給你老人家走漏消息。』說罷大家起來去安睡，次日天明起來，大人因昨夜已聽見，起來把衆人喚到面前，問昨夜之事，大家齊說：『不知。』按花名冊點名，不見廣太，叫人把三爺叫來說：『你昨夜把賊殺退的，三爺說：『不知。』哈公細看他那裏的情形，把哈喜叫過來，附耳說如此如此，哈喜去不多時，拿了一口刀，一把避血球，夜行衣裳，放在大人跟前，廣太一瞧，都是自己的物件，說：『不好了，他們把我的東西物件偷來了。』大人說：『方才我暗中叫人把你的物件拿來，你就不必狐疑，你是怎麼件事？』張三爺無奈，把自己家中之事，細說一遍，把在天津學藝，與昨夜殺賊之事，都說明了，大人說：『你何不早說，一家人我都算是你救，何必不露你本來面目。』連忙把少爺那丹珠叫過來，說：『你過去，謝你三哥。』只見那少爺年約二十以外，白臉堂，長眉大眼，儒儒雅雅，過來給廣太請安，三爺連忙答禮相還，二人親熱了一回，甚是投機，三爺與那大爺結爲昆仲兄弟，帶着三爺，到那邊船上，見了太太，叩頭行禮，老太太賞了四樣活計玉器，甚是親熱，三爺感恩不盡，回到船上，衆管家齊以三爺稱之，大人甚是歡喜，向廣太說：『你跟我去到任上，等我任滿之後，我給你捐一武職功名，好教你榮耀歸家。』廣太心中甚喜，說：『若能那樣，感念大人的好處。』次日開船，非止一日，到了上海，接了任，派的哈喜總管稅務，張廣太幫辦，到任有半年，大人時常喚廣太進里去談唱，太太俱皆歡喜，叫那大爺與他練拳，脚刀鎗，廣太到願意教丹珠，無奈他不甚愛練，二人也時常出去，如遇窮苦之人，常常周濟，廣太在上海一年有

餘人都知衙門有一個張三爺，這一日他二人在十字街，見有一夥人圍繞着，不知裏邊什麼緣故？二人分開衆人，進去一瞧，見是一個小孩子，在那裏拍石頭要錢，有一個人拿了一塊石頭，如能拍碎，我給你一百錢，那個小孩子，十四五歲，身軀不高，細眉大眼，黃臉堂，哈嗎嘴，油綠胖頭，身穿一身破爛衣服，用手一拍，那石頭碎了，三爺甚是驚異，說：「我拿一塊石頭，如你能拍碎，我必要多給你錢。」那個小孩子翻二目一瞧三爺，衆人說：「你該發財了，你瞧這是上海道的張三爺。」那個小孩子用手照那塊石頭一拍，只聽得一聲響，石頭已碎了，那三爺說：「這個小孩子我瞧他長的醜陋，甚有力氣。」三爺說：「你跟我們走罷。」帶着他到了衙門東小院書房之內，說你姓甚麼？你是那裏的人？那個小孩子說：「我姓姜，名玉，就是這裏人，小名叫狗兒，家中只有老母，我別無一業，就在街上拍石頭爲生，得了錢養活我的母親。」三爺說：「你會什麼武藝？」姜玉說：「我會吃會喝。」大爺說：「給他五千錢去罷。」旁邊有一個家人，給了他五千錢，那個小孩子也就去了，二人說：「吃完了晚飯。」過了十數天，這一日有門上人來稟說：「那天的那個小孩子來了，在門上說，有大事要見三爺。」廣太說：「有什麼話叫他來說。」少時外面那個小孩子進來，給三爺叩頭，說：「我母親死了，我來求你老人家周濟我，這裏有個字兒。」說着伸手在腰內，拿出來遞給三爺一瞧，上寫的自賣身的字兒。

立字人姜玉，年十五歲，因生母病故，一貧如洗，不能安葬，情愿賣身葬母，永遠爲奴，恐口無憑，立字存執。

康熙 年 月 日 姜玉親筆。

張廣太看罷，說：「你不必如此，我給你二十兩銀子，你暫拿了，這字兒去我也不留你。」姜玉磕了一個頭，說：「我走了。」拿着銀子，竟自去了。過了幾天，姜玉來找三爺，說：「我也沒有別的，我在這裏伺候你老人家幾天，就算我報答恩公了。」張三爺說：「你別叫我三爺，你叫我三叔就是了。」自此姜玉就伺候三爺，過了有一個月之久，這一天那大爺與廣太在一處練拳脚，姜玉在一旁瞧着，只笑三爺說：「你只孩子笑什麼？你說我聽。」

姜玉說：「三爺與大爺所練的，都是平常的玩藝，贏了練人，勝不上行家。」三爺說：「你會練麼？」姜玉說：「會練。」練了一盪，拳脚精通。三爺說：「你會什麼？何不早說，何人教你的？」姜玉說：「我跟我母舅鑽雲神吡朱天飛所練。」廣太說：「明天我給你買一刀。」自此尋訪好刀，這一天清早起來，三爺帶了姜玉，出了衙門，來到十字街，見圍着不少的人，三爺帶姜玉進去一瞧，見里面有一個人，身高九尺，面如白紙，喪門眉，吊客眼，塌嘴，唇身穿白綿綢汗褂，青洋縐中衣，薄底快靴，手中拿着一把金背刀，在那裏說：「賣刀，甚麼人要買？」列位看官，三爺過去，要買這一把刀，惹出一場事非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粉娥吐俊目識俠義

笑無常故意戲英雄

話說廣太帶着姜玉，來到十字街一瞧，這個賣刀之人，年約三十多歲，站在那裏說：「那位買這把刀？」三爺說：「朋友，你拿來與我瞧。」只聽衆人齊說：「來了財神爺，賣刀的你說價銀罷。」那個人一瞧三爺說：「我這一把刀，三不賣，不是朋友我不賣，不是武士英雄我不賣，在官應役之人我不賣，我只一把刀，乃是英雄所使，非俗等之輩所能使。」張廣太說：「不賣就是了，何必多說，你姓什麼？」那人說：「弓長萬注。」三爺說：「是了，這弓長萬是張，注點是行三。」張廣太自己帶了姜玉回衙，用完晚飯，在東院住的，是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他與姜玉談起心來，張三爺說：「我的來麼，你不知道，我提起來，鐵石人也動心，我是家門不幸，手足不合，因為我在外胡鬧，我長兄理應管我才是，也竟起很毒之心，絕手足之情，中秋節晚上，我吃醉了，我長兄要將我活埋，多蒙嫂子，將我放走，惠助幾兩銀子，到了天津，被困，相遇恩師父，授我藝業，跟大人到此收留，就算是我的親人一樣，這幾年我在外邊，也不知老母生死如何，如今我進退兩難。」姜玉說：「你老人家談起心事來，勾起我的心事，想我自幼喪父，老母孀守，自己又無至親骨肉，誰是我的知疼熱之人，老母一死，我孤苦伶仃一個人，甚是

可憐。」三爺說：「賢姪，你真是天下第一苦人，我也不甜，離家四載，異鄉作客，冷煖自知，要自有病，那個問我。」張廣太越想越煩，不由的落下幾點傷心淚來，只聽得外面房上有人說：「罷了。」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我好慘也。」張廣太問：「是什麼人說話？」外邊房上答說：「我在這裏等着你。」張三爺說：「好。」拉刀在手，竄出房來，在院中一看，只見上面一條黑影，姜玉也跟出來，上房一瞧，也不知那個說話的，那裏去了，二人各處尋找多時，復又進房落坐，不見動作，天有三更時分，姜玉說：「三叔睡罷。」三爺說：「別睡。」候至四更時分，不見動作，二人方才安歇，次日起來又晚，衙門內的飯早已開過了，對着姜玉說：「你我今天出去，把刀帶上。」出離了衙門，到了大路街東，會芳樓飯館，二人進去，櫃上的說：「張三爺來了，樓上喝茶。」三爺來到樓上落坐，上面甚是干淨，方落坐飲酒，只聽樓梯一響，躡上一個人來，就是昨天賣刀之人，坐在廣太對面，用脚一蹬板凳，把刀望桌上一拍，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今天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才能完畢。」三爺也不答言，說：「來。」給我要菜罷，跑堂的說：「就要什麼菜？」三爺說：「你給我燒魚頭清蒸鴨，紅燒魚翅就是了。」只聽外邊也說：「跑堂的照樣兒給我就是了。」三爺說：「你給我兩壺白乾，兩壺好玫瑰酒。」少時跑堂的說：「三爺喝蓮花白酒好不好？」三爺說：「好，也給我來兩壺。」那邊賣刀的，叫跑堂的大嚷着說：「也給我，要燒魚頭清蒸鴨子，紅燒魚翅，兩壺白乾，兩壺玫瑰，兩壺蓮花白酒，快來，如慢要了你的性命。」少時跑堂的送菜，給你老人家，人用手一拉，說：「給爺爺先吃，然後再說。」跑堂的也不敢惹他，就給他擺上，過來見三爺說：「你老人家等等就來，給你老人家菜，被那人奪去先吃，想自餓了。」三爺說：「不要緊，我問你，那新出河的活鯉魚，有沒有我不要在盆里一二天的那個魚，雖然是活的，把腹內油都沒有了，新出河的，又肥又鮮，你拿一尾我。」跑堂的下，少時拿看，有一尺長的，亂跳的一尾鮮魚來，說：「三爺你瞧好不好？」廣太說：「好，一半醋溜，一半酸炒。」跑堂的下，少時杯菜俱來，擺在桌上，三爺喝酒，那邊那個人，也說：「來呀，給我拿一尾新出河的。」

活鯉魚來，我瞧。」照着三爺的話說了一遍，跑堂的說：「是了，我去拿。」少時也給他拿來，三人吃够多時，三爺說：「你把殘桌撤去，我要走，你給我寫賬就是。」說罷自己漱口，帶着姜玉下樓去了，那個人也說：「來人給我記上帳，我也去了。」堂官說：「我們不認得你，記賬不成。」只見他把眼一睜，那個刀一拿，說櫃上去，寫下櫃去了，方要走，跑堂的喊說：「八吊九百整來會。」三爺還站在那裏，與人說話，只見那個人，手中拿着刀，冲上櫃去說：「記上賬罷。」大家一瞧，他長的像個吊死鬼一樣，心中有幾分害怕，張廣太是有心思的人，昨天在街上遇見他，夜晚衙門里，又房上有人與他說話，心中說：「多半是我那年跟着大人上任之時，在滄州殺了水寇，爲首之賊，他的餘黨說過，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必有人來找我報仇，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結，我今以恩待他，想罷，只聽櫃上人，不讓他走，三爺說：「寫我的賬罷。」那個人還不說句情理話，櫃上人說道：「張三爺給了錢，你知道不知？」那個人也不言語，望張廣太說：「朋友，我在街西口外一里之遙，大樹之下等你，你敢去定是英雄，不敢去是無名小輩，我走了。」三爺一聽，甚是有氣，說：「那個怕你不成？」說罷跟在他背後，到西邊無人之處，方說：「你有多大能耐，也敢這樣無禮，待我結果你的性命，拉刀動手，姜玉站在旁一瞧，那個人比三爺本事強，刀法又純熟，姜玉瞧了半天，見廣太退着不成，怕三爺受傷，連忙說三叔有姪兒在此，殺雞焉用牛刀，待我拿他就是了，說罷掄刀替三爺動手，三爺望旁邊歇着，見姜玉也是不成，無可奈何，方要過去相助，只見那個人說：「張廣太不必過來動手，我是要瞧你二人的本領，並非真心與你等作對。」三爺說：「你貴姓？是那裏的人？那個人手執金背刀，大展名姓，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故託病誘姦張廣太

感深恩殺死淫春媵

詞曰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

萬種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話說那位英雄說：『我是陝西咸陽人，姓張名忠，表字大虎，別號人稱笑面無常，便是。』三爺說：『你我五百年前，共一家，兄長來跟我到衙門，有事再說罷。』二人言語投機，攜手入道，衙去見大爺說起外面之事，衆人重新擺酒，說話談心，甚是和悅，留張忠住在衙門，三爺問你是爲什麼來此處？張忠說：『我父母雙亡，就是我胞弟張義張二虎，只因去歲間，我二人由家中分手，到如今一年之久，並未會面，我爲找兄弟來此處，聽說上海道衙有一張廣太，爲人仗義，結交英雄，我故賣刀相訪，今得遇尊駕，也是三生有幸。』張廣太說：『兄台如不棄嫌小弟，願結爲兄弟，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張忠說：『你我今朝相會，也是三年有幸，願設香案，結爲金蘭之好。』張忠居長，廣太次之，二人情投意合，留張忠在前院住了幾天，這日張忠要走，三爺拿出五十兩銀子來，給張大虎作爲路費，二人分手，廣太送至二三里之遙，酒淚而別，自此廣太在衙中，過了二三年，哈大人甚是恩待三爺，這一日上諭，放下山西提刑按察使哈給呵急速前往，勿庸來京請訓，哈公接了聖上的旨意，把舊任的事交代完畢，然後起程，在路非止一日，那一日到山西大谷縣公館之內住宿，第二日起程，姨奶奶說：『大人妾得重病，不知何日才好？大人先走罷，這兩天我被車子咕咚，渾身骨頭都酥了，心上也不疼快，不知是怎麼了，快叫人給瞧瞧，我不能走了。』衆人早把行囊收拾完了，大人說：『叫張廣太在這裏等你好了，押着行李再走罷，我先上任，等你們就是了。』說罷大人就起身去了，剩下姨奶奶，同兩個老媽丫頭，在裏邊上房，外邊東廂房兩間，住的是張廣太，自大人吩咐他在這裏等着，他在房中瞧書，天有已正，只見外面進來一個老媽，是姨奶奶那裏的趙媽，前來說：『三爺你快來罷，姨奶奶在裏邊叫你。』只見裏邊又出來一個丫頭，說：『張三爺，姨奶奶叫你進去。』廣太穿好衣服，連忙到上房，簾子以外，聽得裏邊姨奶奶說：『趙媽，你去煎藥去，春芳給我捶腿，廣太你進來罷，我在這裏，與你有話說。』三爺一進房，見北邊是張床，挂着韓帳，床上放着枕頭，姨奶奶身穿衣服，甚是齊正，歪

輪在那邊，一見三爺進來，面帶笑容，連忙站起身來，廣太一見，但只見：

頭上烏雲巧挽，嬌龍纂纂，心橫白玉簪，簪押雲鬢，飛彩鳳，鳳凰襖，襯百花衫，衫袖半露，橫花腕，腕帶銅鐲，是發藍，藍緞官裙，捏百摺，摺下微露，小金蓮蓮花鞋，襪鴛鴦袋，袋佩香珠，顏自鮮，鮮嫩生就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彎，彎柳眉，襯杏眼，眼合秋水，鼻懸膽，膽珠一點櫻桃口，口內銀牙糯米含。

姨奶奶笑着向廣太說：「我自在滄州船上，見你一面，時常想念在心，在上海衙署內，耳目衆多，也不能說話，今天我託言有病，特意的與你說話，我那邊箱子裏有三四千銀子，還有一千兩金子，十六隻箱子衣服，只兩個丫頭老媽，都是我的心腹人，廣太，你想想好不好？大人年已半百，我今年二十二歲，如何與他相配，你年貌相當，古來紅拂女與李藥師，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皆是一見如故，遂訂百年之好，才子應配才人，方稱心懷，我故把你叫進來，你我商量，如何走法？咱們兩個共樂于飛，也是天作之合。」笑嘻嘻的走到廣太之前，伸出那十指尖尖的手來，要捏廣太的手，三爺往後一退，說：「好姨奶奶，不可這樣，幸虧無人看見，要是有人傳到別人的耳中，我都不好，看你老人家，好好的養着病，不可這樣無禮胡行，大人待我天高地厚，人非草木，誰能無情，無奈這天理是下不去，我與廣太決不敢作這道理相從之事。」連忙望後退身施禮，把姨奶奶說得愕了，這春姨一見，十分怒氣，說：「你真是無義，又無情，又是金銀，又是美婦，這樣的便宜，你都不應允，也能若要依我，到了衙門，我告訴大人，說你在半路公館，與我調情，那時節，大人必然要怒，看你該當怎樣兒行，就讓伶牙利齒，他也不能信你，仔細相是那樣的，好，還是依了我，也有金銀，也有一個少婦，你何必妄學君子，落個人財兩空。」三爺一聽，也不言語，抽身回到房中，越想越煩，要了一壺酒，自己悶悶不樂，想這一回事，大人待我恩點最大，我乃是堂堂奇男子，烈烈大丈夫，我豈能作這樣的虧心事，爲人不可這樣兒，我不辭而別，望他鄉遠走罷，啊呀不好，這淫婦在大人跟前，他說我調戲他，紅粧之言，能入英雄之耳，弄假成真，我跳在黃河中也洗不清，若要不去，還跟他一同去。

見大人，他有這些言語出來，叫我怎說，千思萬想，把一個張廣太爲難，正是煩忿，又見有一個老媽兒來請三爺，說：「你快的跟着我進裏去罷，姨奶奶生了半天氣，還掉下幾點淚來，叫我們拿了菜，煖了酒，等着三爺進去，喝酒，叫我來請你老人家。」張廣太說：「我不進去，在我這面前，不要這個樣子，你回去告訴他，就說我張廣太，乃是奇男子大丈夫，斷不能做這淫亂不遵王法之事，你快回去。」老媽媽去了，三爺喝了幾杯酒，時已掌燈，晚飯擺上，也沒有吃，對着一盞孤燈，悶坐，正在思前想後，只聽得外邊脚步之聲，進來一位姨奶奶，打扮的甚是齊正，怎見得有贊爲證：

一陣陣香風撲鼻，一聲聲燕語鶯啼，皎滴滴柳眉杏眼，嫩生生粉面桃腮。櫻桃口內把玉排，粉面桃腮可愛。身穿藍衫可體，金蓮香裙遮蓋。好是嫦娥降瑤台，猶如神仙下界來。

來至三爺面前，說：「張廣太，你好好想不開，我今來特意勸你，你如肯回心轉意，就好了，春花秋月，每傷虛度，日月如梭，人生幾柯，過隙光陰，老將至矣。再想要藥，都不能够了，古來多少佳人才子，算來都是兒女情長，男子真心，我自當初在滄州船上一見，我留心在大人跟前，給你說了多少好話，因爲耳目衆多，我用盡了苦心，想着那一條計，我還歡喜了不得，好容易與你說幾句知心話，我今日晚上，來到你屋裏，也沒有人瞧見，也沒有人知道，那個丫鬟老嫗都是我心腹人，他說着來到三爺跟前。」廣太一聽，他這話自己心中一想，他既然來在我的屋內，我先用話勸他，如要他不聽我的話，我先把他結果性命，再定主意，想罷說：「你豈不知明有王法，暗有神鬼，大人待你，也是甚好，你這樣薄情無廉恥，真是可恨，你要知非改過，回到上房，萬事皆休，如若不然！」三爺那句話，也就不說出來了，春姨一聽，又是氣，又是恨，自己心中說：「真是痴心婆娘，負心漢！」說罷了，張廣太等着我罷，轉身要往外走，三爺一想，這淫婦要走了，必有好些個風波，那時我跳在黃河底，也洗不清楚，一不做，二不休，莫若我把他結果性命，給他抵命罷了，想罷，把手中的刀一擎，說且慢走，我等着你，先結果你就是了，舉手

中的刀，照着春姨一刀，只聽一聲响，屍首倒地，鮮血直流，三爺殺了，只聽外面大笑，說殺的好，殺的好，不知外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張廣太誤入太保莊

侯起龍雄聚畫石嶺

詩曰：懷抱凌雲志，萬丈英雄氣，田野埋麒麟，良禽困羽翼，蛟龍逢淺水，反被魚蝦戲，平生運未通，未遇真明帝。

話說張廣太殺了春姨，外面有人叫好，自己出去一瞧，並不見有人，自己等至天明，到了外邊，這座公館，乃是一個店，先叫聽差之人，說帶我去上衙門有事，那個聽差之人，知道是按察司大人的親信的人，不敢不帶他去，遂帶着到了縣衙，先稟明老爺，自來投案，知縣坐堂，問三爺廣太一想，把哈大人撇清楚了，就是說：「我名張廣太，跟哈大人做門客，住上海三年，今有大人那裏侍妾春姨，指昏馬，昆馬，昆已死，春姨守寡，昨天在公館，他託病不走，我奉大人之命，護送行李車輛，昨夜二鼓，他到我那房中誘姦，我不從他，口出惡言，反說要去見大人，說我調戲他，故此我把他殺了。」知縣一聽，心中想這事我先去檢驗，稟明哈大人，再作道理，主意已定，吩咐傳穩婆三班人等，先到那裏驗尸，訊問了兩個老媽，丫頭問明了，把尸身成殮，行文到省，哈大人得了信，也就回文，叫把廣太送到省城，自己發落，知縣這日派人連成裳車輛，與張廣太一同送到太原府按察司衙門，交代明白，領了回文，大人派人給來人十兩銀子，叫他把尸首埋了，又派那大爺出來，請進廣太到了書房，給大人請安，大人說：「廣太我都問明了丫頭老媽，此事與你無干，你不必疑心。」吩咐擺酒給三爺壓驚，吃得盡歡而散，又到後邊，給太太請安，自此就在衙門中住着，常同大爺出去遊玩，外面之人，都知道是大人兩個少爺，這一天三爺同大爺在街間走，聽得背後有人叫張廣太，三爺心中一愕，說：「此處除了大人，無人敢叫我名字。」回頭一看，原



來是老師回教正，連忙過去行禮，他師父說：「同着人，你先去罷，我在這西邊羊肉館雅座內等你。」三爺說：「順爺們兩個，自天津分手之後，我時常想念，今天我先叫他回去，我跟你老人家去上羊肉店。」說着來到那大爺跟前說：「大爺先回去罷，我有要緊的事，遇見了熟人。」大爺說：「請到衙門就是。」廣太說：「他是清真教的人，兄弟你先回去罷。」說着來至老師回教正面前說：「老爺跟我來。」二人到了羊肉店雅座之內，說道：「廣太我看你做件事還好，你此時氣色甚好，五官端正，久後必要走大運，我這裏有書信一紙，你帶在身邊，遇見你師兄馬夢太，交與他自有照應之處，你還不可在此久居，此一去你望西南走，就是自有機緣相遇，千萬要聽我的話。」說着要菜用飯，三爺說：「師父從那裏來？」回教正說：「我閒遊各處無准定，自陽曲縣來，我早知道你在這裏，我有要緊事要走，特來看你，指你一條路，三兩天之內，不可叫人知道，千萬你走，不可在這裏久就攔，我要走了。」三爺會完了賬，出門去了，送了他師父幾步，才回衙門來，裏頭大人叫他進去，三爺到了裏邊，見了大人請安，那大爺也在一旁站着說：「三哥遇見那位做什麼的，沒同你回來？」三爺說：「走了，他是我師父，清真教的人。」說着哈四大人說：「廣太你把那岔曲兒唱一個我聽。」大爺連忙遞過絃子，三爺唱了一個長亭分別，又唱了子弟書，哈大人與太太齊說：「好。」叫丫鬟把淮陽道送來的好茶葉，拿出來泡茶，又拿出西洋蛋糕，叫張三爺吃，廣太也就用了幾個，時已三更，四太太說：「廣太你歇去罷。」三爺站起身來，到外面把姜玉叫來說：「賢弟，我有話說與你知，我明天要走，把所有的箱子都交你，我這一去，一年半載不定，我有緊急大事，不能在此久待，我要回明了大人，又怕不叫我走，我是不辭而別，要是大人問我，你就說我出去有事，不知往那裏去了。」說罷收拾物件，帶小包袱一個，天有五更時候，換了衣服，帶了應用物件，帶在身旁，天色已亮，自己離了按察司衙署就走了。姜玉安歇，次日張三爺順大路望前行走，曉行夜住，這一日走到一個鎮店，見一個貨舖內，挂着絃子，是楠木的，裏面膽是時樣，三爺甚是愛惜，隨問那要賣多少錢，舖中人說：「一兩銀子。」三爺給了一

兩銀子，帶着那個絃子，心中想我到無人處，先彈好不好，然後我到店內，若遇高興之時，我可以彈彈，拿他解悶，自己到無人之處，彈了一會子，晚半天住店自己高興彈着絃子，唱了幾句岔曲，次日又望下走，這一天到了福建地面一個小山莊兒，村西頭有一個野茶館，大天棚裏邊，甚是涼爽，三爺也就進了茶館，落坐吃茶，喝了兩盞茶，見外邊來了一人，年約三十多歲，五短身材，黑面環眼，闊眉，身穿青洋綢大衫，青緞快靴，手拿着一把洋傘，進茶店，見衆人一齊喊聲說：「侯大爺你來了麼？這裏喝罷。」那個人說：「衆位別嚷。」坐在張廣太對過的桌上，堂跑的連忙拿過茶來，只見那邊衆人齊嚷：「侯爺茶錢。」那人說：「衆位別嚷。」隨將跑堂的走過來說：「那邊攔着絃子的那個先生的茶錢，我會了。」隨拿出了錢來，跑堂的說：「先生侯大爺會了你的茶錢。」三爺方才要讓，那姓侯的過來說：「先生你是那裏的人？」廣太說：「順天府。」那人又問：「貴姓？」廣太說：「姓張。」三爺隨回問道：「尊駕姓侯麼？」那人說：「姓侯名福，我與先生薦個事，你可愿意？」三爺說：「什麼事？」侯福說：「我家莊主，是本處一個大財主，從前幾日，就派人在各處找尋唱曲詞的先生，我看尊駕，拿着絃子，必是會唱的。」廣太信口答說：「是自己。」心中一想，我自離太原府，來在此處，找有投奔，不知道路何，不跟他前去見機，而作，想罷，即說：「侯大爺，此事甚好，我也是來此處訪友不遇，何妨尊駕代我一謀。」二人用完了茶，出離店門，來至正西八里之遙，有一座大莊院，坐北的大門，周圍圍牆，外面有護莊濠溝，裏面房屋甚多，大門以外，一帶垂楊柳樹，映着雪白的粉牆，大門以內，放着板橙兩條，裏面十數個人，俱是衣帽齊整，彪形大漢，一見侯福，同了廣太進來，俱皆站起來說：「管家來了。」侯福並未答言，帶了廣太進了二門，裏邊是五間大廳，東西各有廂房，院中搭着天棚，擺着魚缸，山子石，及各種奇花燦爛，可觀，帶廣太至廳落坐，見擺着陳設俱全，侯福叫手下人來倒茶，只見來了一個書童，年在十五六歲，身穿毛藍細布大褂，白襪子，青緞雙臉兒，面如白玉，一個伶牙利齒的童子，挽着潔白袖手，手拿海棠花的銅茶盤，內放着青花細碗茶盅，與廣太倒過一壺茶，侯福說：「你在此稍坐，

我去回稟莊主。」說罷轉身出去。廣太喝了兩盞茶，問這個莊主，你家莊主姓什麼？書童說：「這莊子名曰少保莊，我家莊主姓侯，名叫起龍，正說到這裏，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張先生這裏來，裏邊莊主叫你。』張廣太將包袱放在桌上，站起身來，走到外邊，一入後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畫石嶺白將軍鑿兵

暢春園張廣太驗記

詩曰：小窗無計避炎氣，入手新編廣異聞；哭對痴人曾說夢，思攜樽酒共論文；揮毫墨洒千峯雨，噓氣空騰三岳雲，色即是空空即是，槐南消息與平分。

話說廣太到了廳外，見東邊站着一個人，年約三十多歲，頭帶宮緯帽，藍綢國士珍，青布尖靴，腰繫涼帶，黃白臉，說：「張先生來罷，見了我家莊主，須要小心。」三爺在後面跟着，進了東邊屏門，穿過廳房，到了一所寬闊院子，搭着天棚，院內魚盆無數，養着極品龍頭鳳尾魚，北邊台階下，放着琴桌一張，後面擺着籐椅一把，上面坐着一人，年在四十三四，短髮滿留，上挽盤龍簪，別着如意金簪，從耳旁垂下兩縷長髮，漆黑透亮，身穿着蕙綢羅漢領短汗衫，青洋縐綢中衣，脚着青緞皂靴，項短頸粗，身體肥大，面如羊肝色，後面站着小童兒，其年約在十五六歲，唇紅齒白，十分伶俐，給那人打扇，桌上放着赤金茶盤，放着碧綠翡翠煙壺，羊脂玉煙碟，旁邊兩個小桶，放着南北鮮果，侯福在旁侍立，一見廣太進來，說道：「是我家主，過來行禮。」廣太施禮道：「是莊主爺在上，張廣太有禮。」那莊主說：「你唱個曲兒我聽。」廣太說：「賣個坐位。」莊主說：「侯福那邊與我看坐。」廣太落坐，有人送上弦子，廣太將絃定了，唱了個夢中夢，又唱個千金報德，唱完了，莊主說：「好，福兒把他帶下去。」每天給他二兩銀子，叫他住在外面廳房內，我那時高興，快叫他進來，告訴廚房給他預備飯，廣太同侯福出來，仍在先前往的屋裏住着，每天進去唱曲，帳房裏就把銀子送過來，故此三爺也不想走，一天吃完早飯，裏邊也不傳進

去，正在外間走，瞧這一座莊院，甚是齊正，只聽得裏邊人聲响，從裏面走出五六十個莊丁，手拿刀鎗劍戟，斧鉞鈎叉，大家說：「將張廣太圍在當中，齊聲喊拿張廣太，拿着把他活拿了。」廣太不知何事，問道：「你等不可動手，有說話明白了不遲。」只見侯福在前說道：「姓張的，你的事發了。」廣太說：「我的什麼事發了？」侯福說：「你跟我見莊主去就是。」廣太說：「走。」衆人圍繞廣太，直奔大廳前來，見侯莊主怒氣冲冲，桌上放着他的單刀包袱等物，原來是前頭伺候的小童，偷看他的包袱裏面有避血跌單刀，心中一想，他不是好人，我先稟明莊主，也算一件奇功。說着將包袱等物，送與莊主看過，莊主一看，十分大怒，吩咐衆人，拿來見我，衆人帶到張廣太，莊主說：「你是個做什麼的？」張廣太說：「是談唱曲詞的。」說：「你要這刀與避血跌何用？」廣太說：「我在外面，以作防身之用。」莊主說：「你會練不會練，莫非你是綠林中的朋友。」廣太說：「練是會練，我不是綠林中的朋友，我練一練與莊主看。」說罷，一練一會短刀。莊主甚喜，說：「罷了，練得真好，你真可算得英雄，你我結爲異姓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張廣太說：「甚好，求之不得。」二人隨擺香案，侯莊主居長，廣太爲弟，叩頭罷，吩咐擺酒對坐談心。說：「賢弟，你猜劣兄我是什麼的？」廣太說：「我猜你是個財主。」侯莊主說：「不對，你望犯法的事情猜。」廣太說：「你真非綠林中的英雄。」莊主說：「還得比那個利害的，老弟我告訴你罷，愚兄的姓，你知道了，我名叫做龍，別號人稱飛刀太保，劣兄會打二口標刀，能七步斬黃龍，八步定乾坤，百戰百勝，百不失一，因此我雄聚一方，我是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有一位八路都總會，賽諸葛姓吳名恩字代光，此人上曉天文，下知地理，呼風喚雨，拘神遣將，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乃是八卦教中爲首的頭目，手下有五王八侯，十二公，四十八家大會總，四十八家巡風的會總，天下各州城府縣，村莊鎮店，俱有我們會中人，賢弟你要做官，入我們這個會，久後可以後煙閣上標名。」張廣太說：「蒙兄台愛弟當奉命。」二人盡歡而散，廣太喝的大醉，不省人事，侯起龍給他打上頂記，用白蠟油一搽，醒來知道，後悔已晚，雖有萬分不得意，亦

不敢說走，正是：

對人歡喜背人愁，衆人歡喜我獨愁。

夜晚住在書房，燈下聽見四壁蟲聲，窗櫺上透出一鉤新月，見景傷情，想起老母，年周花甲，離家七載有餘，不知老年身體可安康否？家中兄嫂，可能孝順，我那長兄，乃是忌嫉之人，焉能孝順？想我在外，時時常思念他老人家，亦必倚門而望，我今天困在太保莊，不知今生果能回去，見生母一面，再說我今年已二十二歲，他鄉作客，不知四美堂韓紅玉如今怎樣？思前想後，已至三更，上床安寢，翻來覆去，恨不能一時就亮，正是：

白晝怕黑嫌天短，夜晚盼天亮恨更長。

張三爺說罷，長嘆一聲，不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少時鷄聲三唱，紅日東昇，天又下起雨來，前思後想，侯福進來說：「三爺我家莊主請吃飯，有大事商議。」廣太說：「我去。」走到裏邊上房屋內，擺上酒飯，侯起龍說：「賢弟不久有清兵前來，勦滅俺處，此去山西三十五里，有一座畫石嶺，山裏邊愚兄有五千精兵，三員大將，有我兩個姪兒，一名金鎗太保侯尙英，一名金刀太保侯尙傑，一名獨角龍馬凱，管軍教習蔣方人，稱黃面太歲，你我今夜換了好衣，你帶着合莊之兵前去，順便在裏面住幾天。」二人用完了飯，天晚派人去套車，把合莊之兵帶了，望前行走，約有四更時分，到了畫石嶺，只聽裏邊砲响，號燈齊明，殺聲一片，排開大隊，齊聲說：「接會總爺。」望兩旁一閃，面見賊兵過來請安，又說：「請會總爺進山歇馬。」侯起龍帶廣太入東山口，望裏走了不遠，又望北一座教場，甚是平闊，北邊山上，又一座大寨，上插旌旗，人聲吶喊，號燈齊明，只見獨角龍馬凱，黃面太歲，蔣方人前來接見，又有侯起龍之姪侯尙英尙傑前來，大家到了山寨，這一日有孽龍溝的敗兵，杜興杜茂，帶着三四千人馬前來，見寨主說：「孽龍溝失守，都會總杜雙印陣亡，請寨主會總爺早做準備。」正說之際，又報白大將軍帶人馬來，征畫石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張廣太奉旨回家祭祖

胡忠孝離任送妹聯姻

詩曰 一枕遊仙夢渺茫，人生萬象寄甜鄉，每嫌白面塗花面，轉恨柔腸變鐵腸；丁令歸魂終化鶴，方平叱

石早成羊，憑將冷眼窺人世，天女維摩演道場。

話說侯起龍在畫石嶺，雄聚一方，聽說有清兵勦山，派侯尙英與侯尙傑預備九節毒龍砲三尊，放在東山上，面安放滾木撞石，灰瓶砲子，派二千人輪流看守，又將南山口堵塞，東山口用石圍閉住，上有精兵把守。這一日，將軍調隊攻山，侯起龍奮怒調五千飛虎兵，帶一衆戰將軍兵，離東山口，與白大將軍對壘，侯起龍連勝清營七陣，馬成龍出隊，被侯起龍一飛刀，砍中腰間，栽倒在地，侯起龍大笑說道：「人說你臨敵無懼，勇冠三軍，原來是無能之輩，他剛要過去，被馬成龍，張廣太在後一瞧，說：『兄長不可殺他，小弟來也。』」廣太要救成龍，先在太保莊，就無心歸順侯起龍，今天陣上，又見師兄馬夢太在清營隊內，何不改邪歸正，一則相救成龍，以爲進見之禮，二則殺賊立功，報效國家，想能方要舉步，望前行走，只見馬成龍站起身來，廣太就站住不動，見侯起龍大聲嚷道：「怪道某家那飛刀，百發百中，今天爲何四刀未傷此人，心中不解十分，不但侯起龍害怕，即賊隊衆人，俱皆着驚，馬成龍翻起身來，站在當場，手拿瓦刀，破口大罵侯起龍，賊人看刀，侯起龍舉刀相迎，二人正在戰鬥之際，老將軍調馬步軍隊，冲將過去，與賊人戰在一處，只殺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怎見得有贊爲證：

殺氣騰騰萬里長，鎗刀密密透寒光，雄師手仗昆吾劍，虎將安橫丈八矛，軍浩浩，日茫茫，鑼鳴鼓响，猛如狼，殺大將連人帶馬，追小卒棄甲丟鎗，殺得滔滔流血溝渠滿，層層尸骨積路旁，從古也見英雄鬥，不似今朝這一場。

兩軍混戰，是日風雨交加，方才罷兵，將軍回歸大寨，吩咐軍政司與馬成龍記一大功，並賞全席一桌，隨營兵

丁，俱有賞賚，陣亡諸將，俱皆表奏朝廷，皇恩浩蕩，後輩俱有世襲，馬成龍回歸大帳，自己將衣服脫去，擺上酒席，說老兄弟，你喝一鍾便宜酒罷，夢太說：「大哥真有你的，兄弟真信服你，你會把這小子打敗了。」說着坐下，喝酒，哥倆越說越高興，直吃到三更時分，聽得外面進來一個人，說：「二位老爺，熱關去罷，把守南營門的參將博克敦布拿住一個奸細，解送營務處，大人那裏，那個人說要見將軍，有緊要機密事稟知大帥。」將軍此時陸了帳，二人出離帳房，直奔中軍大帳而來，只見裏面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裏邊將軍在當中落坐，左邊有圖海爺，右邊有提調參將大臣伊哩布，兩邊有中軍旗牌官，武軍兵各營統領，刀斧手親兵隊，真是令下山搖動，升帳鬼神驚，二馬在旁邊，從暗中觀看，只見外面帶上一人，年約二十多歲，天地會八卦教的打扮，跪在大帳說：「民子張廣太在教中人稱神機會總，參見老將軍，繩捆二臂，跪在那裏說話。」原來是廣太白晝在陣前，瞧見師兄馬夢太通名，自己有心改邪歸正，收兵進山之時，「只是聽候起龍吩咐山口，留人把守，到了山寨之上，用完了晚飯，廣太說：「大哥，小弟今天觀清營之兵甚多，小弟去刺殺白大帥，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候起龍說：「甚好，我在寨中等候你。」說罷，三爺轉身，到了自己房中，換好夜行衣，帶了師父給他的封書信，單刀與避血珠，出離山寨，直扑東山口而來，直見東北連營，燈光閃閃，見北邊殺氣陣陣，三爺自想道：「我這一入清營，不知我師兄待我如何，正想之際，已到清營南門外，只聽得人聲吶喊，說做什麼的，不若要放箭？」三爺說：「煩衆位，駕稟看營門的大人，我要見老將軍，有機密事面稟。」衆官兵出來，把廣太捆了，帶到營務處，大人那裏，大人聽他是北方的口音，念是同鄉之人，問了他一遍，然後回稟衆軍，此時有三更時分，將軍尚未安眠，只見內差官回稟十分喜悅，心想必是一個投降之人，吩咐升帳，衆軍官諸戰將，各統領，都來伺候，吩咐人把賊人帶上，張三爺見了清營的威武，嚇的戰戰兢兢，跪在大帳，說：「將軍大人，在上，民子張廣太，情愿獻盡石嶺，拿起龍，報效國家，將功抵罪，說罷了，只是叩頭。」老將軍一見，冲天大怒，說：「盡石嶺彈丸之地，候起龍烏合之徒。」吩咐將張廣太綁

上，推出轅門外，鼻首示衆，兩邊刀斧手一聲答應，把張廣太推出大帳，張三爺說：「冤枉，將軍我有下情告稟。」老將軍說：「把他帶回來，有什麼事只管說，如有理我就放你。」三爺一聽，說：「是授我師兄馬夢太，有我師父的書信，將軍不信，打開一看。」鄧大人把他的物件呈上，將軍過目，裏邊有單刀一把，避血珠一枝，書信一紙，上寫馬夢太拆看，說來人把馬夢太傳來瘦馬在旁一聽，連忙答應，進大帳參見將軍，張廣太一瞧，見師兄說：「小弟被捆，不能行禮了。」馬夢太說：「你是何人的徒弟？」廣太說：「我是老師回教正的門徒。」馬夢太說：「在那裏收你的？」三爺說：「在天津衛馮北大街收的，我有師父收的書信在這裏，你拿來看看。」將軍說：「你可認得他這裏有書信一紙，我看。」馬夢太說：「是。」接書信在手，打開對皮，裏邊有兩張八行書，紙上字跡，寫的分明，上寫着：

字寄夢太知悉，自地壇一別，至天津衛，收汝十二師弟張廣太，此人才智過人，棒棍純熟，定非池中之物，必要顯達雲程，如見面之日，千萬荐舉，則來人幸甚，毋違，回教正書。

夢太看罷多時，給老將軍請安，說：「這一封書信，像是我師父的筆跡，但用兵之際，須要小心，賊人之詐，將軍聽着，吩咐營外將張廣太鼻首示衆，不必多問了，兩旁人把張廣太綁上，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花燭夜失去黃馬褂 慶圓團大上白犬墳

詞曰 石俊夜夢墜馬，醒來告訴鄉人，擔酒牽羊賀滿門，俱給他壓驚解悶，范丹時被虎咬，人言自不小心，看來敬富不敬貧，世態炎涼可恨。

話說老將軍要殺張廣太，旁邊閃出馬成龍，說：「刀下留人。」稟將軍大人，將這個人交與我馬成龍，自有道理，他若是真心歸降，願破盡石嶺，易如反掌，將軍說：「就將張廣太交馬成龍辦理。」將軍退帳，成龍帶他到自

己帳房，叫夢太把他解開，把座兒放在一旁，說：「老弟你坐下罷，我有話問你，你是那裏人在賊營裏有多少時？你今天來做什麼的？你說我聽。」張廣太說：「我是武清縣河西務人，因家中兄弟不和，出外離家，在我師父回教正習學拳腳，我是流落福建在太保莊遇侯起龍，與我結拜，吃酒醉後，他給我頭上打一個戳子，後來我知道他是八卦教，我也走不了，後到他山寨，他走了一套白牌文書，保我是一個神機會總，我在這畫石嶺，日子不久，聽見大隊清兵，有我師兄馬夢太，我故此夜晚，在侯起龍跟前討令，說來清營探聽軍情，被看營門的看見，我願意教他們綁上見將軍，方才要殺，多蒙尊駕台愛相救，這是我的真情實話。」山東馬說：「你獻畫石嶺，拿侯起龍，應該如何辦理？在何時獻山擒賊？」張廣太說：「背主投降，不能預定，倘若定了明天，這邊去了接應，我在那邊不得出來，辦事機關一洩，反為所害，須慢圖之。」山東馬說：「我知道了，我叫馬成龍老兄弟，你看來咱們哥倆，保他這條性命。」夢太說：「甚好，我去營務處立軍令狀。」馬成龍說：「好，我也去。」二人帶着張廣太到了鄧忠帳房內，鄧大人那裏稟明，立了軍令狀，鄧大人回稟將軍，二馬又帶張廣太到了自己帳房，還有將軍賜的酒席，又讓張廣太喝了兩杯酒，張廣太告辭，二人送出大營而去，張廣太在路上想着馬成龍的恩重如山，回到山寨，又見裏面人說，接神機會總張三爺說：「你等用心把守。」就隨進內寨，侯起龍正派侯尙英、侯尙傑入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入路都會總吳恩那裏去調兵馬，二人改扮去後，與馬商議，只守山打仗之事，又見張廣太進來，說：「寶弟到清營，可曾把白大帥刺死？」張三說：「不能下手，我看這一條道路，今夜你我二人大隊調齊，然後叫他們扎在山口以外，兄與弟各帶兵刃，先後暗中刺了清營的大帥，然後放起火來，合山大隊，以驍火為令，齊殺入清營，一掃而平，不費吹灰之力，不知兄長尊意怎樣？」侯起龍說：「甚好，我同你就是這樣辦理。」二八白天也未出兵，候至天晚，吩咐馬帶合山的大隊，在那東山口扎住，我二人去也。見清營火起為令，說張廣太出了大寨，二人方出東山口，張三在後面，心中想道：我一個不是他的對手，須得暗中傷他，想罷，手中刀，照定侯

起龍就是一刀，正砍在腿上，賊人哎呀一聲，栽倒就地。廣太過去，把他網上一抗起來，直扑大營而來。到了營門外，守營門將官問是何人。張廣太說：「我是神機會總。」投降清營的張廣太，拿獲爲首的賊人，前來獻功，衆人回稟了將軍與馬成龍，又知會了營務處鄧大人。將軍升帳，吩咐軍官把張廣太帶來，二馬出去，到了南營門外，見廣太拉着賊人，自己在那裏站着，連忙說：「張三兄弟好，快把賊人交官兵帶着，你跟我去見將軍去。」三爺說：「甚好。」跟着二馬，到了大帳，給將軍磕頭，說：「民子拿獲爲首的賊人，侯起龍請大帥審問。」左右把侯起龍帶上來，跪倒在地。大帥一瞧，果是侯起龍，隨問道：「侯起龍，你那威風那裏去了？我今天拿住你，你把天地會八卦教的細情說明，我奏明了聖上，定加功封賞。」侯起龍怔着多時，哎呀一聲，說：「氣死我也，好一個張廣太，忘恩負義，必不能饒你，我死後做鬼，必要結果你的性命。」張廣太在一旁說：「大人不必問他，急速調大兵前去勦山。」此時衆賊人齊在東山口外駐紮，這邊以火號爲令，大帥吩咐調右營火器軍五千，派金刀將鄧忠，出去二馬張廣太一同前往，把侯起龍帶下去，派人看守，又派英桂帶急應隊一萬，夢太等帶火器軍至大營外，只見西門外人聲鼎沸，舉起號火來，只聽得人聲一片，這邊早把炮車火槍，放了一陣連環，少時接應隊已到，打得東倒西歪，大家逃散，天明人報紅旗兵，勝盡石領，得了刀子器械，旗縣衣裝，糧草車仗，投降之人三千之衆，大帥放發軍情，奏明朝廷。康熙老佛爺旨意下，命張廣太來京陛見，馬成龍賞賜參將，記名提督，馬夢太賞遊擊，儘先補用，隨營兵將，俱有陞賞，兵丁賞三個月錢糧，白將軍賞賜斐陵里巴圖魯賞戴三眼花翎，伊里佈賞賜頭品頂戴，帶二馬察看黃河事務，合營大家謝恩，並將侯起龍在本處處死示衆，伊大人帶二馬只奔黃河河岸，老將軍帶着張廣太與他那十萬官兵，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在路非止一日，到了北京，兵部投文，禮部演禮，是日帶領張廣太在暢春園引見，是天地會八卦教的衣服，一班文武官，在兩旁站立，甚是齊整，聖主問道：「天地會八卦教，是何人所興？」張廣太把誤入太保莊，先前的事，細說一遍，又奏明邪教之事，爲首之賊，名叫吳恩，他會呼

風喚雨，撒豆成兵，妖言惑衆，煽亂人心。天下各省，俱有他的教中人。聖主看他的履歷，甚是喜悅，功封三品銜，以副將留用，賞穿黃馬褂，賞戴花領，欽賜博奇巴圖魯，賞假半年，賞銀二千兩，指婚胡賽花，是通州守備胡忠孝之妹。因前私訪於順標店，與聖主所遇，故此指婚。又派張廣太到部質對吳聯，廣太將髮打開，奏明當中有一個頂記，即是教內之人。又下旨，順天府都察院五城御史，各省督撫，無論軍民人等，頂上是有頂記，俱皆先斬後奏。又下旨，四川總督，兵伐峨嵋山，拿爲首之賊吳恩，張廣太謝恩，剛到朝房，只見有一個人，拿着一個包袱，笑嘻嘻說道：「三爺我奉大人之命，給你送衣服來。」廣太用目一瞧，認得是哈府管家哈喜，三爺說：「哈兄，大人在京中嗎？」哈喜說：「大人由按察司，近奉旨調京，賞得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人在刑部奉天司行走主事，在東四牌樓住家，南邊史家胡同路北，昨日大爺在部中一個朋友，提起三爺你的名頭來，連大人都說，自太原府一分手，不知他的去向，今早晨派人到白大將軍那邊，打聽，知道三爺今天在暢春園召見，說是天地會的打扮，大人新告的假，叫我請三爺到宅內住去，帶着衣服，叫你老人家換好。」廣太拿過衣服換好，到了刑部，問官正在堂上，把出吳聯來，與顧煥章二人質對，來到大堂，彭大人說：「吳聯你招認就是。」吩咐把廣太帶上來，張廣太說：「衆位大人，把他頭髮來分開驗看，要是有頂記，必是天地會，我也知道他是八路都會總的兄弟。」吳聯說：「這是顧煥章用錢買來的，我的頭上沒有頂記，求衆位大人治他誣陷好人，必須治罪。」衆問官說：「把他頭髮分開，不知吳聯頭上果有頂記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小姜玉怒打黑龍

白氏女尋夫遇害

詩曰 古友尊三益，今人重三金，乾坤無管鮑，何處是知心？

話說衆問官吩咐把吳聯頭髮分開，頂心果有一個頂記，吳聯自己閉口無言，張三爺回了哈大人的住宅，那

大爺先到外書房，見了三爺請安，說：「哥哥小弟自分手之後，時常想念，不知兄長往何處去了？小弟派人時常各處尋找，並不知你在那裏？今日相見，真是三生有幸。」姜玉自裏邊出來，說：「二叔你老人家，我今天才知道三叔做了官。」那大爺說：「三哥咱們走罷。」廣太說：「姜玉我今天聽見你，我甚喜悅。來罷，先到裏邊去。」說着到內院，進上房，大人與太太甚是歡喜，哈公說：「廣太你的心胸甚好。」四太太說：「廣太你得有今日，我也歡喜。」說着擺酒，三爺與那丹珠、太太與大人，在一個桌上吃酒，說別後之事。三爺又叫姜玉說與報喜之人來，這宅內報喜，不必去到河西務家內去，大人又問廣太說：「你在上海跟我三年，你的餘資，還有多少？」三爺說：「多蒙大人各處挂名，所有的進項，俱皆未用。」哈公說：「我再給你五千銀子。」四太太說：「我給你四千銀子。」廣太叩謝，直吃到月上花梢，方才停杯住盞，大家回自己屋內安歇，次日大人帶廣太遞摺請訓，天至平明，外邊門上來報，倭侯爺來拜張三大人，三爺出去，一瞧是顧煥章，說裏邊坐罷，只因刑部堂官與派審之人，俱皆奏明，康熙佛爺降旨，把吳聯在菜市口凌遲示衆，顧煥章與國分發，欽賜倭克金布靖遠侯爵，倭侯爺謝恩，回到了達摩肅王府，一見王爺請安，提起張廣太在刑部之事，我去拜他，派下人打聽去，在那裏住，少時回來稟報，住在史家胡同哈宅，吩咐外邊套車去拜張廣太，到了哈宅門首，張廣太迎接出來，讓到裏邊書房落坐，倭侯爺說：「我這一場官司，若非賢弟，合冤泉下矣，今朝我蒙聖恩，陞爲侯爵，也是老弟之功。」三爺說：「我在外邊，常聽說有賽報應，顧煥章，並不知爲人何如，今天得遇兄台，此乃三生有幸。」顧煥章說：「我家蒙聖恩賞賜我靖遠侯倭克金布，我總算感弟台之恩，吾有兩個拜弟，不知你知道不知？一名山東馬成龍，一名瘦馬夢太，俱在大將軍處，隨營聽差。」三爺說：「這兩個我都認得，瘦馬是我師兄，山東馬是我恩人，在營內救過我，是我的口盟拜兄。」倭侯說：「論起來是自兄弟了，張三兄弟，你不必外道，劣兄知道你是個英雄，你回家辦喜事，我還到你家中去。」喝了茶，也就告辭，張廣太留吃晚飯，請那大爺作陪，三人喝到高興，倭侯爺與三爺口盟金蘭之好，情投

意合，天晚候爺回王爺去了，次日廣太由部庫領了二千兩銀子，在都中拜了兩天客，起身到通州路河驛站，有本汛守備胡忠孝，早預備了公館，留廣太住宿，一來是奉旨指婚的嬌客新親，二則胡爺要會這位三爺，廣太留在公館二十多輛車，並帶姜玉等人三十餘名，俱在通州住宿，次日天明，胡爺陪着用了早飯，問是走車走，是坐船走，旱路八十里，水路二百里路程，廣太說：『我走旱路罷，一則一天就到，二則省得卸車裝船，往返奔馳。』胡爺送出南門，張三爺在路，想起當日離家之事，叫姜玉離河西務五六里打店，姜玉前頭先下去打店，衆人隨後行走，至日色斜西，離河西務六里之遙，有一個大店，請三大人入店息歇，廣太用完了晚飯，吩咐姜玉找一身破衣服，明天訪兄長張廣聚，看他有無手足之情，次日三爺改扮，叫姜玉附耳如此如此，自己穿一身破爛衣服，帶了二百銅錢，直奔河西務去，剛進西村口，只見村中不是先前樣子，也有倒塌的房屋，也有新蓋起來的，正是：

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

人俱不認識了，正是狐眠敗塚，兔走荒郊，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煙迷碧草，無非舊日征戰之場，榮辱何常，強弱安在，令人思之，好不灰心，單表三爺順着大街而走，方到十字街，只見路東有一個茶館，南邊路東大門，北邊有天棚，自北邊來了一個挑青菜之人，廣太細瞧，是他二哥張廣財，三爺心中暗想，我自離家八九年光景，家內也不知如何光景，再言自廣太走後，他母親也是常問廣聚，大惡賊在老太太跟前，說：『我托人上北京去找，又說托人上天津去找，花費多少銀錢。』逢時過節，老太太時常想念，真是『兒行千里母擔憂。』後來過了一年之久，張廣聚就起謀奪家產之心，年節算賬以來，他在家中，說賠了無數成本，又過了一年，他說：『老太太這事真不好辦，我給你老人家與二兄弟五百兩銀子，別跟着我受罪，死活我一人擔賬，此時把家產盡絕，也不够人家。』老太太與二爺搬家在村北，買了草屋三間，甚是整齊，二爺帶着自己之妻，搬在背後街度這寒苦光景，一年之後，所有的家中餘資，俱皆用完，一貧如洗，雖有二奶奶娘家，也是平常，父母死去，兄嫂雖說周濟，也不

濟其事，到了臘月天，瑞雪紛紛，天寒地冷，屋內四壁皆空，一無所有，老太太說：「廣財你去到你大哥那裏，要十吊錢，幾十斤麪，幾斗米來，是我說的。」二爺一聽，也就出門，直奔廣聚糧店，見廣聚在那裏坐着，身穿青布皮襖，藍綢皮馬褂，緞棉鞋，一見廣財進來，甚不願意，說：「你做什麼來？」二爺說：「我奉老太太之命，來叫你送幾十斤麪來，十兩銀子幾斗米。」說着眼淚汪汪，渾身抖戰，張廣聚說：「你把老太太的錢都化了，你今天又找我來，這買賣是別人家的，我是給人家傭工，我家裏還有入口一月間，我能掙多少錢，你還時常來找我做什麼？今天你來了，我也不能使你空去，我給你二百錢，從此不許找我。」說着叫徒弟拿二百錢，遞給張廣財，廣財將錢拋棄於地，張廣聚說：「好，你從此不許上門，自己要乘心胸，立志氣，發財致富。」就對得起哥哥，張廣財氣沖沖回來，一見老太太，放聲大哭，與老太太細說此事，母子二人，甚是悲切，此時老太太已知那年八月節，廣太由家中逃走的事，想到如今，信息不通，不知生死存亡，想到廣太這裏，不由放聲大哭，正在悲慘之際，只聽院中嚷道：「老太太不要着急，我來也。」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千家園四莊主見色起意

河西務大英雄入都逢凶

詩曰 春郊一望碧迢迢，幾日前頭女伴邀；山似濃粧花欲笑，教人焉得不魂銷？

話說外面說話的是張廣大大拜兄李貴，二拜兄鄒忠，今天在酒館吃酒，吃得高興，外邊下起一天大雪，兄弟會完酒賬，出離店門，但見陰雲密布，寒風陣陣，瑞雪霏霏，天地一色，二人走至北街後，見一家柴扉半掩，雞犬無聲，只聽得裏面哭聲振耳，李貴說：「老弟這是誰家，爲什麼大雪天哭的，是何緣故？」鄒忠說：「兄長你不知道，這是咱們拜弟張廣太的二哥，搬在這裏住。」又把張廣聚謀奪家財，用意分出張廣財之事，說了一遍，咱們哥倆進去問問三弟的事情，二人直進了上房，給老太太行禮，問了幾句張廣太走後的事，然後說：「二弟你不會

告他去。」廣財說：「我怕見官長也，分了買賣是賠了，告無用，我打算要做個小買賣，又沒有本錢。」李貴鄒忠說：「我們哥倆給你本錢三百吊，足夠你作小買賣用了。」說罷，拿出錢票子來，交給張廣財，二人告辭去了。廣財買了幾件棉衣服，一過年，想作小本經營，自己也不能完了，過了新年，李貴鄒忠二人來拜年，還時常周濟，送錢送衣服送來。今年時逢秋景，實在難過，朋友親戚，自己也不能去找了。今天清晨起來，擔一擔柴草，在街上去賣了錢，好用飯。家中老太太與二奶奶還等他，天有已正，才到十字街，正遇廣財，此時廣財可認識他二哥，他二哥却不認得廣財了，這是爲何？廣財離家時，年才十六，還是學生面貌，此時年歲也大了，身材也高了，形容也改了，不是先前的樣子，故此不認得。廣財在那裏站着，瞧也不言語，見他二哥挑着青草，在那飯舖門首放下，說掌櫃的，你要青草，我給你挑過去，從裏面出來一人，年約二十多歲，身穿一件藍布半大褂，白襪青布雙梁鞋子，出來說：「張老二，我們昨天買了你快挑了別處去賣罷。」自裏又出來一人，年約三十有餘，身穿着洋縐大衫，青縐綢中衣，薄底青緞快靴，手拿平金扇子，三爺一瞧，認得是二爺鄒忠，站在那裏說：「二弟，你把青草攔在那裏，咱們去到裏邊坐着說話。」二爺把草挑去放下，跟着進去了，三爺也跟着進去，到裏邊，到了一個座，把一個破草帽望旁邊一放，又一瞧，大哥李貴在那邊與他二人坐在一處，要酒要菜，李老爺又問起廣財的下落，廣財說：「自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走，我也不知道，後聽我們家裏的話，是幸虧我大嫂子把他放走了，直到如今，八年有餘，並不知下落。」鄒二爺說：「你不會告你大哥去，何必受這個窮苦，衙門內都有我。」再者說，也不知三弟廣財是死是活，三爺聽到這裏，慌忙過去說：「三位哥哥，小弟張廣財有禮。」大爺李貴一瞧廣財身穿白布破汗褂，藍舊布中衣，破襪子舊鞋，一臉灰塵，窮氣的樣子，鄒二爺說：「三弟，你這多年往那裏去？我與大哥時常記念於你。」三爺說：「小弟自從走後，到了天津，受了困，今日我由通州前來，想要回家，又沒衣服，方才在這裏喝茶，聽見你們哥兒幾個說話，我方過來，一則問我母親生死，二則我打聽我家中事情如何？」李貴說：「賢弟你

早就該回來，代這裏兩行的管賬之人，俱是外請的，要有賢弟，何必另用外人。」又把張廣聚謀奪家產之事，細說一遍，然後說：「三弟喝酒罷，酒先到我這裏，剃頭洗澡，換好了幾件新衣服，然後我邀幾個人，與你二哥哥跟着我，分他家去，如要是好說便罷，他如要說不理，咱們就將他折完了。」先告他去，到了那時，我們自有道理。」廣太說：「二位兄長，小弟也不用換衣服，不必剃頭，我就是這樣找他去，看他將我如何，如要是念兄弟的情義，我有道理。」又望他二哥哥說：「哥哥老太太當時跟你在背後銜住，你先回去，稟明老太太，我隨後去找大哥，問他爲什麼沒有手足之情，不奉養老太太，然後再問他祖父的遺業，也得平分，不能我說賠了，就完了，我今天與他算賬，就是。」說罷，站起身來，往外就走，李大爺說：「我二人去邀人去，再見他。」二哥哥廣財，遂攔着三爺，不叫他去，廣太出門，直撲廣聚糧店而來，一到門首，裏邊是六間門面，三爺上台塔，裏邊有一個夥計說：「我們這裏是不給錢的。」三爺說：「我不是要小錢的，我找你們掌櫃的。」說着就往裏走，裏邊有一個老夥計姓韓的，說：「三東家來了，裏邊坐着，衆位這是咱們大東家的親兄弟張三爺。」我方仔細一看，才認出來是你，卽讓三爺裏邊房內落坐，徒弟倒過茶來，廣太問說：「我哥哥哪？」韓掌櫃的說：「有人請吃飯，少時就來。」正說之時，張廣聚自外面進來，三爺過去行禮，然後從旁邊一站，張廣聚一瞧，這一驚不小，連聲說：「打鬼，打鬼。」三爺說：「大哥，小弟廣太並非是鬼。」張廣聚說：「衆位你們瞧的見他嗎？」衆人說：「大堂櫃的喝醉了，明明的一個人，那裏有鬼。」三爺又說：「當年八月中秋之事，那是咱們家中的白犬。」張廣聚怔了半天，方說：「三弟，你也不必說，自己穿着這樣的衣服，還有臉來家，河裏不死井中跳不下去，你還有臉活着，趁早出去，免招我生氣。」三爺一聽，心中想道：「見面並無手足之情，也不問我在外面作何事業，想着不由的把臉一翻，說：『好，祖父的遺業，不能叫我一個人做主，這買賣也得分開。』」大惡賊一聽，怒氣沖沖說：「好，你這不要臉的東西，還敢望我分家嗎？我把你打出去就是了，永不准你進我這糧店門。」說着照廣太臉上就是一掌打去，三爺用手一擋，只聽他

大哥說：「好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來人給我把他捆上，我送他就是。」後邊過來了好幾個徒弟就動手，要捆三爺，被廣太一掌一個，打得紛紛倒退，東倒西歪，把茶壺茶碗也摔破了，張廣聚大嚷說：「好膽大的奴才，焉敢撒野！」正嚷之際，外面一陣大亂，來了無數人，闖進糧店，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廣太奉旨交部問

顧煥章私訪于家園

詩曰：蓬島瀛州漫較量，郭郎鮑老最排場；十年說破虛無理，月有清陰花有香。

話說張廣太正與衆人打在一處，外面有李貴、鄒忠，帶着有二三十個人，方要幫着動手，張廣聚一瞧，這事不好，連忙說道：「三弟不可無禮，爲哥的叫你好，難道我們吃飯，遂叫你瞧着不成，你自己到不想，別人的話，不可聽，走罷，我的車在外邊，上車罷，咱們到家裏去，有話只管說。」拉着三爺出來上車，外邊鄒李二人就不敢過去攔他了，派人跟着後面去打聽，二人回到局子等信，且說廣太跟他大哥，到了家下車，進裏，三爺明知故問，說：「老太太在那裏？我給他老人家磕頭去。」說着到了上房，大奶奶一見，先說：「三兄弟來了，好，你自那裏來呀？」三爺正要問話，大奶奶說：「屋裏來罷。」便喚人大家俱來給三爺行禮倒茶，廣太不見他大哥進來，心中甚是疑惑，正思量之際，聽得外邊門上人進來，說：「三爺外邊有人在門外等着你老人家說話。」三爺即到外面一瞧，見是四個公差，手拿着鐵鍊，說你就是張廣太，你哥哥把你給送下來，我們老爺派我們傳你過堂去，說着把三爺鎖上了，望前就走，到了巡檢司衙門裏頭，早坐了堂，見他大哥廣聚，自己把頭也拍破了，這位老爺，是吏員出身，姓牛名必，字受川，是愛財如愛命，極惡小人，原與廣聚有舊交，今天張廣聚打算要把他兄弟治死，故此先把頭拍破了，到巡檢司署喊控，老爺派人傳到廣太，牛必坐在堂上等着，見四個公差前來，帶着張三爺到了公堂之上，他在那裏發威，說：「你這個無禮的奴才，見了本司，因何不跪，不但你目無兄長，而且你膽敢目無本

司，咆哮公堂。」吩咐左右拉下去，給我重責四十板子，再問張三爺一聽，說：「你且慢着，我身犯何罪？你不可這機無禮，作威害人。」只見門外有李貴鄒忠，在那衙門門首大罵，說：「張廣聚你真是骨肉無情，嚇們算賬。」巡檢司一瞧，吩咐先給我打這張廣大，只聽得人聲一片，自北邊進來了五騎馬，頭前一個人，年約二十以外，身穿一件藍綢青衫，青緞薄底靴，手托着大包袱，上面有帽盒一個，到了廣太跟前請安，說：「請大人上馬。」那邊巡檢司一愕，說：「這是何人？」姜玉說：「是奉旨回家的張三大人。」嚇得巡檢司渾身只戰戰，說：「我不知道是大人。」連忙倒過來行禮，說：「卑職不知是大人。」吩咐左右撤去鐵鍊，殷勤奉勸，三爺少生嗔怪，旁邊嚇壞了張廣聚，捻手撻腳的溜下去。巡檢吩咐打淨面水來，內書房請大人更衣，三爺說：「我打攪貴司了，休要見怪，你我都

是有緣之人。」張三大人換好衣服，淨面吃茶，吩咐外面伺候，巡檢說了些好話，張三爺告辭，出了巡檢司衙門，牛大老爺送到外邊，張三大人騎上馬，帶着四五個跟人，上背後街，給老太太請安，然後再找張廣聚算賬，方才

瞧看之人不少，先前在糧店見與他大哥廣聚打架，衆人說：「這東西我自幼就瞧他不成器，到如今還是不成器。」這又瞧見三爺，帶花翎三品頂戴，身穿品服，四五個跟人，甚是威風，又換過嘴來說：「我當初瞧着他，很像個人，必要做官。」廣太到了後街，自家門首下馬，進裏邊見老太太，磕頭行禮，然後給二嫂子施禮，老太太哭了會子，說了半天別情，外邊他大嫂子周氏進來，說：「三弟你過來，今日當着老太太，你哥哥所做的事，我從中勸他不聽，就是老太太這裏，我也常來送些柴米，無奈我能有多少錢，你哥哥他在外邊，也不敢進來，叫我來說人情，我料想賢弟，也豈不能不給我一個臉兒。」說着給老太太行禮，老太太是一個好人，況他本是慈善，連忙說：「兒媳起來。」把廣聚叫來，只聽外邊大惡賊張廣聚說：「母親，孩兒原有心把你老人家早就接回來，不想如今我三弟來得巧，總是我的不好，賢弟大哥錯了。」說着行禮，請老太太上車回家去，老太太不去，夫妻跪着，求了多時，連廣太瞧着大賢嫂當初救命之恩，叫過二哥，請老太太先到外邊上車，叫人回來搬家，又派姜玉把自

已車輻筋子，俱皆搬取到家。次日拜街坊河西務大小人家，買賣鋪戶全拜，拜到李貴門首，這李老爺正與鄒二爺在書房吃茶，告訴那老媽說：「如有張廣太來拜，就說我沒在家。」外邊有人叫門之聲，老媽忙去開門，見張三爺衣冠齊正，帶着跟班，三爺說：「我來給你大爺請安，進去就說張廣太來拜。」老媽說：「張三大人，我們大爺說沒在家。」三爺一聽，想道：「必是因我昨天沒有告訴他實話，他惱了罷，我與大哥知己之交，我硬進去也無妨，遂邁步往裏走來，到了內宅書房，老媽說：『大爺三大人他一定要進來。』李貴說：『他既然做了官，還認得哥哥做什麼？』廣太還去請了安，說：『大哥別恨我。』又給二哥鄒忠行禮，三人落坐，談別後之事，廣太請二位幫辦喜事，回家擇日，行茶過禮，迎安過門，洞房花燭之期，來了那丹珠倭侯爺哈四太太，都中衆親友，前來賀喜，才分熱鬧，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真邪教誤信假神仙

詩曰：休將世態苦研求，大界悲歡靜里收，淚盡謝道心意冷，愁添潘學夢魂休，孟嘗勢敗誰鷄狗，莊子才

高亦馬牛，追思淚化鶴化羽，每逢荒塚倍神遊。

話說張廣太在家中，娶親過門，拜罷天地入洞房，喝交杯酒，吃子孫餠餅，長壽麪，張三爺夜晚與煥章衆親友，在一處豁拳行令，直吃到三更時分，方才罷盞，三爺回歸洞房，將官帽擱在架上，花翎放在翎筒裏，黃馬褂脫下，交給侍奉，婆婆搭在衣架上，新人在床上坐着，衆人出去，三爺坐在椅子上，今天洞房花燭之期，想起當初在天津受困之時，不想有今日，又想一生所遇，悲歡離合之事，越想越煩，不由伏在几上，昏昏睡去，不知不覺，天色大亮，外邊都起來了，廣太忙要穿上官服，自己出去酬客，一瞧不見了翎筒與黃馬褂兒，開門叫人進來找，又叫侍奉安在，各處尋找皆不見，只見桌上，一個紅單帖上，寫有四句道：

寒風一陣逞英雄，紅人見我把刀釘，玉美無瑕誰能見，盜去馬褂大花翎。

看罷正想之際，猛抬頭又只見那邊門闌上，寄柬留刀，三爺過去一瞧，知道是一個飛賊，從這裏進來的，連把那刀並字柬取下來一瞧，那字柬上寫的是：

韓信英名四野揚，紅袍擋雁姓名香，玉笛吹散三千將，苦死烏江楚霸王。

張廣太不解其中緣故，反復看了半天，正在心中愁煩之際，外邊姜玉進來說：「三叔我給你老人家道喜，外面那大爺套車要走，那倭侯爺也要走。」廣太出去，先把遠客送了走，然後與倭侯爺那大爺說失盜之事，倭侯爺說：「二弟你的氣色很暗，有百天牢獄之災，須要謹慎，此時印掌露出喜煞，必有順事，你暫時不必着急，我把話說了，你不可不信。」那至近的親友，大家猜疑，也有猜說是與廣太有仇的，也有說與他戲耍的，李貴鄉忠帶着姜玉出去尋找，各分東西南北，李貴一心直望東，按處訪問踪跡，並不知下落，復又轉望南走，正遇鄒忠說：「大哥我沒有找著，你可曾找着下落沒有？」李貴說：「沒有。」二人望回，走到三爺家中，不見姜玉回來，心中甚着急，天約正午，只見外面姜小爺跳進來說：「三叔你不必着急，我方才出去，訪着下落了。」姜玉自出了門首，到了十字街牆上邊，貼着一個紅帖兒，寫的是村北柳桃林，寄賣黃馬褂大花翎，順着道兒，一直的到了村北一里之遙，只見有十數種樹，栽種幾樣野花，一株楊柳，一株桃樹，名為桃柳爭春樹，林子東邊又有一個花牆子門樓，黑油漆門，一帶白牆裏邊，上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門旁邊牆上，貼着一個帖兒，上寫本宅出賣黃馬褂大花翎，姜玉叩門，裏邊出來了一個年輕的使女，品貌醜陋，怎見得有讚為證。

但看見前頂禿，把頭皮兒，露元寶簪，中間叩雁尾杯，天然舊耳挖長，挫石榴，腦袋小，黑又瘦，門雞眼，眉颧扁，塌鼻梁兒，鼻長流水，麻子似絳仇，多虧他把粉搽的厚，備風兒吹吹列了口水。芸梅的臉且好不風流，藍布衫花挽袖，印花邊，黃銅鈕兒紅中衣，襠兒瘦，小金蓮鈎九六里高低實難受，一步一杯一嘔遊。

姜玉看罷，方要問話，只聽那個醜了頭說：「幹什麼的你打門來嗎？」姜玉說：「你這門首貼着寄賣黃馬褂大花翎，我來買。」那個醜了頭說：「張三大人那裏有人來買才賣。」姜玉說：「我是張三大人的親信人，你送去，說與你家主人，我名姜玉，是張三大人的親信之人。」醜了頭進去不多時，笑嘻嘻的出來說道：「這一封書子，你拿去交給張三大人，叫他自已來取。」姜玉接書在手，也不敢造次，轉身回到家中，將前項事說了一遍，又把書子呈上，張廣太接過來一看，上寫着內函所呈張三大人文啓，名內詳，廣太拆開一看，裏邊兩張八行書：

自違光霽，時更八載，遐想起居佳善，爲慰爲念。憶昔青樓得悟足下，實乃三生深幸，辱承辱愛，結綰同心，不啻海誓山盟。豈料好事多磨，喜反爲憂，臨歧一別，實深憂想，臨風暗泣，對月常嗟，紅顏薄命，妾復何言？近聞榮歸府第，妾心不勝雀躍，誰知足下又小鸞交，新婚宴爾，樂也何如？憶當年心盟猶在，能不神傷，一縷柔腸，幾乎寸斷。今不避恥辱，特將花翎馬褂，暫取妾處收存，君其智者，雖不念昔日恩情，亦必看物之重，諒必惠然肯來，則妾與君相逢有日，談心有時矣。書止于此，淚隨筆下，欲言不盡，餘望心照。

三爺看罷書子，不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想起當年之故，原來是韓紅玉自與廣太二人，在煙花院中，山盟海誓，廣太走後，鴛兒說：「姑娘自你到我家後，吃穿日用不少，我們院中指着買個人接客吃飯，養活我的，你今到我家，我也不敢強叫你接客，你打算是甚主意？」韓紅玉說：「大概我家兩哥哥，不及走來救我，你不可這樣，我自自報答你之時。」這一日有紅鬍子馬傑，由滄州到煙花院中，用三百銀子，到把紅玉贖身出去，要帶回滄州家中，紅玉哭訴一回，把遇張廣太之事，說了一番，馬傑在河西務村北，賃了一所房子，僱了一個女，一名使喚丫頭，留下幾百兩銀子，每逢年節，必要前來，韓紅玉這裏瞧瞧在外邊打聽廣太下落，今年韓紅玉聽說張廣太奉旨回家祭祖，心中甚喜，自己也不能叫人前去，這日聽得張廣太娶妻，是通州胡守備的妹妹，他心中有氣，夜晚帶着鋼刀，前去行刺，天有三更以後，由房上下來，把門闌上摘下來，到屋內舉刀要殺廣太，一想他也不知道我

在那裏，我何不拿他的東西，伸手把花領黃馬褂兩件，包在一處，一旁有文房四寶，題詩兩首，寄柬留刀，他回到家中，寫了幾個字帖，派人貼在十字街，自家門首也貼一張，姜玉至此，才給他一封書子，張廣太一瞧，把這封書子攔在一旁，又把自己先前的事，說了一遍，倭侯爺說：「三弟劣兄跟你前去。」吩咐外邊備馬，叫姜玉帶路，三個人出門上馬，至後街村北，韓紅玉的門首下馬叩門，自裏邊出來一個老英雄，身穿青縐綢大衫，白襪青緞子皂靴，年約六十有餘，赤紅臉，紅鬍子，顧煥章一瞧，認得是拜兄馬傑，慌忙行禮，說：「原來是馬大哥，小弟顧煥章有禮。」又叫廣太說：「三弟這是馬傑馬大哥。」三大人過來行禮，說久仰大名，今幸得會，也是三生有幸，馬傑說：「山野村夫，多蒙大人台愛，請裏面坐着。」姜小爺拉着馬，在門外站着等候，廣太進去，到了書房，是東廂房三間，裏邊到也乾淨，落了坐，馬傑說：「顧賢弟，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今天這一段事，我你二人爲媒。」說着往裏面去，把三爺的黃馬褂大花翎拿出來，交於三爺，廣太拿回，定日迎娶過門，那日親友不少，那大爺與倭侯爺次日動身，李貴請人修白犬墳，封樹並石碣，請三大人上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顧煥章假充神仙

神力王調兵剿賊

詩曰：蓮花池畔倚迴廊，一見蓮花一恨郎；郎意薄同荷上露，藕絲不斷是奴腸。

話說三爺祭奠白狗，兩手舉香，口中說：「白狗，你先替我一死，但願你早生人世，與我作爲兄弟。」然後他母親過來，拈了香叩頭，說：「白狗，你當初替我兒一死，替死甚是不易，但願你早生人世。」李貴鄒忠也磕了頭，去說：「白狗，你要是有靈，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張廣聚在一旁站着，甚是不樂，自己過去燒香，然後向衆人說：「我當初本是弄假成真，要真有害我三弟之心，當時就有個報應。」語言未了，只見從外邊跑進了一個血淋淋的婦人來，把張廣聚嚇了一個筋斗，不能起去，早有人把他扶起來，聽那婦人說：「三大人救命呀！跪在大人

面前說道：「大人救命！」後邊有一大漢，手執木棍，說：「這婦人我家莊主花費了好些銀子買你，你今逃走，我奉莊主之命來追你，叫我把你打死。」說着舉棍就打，嚇得那婦人躲在張廣大背後，姜玉過去說：「你們是怎麼事？說我聽再打！」那個婦人眼淚汪汪的說：「衆位要問，聽我說。」原來這個婦人住在河西務西頭，娘家姓白，嫁與劉四爲妻，夫妻二人，甚是可愛，可稱天作良緣。劉四他趕車爲業，在于家園于珍四莊主那裏，劉四常時家來，吩咐他妻子，怕的是年輕的媳婦，惹是非。這一日，白氏女子正在門前站，瞧見一夥打圈的人兒，直撲正南，爲首騎着一匹花斑豹馬，相貌形容，實是威風，到了白氏跟前，把馬勒住，年約四十來歲，那人面皮兒微黑，長肩大眼，身穿二藍洋縐大衫，薄底靴子，帶着二十多人，抗着鎗架着鷹，拉着狗，一瞧白氏娘子，長的十分美貌，那個爲首之人，就是于家園的四莊主于珍，其人最好色，一見美婦人，他就動心，兩只眼睛不住的望這白氏身上瞧。本來這白氏女，生的面如傅粉，柳眉杏眼，準頭端正，櫻桃小口，身穿着一件白夏布女汗衫，鑲沿着各樣緞邊，品藍綢子中衣，足下一對蓮鈎，不盈三寸，穿着南紅緞子花鞋，扎挑梁四季花，手拿一把錘金小扇，杏眼含情，桃腮帶笑。四莊主一瞧，他心中一動，道：「這婦人是誰家女客？」旁邊衆人，盧欠堂答了話，說：「莊主爺你不用說，這是咱們那裏趕車劉四的媳婦。」于珍一聽，不由心中甚喜，連忙下馬說：「你們跟我來。」直奔白氏四姐而來，說：「美人，我是于家園的四莊主，于珍，我有說話，你家當家的，在我那裏趕車，我到你家坐坐。」嚇的白氏四姐，回身進了大門，把門閉上，連聲喊叫街坊救人，有人來搶我，于珍早登過柴棍，跳過牆去，衆人把門踢開，進屋內尋找，並不見有人，衆鄰里街坊，齊來觀看，把白氏送回娘家，過了兩三天，不見自己丈夫回來，心中只跳，坐不安神，這一日雇了一頭驢騎上，托親戚看家，自己奔于家園來，日色平西，到了于珍家住宅門首，坐在石頭上，自裏邊出來一人，白氏說：「勞駕。」裏邊有個趕車的劉四，把他叫出來，就說：「家中有人來找他來了。」那個人說：「我進去叫他出來。」見那人進去，多時不見出來，有兩個老媽，自裏邊出來，要買絨線，問白氏是做什麼的，白氏說：「

我來找當家人劉四，煩二位姊妹進去，傳個信兒。」那兩個老媽說：「你跟我進來，到裏邊坐着罷。」白氏一想，我既然到這裏，何不進去，到裏邊坐坐，就站起身來，跟兩個老媽進去，走了四五層院子，只見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院中天棚魚缸石榴樹，還有那各樣花草，北邊放着一張桌子上，邊放着茶壺花磁碗，後邊放着一把椅子，上邊坐着一人，正是四莊主于珍，一見白氏，心中甚喜，說美人我自從那一天見了你一面，回家來與你丈夫劉四說：「我給他二百兩銀子，叫他再娶一個，把他送給我，省得跟着他受罪，到了我家，使奴喚婢，成箱子穿衣服，整匣子帶首飾，好不好，他不依從我，我把他打死了，埋在後院井中，你來甚好，來罷，咱們喝酒，然後再入洞房。」說着笑嘻嘻的過來，要拉白氏的手，這婦人乃是個烈性之人，一聽賊人這話，就知自己男人受害，又見他過來要拉他，只氣得蛾眉直豎，杏眼圓睜，照于珍臉上，就是一掌，又抓了兩把，于珍吩咐來人，給我打過來十數個賊人，把白氏推倒於地，被子珍踢了兩腳，大家一頓打，只打得白氏登時身死，吩咐左右拉到了馬號裏去，黑夜再埋了他，衆人拉着死尸，到了外邊馬號，扔在一旁，到了二更時分，白氏甦醒過來，睜眼一瞧，慌忙站起，渾身疼痛，自己開門出來了，想着要先回家，然後再替丈夫鳴冤報仇告狀，恰好有一個由京都沙鍋門外的一匹驢，望下走，白氏雇了他騎上，往下來到了河西務家中，給了驢錢，進門放聲痛哭，給他看家的親戚，正勸解他，外邊有于家園的家人黑彪，奉四莊主于珍之命，先在馬號中找他死屍，不見下落，號門已開，慌忙稟明莊主，于珍吩咐大郡官黑彪帶二十人，追至河西務他家中，把他打死，衆惡奴也各帶兵刃，追到白氏門首，叫門，裏邊白氏一聽，嚇的跳牆，從街坊院中跑出去了，衆賊隨後速趕，正跑到白犬墳上，有張三大人帶着官帽，他過來求他救命，管家黑彪舉棍要打，只見姜小爺過來用手一擋，底下一腿，踢倒在地，又連着幾腳，當時身死，嚇的衆餘黨望後倒退，不敢上前，都跑回于家園，稟四莊主知道，張三爺一見叫他面官人，先去稟知本縣知道，姜玉說：「三叔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打官司去。」張三爺說：「胡說，用不着你，我打官司去，你先把這白氏，交給巡檢司，送武

清縣對質。」李貴說：「賢弟不必着急，這一場官司，我給你打了，不必害怕，你在外邊再托說人情。」廣太說：「有這個婦人，就好打官司了。」派兩個人看着他的死屍，衆人回家商議，胡忠孝說：「我回通州任上，明早與妹丈入都去托人情，那四莊主于珍，也不好惹的，他那裏也熟，先叫李貴去武清縣，打這官司，次日二人上馬，離了河西務，日色平西，到了齊化門，從橋底下跳上一人，手持鋼刀，照着廣太就砍，口中說：「張廣太往那裏走，不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張副將升任蘇州協

顧煥章奉旨察黃河

話說張廣太方要騎馬上大橋，只見對面來了一人，把馬抓住，說：「張廣太你來了，我今天與你算賬，你把銀子還我，萬事全休。」張廣太一瞧，並不認識，只見那人年約三十有餘，紫面目，身穿紫花布褲褂，紫花布襪子，青布皂鞋，一臉橫肉，二目圓睜，舉刀就砍，旁邊過來一人，也有二十多歲，穿着一身青布褲褂，白襪青鞋，青色臉兒，先把那人抓住，說：「劉六你別訛人。」奪過刀來，照着劉六就是一刀，砍倒在地，劉六只說：「好，張廣太你砍了我。」張三大人與胡忠孝齊說：「我們沒有下馬，怎麼拿刀砍人。」那個砍人的說：「張廣太你就不必走，你把我砍了，你還走嗎？我姓張名五，你等不知自愛。」說着把那刀擲在就地，來了本地面官人，把四個圍住，說：「你們打官司去罷。」帶着四個人，到了官廳，胡老爺那位入齊化門，認得本處該班陳老爺，說：「把這兩個人交送提督衙門，都有我們奉托。」陳老爺說：「胡老爺那位是誰？」胡老爺說：「我的妹丈，兵定畫石嶺，暢春園引見的副將張三爺，我們一同入都，不想遇見這兩個訛詐之人，自行砍傷，攔路行兇，煩兄長把他交提督衙門，我二人先進城，到史家胡同哈宅，明天我們到衙門就是。」說罷，二人告辭，進城到了哈四大人住宅，門上通報進去，大人命大爺出來請進去，到了書房，廣太先道了謝，請了安，又給胡爺引見，然後與大人把家甲上白狗填，與方

才齊化門之事，說了一遍，哈大人說：『我給你一封信，派人送去，交九門提督陶大人那裏，明日你去投案，到那裏自有照應。』先吩咐擺酒，大人喝了酒安息，次日天明，大人上了衙門，那大爺陪着用了早飯，廣太問那大爺說：『昨天的信給送了去沒有？』那大爺說：『送了送了。』三爺說：『我要到衙門去。』胡忠孝跟着出來，雇了一輛車，到了衙門裏邊，正遇見昨天河陽汛的差人說：『二位老爺來了，裏邊老爺坐堂，請二位到裏邊去。』張三爺與胡爺齊到堂上，給問官請了安，站在旁邊，把兩個賊人張五劉六帶上來，審問劉六說：『老爺你們不必細問，我被張廣太欠債不歸，反行用刀，把我砍了。』張五在那邊勸架爲憑，又問張廣太是所因何故？胡忠孝與張廣太二人把昨日在齊化門外所遇的實話說了一遍，問官問明，把兩個賊人拉下去，動刑勘問，叫『廣太與胡爺二人回去。』問明在哈大人那裏住，問官回明了提督陶大人，陶明接了哈公書信，又見問官回稟，兩個賊人並無承招，說做詐場之事，陶大人遞了一個摺子，奏交刑部，大概是土匪惡棍，攔路說詐做場之事，康熙聖主覽奏，龍顏大怒，說：『真有這等樣事，傳旨意把胡忠孝與張廣太交刑部嚴審，問私通天地會之事。』旨意一下，衆文武不知何故，與張廣太有交情的，俱皆耽心害怕，把胡張二人傳交刑部，這是爲什麼？只因昨夜晚上，聖駕由長壽宮回寢宮，行至半路，燈前一片火光，聖上傳旨，駐輦一瞧，地下落了紙灰，皆成字樣，頭一句：

大清國主，仁明皇帝，可以爲君，不虧羣黎，天地大亂，盜賊蜂起，廣太歸降，詐降之計。

後邊有一行小字，上寫張廣太檢天入都，聚會要起叛逆之心，聖主看罷，回宮用筆記上，此事半信半疑，張廣太久回家，大概此事多有奇怪，聖上一見這摺子上，有張廣太胡忠孝入都之事，次日龍顏大怒，下旨意將他二人交已刑部審問，私通天地會賊之事，這旨意一下，嚇的哈四大大人，不知何故，連忙給河西務廣太家中去了一信，姜玉上來，先給哈大人請安，問了張三爺之事，不知細情，然後去見侯侯爺，把這一段事，細說一番，侯爺說：『姜玉我已給你三叔託了人情，到了刑部，大概不要緊，我要改扮行裝，穿道服，帶百寶囊，叫張榮李昌二人過來，

吩咐如此。」二人去了，又叫姜主在這府中等候，叫人給他備飯。次日倭侯爺改扮，出了侯府，一直奔廣渠門外，順大路到了于家園西村頭路北，有一小店兒，倭侯爺進去，是北房三間，上房裏邊有一個大土坑，柴鍋內煮着小鷄兒，香氣噴鼻，有一個老頭兒，年約五十多歲，身穿月白布汗褂，藍布中衣，白布襪子，青鞋，黃臉黃眉毛，元眼，有幾根黃鬍子，一見侯爺進來，說道：「爺來了，天早住店嗎？」侯爺說：「我來歇歇，今天在這村莊內化緣，晚半天住在你這裏。」說着坐在坑上，問掌櫃的貴姓，那個人說：「我姓劉，行五，你不必在此莊化緣，怕沒有人施捨。」倭侯爺說：「那是小事，我歇歇就是。」自己躺在坑上，說：「我先睡。」剛要合眼，只聽得外邊進來了一個人，說：「劉五，哥鷄肉熟了沒有？」掌櫃的說：「熟了，你來喝酒罷。」那個人說：「我才聽見人說，六哥的傷到好了，這場官司，到打好了，咱們四莊主，大概也有個人情。」劉五說：「你少說話，何必多嘴多舌，多管閑事。」說着二人，喝了幾杯酒，倭侯爺起來，話好困難，掌櫃的我要走了，晚上見罷，倭侯爺出了店門，一直往東走，到了街當中，一瞧路北裏有一個大門外邊，左右有兩塊上馬石，裏邊有兩條大板凳，上面坐着六七個大漢，在那裏說閑話，侯爺一聽，必是于莊主的住宅，他站在那裏，口中說我乃梅花山梅花嶺梅道人，正在洞中打坐，心血來潮，指一算，知道有紫微星君，真龍天子降生，落在這裏，要有真龍天子，我這寶劍不動，自己出匣，只聽一響，寶劍出匣，有一寸，倭侯爺他又照樣說了一遍，然後說，吾善觀氣色，能知過去未來之事，能指還人歸正路，過來我送給你，你們一相，自那邊來了一個人，年約二十多歲，像個跟官的樣式，說：「求先生給我瞧瞧罷。」倭侯爺一瞧，說：「你臉上氣色不好，怕有人命相連，你快去奔正東，不到三里之遙，有一座樹林，必有機緣相遇。」那個人說：「我有一個朋友，姓李，名昌，我教他走上通州，緞店裏給我取銀子去了，五天也不見回來，他家望我要人，說我把他人害了，我到通州，一天也沒找着，我今日回來，找到這裏，遇見真龍天子，求你老人家給我瞧瞧。」煥章說：「我告訴，你望東樹林內找去，越快越好，那個人去了多時，門裏邊的家人一瞧，都過來圍着瞧熱鬧，倭侯爺又給別人送

了幾句，只見先前那個人，同着一個少年人回來了，說道你真是神仙，我這個朋友，方才上吊來的。他在通州，把我的銀子輸去了，不敢回來見我，他要尋死，多蒙道爺指引，不然連我性命也沒了。我送你幾兩銀子，說罷拿出五兩銀子，交給倭侯爺，二人揚長而去。侯爺故意說：『我不要銀子。』正說之間，只聽裏邊說好，那裏來的妖人，敢在我這妖言惑衆，聲音洪亮，過來一把抓住侯爺，拉着就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欽差願捨命盡忠

龍王夢指拿六寇

詩曰 廣平賦裏說梅花，陶令閑情咏物華；別有風流增韻事，珠仍無玷玉無瑕。

話說倭侯爺正在給衆人相面，早有門上人進裏面，報知四莊主于珍知道，于珍知此語半信半疑，心中想必是私訪之人，前來給張廣太訪事，我出去見機而作，就自己到了大門，衆家人都站起來，說莊主出來了。倭侯爺故意吃驚，吾正訪真龍天子，不想今天在此處相遇，說罷磕頭行禮，說吾皇萬歲萬萬歲，吾涉水登山，各處訪察，不想今天在此相遇，于珍他本是天地會八卦教的人，他有三個哥哥，俱是天地會的會總，他是邪教匪賊小會總，這兒子家園，都是天地會的羽黨，他本是個妄想之人，今天聽了倭侯爺言語，半信半疑，拉着倭侯爺說：『你跟我走，不可信口妖言。』拉着剛進二門，那裏拴着一條達子狗，混身黑漆毛兒，項短毛粗，雄壯可怕，用手把顧煥章往前一推，叫狗咬他，這狗永遠不叫，生人進門，試他是個神仙，不是那個狗，一見侯爺，心中惱了，忽的一聲，奔過來，倭侯爺一見，用營刷一指，那狗汪的一聲，就往那邊跑，于珍一瞧，認着侯爺是真神仙，一個狗被他一指，他就怕了，原來倭侯爺那把榮刷兒裏邊，有袖箭，接着十個梅花針，他一捏簧，咯嘣一聲，那個梅花針往外一竄，正在那個黑狗口裏，他汪的一聲，跑在那邊臥着，連用抓望外挖，于珍認着是道人的法術，帶他到了外書房，倭爺落坐，一聽于珍，身高九尺，膀闊腰圓，黑紫面目，身穿青洋緞夾襖，項短靜粗，腦袋大，雄如瘟神，猛似太歲，于

珍說：「道友你暫且落坐，你說那個是紫微星君降世，真龍天子臨凡。」倭侯爺說：「只你就是，久後必要開基，親業得社稷江山，我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善惡過去未來之事。」于珍說：「也罷，我去到裏邊叫出來你瞧，那個是我元配之妻。」侯爺一聽，甚是爲難，少時自裏邊出來，一羣婦人，俱是一樣打扮，都在二十多歲，有十數個濃粧艷抹，面貌美麗，齊站在南邊。于珍說：「你瞧那個是我元配，瞧出來，我便服你是真神仙，瞧不出來，休想，出我這宅院。」顧爺一聽，心中一想，說這到把我難住了，悒悒多時，說：「你等來看正宮娘娘，頭上有一道紅線。」那些侍妾齊望四莊主元配之妻頭上看，煥章這是生意話，用手望那婦人頭上一指，說：「好，我一看這就是正宮國母，連忙一禮。」于珍一瞧，心中甚喜，說：「你真是一個活神仙，我要得了天下，必封你爲護國仙師。」倭侯爺說：「謝主龍恩。」起來了，先叫那些個婦人，進後面去，二人進了書房，落坐。于珍說：「我本是八卦教的一個小會總，就是得了天下，也不應是我的。」倭侯爺說：「那不能，當初漢高祖，乃是一亭長，手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久受霸王之困，後來得了漢室江山四百年，主公用心求賢，久後必成大事，我山人會呼風喚雨，書符念咒，撒豆成兵。」于珍說：「國師你用董用素。」倭侯爺說：「董素俱可。」吩咐外邊備酒，少時杯盤齊集，菜也盈滿，二人開懷暢飲，直吃到天晚，于珍趁着酒興，說仙長爺，你今在後花園內，高搭法台，你請個神仙我瞧瞧，還求仙長，把我的仇人張廣太害了，就除了我胸中大病，我此時他把治了，交了刑部，不知後來如何，問罪求仙長占算，侯爺說：「我到花園中，請下神仙來，再作道理。」天有二更時分，花園把法台搭好，衆人，不信他是神仙，都要瞧，是怎麼樣請于珍，再着四十多人，吩咐說：「若是他真請下神仙來，便能，如要是造妖言，那時你等各舉火，把那座法台燒了，就連他燒死。」衆人點頭會意，同着顧煥章，到了後邊花園，煥章來到了法台前，說：「于莊主，我要上去，你等大家都要跪下磕頭，請下神仙來，你等不怕，你等用白麵一塊，捏成三個小人，上寫你仇人的名字，用油鍋放在一旁，我念咒，就是攔在油鍋裏燻，不消三天，他必死。」于珍說：「頭一名是張廣太，第二名是伊哩布，

三名是白將軍，俱是我們教中人的對頭冤家。」下面大家預備好了，侯爺說：「我先念咒，然後在台上請神，有人把油鍋煽着。」倭侯爺把麪人放在鍋中，口中說一句無量壽佛，將一個扔在鍋中，又念一句，又扔一下，一連扔了三個，然後躡上法台，坐在台中，叫人把那油鍋內的物件拿出來，衆人用銅箸鏟撈出來，剩下兩個麪人，大家一愕，齊聲說道：「神仙爺剩下兩個。」倭侯爺說：「不好，張廣大走了。」吩咐衆人地下掘坑，就運油一井，都灌在地下，就埋土，不准開坑偷看，過了百日，定有奇驗，原來侯爺他早先預備下一個白蠟燭的人兒，放在鍋內，換出那個麪人，掖在囊中，叫人埋在地下，怕涼了凍上，瞧出來是蠟的，衆人埋好了，早跪下說：「仙長，你請神仙罷。」只見倭侯爺拉出了寶劍，口中說：「我要請二郎神楊戩前來下降。」說着燒了一道符，口中說：「二郎楊戩不到，等待何時，並無動作。」心中說：「只要刮一陣旋風，我就好造妖言。」說你等都是凡夫肉眼，看不見就成了，心中想罷，又將二道符一扔，口中咕嚕了半天，說二郎楊戩不到，等待何時，並無一點動作，于珍也不曉了，心中說好這個道士，分明他是來假充神仙，訪察事情，心中說，我看他這三道符，如不靈，派人連台同人一并燒死，只聽台上又畫了三道符，說二郎楊戩不到，等待何時，倭侯爺見台下羣賊都起來了，心中就知不好，方才那道扔下去，只聽上邊說：「我神來也。」跳下一個人來，站在台上，身軀矮小，花面紅鬍，嚇的侯爺戰兢兢，說來的真非是二郎神嗎？那人說：「正是差我那邊使用。」煥章一聽他說話仔細，心中才明白，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馬成龍定計拿巡撫

王千層赴宴入牢籠

詩曰：胡笳動處玉關秋，驚醒痴人夢裏愁；不敢笑他年少婦，如今我亦悔封侯。

話說倭侯爺細瞧那個人，臉上帶着皮鬼臉子，假紅鬚子，聽他聲音是姜玉，只才放心，故意的說道：「原來是

二郎楊戩無事不敢勞動尊神，我這裏有書字一紙，煩你轉上帝天王那裏去，請得天兵天將，常時保護。」說罷，用筆寫了幾句，上寫道：

義子倭克哩布，謀稟父王台前：我私訪于家園，有邪教于珍，原係叛逆之賊，訪得確實，祈父王奏請大兵勦

邪教，一則可以解張廣太之厄，二則可以與國除害。書不盡言，惟望鑒查。義男倭克金布書。

寫完，交與姜玉拿去。姜小爺說：「領法旨。」拿了那封書子去了。倭侯爺下了法台，站在花園當中，說：「于莊主，你可聽見了？」嚇的衆人一陣發怔，然後倭侯爺到內書房，預備臥器，請仙長安歇。倭侯爺不敢睡着，次日天明，起來淨面吃酒。于珍說：「仙師我這于家園住戶，都是我們教中人，在此居住，並無一個外人。明天夜晚，聚會合村之人，請仙師度脫，傳授幾個徒弟，好不好？」倭侯爺說：「好。」喝完了酒，天有正午，只見外邊有人來報，說：「神力王帶大隊，在于家園圍住，請莊主定奪。」于珍說：「仙師是何緣故，算一算。」倭侯爺一聽，就知是姜玉把信送到，王爺奏明聖上，必是奉旨前來拿賊。倭侯爺想罷，說：「唔呀，莊主不好，必是欽天監奏明皇上，調兵前來勦滅，快將眼睛閉上，跟我駕雲躲避罷。」于珍說：「我的家眷如何？」倭侯爺說：「我安排就是，你把眼閉上，先救你逃走。」只聽外邊殺聲一片，不知有多少官兵前來于珍把眼閉上，倭侯爺把他抗起來，到了外邊，望地下一摔，早過來幾個官兵，把他捆上。于珍睜眼一瞧，說：「好一個神仙，原來你是私訪的，前來拿我，我也不想今日受你這樣巧計，好個小輩妖道。」侯爺說：「吾姓顧名煥章，聖上恩賜倭克金布賞賜靖遠侯，我特地前來拿你。」神力王吩咐，把賊人拿獲，派官兵放火，燒這于家園，不准放一人走漏。一聲令下，烈焰騰空，怎見得有贊爲證：幾點星星之火，勾出離部無情，隨風使浪，顯威能，烈燄騰空，是猛。只聽呼呼聲響，重窗密戶煙生，漫天遍地，赤通紅，畫閣雕梁無影。

這一陣大火，把于家園人等，俱皆燒死，一個也沒有逃走。王爺帶着官兵，押着于珍，派人交了刑部，然後遞摺

子奏明天子，聖上派了刑部大堂田文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海澄，大理寺卿劉元太，嚴刑勸問。審明于珍因墨彪死後，他買出張五劉六二人，在齊化門等候，派人探聽，知道廣太那天入都，他有一個娘舅姓曹，在御前當內監的差使，他會使水火箭，用鹽燻寫了字，用礮子拿火燒了，有鹽燻拿着他們不能散，故作幾句話，在聖上的跟前告狀。今天在部里都招認明白，然後奏明聖上，康熙老佛爺傳旨意，把于珍凌辱處死，曹太監發往黑龍江充軍，胡忠孝入都，製辦軍器，同張廣太入都謝親，無故受害，江蘇水師營副將員缺，着張廣太補授，張家灣都司員缺，着胡忠孝補授，墨彪的尸身，交本地面官掩埋，白氏聽其自便，旨意一下，張廣太回家，李貴也從武清縣衙門出來，部文一到，帶着家眷，兩個夫人，與二位盟兄，鄒忠李貴，上任去了。倭侯爺聖上賞賜押馬大臣，前引大臣，專操大臣，臘盡春回，又到了四月間，又接了伊大人的摺子，參淮陽道任永傑，河道總督盧定河，縱使家丁，偷工減料等情，聖上旨意，欽派倭克金布察辦黃河事務，任永傑革職，留任摘去頂戴，河道總督盧定河，降三級調用，倭侯爺仍在王府，帶了二十多個人，坐着大鞍車起程，在路非止一日，那日離高家堰不遠，早有人報與伊大人知道，總辦黃河堤工的司員衆人，齊接侯爺，伊大人派二馬出去迎接，倭侯爺有人傳報，侯爺住伊大人公館，馬夢太一想，我們當初是盟兄弟，如今他做了侯爺，還認得我們不認得，也能我過去給他請安，見機而作，只聽那邊炮響，侯爺換了騎馬，夢太過去請了一個安，侯爺下馬說：「老兄弟，你的差使好。」馬夢太說：「托哥哥的福。」二人攜手前走，山東馬說：「願大哥在上，小弟馬成龍有禮。」倭侯爺故做不聽見，一直奔裏邊去了，山東馬說：「爲何不與我說話？」我再進去，偏要見他，如要是不念故人之交，我永遠不與他說話，說着到了裏邊上房，伊大人正與倭侯爺說話，二人謙恭多時，還是伊大人上坐，倭侯爺總算跟着大人打剪子峪，得功名的，算是大人門生了，成龍又進來了，侯爺早聽見他，知道他的脾氣，最愛玩笑，當着好些下人，他要說出玩話來，見他氣昂昂的，說：「願大哥，你不認得了？」侯爺一聽，說：「唔呀，我的賢弟，我正問你，你好哇！我真想你，你坐下罷。」

成龍說：「見哥哥來，心中甚喜。」大家落坐吃茶，侯爺說：「我奉旨前來，是幫着大人辦理黃河堤工事務，不知此時工程怎樣水勢如何？大人浩費帑銀六十萬，也沒打上黃河的堤工，不知怎樣是當時派人打了七天，無奈打上關拉，子午相沖，卯酉必破，連辦了好的，都被水沖了，如今日大概這就打上。」說着人報合龍門，就在明天，侯爺放賞點名，大家至次日天明，齊集黃河岸觀看，伊大人心中不樂，就要跳下河去，與國家盡忠，自己也是沒臉，碰了一個頭，方要跳下去，被侯爺一把抓住，說：「大人不可如此，我有主意，工程眼前告竣，何不等龍門合上，然後在土壩之上，搭一座席棚，你我二人，在那裏坐着，要是上天垂佑，那時口子不能開了，如不垂佑，我死在此處，也算報答君主之德，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伊大人點頭，天有正午，人報龍門合上了，請大人上香祭奠，侯爺說：「搭兩個席棚兒。」我與大人俱在那裏，等候口子一開，就算完了，山東馬說：「我與馬夢太兩個也去。」瘦馬夢太真不願意，無奈勉強答應，衆人一聽，齊聲痛哭，說：「再未想到今天，死在此處。」有伊大人的跟班說：「我家中父母，兄嫂妻子，是指望我出來，跟官發財，再未想到今天，跟着大人，死在此處。」有的說罷了，我知道這一開口子，咱們大家，俱被水沖去了，那邊有一個說：「我有個主意，管保成功，大家把辮子拴在一處，你想好不好？」那邊又給侯爺趕車的說：「結了我是禿子，不能拴在一處。」正說着，成龍進來，說：「我有主意，把辮子繫在他耳朵上就成了。」內中一個家人說：「咱們大家求他說個人情罷，他與侯爺是盟兄弟，你們大家還不磕個頭？」家人齊求成龍說人情，別帶他們去才好，山東馬說：「這可是你們願意的，大人侯爺要問你等，可就說實是你們自己願意托的，我就是。」說着成龍入內，見大人說：「侯爺與大人要在口子上，守着口子開，都是爲國盡忠，不知這些跟人，還是帶去不帶去？」大人說：「不能帶去。」成龍說：「他們大家願意同去，大人不信，叫他們進來一問便知。」侯爺說：「叫他們進來，我問他們。」只見外面進來一夥人，齊站在大人跟前，侯爺問道：「你們托馬成龍來的沒有？」大家自打算成龍說了人情，不帶他們去了，齊說：「是我們托他來

的。」大人說：「你等果然願意？」大家說：「我等都願意。」大人說：「既然如此，都帶你們去就是。」大家都不敢言語，各人暗中怨恨成龍，大人帶着衆人，齊至新堤岸上，席棚口，只聽水聲响如牛吼，不知衆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三傑暗訪百花山

英雄被害隱仙觀

話說伊欽差帶着跟人，在河岸席棚，大人在第一個席棚，侯爺在第二個席棚，成龍馬夢太在第三座席棚，衆人在第四個席棚，山東馬喝了大醉，辮子挽着鬚兒，手拿短刀，來至大人跟前說：「欽差大人，這黃河口子，今天不開了。」大人說：「你怎麼知道？」老馬說：「我問王八了。」大人說：「胡說出去。」山東馬到了外邊，來到自己席棚之內，扒在地下，竟自睡着，大人心中煩悶，也就伏几而臥，方一合眼，彷彿身在河岸上，站立一瞧，水都凝冰，心中想道：「這水竟凍成冰了，難道還能開口子嗎？正想思之際，只見水聲大振，從裏邊出來十二對燈籠，上寫水府二字，隨後出來銀瓜鉞斧，朝天鐙，全副執事，前頭有一個文官，頭戴展翅烏紗，身穿大紅官服，腰束玉帶，方底朝靴，手執牙笏，白面五綵長髯，後面有人，脚穿分水輪，頭戴五龍盤珠冠，上嵌八寶，雲龍傘蓋，花罐魚腸，身穿杏黃袍，上繡龍翻身蟒，探爪靈五雲，把海水關富貴高陞一件碾黃袍，足下登時樣好細篆薄底把毡包壽山，永固一雙方頭皂靴，身背後跟着一人，懷抱一杆大旗，卷着並未舒展，前頭那個戴烏紗帽的，朝着伊大人說話，說：「星君即速回去，不可逆天而行。」伊大人說：「我也是奉聖上的旨意，難道說這黃河就不能打上了。」那邊龍王說：「星君你要打黃河，你望身背後那杆旗子，上看。」只見那杆旗子，嘩啦一聲展開，伊大人仔細一看，上寫：

人可丁黨一橫奪，惡獸頭上生一角，大人回京朝聖主，千層蘆葉攔黃河，三三寇在乾坤聚，斬首流血龍門

合策謨不出細參悟，一騎騰空便明白。

看罷，只見那龍王說：「星君急速回家，高家堰再一個時辰，口子就開了。」說完水花一開，俱皆不見，大人在遲疑，只見從水裏出來一個巡江夜叉，手拿九耳八環刀，說：「何人窺探水府？」照着大人舉刀就砍，伊大人嚇得一身冷汗，睜眼一看，桌上殘燈猶明，只聽高家堰三鼓初交，連忙叫衆人與侯爺馬夢太等齊到，大人說：「我方才偶得一夢，見龍王水府指示。」大人將夢中之事，對衆人說了一遍，問說：「何人能圓此夢？我必有重賞。」衆人猜了半天，俱不合情理，馬夢太心中一動，我去與成龍猜看，如有有理，就說是我想起來的，也算一件奇功，出離蘆棚來到自己棚內，見馬成龍赤着上身，躺在就地，肚腹朝上，馬夢太方要叫他，只見山東馬一翻身扒起來，口中說好傢伙，這還了得，原來是馬成龍喝的大醉，正臥在津沙土上，有兩個蟄蟲鑽入他肚臍眼中，爭奪把老馬咬醒，用手把蟲拈死，就說好傢伙，馬夢太說：「大哥你先別嚷，我做了一個夢，你給我圓。」山東馬說：「你做的什麼夢？告訴我，我給你圓。」馬夢太說：「我方才夢見在河沿上，站定，有水府龍王現身。」他把大人做的那個夢照樣細說了一遍，山東馬一聽，只是搖頭說：「你做個夢不配。」明是欽差大人所做之夢，問你來的，你不知道，故意把我叫醒，說是你做的夢，叫我給你圓，如圓的對了，你在大人台前獻功，就提不起我山東馬來了，我說的對不對，問的馬夢太閉口無言，山東馬又說：「你跟我見大人去罷，這個夢我能圓。」馬夢太說：「你真是精明強幹之人，果然是大人做的夢，我跟你去見大人，細圓此夢。」二人到了大人帳房內，馬夢太先說：馬成龍能圓此夢，大人說：「好。」我與侯爺在這裏胡猜，成龍你說：「我聽，如要對時，我要記你奇功。」山東馬說：「法不傳六耳，大人叫從人出去。」就剩了侯爺馬夢太站在一旁，大人說：「你說罷，也沒有別人聽了。」山東馬說：「大人我說法不傳六耳，四個人不是八個耳，梁麼？」侯爺說：「這個人混帳，我同馬夢太出去，你說就是了。」二人出去，大人又問成龍你說罷，山東馬說：「大人我說的法不傳六耳。」大人說：「這帳房內，就是

你我，我出去你告訴誰？」山東馬說：「侯爺大哥，馬老兄弟，你進來，我跟你們鬧着玩的。」侯爺同夢太復反到帳房內落坐。山東馬說：「大人把首詩拿出來我瞧。」大人提筆將詩底寫出，山東馬一瞧，說：「頭一句我就知道了，人可丁黨一橫奪，人可是一個何字，丁黨一橫奪，是三個人，是何丁何黨何橫惡獸頭上生一角，大概是獨角獸馬凱，大人回京朝聖主，那是一句吉祥話兒，千層蘆葉攆黃河，這一句有干係大事，山西巡撫王千層河道總督是姓蘆，大概是他兩個都是天地會八卦教的賊人，三三寇在乾坤聚，乾為天，坤為地，聚者會也，三三是六，說的是何丁何黨何橫馬凱王千層蘆定河他六個人，必是獲罪於河神，作惡甚大，到如今王指示，這也是一段好詩，大人拿住那六個賊人斬了，也就合上龍門，你要信我話，那時自有應驗，此是我的愚見，不知大人侯爺怎樣？」大人說：「那四個賊人我都知道，可以訪拿，王千層乃是一個封疆大臣，蘆定河是一個總督。」慢說這夢中之事，不足為憑，連問他也不敢問，就讓知是天地會八卦教的也不成，成龍說：「我有一計，天明請蘆王二位，在大人公館內喝酒，擺上了酒席，我與馬夢太那裏站着，還有一件事，大人先說，看他動作是怎麼樣，他如是要臉上二帶形迹，那時間，大人說，如今天地會八卦教匪徒甚多，天下各處，連做官的人，都有他，要不言語，我就說大人這必先明明心，我把帽子一摘，把頭髮一分，瞧有頂記沒有，瞧完無後說，衆位大人，不是當小差使的，咱們大家都要瞧瞧，侯爺與大人頭上，必然沒有頂記，看他叫瞧不叫瞧？」侯爺說：「他要是叫不叫瞧，該當怎樣？」山東馬說：「我在他背後一站，一巴掌把他官帽打去，把他腦袋望肋下一夾，瞧他怎麼樣，他頭上如有頂記，把他拿住。」伊大人說：「如沒有頂記，你一個小武職，毆辱大臣，你擔得起嗎？」山東馬說：「那時你說我瘋子。」侯爺說：「你有這個膽子，我這個侯爺不要了，萬不能教他把你殺了，你聽見了沒有？」馬成龍說：「好。」只聽外邊水聲鼎沸，巨浪直決，侯爺說：「咱們回去罷，那時再作道理。」吩咐衆人，回高家堰公館，大家到公館，方才落坐，只聽山崩地裂之聲，口子又開了，那些家人嚇的戰兢，次日天明，請蘆定河王千層不多時，外面喝道之人

王巡撫進了公館，大人迎入上房，問盧大人爲何不來，王千層說：「二十里舖，又有本汛之官來報，又開了口子，他察驗去了。」說着話吃茶擺酒，三人落坐，二馬在一旁站立，衆人伺候三人吃酒，王巡撫問大人喚我，有何吩咐？伊大人嘆了一口氣，說：「這如今天下的事，新出來些，攻乎異端，怪力亂神之舉，做官之人，竟歸天地會八卦教，這事真乃怪道，不知他是爲着何故？」王巡撫道：「這也是一種迷人，不醒。」山東馬卽上前說道：「大人這話也奇了，我的腦袋上，可沒有頂記，不信你瞧瞧。」大家都明明心，王千層把臉一沉，說：「我與大人侯爺議論軍機大事，你一個微末的前程，何必多講，還不給我下去。」成龍邊在背後，站在他身後，心中說：我若給他一巴掌，要是有頂記，算是奇功一件，要是沒有頂記，我這亂兒也就惹的大了，又一想，道：膽小那得將軍做，我就給他一巴掌，把他腦袋夾在肋下，我到要瞧瞧，是有頂記沒有，想罷，把眼一瞪，照准王千層就是一巴掌，把他腦袋往肋下一夾，分開他的頭髮，不知有頂記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賽陽純甜言哄英雄

雙刀將奮力殺賊人

詩曰：人生名譽最爲先，過眼浮雲似箭穿，苦叙皆因奇見惹，多難爲望故人還；關心花酒將十載，留意詩書只數年，堪愧芸窗荒怠久，故將俚句寫鸞牋。

話說馬成龍一瞧王千層的頭頂之上，分開髮際，見當中有錢大的「巴」，個說來人把他捆上，到裏間屋內，伊大人說：「把他帶上來。」說：「王大人，你乃是封疆大臣，爲何歸順天地會八卦教，你從實說。」王千層說：「伊大人，如今也不得不說了，我當年做知府之時，與盧定河二人，是同鄉的朋友，他原來由幼小入了天地會八卦教，勸我入教，我問他有甚好處，他說修鍊長生不老，益壽延年，我故此也就與他等入了天地會，到如今我知道是叛逆，我也無法了，封我二人爲鎮北侯爵，如得了大清江山社稷之時，我等都凌煙閣上標名，開疆展土的

功臣裂土分茅的大將，今天盧定河知道侯爺來了，故意假報二十里鋪黃河開了口子，他令人去察驗，叫大人與侯爺首尾不能相顧，他好下手辦理，把所有的帑銀，給八卦教中，送了三十萬兩，今天他叫我來探聽大人這裏，與侯爺怎麼樣情節？這是實話。求大人不必多問了，既然我頭有了頂記。」侯爺說：「先把他捆在空屋內，我出去叫人把他的跟人送走了。」吩咐姜玉，去到外邊，說與王千層的跟人，就說他們大人與侯爺伊大人有緊急大事，先叫你們回去，明天早晨來接大人，又把王巡撫的跟人，捆在空房內，侯爺說：「馬老兄弟，你跟我到二十里鋪，拿盧定河去。」馬成龍說：「我也跟你去。」侯爺說：「咱們改扮私行，到那裏見機而作。」三個人換了衣服，然後三位英雄，辭別大人，暗帶兵刃，出離公館，走有二里之遙，山東馬走的慢，馬夢太性急，聽見侯爺說：「你們哥倆頭前走，我告便。」夢太說：「我也告便，馬大哥你先走罷。」山東馬說：「我走的慢，先走就是。」侯爺解完了手，只見夢太在一旁站着說：「侯爺大哥，咱們兩個人帶着山東馬去做什麼？」我有一個主意，少時咱們追上成龍，你問我一天能走多少路程，我說能走一千里，你竟不信，我偏說能走，咱們兩個一賽腿，就是我一跑，你就追，少時就把他落下了，侯爺也想要同他走，什麼時候才到，二人到了前邊，與成龍說了兩句閑話，侯爺問夢太說：「你兩頭見太陽，能走多遠？」馬夢太說：「能走一千里路程。」夢太說：「你不必管，咱們走，看成不成？」說罷一翻身望前就跑，侯爺隨後就追，趕過馬成龍，山東馬想是馬夢太出的主意，他二人一賽跑，就把我落下，我追不上他們，我會嘍，想罷說：「列位頭前走的是侯爺，願煥章，後邊是那個瘦馬夢太。」這二人一聽，也不敢跑了，站在那邊等着，只見山東馬來到，夢太說：「你嘍的是什麼？」成龍說：「你跑的是什麼？」夢太說：「我們不願與你在一邊走，瞧你穿着那件藍布大褂，高腰襪子，山東皂靴，帶着那個草帽，你像個什麼？你瞧手裏拿着桑皮紙摺扇，就像一個老確米房掌櫃的，你要跟我去，所到之處，你裝啞叭，別說話，我自有主意，該吃給你吃，該喝給你喝，該拿賊的時節，你過去動手。」馬成龍說：「就是那樣辦法，你須不要笑我。」說

着三人到了二十里舖東村頭，這裏是一個鄉鎮，沒有人，在那裏講究開口子的事，三人一問，並無此事，也不知總督盧大人的下落，見路北朝南門兒外邊，天棚上挂着兩前毛尖雀舌六安的幌子，又有家常便飯，應時小賣，各樣的幌子，裏邊有六個八仙桌兒，兩邊都是瓷板，倭侯爺進去一看，倒也乾淨，兩邊第四張桌兒，沒人，用手拍着，山東馬說：「你在這裏坐着。」馬成龍點頭，然後又說：「咱們兩個在北邊一個座兒落坐，馬夢太說：『拿兩包茶葉，給我們那一位泡上茶，給我們那一位茶葉。』泡了茶，三人喝多了時，天有已正，三個人還沒有用飯，拿茶一冲都餓了，馬夢太故意說：『給我們那一位再續一包茶葉。』跑堂的又給成龍一包，夢太暗中說給我們兩壺酒，要一個拌肚絲，一個滷牲口，一個醋溜魚片，一個拌雞絲，說完了，又叫人給馬成龍去拿了一包茶葉，放在壺內，他與侯爺在一處，喝一個不亦樂乎，馬成龍先前認着是好意，後來一瞧，夢太與侯爺喝酒了，他就急招手兒，叫跑堂的用手指伸了兩個，然後往嘴裏一比，又用兩隻手比了一個圈兒，彷彿像碟子似的，又伸了兩個指頭，就好像要兩個碟子菜樣兒，跑堂的故做不知，說：『你還要兩包茶葉呀？』旁邊有一個老頭兒說：『你與他做什麼假裝，不知道他比着是要酒兩壺，碟兩個。』跑堂的說：『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不是要菜，是要茶葉。』山東馬比畫了多時，拿茶也沖餓了，大家都說跑堂的不是，馬成龍急了，說：『我要喝酒。』大家說：『你把啞叭急的說出話來了。』跑堂的說：『衆位有所不知，他一進來，我就知道他不是啞叭，我與他說話，他點頭兒，故此我與他戲耍。』說着擺上酒菜，山東馬自斟自飲，喝的甚是高興，也不去讓馬夢太與侯爺，他越喝越高興，又要幾壺酒，吃的大醉，馬夢太知道馬成龍出門，永遠不帶錢，故意說：『馬大哥，今天這飯錢誰給？』山東馬說：『我給錢就是，拿去，該着多少錢我給。』跑堂的說：『共合錢五吊二百八十文。』山東馬說：『我去到櫃上，叫他與我寫筆賬。』跑堂的說：『我看大爺也像一個作買賣的，到櫃上去，就是。』山東馬站起身來到櫃上，說：『衆位掌櫃的，給我記一筆賬罷。』櫃上說：『貴姓？』成龍說：『我姓馬，在衛輝府城裏住，開冷酒舖兒，字號是福海居，造』

化館。櫃上有一個劉掌櫃的，是衛輝府人，問說：「在府衙那邊？」山東馬本是膽說，他信口說：「在南邊。」劉掌櫃的想不起來，記油鹽店的那邊，山東馬說：「南邊。」劉掌櫃說：「西邊。」山東馬說：「北邊。」掌櫃的說：「北邊是水。」再望北是一個大坑，馬夢太只得說：「衆位掌櫃的，這乃小事，我這一個哥哥，是半瘋子，我給錢就是。」拿出二兩銀子，剩下的給小菜錢，三人坐在一處談話，只聽那邊大喊一聲，口中說：「山東馬，你原來一個忘八，在水內住。」三個人一聽，回頭一看，只見那花幃兒以內，靠着東邊，有一人，年約十七八歲，身穿着藍綳洋短衫，雪青官紗中衣，潔白襪子，厚底藍寧綢鑲四匡的鞋，桌上擱着銀灰洋綉的大衫，面如傅粉，五短身材，五官俊秀，相貌不俗，齒白唇紅，笑嘻嘻的在那里說：「山東馬，你是一個忘八。」馬成龍一聽，說：「好。」走到那裏跟前，用手一摸人家的臉兒，說小如意兒，你怎麼與我玩笑，我瞧你就是一个龍陽。那個少年說：「順心嗎？別玩笑，我瞧你也是龍陽，二人正在玩笑之際，又聽得馬夢太一瞧，說道：「山東馬認得這些人，好瞧他像個唱花旦戲的，必是一個私房，我用話一詐他，就知道了。」隨說好，你見了老太爺在這裏，也不過來請定，大模大樣的連一句也不說嗎？過來陪着我们喝兩杯酒罷，那個少年之人說：「你這個馬壽兒，好大膽子，說罷用手一扶桌子，竄在花帳兒以外，馬夢太跟隨出去，二人站在那邊動手，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四傑入山擒邪教

一賊夜刺伊欽差

詩曰：生平豪氣未能伸，運蹇多逢勢力人；英雄空有凌雲志，何日飛揚萬里程？

話說那個少年男子，站在茶館門外，叫馬夢太出去，二人交手，打在一處，分不出勝敗，馬夢太一脚照着那個男子踢去，被那個人用手接着，把手一鬆，鼓掌大笑，說：「好這個不要臉的拳腳，你去罷，換個人來與我動手。」對着山東馬說：「什麼臨敵無懼勇冠三軍，你出來我瞧，有多大能耐。」倭侯爺說：「你這個東西，好大膽量，來

罷，我與你較量。」站在那個人的面前，說：「你來，咱們兩個人分個上下。」揮拳就打，兩個人在當場，真是棋逢對手，分不出強弱，顧煥章心中暗想，吾自下山以來，所遇的英雄不少，俱是平常的能耐，今天遇這少年人，果然武藝超羣，必受過高人的傳授，我不可傷他，我問他是那裏人，姓什麼？叫什麼？我回稟大人，也算收一個英雄，想罷，兩人鬥了片刻工夫，那少年人站在旁邊站定，面不改色，笑說：「不愧人稱賽報應，果然英雄也。」煥章說：「朋友，貴姓？」那人說：「你不必問我，我先與這山東馬教練，我也知道你是臨敵無懼，勇冠三軍人物。」山東馬一聽，心中說道：「這個人拳腳精通，我須得用計取他，想罷，來至那少年跟前，說：「咱們兩人，是文戰，是武戰，是比拳腳，是論能耐？」那少年說：「你說罷，文戰怎麼樣？武戰怎麼樣？」山東馬說：「要是文戰，我練一蹉拳，你給我報個名兒，報的上來，算贏，報不上來，算輸，這是文戰，要是武戰，我拿刀砍你三刀，不准你還手，你剝我三刀，我亦不還手。」那少年說：「你我也無冤無仇，何必用刀，咱們就是文戰，你先練，我先練。」山東馬說：「你先練罷。」那少年拉開拳腳架子，練將起來，山東馬並不認識，回頭暗問顧煥章說：「侯爺大哥，那叫什麼拳腳名兒？」侯爺說：「燕青拳。」山東馬回頭說：「你別練了，那是燕青拳，三尺童子俱都會練。」那少年說：「我再練，你先別誇口。」一變拳腳勢，又練將起來，山東馬又問侯爺說：「顧大哥，這是什麼名兒？你說我聽。」侯爺說：「又叫太祖拳。」山東馬回頭說：「練的這叫太祖拳，你一練的時候，我就知道，沒有那麼大工夫。」望你說，那少年說：「罷了，你真英雄，是我再練一次，叫上名兒來，我就算輸了。」說罷，拳腳一變，又練起來，成龍又問侯爺，叫什麼拳腳？侯爺說：「唔呀，那個拳利害，我方才與他動手，就知道他是個英雄，今天他一練拳腳，吾就知道他是那門中的人，那拳叫『吾祖點血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山東馬一聽此言，回頭說：「你別練了，這叫『五祖拳』，專能點血。」那少年說：「你全猜着了，你練我瞧罷，果然你練的拳，我不上名兒來，就算我輸了。」山東馬打了一個飛腳，又前走了三步，又打了個旋風飛，又走了三步，又打了一個飛腳，說：「我練完了。」侯說：「我那拳腳，什麼名

勸土」上頭用手一擋，底下一腿，將賊人踢倒在地，揮拳就打，從那邊來了一個人，身高七尺有餘，身穿藍綢褲子，薄底快靴，面似姜黃，細眉大眼，到了馬夢太的跟前，躬身施禮，這是我兄弟，無所不爲，喝醉了，今天得罪了尊駕，該打的馬夢太是個外場的朋友，一聽這話，自己站起來說：「因爲我們與一個過路朋友在這裏比武，你兄弟口出不遜之言，你貴姓？」那人說：「我叫陰棟，不知尊駕貴姓大名？」瘦馬說：「我家住北京城安定門內國子監，你聽見說過，有這九外，七皇城四門營城司坊，南北衙門，着名的人物，姓馬，號稱夢太的，那瘦馬夢太爺就是我。」說到這裏，一想，我是私訪的，連忙接說着，那就是我們的近街坊，我已姓馬，那邊兩個是我的拜兄，一個姓顧，一個姓馬，陰棟說：「三位到南邊敝處，有話說，就是前邊那座蓮花觀。」三個人正訪不着盧定河的下落，心中憂疑，聽他所說，大概是好人，依不前去，看是如何，想罷，便說：「二位哥哥，跟着我去。」三人跟着一直望前走，約有一里之遙，見是南北的大道，西邊路北有一座廟，坐北向南，正殿五間，東西配屋各三間，院中有小柏樹四株，五個人進了廟，到了西配房落坐，自屋內來一個老道，年約半百以外，九梁道巾，藍緞道袍，白襪雲履，面似淡金，細眉大眼，說：「兩個徒弟，這是何人？」陰棟說：「方才在外邊茶館子裏遇見的。」那二位姓馬一位姓顧，老道吩咐擺酒，少時杯盤堆集，大家喝酒，老道不喝，兩人徒弟斟酒，顧爺與二馬三人，喝了有兩三杯，覺着頭暈眼花，翻身栽倒在地，不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伊大人奉旨入都面聖

倭侯爺請假回籍探親

詩曰：十年贏得錦衣歸，風景如前事半非；惟有多情門外柳，見人猶自舞依依。

話說倭侯爺三人在蓮花觀吃酒，被老道灌醉，蒙汗酒，把三個入放倒在地，不省人事，老道鼓掌大笑，說：「好三個匹夫。」吩咐兩個徒弟把他們三人捆上，用解藥解過來，問明白了，然後再殺不遲，陰棟陰棟二人把他們

三個人，用解藥過來解，攔在院內，三位英雄醒過來，破口大罵，說：「你這潑道，真大膽，擅敢把我三人捆上。」侯爺說：「吾姓顧，雙名煥章，別號人稱賽報應，那是吾拜弟山東馬成龍，瘦馬夢太。」那老道一聽此言大笑，說：「我山人早知道，這我徒弟去，把你三人引入蓮花觀來，受了我的妙計，我姓呂，名良，別號人稱賽純陽，吾是那天地會八卦教的正會總，奉令在黃河接餉，今天又奉正北侯的令，在此看守，今天拿住你三人，也好。」即叫陰棟陰樑二人，把他三個人結果性命，那賊人陰棟手持一把鋼刀，照着山東馬前胸刺來自東邊屋上飛下一標，陰樑死于非命，馬成龍並未着傷，却是爲何？只陰棟賊人方舉刀，照着山東馬前胸一刺，自東邊房上飛下一標，正中陰棟的咽喉，登時身死，那位英雄跳下來，手掄雙刀，照着陰樑脖頸就是一刀，砍倒在地，外面一聲喊，把山門踹開，進來了無數的官兵，妖道賽純陽，見兩個徒弟死于非命，心中着急，又見跳下一個人來，身高八尺，面似姜黃，長眉闊目，威風凜凜，手掄雙刀，照着砍來，又見官兵舉刀動手，把老道殺死于院內，把侯爺與二馬解開，說：「三位受驚了。」侯爺一瞧，認得是王有義，過來給三個人請安，原來王有義自救了顧煥章，在神力王府中住着，老王爺把他陞了水師營的守備，接篆不久，常單身出去私訪，今日調本隊官兵上百花山桃花嶺勦賊去，正從此處路過，內中有一個官兵，說：「老爺，這廟內就是八卦教，那老道勸過我表兄，叫他歸降八卦教，我兄不願意。」王守備下馬，派官兵圍了這個廟，翻身上房，到了裏邊，救了三個人，殺了三個賊人，馬成龍與夢太倭倭，侯爺謝了王有義，問他怎麼知道前來相救，王有義說：「我是挑兵到百花山桃花嶺去勦賊的，從此路過，聽手下兵丁說，這廟裏有個老道，是個卦教，我故此圍了廟，進來殺死叛賊，救了三位，此時日已將落。」王有義吩咐手下兵丁，把三個死尸，挑到外邊掩埋，又派人去叫本地面官人，照管此廟，辦理完畢，說：「侯爺與二位大人，來此何幹？」馬夢太就把拿住巡撫王千府，審問出盧定河，河堤開口子之事，我三個人到這裏來，拿河道總督盧定河，沒找着他，故遇此事，王有義說：「這西北離此八里之遙，有一座百花山桃花嶺，裏面聚賊，我已訪明大概。」

是盧定河的羽黨，咱們帶官兵前去訪拿，可以成功。」說罷，侯爺出了蓮花觀，帶着四百官兵，一直扑奔西北而去。黃昏以後，到了山口，衆人一瞧，西北上一個山口，兩旁都是峻嶺高峯，衆人不敢進去，怕裏邊有埋伏。山東馬說：「且慢，我有一條計策，你們且在此扎住，我進去瞧瞧，要拿住賊人，好問裏面的路徑，並賊人多少？」馬太說：「我同你去。」說罷，二人進了山口，走有一里之遙，借着星斗的光輝，只見前面有一樹林，內有一條小路，直奔西北，二人至樹林前，從那邊竄出一人，舉槓子就打馬太，一避血塊，打倒在地，馬成龍過去，用脚登住，說：「你這個東西，幹甚麼的，說明白了饒恕你。」那人說：「二位英雄饒命，我姓杜，別號人稱杜大漢，今日是我們寨主壽誕之日，我偷看下山，要打劫客商，得了銀錢，是我自己的，不想遇見二位。」馬太說：「你們山寨有幾位寨主？」杜大說：「有兩個會總，一名何黨，一名何橫，山寨之上，有八百嘍兵，都是天地會八卦教中人，今天一早，盧大人是大清國的河道總督，是我們教中鎮北侯爺，定規今夜四更時分，要將此處黃河北岸割開，折散侯爺與伊大人，叫他二人首尾不能相顧。」馬太說：「這山裏邊有幾條道路，通着外邊？」杜大說：「此谷別名葫蘆谷，就是那一條路出入，東北正西正南俱是高山，就是上北邊山寨，有一條道路，分爲前後山峻，你跟我走，帶路上山。」後邊又有官兵，前來哨探，怕是二馬被擒，馬太一見官兵，說：「回去請侯爺與王大老爺，帶兵勦山。」兵丁去不多時，侯爺帶大隊趕到，杜大漢前頭帶路，來至山下，派二百官兵在此扎住，等拿漏網之賊，隨帶二百人上山，馬成龍在前頭走，扭着杜大，被石頭一絆，栽倒就地，後邊官兵人多勢衆，黑夜也瞧不見，山東馬朝下一扒，衆人認着一塊石頭，齊登着他身上過去，山東馬起來，只嘆好傢伙，這還了得，幾乎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走拉，坐在這裏等賊，站起來一瞧，東邊有一個山窟窿，山東馬往裏一瞧，不深，心中說：我坐這裏等賊，方才望裏邊一坐，嗖的一聲，竄出一個狐狸來，山東馬一跳，望裏邊一摸，自己才坐下，仰面觀天上的星斗，聽得山上殺聲一片，是侯爺、馬太、王有義帶着官兵，將山寨圍上，馬太躍身上牆，侯爺後面跟隨，直至大寨南房

坡上偷看，只見裏邊燈燭輝煌，兩旁站立有三百多名囉嘍，當中有一張八仙桌兒，後面有把太師椅子，上面坐着是河道總督盧定河，東邊有張桌兒，後面坐着一人身高八尺，面似黑炭，眉如八字，眼似銅鈴，蒜頭鼻子，嘴唇發薄，兩耳發哨，頭小項短，身穿青洋綢大衫，西邊也有一張八仙桌兒，後邊坐着一人，年在二十以外，面如白紙，短眉圓眼，耳小唇薄，身穿藍綢網大衫，侯爺在房上細瞧，大概兩旁邊是何黨何橫，隨叫跟我來，要拿這三個王八羔子，拉短刀跳下房去，直奔大廳，侯爺說道：「盧定河，你乃是國家封疆大臣，如何不法，與賊通氣？」竄進屋中，照定盧定河掄刀就砍，兩邊賊人，用兵刃架住，盧定河拉寶劍，吩咐拿奸細，衆驍兵大喊一聲，就將一人圍住，何黨何橫把摺鐵刀，與二人動手，只聽外面官兵一聲吶喊，雙刀將王有義帶官兵殺進大寨，嚇得衆驍兵東奔西逃，不知殺來有多少官兵，侯爺一腿，將何橫踢倒，就地隨來官兵，將他捆上，馬夢太一避血球，將何橫打倒，也被官兵捆上，餘賊盡皆逃散，顧煥章說：「惟獨不見盧定河，王有義你與馬夢太帶官兵押解賊人，我尋盧定河去。」說罷即出大寨，且說盧定河見官兵進來，自己出離大寨，望前走，口中祝告上蒼說：「我盧定河，今天若逃脫此難，焚香謝天地。」正走至山東馬坐着的那個山窟窿跟前，他並不知馬成龍在那裏坐着，被成龍一瓦刀，正打在迎面骨上，定河翻身倒地，被馬成龍拿住，侯爺從山頭上望下追趕，只聽成龍那裏嚷道：「拿住了。」隨後馬夢太帶官兵一到，把盧定河交與官兵，大家下山，王有義焚燒山寨，追到百花山口外，天色大亮，給侯爺與二馬備了三匹馬，派十個官兵，押解賊人，至高家堰，王有義回守備衙門，侯爺與馬成龍帶着三個賊人，到高家堰公館門首，只見裏面管家何喜說：「你們三位還回來，昨夜有三更時候，公館鬧刺客。」侯爺等一聲此言，大家一愕，原來昨夜大人在燈下看書，有三更時分，旁邊有一個書童伺候，從外面進來一個賊人，手舉鬼頭刀，照定大人就砍，不知大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聖主酬功賜寶刀 二馬訪友遊蘇州

詩曰 獨對青天舉一觴，醒時歌舞醉時狂。黃金不是千年藥，紅日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得些生計隨時過，光景無多易散場。

話說伊欽差正在看書，進來一個賊人，身高八尺，黑紫面目，環眉大眼，頭上有一個大瘡疤，年約二十以外，身穿藍綢汗褂，青洋縐中衣，青緞薄底快靴，手拿鬼頭刀，說：「伊哩布，你可認得我？」大人一瞧，是土木工的頭兒，單角獸馬，大人說：「你來此何幹？」馬奮說：「驢官你不認得我，我乃是天地會八卦教的小會總，今天奉了鎮北侯盧會總之命，前來殺你。」說罷，舉刀就砍，大人一閉眼，只聽撲咚一聲，賊人栽倒就地，大人一瞧，從桌底下鑽出一人，將賊人捆上，說：「大人不必害怕，我名張義，乃陝西咸陽人氏，知道二馬與倭侯爺上百花山辦案，我怕有賊人前來害大人，我暗保護，吾要去也。」說罷，出離上房，竟自去了，大人說：「壯士慢走。」連叫兩三聲，張二虎並未回來，大人這才叫人起來，看守賊人，候至天色稍亮，倭侯爺等回來，將昨夜之事，細說一遍，三個人給大人道受驚，把拿獲賊人之事，稟明，大人訊問口供，果然皆是天地會八卦教，與侯爺同遞摺子，奏明聖上，康熙老佛爺，欽差吏部尚書田文忠，至黃柯岸，審問盧定河與王千層，果然確實，這一天有人稟報，龍門合上，天在正午，把六個賊人，綁到黃河鼻首祭神，衆位大人，焚香禱告，將賊人首級，扔在河內，候了三天，並無動靜，日子也沒開，從此清平，大人遞摺子，請願額一塊，康熙老佛爺，欽派南書房行走書生靈威，應「四字發往黃河岸，交伊哩布辦理，衆人諸事已畢，回京請安，倭侯爺又面聖請假回籍，康熙佛爺，有道明君，賞了一年假，賞白銀二千兩，侯爺謝恩，請訓拜別，王爺至親好友，回蘇州去了，伊哩布授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事務，馬成龍召見，聖主龍心大悅，想起了當初與順鏢店之事，此時馬成龍穿着官服，聖上問他所立的勞績，馬成龍一一奏明，聖主天子，欽

賜博奇巴圖魯，賞穿黃馬褂，賞戴花翎，任京營協鎮，衙門在京西海甸，又賞賜金絲大環刀，聖主開恩，知道他們在外多年，賞了半年假，並賜銀二千兩，馬夢太任京營南城抽分廠的參將，也賞假半年，銀一千兩，二人謝恩，回大人住宅，在東郊民巷路北，二人住大人外書房，大人把兩個人叫進去，問他二人，是回家，是在京營差？二人齊說：「聖上賞了半年假，我等家中，俱皆沒人，暫在京中住半年就是了。」馬夢太說：「我到安定門上坎，我家房子，是我一個親戚，在那裏居住，我也用不着，我和馬成龍在此居住。」大人說：「也好，你兩個人，明日遞謝恩摺子，由戶部銀庫，把銀子領來，該當做幾件衣服。」馬夢太二人，回到書房，過了幾天，諸事辦理完畢，他把所領的銀子，買了綢緞，叫裁縫在本宅，就做起衣服，馬成龍拿了四百兩銀子，給彭儀門裏井泉館孫大哥送了二百兩去，又給白德之妻江氏嫂嫂，送去二百兩銀子，叫他度日，馬成龍回到宅內，又與夢太居住，這一天，馬夢太邀他出前門聽戲，馬成龍說：「假打假鬧，假殺假砍，沒有看頭。」夢太說：「菜市口瞧殺人的，那是真的，若不然咱們到京西遊三山五園。」西治門外頭，瞧高亮橋萬壽山，遊昆明湖綉壽橋，到香山游碧雲寺臥佛寺，天台山寶珠洲，馬成龍說：「我不去。」馬夢太說：「那你就在家坐着麼？」馬成龍說：「我有地方可去的，怕你不去。」夢太說：「是那裏？」成龍說：「是蘇州，一則到那裏開了眼，二則還盡其朋友之情，大哥顧煥章，他家本在蘇州住，咱們到那裏去，他必帶着咱們遊姑蘇虎邱山，還有三弟張廣太，他任水師的統領，也在蘇州，你我在他衙門裏住幾天，無有不可。」夢太說：「你做兩件衣服，咱們好游去。」成龍說：「我叫何喜到綢緞店，揀時樣緞疋買來，叫裁縫給我做幾件衣服。」夢太說：「也好，你拿銀子來，我給你買去。」成龍把銀子交給夢太，製辦衣服，又叫宅內家人，前去僱車，僱到王家營，家人去不多時，就帶一個趕車的來，給馬成龍夢太請安，成龍說：「你姓什麼？」趕車的說：「我姓曹行六，久走王家營。」成龍說：「送到王家營，要多少錢？」趕車的說：「是管牲口吃，是管人吃？」成龍說：「我們全不管。」趕車的說：「你給三十兩銀子。」山東馬說：「就是，我先給你五兩銀子，本月

十五日，把軍放來，一早起身。」趕車的點頭答應，拿了銀子，竟自去了。這一日晚半天，同馬夢太進見大人，稟明要遊蘇州之事，大人說：「你三人道路上須要小心，我給你二人二百兩銀子，作爲路費，不知你們多早起身？」夢太與成龍說：「本月十五日，我二人扮作保鏢的模樣到了蘇州，再露出本來面目，我二人在路上，就說是保鏢的。」大人說：「好，你二人早點回來。」兩個英雄，到了十五日，拜辭了大人，外面給成龍夢太送行之人不少，彰儀門裏路北井泉茶館，送來了茶葉，蠟八大件筵餅，趕車的也就大家收拾行李物件，二人告辭，只見裏邊管家何喜笑嘻嘻的說：「馬大人，我來送幾件衣服與你，你來瞧瞧好不好？」說罷，拉着馬成龍，到他那屋裏去，然後拿出來一個包袱說：「大人你瞧瞧這幾件衣服，都是送給你的，時樣不時樣。」山東馬一瞧，是玫瑰紫摹本緞汗褂，紫摹本緞中衣，玉白綢子襪子，大紅緞子山東皂鞋，上綉三藍套皮毯兒，又油綠洋縐大衫，共合幾件衣服，山東馬一瞧說：「好，穿上叫他們看去。」原來是管家何喜與山東馬玩笑，故意的把他戲耍一番，今天馬成龍把衣服穿好了，在著衣鏡一照，說：「好，我出去到外邊，叫他們瞧瞧就是了。」說罷走到外邊一看，大家都笑了，馬夢太一瞧說：「好真像一個海裏鱗。」山東馬說：「你別玩笑，我要上車了。」一到蘇州，也叫他們瞧瞧，我是個外場的朋友，穿上車去，瘦馬說：「好，我也換好衣服了。」山東馬一瞧，上身穿綢袴褂，漂白襪子，藍綾綢四鑲雙樑兒鞋，跨着外轅，趕車的一鞭搖，直前門出，順大路出了南西門，頭一貼住在半路招商店，方才下車，進上店，店中櫃房裏的人說：「夥計你瞧瞧可是拐帶罷。」跑堂的到了屋內，送過淨面水，然後一瞧，原來是個男子，要什麼來，山東馬說：「要四樣冷葷，四樣熱炒，兩壺酒。」跑堂的到外邊，要着菜，告訴衆位掌櫃的，說是一個男子，穿着衣服，像個女子似的，我先去拿他們給菜去，然後再說話罷，山東馬與夢太二人喝了一個酩酊大醉，方才安歇，次日起身，夢太給了店飯錢，晚半天住居，也是如此，一連三天，都是馬夢太給的錢，到了第四天住居，馬成龍說：「今天我來請客，老弟我要可吃的菜買。」夢太要了好些個菜，喝了好些的酒，次日天明，山東馬也就

望梅套的裏面一摸，說：『壞了，我忘了帶那銀子了，兄弟你給他罷。』夢太說：『好，都是小弟我的事，你不必挂念，那算什麼？』二人自在路上，非止一日，那日到了台縣北關天色尚早，趕車的曹六說：『二位今天還是住在此地，還是住在下站，多趕三十里路？』馬夢太說：『我們又無要緊的事，何必如此，咱們就在西關外。』見前邊大馬路東，有一座客店，店門首却站着一個掌櫃的，說：『曹六你來了麼？裏邊來罷。』趕車的一搖鞭子，那騾子剛要入店，馬成龍說：『我下車去。』手拿大環金絲寶刀，剛入店，只聽的吡啞一聲，寶刀在鞘內一響，山東馬知道這寶刀有喜報喜，有凶報凶，在鞘內一響，馬成龍說：『了不得。』打了一個寒戰，不知二馬到此，該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虬首龍大鬧刑台縣

猛英雄寶刀嚇羣賊

詩曰：堪嘆人爲歲月忙，何時能得出雲翔？從容作事撇煩惱，忍耐長調遠怨防；人因貪財身家喪，鳥爲得食命早亡，諸公攜手回頭望，緣怨三教禮何常？

話說二馬到了刑臺縣，永昇店門首，二人下車，趕車的進店，二馬在後面，跟山東馬剛進店，旁邊那人都瞧山東馬這個打扮，穿的玫瑰紫的汗褂，摹本緞的中衣，玉色洋綢的褲子，大紅緞子山東皂鞋，挾着油綠洋綢大褂，大環金絲寶刀，大家看他好像個半瘋的人，成龍一入店門，那寶刀在鞘內，竄出來有三寸長，只聽吡啞一响，嚇得山東馬說：『好像伙，馬老兄弟，咱們不住只店，走罷。』店中夥計出來說：『二位客人既來此處，不是外人，願意往北上房東廂房，西廂房，任憑二位的便。』原來只座店坐東向西，一進大門，北上房五間，東西廂九十間，夢太說：『你把上房給我騰出來罷。』夥計說：『上房來了一個老頭兒，帶了一個姑娘，他白日走出，晚上必來，他留下話，只房不准租他人，二位住東配房罷。』山東馬說：『不成，我非住上房不可。』夥計說：『既然如此，我把

上房開了，你們住那房就是了。」夥計把上房開了門，二人進去落坐，便要了些酒菜，喝酒，天正黃昏，只聽外面進來二套車，夥計在院內說：「老爺子你回來了嗎？我打算你今天不回來，只因趕車的曹爺，他由都中拉了兩個客人，到了我們這裏，叫他住別的屋，他不住，一定要住上房。」我說：「上房已有客人住了。」他說：「任憑他是誰？總得讓他住。」上房，你老人家住東配房罷。」那老頭兒一聞此言，勃然大怒，說：「那裏來的小輩，好大膽量，莫非他項長三頭，肩生六臂？」山東馬在上房一聽，拉了大環金絲寶刀出來，立在階上，說：「我就是個腦袋，兩隻臂膊，我非要住上房。」只見櫃房裏走出一個掌櫃的，站在中間，對着那老頭說：「老客人不可聽我這夥的話，他是緣飯都盡了，他說這話，全然不是做買賣人的話，只因上房住的這二位客人，到了咱們這店，就問有上房才住，沒有上房就住別的店去，再趕車的與咱們有交情，又知道你老人家常不回來，要知你老人家今天回來，我們也不敢把上房給人住。」那老頭兒說：「我要是一個人，不拘住那裏都行，因為帶着我的女兒，所以不能住一間房，既然如此，把東配房給我騰出來，我們住東配房就是。」山東馬一聽這話，也沒有氣了，細看那老頭兒，年約六十以外，藍面黃髯，身高九尺，穿著二藍洋縐大褂，薄底快靴，自內下來一個年輕的女子，約有十七八歲，同着那老頭兒，進東配房去了。山東馬一瞧這個老頭兒，不覺失聲，說罷他心中想著，像龍王的樣子，那老頭兒到了東配房，說了兒把我的刀給我罷，今天遇見，怕是對頭冤家，叫夥計對那二位客人說：「我來拜他。」夥計到了上房，只見二馬用完了酒飯，在那裏漱口，夥計便說：「二位老爺，先前住這的老頭兒，要來拜訪二位。」二馬說：「好，請進來罷。」那老頭兒來到屋內一瞧，二馬都是便服打扮，身材面貌，俱皆端方，二馬一見他進來，二馬說：「尊駕請坐。」那老頭兒就在西邊凳上坐了，二馬也就北邊床上坐了，那老頭兒問二位貴姓，馬成龍本是喝醉了，便說：「山東文登縣馬家莊，你知道有個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馬成龍否？那就是我。」方說到我字這裏，夢太用眼一瞧，馬成龍連忙改口說：「那是我的街坊。」老頭兒點頭然後聽夢太說：「我家住

北京城安定門裏國子監，你可知道有個瘦馬夢太，他也是我的街坊。」那老頭兒鼓掌大笑，說：「好，我到聽人傳言，又有一個胖馬名叫做龍，有個瘦馬名叫做夢太，說他們兩個人是拜兄弟，原來他兩人明是拜兄弟，暗中是夫妻。」馬成龍說：「他兩個既是夫妻，誰是公的，誰是母的？」老頭兒說：「馬夢太是第一個好朋友。」山東馬說：「胖馬呢？」那老頭兒說：「是個卵。」山東馬把眼一瞪，你說什麼？老頭兒站起往外就走，山東馬急了，說：「你且別走。」老頭兒出了上房，奔東配房去，山東馬追到東配房門口，說：「你這個老雞子，竟望我玩笑。」老頭兒說：「不可，我屋中可有女客？」山東馬無奈，轉回上房屋中坐了，越想越氣，夢太在旁邊只樂說：「這老頭兒是高眼，瞧你就像個卵。」山東馬大怒，天色已晚，二人安歇，次日天明起來開門，便叫小夥計說：「昨天來拜我們的，那老頭兒姓什麼？」小夥計說：「我們不知。」成龍說：「你別讓他走，我有話說。」他早就走了，我們還未起來的時候，他給一個字兒，叫我交給你們，成龍說：「拿來我看。」小夥計就從懷裏掏出一個字兒來，給與成龍，上寫着成龍馬夢太知悉，昨晚在店中初遇，不肯與你二人動手，你二人莫名素著，若是英雄，我今日正午，在高家窪等候，去者的英雄，不去者是鼠輩也，山東馬說：「好一個小輩，我今天要不去，找他，把我的馬字倒過來。」夢太說：「大哥別胡鬧，何必與他惹這閒氣，他也是對著你玩呢。」山東馬說：「我今天非去不可。」又問小夥計，高家窪在那裏，夥計說：「在那台縣西門外，離城八里之遙，荒郊四野無人，惟有一個雷神廟，坐南朝北，每半年六月間，有雷神會，唱四天戲，今天四天戲完了，還有那家莊，一個皇糧莊，頭別號人稱小淫人，祁文龍，他又唱了四天戲，今天是第二天，二位要游廟，今天去罷。」那山東馬與馬夢太說：「老兄弟，我今天去游廟，你跟我去。」二人告訴曹六，今天不走，明天早起動身，二人吃完了早飯，出了店，一直出西門，順大路前往，約有七八里路，只見人山人海，正北有一座戲台，尚未開台，上面有兩付對子，是「天下事無非是戲，世間人何必認真；」南邊有無數的席棚子，都是各樣的買賣，西南上有一個坐西向東的飯館，是用席搭的棚子，四圍都是花燭，裏面放着

有七八個坐兒，都是金漆大仙桌椅條凳，裏頭挂着有兩塊豬肉，做出來各樣菜，都在案子上擱著，二馬瞧了，夢太說：「咱們在這個小飯鋪，喝兩杯酒。」山東馬說：「很好。」二人又往南走，方進二門，只見裏頭燒香之人不少，二人又出了山門，望前走，只見那邊有一個賣藝的，身長九尺，穿着一件舊小夾襖，藍布中衣，舊靴子，拿著一根方椽子，面如烏金紙，兩道環眉，一雙大眼，約有二十多歲，站在那裏說：「列位，我不是賣藝的，我是沒有錢，練了兩邊說罷，要了兩天房椽子，二人回到那個小飯鋪，喝酒，方進店，那裏邊的人一瞧，身穿紫綢子汗衫，玫瑰紫的中衣，夾着油綠洋縐大衫，玉色綢襪子，大紅緞子山東皂鞋，上綉三藍皮球兒，身高八尺，面如紫玉，即是山東馬，馬夢太身穿洋縐大衫，薄底快靴，二人落坐，要了兩壺酒，一個拌雞絲，一個炒肉絲，一個溜丸子，那跑堂的有二十多歲，臉又白亮，身穿半截藍布褂，漂白襪子，青布雙臉鞋子，說：「二位還要什麼？」山東馬說：「不要什麼。」少時排上菜來，拌雞肚絲，只有幾根兒雞肚絲，又看丸子如桃肉大炒肉片，只有幾片肉，山東馬說：「這菜賈多少錢？」跑堂的說：「你們吃罷，別問價，昨天有一個人，在這吃飯，他一問價，把我家掌櫃的問煩了，叫人來打了一個腿，傷了膀，托了好些朋友，來了事，給了三百吊錢，方才算了，然後又給我掌櫃的磕了一個頭。」山東馬一聽，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說：「好，我非得問個價錢才吃。」馬夢太一聽說：「不必如此，堂倌你去那邊，兩塊肉拿了，灶上，叫他給我們煮上，把所有的菜，都給我們拿來，吃完了，我給錢就是了。」少時把所做的菜，拚了幾張桌上，說：「你們二位吃完了，再說罷。」二馬又說：「吃完了算賬。」跑堂的叫小夥計去，叫了打手來，等著吃完了，不給錢，好打他們二人吃着，少時只見外面來了好些人，都在二十多歲，好威武的打扮，擰了個大相棍，在裏邊一站，不知二位英雄應該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修起亮路遇山東馬

祁文龍大鬧高家窪

詩曰

才見英雄定家邦，回頭半途在荒郊；任君蓋下千間舍，一身難臥兩張床；一世功名千世孽，半身榮貴半身彰；那知早隱南山上，紅塵白浪兩茫茫。

話說馬成龍與馬夢太，在高家窪賭氣吃酒，把飯館裏所有的菜，都要完了，跑堂的叫了一羣的打手，在旁邊站着，一個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約有二十幾個人，山東馬瞧見那邊有一盆鯉魚，約有四五尾，山東馬叫他拿到灶上，做好了拿來，放在桌上，自己吃了一口，就把那一尾整魚，扔在外頭去，一連扔了兩尾，只見外面有一大漢，就是方才賣藝的，把那魚都揀起來，方要拿走，只聽得山東馬說道：「且慢走，我來也。」成龍出去，到了外邊，接着那大漢說：「你姓什麼？叫什麼？那裏的人？」那大漢說：「尊家要問我，乃涿州人氏，姓高名傑，別號人稱賽鐵蓋，我父母俱亡，自幼無人照管，我家有些產業，我愛習學棒棍，產業都被我手下人騙去，我一人流落江湖，賣藝爲生，今天是從早晨未吃飯，我方才練了半天，也沒有一個人給錢，無奈來在此處，正遇你在這裏吃飯，我揀了幾尾魚，打算用水洗了，我好吃，不想被你看見，動問。」山東馬說：「我請你今天吃頓飯，你跟我進去。」高傑跟到裏面一瞧，菜擺滿桌，高傑落坐吃酒，山東馬說：「你有膽子沒有？」高傑說：「胆子到有，幹什麼呢？」山東馬說：「咱們吃完了，把桌上傢伙，全然給他摔了，把他爐也折了，點一把火，把他天棚花櫃都燒了，辦完事，我給錢，沒你的事。」高傑多吃了幾杯酒，說：「不要緊，都交給我。」先端起酒鍾，望他下摔得粉碎，然後拿起房椽子，望上一拍，砸碎了好些盤碗，山東馬把大環刀，望桌上，一插，甚是驚人，馬夢太脚登着板凳，拉出短刀，望桌上，一拍，說：「馬大哥，咱兄弟們從北京城，來到此處，能栽筋斗嗎？天翻了有地接着，腦袋掉下來，碗大一個疤，今天咱們殺了兩個，轉一個。」跑堂的一聽，今天不得了，快稟莊主得知，依我看咱們也不是這三個人的對手，原來只個飯店，是祁家莊的小淫人，祁文龍開的，他本是一個酒色之徒，倚仗自己是五府的黃糧莊頭，此地無人敢惹，交給官長，包攬詞訟，無所不爲，常搶人家婦女，無所不爲，其性最淫，一夜無婦人陪他睡，他如度一年，他家中

有逍遙自在床，無論什麼貞節女，要叫他捨了去，放在逍遙椅上，任憑他取樂，今天他續這四天的戲，故在此開了一個飯館，他僱打手，所爲搶人，都是些無知匪徒，今天一見二馬在此吃飯，俱是些外鄉人，打算要敲山尋虎，把他們嚇住，借著主人的勢力，說些銀子，大家分肥，今天碰在釘子上了，把些打手，都嚇得溜了，三個人吃完了飯，叫跑堂的來算賬，嚇的跑堂的不敢向前，高傑說：「小子過來，給咱們算帳。」跑堂的來至面前，說：「二位老爺別生氣，我算就是了。」把傢伙揀起來，說：「三百六，二百四，六百八百。」方說到八百，這裏高傑說：「小子說到底是多少錢，你說明白了，如若不然，把你腦袋給破下來。」跑堂的說：「共合二百四十錢。」馬夢太說：「給你三百錢罷，連小帳在內。」三個人站起來，說開了台了，咱們一同聽戲去罷，二馬帶好了刀，高傑抗了房椽子，出了飯店，只見正東有三間看台，上面收拾的乾淨，只見又從西面來了一乘涼轎，是一張太師椅子，穿着兩根轆扛，前頭有引馬，後有跟騾，前呼後擁，約有十多個跟人，椅子上坐着那人，年在二十以外，面如白紙，細眉圓眼，光着頭，帶着眼鏡，身穿雪青宮紗大褂，芙蓉紗的中衣，漂白襪子，青緞子鑲摹本緞的鞋子，當中是長圓壽字，二紐上帶着十八子的香串，手執圓扇一柄，上畫杏林春帶燕，二馬看罷，只聽旁邊有人說：「那莊主來了，只見那一乘涼轎，到了正東那三間看台底下，有兩個小童，扶着祁文龍上台，落坐口中說：「你們到廟裏把祖師爺請出來，就說我到了，請他點戲。」少時見有兩個家人，直奔電神廟去了，不多時，只聽南邊一聲無量壽佛，成龍一看，見那個道人，好生面善，頭帶緞子如意道巾，身穿玉色綢子道袍，青綢子護領，白襪厚底雲履，背後背了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靴，黃絨穗子真金絨，長眉大眼，一半邊臉發紫，半邊臉發黃，成龍一細看，認得是由順興標店漏網的賊人，鬼臉太歲，修起亮，心中甚喜，說：「夢太，咱們運氣來了，今天誤遇奉旨嚴拿的要犯，修起亮，咱們去到那邊，把他拿住，交本地面官解進京去，必是一件奇功。」馬夢太說：「大哥，你好想不開，咱兩人是奉旨回家祭祖的，到那台縣，却是爲何？一則你我犯違旨之罪，二則勞而無功，有兩句俗話，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

人，咱們聽戲去罷。」拉了成龍、高傑三人聽戲去了。三人站在台上，大眾看戲的人，都向他三人瞧。一個胖的，真胖，一個瘦的，真瘦，一個黑大而高，大家正瞧之際，只聽那邊有人說：「祖師爺點了戲，頭一個是蕩湖船，第二個是賣胭脂。」說罷，只聽傢伙一響，開場演戲。那花旦方出來，山東馬說：「好傢伙，聲音洪亮，從那邊來了幾個彈壓神廟場之人，說：『是那位叫好，不知道我們這裏規矩麼？把他鎖上帶了走，見莊主去。』」夢太忙來攔住說：「且慢。」成龍說：「叫好的就是我。」衆人一瞧成龍那個打扮，就說：「把他帶了走。」瘦馬上前攔住說：「衆位老哥們，不必如此，我姓馬在北京順天府當的大班，我也是出來辦案的，那是我的夥計，說話粗魯，不知這裏規矩，衆位看我的面上罷。」那幾個官人說：「我們是那莊主叫我們來彈壓廟場，有我們老聲教派，如有不法之人，在此吵鬧，我們必要將他拿住。」今年你也是咱們六扇門裏的人，我們回去，莊主如問，我們替他遮蓋就是了，只見從那邊來一個家人說：「衆位是誰？」莊主叫你們幾位過去，那幾個官人來到東邊看台之下，修起亮，與祁文龍二人問道：「方才什麼人嚷好傢伙？不知道這幾天是我續的戲，存心來攪我，把他鎖來，拿我的片子，把他送縣。」官人說：「並沒人叫好兒，是一個擺酒攤的，他自家抱着一個酒罈子，蕩湖船出來，他只顧瞧台上的戲，不防地下有個磚頭，把他絆了一個筋斗，罈子也碎了，酒也洒了，他是心疼他的罈子，故哭說好傢伙。」修起亮說：「你們下去罷。」衆官人下了看台，只聽台口那邊，又有人嚷說：「兒媽，媽實在好傢伙！」這幾個官人說：「又是那個山東兒？」衆人到了馬成龍面前說：「又是你嚷好兒的嗎？」山東馬說：「不錯。」官人們道：「方才代他在莊主跟前，說了半天話，山東馬說：『我見他去，我又不是殺人的凶犯，滾馬強盜，你們帶路。』」把高傑叫過來，附耳說：「如此。」二人跟了成龍，同官人到看台下，成龍同官人上去，此時祁莊主已回家去了，就膽鬼臉太歲修起亮，一人在那裏坐着，公人說：「祖師爺，我們把叫好的人帶來了。」修起亮說：「把他帶上來。」只聽得成龍罵道：「好一個鬼臉太歲修起亮。」修起亮嚇的真魂出外，說聲無量壽佛，把手一拍桌子，

跳下了看台，高傑與馬夢太二人過去攔住，原來是他山東馬早已說明白，如若看台下來一個老道，務必把他拿住，不可放他逃走。高傑舉着房椽子，瞪着眼等老道，馬夢太拉把短刀，在旁邊站着，修起亮一竄，正竄在高傑面前，高傑輪起椽子照老道頭上就是一下，老道往旁邊一閃，拉出寶劍，要與高傑動手。馬夢太說：「修起亮你是奉旨嚴拿的要犯，你今天還望那裏逃走？」成龍從看台下來，三個人把老道圍住，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衆賊人行凶搶玉姐

二豪傑夜探祁家莊

詩曰：捨死當年笑五侯，金花拾錦逞風流。如今聲勢歸何處？孤塚斜陽慢對愁。覺我輩，且休休，世事如同水上鷗，應迷虛歌歸原路，打破機關一筆勾。

話說馬成龍等三人，把修起亮圍在當中，修起亮一瞧，不是他三人的對手，忙跳出圍外，奔入人羣中，竟自逃走了。三個人要追，只聽喊嚷說：「救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這真沒有王法，衆位鄉親，就瞧著他，把我女兒搶去了。」成龍等三個趕到那裏去一看，只見衆人圍一輛大車，搭了席棚兒，上面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拍手打掌，只是哭，車下站著有六十多歲一個老頭兒，口中說：「衆位看著，我已把我的女兒搶走了。」成龍擠進去問道：「老頭兒，你姓什麼？所因何事？」太爺要問我，就在西邊新王莊住，我姓李，名成，在村中開一個小豆腐店，我今年六十八歲，沒有兒子，惟有一個女兒，今年十九歲，他小名叫玉姐，許配人家，尚未過門，今天我們夫妻二人，帶他進廟，買些另星物件，方才到此，來了十餘人，先有兩個人過來，與我打架，那幾個人，扭我的女兒搶了去，望西邊走了。成龍說：「內中這些人，你認得不認得？」李成說：「認不得，瞧着搶人的裏有一個，像是祁家莊的人。」山東馬說：「你把這裏彈壓地面的官人找來，跟着他去，到縣衙內稟官給你找人，我姓馬，我給你找去。」

我必要給你找一個下落，明日一早，咱們在縣衙門那裏見，你只管放心罷。」成龍正與李成說話，忽聽背後有人冷笑，說：「怕不能做臉罷，別說大話。」山東馬回頭一瞧，人多看不見是誰說的，成龍帶著夢太等望回走，在路上馬成龍說：「老兄弟，咱們到了店裏，換了衣服，到了祁家莊，連拿修起亮帶找李成的女兒李玉姐。」夢太也是好打不平的，這二人把高傑攔在店內，怕他粗魯惹事，打算把這一件事辦好了，就同高傑上蘇州，給他在張副將營內，找一樁事，夢太等在店內，又要對高傑說：「你就在我們屋內住着罷，我們兩人找人去。」高傑說：「帶我到祁家莊，若見得一人殺一人，見兩個殺兩個，不必你二人動手。」成龍說：「你在店內等我們訪真了，再來叫你。」山東馬把大衫脫放在店內，黃昏時，二馬出了店，問祁家莊離此約有七八里，在西北上，二馬望前走，夢太真快，成龍如何趕得上他，便說：「老兄弟別走，等我罷，我跟你不上。」兩頭見太陽，能走七八百里路，人家飛檐走壁，一竄就是好幾丈高，我要往上一竄，二尺來高，我是不能跟著你了，你慢走罷，夢太說：「你又不能走，還要多管閒事。」正說着，眼前到了祁家莊，路北的大莊門，東西一帶白牆，牆外有護莊河，寬有一丈深，約八尺，二人到了牆根下，成龍說：「兄弟你蹲下，我登着你肩膀上，牆到了那裏邊，你再接我進去，咱們到院中在各處暗中探訪，大概他們是和修起亮一黨，我們是一舉兩得。」夢太蹲在牆底根下，他登着上牆，去牆有七八尺高，得上去，又自己往下扒到了地，只見夢太早望前走了，成龍去見二門也沒關着，聽見裏面有人說話，說：「今天祖師爺，面帶金黃之色，不知何故？」內中又有人說：「別管閒事，咱們喝了酒罷。」大家忽起拳來，又有幾個人唱小曲兒，山東馬又望後走，只見上房內非常潔清，只見莊主不甚喜懽，今天在上房喝酒，搶的那個美人，東院內折桂軒，派人先勸他，如若不應，就把他放在逍遙自在床上取樂，而上房內明燈蠟燭，東邊有四扇綠屏門，山東馬躡足潛踪，進了東院，只見有北房三間，燈燭輝煌，外間屋內，也有燈光不亮，山東馬登台階一瞧，上面掛着一塊匾，屋內燈光照的，瞧見折桂軒三字，聽屋中有幾個婦人說話，山東馬來至東窗櫺外，用舌尖舐破了

窗紙，望裏細看，北邊是一張大床，挂的幔帳，中間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兩邊有兩個老媽兒，一個年約四十多歲，一個年約三十有餘，俱是身穿藍布衫，青布中衣，面皮俊俏，伶牙利齒，那三十多歲的老媽子說着，說：「姑娘你在新王莊住，你家不是開過一個豆腐店的，就給你我的家，無非是小莊戶人家，你若跟我家莊主，不知有多少好成箱子的穿好衣服，使奴喚婢，一呼百應，有何不好？」那女子並不答言，只是啼哭，那四十多歲的說：「張嫂子，莊主叫咱們勸他是爲好，你不從，那時把你放在逍遙自在床上，那都是咱們瞧的都不要瞧了。」張媽說：「王嫂子，你真是一張利嘴，他年歲小，不知道，咱們把他勸解過來，他也知咱們的好處。」山東馬聽的明白，就效婦人聲音說：「張媽，王媽，你兩個人這個厥兒來。」裏頭老媽一聽說：「這口音是誰？」張媽道：「這是大奶奶房裏新上工的山東老媽。」到外面問道是誰，山東馬一輪大環金絲刀一聲，將那婦人殺了，裏面王媽出來看時，也被山東馬一刀結果了，山東馬進了外間屋，說：「李玉姐不必害怕，我是你父李成請來救你的。」方要進去，只聽扑的一聽，把東房燈火吹息了，成龍就拿着外面一個燈燭燈火，進了裏間屋內，一看並無一人，心中說那裏去了？正在尋找，忽聽外面來了一個人說道：「王媽，莊主問勸好沒有？如沒勸好，把他放在逍遙自在床上去，莊主爺喝醉了，要與他取樂呢。」山東馬出來掄刀就剝，那人一見，回頭就嘆口內嘆了半天，方喊出來說：「有了賊，把張媽王媽都殺，快些鳴鑼聚衆罷。」少時只聽得人聲吶喊，來了有二百多名打手，個個手中拿着刀槍，一齊吶喊，殺聲一片，把馬成龍圍住，山東一看，手掄寶刀，只聽一片聲喧，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招着一下，筋斷骨碎，只殺的高坡之處，人頭滾滾，低窪之處，血水直流，小淫人祁文龍來到，用手巾單刀一指，說：「好一個小輩，莊主爺來拿你。」只見那邊亮起燈也過來。」說：「山東馬，你這個混帳東西，認得我鬼臉太歲來也。」說罷掄劍就砍，山東馬用寶刀相迎，二人在院中動手，馬夢太從房上跳下來，掄手中刀，與羣賊殺在一處，修起亮不知來了多少英雄，自己上房逃走，餘賊俱皆走了，成龍一伸手，將祁文龍抓住，說：「小輩你帶我去，瞧你

那逍遙自在床去，今天也是沒人，咱們逍遙自在就是也。我把你也擱在床上，叫你也知道那個滋味，你告訴我在那裏，如要不然，就結果你的性命。」祁文龍說：「在東院中，我帶你去罷。」他手下的羽黨，沒一個來管他，望東走了兩個小院子，見有北房三間，裏頭也點了燈台，成龍掖了祁文龍到了屋內，一看，北首有一張八仙桌兒，上面放了一個蠟燈，擺着兩碟小菜，酒壺共杯碟，靠着南窗，有一張大桌，西面有一個枕頭，山東馬就把小淫人祁文龍擺在床上，面朝下方，落平只聽咯噠一聲，從西邊橫上搭上三根皮條帶，把他絆住，不能轉動東邊那床，望南北一分，把賊人的腿分爲左右，又把小淫人祁文龍的兩只胳膊，有兩個消息一拿，自床上出來了一個鐵蝦蟆，在祁文龍的連裏，只望上櫃，咯吱咯吱的直响，要個婦人面朝上躺者，自房上垂下來，有兩個套兒，男子上去，不用費力氣，就可以行那雨雲之事，山東馬一瞧，說好傢伙，原來那邊桌子底下，藏了一個人，是祁文龍的內兄，也是綠林中的英雄，姓杜名芳，別號人稱通背金剛，很有些能耐，正在屋中飲酒，聽見前面喊叫，人聲甚衆，自己懶得出去，忽聽得外面有一個山東人說話，到了屋內，他在那暗中，藏躲桌兒底下，只見成龍把那小淫人祁文龍擱在逍遙自在床上，杜芳心中說：「馬成龍你是真正英雄，就不該凌辱於他。」越想越氣，拉出手中刀，舉起照定成龍脖項就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是有分解。

第五十六回

邢台縣英雄自投首

蕙芳樓俠客戲成龍

歌曰

人生百歲古來少，先出少年後出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閑愁心煩惱。月過中秋月不明，花到三春花不好，花前月下能幾時，不如且把金樽倒。世上財多用不盡，朝內官多作不了，官大財多能幾時，惹得自己白頭早。荒郊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度容易老。

話說馬成龍正站在那裏，瞧祁文龍的笑話，方要用刀剝他，只見燈光一閃，彷彿一個人影兒，自己把刀一低，

一轉身就是一刀，杜芳的刀方掄起來，未曾防備，成龍的刀已到，自己的脖頸，要剝也來不及了，刀到處人頭直滾，一回首又把祁文龍也剝了，方結果了賊人，只見馬夢太進來，說：「大哥你不可在此久停，咱們走罷，咱們殺死了一百多人了。」山東馬說：「怎麼走，向那裏去？老兄弟，你走罷，不必管我了，我自己打官司去了，殺人的債命，欠債的還錢，不必賢弟再添上一個，我一入到縣投案就是了。」馬太說：「胡鬧，咱們兩人一同來的，活着在一處爲人，死了在一塊做鬼。」只聽得那外邊人聲一片，二馬出去一看，只見有數十個燈籠火把，約有百十多個官兵，當中一騎馬，馬上一位大人，帶着韓帽，說：「把這兩個拿住，原來是有本宅家人，去到刑台縣武營，報說有大盜，夜晚搶劫祁家莊，請衆位老爺們急去拿賊。」王大人即調了二百多名官兵，到了祁家莊外，正遇二馬出來，把手中的刀一扔地下，說：「衆位不必動手，我跟你們去，到了衙門內再說罷。」衆兵把那二口刀檢起來，到了大人馬前稟明，原來這大人是本城的都司，隨即派了兩個千總，兩個把總，四十名兵丁，去到莊裏察驗，然後派人帶着二馬到邢台縣，時天色已亮，進城到了縣衙，都司先自進裏去了，把二馬交給縣衙頭役，少時老爺陞了大堂，把二人帶上堂來，衆衙一聲喝說：「跪下。」二馬站着，也不言語，知縣就問道：「你兩個人見了本縣，爲何不跪，你叫甚麼名字？」山東馬道：「我姓馬，是山東人，作小本經營度日，他是我的兄弟馬二，殺人都是我一人，沒有他事。」夢太道：「在祁家莊上殺人是我，並沒有他的事。」知縣說：「你二人因何事上祁家莊內殺人，細說明白。」山東馬道：「祁文龍糾聚匪徒，白天搶良民父母之女，我路見不平。」知縣道：「搶的是何人之女，有何爲證？」成龍說：「是新王莊開豆腐店的李成之女李玉姐。」知縣道：「可是這一案，昨天在我這裏喊冤，不知李玉姐果是被祁文龍搶去嗎？」成龍說：「一點不差，我昨夜親自所見的，在他家中，就把昨夜之事說了一遍。」知縣早已派了四老爺，去到祁家莊檢明白了回來，暗中稟了知縣，李大老爺說：「馬大我今天派你出去，尋找李玉姐，若要找着，我就恕你無罪，可留下馬二，是爲押帳。」山東馬道：「我就找不着李玉姐，我也

是回來的，你可派人跟我去罷，我到要明我的心。」知縣派了八個人，這都是本衙門的頭役，一名徐溥，張二李四王三，孫鉞，劉祿，耿遂，周升，跟了成龍，出到邢台縣西門，到了店裏，趕車的說：「馬爺你昨夜晚上往那裏去了？」成龍說：「我有事的。」高傑還睡着，成龍到了屋內，在夢太褥套內，取出了五十兩銀子，帶着八個官人，到了西街路北，有一坐蕙芳樓，是邢台縣第一個大酒飯店，山東馬道：「咱們且先到裏面吃了飯，然後再找人。」那跟差說：「很好。」一同進了飯館，這館是一個拐棒樓，坐北向南，裏面有些客人，衆人一同坐下，問堂官道：「你們這裏有些什麼新鮮小菜？」跑堂的道：「應時小賣，南北碗菜，整桌席酒。」山東馬道：「給我們新配幾樣應時的菜。」跑堂的來答應了，就把桌子抹乾淨，少時排下各色的酒菜，大衆正在喝酒之時，只聽得北面那間屋內，有個人在那裏咳嗽了一聲，長嘆了一聲，道：「罷了，今天我真煩嗎！喝兩杯酒，一醉解百愁，這我李玉姐的，我也瞧不見一個了，如要遇見我，告訴他，省得着急。」山東馬一聽，站起來走到後邊，望西角有一張八仙桌子，上擺着小菜，並沒有一人，山東馬回來說：「好見鬼呀！我聽見有人說話，又看不見一個人，真乃作怪！」那八個公差說：「我們也聽見的，有人在那邊說話的，莫管他，咱們喝酒罷。」衆人又喝了幾杯酒，又聽那邊有人說：「好，再不想到今天，我算定在此，等候我李玉姐的，不想等到這時候，還不見來，李玉姐現在那裏？」山東馬一聽，又到了裏面一看，還是沒人，一連三次，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頭兒，說：「姓馬的，你果是找李玉姐的嗎？跟我去，准有下落。」成龍認得是前日晚上，在店上見的那個老頭兒，說：「好一個匹夫，你在店內留下字兒，叫我上高家窪等你，我在那裏，因為你管閑事，殺了一百多人，你這東西，望那裏走？」那老頭兒冷笑道：「你自己惹出來的禍，那怪小可，這李玉姐我是知道下落，你先別玩笑，跟我走，我先替你辦事辦完了。」成龍說：「你貴姓？」那老者道：「你跟我到對面店內，我告訴你罷。」成龍帶着公差，會了飯錢，跟了老頭兒，一直跑了飯館對面，有座客店，叫福昇客棧，那老頭兒說：「衆位公差，且在櫃房內等我們兩人就是了。」成龍跟着老英雄進去，到了北

房外間坐下。山東馬又問道：「老英雄貫姓？」那老頭兒說：「我原是江寧府人，後在四川山岔口，占山落草，我姓楊名永安，別號人稱虬首龍，當年在兩淮兩浙，水旱兩路馳名，我膝下無兒，惟有一個女兒，針黹女工，倒平常，惟好習鎗棒，因我不願把他配與綠林中人，想給他找一個英雄方稱我願。那一天，我不知你二人是如何人，一問方知，足下是臨敵無怯的馬成龍，我故望你二人談諧了兩句，我給你留下的字兒，所爲叫你知這這邪台縣，有個小淫人惡少年祁文龍，我多聽人傳說你愛管路見不平之事，故此試你有膽子沒有，你與夢太進那家莊時，我也在後跟着，我還帶了你姪女，你就看見李玉姐，我帶了你姪女，暗中把他救了，我和你這場官司不要緊，慢說殺一百多人，就說殺一千多人，也不妨事。」說着向屋內叫道：「我兒出來，見你馬大叔。」只聽裏面鶯聲燕語，出來二位多姣，俱在十八九歲，俱是大家舉止，溫柔雅淡，前頭那個女子，頭梳盤龍髻，雪青芙蓉紗女褂，上品俱是素藍春紗的中衣，足下青緞子弓鞋，面如梨花，珠唇皓齒，杏臉桃腮，後邊一女子，五官到也俊俏，眉如柳葉，眼似秋波，品如金玉，氣若芝蘭，身穿品月夏布藍川綢中衣，足下穿紅緞弓鞋，面如梨花，珠唇皓齒，虬首龍說：「馬兄弟，前頭的是我的女兒，後面就是玉姐姑娘，也算是我的義女。」言罷，叫二女兒禮，說這是你馬大叔兩個姑娘，道了個萬福，就轉身進東屋去了。楊永安道：「賢弟把李玉姐用車送衙門，你這官司就算完結了。」馬成龍說：「不能，我殺了一百多人，也得給人家抵命。」虬首龍道：「你不知道，其中自有原故，你到了衙門，就明白了。」吩咐外面影計，把車給套上，送到縣署，外面答應將車套好，玉姐上車，成龍別了楊永安，同八個公差，出離福昇棧，直奔縣衙門首，只見李老爺爲小老兒的事情，牽累遭此人命，小老兒實是不忍。成龍道：「不要緊，你女兒被我的朋友救了，我已找着，帶了來結案，你跟你女兒，在外面等候過堂。」少時，李玉姐下車，與他父親說話，成龍叫車回去，自己帶了公差，方進衙門，只見夢太笑吟吟的，同着知縣與都司說：「馬大人，你殺人到殺得有理。」那位都司說：「馬大人還識我否？」成龍仔細一看，認得是王慶，跟常大人帶過威遠隊，與成龍

頭次打道剪子峪，乃是故舊親朋，知縣王文趨過來相見，便道：「馬大人，你殺了一百多人，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不知所因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一英雄江蘇訪故友

倭侯爺修府會親朋

詩曰：千盾戈矛已有年，閑非閑是若相纏，一家飽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牽；玉碗金魚渾已矣，芒鞋竹杖興攸然，有人參透修行事，雲在青空月在天。

話說馬成龍一見知縣都司迎接出來，馬夢太在後跟隨，四人攜手，同進書房坐下，家人奉茶，山東馬問知縣道：「老兄說我殺這一百多人，反而無罪，所因何故？」知縣王文趨說：「你說殺的祁家莊小淫人祁文龍家，共一百另三口，我派人去驗，頭上俱有頂記，都是天地會八卦教的人，康熙老佛爺有旨意，不論軍民人等，頭上有頂記，殺死無罪，老兄請喝酒罷。」吩咐擺酒，少時杯盤排滿桌上，俱是時新小菜，與王慶說了先前之後，又問成龍來此何干，成龍就把從剪子峪分手，花石嶺醉破飛刀，黃河岸捉拿六賊，引見陞選得寶刀，說了一遍，又把上蘇州訪友，從此路過，遙見虬首龍楊永安，勾引起祁家莊之事，這件功勞，我也不要求兄台把玉姐放了，叫他給了案罷，知縣點頭道：「弟必奉命辦理。」王慶留二馬在祁台縣住了幾日，馬夢太說：「不敢從命，我等還有要事。」散了席，二馬告退回店，只見高傑手拿一把刀，磨了光亮，在院中正玩的高興，自己說：「你們誰要攬我，就先拿你開刀。」二馬已回來，便說：「高傑你幹什麼？」高傑道：「我正要到那台縣去，把那知縣殺了。」二馬笑說：「你不要胡說，皇家命官，豈肯白叫人殺。」言罷，三人進上房坐下，問高傑道：「如沒飯吃，可要點飯吃，明日你跟我上蘇州去。」高傑道：「我不去。」夢太道：「你往那裏去？」高傑道：「我要先回家去一看。」夢太即取了五十兩銀子與高傑說：「給你做路費罷。」三個人喝了半天酒，天色已晚，三人安歇，次日天明，高傑告辭去

了，二馬算過店賬，坐車出店，竟奔王家營去了，不一日，到了王家營住店，叫趕車的曹六雇船，夢太便道：「你把騾車存了這店裏，你跟我走罷。」曹六道：「也好，我正要到蘇州虎丘山，開開眼界。」說罷到船行裏，寫了一只划子船，第二日上船，正遇順風，蕩槳搖櫓，拽風篷，山東馬景船，不能吃東西，口中吐酸水，後來吃藥調治才好，那一日到了蘇州碼頭上岸，給了船價，雇了一輛江南車子，把所有的行李，放在車上，成龍換一件藍布大褂，高腰襪子，山東皂鞋，夢太穿一件青藍綢大褂，薄底三鑲的靴子，跟了江南車，帶了曹六，奔雙旂竿巷丁家堡，走至東門外，見東西大街，路南有一個飯店，字號是對河居，山東馬叫曹六去上飯館，打聽丁家堡在那裏，跑堂的道：「就在這街上。」曹六回頭對二馬道：「這裏就是雙旂竿巷了。」山東馬說：「你再問有一個陝西人，稱賽報應，欽賜倭克金布靜遠侯顧煥章，住在那裏。」曹六又進去，照話說了一遍，跑堂的道：「問倭克金布哪，是問賽報應哪，是靜遠侯啊，是顧煥章，別的是他之外號。」那跑堂的說：「他正在東路北，新蓋的府就是。」曹六說：「一回，成龍正望東走，不甚遠，見路北有一座新大門，裏面掛的官銜，是靜遠侯，自奉旨回家，到了蘇州，起造侯府，大會鄉里，忙了幾天，方得清閑，門首的家人，有二十餘名，成龍們來到此處，見門內竟上坐着一個人，頭帶幘帽，身穿夏布大褂，青布薄底靴子，年有四十多歲，成龍過去說：「有個倭侯爺在這裏住嗎？」那個人站起來說：「你是幹什麼？」成龍道：「我來找他要賬，我在北京前門外，開酒店字號福海居，造化館，侯爺除了我們的酒錢，故來問他要幾個錢。」那人說：「我家侯爺欠你多少錢？」山東馬故意談諧說：「欠我二百四十文。」那人復又坐下，把眼一番，說二百四十文，也值得自北京城來蘇州討，成龍道：「這是另頭，還有整頓，是一千八百八十吊二百四十文。」那門上的人，一伸手說拿來，山東馬說：「拿什麼？」那人說：「門包十兩，我們侯爺如不還你，我替你說一句好話，還你一半，我再代你說一句好話，就都還了你。」成龍說：「不必煩駕，替我回話，我自己會要的。」言罷就嘆道：「只聽見裏面說：『我聽好似馬大兄弟的聲音。』」方到大門內，見是成龍說：「兄弟你

爲何不叫門上人回我知道。」二馬過來行禮，說：「大哥你好。」倭侯爺說：「爲何在此直嚷呢？」山東馬道：「我們到府，就請門上通報，誰知他們好大膽氣，我來到這裏，就說煩駕你給回稟一聲，就說是馬成龍與夢太來給侯爺請安，我又告訴他，我二人是侯爺的拜兄弟，他回要門包，我問他多少門包，他說我們規矩，你不知道嗎？如要回事，先給十兩銀子，否則不給我們回。我就便給了十兩銀子與他，他又說我是兩個人，須要二十兩方回。找一肚氣，就嚷起來了，可巧你出來從此以後，大哥多盼咐點，別叫見人就耍門包。」侯爺一聽說：「我把你這該死的奴才，你在門口，不知做了多少弊，還不把銀子給我拿出來。」那個門上的人說：「奴才實沒有要他的銀子，求爺格外施恩。」煥章大怒道：「你這奴才，我結拜兄弟能說的不成，還不快拿出來嗎？如若不然，我就送你的命。」嚇得那家人無可奈何，進了門房，把那別人寄存的銀子，拿了十兩，遞與成龍。山東馬接過來說：「夢太給你罷。」馬夢太說：「我不要，你拿了去罷，我不會認人。」山東馬一笑說：「來給你罷，你沒有拿我的銀子。」侯爺說：「真是混帳，不管什麼人，你說玩笑。」即叫人把車子上行李搬下來，讓二馬到了裏面，見了他母舅丁佩然，請了安，到了外面書房坐下。曹六進來說：「行李搬下來了，車錢也給了。」二馬道：「你到外面歇息去罷。」少時擺上酒來，三人入坐暢飲，吃了月上花梢，方才安歇。次日天明，顯爺的家人，給二馬送淨面水來，侯爺也出來了，大家坐下，然後用茶，又排上酒來，侯爺喝了兩杯，就拉出夢太來說：「老兄弟，你今天不可與成龍出去，我看他印堂上發了暗透青，有一道赤綫，在印堂上，把眉毛都穿過了，三天之內，主於殺人，過了方能解。這一道殺氣，你要勸他，不准他出去才好，我要到後面去了。」夢太回到書房，成龍自己拿刀在手，照定古銅瓶就是一下，只聽一响，摔在地下。山東馬說：「好掉下來了，我再把他給上。」夢太道：「你別鬧了，你是用刀破下來了的，焉能接上，咱們飲酒罷。」成龍道：「不成，我要遊虎邱山，你同我去罷。」夢太說：「我不去，我肚內有些疼，我不奉命，定要睡。」山東馬道：「你不去，我自己會去。」就換上那玫瑰紫的綢衣裳，帶了大環金絲刀，出了侯府。

一直往西方走對河居，自己有心上虎邱山姑蘇台，又不認得路，無奈進了對河居飯店一看，內有天棚，底下有八仙桌子四張，成龍就坐下，要了酒菜，方要喝酒，只見外面來了一個人，年約二十多歲，身長九尺，面如白紙，五長身材，喪門眉，窄客眼，身穿白綢錦短衫，青洋縐大衫，青緞靴子，手中拿了金背刀，背上一個小包，襖進來，睡開一雙窄客眼，是白多黑少，一看山東馬，把眼一瞪，說：「跑堂的在那裏給我一位坐兒？」跑堂的道：「大爺這裏有一個坐兒。」就在成龍的對過，那人把刀望桌上一插，腳登青板凳，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今天非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才算完事，萬不能與他善罷干休。」眼睛瞪着山東馬，說：「臨死教你做個餛飩，我今天遇見你，絕不能饒恕你，想逃走是比登天費事。」山東馬也不認得他，不知何故，真乃是一個半瘋子，我也不必管他，我要我的菜，就是要了一個拌肚絲，那人也耍了一個拌肚絲，山東馬又要一個燴腰片，山東馬又要了一個五柳魚，四喜丸子，葵花丸子，共耍了十數個菜，那人也照樣耍了十數個菜，成龍不要了，那人也不要了，山東馬也是有氣，說：「吃飯還跟人學，也不怕人家笑話。」只見那人說：「你不要瞧不起我，我少時就結果了你。」山東馬一聽，氣往上沖，在對河居如何惹禍？且聽下回，自有分解。

第五十八回

張忠虎邱山戰衆賊

姜玉福建館門羣賊

詞曰：堪嘆人生天地中，使盡了心機一旦空，爲名利富貴榮華花間露，好勇爭強火化冰。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任君使盡千條計，難免荒郊破土蒙。

話說馬成龍正在對河居吃酒之際，遇見了一個人，把手中刀望桌上一插，說了惡話，慌的那吃酒的些人，都不敢吃酒，成龍也把刀望桌上一插道：「我也不是受人欺負的，你若不服，咱們出來比並。」那一個一聽此言，說：「好，咱們到無人之處再說罷。」手拿金背刀，一直望門外去了，成龍後面跟了，嚇得跑堂的也不敢追成

龍跟了那個人，到了無人之處，說：「我看你像一個合字兒。」那人一聽說不錯，我看像魏上的，成龍道：「不懂。」他本來頭一句是與夢太學的一聽他說：「好俊招路兒。」他就說你才是招路兒，別玩笑，那個人也笑了，便道：「原來你是一個外行，我也不必多問，你姓什麼？那裏人氏？」馬成龍自通了姓名，那個人說：「原來是大哥，我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小弟是陝西咸陽人，姓張名忠，別號人稱笑面無常，今奉我義兄之命，前來那侯府下書，來到對河居，一看尊駕，這個空著扮法，我疑是一個綠林中的英雄，一問方知是一位大人。」馬成龍說：「張大哥，不可如此稱呼，我自己兄弟，何必客套。」二人復又回了對河居，在一張桌上落坐，又把那些菜并在一處，二人越說越高興，成龍道：「張賢弟，咱們今天去遊虎邱山龍。」張忠道：「小弟奉陪。」當下叫人僱了兩乘肥爬山虎，馬成龍要到櫃上會錢，張大虎道：「我早已給櫃上兩錠銀子，若不然，你我方才要笑，他爲何不要飯錢呢？我一進來之時，你在那裏喝酒，我就給了。」二人到了外面，成龍一看大虎坐的那爬山虎，兩個人到雄壯，自己一乘爬山虎，是哥兒兩個，俱皆瘦弱。山東馬身體又大，二人不能抬，向成龍道：「我們哥兒不能抬，你老人家，再雇別人罷。」成龍道：「你再找一人來，你二人在頭裏，橫上一條杠子，兩個人抬了，一個人在後面抬，也就成了。」二人依言，找了一個人，拾起，一直奔虎邱山而來，走了有五六里，後面來了兩乘小轎子，前頭一匹引馬，後面還有四五個跟人，引馬直叫道，閑人退後，轎子來了，成龍與張忠的爬山虎，望旁邊一站，轎子剛過去，只聽轎內有人說話，站住一看，轎內是個婦人，遂叫馬大兄，你多早來的，成龍道：「你是誰？」轎內的婦人說：「馬大哥，你不認識我嗎？我是胡忠孝的妹子。」山東馬一聽說：「原來是賢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打算到你衙門去看張三兄弟。」二人去呢，原來這兩乘轎子，前頭是張廣太的大夫人，胡紫花，後面的是二夫人，韓紅玉二人，因廣太到任，不服水土，得了病，許下願，今日上虎邱山燒香還愿，今天乘張三大人操演去，二位夫人，私自帶了幾個人，去上虎邱山燒香還愿，方到此處，遇見他二人乘爬山虎，胡氏夫人便道：「馬大哥，回頭上我衙門。」

內去罷。」言罷起轎前去，大虎問成龍道：「他是誰的夫人？」成龍道：「他是此處水師營協鎮大人張廣太的夫人。」大虎一聽說：「這張廣太的名字好多，我也認識一個張廣太，也是武清縣西河務的人，在上海跟官。」成龍一聽說道：「張廣太聽說就是一個人。」張忠說：「真乃怪事，他如何能做這大的官？」成龍把前事說了一遍，大虎道：「罷了，人生一世，竟有這樣奇遇，我張忠自幼創蕩江湖，也沒碰見一點好事。」只聽前面一片聲喧，抬頭望西一看，只見三岔口出來一個人，領着一夥人，約有三四十個人，把兩乘轎子圍住，又見來了幾匹馬，馬上之人說道：「二位快些去罷，來了有四十多個賊人，把我們轎子圍住了。」一個爲首的賊人，手執大棍，要搶二位夫人，快請二位去救。」張大虎把金背刀一拉，奔西去了，口中大罵說：「好個小輩，不得無禮，我來也。」到了轎前，只聽爲首那人說：「你們回去，把轎子放下。」嚇得轎夫放下轎子就跑，衆跟人也就跑了，賊人方要抬轎子走，只見張大虎一掄金背刀，大叫一聲，好大膽的賊人，敢白日搶人，我來結果你性命，掄刀就剝，衆賊往兩旁一閃，只見來了爲首的個賊人，身高九尺，面如生羊膽，兩道劍眉，一雙圓眼，身穿青洋縐掛褲，薄底快靴，一條青絹包了頭，手使一條鐵棍，迎着大虎而來，口中說道：「你是何等，敢這樣大膽，你可認得鴛鴦太歲曹太嗎？」大虎一聞此言，說：「你這小輩，我要說出姓名，你就要嚇殺，咱們先較量兩合，如贏得了我，萬事皆休，假如贏不了，你休想逃生。」那曹太舉棍就打，大虎望邊一閃，掄刀就剝，二人動手多時，成龍自那邊過來，拿了大環金絲刀趕上說：「你們是那裏來的賊人？」那些賊人道：「我們是本地人，你問怎麼？」原來這些賊人，俱是福建會館的看守之人，都在天地會八卦之中，曹太是個爲首的會總，他要替侯起龍等報仇，今打聽得張廣太的夫人，到虎邱山降香，故帶領衆賊，在此等候，方要搶了走，不想遇着馬成龍與張大虎，曹太一看，山東馬穿的衣服各別，又見他面貌，好像人所說的山東馬，此時天地會的賊人，自盧定河王千層被馬成龍拿了，他等就聞名喪膽，俱拿馬成龍起誓說要屈心，叫他遇見大清國的山東馬，大家傳說曹太今天一見山東馬，這樣打扮，心

中就有幾分疑惑他是馬成龍，正遇大虎動手之時，山東馬趕到，說：「張賢弟我來也。」自通了名姓，上去一刀，把鐵棍折爲兩段，衆賊就要逃走，山東馬又一刀，照定他脖項砍去，只見紅光一片，把賊人頭皮削了一塊，曹太翻身，帶了羣賊，竟自逃走了，衆轎夫回來，抬了兩乘轎子而去，山東馬同張大虎二人，也坐扒山虎兒歇着，只見張廣大帶同姜玉及四個跟班而來，原來是三大人辦完了公事，也要上虎邱山，走到半路，遇見跟二位夫人的，被賊追下來，一見大人，回稟明白，張廣大即帶了姜玉等迎來，正遇了馬成龍張大虎，連忙行禮，說：「二位大兄，多早來的？爲什麼不到我衙門裏去？」大虎道：「我今天方到，也不知賢弟在此做官，我因在對河居吃酒，遇見馬大哥，要游虎邱山，在此遇見尊眷的轎子，被賊人圍住，我同馬大哥將賊人殺敗。」成龍道：「我昨天來的，天已晚了，今天早晨，同侯爺喝了酒，我喝醉了，就一人出來，到對河居，遇見了張大兄弟，喝了酒，我二人就來到此處，遇見你的家眷，被賊圍住，我們上去，把那些賊人打走了，咱們回去罷。」廣太道：「到我衙門裏去。」成龍道：「咱們還是到對河居去談心罷，明天咱們再到你衙門去。」廣太說：「也好。」三個人同姜玉，一齊到了對河居坐下，跑堂的笑，隨卽泡了一壺茶，端上一碟瓜子，問三位要什麼菜，成龍道：「隨便帶幾樣菜來，要了四壺蓮花白，兩壺福貢陳雪酒。」大家開懷暢飲，喝至半酣，姜玉扯了成龍出去，到了外面，成龍說：「你叫我何事？」姜玉道：「今天你勸解我三叔，別讓他回去，同我兩個嬌母鬧，今天嬌母們上虎邱山上燒香，是瞞了三叔去的，過了這事，三叔回去，必不肯干休，你老人家說個人情推成。」山東馬道：「我要勸解他。」說罷二人復入坐，喝酒，山東馬道：「三兄弟，你今回去，見了兩個姊妹，應該怎樣？」廣太道：「我萬不能饒那兩個賤人。」成龍道：「三兄弟，不是那模樣辦法，論理二位夫人，不是要被賊人搶去，那時是死是活，這件事若是我不是這樣辦，須得把他們殺了。」廣太本就有氣，聽他一說，不由的怒從心上起，站起來說：「二位兄台，明天再見。」寫了飯帳，起身要走，成龍道：「同你說玩笑的，別認真殺了。」廣太也不言語，姜玉道：「好，這是你給講人情。」出了對

河居姜玉就在前頭跑，到了衙門，先到後堂，說：「二位嬌母不得了，我三叔因你們瞞他上虎邱山去，拿刀來殺你兩個人了。」嚇的兩位夫人顏色改變，說：「姜玉，你快去請你李鄒二位伯父來勸住他。」姜玉出去，沒有片刻，只見張三大人，手執鋼刀，進了上房，要殺二位夫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自有分解。

第五十九回

張廣大單人鬪羣賊

顧煥章二傑誅盜寇

詩曰：堪歎人生不悟空，迷花亂酒逞英雄；途窮到底還無錯，漏盡之時巧見功。

話說張廣大舉刀進房，照定兩個夫人就剝，後面李貴鄒忠趕上，把他拉住，將刀奪過去，拉至書房去，說：「三弟，不可這樣粗魯，傳至上邊耳中，參你家教不嚴，你把跟去的家人，叫過來一問這一夥賊是那裏的？」三大人叫姜玉，把跟班的沈福叫來問道：「方才是你跟了去的？」沈福道：「是奴才跟夫人去的。」廣太道：「你瞧見截驕子的是什麼人？」那裏口音？」沈福道：「賊人自通姓名叫曹太，是福建會館看館之人。」三大人道：「你下去罷。」自己拿過紙筆，寫了一封信，交給李貴說：「大哥這裏有一封字兒，明天我要是不回來，你就拿送給倭侯爺去，回衙門等兩天沒信，可將我家眷送回河間府去。」李貴說：「三弟，你這話從何而來呀？」廣太道：「你不必多言，拿信到外面歇去罷。」李貴也不好深說，只得回到外面，安歇去了。廣太收拾帶上自己短柄刀，避血戩，說：「姜玉，你看守衙門，我要去了。」姜玉道：「三叔往那裏去？」廣太道：「你不必問了。」姜玉道：「我也跟你去。」廣太道：「也好。」姜玉就帶了披刀，初更時候，兩個人出到院內上房，各施飛簷走壁之能，奔至福建會館而來，這會館在蘇州正南，離到衙門有八里之遙，在壽峰山裏面，那坐山是東西大路，是從蘇州南關，奔到那裏去，向西不多遠，就是福建會館，那裏面有七八百間房子，是本省的大官商修蓋的，看館之人，名叫曹太，別號人稱驚蒼太歲，裏面俱是八卦教的天地會的會匪，張廣大同姜玉來至會館東廂房後，望下面一瞧，是大廳房七間。

東西廂房各五間，院中有天棚，裏面燈燭輝煌，北房台階上，有兩張八仙桌子，東邊有一張太師椅子，上坐一人，年約六十以外，頭戴三角白綾巾，金抹額，髮邊雙插白鴛鴦，面如紫鰲，兩道掃帚眉，一雙大環眼，準頭豐滿，領下一部黃落腮鬚子，身穿粉綾錦征袍，足下粉底官靴，西南桌上，坐一人，年約五十以外，也是三角白綾巾，雙插白鴛鴦，面如紫玉，環眉大眼，花白鬚子，西房台階上，有四張八仙桌子，坐了四個人，第一個面如黑漆，第二個年約二十上下，面如白紙，身穿青洋綢大衫，第三個面如瓜皮，二十以外，年紀，蛋青川綢長衫，第四個也有二十上下，年紀，面如茄皮，身穿青洋綢大衫，東西桌上，亦坐有四人，看不真，正南坐的是鴛鴦太歲曹太，北面是二龍馬，風山西邊坐的是二會總任山，正西坐第一個是活閻羅馬剛，第二個白面判官馬強，三坐是逍遙會總張保仁，四座上是太平會總任鳳，東面那四人是侯得山，侯保山，金槍太保侯勝英，金刀太保侯勝傑，共合九家會總，在那議論天地會事，馬風山道：「曹太，你白天不該搶張廣太的家眷，倘若走了風聲，豈不壞了我的大事。」曹太說：「我打算把他兩個夫人搶來，咱們大家取樂，再沒想到遇見馬成龍，將我鐵棍削為兩段，早晚我非把他兩個夫人搶來不可。」廣太聽了大怒道：「好一個匹夫，待我前去，結果他的性命。」就跳下房來，大喝一聲說：「大胆匹夫，我來拿你這干叛賊。」掄手中刀，直奔老會總任山刺去，衆賊人一見說：「不好，快些鳴鑼。」只聽鑼聲一响，大衆賊人，齊到院內，各舉兵刃，說：「好一個張廣太，侯會總待你恩重如山，你不該叛天地會，降大清，你今天既然到此，想要逃走，我們早要刺死你，不想你今天自來送死。」齊來動手，把一個張副將，卽圍在當中，姜玉在房上一見大怒，說：「你這反叛休要逞能，我來與你分個高低。」翻身跳下，掄刀就剗，活閻王馬剛，舉棍就打，白面判官馬強，也過來與姜玉動手，侯氏四傑人各舉兵刃相助，把姜玉與廣太圍在當中，二人遮前顧後，外面已扎會館門關了，不准人入城，賊人在內吶喊，說：「拿張廣太好賊。」三大人一見人多，想今天必不能逃生，忙向姜玉道：「你快的走，小小年紀，不可死在賊手。」姜玉一聽說：「今天萬不能捨了三叔我回去，人活

百歲也是死，何必貪生落罵名。」說罷，把刀花一緊，與賊人併命，不能取勝。任山為令，眾人齊上，務要生捉他二人。把張廣太開膛摘心，替侯會總報仇雪恨。我氣才平，羣賊應說遵命。活閻王馬剛照定三人，就是一棍。廣太一閃，那邊飛抓把三人抓住，三人便叫姜玉急速回去罷。姜玉應說：「三人被人拿住。」又聽說叫他逃走，他想到這一層，也被人用飛抓抓住了，被賊人捆了馬風山道：「可先把二人捆在天棚柱上，然後開膛摘心，祭奠飛刀大會總侯起龍就是。」羣賊說：「好。」就把三人捆在東面柱上，姜玉捆在西邊柱上，一個人到後面取出侯起龍的真像，又取出一個大木盆，裏面放着涼水，走過來了一個人，有四十多歲，花毛禿子，身穿深藍布小褂，青洋綢中衣，薄底快靴，手持一把牛耳尖刀，到廣太面前，把刀往嘴裏一橫，就把三人的衣服分出。姜玉細在那面直罵道：「你們這些邪教賊匪，先來把我開膛，我不聽我三叔死，我要先上鬼門關去掛號。」又叫三大人道：「三叔，我死不要緊，惟有你三叔死不得，上有白髮的高堂，下有綠髮的妻子，你老人家一死，真可慘也。」張廣太一聽，不由的心中一陣難受，便道：「姜玉，你不必如此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口中雖然是如此說，心中想起生身老母，說你老人家，只知道為孩的在外為官，那想到今天孩兒死在此處，若要我母子相逢，大概是在夢寐之間，心如刀割，肺腑強忍英雄之淚，把眼睛一閃，等死而已。姜玉却在那裏罵不絕口，只見羣賊吩咐用涼水淋頭，急速把張廣太的心肝取出來，好祭奠侯會總。過來一個人，手拿着一桶水，照着三大人頭上潑下，那個花毛禿子王能，手持了牛耳尖刀，把廣太的衣服往左右一分，照定前心，刀尖兒對準心口，用手一按勁，只聽得一聲，紅光上冒，鮮血直流下，廣太到沒死，殺人的那個花毛禿子却死了，把衆賊嚇了一跳。原來自暗中飛來了一片瓦，把花毛禿子打死了，正中在後腦海，把刀也扔了，衆賊人望房上一看，並不見有一人，齊說：「怪是那裏來的。」又過來了一個賊道：「你們不必瞎鬧，待我先把他刺死再說。」用刀照着廣太前心，又從北上房飛

下一片瓦來，只聽北上房一聲喊嚷，說：「你等叛賊，休要殺人，我來也。」西房上也喊罵一聲道：「八卦教匪，休得害人，我來結果你等性命。」忽然東房上一聲喊罵：「叛賊休得猖狂。」只見三面齊往下一跳，先用刀將張三大人繩子割開，又把姜玉救了，衆賊齊拿兵刃來，把五個人圍住，不知救張廣太的三位是誰處英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山東馬夜入福建館 活閻羅巧遇舊冤家

詞曰：吾生有志，喜樂林泉，栽松種竹，隨分隨緣。一不望聲名震地，一不望富貴擎天，一不望一言定國，一不望七步成篇。願只願草枯林瘦，釣魚河濱，樽無乏酒，廚不斷煙。一生無榮無辱，不敢妄貪，香菸寶鼎，答謝上天。

話說救張廣太姜玉的，是那三個英雄，原來是倭侯爺張大虎馬夢太三人，只因張廣太把那信交了李貴，他回到外面廳房睡不着，就起來喝酒，一想怕明天起來要誤事，何不今天就送侯府去，叫外面備馬，自己就帶了書信上馬，直奔侯府，把信投進去，回衙安歇，却說侯爺正與山東馬張大虎談心，原來是大虎同馬成龍到了侯府，進去到書房之內，見夢太在那裏與侯爺閑談，一見成龍進來，侯爺道：「我方才要派人找你，不想你回來了，同來的是何人？」成龍忙道：「張大弟過來，這就是侯爺，那是我拜弟馬夢太。」張大虎便過來施禮落坐，侯爺問大虎自何處至此，張忠便把以上之事，說了一遍，門上拿進一封信來，是協台張三大人的，便看張三大人的信，大吃一驚道：「不好了。」乃念道：

煥章仁兄足下，久未暢叙，實屬懷甚，草啓者：近聞福建會館之人，乃是邪教匪徒，弟今輕身前往，探訪真實情形，弟前去兩三日不回，必有發生之禍，望兄台念金蘭至契，與弟前來報仇雪恨，則弟爲國捐軀，亦含笑

九泉矣。其餘家事，大丈夫視死如歸，勿須瑣叙，種種各情，均祈心照爲感，即請升安，如弟張廣太頓首。

侯爺念完了，說：『了不得，張大兄弟與馬老爺，你二人跟我去，到福建會館一走。』成龍道：『我也去。』侯爺道：『你不會飛簷走壁，如何能去？我同他去，就來到那裏，須見機而作。』說罷收拾好了，三人出來，跳身即上房去，奔福建會館而來，既到會館，就跳上房去，只見張廣太與姜玉都被賊人網在天棚柱上，方要開腔，張大虎在西房上，拿了一片瓦，正打中王爺的後腦，海死了，又過來一個賊人，被北房上侯爺一瓦打壞了，三人一齊跳下，把廣太姜玉救了，衆賊人一見，說：『衆位英雄動手，拿獲這個，不可教他們動手逃走。』一聲吶喊，齊把兵刃與五人動手，直殺到三更時分，張廣太只有招架之功，不能先走，以爲衆人爲我而來，我焉有逃走之理，姜玉也是心中說：『衆人在此，與賊人拚命，我幼年的人，焉能逃走。』侯爺一見衆人都累乏了，難以取勝，自己又不能先走，叫衆朋友看不起，再者張忠是一個生朋友，尙且他與賊人拚命不走，馬夢太說：『別人爲我師弟，尙在與賊人拚命，我是萬不能先走了。』張廣太想我與張大虎生死之交，我今就死在這裏，不能先走，那爲首賊人馬風山，共計五位會總，帶着一千多天地會賊人，圍了好幾層院子，他們因約定八月中秋起手造反，另有他們的八路都會總，派三路進兵，蘇州取齊，故此他們敢把五位英雄困在當中，不能動轉，各人渾身是汗，天有三更後，五人心中說：『今天要死在賊人之手，命也難逃。』賊人越殺越勇，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只聽得外面來報說：『會總爺了不得了，那個山東馬來了，快出去把他擋住。』羣賊一聽，大吃一驚，成龍見侯爺三個人上房，口中說：『上福建會館救張廣太去。』又把那封信一看，就帶上大環刀，到外面，叫門上的開門，衆人問他上那裏去，他說：『上福建會館，你們跟了我去。』衆人道：『你老人家自己去罷。』成龍出了大門，一直向西走，至對河居門口，心中想道：『這福建會館在那裏，何不把堂官叫出來一問，就知道了。』就站在門首，叫跑堂的堂官出來一看，是同張三大人在此的馬老爺，便問道：『你老人家喚呼做什麼？』成龍道：『我打聽福建會館在那裏。』

「跑堂的說：『從這裏出南門，向南約二里之遙，有一坐三官殿，廟前向西，有一條大路，進了山口，再往西南，就是會館，上有匾額，一看便知。』成龍聽明白了，一直奔南關而去，走了一里之途，天黑不辨東西，見對面來了一頭驢子，上面騎着一個老兒，唱着梆子腔，成龍說：『上福建會館往那裏走？』那老人說：『自這裏向西，進了山口，不遠就是。』山東馬聽了，一直進了山口，只聽得一片殺聲，走至會館門口，見大門已閉，自己進不去，又不會上房，甚是着急，順了會館的牆，透了一個大窗，二更以後，實在無法，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就學做女人聲音去叫道：『開門。』裏面看門的賊人一聽，外面有個姑娘叫門，咱們問他是幹什麼的，便問道：『是誰叫門？』山東馬我是今晚迷了路，我的脚又小，求衆位方便罷，裏面有位色大爺說：『你是婦人，多大年紀了？』成龍道：『奴家二十二歲了，我們當家的死了，我上坟去，因此迷失路徑，求衆位開門，我到裏面借住一宿，明日早行。』看門的一聽說：『平常也沒這便宜事，今天裏面有大事，又來個小寡婦，不管他，咱們把門開了，叫他進來，等完了事，咱們大家取樂。』就要開門，內中有一個年紀大的說：『不可開門，我們且上房去瞧，若是小寡婦，你就把他叫進來，若是好細來詐門，那還了得。』說着，登着梯子上房，望外一看，他是認識馬成龍的，便喊道：『快別開門，是山東馬在外頭。』衆賊一聽，又加了一道門，說：『好個山東馬，你妝女人說話，你打算進來，我們知道你不会飛簷走壁的。』山東馬一聽，急得亂嚷，心裏說道，我何不用寶刀給他開個小門，想罷，把刀望門上一插，只聽兵一響，山東馬用勁往下一按，一連幾刀，開了一個小門，一脚踢開，嚇得賊人只嚇了不得了，山東馬開了小門了，賊人嚇的不能強動，成龍進了大門，掄起手中刀亂剝，只殺得死尸東倒西歪，山東馬望裏，走到二門，只見裏面跑出曹太馬剛馬強，帶着一百多人，拿着各項兵器，齊在二門內，分兩旁站定，只見曹太說：『馬成龍今天你不能走了，是你自來送死，願煥章張廣太等五個人，多給我們殺了，正要派人前來拿你。』馬成龍一聽，侯爺們死了就急了，掄起寶刀，照定曹太就是一刀，說：『好一個曹太，我拿住你，代願大哥報仇。』曹太舉棍相迎，只

聽一响，把曹太的棍削爲兩段，曹太回身要跑，山東馬趕上一刀，把曹太腰分兩段，那邊惱了活閻王，吩咐手下人，不要走出二門，等候去拿他，舉起四稜寶鐵衝，冒到二門外，說：「馬成龍，你還認得我麼？你我當年在寧夏府，槽房動手，我回家本要調齊人馬拿你，不想被我家會總，用白牌將我調上孽龍溝，今日在此相遇，咱們兩個人，真是冤家對頭，我今天非將你拿住，以報昔年之仇。」說罷，二人動手，不分高低，馬強在那裏一看，怕是哥哥有失，大喊一聲：「你等跟我出去，把這個姓馬的活捉。」衆賊答應一聲，把山東馬圍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巡撫怒斬張廣太 會匪聞警反蘇州

詞曰：匣中寶劍休要磨，厨下乾柴莫堆多，僧道尼姑休來往，堂前少叫賣花婆；爐中有火須添炭，後門謹慎莫通河，諸公且記六椿事，家門清泰福壽多。

話說羣賊把馬成龍圍住，山東馬把寶刀一掄，指東殺來，也有刀給削的，也有頭被破的，馬剛一掄寶鐵衝來，打成龍，被成龍刀往外一推，把寶鐵衝削了，趁勢一刀，將馬剛殺了，馬強趕上來，代哥哥報仇，也被成龍殺死，衆賊大虹，成龍掄起寶刀，碰着就死，只殺得人頭亂滾，血水直流，成龍殺進第二重門，一見五位朋友，都在那裏廝殺，心中放心，衆賊人見成龍一到，甚是猛勇，都往後退，馬風山等由房上逃走了，餘下賊人，也被六位英雄殺散，天已大亮，侯爺道：「這件事應該如何辦法？」張廣太道：「我去回稟撫台，請他出奏，不過是一削滅教匪，還許得點功勞，衆位到我衙門裏去罷。」侯爺道：「我們要回家去歇息，三弟你去辦公事罷。」衆人離了福建會館，方至山口，只見李貴鄒忠，帶了五十個馬隊，來找尋廣太，一見說：「來得正好，會館正沒人看守，你二人可帶了兵去，等地方官驗看。」說罷，衆人分手，廣太回了衙門，換好衣服，吩咐備馬，帶了姜玉，直奔巡撫衙門，路上與姜

王說：「昨夜之事好險，若非侯爺來救，我們早爲泉下人了。」說着已到撫台衙門，號房掛號，投進手本，少時傳廣太進去，這巡撫姓吳名德，出身一榜，福建人，倒是幼年登科，在廣西作幕，因福建台灣於康熙三十六年有宋一貴叛亂，手下有三十萬賊兵，兩廣總督滿保帶兵征勦，吳德隨營得功，不到二年，保陞了川東道，這幾年累得保舉，就陞到江西巡撫，到任之後，那些舊日親朋與同鄉都全來了，住他衙門內，自此外面有什麼事，他無不知。今天廣太來至裏面，他正坐大堂，與此處鎮台胡德說：「公事。」兩旁刀斧手，親兵戈什哈排站，廣太上前說：「副將請太師安。」巡撫道：「你來此何事？」張三大人說：「昨夜帶兵丁查拿盜至福建會館有天地會八卦教，匪夜聚明散，卑職進去勦拿賊人，膽敢拒捕，與卑職動手，殺死賊人，有三百多名，特地前來報告。」撫台道：「你因何知是天地會的賊人？」廣太道：「卑職見他內中有穿那教的衣服，殺死之後，頭上俱有頂記。」撫台道：「你是一個水師營的武官，爲何管陸地之事，我知道你是狹嫌，以官長殺傷人命三百之衆，倘若你逼反了，本地商民是誰能擔代，分明你是倚官欺壓平民，妄殺無辜，王法也該凌遲處死。」吩咐左右，把他綁赴殺場，鼻首示衆，左右就把張三大人綁了，鎮台胡大人上來求情，台撫甚是噴怒，定要殺廣太，嚇得姜玉往外就跑，直奔侯府，不待通報，往裏就走到書房，見侯爺等，四人正在淨面吃茶，說：「昨夜事，問馬成龍如何找到那裏？」成龍說：「我問了對河居的堂官，才知道，不知今天廣太怎樣辦法？」只見姜玉走進來，說：「侯爺不好了，撫台要殺我三叔，你老人家快去講個人情罷。」衆人一聽，問道：「因什麼要殺他？」姜玉說：「我不知道，就是三叔進去，被綁了出來，我一見就來了。」侯爺道：「趕快備馬，你跟我去。」成龍道：「我同你去當跟班，到那裏見機而作。」侯爺道：「甚好。」外面備了三匹馬，一直飛到了巡撫衙門，通稟進去，這此時藩臬兩司與兵備道知府皆來給張廣太求情，巡撫怒氣不息，外面侯爺已到，要見撫台，退至花廳，吩咐說請，少時家人出來說：「請侯爺進裏，撫台降階相迎。」成龍在後跟着，是借侯府跟班的衣服，他身材又高，帽子小，戴着像個耍狗熊的手內拿着侯爺

的煙台，他是真高，侯爺真矮，山東馬把侯爺的那煙台，即換了一根秤杆，一進來，巡撫說：「侯爺，今天如何請坐，閉請。」侯爺道：「大人公事冗忙，我來拜訪。」一來問大人為何要殺張廣太，此人乃是聖上欽放至此，他又不會造反，怎能殺他？「撫台道：「侯爺他是倚官欺壓貧民，妄殺無辜，我才按王法處治。」侯爺道：「他雖然殺了三百多人，都是教匪，頭上有頂記可證，况清淨地面，也是武官分內之事，我看張副將無罪，而且有功，况他國家三品大員，也不能要殺就殺，此時須會議出奏，才是道理。」說着叫人來給我一袋煙，成龍見侯爺要煙，把煙台送上去，無奈煙杆給他換了，侯爺一吸也吸不着，一瞧是一根秤杆，就不吸了，成龍站在背後，見這撫台身高九尺，面如姜黃，頭戴幃帽，身穿天青紗袍子，腰束絲帶，薄底官靴，年約五十以內，黃鬚子，瞪着眼睛，與侯爺分辯，他心中想道：「這個東西，大概也是八卦教的頭目，我何不給他一掌，把他腦袋夾過來一瞧，就知道了，想罷，就挪至吳德跟前，一伸手，說：「好一個八卦教匪，你往那裏走？無故你要殺張廣太，你明是一個賊黨。」方一伸手，那些巡撫的跟人給擋住，說：「好一個刺客，你往那裏走？來人拿賊。」原來吳德本是八卦教八路都會總，一家兄弟，封他爲一字並肩王，他未得巡撫之時，就歸天地會了，福建會館是他一人的大頭目，定於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中秋起事，由四川福建湖北三路起兵，不想我朝洪福齊天，今天被馬成龍看破了，他是賊人膽虛，早就站起來逃走，出了書房，直奔東配房，侯爺一瞧，說：「唔呀，你別走，我來拿你這混帳東西。」跟成龍一直追到東房不見了，但見當中有張八仙桌子，底下只動二人挪開桌子一看，原來是個地道，侯爺道：「馬賢弟，你在那裏站着，我下去一看，便知他往那裏走了。」說罷，攢身下去，追了不遠，見有一堆衣服，再往下追，越追越黑，見上有一條路，把石板一推，聽上面有人說：「會總爺來的甚好。」侯爺跳上來一看，是一間屋子，坐了有四個人，被侯爺用點穴法拿住，問他們巡撫望那裏去了？你們快說實話，如若不然，就把你們殺了，只聽那四個人道：「侯爺饒命，我認得你老人家，方才撫台由這裏出來，囑付我們不可離此處。」侯爺道：「往那裏走了？」四人道：「不知他

往那裏去了。」侯爺問道：「這是那裏？」四人道：「此是前院土地廟，離撫台衙門不過二里之遙，我叫王忠，是撫台叫我入天地會，我說家有父母，不敢自主，後來被他逼着入會，我實不願意，求侯爺饒命！」侯爺道：「我把你們放開，跟我走罷，到撫台衙門，再作道理。」隨即用手一推，把四個人放開，帶着奔巡撫衙門而來，方至衙門裏面，見成龍說：「大哥先把張廣太放下，然後請本城文武官員，齊集大堂會議，侯爺就把追走了巡撫吳德之事，說了一遍，大眾道：「他必是一個殺匪子。」張廣太穿好衣服，上來說：「此事該如何辦理？」衆人無言，個個多沒主意，正在爲難，只聽外面一陣大亂，有人來報道：「了不得了，城內街市上已亂，說巡撫反了。」嚇得衆人一齊發怯，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六十二回

馬成龍蘇州掛帥

侯爺北京請兵

詩曰：心花開處筆花生，落紙須臾幻影成，三尺荒墳聽鬼唱，千年華議表狐烹，唇樓海市能尋跡，牛鬼蛇

神託雨根，姑妄言之姑妄聽，信非于理信于情。

話說侯爺與列位大人在巡撫衙門，共議大事，忽報本城市面買賣，都上逃走了，說：「撫台反了。」大眾一聽，俱沒主意，惟有先派人彈壓地面，少時外面人來稟報說：「馬夢太張大虎二人來找侯爺。」侯爺說：「叫他們進來。」二人來到裏面，來見衆人，大虎與侯爺說：「這一封信，是我昨日帶來的。」侯爺接到手內，原來是侯爺同成龍去後，夢太不放心，派人打聽，不多時家人來報說：「撫台被侯爺追跑了，城內街市上亂了，都說反了，不知何故？」張大虎一聽，說：「了不得了，昨晚我未及與侯爺說，就在福建會館，鬧了一夜，我送的那封字兒，侯爺也沒看，馬大哥你找出來，咱們送去，他一看就知道信中有關係重大之事。」夢太就找出信來，二人出了侯府，一直到巡撫衙門，進去把信遞與侯爺，拆開一看，上寫：

久違芝籍，時切馳思，指山川其何遠？雅教難聆，愧筆墨之久疎，寸東少寄。茲際荷香送暑，蟬吟鳴秋，遐思煥章師兄仁大人，升社集吉，福履綏和，所以爲頌。前次接到華函，誦悉種切。弟久處海島，建樹毫無，惟頑軀庇托，兩字平安，差堪遠慰耳。敬啓者，弟風聞會匪于八月中旬，在蘇州有起兵之說，既爲至交，安敢袖手？是以特具寸柬，奉知吾兄，或擇善地，抑或遠避他鄉，統計鈞裁，是所深盼。專此卽請升安，餘惟鑑照，不宣。同門愚弟王勇頓首。

侯爺看罷，與衆人計議，先遞摺子，又道：「今天是七月初旬，離中秋不遠，倘若會匪來了，試如何防守？」各文武官長，皆默然無言。馬成龍在旁笑道：「你們太無能了，這點小事，都辦不了嗎？」衆人之中，有一個江蘇陸營協鎮白面瘟神神鎗王緒祖，此人是行伍出身，當年跟神力王征過大金川，小金川，雲南，智勇雙全，他帶有五百白馬隊，用的七星旗，賊人聞名喪膽，因此人稱神鎗無敵，其性如烈火，陞任此處協台，先年此處有賊，他一到就打敗了，因此百姓都信服他。今天一聽馬成龍之言，就有些不服，把眼睛一瞪，說：「你一個跟班，我們與衆位大人在此議論軍情，你敢這樣無禮？」張廣太忙道：「不可，王大人過來，我給你們引見，他是在興順鏢店救駕的，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馬成龍大人，現任京營協鎮，又對馬成龍說，他是本處協台白面瘟神王緒祖。」王大人說：「原來是馬大哥，小弟不知，多有冒犯。」王大人不用客套，我馬成龍就待我說，衆人說：「馬大人既有高明主意，可說我們聽，馬成龍道：「這裏有多少兵？」藩司道：「有六千兵。」成龍道：「此事如待奏明聖上，必須耽延日子，侯爺可同我們曹六入都，見神力王，奏請大兵前來，這裏只要議定那位守城，那位出城防堵，那時如有賊來，也可支持幾日。」大衆道：「防堵之事，非你不可，暫把巡撫的印，作爲帥印。」就請尊兄執掌，以防會匪，城內有我等辦籌款，添招兵勇，設計守城，事不宜遲，就請拜印，大衆齊道：「有理。」給成龍換了官服，請出巡撫印來，成龍拜了印，在當中坐了，說既蒙各位台愛，我暫不敢推託，我可有一句話：「自今日爲始，我在此處防守一百

天，毋論賊勢如何浩大，一百天之內，決不把此城失了，一百天外，我不能保。」侯爺道：「那是自然，我入都去，大抵等不到百日，就可把兵請來，衆位大人，務要緊守城池。」家大道：「不勞吩咐，我們皆分所當然，就請馬大人分派，該當如何辦理，以便遵命。」成龍就命先拿查吳德的羽黨，張廣太帶着兵丁，前後一搜，並無一人，家口已經逃走，即把侯爺所拿的四人，梟首示衆，又換四門，設立巡防處，以備查拿奸細，又把水陸兩營的兵丁調齊，定于明日辰刻，在巡撫衙門點名，如有不到者，斬首示衆，又派人到福建會館，將賊人所有特件，俱皆抄來，以備軍需之用，將所殺死尸掩埋，喚李貴鄒忠，帶本隊之兵歸伍，諸事理完了，行文調下江總兵呂慶，侯爺一看，辦的甚好，說：「我今天就要動身，衆位大人費心。」就起身，回至侯府，帶了曹六，直奔京都而去，且說：「馬成龍與馬夢太，張大虎，就在巡撫衙門，吃了晚飯安歇，次日天明，司道府縣各文武，俱皆來到，成龍升大堂，把武營的花名冊，交給成龍，少時外面大隊俱齊，有總兵胡德，副將王緒祖，帶着本營游擊張郃，參將呂傑，都司張化，守備李成王，金，千總景德勝，徐金標，把總花文彪，賀龍，下江總兵飛天吼，呂慶，亦到，馬成龍按冊點名畢，撥一千兵交胡總兵，與潘泉兩司守城，自領五千人馬，在蘇州正南二十里泥金崗安營，那裏三面是水，正南旱路，直通白龍潭，安下糧台，分三個大寨，左營是王緒祖，帶一千兵馬，右寨是張廣太，帶一千人馬，自己中營，帶三千人馬，立一個大寨，派呂慶管糧台，自己出來往各處一瞧，回帳，把張廣太叫過來，附耳說：「如此。」在中軍帳前，安了十二個小帳房，派張廣太看守，不準放一人出入，如有偷視，按軍法示衆，又出了一張告示，掛在營外，上寫：

欽加二品銜，斐凌阿，巴國魯，京營協鎮，辦理江蘇軍務，給領步軍隊馬，爲曉諭事，照得本營官軍人等，一體知悉，如有

- 一 聞鼓不進，聞金不退，旂舉不起，旂按不伏，此之謂悖軍，犯者斬之。
- 二 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乖師律，此之謂慢軍，犯者斬之。

- 三 夜傳刁斗，怠而不報，更籌違誤，號聲不鳴，此之謂惰軍，犯者斬之。
- 四 多出怨言，而欺主將，不聽約束，跋扈難治，此之謂橫軍，犯者斬之。
- 五 揚聲號語，蔑視禁約，突馳軍門，此之謂輕軍，犯者斬之。
- 六 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幟凋敝，此之謂欺軍，犯者斬之。
- 七 謠言詭語，假托鬼神，大肆邪說，蠱惑軍心，此之謂妖軍，犯即斬之。
- 八 奸舌利口，妄論是非，調撥軍士，令其不和，此之謂刁軍，犯者斬之。
- 九 所到之地，欺壓百姓，逼淫婦女，此之謂奸軍，犯者立斬之。
- 十 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之謂盜軍，犯者斬之。
- 十一 私自進帳，探聽軍機，此之謂探軍，犯者斬之。
- 十二 將密秘號令，洩漏于外，此之謂背軍，犯者斬之。
- 十三 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之謂怕軍，犯者斬之。
- 十四 出起行伍，竄前越後，言語喧嘩，不遵禁訓，此之謂亂軍，犯者斬之。
- 十五 託傷詐病，以避征伐，帶傷假死，懼而逃避，此之謂詐軍，犯者斬之。
- 十六 立掌錢給賞之時，阿私所親，士卒結怨，此之謂幹軍，犯者立斬之。
- 十七 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之謂誤軍，犯者斬之。

以上禁令一體遵行，切勿毋違特示。

衆人一見，佈置如此，心中佩服，條條有法。馬成龍升坐大帳，派守備王善買棺材五百口，不拘大小，限三日交齊。又派人各處哨探王善到城內，在各棺材店，定了棺材，次日齊運至大營，繳令成龍，又命人買漆，漆棺材頭，畫

了一個紅月光兒，排在大營之前，內中兵丁私下道：「咱們大帥，買這五百口棺材，做什麼用？內中有人道：想是大帥怕咱們死了，一人一口棺材，大家都有一個安身之處，又有一個兵道：你胡說了，死了還望給棺材，咱們裝軍中的事，有命的高陞，無命的死在亂軍之中，那裏還有葬身之地？」正在議論，只聽中軍帳鼓响，大帥陞帳，查點軍裝，方才點名，只見流星探馬來報，說：「白龍潭有二百多輛小車，扮作難民，約有八百多人，奔蘇州而來，請大帥定奪。」成龍道：「再探。」就派副將王緒祖帶五百步隊，把那些難民拿來，聽本帥發落。王副將領令去了，成龍把裝點完，少時探馬來報，說：「王副將在望江崗見這些難民之人，俱是賊人改扮的，在那裏動手。」成龍又派呂傑帶五百馬兵，前去接應，直至次日天明，王緒祖呂傑回營繳令，拿獲十七名爲首賊人，聽候大帥發落。成龍吩咐軍政司，將他二人功勞記上，又把賊人帶上來，成龍一問，俱是福建人，便道：「你們都是大清國百姓，又未曾錯待你們，爲何造反？」爲首之人，叫做何名，有一人答言說：「我叫郭明，本江蘇人，別號人稱霹靂鬼，奉我家會總爺之命，由湖北洞庭湖，扮作逃難之人，來到江蘇取城，後面大兵，隨後就到，量你這彈丸之地，烏合之衆，如何能抓敵，速把會總爺放了，還可饒你性命，如若不然，我家會總一到，必要代我報仇。」山東馬一聽，氣往上冲，吩咐左右，把這些人帶至營門，梟首號令，殺了十七名賊人，只見探馬來報，說：「數萬賊人，從大江中殺奔蘇州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安天壽進兵蘇州城

馬成龍大戰泥金岡

詩曰 花影衣香記勝遊，章江九月不知秋，千行羅綺圍銀燭，幾曲笙歌擁畫樓，詞客醉吟金鑿落，佳人笑

墜玉搔頭，今宵得遇豪華飲，散盡塵襟萬斛愁。

話說馬成龍正在放發軍情，探馬來報，說：「有數萬賊人，順大江而來，殺奔截江渡口。」成龍吩咐再探，又有

二次探馬來報，賊人已在截江渡口，安下糧台，立了行營，水路船隻，都在長江馬成龍命再探，這一次探馬下去，又來報說：『爲首之賊名叫安天壽，領數萬賊人，由湖北起首，從水路而來，離此有三十里之遙。』成龍分左右營，調五百馬隊，派王緒祖在左紮定，右營派張廣、太領五百馬隊，在右紮定，自領二千步隊，離此泥金崗山口以外紮住，只見正南上，殺氣騰騰，又見賊人的探馬，向這邊來探，只見八卦旂、蜈蚣旂、兒無邊無岸而來，成龍一瞧，心中道：『真乃怪道，從未見外省的警報，這些賊人，是從何而起？』原來是四川、峨嵋山、通天靈寶觀、八路都會，總吳代光，屢次得報，他教中之人，也有被勦滅的，也被殺散的，四川總督又派兵伐峨嵋山，他想一不做，二不休，就傳下一道令去，凡天下的教中人都調齊，是北五省、山東、山西、河南、直隸、奉天，在河南汝寧府會兵，廣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定於八月中秋，在江蘇會齊，吳恩自領兵取湖北，隨後接應，前三路大兵，北五省另有頭目，以待來年，才後接應，這安天壽，是由水路進發，他想別處自有他人攻取，江蘇乃名勝之地，財帛美女必多，故此進兵，七月初就到白龍潭了，因探子報說：『會中人俱皆逃走，大事已泄，一字並肩王吳德，逃四川去了，福建會館的人也走了。』安天壽一聽，愣了，又探得蘇州城，四門已閉，馬成龍領了人馬，扎在泥金崗，安天壽傳令，派鐵錘將、卜龍爲頭隊，領五千兵馬，攻取泥金崗，赫大龍、大彪、大豹、四個人，各領精兵三千，步兵接應，本營留下巡風、會總、蔣仲元，管糧會總陶進，後軍會總王春，五軍都會總鮑天慶，四個大頭目守營，自己領了華氏、八彪、三萬大兵，殺奔泥金崗而來，頭隊賊人卜龍，離泥金崗不遠，見正北有三千人馬，左邊是白旗，馬隊是王緒祖管帶，右邊是紅旗，馬隊是張廣、太管帶，當中有一匹黑馬，上騎一人，頭帶青泥得勝盔，二品頂戴大花翎，灰色貴綢單箭袍，外罩青紅馬褂，腰中佩着大環金絲寶刀，面如紫玉，環眉大眼，背後一桿帥旗，當中一個馬字，兩旁是臨敵無懼、勇冠三軍八個字，兩旁站着英雄不少，卜龍一見，把隊扎住，催馬至戰場，口中說道：『馬成龍出來受死。』清營衆人一瞧這賊人，頭戴三角白綾巾，金抹額，鬚邊雙插白鵝翎兒，穿一件藍綾箭袖袍，面如瓦獸，一雙大眼，黑烏

珠亂轉，手執一對寶鐵靴，口中大喝道：「馬成龍你過來，我與你較量三合。」馬大人派王緒祖出去。王副將就把馬一拾，直奔戰場而來，口中大罵賊人，我來拿你。龍大怒，說你這匹夫，焉敢破口傷人。王大人拈槍就刺，龍用鎗相迎，二人在戰場之上，正是棋逢對手，不分上下。王大人是江蘇有名的豪傑，自己一想，說我今天要不贏賊人，豈不被人所笑。用槍望賊人面上一刺，龍用鎗相迎。王大人望回一撒，他的鎗就迎空，趁勢一槍，正刺在賊人前胸，只聽咳嗽一聲，賊人栽于馬下。賊隊中一聲喊，說：「好個小輩，傷我家會總，我來也。」只見兩個步將，直奔王大人而來，兩個賊人都是三角白綾巾，又雙插白鵝翎，前頭一個手執大棍，舉棍就打，後面那人，手使大刀，齊說：「王緒祖休要逞能。」頭一個通名叫何榮，後頭一個叫何祥，與王大人交手，未及三合一槍，一個俱被王大人刺死。後面赫大龍赫大虎，提兵趕到，聽說龍陣亡，二人就催馬上前，把隊伍扎出了本隊，說：「那個前來與會總爺較量。」王大人一看，來了六千多人，有兩個賊頭，一個坐一騎青馬，身高八尺，面如晚霞，頭戴三角白綾巾，身穿紫緞箭袖袍，薄底快靴，第二個也是一樣打扮，面黃長眉大眼，手使三尖刀，頭一個使開山斧，二人催馬，撲奔王大人而來。王大人揮槍而去，橫冲直撞，口中大喝道：「你們叛賊，我來結果你性命。」手中槍翻飛，赫大龍招架不住，赫大虎也不能敵，敗下陣來。後隊安天壽已到，兩邊混殺一陣，王大人又戰敗兩個賊將，馬成龍鳴金收兵。王大人回了本隊，說：「大人爲何鳴金，我正要捉拿賊人。」成龍道：「這就是大人奇功，你且歇息，我再命張副將出陣。」張三大人一催馬，直奔陣前，口中大罵道：「赫大彪是步將。」手執鐵棍，說好一個張廣大提棍就打，廣太用刀急架相還，又出來一賊，年約二十多歲，頭帶三角綾巾，身穿青緞箭袖袍，薄底快靴，面似茄皮黃眉，元眼，拾起手中大刀，照張廣大砍來。張三大人急用槍架開，不分勝敗。張三大人焉能敵住，兩個賊將，方要敗回，只見張忠掄手中大刀過來，說：「賊人我來也。」便叫賊將通名，那賊人道：「我乃前軍統帶會總楊文治是也。你是何人？」張忠通了名姓，二人動手，赫大龍便與張三大人動手，賊帥安天壽一見，也一

催坐下花班豹，掄手中月牙方鏢，至陣前說：「馬成龍出來，與你會總爺較量三合，便是英雄。」山東馬一想，賊人的勢大，我的步兵，須得見機而作，我馬成龍今天就死在這裏，也不能叫賊人藐視我無能，想罷下了馬，換了平常衣服，把小辮一挽，手執大環金絲寶刀，大家一瞧，像一個挑水的山東人，又像一個老米確坊的掌櫃兒的，吩咐播鼓，只聽一片喊殺之聲，山東馬是想開了，來到安天壽馬前，成龍心中說：「我受侯爺重托，必得和賊人拚命，只見安天壽道：『來者可是馬成龍會總爺要拿你？』山東馬道：『不錯你是何人？』安天壽道：『會總爺姓安名天壽，乃平北大元帥，太平公便是，我看你趁早投降，不失封侯之位。』成龍道：『你這個東西，真乃膽大妄爲，待我來結果你。』掄刀就砍，正在交手，忽見賊隊中無數的賊將殺出口中大喊：『齊要來拿成龍，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安會總兵退白龍潭

張協鎮出探清風堡

詩曰：當花對酒屢橫陳，光潤平分紫玉瑛，方正是郎誠可敬，却嫌端重欠柔情。

話說馬成龍正與安天壽動手，賊隊中出來華家八彪頭一名，華文錦別號人稱賽令官，金叉太保；二名華文秀，別號人稱白面金剛，單鞭會總；三名華文昌，別號人稱黃面太歲，雙鋼會總；四名華文英，五名華文瑞，六名華文珍，七名華文遠，八名華文玉。在雲南楚雄府住家，人稱八彪。一見安會總與成龍動手，八人各執兵刃，上來幫助，只見安天壽的鏢，早被山東馬一刀削段，嚇的安天壽回馬就走，便傳令調齊大兵，務要踏平泥金崗，這裏大龍被張廣太殺敗，楊文治被張忠殺了，大獲全勝，安天壽與赫家五虎，華氏八彪，看大清營人馬不多，一齊沖殺過去，生擒王緒祖，活捉馬成龍，走馬取蘇州，說罷吩咐進兵，成龍已回本隊，見賊人敗而復反，就吩咐望兩旁一閃，安天壽領了賊衆，正望前沖，猛然望對面一看，只見官兵大隊分開，泥金崗裏面，露出幾百尊獨龍大炮，連

忙傳令退兵，後隊作爲前隊，回兵白龍潭，成龍一見，齊望下進，追有三四里之遙，收兵回泥金岡大營，再派人探賊敗至何處，犒賞三軍，就在中軍帳，和張大虎、馬夢太們吃酒，議論軍情，直到二更後，山東馬拉着馬夢太，出離大帳，說：「老兄弟，我今天不是喝醉了，要看星斗，看賊勢如何？」馬夢太一笑，說：「大哥你的別底人，不知瞞不瞞了我，你把五斗三星，十元二辰，二十八宿九曜的星宿，說給我聽。」山東馬道：「你和我去探軍心，賊勢浩大，不知三軍之心如何？」二人往前走，所過帳棚，也有睡的，也有談閑的，內中有人說：「我在營中十年，沒打過仗，再不想有會匪到這裏來，你我父母妻子，都在此地，明天若打仗，你我非拚命，把賊人殺了，才保得家小。」二人又往東走，直到左營，只見路東有三間帳棚，裏面露出燈光，成龍從門縫裏一看，營中有一個馬閘，上坐一人，年約四十外，光着頭，身穿灰布單袍，腰束涼帶，青緞快靴，赤紅臉，酒糟鼻子，手拿酒壺，喝酒，旁邊還坐着十數人，都是官兵，那個人說：「我今天一騰，就知馬大人用兵如神，我問你馬大人買五百口棺材做什麼？」那人道：「咱們馬大人，大有武侯之風，要問買這些棺材，乃是一條絕好的計策，此乃機密大事，我就知道，也不能說。」衆人說：「你又醉了。」成龍在外聽着說：「好老兄弟，你進去問他姓名，當什麼差，使我回大帳等你。」那人道：「辛苦衆位哥們。」那些兵見有人來，同望下去，那喝酒的坐在那裏，住伴不理，夢太說：「朋友貴姓？」那人道：「我姓衛名鹿，我是這左營裏的百總，你在那營當差，黑夜來此何事？」夢太也沒穿官衣，故他不認識，夢太道：「我在大帳當什長，我到這裏，找你吃酒，我來騰，說罷，道：我少陪了。」回至大帳，說與成龍知道，成龍點頭說：「你我四人，是兩個人睡，兩個人值夜罷。」說好，大家安歇，次日天明，升坐，齊集戰將，正在議論軍事，又見流星探馬來報，安天壽兵敗白龍潭，又有先鋒蕭可龍，由福建建門，帶數萬賊人，殺奔此地而來，所過州縣，勢如破竹，西海岸獨龍關總兵陣亡，文武官共死四十三員，成龍一聽，驚荒失色，成龍道：「再探。」又見守營門的來報，說：「外面有一位姓鄒的，有一位姓李的，來找張三大。」成龍一聽，心中明白，李貴鄒忠，不放心張廣大，故來打

聽成龍就命張廣太帶二十馬隊前去探聽賊人虛實，張三大人領了令出帳，馬夢太趕出來，見張廣太已把馬兵點好要走，夢太過來說：「山東馬這不是存心害你嗎？白龍潭賊勢浩大，你這幾個人如何去得？待我見他，把令箭收回罷。」張廣太一笑，說：「師兄，我身為武職，理應爲國盡忠，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尸。」說罷，轉身望外就走。馬夢太甚是嘆息，馬夢太張廣太不知馬成龍心事，原來他聽外面有人找張廣太，他一想傳令因叫人看着軍令無私，連朋友多派這樣險差，使依行營，不準找入，怕有奸細，今派張三大人這枝令，就不去也不妨，外邊有流星探馬，這是暗下叫他回去安置，以盡朋友之情，那知張三大人乃是一位烈性的英雄，他想我做國家三品大員，理應如是，不但不怨，還感激他，出來看見二位拜兄，拉着站在那裏，張廣太道：「二位兄長，不在衙門照料，來此何幹？」李鄒二人齊道：「我們聽說，昨天與賊人開仗，不放心來看你，二位弟媳，也說衙門裏有姜玉，這裏怎麼樣？你此時有甚差使？」張廣太道：「奉命探賊去。」李貴道：「我二人跟你去。」張廣太道：「也好。」隨即帶馬兵奔南，走了有七八里路，只見雲生西北，雷聲响亮，少時大雨如注，李貴道：「我先往前，找一個避雨所在。」說罷，催馬向南而去，走了約有數里之遙，只見前面有一坐大村莊，近前一看，南北大街，路西有一座大店，門也關着，街上並無一人，李貴便下馬叫門，裏面道：「是誰？」李貴道：「你開門，我是住店的。」裏面一個小二，把門開了，這小二年約二十多歲，身穿月白褲褂，白襪青布鞋，黃臉，那小二一瞧李貴身上的灰布大褂，也濕透了，拉了一匹花馬，便道：「我們這裏人多逃完了，就是我在此看店，這正南三十多里地，就是賊營，你還有心住店，還不快些逃命。」李貴道：「我是江蘇水師營協臺張大人那裏的，他有緊要差使，我們今天要在此住公館。」小二笑道：「你在協臺衙門，跟那個二爺？」李貴道：「你看我像個跟人，我實告訴你罷，連協臺大人前，說些什麼，他聽什麼，你伺候我罷。」小二道：「你跟我進來，西上房也乾淨，把馬交給我，拴在馬棚上去。」李貴進店一瞧，西上房五間，南房六間，東面馬棚，北上房五間，東西大門，裏面是廚房，櫃房，院中寬大，小二把馬拴了，來到上房

道：「你別說大話騙人，你要能等協台來，到敢叫他的名字，我請你吃酒。」李貴道：「我要叫了他名字，你得請我吃五斤酒。」二人說着，外面雨也住了，只見亂馬奔騰，張三大人們都到了，李貴站在西上房，台階上一瞧就護道：「張廣太，我在這裏，你快來罷。」張三大人一聽說：「大哥又喝醉了。」只嚷說着，便下馬進店，嚇得小二目瞪口呆，小二拜請大人，進了上房坐定，二十個兵，在外間屋內，就叫跑堂的給要酒，問有什麼菜，小二道：「有雞，須得殺我們店中沒有人，要一個幫着我才好。」三大人派了兩個兵，去幫小二煮菜，少時酒菜已熟，廣太三人就在屋內喝酒，二十個兵，也在外吃酒，李貴忽然到外面出恭，抬頭一看，見牆上扒着一個藍大腦袋，瞪着眼睛，望下瞧，嚇的李貴一跳，想要起來，地下一滑，已然拉出半截，他望下一坐，又坐進去了，站起來，手提着褲子，望西屋裏跑說：「嚇死我也。」廣太說：「大哥嚷什麼？」李貴定了神，把衣服拍乾淨了，到屋內說：「是我已分肝火旺。」抬頭望上一看，彷彿像有一個人，在牆上扒着，故嚇一跳，快要幾壺酒來，咱們喝了走罷，好去探賊，又叫小二拿了二十多壺酒，給外面兵丁，屋內三人又喝了兩壺，覺着頭裏發了暈，一個翻身栽倒，從外面進來一人，舉刀照張廣太就剝，不知張三大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張廣太店中遇仇人

賽展雄山寨救豪傑

詩曰：征衣顛倒亂馬催，鈴鐸聲中短夢回，河月白移鴉背曉，嶺雪青入馬頭來，關心霖雨欣成歲，對面名山孰逞才，報道及門新綰綬，為聽與頌喜銜杯。

話說張廣太在清風堡店中避雨吃酒，忽然頭暈眼花，栽倒就地，外面那二十個兵，也栽倒就地，俱皆受了蒙汗藥酒，原來李貴瞧見的個藍天腦袋，扒在牆上，就是那人跳下，從前面叫開門進來，小二道：「二教師來有什麼事？」那人道：「我問你上房住的是什麼人？」小二道：「他江蘇協台張三大人。」那人道：「好，原是我的對

頭冤家。你來把我這包藥下在酒內，給他拿去。你把這件事辦好，我必重賞。」小二不敢不遵，就把藥酒和好，小二就把藥送去，那個人却在窗外偷看，見廣太三人皆麻倒了，叫小二把店門關了，不准放人進來，他拉出金背刀，說：「張廣太，你也有今日。」竄進屋內一看，當中穿銀灰摹本緞的，是張廣太，那兩個人不像做官的模樣，先把張廣太的辮子一捉，掄起金背刀，要望下剝，只聽有人打店門，說：「宋夥計快開門，大寨主來了。」要殺張廣太的人說：「且別開門，待我出去一瞧。」小二不敢開門，只聽一聲，早被叫門的人推開進來，為首那人是藍綢子包頭，藍綢子褲褂，青緞快靴，黃臉長眉大眼，手中拿的雙刀，那四十多人，各拿刀槍，到院中站定，說：「原來是二弟，你拿刀殺誰？」那人道：「大哥，我要知是你叫門，早把那小輩殺了。」那黃面的說：「你要殺誰，說我聽。」那人道：「大哥就是與我有仇的張廣太，我各處找不到他，不想今天在此遇着，你們先去，把店門關上，再到西上房，把那些人都給我捆出來。」這四十多人，就把張三大人三個人，與二十個兵，俱捆到外面院中，二寨主道：「我先把張廣太殺了罷。」大寨主道：「二弟不可粗魯，當年殺死大哥的那人，是武清縣西河務的張廣太，天下同名同姓的不少，咱們先用解藥，把他們解過來一問，如不是那個張廣太，就放了，免了錯殺。」二寨主道：「就是那麼辦？」衆人把張三大人等用藥解過來，睜眼一看，已被人家捆了，張廣太說：「好大膽匹夫，還不快給我放開。」李貴鄒忠破口大罵，說：「你這個賊人，瞎了眼，敢將協台大人謀害了。」那二寨主道：「我問你們是那裏的寨主，拿你為報仇雪恨。」那大寨主道：「你三人聽真，我們有仇的，是北京武清縣的西河務張廣太，我們要拿他碎屍萬段，你三個人，要不是他，可趁早說明了。」張三大人一聽，心中說：「這賊人用話問我，叫我臨死還輸了嘴。」即答道：「你等這些賊人，既說與我有仇，我正是西河務的張廣太，你要殺我就殺，何必多問。」二寨主說道：「大哥先把他殺了，替我兄長報仇雪恨。」說罷掄刀就要往下剝，大寨主道：「二弟且慢，我還有話說。」又問李貴鄒忠道：「你二人是他的朋友，他到底叫什麼名字？」李貴道：「放你媽的屁，我三弟早告

訴你，還問怎麼？」二寨主舉起刀，中定張三大人的脖項就剝，大寨主一瞧，從背後一腿，正中那個二寨主的胳膊，把刀踢飛了，二寨主一轉身說：「好，你爲何帮着外人欺我？」大寨主道：「不是我踢，你這禍就不小，你知道這清風堡，是江蘇地面，倘若走漏風聲，豈不連累店家，我說不及了，故踢你一脚，我想把他帶回山寨，再殺不遲。」二寨主道：「也好，只要我替哥哥報仇雪恨。」就吩咐嘍兵，把他們馬拉出來，把他們捆上，馱回山去，又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賞與小二，我也去也。」二寨主，帶了四十多個嘍兵，把二十三人押着，離了清風堡，一直望南，張廣太不認得這兩個人，也不知在何處與他結下冤仇，心中甚煩，又看這兩人，不像天地會的打扮，心中不解，又不能問，看着走了有數里之遙，正南有一座山，進了山口，又往西走，是一片殺場，正北是山，山上有寨，只見樹林之內，出來四五人，齊說：「迎接二位寨主。」那大寨主一擺手，衆人一同到了山寨，分軍廳後面，是軍裝糧草等庫房，大廳面前，是埋着四根木柱，俱有六尺多高，爲的開膛摘心用的，叫嘍兵把張廣太三個人，捆在柱上，用冷水淋頭，開膛摘心，嘍兵就把木盆放在三人面前，又挑了兩桶水來，把牛耳尖刀拿出，請問寨主，是誰殺他們？二寨主道：「待我親自動手。」大寨主道：「二弟我勸你，冤家宜解不宜結，咱們大哥，既然被他殺了，也不能活了，不如做個人情，把他放了。」二寨主一聽，氣往上沖道：「我哥哥在時，待你不錯，又教給你各般武藝，今天我報仇人拿住，你不說替我哥哥報仇，你反說將他放了，今天我非殺他不可。」大寨主又道：「你和張廣太有仇，那姓李的姓鄒的，和二十個兵，也有仇嗎？你須把那些人，帶到後面聽我發落，須把大哥被害的那一張圖，請出來供了，你祭奠他一番，然後把張廣太殺了供他，才算報仇。」說着就把李鄒二人鬆開，拉到後面空房內，李貴破口大罵道：「小子你先把你大爺殺了罷。」鄒忠也是大罵，惟張廣太一瞧，把兩個拜兄，拉到後面去，心內道：「大丈夫視死如歸，何必多想，無奈我不知道，與這賊人，是何仇恨？」只見那大寨主過來，說：「我也救不了你，我也不忍看你死，我到後面去了。」有幾個嘍兵，在分金廳上，擺一張八仙桌，裏邊出來一個嘍兵，手拿了一

張畫兒挂出，張三大人一看，原來挂的那軸畫上面，是畫的一個葡萄架底下，攔着一把椅子，上坐着一個少婦，十分美貌，旁邊站着一個少年男子，不是本朝打扮，穿的是古時衣服，年在二十多歲，把那少婦兩條腿拿着，要行雲雨之事，張三大人心中道：「這是金瓶梅上的潘金蓮，大鬧葡萄架，他說殺了他哥哥，我是不會做個苟且事，真乃怪道，那知二寨主一見，喝道：『你還不快給我拿開嗎？我哥哥的影像，在我住的屋裏箱子裏。』」一軸畫的那賊兵又到裏邊去，拿了一軸畫來挂了，廣太一瞧上面是畫的水，水上有官航船，上有竿黃旂，上面寫的是「欽加二品銜上海道哈船頭」上站着一人，頭戴青色綢子單頭帽，灰色褲褂，看那面目彷彿像自己模樣，又見那邊有一隻船，船上有二十多個賊，爲首是一個藍面大漢，拿一口金背刀，咽喉之上，着了一避血珠，是被那穿灰色打的張三大人才知是跟哈四大人結下冤仇，自己明白，也不言語了，却不知兩個寨主姓名，惟有閉目待死而已，只見過來一個大兵，年約二十多歲，穿一身青衣服，手中拿着一把鋼刀，站在三大人面前，不一時，那賊兵聽二寨主吩咐動手，取心肝，他就把牛耳尖刀，照着三大人的中心刺來，只聽撲哧一聲，紅光直冒，鮮血直流，不知張三大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韓寨主聞信訪胞妹

蕭可龍會兵搶蘇州

詞曰：東馬南狐史具存，要將關語遣黃昏，雌雄鷄已祠秦，時，內外蛇還鬥鄭門，行處螻蟻仍化羽，夢中蝴蝶與招魂，空花幻影憑誰解，待向通人細討論。

話說二寨主叫那個賊兵開張廣太的胸膛，刀尖方刺入前腔，後邊來了一枝袖箭，正中那賊兵的手腕上，撲哧一聲，鮮血直流，是賊兵手上流血，把刀也扔了，二寨主回頭一看，見是大寨主，不由火起，說：「大哥你屢次要救張廣太，是所因何故？」原來大寨主姓謝名祿，別號人稱賽展雄，原籍天津滄州府人，乃是大盜韓成公的

門徒自幼父母俱亡，後從韓成公學藝，練會了長拳頭短打，韓成公被害之後，他逃走外省，到了此處，這山名叫青龍山丹鳳府，有一個山賊，名叫金四虎，帶着有五百多嘍兵，下山打劫，正遇謝祿，二人交手，金四虎被他一鏢打死，他爲本山之主，上山之後，就將下令，說：「頭一件不准搶奪婦女，第二件不准欺負近山的村莊，每日傳授嘍兵的武藝，一住三年有餘，這一天，他師弟韓虎來找他，二人提起昔年之事，就問師兄韓龍與師妹紅玉現在那裏，韓虎嘆了一口氣，說：「我大哥是那年在滄州河口，帶着這些綠林朋友，搶劫一隻官船，被那船上有個人，甚是猛勇，自通姓名，叫張三，把他殺了我，後來一訪問，那姓張的是武清縣西河務人，叫張廣太，跟的是上海道哈大人，我找到上海，他陞任別處去了，我訪問妹子，也無下落，因此我各處雲遊，一則尋找小妹，二則尋找仇人，替我哥哥報仇，故來至此，謝祿也把別後之微事說了一遍，就留他在此做二寨主，今天是聽說天地會反了，二人下山探聽賊的糧台，在於何處，他二人想搶糧草，二人分了兩路去哨探，正遇下雨，回至清風堡，遇見張廣太，也是冤家狹路相逢，正要殺他，可巧謝祿也到了，有心救張廣太，無奈又不能得罪師弟，走到後面，只聽得李鄒二人說：「咱們不想死在這裏，我們的靈魂不散，給咱們二位弟婦，托一個夢，好叫他來報仇，他二人俱是全身本領，胡氏弟婦的兄長，現在保定協臺，韓氏弟婦是大刀韓成公之女，他還有兩個兄長，也是好本領，必能替咱們三人報仇。」謝祿一聽，忙進屋來問道：「你二人再照樣說給我聽。」李鄒知他是個好人，就把方才的話述了一回，大寨主道：「韓紅玉是張廣太之妻嗎？」李貴道：「也不假。」謝祿道：「是何人爲媒的？」李貴又把當年之事述了一回，謝祿聽了，望外就走，方到前廳，見那嘍兵在那裏用刀要刺張廣太，掏出一鏢，照定嘍兵手上，二寨主一見大怒，說：「謝祿你屢次阻我，是因何故？」過來要與謝祿動手，謝祿道：「我問你妹子韓紅玉現在那裏？」韓虎道：「不知下落。」謝祿道：「他就是張三之妻。」韓虎道：「我妹子焉能給他爲妻。」謝祿道：「你不信，你到江蘇協臺衙門就見了。」韓虎道：「來人給我備馬，我去那裏訪問便知，不准把他放了。」說着上馬。

下山奔協臺衙門去了，走了一夜，天色大亮，才到協臺衙門，見有一個老門軍，坐在那裏，韓虎過去，說：「請問這裏有位韓紅玉夫人嗎？」那老門軍見他五短身材，藍臉，穿着一身青，拉着一匹馬回頭一瞧，姜玉來了，便道：「你問韓紅玉，在這裏嗎？」姜玉一聽，氣往上沖，照着韓虎就是一掌，韓虎沒防備，正打在鼻子上，鮮血直流，姜玉罵道：「滿口胡說！」韓虎也揮拳要打，那兩個門軍上來，說：「朋友且慢動手，大清早起的，不該滿口胡言，捉我們夫人的名姓，韓虎便道：「我來找我妹子韓紅玉的。」姜玉一聽，說：「原來你是韓大舅，我不知道，你別怪我，進去稟我三姨去。」裏面韓胡二位夫人方梳洗畢，見姜玉笑嘻嘻的說：「二位姨母，我才到外面，遇見新親來，韓大舅來在衙門外，他說話好粗魯，我兩個還鬧起來了，後有人勸開，一問方知。」韓氏道：「照你所說，是你二舅來了，快去請他進來。」姜玉忙出來，請了韓虎進去，韓氏胡氏二位夫人也出來迎接，韓虎一見紅玉，兄妹二人痛哭一場，請屋內坐下，老媽子倒過茶來，韓紅玉把分手已後的苦處，說了一遍，又問道：「我大哥現在那裏？」韓虎咳了一聲，說：「大哥是給人家害了，我也不能報仇。」韓夫人一聽，不由的生氣道：「二哥你還是男子漢，連自己的哥哥的仇，都不能報了，你告訴我，我必要替他報仇雪恨。」韓虎一搖手說：「此時這仇人我倒拿住了，有心報仇，無奈我一見你，就不能報仇。」韓夫人一聽，說：「二哥你說這話，我不明白，你說是誰？」韓虎道：「你也是白問。」韓夫人道：「你告訴我誰，我非把他拿住，方出我胸中之氣。」韓虎道：「你當真要問，就是這裏協臺張廣太，把哥哥殺在滄州河口。」韓夫人一聽，把臉一紅，愣了半天，心中道：「殺不得，只願咱們說話。」我也沒給你們引見，那是胡氏姊妹，這是我二哥。」胡夫人便道：「一個萬福，韓虎還了一揖，韓夫人寒暄了兩句，韓虎站起來要走，韓夫人道：「何必忙，吃了飯走罷。」韓虎道：「你不知，那張廣太還縛着在山寨裏。」站起望外就走，到外面跨上馬，就走到了山寨，見張廣太，大家正吃着酒，原來昨晚他走後，大寨主就把他放了，又把二十名官

兵也放了，大家吃酒，謝祿自通了名姓，說：「張三大人，我二弟是個粗人。」再說：「咱們他是親戚。」張三大人道：「多承庇護，今既如是親戚，就不提了，我當初跟哈四大人在滄州，是殺了一個水賊，那知是誰？不想今日遇見。」大家喝完了酒，已有三更，大家安歇，次日天明起來，起行要走，謝祿道：「少屈片刻，吃了飯，等我二弟回來，我想同他商議，把山寨衆人，求你收用。」廣太道：「國家正在用人之際，你二人也得出身上進，我不是統兵的主帥，我也奉命出來探賊，只因昨天避雨，到清風堡，遇見你們，我還未去探賊營，扎在何處，有多少賊兵？」謝祿道：「你不必煩心，我派一個頭目，帶二十人去哨探。」他命探馬走後，就與廣太三人喝酒，天已將晚，只見韓虎回來，謝祿道：「你還不給三大人陪罪嗎？」廣太道：「咱們既往不咎，喝酒罷。」韓虎道：「咱們都是親戚，不必記昨天的事。」謝祿把要歸降，帶嚙兵打賊的話說了，韓虎愿意，正喝酒時，探子回來，報說：「安天壽帶了九萬兵來的賊將，名叫急先鋒蕭可龍。」廣太道：「咱們走罷。」謝韓二人，帶了八百嚙兵，燒了山寨，跟廣太奔泥金崗而來，到大寨時，天有四鼓，就在正東安營，待至天明，廣太便命李鄒二人，回衙門去，自己帶謝韓二人進營，見馬成龍，又叫二人在帳外站候，自己先進去。正見山東馬陞帳，議論公事，又見流星探馬跪上大帳，報道：「天地會賊兵走馬搶蘇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衆英雄大戰蕭可龍

王天龍金標定蘇州

詩曰

秋湖捲塚盡旂開，鐵騎銀髯上戰臺，諸葛有謀偏不用，子山作賦但名哀，胸中愁憤向誰吐，眼底干城幾輩才，海國蒼生焦爛後，隔江猶望謝安來。

話說馬成龍正在大帳議論軍情，探子來報：「蕭可龍由福建鹿耳門進兵，所過州縣，勢如破竹，今與安天壽合兵，在白龍潭今日有三萬賊兵，殺奔泥金崗來。」成龍吩咐再探，探子出帳，廣太上來說：「奉命前去探賊，探

得安天壽與蕭可能合兵在白龍潭，賊勢浩大，我路過青龍山，有本處鄉勇八百名，兩個團頭，一名謝祿，一名韓虎，願殺退賊，他二人現在外面候令，鄉勇現扎在東。」山東馬一見廣太回來，心中當他沒有去，今聽他所說，連忙命軍政司記大功一次。」又令謝韓二人進來，隨令進帳，一看正中坐定馬成龍，左邊是陸軍營鎮台王緒祖，右邊是下江鎮台呂慶，兩旁有副參遊都司，備千縣外委等官，又有五百親兵，各執披刀，韓謝二人總未見過官軍威嚴，兩人輾倒在地，韓虎說：「大帥，我就叫韓虎，他名謝祿，我們是青龍山的大王，帶着八百兒郎來投降。」山東馬一聽，又見韓虎一臉的野性，心中想道：「先給也個下馬威。」把虎掌一拍，說：「好一個膽大的山寇，分明與賊同夥，前來詐降，左右把他綁出營門，梟首示衆。」左右答應一聲，把二人綁出營門，廣太連忙上帳說道：「求大人念山野無知，出言瀆莽，看在末將分上。」成龍令把他放了進來，張廣太拿令出營，見韓虎、望謝祿說：「大丈夫死而何怯，這必是張廣太那小子出的主意，我死後做鬼，也不饒他。」廣太已到二人面前，說：「你二人不必多疑，我特來救你們。」吩咐把二人赦了，方才是你把話說錯了，你就說在那裏住，手下帶的是團練鄉勇，進去照我這樣說法罷。」廣太帶二人回大帳，韓虎謝了大人不斬之恩，照廣太救的話，說了一遍，馬成龍說：「你二人把隊伍扎在泥金崗外，不必換旂幟，少時有一場惡戰。」又見探馬來報，賊兵離此三十里，成龍即令張廣太帶五百馬隊，居左，王緒祖帶五百馬隊，居右，自統中軍二千馬隊，出泥金崗南口外，一看謝祿、韓虎、八百飛虎兵，甚是雄壯，見謝祿使的是雙刀，韓虎使的是金背刀，一個黃臉，一個藍臉，成龍甚喜，又見正南塵沙蕩漾，土雨翻飛，正南上如旋風相似，來了五千兵馬，兩杆白門旂，當中一杆白八卦大旂，下有賊將，坐匹青馬，那將身高約有一丈，頭帶三角白綾巾，金抹額，鬚邊雙插翎，身穿寶藍緞子戰袍，腰束英雄帶，足登白底快靴，面如晚霞，兩道紅眉毛，一雙大環眼，四方口，領下一部黃紅鬍子，腰中配的太平刀，手執渾鐵點鋼槍，可算一條好漢，兩旁有四個偏將，全執齊眉棍，馬成龍看罷，問：「那位出馬立功？」旁邊王緒祖答應，催馬出陣，直撲賊隊而去。

原來安天壽兵敗白龍潭，正想奇計，暗取蘇州，遠探報到，蕭可龍全軍已到，安天壽就派謝氏五虎，前去迎接，蕭可龍將到子午營，就兩軍合爲一處，共有十六萬賊兵，船又不少，蕭可龍帶着二十四個賊將，俱是慣戰的英雄，內有一個軍師，姓馬名通，人稱蓮花道人，此人有些邪術，乃是八路都會總吳代先的徒弟，跟蕭可龍兼軍都會總，蕭可龍來至安天壽大寨，安天壽道：「你我奉衆牌，定於八月中秋，在此會兵取蘇州，不想一字並肩，王二都會總吳德，因機關洩露，逃回峨嶺山去了，福建會館，十一家會總，不知下落，我到之時，有馬成龍扎營在泥金崗，打了一個敗仗，我故退兵至此，你有什麼高明主意？」蕭可龍道：「安天壽明日管保走馬得蘇州，有我一員勇將，姓楊名芳，人稱雲南五勇士鐵鎗無敵大會總，明天命他爲先鋒，我自居中，你爲後應，分三路進兵，踏平泥金崗，活捉馬成龍，生擒顧煥章。」說罷，大家吃酒，次日派楊芳爲先鋒，進兵泥金崗，他一瞧迎面一枝官兵，左右各有五百馬兵，當中有二千步隊，一杆帥字旗，上寫臨敵無懼，勇冠三軍八字，見右邊隊內出來一員大將，身後一杆白七星旗，騎一匹白馬，手執虎頭整金鎗，一聲大喝：「賊人快通名來，你王大人鎗下不死無名之鬼。」那戰將報了姓名，說：「王緒祖不必逞強，你來與我戰三百合，方爲好漢。」二人殺在一處，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王大人殺得性起，把家傳的神鎗門望，施展開了，照楊芳的面門一刺，楊芳急架相還，王大人把鎗一抽，楊芳就迎空了，王大人趕上一鎗，把楊芳刺於馬下，割了首級，那邊又來一個赫大王，也被王大人殺了，大虎、大彪、大豹，皆死於王大人的鎗下，蕭可龍一見大怒，一擺倭瓜紫金鎗，催動坐下黑麒麟，日行千里的烏海蟹，王緒祖看罷，心中道：「此人好雄壯，我與他動手，到要小心，便道：『賊人通名。』蕭可龍道：『我乃四川通天靈寶觀都會總殿前威勇侯平北大元帥，統領福建馬步全軍，都會總蕭可龍是也，你要知時務，下馬歸降，免遭塗炭之苦。』王大人一聽罵道：『好一個無知的賊匪，待我來殺你這匹夫。』挺鎗就刺，蕭可龍用鎗一架，王大人的鎗，幾乎撒手，馬望南一竄，在賊人的馬東邊經過，賊人用雙鎗蓋頂一砸，王大人要躲也來不及，望馬前一跳，那鎗正從他

脊背上，一下正砸在馬的腰上，把馬打死，王大人敗回本營，呂傑出馬，也敗了回來，守備王善，出馬陣亡，一連敗了清營九陣，又命馬夢太出去，瘦馬正遇參遊都守說：『這個賊我出去，就可以結果他性命，不用費事。』方吹着聽，成龍派他出去，就拿了短刀，出到陣前，蕭可龍正殺的性起，一見他就跳下馬來，舉起雙鎚，便打他，還與人家說了些貧話，亦掄刀動手，急先鋒用鎚望上一迎，刀早飛了，夢太回身就跑，被人家一脚踢倒，爬在就地，蕭可龍用脚登着，把雙鎚舉起，望下就砸，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張廣太酣戰急先鋒

蕭可龍出遇王天龍

詩曰

零脂賸粉舊池塘，
艷雨淒風古戰場，
一點紅心千載血，
幾分黃土六朝香；
人歸花翠時將晚，
花落留春住不妨，
未免有情情緒倦，
鷓鴣啼罷又斜陽。

話說馬夢太在陣上，被蕭可龍一脚踢倒，脊背朝上，蕭可龍用脚登着道：『好一個無名小輩，也來送死。』馬成龍與衆人一瞧，說：『不好了。』只見蕭可龍舉鎚望下就打，只見一陣塵沙，迷了他的二目，一嘴的土，脚登不穩，望後退了二步，馬夢太才得脫身，跑回本陣，原來他被人家踢倒，自己用手抓了一把土，望賊人面門一揚，迷了賊人二目，蕭可龍說：『好個混帳東西，我再拿住你，不能饒你。』只見張廣太催馬出陣，大喝：『賊人休要逞強，我來拿你。』原來張三大人在本陣一瞧，這賊人來勢太大，恐怕今天泥金崗保不住，我受皇恩深重，豈可不去與賊人拚命，催馬直至陣前一搖手中鎗，大罵賊人，賊隊中有人道：『會總爺不可放這人，他就是反咱們教的張廣太。』蕭可龍點頭，只見張三大人的鎗已刺來，他把鎚一揮，三大人那枝鎗就鬆，腿一磕回馬就走，只見那邊來了一個英雄大漢道：『張三大人，我來拿這賊人。』廣太一瞧，那人身高九尺，穿藍綢子長衫，青緞子快靴，手執雁翎刀，面如白玉，兩道綠眉，一雙大眼，一臉的水袖，來者一位英雄，姓王名勇，字天龍，別號人稱小白龍。

前者黃河灣與顧煥章分手，却說：「王天龍遊玩各處的名山勝地，到處行俠施義，除惡安良，他要沒錢用，就訪問賊的寨巢，他去說賊，如不給他，輕者帶傷，重則致命，故此綠林中聞名喪膽。」一日到了福建地面，缺了盤錢，說我今天破個戒罷，在此打截一回，暫顧一時燃眉之急，一瞧前面有座松林，他就等了兩個時辰，不見有一人回來，忽見那邊有小車响聲，再一細看，原來是一個磨剪子的小車，上面放着一塊石頭，心中想給劫也無用，再等着罷，仍站在松林後，又等了多時，見那邊來了一少年男子，背着一個大包袱，便上來說站住，把手中木棍一擡，見那少年男子把包袱一扔，說好漢饒命，你這包袱是我才從我娘舅家借來的幾件衣服，好漢要就拿了去，這是我一家人該死了，說罷放聲大哭，王勇道：「你仍拿去罷，可惜我腰中未帶銀錢，若有可調濟你，你住在那裏，晚半天我給送銀子來。」那少年道：「我就住前面太平莊，我姓張，叫張永，在村西路北籬笆裏住。」王勇道：「你回去罷。」那少年去了，他又等多時，日色將暮，又見來了一人，年約三十有餘，穿藍洋綢大衫，白襪雲履，望南走，王勇拿木棍一擊，大喊一聲道：「快留下買路金銀。」那人一聞此言，說：「罷了，這一條路上有多少劫路的，我方才五里多路，有被一夥人把我五百銀子一匹馬，俱皆劫去，雖未傷我的命，我也活不成了。」好漢爺請他把我殺了，王勇道：「你姓甚名誰？跟我到那裏去，我給你把馬匹銀兩要回來。」這人道：「我名李永福，在北京前門外綢緞店做生意，我是回家去，今天遇見好漢爺，若能把我的東西要回，我分給你一半。」說罷二人奔北，走了有五六里，就見前面有一片松林，只聽林內一棒鑼聲，出來有四十多個賊，花布包頭，短衣襟，小打扮，各執刀鎗，爲首有一人身高一丈，面似青粉，兩道細眉，一雙小眼睛，手執一對八角鎚，穿一身青衣，怪響一聲道：「小輩別走，留下買路錢來。」王天龍開言說：「小輩你認識我嗎？江湖綠林，那個不聞我王勇的名？」這毛寨主一聽，便道：「原來是王義士你老人家，跟我那裏去，住幾日，你要走有盤費，你不走，就在此爲寨主。」王天龍道：「你叫什麼？」那人道：「我叫毛順，方才我得了，一號買賣，我見你老人家來了，就知不妥。」回頭叫夥計

把銀囊和馬拉出來，交還了李永福。王天龍道：「你去罷，這路之上，若有人再劫你，就說我姓王的打發你去的，他們不能劫你。」永福謝別而去。毛順道：「王大爺，有一個地方，你敢去嗎？」王天龍道：「是在那裏？」毛順道：「台灣聚泉山，有一家寨主，姓楊名永太，號稱海底蛟，現帶二十四座海島，手下有六百八十隻戰船，嘍兵有二萬多，他手使一對分水槍，你要敢去，我信服你是個英雄。」王天龍一聽道：「好，你帶路，我去找他。」毛順道：「先請你到我那裏，吃幾杯酒，到明天我領你去。」二人就望前走，過了兩三個山灣，見正北有座山神廟，殿宇欹歪，圍牆倒塌，裏面屋宇不多，同毛順到了大殿坐落，見桌上放了好些茶碗，過來一人，給他倒了一碗茶。毛順吩咐備辦酒茶，少時辦好，毛順親自斟酒，坐在下面奉陪。王天龍吃過酒飯，然後安歇，次日起來，用完了飯，說道：「毛順，你領我上聚泉山去罷。」毛順就備了兩匹馬，他在前領路，二人到了渡口，叫了一隻渡船，二人拉馬上船，過了兩三重山島，見有一座山口，那邊有二三百隻船，船上好幾千嘍兵，過來兩個頭目，說：「你們是做甚麼的？快通姓名，不然我要放箭。」毛順便答道：「列位，我叫毛順，那位是小白龍王天龍，來拜訪你家寨主。」那邊說：「二位少待，我派人去稟報。」話說楊永太，正與二十四海島的寨主，議論大事，忽見手下人來報，說他二人來拜訪，內有一個水豹子，何成，魔海龍何玉，是兩個大頭領，說老寨主，這王天龍乃有名的英雄，以禮相待，楊永太命就排隊相迎，王勇上了岸，只見無數嘍兵，在兩旁站立，當中是二十四家寨主，真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楊永太在衆人之中，王勇一看，他有九尺身軀，黑面花白鬚子，身穿青綢大衫，足登青緞快靴，一見王勇，說：「仰公大名，如雷貫耳，今日相見，真三生有幸。」王天龍說：「老寨主，我來非爲別故，向你借白銀五萬，否則把山寨讓與我。」衆寨主一聽大怒，說：「好一個狂徒，敢說這樣大話，」大家拉刀要殺，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楊永太讓位聚泉山

李天保結義王天龍

詩曰 客裏流光閱九春，西山鸞鶴有爲鄰；臥同千木非藩魏，笑却新垣欲帝秦；內地弄兵皆赤子，隔河專

閩半清人，蛇龍歌罷愁無賴，誰念飄零折角巾。

話說王勇與楊永太借銀，衆頭領大怒，拉出來要動手。楊永太說：「你們不必如此。」便道：「王天龍，你到我這裏來，與老夫翻臉，你如贏得我手中鉤，我就把山寨讓你，你要輸了，你看我這兩旁多少英雄，你真想着我這山。」說罷，拿過一對虎頭鉤，站在當中，王勇也拉出雁翎刀，二人動手。楊永太的鉤，分三十六路，王勇的刀，也能上下翻飛，二人戰了多時，兩不分上下。楊永太見他武藝出衆，便跳出圈外說：「老夫年邁了，敵你不住，算你贏了，我把山寨讓了你。」王勇忙道：「不可，我是被人激了來的，今也就算完了，我要告辭。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楊永太道：「老弟不必推辭，咱們先喝幾杯酒罷。」叫過二十四家寨主與王勇相見，各道姓名，排上酒飯，大家開懷暢飲。楊永太道：「王老弟，你不必再推辭了，大寨現有花名冊，糧草足備，你先替我管理，我要回南探訪吾兄楊永安，你也沒有去處。」王天龍道：「我乃無能之人，既承台愛，但我暫行代理，待你事畢回來。」又叫毛順回去，把手下人招上山來，毛順去後，楊永太道：「衆位英雄，看我楊某之面，共保王義士爲山寨之主，我也去。」帶着小包，袱下山，大家送了五六里方回家，與王寨主賀喜，次日毛順也到了，王天龍每逢初一十五，操演士卒，過了幾日，又來兩個綠林朋友，是陝西人，一個叫笑面無常張大虎，一個叫白面閻羅張二虎，兄弟二人投入山寨，王天龍見二人是忠義之人，收在帳前，爲管隊頭目，自二人上山，與王天龍氣味相同，大虎道：「我想本山寨，淨切過往之人，日久恐怕不來，各島出產，也不够養這些人，不如咱們這山，立一個鏢子，保走各處的鏢，如有失落，咱們管賠，若插咱們山的旗了，綠林中人不會割的。」王勇一聽說：「甚好，你就這樣辦罷。」張忠帶了三萬銀子，七八十個精壯嘍兵，扮着客商，往來運貨，未到一年，衆商人都知聚泉山不劫往來的人，也不多從水路運貨，過二三年，人人都知有公道大王王天龍，綠林中人見了聚泉山的旗子，如令箭一般，這一年聽說：「師

兄做了官。」就命張二虎下山，去訪他下落。二虎在山寨無事，嘍兵忽報說：「有天師提督李天保前來拜訪。」王天龍一聽，問他帶多少兵來，報事人道：「就是他一人，帶兩個小童，一隻小童船。」王勇就同張忠出去迎接，只見他身高九尺，面如白玉，眉分八字，眼如懸鈴，沿口鬚子，頭帶青緞子帽，身穿灰色洋綢袍，足登粉底官靴，後跟兩個小童，王勇一看，似無惡意，說小童王勇不知大人駕到，未曾遠迎，請裏面坐。李天保道：「久仰大名，特來拜訪，張忠也過來見禮。」一同到分金廳落坐，嘍兵獻茶。王勇道：「大人虎駕降臨，是有何幹？」李天保道：「我慕名而來，如不棄嫌，你爲我結金蘭之好，不知尊意如何？」王天龍道：「小人乃是草野之夫，不敢高攀。」他道：「你不可推辭，我是實意。」王天龍見他是真情，不好推却。」和他結爲兄弟，他居長，王天龍居幼，吩咐排酒，大家開懷暢飲，盡歡而散。李天保住了一日，次日用了早飯，方走了數十天，又到山寨，王天龍二人吃酒，談起當年喜樂悲嘆之事。李天保道：「王賢弟，你猜我是幹什麼的？」王天龍道：「大哥你喝醉了，你明是水師提督。」天保道：「你我知己，我不瞞你，我原藉是江蘇人行伍出身，我做守備時，拜一個師傅，姓袁名智千，此人善曉過去未來，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住我衙門裏一年多，傳給我無數的妙法，入了天地會八卦教，自此官運大好，連陞至此，久知賢弟大名，是個英雄，故把真情告訴你，我現拜威毅侯平西大將軍，我等定於今年八月中秋起兵，共舉大事，你若歸順，必有封侯之位。」王天龍一聽，心中道：「原來他是個教匪。」便道：「大哥，我倒願意，無奈我這裏太窮，兵器旗幟多不全，你給我的銀子，把軍械辦齊，歸順也有場面。」李天保道：「要用多少銀子？」王天龍道：「要六十萬够了。」李天保道：「十日後我給你送來。」二人用完了酒，李天保辭別下山，過了七八天，李天保帶了五隻艇船，裝了六十萬銀子，交給王天龍說：「你何日辦好歸順？」王天龍道：「三月初三，我帶花名冊來找兄台，領我去朝見。」天保道：「八路都會總，聞你之名，要派人請你老人家入夥，不想這件功勞，被愚兄得了。」過了十天，李天保不見王天龍歸降，我找上山來說：「賢弟，你因何失約？」王天龍道：「大哥不提了，真

是一言難盡，你給我的銀子，我放在山後空房內，不想夜間山崩地裂，房銀俱沉於海底，還損失無數的物件，兄長你跟我看去。」李天保到了後山一瞧，果然山崩下一個窟窿，塌了房屋，李天保道：「你不必為難我，再給你撥三十萬銀子來罷。」過了五六天，李天保又送三十萬銀子，交給王天龍，幾時歸降，王天龍道：「四月初四，我准歸降。」李天保道：「今天都會總有篆牌，令各路定於七月十五，共舉大事，八月十五，在江蘇會兵，三路搶蘇州，都會總派你為接應。」王天龍道：「就是罷。」李天保等過了四月初四，又不見他來降，又來找王天龍道：「你又失信。」王天龍道：「咳，大哥自你走後，我派張大虎去辦軍裝，不想他一去不回，急的我吐血，我也沒臉見你。」李天保道：「你不必着急，我再給你到都會總那裏，寄十萬銀子來罷，是你不識人。」過三五天，又給送十萬銀子來，一見進寨門，見王天龍坐在分金廳當中，張大虎二虎也從黃河回來，左右坐着二十四家寨主，兩旁站着五百名刀斧手，懷抱鬼頭刀，王天龍見李天保進來，大怒道：「你乃國家一品大員，為何叛反，你這小輩還勸我入邪教，左右給我捆出去，斬首號令。」兩旁一聲答應，推出外走，李天保嘆道：「我花了一百萬銀子，買了一個正決。」張大虎在旁說道：「寨主念結義之情，饒他罷下次如翻在我手內，決不饒他。」王天龍道：「也好，把他給我趕出去。」想道：賊人今年中秋，在蘇州會兵，怕我師兄家中，受賊人之害，就派張大虎送封信去，大虎去後，他不放心，乃命焦應何玉與張二虎守寨，自己改扮，來上蘇州，及至泥金崗，見有幾萬賊兵，與幾千官兵打仗，見有一個武將，把賊人打敗，自己迎上去，讓過三大人的馬，便把賊人攔住，手執雁翎刀，大喝：「賊兵休要逞能，有小白龍王天龍在此。」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王義士單人退敵兵

安天壽偷營泥金崗

詩曰 漢家無旆出臨洮，莽莽邊塵逐鹿塵，雪擁大山人跨海，風翻戈壁馬成潮，知無一穴容藏鬼，真倚寨

雲失射雕，多少秦關堆白骨，幾人不負霍嫖姚？

話說王天寵擋住賊人去路，張廣因至本陣，山東馬瞻見問：「此是何人？」張大虎道：「這是我寨主王天寵，送信給侯爺。」成龍吩咐播鼓助陣，只見王天寵道：「賊人通名。」急先鋒通了姓名說：「你是何人？」王勇道：「我乃福建聚泉山公道大王是也。」特來拿你叛賊，蕭可龍道：「我與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原來他是湖北江夏人，康熙三十年的武狀元，出任雲南穿雲關的總兵，爲人性情太烈，代兵恩厚，八卦教開他名，常派人下書，請他入夥，俱被他罵回，後來八路都會總領十萬大兵，來取穿雲關，蕭可龍帶了二千兵，出關迎敵，只見吳恩領着四十八個賊將，在當中端坐一輛四輪車，頭帶三角白綾巾，身穿寶藍緞子道袍，外罩黃緞道氈，足下雲履，背插陰陽八卦旛，脅下佩太阿劍，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準頭豐滿，頰下一部銀髯，身後帶着小霸王楊勝、小常萬、楊平、金鐘無敵大將軍，曹天興、瘟黃人、葉守靜、鐵掌道人、馬齡、八臂道人、宣天化、九首真人、李長林、七星真人、杜玄真、五方太歲、李英，外有一百二十八家小會總，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蕭可龍一見吳恩這樣兵威，心中道：「這座關守保不住，便催馬上前，一擺紫金鎚說：『好叛逆，那個來與你家大人交手？』吳恩背後，小霸王楊勝一挺手中混鐵點鋼鎗，催馬來至陣前，大喊道：『蕭可龍早歸降，小霸王楊勝在此。』二人動手，直至日暮，難分上下，各自收兵，次日又戰，一連五天，吳恩一想，二虎相鬥，必有一傷，不如想條妙計，收這人罷，至第六日，便按兵不動，一連七天，一日打下戰書，請他決一雌雄，蕭可龍領兵至戰場，吳恩道：『蕭可龍山人領十萬大兵，要取雲關，不費吹火之力，你如不信，你來看。』伸手拉出八卦旛，對自己的兵一指，只見一溜青煙，那兵登時身死，便道：『我這個旛一動，你早死於非命，我甚愛你，不如早降，免受殺身之禍。』蕭可龍一聽說：『好妖道，我今要結果你性命。』吳恩就派楊勝、楊平、雙戰、蕭可龍說道：『只許生擒，不准傷他性命。』三人戰有一個時辰，吳恩故意鳴金收兵，說：『蕭可龍你不識好人，待你有急難時，再來投降，我必重用。』蕭可龍也不答言，便收兵。

回關叫城，只見城上一聲炮響，上面有無數官兵站坐，爲首一人，身高九尺，面如白玉，頭戴青泥得勝盔，二品頂戴花翎，說：「蕭可龍，你爲何反叛朝廷？我奉總督之命，特來拿你。」吩咐左右，把他的家口拿上，少時就把蕭可龍的父母妻子綁上來，他母親在城上道：「兒你因何反叛？連累老身。」只見城上一刀，把他家口殺了。蕭可龍一見，哎呀一聲，栽倒馬下，衆兵喚醒，把他扶上馬，蕭可龍道：「我赤膽忠心，反全家被害可慘，列位助我一臂之力，攻破這關，替我母親報仇雪恨。」那二千人馬同說：「願與兵主同死。」殺上關來。城上灰瓶炮子滾木雷石，望下亂砸，直攻至三更時分，二千人已剩不上一千人。蕭可龍無奈，吩咐撤隊，想望南再找安之處，只見對面有人說：「蕭總鎮，我奉八路都會總之命，前來接你。」聽說：「你家口全被清兵所害。」會總爺說：「必要替你報仇。」蕭可龍一聽，說：「你們隨我投降天地會罷。」衆兵丁走頭無路，一同降了天地會，見了吳恩，吳恩大喜，說：「明天我親自去攻關。」旁邊有陳武英道：「乞得精兵三千，我走馬取這穿雲關。」吳恩道：「也好，就命你去。」次日人報陳武英得了穿雲關，請會總爺入關，吳恩就命全軍入關，進兵楚雄府，蕭可龍歸順了天地會，原來取這穿雲關，乃是吳恩用的反間計，那日派了個小會總，帶三千人馬，扮做得大清武官，混進了關，把蕭可龍的家口拿住，就將關城緊守，多設滾木炮石，待蕭可龍一到，把他家口殺了，然後派人知會吳恩，這是蕭可龍無謀中了賊人之計，今天王天龍罵他叛國逆賊，把他罵急了一擺手中鎗，說：「好一匹匹夫，你既是好人，爲何爲寇？咱們來分個上下。」王勇就把雁翎刀一掄，二人戰有二十多回合，王勇急把手中刀一順，掏出一支鏢來，口中道：「我非與你戰三百合不可。」掄刀就刺，蕭可龍用鎗往上一迎，王勇把刀一撒，鏢正打中蕭可龍咽喉上，立刻身死。馬成龍一擺令旂，冲殺過去，又有謝祿、韓虎的八百飛虎兵，也冲入賊隊，安天壽方要收兵，官兵已冲來，敗回白龍潭去了。馬成龍也收兵回泥金崗去了，陸大帳發放軍情已畢，請王天龍進帳，馬成龍道：「久仰大名，今幸相會。」王天龍道：「足下奇才，爲蘇州保障，乃國家之福也。」二人落坐，成龍道：「方才兄台神威，殺死

賊將蕭可龍，小弟威佩之至，今有兄台在此，蘇州可保無妨，不知今天從何至此？」王天龍道：「我是從聚泉山來的，欲瞻顧大哥與張大弟，不想得遇大人。」成龍又給他引見一班英雄，張廣太又給王勇道謝，然後大家飲酒慶功，只見大旗一响，折爲兩段，成龍忙叫張郃、張化、附耳道：「如此。」二人依計，到營門外，東西兩邊，各有一百人在那裏吃酒，吃得高興，那邊來了兩個奸細偷瞧，安天壽敗下三十里，扎住大隊，查點軍裝等事，折了四千多人，并馬匹器械，大衆道：「兵主此事該當如何？」安天壽道：「你們吃了飯來聽令。」就把底營內的老隊調來，合成十萬人馬，傳令二更齊集，三更前往泥金崗劫營，成功就在今晚，又令人去探官兵虛實，內有一個小會總，一日能行七八百里，奉令帶了一個能走的步卒，前來哨探到了泥金崗一瞧，清營內兵丁都在那裏歡呼暢飲，營門開，聽內中有個兵說道：「今天咱們打了大勝仗，賊人不敢再來，我們這酒喝醉了睡罷。」二人聽了，回明安天壽，天壽大喜，這也是會總爺洪福，今夜一戰，定可把蘇州得了，想罷就傳令進兵十萬人馬，殺奔泥金崗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馬成龍炮打安天壽 張廣太水淹火龍街

詩曰：誰握兵符駐大軍，橋山龍去訣浮雲，營連一笑無秦帝，燕鼎重歸有樂君，南蔡真人初建極，玉門飛將敵空羣，聞雞試問烹雌婦，十載牛衣望紫氛。

話說安天壽領十萬人馬，殺奔泥金崗，早有探馬報與成龍知道，此時正在飲酒，聽報大驚，成龍說：「我自有道理。」便暗傳密令，把大隊調齊，他還與衆人喝酒談說，道：「人生有處死有地，他真說十萬兵來劫營，不費吹灰之力，保殺賊人片甲不回。」張大虎心中道：馬成龍有些鬼話，胡我們呢？今天我同王大哥死在這裏，衆人俱皆心驚，少時又有人來報，賊兵來此五六里了，成龍說：「我與衆位再喝兩杯罷。」王天龍道：「馬大人如未

預備，可速令隊伍撤回守備，此乃萬全之計，不知尊意如何？」成龍道：「王大哥你打我真沒預備嗎？我早不說，怕有奸細走漏，張三弟可快去收拾地雷的銀線，原來大帳面前，十二座小帳房，就安放地雷，裏面安着六十四個地雷，見賊人全軍來到，他命大隊望後一退，叫張廣大點放地雷。」只聽亂馬奔騰，賊人大隊殺進營來，張廣大忙把地雷點着，只聽咚的一聲响，打死的屍亂飛，後隊賊人，均望回跑，不敢從舊路走，怕有埋伏，就奔夾江小河口逃走，見那水不深，就赴水逃走，聽一聲响，上水望下沖來，把賊人淹死，不計其數，守備葛雲祥回營繳令，原來派他預先在上流，把水截住，次日成龍陞帳，派人把賊匪死屍掩埋，然後查點賊人軍械糧草等物，又派探子出去暗探，少時來報，神力王帶二十萬大兵，離此不遠，城內的官，都迎接去了，成龍就命呂慶守營，自帶衆將去接王爺，只見旗旛招展而來，衆文武皆去稟見，原來倭侯爺入都，見了神力王，細稟江蘇情形，神力王奏上一本，康熙老佛爺，也得了浙江福建的警報，便傳旨命神力王統精兵二十萬，振威將軍屠海爲副將，倭克金布協理營務處，伊哩布爲提調，兼贊參大臣，王爺傳令，知會山東直隸提鎮，帶兵至王家營會兵，是日齊集，水陸並進，這日到了蘇州，衆文武接時，王爺問：「那裏好扎營？」知府吳成回道：「五鬼莊地方寬大，可扎營。」王爺就令扎五鬼莊，把營扎好，神力王傳馬成龍進見，泥金崗戰將，一齊參見，回明大戰，天壽蕭可龍，及地雷打邪教之事，把功勞簿呈上，王天龍也見着倭侯爺，二人各叙別後之事，內中有胡忠孝一班戰將，也出來與成龍們叙談，少時王爺陞帳點名，衆人上了大帳，只見營中傳事官，上帳稟道：「有一個少年男子，姓鄒，口稱有秘密公事要進來，軍帳們擋他不住，就把他捆了，他說來救咱們的性命，故不敢不上回王爺得知。」神力王道：「把那男人帶上來。」那男子到了大帳，給王爺叩頭說：「請王爺急速移營，少待一刻，合營休矣。」又給伊大人叩頭說：「奴才請大人的安。」伊大人道：「你是誰？」那人道：「奴才就是伏侍大人的六吉兒。」把在桃柳營被水沖去後，幸虧抱往一根木頭，順水漂至岸邊，有人把我救起，帶到一個店裏，問我是幹什麼的，我不敢說實話，說：「我

是跟官的，被水冲至此處。」那人就勸我入天地會，我假意依從，一天有蘇州知府，進京引見，店中救我那人叫張成成，荐我跟那知府，我想同他進京，就可回家，那知他是引見回頭，也是造的八路都會總的兄弟，這裏他早安放地雷，共有二十四個大火炮，今天派奴才到龍王廟點放，奴才也是大清子民，焉能做這樣逆事，故此特來送信。」王爺聽了，忙傳令撤隊至泥金崗，又令張廣太領五百馬兵，同鄧喜到龍王廟內，把奸細拿來，廣太領令。同六吉兒奔至龍王廟，廣太就先把廟圍了，自己拉刀，同六吉兒進了廟，只見有五六個人，齊說：「總管來了。」此刻就點大炮，還是等晚上點，張三大人，過來一刀，把那剝死，那五六個人，就往外逃，外面進來官兵，把那五六個人拿住，六吉兒領了廣太到大殿，把桌拉開木板，用力起下來，派兩名提總，帶二十人下地道，先把那地雷藥線子，用刀剝段，又把竹竿等物起出來，然後將六人帶回大營，訊問明白，梟首示衆，又派人去提知府吳成，那知他已聞風逃走，回來繳令，王爺又把泥金崗衆將功勞簿查清，專摺出奏，將本地官兵，留下守城，武將隨營聽用，又派探馬出去哨探，過了數日，聖旨下，馬成龍陞受軍機處記名，簡放總兵，馬夢太以副將記名，張廣太以總缺出題補，隨營衆將，俱加級，兵丁賞三月錢糧，大家謝恩畢，王爺移營白龍潭，有探馬來報，賊人在西海岸，獨龍口扎營，臨近宜興州縣，俱被賊人所佔，王爺一聽，心中煩悶，所統陸軍，不能水戰，欲立船廠，造戰船，伊大人說：「若待造船，必須三五年。」賊人的勢，就養大了，王爺道：「你有什麼主意？」伊大人道：「此時令本地官，發價購買蘇松常鎮四府的民船，半年工夫，就可成功。」王爺道：「甚好，就如此辦。」見倭候爺進來，說：「我有一個朋友，叫王天龍，聽王爺要戰船，他愿獻五百隻虎頭舟，并一百萬銀子，三個月內，可以交來。」王爺道：「好極了，給我叫他進來。」王天龍就同候爺見了王爺，他照樣說了一遍，王爺說：「你去罷。」王天龍果然三個月，把船銀交來，王爺甚喜，保他做官，他道：「民子福薄，不能得國家福祿，王爺如要用我，萬死不辭。」一日，王爺問誰去探賊，衆將無一敢應，王天龍道：「若派一人相幫，民子愿往。」王爺道：「你任挑選。」他道：「馬成龍同我去罷。」

「王爺令成龍同往。」王天龍揀了一隻快船，請山東馬上船，少間山東馬在前，馬夢太在後相送，他一見王天龍道：「你那害我苦了，我最怕的是水。」王天龍道：「不要緊有我。」山東馬的跟人拿上一罇酒，王天龍問：「是什麼？」他道：「是我的命根子。」對夢太道：「我要是死了，你去罷。」夢太道：「但願你馬到成功。」說罷分手而去，成龍一望江中滾滾滔天，甚是害怕，便道：「船一翻，就沒命了。」衆水手道：「行船最忌這一句。」不知王馬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二龍哨探西海岸

王爺兵伐湘江口

詩曰：江南好風景，最眼認依稀，銜尾水鳧小，潑鱗霜鰓肥，遠波停思客，疎影淡征衣，回首蒼澤夢，何時穩釣磯？

話說馬成龍在江船上害怕，只見王天龍換了水衣水靠，頭帶分水魚皮帽，油綳窄袖短汗褂，油綳連襪中衣，把三節鈎鑊鎗，放在一旁，就命開船，拿了一罇酒，與成龍喝着，水手挂起風帆，只奔西海岸進發，天龍喝着酒道：「馬大哥一件事，在營內人多，我不敢說，今天出你之口，入我之耳，你把震胡拳傳授我罷，我聽張二虎說，你這拳有三十六路，分十手，咱們今天開心，你教給我罷。」山東馬一聽說：「我那裏會什麼拳脚？我那時是與他鬧玩的。」王天龍道：「你要是不會，如何成這樣大名，你這人真利害，今天你不教我，我就打你急了，自然要把能耐放出來。」說罷，照成龍臉上就是一掌，他道：「你別鬧了。」天龍也不答言，一連七八掌，把他可真打急了，便道：「你敢欺負我嗎？我不與你干休。」一拉大環刀，就剝王天龍忙望江中一跳，山東馬道：「快救人，他尋死了。」只見王天龍從水內出來，說：「我不跟你鬧，上船來。」來給成龍陪罪，二人正說話時，只見水面上直冒水泡，兒成龍你還是什麼？王天龍說：「水裏有賊，我下去瞧。」把三節鈎鎗一拿，跳下水去一瞧，從正西來了，一百多

個水賊爲首賊人，懷抱蛾眉刺兩把，王天龍瞧着賊人，就是一槍，那賊人也用兵刃來刺，他二人在水內交手，那賊人望水上一鑽，用蛾眉刺貫頂就刺，二人在水面交手，有時在水上露出頭面，成龍一瞧，說：『好像伙，把腰中帶的唾壺兒，照准賊人，就是一唾壺，正打在賊人面上。』被王天龍拿住，扔上船上，他仍在水內，照着水卒一槍一個，扎死不少，他才上船，見山東馬正審，問那個賊，原來這賊就是在黃河挂印逃走的水道台任永傑，山東馬認得他，便問他道：『任永傑，你帶着那些賊人，做什麼的？』任永傑道：『昔年我不願做官，在這裏打魚爲生，方才是我在水裏捉魚，他與我動手，我當是水賊，不知是你，你我是故人，把我放開。』成龍道：『你別裝着玩了，早已知你是一個教匪，你實說來，吳恩有多少人在此？』任永傑道：『我一概不知。』山東馬吩咐水兵道：『你們一刀披他的肉，不准割五錢重。』大家刀把任永傑批死了，天龍道：『咱們開船走罷。』成龍在船頭上，抬頭一看，前面山上起了一派青煙，直逗九霄，成龍這是甚麼緣故？王勇道：『這山上燒窯。』船已過了幾度山頭，走了一夜，次日到了西海岸，只見旗旛招展，正西有無數賊兵，當中一杆白八卦旗，有一輛四輪車，坐着一個老道人，頭帶八寶白綾冠，髮插白鸞翎，身穿淡黃色道袍，白鞋雲巾，背上斜插陰陽八卦旛，手執太阿劍，面如玉，頰下一部銀髯，面前六個道童，手執提爐，兩旁排着四十八個老將，王勇看罷，對山東馬道：『咱哥兩通個姓名，與他二人便各通姓名。』吳恩一聽，說我山人聽取回人說：『你在泥金崗，很爲英雄，我甚愛你，爲何不早投降，作開疆展土的功臣？』又道王天龍，你騙我一百萬銀子，你及早歸降，免得動手。』旁邊衆賊道：『祖師爺用八卦旛，把他們打死了。』吳恩一回手，把陰陽八卦旛拿着，對王天龍一幌，一溜青煙，奔他山門而來，王勇一見，跳下水去，山東馬說：『不好！』就撲咚一聲，倒了船上，水手連忙曳起蓬帆，把船開走，王勇也由水中跳上船來，一見山東馬躺在船上，直嚷好像伙，要了我的命，王勇道：『馬大哥，你別裝死了，起來罷。』他起來與王勇說話，原來吳恩的八卦旛並未打着二人，成龍是嚇倒了的，二人回來，見了王爺，回明拿住任永傑之事，又將賊人的情形述了。

一遍，王爺聽了甚喜，說：「本爵回京，必保義士，名垂千古。」王勇道：「子民並非爲名利起見。」王爺傳令，明日發兵，次日天明，衆人乘了戰船，直奔西海岸進發，山東馬與瘦馬同坐一只船，二人正在吃酒，馬成龍忽然兩眼發直，伸手拉出大環刀，照夢太就是一刀，夢太躲開說：「你瘋了，爲何殺起我來？」成龍把眼一瞪，一陣冷笑，說：「好個妖道，我來結果你性命。」口內亂言不住，夢太一見不好，忙命人去請侯爺，少時候爺來，先把他刀奪下，又命人給他診脈，說：「馬老弟，他是得的驚嚇傷寒，吃兩帖發散藥，就好，我且回稟王爺去。」這一日到了西海岸，上去一看，並無賊人，王爺領兵上岸，一面派人哨探，一面命人在賊人扎營之處，刨挖，自己進獨龍關城，見街上人煙稀少，十分冷淡，就留下五百人，派張廣太在此署理總兵，山東馬在此養病，王爺吩咐已畢，只見探馬來報，賊人到湖北湘江口，王爺吩咐進兵，大兵去後，張廣太往總鎮衙門，把成龍安在書房內養病，另派兩人服侍，自己每天下教場操兵，那本營守備藍亭秀，千總周玉山，把總謝得安，三人俱是行伍出身，那藍亭秀家傳花鎗，本領甚高，廣太要跟他學，他也願意，故二人常在一處練習，不覺到六月間，成龍也漸好了，到正月裏，每日給他一小碗粥吃，他本貪食，吃了就餓，要之不已，伺候的奉廣太之命，不准多給他吃，一日他問廚房在那裏，自己就扶着一根棍兒，找到廚房裏，刀勺亂响，原來是廣太請藍亭秀吃春餅，成龍進去一看，裏面放着好些菜，他就把肉絲炒黃韭菜薄餅，一連吃了五捲，自己又拿過幾捲，放在旁邊，廚子瞧着不敢言，忙到廳報與張三大人，可巧今日操完，要點名放餉，此時尚未回來，廚子正在亂找大人，只聽有人說：「大人點過名回來了。」三大人進來，更衣，廚子便上來回稟，廣太開言，連忙同到廚房，只見他吃得高興，便過去把他手內春餅奪下來，說：「馬大哥，不是我給你吃，怕你把病吃反復了。」廣太着急，只見外面差官進來，說：「回稟大人，探得獨龍口四十里之遙，有五萬天地會賊兵，殺奔西海岸而來，請大人急速調兵防守。」不知張廣太如何退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山東馬獨龍口養病

養鐵蓋藤羅營投軍

詞曰：王孫去不遠，馬足共車輪，萬里連天色，終年出塞人，幾經金海雪，不見玉關春，昨夜寒塘夢，相思愁白蘋。

話說差官稟報張廣太，有天地會帶四五萬賊，殺奔獨龍口而來，廣太忙至外面，發下探馬，前去哨探，這時姜玉自江蘇副將衙門來見三大人，說：「嬌母已搬在王協台前院，叫我問還是就住那裏，還是搬在這來？」廣太道：「此時議到這件事，目下賊匪來搶此關，這裏就是五百兵，五百只船，若把此處一失，戰船保不住，王爺的歸路，就被賊截住了，再你伯父馬大人身病反復，不知何日得好，倘此被賊攻破，你馬伯父必不能免，我派四人同你把馬伯父搭到船上，送到蘇州去，我這裏能仗天子洪福，把賊人打退了更好，倘有不幸，你就把家眷送到西河務，你快搭你馬伯父去罷。」姜玉同四人到了書房，只見馬成龍病躺在床上，昏迷不省，四人上來扶他，他把眼一睜，睜開說：「你是誰？」姜玉道：「是我外面有三四萬賊人來搶此城，故請你老人家，同我逃上蘇州去。」成龍道：「拿我的刀來。」姜玉一回頭，那四人已不知去向，自己又扶不起他來，他又不能走，無奈拿他的大環刀，說：「馬伯父咱們死在一處。」只聽外面一片殺聲，話說：「張廣太帶領藍守備千把總，與五百人馬，在獨龍口正西列隊。」只見無數賊兵，殺奔前來，當中為首賊人是老會總任山，自福建會館逃至峨帽山，奏明江蘇之事，吳恩起兵攻湖南，此時命他管糧台，只因王爺兵至湘江口，在北岸扎營，賊人在南岸，相持兩個多月，王爺暗渡湘江口，殺入賊營，吳恩就退入襄陽，大眾商議道：「神力王兵已過江，早作準備。」任山道：「願領精兵五萬，我有一計，使他首尾不能相顧。」吳恩問：「有何計？」任山道：「願領精兵五萬，進征獨龍口，截住他的糧，台歸路兵無糧則亂，那時一戰成功。」吳恩道：「此計甚妙。」於正月初六日，派任山領兵五萬，道：「進攻獨龍」

口。』今日到獨龍口西村，只見張三大人，列着隊伍，任山命先鋒鐵鎗將出陣，只見赫大龍騎一匹烏錐馬，手執軋油錘，甚爲雄壯，來至陣前，大喊張廣太快來與我分個上下，張三大人自己挺鎗出馬，旁邊藍秀亭說：『待我去拿他。』說罷，催馬奔至陣前，赫大龍道：『來者可是張廣太？』藍守備道：『我乃獨龍口守備藍秀亭是也。』賊將通名，赫大龍通了姓名，論鎗就打二人動手，戰了十數回合，賊人一鎗把藍秀亭結果，馬下這邊千總吳永太把總周得凱出去，也被賊人所殺，衆官兵一見，心驚膽怕，張三大人把花班豹一催，大喝道：『我來拿你。』拈鎗就刺，賊人問了姓名，便道：『廣太，我正要拿你，與侯會總報仇雪恨，三大人本來馬上就不成，今天是我急了，拚命與賊人交手，挺鎗就刺，賊人用鎗往外一磕，那杆鎗嘍的一聲，出去有四五丈，廣太一回馬頭，望南敗走，賊人催馬趕來，喊道：『張廣太你往那裏走？』三大人頭也不回，正在危急，見前面有一道溝阻住，溝南有一顆大松樹，溝寬有六七尺，馬不敢往那邊跳，回頭一看，賊人只隔四五丈遠了，三大人急逗一縱，那馬望南一竄，前腿過去，後足陷入泥中，賊人一見大笑，說：『張廣太你還望那裏走。』只見大樹內大吼一聲，竄出一位英雄，說：『賊人休傷我家鎮大人，待我來拿你。』說罷，一挺手中鋼鎗過來，先把馬拉上去，一縱身跳上溝北來，照賊人前心就是一鎗，賊人連忙招架，二人殺在一處，三大人在那裏定神，心中道：『此人好俊本領，不知他如何認得我。』却說救張廣太的這個人，就是在那那台縣與山東馬瘦馬在店中分手的高傑，自夢太給五十兩銀子，他想回家，又想家中無事，就往浙江來了，那一天到了這裏，銀子也用完了，只剩了一百多錢，他也餓了，見有一個挂簾的小店，他就進去，見那掌櫃的約有五十多歲，身穿藍布衣服，高臉有幾根鬍子，見他進來，便道：『來了嗎？』高傑道：『來了。』他這店管煮飯嗎？我給你一百錢，須管我吃飽，說着把錢扔過去，掌櫃的道：『給你一片烙餅吃，够不够？』他道：『飽了就够了。』那店家沒聽明白，就給他烙餅，心中說：『除去店飯錢，還多好几錢。』又來了幾個作小本生意的，也要吃餅，那店中就是一人，先給得了三斤高傑拿着就吃，別人也不知

道是烙給誰的，掌櫃只顧忙着烙餅，那裏照應得到，他又烙得兩張，一回頭那邊又短了四張，問時，大家道：「看不見這大漢吃着嗎？」掌櫃的道：「你是一斤，爲何吃二斤，你別吃了。」高傑道：「我還沒飽。」大眾道：「你多買些麵就吃飽了。」外面進來一個朋友，放下餅去，讓人高傑拿着就吃了，那人一回頭，見他已吃完了，說：「你爲何吃我的餅？」高傑道：「你不吃，放在那裏幹什麼？我吃了與你無干。」店家道：「你一人家的，還說與人無干。」高傑道：「我已吃了，你拿刀把我肚子割開，掏出來罷。」那人道：「不必和你吃了。」高傑躺在坑上睡了，次日住店的都走了，高傑才醒，說：「店家你給我預備什麼吃？」店家道：「你何不到大街練把式，弄些錢回來再吃。」高傑道：「有理。」就出店到了十字街人多處，在當中一站，把那方樣子一擺，說：「來你們瞧我練一回。」便把房椽使動如飛，招了好些人來，看他練完了，大家給扔了不少的錢，他把錢拾起正要走，只見來了一人，伸手拉住高傑，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猛高傑一鎗定西海

許都聞鄉勇退賊兵

詩曰：芳草天涯是故人，一番相見一番親，曾經舊識難爲別，又惹新愁到此身，卿若有情應入夢，我來何處更尋春？繁華綉出東風影，說與三生未了因。

話說拉住高傑那人，年約二十多歲，身穿青布綿袍，藍呢馬褂，說：「朋友我由此過主人，瞧見你叫我喊你到家中練去，若是真好，必定多給你銀子。」高傑遂把地下錢拈起來，就跟那人望北走了不遠，見路北有座大門，裏面的家人站在那裏說：「你把賣藝的叫了來。」那人道：「叫來了，你先進去回一聲，我隨後同他進去。」二人在門房望了一回，有人出來說：「叫賣藝的進去。」高傑跟那人進了屏門，見裏面廳房，東西配房，院子寬大，脚下有一張椅子，上坐一人，年約四十外，面如白玉，重眉大眼，身穿銀灰摹本緞子袍，天青緞子馬褂，足登粉底

官靴，那人道：「賣藝的你是那方人，姓什麼？」高傑把自己家世說了一遍，那人問：「你練過什麼功夫？」他道：「十八般武藝，我多練過，我先練一堂你看。」說罷就把房椽子練起來，練完了，那人看了甚喜，說：「我荐你當兵，你可與不可？我姓張名文全，是此地武營教習，我見你直爽，我與你給爲兄弟，你意下如何？」高傑道：「我不推辭，你是大哥。」張文全大喜，二人給拜過了吃酒，此時高傑福至心靈，說話比前強多了，次日張文全帶他到了本營，都司衙門去，見了都司許景義，許大人見他武藝出衆，就放他當什總，他就這藤羅營，當這分差使，常帶兵出哨，查拿盜賊，這日帶了人出來，正在大樹後歇着，見有逃難之人，說：「天地會賊人來搶獨龍口，與張三大人交了仗，只見張廣太從正北敗下來。」衆兵道：「張大人敗下。」他道：「我去救他。」把三大人的馬拉上去，就跳過河，一擺手中鎗，說：「高傑在此。」挺鎗就刺，赫大雄見他鎗來，用手中鎗往外一磕，哧的一聲，正中赫大雄左膀，將賊人挑於馬下，高傑把馬拉住，翻身上馬，說：「張大人同我去殺賊。」說着一催烏驢馬，直奔到獨龍口，賊隊殺來，却說任山正等赫大雄來去攻打城池，那知馬回來，人換了，只聽一聲喊，說：「好大膽的賊人，我高傑來也。」照任山就是一鎗，賊隊一亂，衆賊齊來，把高傑圍在當中，張廣太已歸本隊，連忙傳令，冲殺過去，自己一馬當先，把刀亂砍，煞奈賊兵勢大，官兵人少，正在困乏之際，只見正南一聲炮响，兩杆大旗，當中有一位帶兵官，年約四十外，黃面黑鬚，頭帶青呢盔，後跟有一千人馬，來者正是藤羅營許大人，今探得賊人攻打獨龍口，就知會二十九個村莊的紳董，集了一千團練來救獨龍口，殺入賊隊，任山見有生力軍殺來，忙令退兵，張三大人亦不敢深追，鳴金收軍，與許大人會合，廣太道：「若非黃兄前來救助，我這五百人豈能敵住五萬賊人。」許大人道：「標下理應出力報效。」廣太又道：「這黑大漢是什麼名字？許大人把高傑出身姓名。」說了一遍，說：「大人要用將他留下。」廣太道：「甚好，黃兄請速回去，恐有敗下賊人，擾亂村莊。」許大人就領人馬，告辭而去，廣太也同高傑回城，只見從城內出來有五千大隊，仔細一看，原來是張大虎領了船上的水兵來救助，二

人和見廣太把得勝之故，述了一遍，張大虎甚喜，就令水軍仍回船去，自己回鎮台衙門，姜玉出來說：「三叔得勝回來了，真社稷之福，馬伯父一急，此時出了一身汗，睡着了。廣太同張大虎高傑姜玉來至客廳坐下，令人到戰場上，尋找藍守備尸首，又命高傑理營守備，行文告知上峯，念高傑救命之恩，就與他結爲生死兄弟，四人開懷暢飲，日落方休，四人同到馬成龍房內，見他方才醒睡，廣太道：「大哥好了嗎？」成龍道：「好。」今天姜玉在此，問了打仗的情事，廣太就把高傑相救殺賊之事說了，成龍一聽道：「原來是你呀！」高傑過來和他談了一回別後之事，四人齊道：「你歇息罷，我們也安歇了。」出來派了姜玉，夜晚在城上各處巡查，次日張大虎回船去了，有把藍守備尸首找到，兩個千總的也找到，三大人命買棺收殮，給三人家中報信，又命姜玉把家眷接來，成龍的病也好了，到立夏後，他身體復原，三人沒事，就在一處講論武藝，這一天炎熱，成龍與廣太乘涼下碁，忽報有神力王營中的差官要見，廣太問：「他姓什麼？」回事人說：「他姓馬，名叫夢太。」二人一聽，連忙出去迎接，一聽夢太不是先前的樣子，又黑又瘦，一見三人出來，高傑先迎着說：「小子你也來了嗎？」夢太說：「你這匹夫，還是這等粗魯。」說着四人互相請了安，大家來至客廳，落坐獻茶後，廣太問道：「王爺與賊人打了幾回仗，目下湖北軍情如何？」夢太咳了一聲道：「一言難盡，你們弄的水我洗臉，快給我備酒，喝着細告訴你們。」廣太就吩咐伺候，少時夢太洗好臉，四人歸坐吃茶，夢太道：「大哥三弟，你們問王爺兵下湘江之事，這話就是了，王爺統大隊殺到湖北地面，賊人把住湘江南岸，王爺在江北扎營，一連開了幾次兵，俱不得利，至今春正月初二，王爺用計，暗渡了南岸，打了一個勝仗，吳恩在襄陽城內過年，這些賊兵，是他的兄弟吳德、吳慶，統領他們，被王爺殺敗，俱逃至吳恩那裏，王爺追到那裏，離城五里，扎下大營，過了兩三天，妖道打下戰書，定於正月十五會兵，那日王爺出了三成隊至戰場上，只見妖道領着有四五萬賊兵，無數的賊將出來，王爺一看，問何人當先將妖人拿來？」胡忠孝接了令，催馬奔至陣前，把馬一勒，橫鎗大喝道：「吳恩快出來，與我較量三合。」吳恩

一看說：『那想出陣把清將拿住，』旁有前軍會總董明遠說：『我去拿他。』催馬搖鎗，奔胡忠孝而來，二人通了姓名，賊人舉鎗就刺，胡忠孝用鎗相迎，二人鬥了三十個回合，一鎗把賊人刺於馬下，賊隊中姚文華一聲喊道：『待老夫來拿。』忠孝一看，來的賊人年約六十外，天地會的打扮，面似紫霞，掄着金背大砍刀，至忠孝面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神力王襄陽城慶兵

衆英雄八卦旛殞命

詞曰：成樓殘月逐征鞍，聽鼓猶管夜應官，好友聯吟因入夢，清時行路久忘難，曾歌北塞憐王粲，再出東山婉謝安，此去不愁塵鞅苦，迎人黛色秀堪餐。

話說胡忠孝正在陣前，要與賊匪先鋒姚文華動手，姚文華一刀一擺，照定忠孝就是一刀，忠孝急急架相迎，二人大戰多時，不分上下，王天龍出來一鏢，把姚文華打死，忠孝回馬報功，吳恩一見，跳下四輪車，待山人用法術拿他，手執太阿劍來至陣前，王天龍嚷，胡忠孝回了本隊，一擎雁翎刀，與妖道動手，吳恩恨王勇入骨，說：『小輩，山人定要結果你性命。』掄劍就刺，王勇閃開，二人戰了三十多合，吳恩用八卦旛一指，王天龍立刻栽倒，顧煥章一見，忙出去救回本隊，周恩合龍二人出陣，也被妖道八卦旛所傷，一連出去幾位，俱皆陣亡，倭侯出去，與妖道動手，被他一劍把棍棒削爲兩段，敗回本陣，一連敗了清營四十八陣，王爺兵退湘江岸，想調馬成龍，怕他病未好，至三月底，派夢太去調山東馬，且說王勇中八卦旛之後，渾身無力，多虧倭侯爺的奪命仙丹，吃了幾粒才好，王爺陣亡二十多名大將，王爺吐血，無計可想，命夢太去調成龍，說：『如他病未痊，就調大環刀，給顧煥章用好，拿妖道。』夢太至獨龍口，見了成龍，說了一遍，成龍說：『甚好，張三弟給我排上香案，我要祝告寶刀，保佑我此去，把吳恩拿住，殺退賊兵。』說着，穿了衣服，供了寶刀，跪下磕頭道：『刀呀，你是聖上賜我的，你這一去，如是妖

人的寶劍對手，你在鞘內作聲，給我個頭應，如不是他對手，就不動。」說着叩了四個頭，只見那刀連响數聲，成龍大喜，把刀收了，入席吃酒，高傑說：「我跟你二位去見那吳恩，有多大本領？」夢太道：「你且同張三弟在此守城，王爺調你再去。」次日二馬告辭動身，張廣太高傑送出十里外分手，二馬在路上，曉行夜宿，到了一座鎮店，離大營只有四十里，夢太道：「咱們今天趕到營，就不早了，不如在此休息，明天到營見王爺罷。」成龍道：「也好。」二人一看路東有座客店，上寫天和棧，二人下馬打門，小二開門問道：「你們是那裏的？」夢太道：「我們是大營的差官。」小二就讓二人進店，把馬接過去，讓二人到東上房，把衣服脫去，洗了臉，成龍到外間一看，牆上有牌位，上寫臨敵無懼勇冠三軍馬成龍之位，他道：「這是何故，便問小二，是何人供的？」小二道：「是我東家供的，他說現今王爺調他去，我們百姓盼他來，把賊兵打退，我們都供奉他，如若打了敗仗，就把他牌位扔在尿池裏，大家拿酒澆他。」成龍一聽好傢伙，依我說不必供他，也不必澆他，夢太聽了甚樂，說：「大哥進來喝酒罷。」成龍進房吃酒談閒，天色已晚，二人即此安歇，夢太不曾脫衣，成龍脫去，枕了大環刀，二人睡到二鼓，夢太正說睡話，說：「好賊人，我把你宰了。」只聽外面一聲响，原來小二端着一盆水，走窗外過，一嚇把盆一鬆手，扔在地下，次日起來，成龍道：「老兄弟，你把我的寶刀拿到那裏去了？」夢太道：「我沒拿。」成龍一聽說：「一定是被賊人偷去了。」夢太道：「我不信，我看賊是由那裏進來的。」抬頭一看，東窗台上放着一張字柬，伸手拿過來，給成龍一看，是一張紅單帖，上寫：「盜刀者乃四路會總吳慶是也，如要此刀，或王天龍願換章二人，到襄陽城換回此刀。」成龍看完喊了一聲說：「我這口寶刀，被敵匪盜去，老兄弟你有什麼主意？」夢太道：「咱們見了王爺再說罷。」原來是江蘇知府吳慶，他是五鬼地雷未成功，實在無趣，這一天在吳跟前，討了一支令箭，扮差官去探清兵虛實，就帶了四個人，到新平鎮，住在這店隔壁三元店內，聽說隔壁住下大清差官，心中道：不知是上那裏去，等了夜晚換上夜行衣，越過牆至天和店東上房後窗下偷聽，見二馬睡熟，回手把窗欄支起，進

屋一瞧，兩人俱睡在床上，就上成龍枕邊，把刀抽出一看，光華奪目，甚是驚人。他掄刀要往下剝成龍，夢太說：「我把你這賊，給宰了。」他這一句睡話，嚇的偷人自東窗逃出去，又聽前窗外一响，就伏在牆下不敢動。一想我何不先將此刀拿去，又想給他留個姓名，隨身帶有紙筆，就寫了一個字兒，仍進房內，然後回店，帶了跟人，連夜回了襄陽。夢太道：「今把刀一丟，王爺必治他罪，還指望這口刀敵吳恩，這事如何是好？」成龍道：「咱們且喝酒，你交令，你回你的帳，我見了王爺，我自有的說，要酒菜吃。」二人吃完了酒飯，算給了店錢，二人出店上馬而去，到了大營，二人下馬，營內好多人馬來接馬成龍，有的說：「馬大人好了，合營之內，多盼想你。」夢太到號房，稟報王爺，只見王爺擂鼓陞帳，夢太進帳，給王爺請了安，說：「參將奉令，把馬成龍調來交令。」王爺吩咐把馬成龍叫進，夢太出大帳去了，成龍進帳，先給王爺磕頭請安，王爺甚喜，旁邊賞了一個座兒，說：「成龍你好了，真耻稷之福，你坐下罷。」他說：「王爺在此，不敢坐。」王爺道：「你坐下好說話。」成龍謝了坐，王爺道：「你的刀呢，拿來給我看看，你如敵得吳恩，我必保你重用。」馬成龍道：「王爺你要問那刀，乃是當年白大將軍拿杜雙印之時，得的進呈，聖上賜我，我無福，昨天在路上，忽在鞘內作响，化了一龍飛了。」王爺道：「豈有此理。」成龍道：「鞘子還在請看。」王爺一聽，大怒，說：「好一個馬成龍，我必殺你，先拔令箭一枝，插在中軍帳上說：『勿論什麼人，要是給他求情，先斬首號令。』」兩旁一聲答應，左右即把馬成龍綁出營門，鼻首號令，就把馬成龍綁了，王爺又命傳馬夢太進帳，不知成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神力王怒斬山東馬

雙俠客智進襄陽城

詩曰：千軍直指襄陽城，五色旌旗耀碧空，計日馬能操勝算，反風天特顯奇功，時探賊巢來豪士，刀歸故主護總戎，會匪如蠅防甚密，敵樓影裏萬燈紅。

話說王爺把馬成龍綁出帳外，又傳馬夢太。此時馬夢太正在後面與倭王爺王天龍說起在半路丟刀之事。侯爺一聽說：「馬爺若知道，必要見罪成龍。」正說之際，聽見王爺令下，叫馬夢太嚇得馬夢太戰兢兢，走至大帳，見王爺怒氣沖沖，說：「馬夢太成龍的刀，丟在何處？」夢太說：「參將實不知道。」王爺說：「有枝令箭，去把馬成龍的首級抓來，本爵要看，不敢抗令，接了令來。」心中說：王爺雖是令下，我如何能去殺我拜兄，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剛出大帳，他自己一運氣，騎在不能轉動，那個當差之人，回稟王爺說：「馬夢太躺在地下，口內噴出鮮血，不醒人事。」王爺就派隨營的官醫給他來調治，又派一員武軍官穆再田，接了令箭到了外面，方欲出營，見自那邊來了一個人，臉上蒙着一塊白紗，伸手把穆再田的手中一枝令箭奪去，就走，穆再田就嚷說：「反了，擅敢奪我之令箭。」復又進帳，把此事回稟王爺，王爺動怒說：「這個東西，好大膽，派了人去查，給我斬首，號令衆帶兵的總領提鎮協鎮，一同下去查問。」回來都說：「沒有。」只聽得外邊有一個人，口中說：「冤枉。」王爺一聽，吩咐把外邊喊嚷之人帶來，衆差官早就把那人抓住，帶上大帳跪下，給王爺叩頭，王爺一瞧，那個人年約二十多歲，有酒糟鼻子，赤紅臉，身穿灰色布單箭袖袍，是一個當兵的樣子，跪在那裏，說：「王爺，我罪該萬死，容我先說完了話，然後再殺，我是中右營的兵，多倫太，因為王爺辦事不公，要斬馬成龍，馬成龍他在興順標店有救駕之功，堵禦黃河，防守蘇州，累立奇功，今天雖則失去寶刀，須要念他的前功，也不可殺他。」王爺一聽，說：「這混帳東西，我本應斬首，號令，我念你在營有功，拉下去，給我重打四十棍，插耳箭游營。」兩旁一聲答應，說：「遵令。」拉下來，着多倫太，就是四十鴨嘴棍帶出去遊營，只見從外面進來一個人，恰是倭克金布侯爺，跪在王爺臺前磕頭，說：「求王爺格外施恩，兒臣有下情告稟。」王爺說：「你有甚麼事？」倭侯爺說：「兒臣不敢給馬成龍求情，無奈馬成龍罪本當死，求王爺開恩，暫饒他三天，兒知那寶刀已被那吳慶盜去，有字爲憑，我夜去襄陽城，將那大環金絲寶刀盜回來，如若三天內，盜不回大環金絲寶刀，那時王爺再殺馬成龍也不遲。」神力

王本是愛惜侯爺，又念馬成龍前次屢立奇功，說：「侯克金布，自此之後，永不准你再給別人講情，我暫把馬成龍押營務處，第你三天內，如不能盜回寶刀，那時定要殺他，下去罷。」又傳令把馬成龍交營務處看管，侯爺下去，回到自己帳房內，有伺侯他的底下人四五名，齊說：「接侯爺。」侯爺到了大帳，叫人辦菜蔬，自斟自飲，喝了一杯酒，見王天龍進來，說：「恩兄，你爲何今天煩悶，是因何故？你說我聽。」原來方纔奪令箭的，就是王義士。」侯爺一聽，你這個東西，還不給我的，什麼人擅敢與我論兄弟，你急速快給我出去，若要不然，我定教人把你捆上，送交營務處。」王天龍本是足智多謀，一聽這話，心中便說：我與恩兄知己之交，萬不能絕情斷義，今天所說這一段，其中定有情理，我先出去，再作道理，想罷，回身到了外面，站立在窗櫺外，聽見裏面侯爺那個跟班劉福在旁說：「侯爺，你就不念朋友之情，爲何說這樣無情的話？」侯爺說：「劉福，你不知，我乃拜弟王天龍作事慷慨，倘若知道，我今夜入襄陽城去盜大環金絲寶刀，你想他兵隊中妖人的八卦旛怎好？那時焉能行的了，還有一件，我一人進去，焉能回轉，不過是聽天由命，如盜不回寶刀，那時我也先死在賊人巢穴之內，我今天與王天龍一翻臉，他一氣就走，我死之後，他不想給我報仇，我真是與他久有交情，你明白了。」王天龍在外面一聽，轉身進了大帳，說：「恩兄，你不必這樣說，我都聽見了，我今天要同兄長到襄陽城前去盜刀。」侯爺一聽，說：「罷了，既然賢弟要去，劣兄也不攔你。」二人收拾齊備，王天龍說：「咱們也扮做天地會八卦教的模樣，咱們也反搭二鈕扣，腰中白布纏，二人正要走，見馬成龍、馬夢太進來，成龍說：「我謝侯爺，但願一去，神佛保佑，把那寶刀盜回來纔好。」叫跟人去買香，來對天禱告，神靈暗助二位一臂之力，侯爺說：「賢弟不必如此。」說罷，二人各帶了一口單刀，出離營門，一直奔襄陽城，離城不遠，只見城上衆賊，都弓上絃刀出鞘，號火齊明，都是把住那梁口，望下面瞧，怕有清國的英雄前來探，侯爺與王天龍一瞧，說：「不好，你我二人怕進不去，不知如何？」二位英雄正在那裏發愁，也是天意湊巧，一陣旋風，刮的甚大，二位英雄趁着馬刀，爬上城頭，那些匪會

被土一迷眼睛，二位英雄早到城頭，大眾賊人也認不出來，正是：
渾濁不分鱧共鯉，水清纔是兩般魚。

二英雄找到馬道，順着馬道望下走。一瞧，城裏頭有無數的燈光，二人下了馬道，一直望西走，只見來了十數個燈籠，分爲左右，那風燈上面有四字，都總吳連，前邊四十多個護衛，都抗着一口斬馬刀，後面一人騎馬，頭戴青呢得勝盔，插尾紫緞子箭綢袍，家底快靴紫臉，年約四十多歲。王天龍與倭侯爺一瞧，認得是吳慶，二位英雄到了街南，一個影壁後面，蹲在那裏躲着，原來吳慶他自昨夜晚，在半路店內，盜出那一口寶刀，回來一見吳恩，妖道甚爲喜悅，說：「賢弟，那一口寶刀就賞給你罷。」今天吳慶正在那襄陽城府衙之內，大堂擺了好菜，他在那裏吃酒，只見裏面有跟吳恩的差官出來，說：「四都會總，八路都會總有令，派你前去查城。」吳慶喝醉了，吩咐武全，你快備馬，派親軍護衛外面伺候，站起來，望外走上馬，帶領着四五十個人，正望前走，遇見倭侯爺與王天龍，二位英雄躲在路南影壁後，聽見吳慶說：「武全，我不去了，我這酒上來了，頭眩眼暈，不知何故，咱們回去罷。」武全說：「八路都會總會派你前去查城，怕有清國人暗進襄陽城，你老人家如要不去，恐怕八路都會總見罪，那時還了得。」吳慶說：「騎不住馬，我先回去，你們別說我沒去，就是。」說罷，望西就去，王天龍在暗中一瞧，吳慶肋下佩着，正是大環金絲刀，又新添了一個刀鞘兒，王天龍瞧此刀，心中說：「我何不趁此掄刀殺死吳慶，得回了大環金絲寶刀，我二人出城，想罷，站起身來，望前要走，倭侯爺一把將王天龍拉住，說：「賢弟不可前往，你我二人，身在虎穴，不可惹事，必須見機而作。」王天龍說：「大哥，咱們往那裏去？」倭侯爺說：「你瞧那府衙門有無數號燈，衙門東邊，有一道箭道，一直望北去，你我順着箭道，竄上房去，進衙門，暗盜那大環金絲寶刀，就是。」二人踽足，順着大街前去，到了箭頭，一瞧裏面，甚是寬大，府衙牆甚高，二人往北走了不遠，竄上牆去，在房上往前行走，只看下面大堂燈光閃閃，吳慶坐在當中，面前擺着八仙桌，有無數的菜，兩旁有四個人，在那裏伺

候，大堂外東西，有十二間房，俱是燈光閃閃，只聽得吳慶說：「武全武興你二人知道會總爺的這一口寶刀利害。」武全說：「有甚麼利害？」吳慶把那刀抽出來，說：「你過來瞧。」那武全過來一瞧，吳慶掄刀，唬破一聲，把武全人頭斫下，那武興見把他哥哥刺死，轉身就跑，口內嚷說：「殺人了，都會總在那裏我去喊冤。」望後去了，聽見後邊一片聲喧，吳恩帶着二三十名保駕之人，到了大堂，說：「吳慶爲何無故殺人？」吳慶說：「他罵我，目無主人，我因殺他哥哥不信問他們衆人。」那使喚人不敢不替他說話，都說：「是武全罵四都總。」吳恩說：「四弟會總氣色不好，今天必有殺身之禍，我山人能善觀氣色，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善曉過去未來之事，來人把我的卦盒兒拿來。」有人拾過一張桌子，把那小金漆盒兒擺在桌上，他用手一搖，說：「四弟不好，今有清霄的刺客進了襄陽城，一則盜刀，二則行刺。」吩咐手下人傳話給我，倭侯爺一聽，嚇了一跳，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假吳恩哄信王天寵

真寶刀仍歸馬成龍

詩曰 吹笛上高城，秋高月正明，征夫雙淚下，漢塞一龍鳴；沙柳愁中折，梅花夢裏驚，徧徧三五弄，腸斷憶

南征。

說話吳恩正在吩咐人查拿奸細，吳慶說：「哥哥，先別着急，你算兩個賊人，在那裏進了城？」沒進城再說：「那吳恩又把卦盒兒一搖，往桌上一倒，他又用手一擺，聽見吳恩說：「今天清營的兩個奸細已然進城，現在衙門內。」吳慶說：「哥哥，再算他兩人，落在那邊姓甚，麼叫甚麼？」那妖道又把金錢一翻，說：「這兩個人，就在衙門這衙門內西北房上頭，一個是顧煥章，倭侯爺聽見提他之名，心中一動，又聽見吳恩說：「一個是馬夢太，一倭侯爺一聽，就知是妖道妖言惑人之心，不以爲事，又聽見吳恩傳說：「派外邊巡更之人小心，你也不必喝

酒了，安歇罷，我要後面去歇着。」那吳恩帶着衆人，回後院，王天龍一瞧，心中說：「我要殺了吳恩，必盜回寶刀，還好，他乃是一個叛反之首，我何不跟他去，候他睡熟之際，然後殺他，隨與倭侯爺說：『大哥，你在這裏，千萬別走，候吳慶安歇，好得那寶刀，我先去到後邊去殺了吳恩就出來。』」王天龍說罷，往後就走，穿房越脊，直往後面去，只見那西北有一行院，裏邊是四落合瓦房，四圍有無數的帳房，上房是五間，裏面燈光閃爍，東西廂屋之內，也有燈光，王天龍跳下房去，站在上房裏廊子底下，偷眼望屋內牆北，有一條梨花欄几，前有八仙桌兒，一把太師椅子，桌上放着蠟燈，有五個大包袱，王天龍進了屋門，望裏一瞧，只見裏邊有一個大床，床上有一塊黃雲緞坐褥，上面坐着一個老道，正是吳恩，背插着陰陽八卦旗，肋佩太阿劍，閉目垂眉，王天龍一看，伸手拉出那把刀，把籬子一挑，進了屋內，舉手中刀，照着吳恩就是一刀斫去，只聽得唳吶一聲，那草人應聲而倒，嚇得王天龍望外就跑，自夾牆壁內，出來了真吳恩，大喊一聲，拿賊，即來那吳恩，他自到襄陽之後，他在這夾壁牆內住，他帶着千軍萬馬，准知那裏是奸細，故此他早防備，在牆外安的假草人，如有人行刺，那草人就走，他在牆裏邊一聽，就知有刺客前來行刺，那吳恩自屋內追出來，到了院內一瞧，不見有人，此時王天龍他前邊去了，只聽各處傳鐘，倭侯爺聽見王天龍說：『大哥，不必害怕。』二人在暗中避够多時，只見吳慶站起身來說：『小子們跟我到後面去安歇。』過來了幾個伺候人，把那吳慶扶着望前走，走了不遠，在後堂南裏屋內一瞧，只見那吳慶在床上睡着，鼾聲振耳，王天龍到了跟前，伸手拿了那寶刀，趁勢舉起來，照定那吳慶就是一刀，唳吶一聲，人頭咕嚕墜落於地，自己出了東房，與倭侯爺二人，由院內上房到了街心，二人撲奔似馬，到了城頭上一瞧，見無數的賊兵，二人站在城頭，說道：『我二人奉八路都會總之命，暗探情形。』二人跳下城去，賊人並不知是好細，二位俠客，順大路一直回大浩營，天色大亮，進了大營，瞧見成龍在那裏磕頭燒香，口中不住的說：『我倭侯爺大哥，與王天龍到襄陽城去盜寶刀，千萬保佑他們二人，怎麼去，怎麼回來，別受了賊人的暗算。』那倭侯爺一聽

就知道是成龍不放心，趕緊過來說：「賢弟不必磕頭，我已把寶刀帶回來，你看。」就把盜刀之事，細說一遍，王天龍把那寶刀，交給成龍，山東馬接刀在手，說：「瞧是我的刀，我認他那寶刀仔細一瞧，說這是我的刀。」倭侯爺說：「到底是你不是？」馬成龍說：「可真是我的刀麼？」侯爺說：「你這個混帳東西，直是好談諧，跟我見王爺去罷。」聽見裏面中軍帳發鼓，陸帳倭爺帶同他二人，一直到了大帳，跪在王爺面前，兩旁的文武官將，齊立兩旁，那倭侯爺說：「王爺在上，克金布奉令，與王天龍前去襄陽城盜刀，仗王爺的洪福，已將此刀盜來交命。」王爺說：「好算你一件奇功，馬成龍把此刀給你，今天出隊，如在陣前得勝，我必保你，如不得勝，我必按軍法示衆。」吩咐今日辰刻，調四成大隊，齊帶隨征英雄前去，倭侯爺三人下來，在自己帳房內飲酒，王天龍渾身疼痛，先回後邊歇着去了。王爺發令，衆武將聽見三聲炮响，倭侯爺與成龍，也就一同出營，到了襄陽城，三聲大炮，先出來了有一萬馬隊，右邊紮住五千，左邊扎住五千，馬隊一邊一桿門旗，上面是替天行道，下面是聚衆招賢，當中出來有三萬步隊，中間一桿大纛，上面一個帥字，當中是吳恩，兩旁有四五員戰將，因昨夜兄弟被殺，他今天一怒出兵，又見正南來了一馬隊，旂幟俱不是八卦教的樣式，爲首帶兵之人，坐着一個駱駝，那人跳下馬來，身有一丈二尺高，頭帶着緞子，扎巾抹額，二龍鬥寶，皂緞色蟒箭袖，腰繫英雄帶，藍綢子底衣，牛皮戰靴，外罩攏皮馬褂，手使着青銅槊，隊後站着一個使棍的老英雄，穿青褂，在後邊站着，有五百多名飛馬騎隊，王爺不知他是那裏的英雄，原來那個帶兵的，他是嘉峪關外金家駝三塢，覆姓萬馬巴，永太人稱剷劈右烈，那隊後的一位老英雄，是姓龍名飛揚，號人稱十摺，這永太因爲那賣馬巴得福與巴得思，二人死在牧羊陣內，這萬馬巴，永太是他的兄弟，因爲當初那彭公大人，打牧羊陣之時，有一個寶鐵塔常斷祖，保着大入打牧羊陣之時，鎗挑了萬馬巴，得禮與馬巴得思二人，那萬馬巴，永太他正年幼，想要與兄長報仇，今天是同他教師龍飛揚，帶着五百人，暗進潼關投奔吳恩，要給他兩個哥哥報仇，故此在襄陽正南安營，扎住大隊，遞了投降的文書，給吳恩說

明，要替兄報仇雪恨，願爲先鋒，殺退了大清國的入馬，今天調大隊，他先奮勇當先要戰，王爺問何人前去拿他？旁邊有一人帶白旂的統領，名叫高明阿，當先一馬直奔戰場，大罵賊將，休要逞能，輪手中豹尾鞭一擺，撲奔萬馬巴。永太而來，二人在戰場，被巴永太一槊，把那高明阿結果性命。王爺一瞧，心中着急，又派出一個常春，到陣前大罵反賊，休要無禮，我來結果你性命，擲手中金背斫山刀兩盞，常春亦被賊人所害，後來又出來一個英雄，告奮勇前去拿賊，至陣前亦被賊人所害，一連敗了清營九陣，殺的神力王並無主意。馬成龍過去說：「王爺不必爲難，我來結果他性命。」王爺說：「吳恩出來，你再去，也好拿住他叛逆之賊。」馬成龍說：「殺了這個賊人，就可使吳恩出來。」那時間我再拿他，不以爲晚。那王爺說：「待我親身前往。」自己出離本隊，一見那萬馬巴永太說：「小輩，我來結果你性命。」神力王出離了本隊，到了陣前，巴永太把那槊一擺，說：「來者何人？把名報來。」神力王說：「小輩，我本帥乃神力王，奉旨特前來拿你。」巴永太把手中槊一擺，不知二人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戰神力王

馬成龍一刀削三首

詩曰：金庭飛雪惜殘梅，吳越韓山胆忘回，茂苑寒鴉噪古堞，姑蘇遊歷上高臺；神歸日母胥濤降，客控龍

門禹穴開，一笑雄圖付流水，抱琴東去卽蓬萊。

話說神力王正在陣前自通名姓，那巴永太驚說道：「你就是神力王爺。」瞧說叛賊，休要無禮，孤家定結果於你，拈手中鎗照定那巴永太就是一鎗，巴永太用槊相迎，二人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旁助陣，征角齊鳴，只殺的塵沙蕩漾，土雨翻飛，馬成龍在伊大人身後，怕王爺有失，過去說：「伊大人還不鳴金，待我出去替回王爺來。」那伊大人說：「王爺軍令森嚴，如何使得我不敢動。」王爺金鼓之令，成龍又過去說：「屠海爺還不

傳令鳴金。屠侯爺說：「我如何敢輕動王爺之令，那萬使不得的。」成龍過來一瞧，掌金鈴的那個灣腰兒，年約三十多歲，身穿號衣，灰布單袍兒，手內拿那金鈴，成龍說：「你這鳴金罷，王爺乃金玉之軀，怎受他人之害，依我之見，鳴金罷。」那掌金鈴之人一聽，說：「我沒有王爺話，我是不敢鳴金。」成龍也不言語，站在那掌金鈴之人背後，兩隻手把那掌金鈴的兩隻手捏住，一使勁，金聲响亮一陣，神力王在戰場上，渾身是汗，自己是大帥，又不好敗，心中驚慌，聽得金聲响亮，心中說：「這個人大有見識，此人後來必成大器，我回去自有道理。」馬一帶說，大膽逆叛，本帥隊中鳴金，我去就來，撥馬回歸本隊，問監軍統領，甚麼人動我的金鈴之令？房海說：「是馬成龍，罪當梟首級。」王爺聽說：「吩咐把馬成龍綁上梟首號令。」兩旁答言，就把山東馬鄉上，王爺心中雖然感佩，馬成龍無奈軍令大如王法，不能不如是，但願有人給他講個人情，方要發令，只見伊大人過來說：「王爺格外施恩，暫饒成龍之罪，派他出去，與巴永太動手，如得勝將功折罪，如敗再斬不遲。」王爺說：「傳令派馬成龍去戰巴永太，如得勝以贖前罪。」山東馬一聽說：「謝過王爺不斬之恩。」自己歸隊，先把長衣脫去，身穿繭網大褂，高腰子襪，山東皂靴，手拿那大環金絲寶刀，一直撲奔戰場，巴永太一連殺敗了清營幾員大將，吳恩甚喜，吩咐擂鼓助陣，又見馬成龍執大環金絲寶刀出來，吳恩先派人知會那巴永太說：「這清朝的武將，甚是利害，須要小心。」巴永太說：「這就是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馬成龍，不要長他人的威風，滅自己的銳氣，我非結果他性命不可。」正說着，馬成龍已趕到面前，巴永太把架一擺，說：「來者可是馬成龍急速通名姓，秦主爺好結果你的性命。」山東馬說：「要問我家住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的人，姓馬，雙名成龍，你倒知道有一個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馬大人，就是我，這號東西要通名哪。」巴永太又把自己之名，說了一遍，說：「方才要拿那黑大漢，替我兄弟報仇雪恨，你又前來送死，我先結果你的性命再說，把手中藥，照定馬成龍就打，山東馬一瞧，那駱駝胖兒長，用手中小刀望駱駝下頰一鉤，說我先抽一個斗字，上面的架就到頭上不遠，馬成龍刀已把駱

駝牌兒趁勢往上一迎，那塑的腦袋也掉下來，巴永太的駱駝一躺，他望前一栽，正在大環金絲寶刀之上，這就是一刀削三首。神力王一瞧，甚喜悅，真乃虎將也，果真名不虛傳，見馬成龍回來，站在王爺跟前，說：「馬成龍殺死巴永太，在王爺台前報功。」王爺說：「算你一件奇功，以贖前罪，把你的罪過一概不究，等吳恩出來那時立功，本爵定然保你高陞。」山東馬謝過王爺，只見那賊隊中龍飛揚，使手中鐵棍，大喊一聲，說好一個馬成龍，我替寨主報仇，在疆場上站定，成龍方要討戰出兵，只見隊中有一人說：「王爺未將願往。」乃右營的都御史張俊文，討至陣前，看龍飛揚，年約六十以外，黑紫臉，環眉大眼，一部花白鬍子，身穿着青緞蟒箭袖，一把掌寬英雄帶，足登快靴，手中那條棍，有茶杯口粗細，張俊文也是久打軍需，把手中竹節鋼鞭一指，說：「來者教匪通名來。」那龍飛揚，他也一擺棍，通名姓，說：「我要那馬成龍，你來此何幹，急速回去，換馬成龍出來送死。」張都司氣往上衝，說：「小輩休要逞強，我來結果你的性命。」掄手中鞭，照定龍飛揚就打，龍飛揚把手中棍往上一橫，只聽得一聲响，那張俊文手中鞭，就鬆開了，龍飛揚趁勢一棍，正中張俊文的頭上，登時身死，栽下馬來，神力王一聽，說：「可惜我這一員大將，竟死於他人之手，何人去拿那賊，與國家除害。」旁邊過來那中軍讓德，說：「我出去拿那教匪，替張俊文報仇除害。」催動戰馬，掄手中大砍刀，至陣前，也被龍飛揚打死，又出去七八個武將，俱被賊人所害，神力王急的暴跳如雷，問何人前往那邊過來一個人，年在二十以外，頭戴青呢得勝盔，雙插尾，身穿灰布缺襟袍，下繫戰裙，腰束皮帶，足登青緞子快靴，骨瘦如柴，細眉大眼，黃臉彷彿是病者初好的模樣，站在王爺跟前，說：「王爺，游擊李慶龍去拿他。」神力王一聽，說：「本爵手下征戰之將，尙且死在他手，何況你是帶病之人，出去被賊人恥笑，清國無人，下去罷，本爵另派人前往。」李慶龍不敢在王爺跟前強討令，退在本隊中一站，那邊馬夢太說：「大人，那討令李慶龍，是當初在興順鏢店五龍拿聖之時的英雄，我與大人被困，剪子峪口，虧了那個人武藝超羣，大人在王爺台前保薦此人出去，定然成功。」伊大人一催馬，到了神力王面前，說：「

王爺爲何不派李慶龍出去拿賊。」神力王爺說：「他乃帶病之人，如何能派他出去。」伊大人說：「王爺派李慶龍拿賊。」神力王爺說：「他這人如何能派他出去。」伊大人說：「不可以貌取人，他當初與順店救過了剪子峪，勦山獨立了些功勞，王爺派他出去，如不能勝，按軍法治罪，也不負他告奮勇之心。」神力王爺說：「既然你保李慶龍出去，我就派他出去。」隨叫李慶龍說：「你既捉拿那陣上賊人就是。」李游擊答應得令，自己拉過他坐下的大肚子蝸蝸兒，翻身騎上馬，出離了本隊，對陣的龍飛揚一瞧，說：「清營陣下出來一人，甚是可笑。」面帶病容，坐下的馬，耗了皮大肚子，長脖項，小耳朵，四條腿又大，離地又有一尺三步，人歇着馬喘氣，龍飛揚一瞧，李慶龍這樣情形，不像英雄模樣，不由哈哈大笑，說：「清營出來病鬼，你快來送死呀。」李慶龍說：「教匪休要逞強，通名過來，今有李大人在此。」龍飛揚說：「你這黃病鬼，急速回去，不要在這棍下死，換那英雄出來，與我動手。」李慶龍一聽賊人之言，計上心來，說：「會總爺，你不殺我，天地會內也有善人，我實告訴你，會總爺，你說罷：『我是先前胸脹氣悶不通，後來轉了傷寒病，方纔好了，又得了鼠瘡，脖子癢，這兩天我飯也吃不下，去我故此今天討令前來，死在軍前，算是爲國盡忠。』」那龍飛揚一聽，說：「我並非是天地會八卦教，乃喜峪關外金家寨主的總教習龍飛揚，我原要替我兩個主人報仇雪恨，你急速回去罷，換個英雄出來就是。」李慶龍說：「寨主你原來不是天地會八卦教罷了，你真是一個好人，你雖說教我回去，我家王爺不能饒我，我賣陣脫逃，必然殺我，與其死其他軍令之下，何不叫寨主殺之，寨主你真有心不殺我，成全我，你我假戰三合，寨主讓我回去，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感念總會爺的好處。」龍飛揚說：「你來我與你較量幾合。」那李慶龍說：「寨主，我要動手了。」掄起手中三尖兩刃刀，正在那鐵棍之上，趁勢把刀往兩邊一掃，把龍飛揚的兩隻手指頭，都被刀掃去，鐵棍也扔了，只趁勢一刀，把龍飛揚結果了性命，那邊吳恩背後大喊一聲，跑過來一個賊將，李慶龍早下馬，取下了首級掛在鞍之下，在馬上用腿一磕，那馬連竄帶跳，撲奔吳恩大隊而來，那邊迎頭一員賊將，挺手

中鎗，照定李慶龍就是一鎗，說：「金景豹在此等候多時，小輩休走！我來結果你的性命。」李慶龍用刀相迎，一瞧那賊人，年約二十以外，頭戴三角白綾巾，銀抹額，二龍門寶鬚邊雙插白鵝翎兒，身穿粉綾緞箭袖藍子底衣，白底兜跟窄腰快靴，藍戰裙，手執素纒纒桿一尺多長，鎗頭兒照定了李慶龍，就一鎗，李慶龍一瞧，認得是當年在他家使喚人金景豹，因為派他帶二百兩銀子，去上衛輝府買辦物件，他一去這幾年，也未回去，今天見天地會八卦教的模樣，不由一陣大怒，說：「小輩，你不是金景豹，爲何在此？」那賊人說：「我當年是奉老主人之命，各處訪求英雄，勸他歸我教中，不想你等心如鐵石，我住二年多，虧你給我二百兩銀子，你今天依我說，早歸降，免遭殺身之禍。」李慶龍大罵小賊種，我來結果你的性命，掄刀就刺，金景豹用刀相迎，二人大戰有十數個回合，一刀把金景豹刺於馬下，那邊搖動了吳恩，拉太阿劍跳下四輪車，說：「李慶龍我來了，不知李慶龍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李慶龍智斬龍飛揚

山東馬寶刀對寶劍

詩曰：終疑蜚語屬傳聞，情極翻期事未真，或恐戴逵星處士，悞呼陽悟古賢人；正思龍勉酬知己，因是龍難奉老親，名業無成哀樂逼，中年何事不傷神。

話說李慶龍刀劈了金景豹，吳恩出來，仗着太阿劍，直奔過來，說：「小輩的爲我來結果於你。」李慶龍掄手中刀就刺，吳恩用劍往上一削，啞叭一聲，三尖兩刃刀，削爲兩段，李慶龍把馬雙腿一拍，一跳有兩丈多遠，吳恩方要拉出八卦旗來，見李遊擊退回歸本隊，下馬至王爺跟前說：「末將無能，在陣前斬了兩個賊人，後來又敗在吳恩之手。」神力王說：「算你一件奇功，敗在吳恩之手，非你一人不是他對手。」又叫馬夢太你出去把我給吳恩拿來，馬夢太說：「得令。」拉手中短刀，一翻身施個陸地飛騰法，跑到陣前站定，說：「吳恩你認得瘦馬

夢太，吳恩也曾聽人說過，馬夢太的名頭，今天一見說道：「馬夢太，山人聞你之名久矣，前者山人連勝清營四十八陣，未見你出來，適纔我見馬成龍寶刀，砍了馬永太，我特意前來拿他，你來了甚好，山人結果你的性命。」說罷，掄劍就刺，馬夢太急架相迎，二人在戰場上，有五六十個照面，不分高低，吳恩順了太阿劍，一拉八卦旗，夢太說：「真殺真刺，我却不怕妖術妖法，抹頭望回就跑。」吳恩寶旛一刺，惟見一縷青煙，直奔馬夢太，夢太早知有此一舉，就往地下一滾，一翻身，這名叫就地十八滾，跑在神力王馬前說：「末將馬夢太實不是妖道八卦旗的對手，求王爺開恩，另派別人前去拿他。」神力王帶氣說：「你歸隊罷。」夢太請了一個安，謝過王爺恩典，轉身歸隊，只見馬成龍過來，王爺令下，卑職前來捉拿吳恩，不知王爺派我去否，神力王說：「我正要派你前去，須要小心。」那大環金絲寶刀一擊，出離了本隊，撲奔吳恩，聽吳恩在那裏說道：「來者可是馬成龍嗎？山人等候多時，你今天前來，我有話與你商議，你在大清國，不過是一個武官，前者你失去寶刀，神力王要殺你，你歸降我，山人得江河社稷，我與你裂土分茅，也封你一字並肩王爵位。」馬成龍一聽，說：「妖道吳恩，你既知我的名姓，我的刀，你兄弟盜去，亦被我夜入襄陽，殺了你四弟吳慶，他在那裏喝酒，殺了一個心腹家人，你出來還給他，算卦，說有清國英雄前來行刺，你說是願煥章馬夢太，我在暗中暗笑，我暗跟你去，你住北上房屋內夾壁牆內，在木床之上，那個人你用草扎成了，我進屋內一刀正刺在草人之上，你自夾壁牆內出來，我躡在八仙桌兒底下藏看，你出去了，我才上屋，到了前面屋內，把你兄弟殺死，得回了寶刀，那時我要殺你，如反掌之易，我想男子漢大丈夫，講究名正言順，今天在陣前，你又勸我歸降，你還說裂土分茅，我就是分了你的毛，又不會撈，依我的見，你早的過來，我把你捆上，解進京去，天子開恩，把你活剮就是。」吳恩一聽，說道：「原來我四弟吳慶，是被你刺死，我正要替我四弟報仇。」掄太阿劍，照定馬成龍，就刺，山東馬忙用寶刀相迎，一個是那教中創業的豪傑，一個是大清國成名的英雄，兩邊戰鼓只催，殺聲滿野，那三人正在動手之際，吳恩是想留這太阿劍，兩不取

擋，那大環金絲寶刀，怕自己只口寶劍，被人家寶刀削爲兩段，馬成龍也不敢用寶刀迎那太阿寶劍，兩個人是兩頭害怕，吳恩殺的性起，那寶劍正在那大環金絲寶刀之上，聽一聲响，妖道望西一跳，說：「無量壽佛。」一瞧手中的太阿劍，並未傷損，馬成龍也望旁邊一站，說好傢伙，一瞧自己寶刀，也未傷損，復向吳恩說：「你我今天非得見個死活，我必不能饒恕你。」掄刀照定吳恩又動手，妖道用太阿劍相迎，二人戰了有一個多時辰，吳恩心中一想，我要不結果馬成龍，也鎮不住大清營內文武，我用陰陽八卦旗來送他性命罷，只聽得山東馬在那裏口中嚷道，說：「吳恩，你是一國反叛頭兒，我受國家深恩，我與你也罷的過。」掄刀照着吳恩頭頂，就是一刀，妖道一閃，掄劍照定成龍，肩頭刺也不刺，也不用刀擔，一擺寶刀，照定吳恩前心，就是一刀，吳恩眼快，抽回劍來，望旁邊一閃，說：「馬成龍，你爲何不用刀擔我的兵刃，是因何故？」山東馬說：「咱們兩個人，今日是打死仗，你的劍刺到我身上，我也活不成了，我的刀繫在你的胸前，你也死了，你是個反叛頭兒，你死了，賊無有頭，他們也亂了，我死了，大清國像我這樣人，車載斗量。」說完，掄刀自己又是一刀，吳恩自己望後倒退，不敢與他拚命，神力王爺一瞧，心中佩服馬成龍，連倭侯爺一瞧，也甚怪異，說：「前者吳恩，劍創我的桿棒短把刀，與王天龍的雁翎刀，今天這是爲何不是山東馬的對手，不知所因何故？」只見王天龍自老營內也出來，瞧馬成龍，今天戰吳恩，看是勝負如何，他前者中妖道的八卦旗，是多虧倭侯爺有奪命仙丹膏藥，方保了性命，昨晚入襄陽城盜刀，方才在營內歇着，又不放心，故此找着倭侯爺一瞧，那戰場之上，見吳恩只望後退，馬成龍只望前追，離着遠看不甚真，他與倭侯說：「大哥，你瞧馬大人的武藝，實在你我之上，前者在兩軍陣前，咱們哥兒兩個，俱皆受了他寶劍八卦旗之傷，今天一瞧馬大人，果然名不虛傳，真正我不如也，過了今天，我要跟大人學他這一路的刀法。」倭侯爺說：「今天晚上，我就叫他教會了，你我那個馬大兄弟，平常我沒見他練過甚麼刀法。」只見戰場之上，一縷青煙，那妖人一幌八卦旗，衝馬成龍一指，只聽的一聲響亮，馬成龍栽倒在地，倭侯爺一瞧，說：「不好了！」

馬大賢弟，死在陣前。」王天龍說：「可惜！」馬夢太只發怔說：「罷了！我大哥死在他人之手。」吳恩在戰場之上，只怕成龍與他拚命，只望後退，見山東馬追他，拉背後陰陽八卦旛，照定成龍一幌，又一指馬成龍，栽倒在地，不能轉動，吳恩一陣狂笑，說：「一個匹夫，你今天也死在我這八卦旛之手。」說罷，將八卦旛還插在後，又接太阿劍，直奔馬成龍，相離不遠，只見成龍站起身來，大罵賊人，休要無禮，我今天結果你性命，那吳恩心中亂跳，說：「怪道馬成龍，你怎麼會活了？」對陣上神力王與侯爺王天龍衆將人等，都說：「方纔我們明見，被妖道八卦旛打倒在地，爲何又站起來？」馬成龍正追趕吳恩，戰場上有一塊石頭，正絆在馬成龍腿上，栽倒在地，那八卦旛正從馬成龍身上過去，嚇了成龍一跳，正遇吳恩仗劍來要殺他，馬成龍站起來，掄大環金絲寶刀，就是一刀，吳恩不知馬成龍會什麼法術，嚇的回轉身就走，成龍隨後追趕，神力王一幌令旗，催了大軍，衝殺過去，兩軍混戰，真是馬成龍抖起威風，連馬追進，只殺的天昏地黑，日色無光，兩軍混戰至黃昏時候，各自收兵回營，神力王回歸大帳，賞功慶賀，專摺上京奏本，將官職號令，明天在陣前，如有人拿獲妖人吳恩，本帥保奏聖上，必定陞爵，又傳令下忠孝帶本隊保陽軍，今夜守前營門，瑞興帶大名軍隊輸流，傳下口號，又派春祥護理糧台，又派齡昌查後營，派王緒祖查前營，劉隆查子午營，神力王分派已畢，這是兵書所載，得勝須防偷營，又派千里馬，命差官連夜入都，自己才與伊提調副帥屠海，在大帳擺上一桌酒席，又賞下馬成龍一席酒席，一個四喜班子，合營衆人，俱皆有賞賜，諸事已畢，王爺吃酒，問伊大人與屠海侯爺說：「本帥自帶兵出都，我料想這些小賊，不過是烏合之衆，今到了湘江，賊勢既成，我也不敢小覷他等，前被妖人卦旛所取，他甚發愁，今日天助成功，殺賊，那妖道明天還要努力攻城，將賊人拿住，上報國家爵祿之恩，下救生民塗炭之苦，不知二位有何高明之計？」屠侯爺說：「依我之見，明日先攻城，看賊人怎麼樣，派兩隊接應兵，在後面紮住，要有人出城之時，那兩隊接應軍，與他打仗，以備不虞。」伊大人說：「賊人詭詐萬端，攻城須防暗算，我有一計，使賊人不戰自敗，要拿吳恩易

如反掌，一網打盡。『神力王大喜，問說：『有何妙計？』伊大人說：『王爺先發一角文書，知會湖南巡撫孫宏，派他在本省帶兵勦拿，斷絕賊人的糧道。此時這邪教的賊，惟四川雲南這兩處最多，他的巢穴也在四川前四川總督，因征教匪革職，後到任的王璠，死在妖人之手，那廣西浙江湖南湖北江蘇貴州這幾省，都有天地會賊人，再派一枝人馬，足智多謀之士，派他十員，在襄陽正南二十里扎住，日夜防守，一則斷妖人之糧，二則可以防妖人逃走，一舉兩得，不知王爺意下如何？』神力王說：『這一件謀甚好，我明日分五萬兵，伊大人你帶去駐扎漢陽，就是大營內戰將，除去馬成龍，我留在此處，等惹戰妖人吳恩，餘下的戰將，任憑你挑明日屠海，你帶三萬奮勇隊攻城，我帶馬成龍領二萬飛騎馬隊，作爲接應。』分派已定，席散安息，次日天明，神力王發擗陞坐中軍帳，大衆文武齊集大帳伺候，昨晚夜派差的胡忠孝等，俱各交令，王爺傳令，派衆人去攻城，只見外間來了探子，跪倒在地說：『報與王爺有一宗怪事甚奇。』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饗諸葛兵退峨嵋山

神力王安營鳳翅嶺

詩曰 枉教經濟歷時英，宣室難回聖主情。兩漢文章千里重，三閩幽怨一身輕。從來志大才難用，畢竟年高氣易平。纔壯便衰卑濕地，傷心寧獨爲先生。

話說神力王問探子所報何事，那探子說：『探得襄陽城四門大開，裏面不見一人，不知何故。』神力王一聽，吩咐再探各處，又派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人帶五千飛騎馬隊，哨探襄陽城而去，探明回報，三人領命帶飛騎馬隊出離大營，直奔襄陽城，剛進大門，見街道平坦，並無一人行走，在各處一探，也是無人，取河中水，騰裏面也沒下毒藥，又在地下空開，也沒有地雷，各處空房搜尋，也沒有火藥，俱皆找遍，天晚回營，見王爺交令，細稟哨探之事，神力王說：『你三個人下去罷，明日聽令。』王爺問伊大人說：『守營怕賊人詭詐，至三更時分，神力王』

文親身到各處去查訪一番，次日天明，老王爺陞帳，兩旁文官武將伺候聽令，王爺問伊大人說：「此事今天怎樣辦理？」伊大人說：「依我想，昨日賊人在陣前打了敗仗，必是糧草不繼，他又怕孤城受敵，他原打算長驅大進，奔江蘇省城，那裏錢糧甚廣，他又未能到江蘇，在浙江宜興地面，也得錢糧不多，今在襄陽城內居住數月，有餘糧草亦盡，他還有數萬賊兵，他如何不先打算走，依我之見，先派人知會浙江巡撫，叫他委派候補人員，在襄陽辦理地面之事，派他應付糧，隨後請王爺出兵，務要把賊人盡皆撲滅。」神力王吩咐文案辦文書，知會浙江巡撫，與湖北巡撫，兩處應付糧草，歇兵五日，這一日兵部差官，到有聖旨前來，王爺接入大帳，把旨意供奉當中，衆將望闕謝恩，欽差官宣讀旨意，上寫：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肅親王平賊有功，賜免死金牌一面，屠海加封定遠公之爵，伊哩布賞太子太保銜，馬成龍賞頭品頂戴，隨征將士加賞一級，兵丁賞三月錢糧，欽此。」

神力王帶衆人謝恩已畢，款待欽差官，次日欽差入都，就帶回謝恩摺子去了，王爺得了探馬的回信，說：「賊人帶兵退歸四川峨嵋山。」神力王說：「兵退峨嵋山。」合營衆將得令，拔營起兵，望峨嵋山進發，至五月端陽節後三日，到了峨嵋山北山口，在鳳翅嶺扎營，自領親兵護衛，到了峨嵋山北山口外一瞧，見那東西兩座山峰峭壁，石崖直立，冲天當中有一條山路進山，也沒有人把守，此山週圍連環三百餘里，當中最高的就是峨嵋山，裏面甚是高大，此山有東山口一條路可通成都，南山口一條路可通雲南，北山口外有一座雄橋鎮，離山口十里之遙，那鎮太平時，有大清國一文一武，文武的是巡檢司的，是把總，因吳恩叛反，此處是他的大路，前任的巡檢司吳振鐸已被賊人殺死，本鎮把總是獵戶出身，姓毛名瑞，人稱鐵叉小二郎，他是軍功出身，因妖道叛反，過他鄉道，他不願從天地會，先行兩角的告急文書，那上司認是不要緊的山賊，沒有發兵，毛瑞帶一百二十名士兵，遇賊人打仗，先知會鄉人避難，自己帶了步兵，在雄縣三官廟內暫行扎住，他與那兵丁商議說：「上司，

不發兵，咱們是人少，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依我之見，候賊人出山之時，讓他前隊過去了，他那武勇精銳之兵，必然在頭裏，在後的是糧草軍裝之物，他到時你我眾人，暗中前去，搶他的糧草，殺些個賊人，久後見了上司，也有話說，上報國家爵祿之恩，你我雖死，也算是英雄，要是咱們當頭截住去路，賊人勢大，你我人少，那是自找死路，留下我只條命，久後國家，必定派欽差大帥勦山，別人不知路徑，我識道裏邊的地理，可以帶他們進去拿賊。」眾人齊說：「總爺說的是。」果然到了那日，吳恩帶二十萬賊兵出山，過了三天，賊兵那日夜晚，毛瑞帶他手下那一百二十名步兵，三更時分，到雄橋鎮一瞧，遍地都是賊營，他自正東殺進去，從正南殺回來，搶了賊人二百多匹馬，好些個軍裝物件，賊人後軍都會總，知道此處沒有官兵，故此失了一着，急傳令調隊之時，毛把總早帶了那兵，回截雄縣三官廟去了，今日神力王在北山口外鳳翅嶺扎營，南北八十餘里的連營，東西有五六里，這毛瑞聽說，帶着那一百二十名兵，來至大營，先到前鋒營，胡大人那裏稟見，此時統帶前營威風隊，記名胡忠孝，李慶龍正在中軍帳打算，派人探山，聽見差官回話，說：「有雄橋鎮把總稟見。」胡大人一聞此言，吩咐叫他進來，毛瑞入大帳，先請了安，胡大人問：「你就是雄橋鎮把總麼？」毛瑞答應說：「是。」把給上憲告急行文，自己步兵搶賊人馬匹等事，俱皆回明，又問了他此處風俗人情，叫他去，把他帶來那一百二十名花名冊，交文案，歸本營前石營，吩咐已畢，只見外面神力王的差官，擎着一枝令箭，說：「參將李慶龍聽令，王爺派你探峨嵋山北口，急速前往，有令箭在此。」病二郎接令，挑了五千名馬隊，自己結束停當，又托胡大人說：「我要此一去，正午不回來，大哥派人接應。」自己帶馬隊，出離大營，至峨嵋山東西山口一瞧，就是東西兩座山頭，並無有一人把守，往南走一條大路，李慶龍派了幾個官兵去探聽，少時回來稟報，說：「裏面並不見有一人，也沒有賊營。」李慶龍說：「我兵前進。」走了有五、六里，見迎面有一道山梁，攔住去路，那山岡高有二丈，往下去有一條大路，半山中有一個石碑，上有硃砂紅字，寫：「探山之人至此必死。」山岡之上有十數株松樹，當中有一杆白旗，

上寫天地會三字，並不見有人在上把守。李慶龍瞧了多時，怕裏面有埋伏，吩咐退兵回大營。見王爺交令，細稟此事，神力王說：『你下去。』過了幾天，馬成龍討令探山，神力王大喜，派他帶八百步隊，與謝祿韓虎一同前往。馬成龍至天晚，帶官兵一同前去，有人保舉鉄叉小二郎毛瑞，他乃本地人，人地相熟，馬成龍派人去傳毛瑞前來，毛瑞給馬大人請安，說了一回地理，馬成龍說：『甚好，你跟我去。』一同帶人馬奔東山口，天有三更時，進了東山口，走有七八里，見前面平坦之地，當中有一根高杆上掛一個燈籠，上面寫『探山之入，至此必死』。馬成龍帶了那些官兵，一直望前走，剛到那高杆之下，只聽一聲炮响，北面又一聲炮响，從後面有一枝列隊，踴躍爭先，號砲齊鳴，爲首有兩個頭目，俱是頭戴三角白綾巾，二龍鬥寶，頭插白鵝翎兒，藍綢子戰袖袍，皮連帶繫腰，紫緞子戰裙，青緞子快靴，一個是面如蟹殼，長眉大眼，年約三十以外，手執九耳大環刀，在南面站着，北面站着，一個是面如茄皮，短眉髮，圓眼睛，五短身材，年約二十以外，手使渾鉄軋油錘，雙手一擺說：『小輩別走，今有巡風會總荷英在此等候。』那邊使刀的說：『有當值會總開太在此。』毛瑞回身把叉照定喬英，就是一叉，山東馬回身，照定開太掄手中大環金絲寶刀就剝，開太九耳大環刀往上一迎，那九耳大環刀，削爲兩段，成龍趁勢一刀，結果了開太性命。那邊喬英也是用錘往外一幌，掄錘就打，二人大戰，謝祿韓虎三人一同過來，說：『教匪我等來結果你的性命。』喬松見勢不好，派手下四千賊兵，一齊擁上，馬成龍帶領那八百親兵，與毛瑞謝祿韓虎一同殺出東山口外，回歸大營去。王爺交令，細稟在山口哨探遇賊人打仗之事，也沒有探出明白的去路，不知吳恩有多少人。馬神力王說：『下去罷。』自此在這裏扎了兩個多月的營，不見賊人出來打仗，急的神力王吐血帶病，悶悶不樂，到了中秋，合營文武官將，俱都過節，惟有王天龍因盜寶刀，屢得八卦旗傷，不能起床，倭侯爺每日伺候，他在營內飲酒，大衆開懷暢飲，胡忠孝、李慶龍與馬成龍、馬夢太等四人在一處飲酒，吃了大醉，胡忠孝說：『神力王爺，今天過節，都不高興，急的吐血，沒有一個肯去，到峨嵋山內探聽明白，一條大路。』馬成龍一聞

此言說：『不必着急，我明天好歹，必要探聽明白一條去路，回來好進兵，捉拿那妖人吳恩。』馬夢太說：『你那一回你帶毛瑞探東山口，幾乎把你拿住，到如今沒有一人敢去探山，你今天喝醉了，又說這醉話。』馬成龍把眼一瞪，說：『我要不去，我是一個匹夫大丈夫，說話如白染皂，明天再見。』那胡忠孝怕他說了，說：『今年好俊月光，去歲間是在湘江口過的八月節，馬大哥病了，我與馬老哥，還有應師龍賢弟，今天添了馬大哥，缺了應賢弟。』李慶龍接過說道：『這就應了那七律詩上的話了，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四個人吃到三更，月正當空，鏡光似水，萬籟無聲，又看了半天月亮，大家安歇，次日天明，用完了早飯，馬成龍親身至王爺大帳，給王爺請了安，王爺問：『你至此何幹？』成龍說：『回王爺話，前者成龍探峨嵋山，未能成功，今天求王爺給一枝令箭，我帶那囚犯營的二百人，去探峨嵋山北山口。』甚麼叫作囚犯營？那神力王所帶着兵的八旗滿漢的人甚多，犯了罪，輕者押交囚犯營看管，侯王爺發落，也有該殺的，未問明白，也有犯了軍規，未能發落的，也有本營的兵打官司的，因老王爺病着，也沒有別人審問，馬成龍想要叫那些人帶罪立功的意見，故來討令，這一去不探山虛實，不能回來，王爺准了他的令，他到了囚犯營，一見衆人說：『列位老哥們，我在王爺那裏討下一枝令來，前去探峨嵋山北山口，此一去若要探聽明白一條去路，你等不但無罪，還有功勞，比在這裏等死好不好？』大家一聽，齊說：『我等情願，隨馬大人哨探就是。』馬成龍說：『你們跟我到前邊，我有本身領的俸銀，每人賞你們二兩，你們共有多少人？』大家說：『共二百另九人。』成龍叫爲首的叫過來一瞧，問：『叫甚麼名字？』那人說：『我叫胡進忠。』成龍說：『你跟我來到那前面帳房之內，拿了五十兩銀子，派他買一簍酒來，四個人抬了，又賞給衆人的銀子，告訴他們，今日黃昏時候，前去探山，不可有誤。』那神力王見馬成龍出去，聽了一聲，說：『我大營之內，武官都要像馬成龍，這一座峨嵋山，早已攻破。』喝了幾杯酒，派李五給義子倭克金布，送了一盒子雜樣點心去，李五托着點心盒子，到了倭侯爺帳房之內，倭侯爺派人給他五兩銀子，李五謝了賞。

隨口說：「侯爺，你老人家拜弟馬成龍，他在老王爺大帳，親身討令，前去探峨嵋山北山口。」侯爺一聽：「說好，我也前去討令，難道我還不如他。」說着站起身，到了王爺大帳，討下一枝令來，挑了二百兵，賞了兵丁，每人四兩銀子，告訴伺候他的人，不准對王天龍說。王爺說：「我探山，自己帶了二百人出營，見馬成龍帶的，都是囚犯營內罪人，侯爺說：『成龍探北山口，我探南山口，不探明白，至死也不回營。』」馬成龍說：「大哥，爲何出此不吉之言？」侯爺一直撲奔正東，帶那二百人探山去了，成龍一瞧天也不早，帶着二百多人，一直進了北山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倭侯爺三探峨嵋山

馬成龍火燒八卦陣

詩曰：萬里征途十丈塵，英雄回首總傷神，三千世界原無着，八百單寒大有人；貫酒漫爲孫楚醉，賣文何益長卿貧。鴛飛草長，年年慣，莫向江南更惜春。

話說馬成龍見倭侯爺一賭氣，帶二百官兵，往南山口去了，成龍自帶二百囚犯兵，進了北山口，帶了二十個燈籠，用油綢罩上，一直往南走，有數里，迎面一道山嶺，兩邊都是奇峰，馬成龍順了那道山嶺，一直望山坡上走，剛過山坡，只見裏面有一塊空長之地，彷彿是一座教軍場，往正南借了月光一瞧，十里之外，有一座山，成龍是福至心靈，心中說：「這山裏如何有這樣平坦之地，其中定有緣故，我何不派人下去探，再做主意。」想罷問：「你誰下去到這山坡平坦之地，哨探回來稟我知道。」胡進忠說：「我去。」自己跑下了山坡，一直往正南平坦之地，剛一邁步，只聽咯噠一响，一股青煙，再瞧胡進忠，踪跡不見，馬成龍說：「這是甚麼東西，大概是妖道說的妖術邪法，地下有地板滾板翻板，待我派人，拿石頭砸一下，試有什麼動作。」又叫人拾了一塊石頭，照了那平坦之地一扔，只見從地下竄上來好些枝火箭，成龍下了山坡一瞧，就知道這是一座八卦陣，成龍手下兵丁，找了

乾柴每人要一捆，扔在那平坦之處，點了火，燒他一個不亦樂乎，衆兵丁遵令，去找山裏頭柴火，少時一齊交令，扔在那平坦之處，用火點了，只聽聲响，怎見得有讚爲證？

南方本是離火，今朝降在人間，無情猛烈性炎炎，大廈宮室難占，滾滾紅光照地，忽忽地動山翻，猶如平地火餘山，立刻人人忙亂。

原來那平坦之地，上面是木板，裏面有地道，有賊人看守，名爲八卦陣，此陣正北壬癸水，地道裏有毒水噴筒，東方是甲乙木，地道有諸葛連珠弩，正南上丙丁火，下面有龍黃蛋，正西上庚辛金，有滾刀刀輪，中央戊己土，裏面有五土黑狼煙，有毒藥，人遇此必死，這是妖道，早已安排好了，此時他知道清營必有探山之人，是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一雙，不能放一個漏網，今天被馬成龍用火一燒，把木板燒着了，削器燒壞了，成龍並不害怕，遶道往正南，就是那個兵丁後面跟隨，方過這八卦陣，只見眼前有一個樹林，馬成龍說：「留神！」樹林中有許多賊，吩咐衆人，只聽對面有一人，高聲喊說：「來者何人，快通名來！」馬成龍睜眼一見，見是年老一位英雄，怎見得有讚爲證？

見英雄是一老叟，壽至古稀，童顏浩首，雖年邁，精神有，好俠義，無歇依，身歸三清好雲遊，佐邪教有奇謀，官拜忠勇鎮壯侯，念皇恩，不忘舊，有意滅賊掃清好英名。

馬成龍細看那個老英雄，身高九尺，面如紫玉，環眉大眼，頭戴如意道冠，紫緞子道服，白綾襪雲履，領下一部黃透紅的鬚子，手中拿一口金背刀，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成龍看罷，說：「你要問我，我家住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姓馬，雙名成龍，人都稱臨敵無懼，勇冠三軍的便是，你是甚麼人，快些說來。」那道人一聽，說：「原來是馬大夫，今天我巡查北山口，那八卦陣，是你燒的麼？」先把手中一口刀，往地下一插，拍掌說：「我並無害你之心，你可別往前去，再要向裏走五六里，必有性命之憂，我說的是好話，並非是嚇你，我打聽一個人，你可知道？」

馬成龍說：「有名便知，無名不曉。」那道人說：「提起此人，大有名，家住湖州雙旗桿巷丁家堡的人氏，姓顧，雙名煥章，江湖外號稱賽報應，後來做官，聖上賜恩，倭克金布，官封靖遠侯，此人可在營內？」馬成龍一聽，心中說：「那些天地會八卦教，俱與我侯大哥有仇，我別告訴他實話。」想罷，說：「倭侯爺告病，假回家去了。」那道人聽說，「一聲說：『馬大人，你回去罷，千萬別再往山內哨探了，恐有性命之憂，我要去也。』」把刀拿起來，一回身進了樹林，竟往南去了。這馬成龍一瞧，說：「這號東西，不叫我往那裏去，我去探一個水落石出來。」帶那二百名兵，又往前走有三里之遙，見對面站了一個人，說：「馬大人，還未回去。」又把那刀往地下一插，拍了手，巴掌說：「馬大人，我再望你打聽一個人家，住武清縣河西務的人氏，姓張，名廣，太現任江蘇水師營副將，你可認得了他麼？」馬成龍一聽此言，說：「你問的是張廣太嗎？就被參回家去了。」那道人說：「馬大人，你早回去罷，裏面多有埋伏，千萬聽我的話，不可不信。」一伸手把地下那把刀拿起來，說：「我去也。」回身一直望南就走。山東馬說：「我偏不回去，倒要到裏面瞧去，我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又帶着衆人，一直望前走了有四五里，前面有一人說：「馬大人，還未回去，我怕你不回去，我在這裏多站了一會，又把手中刀往地下一插，往前走了幾步，又把刀插在下，再拍手掌說：『馬大人，你可千萬別望裏走，恐有性命之憂。』」成龍先對衆兵那裏說：「見那人果然巴掌過來，相離不遠。」說：「馬大人，我再望你打探兩個人，你准知道，只兩個人是滄州人氏，一個姓謝，名祿，別號人稱賽展雄，一個姓韓，名虎，別號人稱藍面大王，我聽說他兩個人，自青龍山歸降大清，不知他二人現在官居何職？」馬成龍一聽他所說幾個人，我聽他都說的清楚，我不知這段事，是怎樣緣故，問他是誰呀？想罷，說：「朋友，貴姓？你是那裏的？」那道人說：「也是滄州人氏，姓馬，名傑，當年我有一個朋友，韓成公在世，我二人人在北五省，人稱鉅州二俠，顧煥章是拜弟，張廣太他的夫人，是我的姪女，那韓虎謝祿是我的姪兒。」馬成龍一聽，說：「原來是馬傑。」馬大哥，我不知道你在這峨嵋山中，做甚麼事？我久仰大名，今幸得會，也是三生有幸。

了，張廣太此時在獨龍口做總兵，謝祿韓虎，現在軍營，跟我管帶奮勇隊，倭侯顧煥章，如今現探南山口，我二人是今夜晚一同前來探山，他探南山口，我探北山口。」馬傑一聽說：「不好，南山口埋伏甚多，馬大人你先回營，我先到南山口救顧煥章去，我此時在這裏封爲一字平肩勇王，先到這裏封忠勇侯糧台都會總之職，我雖身在天地會心在大清國，我是要替國家除害，早晚到峨嵋山拿獲吳恩，我不要功勞，馬大人你先回去，我往南山口救顧煥章去。」說罷，回身望正南去了。馬成龍無奈，自己帶那二百多兵丁，一直回身，出離北山口，天已然亮了，到日出時，正要回營，只見跟倭侯爺那些官兵齊聲吶喊說：「馬大人不得了，我等實在不知倭侯爺是個氣傲的人，他叫我們在南山口外等候，他自己入山，走了不遠，落在滾板之內，我等想要回去解救，過來無數的八卦教匪，用撓鉤把倭侯爺搭住，拿往山裏去了，我等入少也不敢追，實在無奈，這才回來，求大人給我們講個人情。」馬成龍一聽，哎喲一聲說：「我的顧大哥呀，再未想到你死在峨嵋山裏，我回去稟明王爺，待找八百奮勇隊，前去替我恩兄報仇，雪恨，你等跟我見王爺再說。」那些個兵丁，都跟着成龍至大營內，中軍帳，馬成龍先進了大帳，給神力王請了安說：「回稟王爺，馬成龍探得北山口內，有妖人擺下八卦陣一座，俱是滾板翻板，火箭，五毒噴筒，被我用乾柴，把那八卦陣練製了，我又往前去探路，遇見一個老道，名叫馬傑，我問他是那裏人氏，他說姓馬名傑，別號人稱紅鬚子，在天地會八卦教內，封爲一字平肩王之爵位，他說在天地會內，心却在大清國，早晚得使，他定計獻峨嵋山，他還說裏面埋伏甚多，叫我不必往裏面去，我又往裏邊暗探，有十數里之遙，果有峻嶺高山，旌旗招展，人聲一片，我無奈帶着那手下人回來，至大營，見有那跟倭侯爺的兵丁，齊來報說倭侯爺被擒，我細問他們，都說是倭侯爺帶領人去探南山口，他吩咐衆人都在山口外等候，自己入山被擒。」神力王一聽，把二百兵叫進來，又問一遍，都是衆人同音，與馬成龍所說一樣，神力王吩咐調隊，進北山口攻山，拿賊關五成隊前往，三軍調齊，神力王出大營，探奔北山口，正往前走，那前隊到北山口外，王爺吩咐薩林太帶步隊

在這北山口把守，不准私離汎地，自己催坐下馬，帶馬步三軍人等進山，走了有十里之遙，前面有一道山梁，上面一聲砲响，人聲呐喊，齊說：「好一個神力王，你今休想逃步。」王爺與衆人一瞧，只見那山嶺之上，遍插旌旗，都是八卦教，有南萬賊軍，東西有十里長，兩山頭竟是伏兵，爲首有少會總安靜方呂天保，瘟瘟道人葉守敬，虎圍真人葉守真，雲南五傑任龍任虎任豹任鳳任彪，齊往下面嚷着說：「神力王，你等要瞧，顧煥章，你等把他抬上來。」只見有人抬來一個木板，高有一丈，寬有三尺，上面釘着一個人，神力王用千里眼一瞧，那衣服身軀是倭克金布，頸項之上釘着一個釘，前心釘着一尺多長的一個釘，下面兩腿在着一處，釘着一個大釘子，鮮血淋漓，甚是慘人，神力王一瞧，回頭問：「胡忠孝馬成龍馬夢太，你們久在一處，必認得，你們瞧那是顧煥章不是？」那三個人說：「那木板上用釘釘的，果是倭侯爺。」神力王一聽，哎喲一聲，在馬上吐出了一口鮮血，說：「罷了，可惜吾兒死在他人之手。」吩咐攻山大隊要闖山，只見上面有無數滾木，擗石，灰瓶，砲子，火筒等，伊大人怕有失，吩咐撤隊，那些官兵，都望回走，惟有馬成龍那三千八百奮勇隊，並不鳴金，伊大人過去說：「成龍，撤隊回營，我自自有妙計。」成龍說：「至死也不回去，非得打破了山，我也拿了吳恩，我對得起我大哥。」伊大人說：「你先調隊回營，我自自有妙計破山，不准違我之軍令。」那馬成龍一聽，分付鳴金，一棒鑼聲，大隊浩蕩回了大營，到營內，伊大人傳令說：「營門緊閉，不准放人私自出入，有一人出入，須有令箭。」付囑人等：「不准告訴王天龍，說倭侯爺被害之事。」伊大人只是怕成龍他一時奮勇，惹出禍來，先叫人閉了營門，又不叫告訴王天龍，又怕天龍帶病着急，老王爺回大帳臥床不起，屠海伊哩布二人，辦理軍情大事，馬成龍與夢太二人，設下顧煥章靈位，帳房內外看守，只一日，那差官睡着了，二馬在帳房內放聲痛哭，說：「恩兄顧煥章，你今天一死，但願你早脫生人世。」正哭着，只見外面竄進來一個人，把二馬嚇了一跳，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八十二回

王天寵誤走三岔山

楊永太泄機八卦教

詩曰 衣上猶存舊驛塵，三年兩度此勞新。空拋壯歲爲游客，重見名山似故人。道路蛇盤難托足，功名雞肋亦纏身。得歸便擬圖耕稼，却聽荒農苦話貧。

話說二馬正哭倭侯爺，自外面進來了王天寵，伸手把那靈牌拿起來說：「二位大人，莫非我恩兄有甚麼變故？」王天寵因八卦濂傷，反復在後帳養傷，每日倭侯爺總在跟前，自那日晚上，不知侯爺往那裏去了。今天早晨，伺候人說：「侯爺那裏去了？」下邊人說：「奉令出差，上湖廣催餉去了。」王天寵聽了不信，說：「我大哥，要往那裏去，必要給我一個信，焉有不給我信之理，我今日身上不爽，我到外邊訪問，再者夜內我夢恩兄渾身血淋，說我死的好苦，我醒來是一凶夢，我何不到外邊訪一個實信。」想罷，站起來到了外邊，正要向前鋒營，只見病二郎李慶龍，帶着四個差官，拉住了馬，帶着弓箭，一直望前鋒營去。王天寵緊行幾步，說：「李大人，你可瞧見倭侯爺往那裏去了？」李慶龍說：「我聽說奉命押摺差入都去辦事，不知何時回來。」王天寵還是不信，只見那邊左營參將鄧德彪過來，他又問說：「倭侯爺往那裏去了？」鄧大人一想，心內說，有副帥的令，誰敢告訴他，想罷說：「侯爺出差，上四川總督那裏去了。」王天寵一想，更不對了，三個人說了三樣，他竟奔威遠營馬成龍這裏，那看門的徧睡着了，他一進帳房，把靈牌兒抓過來，說：「二位大人，我侯爺大哥，到底往那裏去了？」二馬想着瞞不住了，就把探山過害之事，說了一遍。王天寵放聲痛哭，說：「我那恩兄二位馬大人，爲何王爺不調兵給我兄長報仇雪恨？」二馬又將王爺着急吐血，伊大人不准放人出營之故，說了一回。那王天寵到了神力王大帳，說：「民子王天寵，請王爺的安。」老王爺知道他是一個義士，說：「王天寵，你來此何幹？」王天寵說：「王爺，我入峨嵋山刺殺吳恩，替我恩兄報仇雪恨。」說罷，站起身來，望外面就走。那神力王說：「王天寵不可前往。」

等你養好了傷，再入山不遲。」那王天龍故作未聞，找了一口雁翎刀，跑在營內說：「衆位大人，我王天龍替我恩兄報仇，入山去了，三天之後，你等必知分曉。」說罷，自己撲奔營門，那神力王傳令不准阻擋他的去路。王天龍急速帶氣，出離了大營，到了正午之時，自己心血一迷，不知東西南北，他往正西走了有三十多里路，到了一座山鎮，他一瞧路東有座店，進了店，小二說：「客官往東上房罷。」自己一瞧說：「給我兄長報仇，爲甚麼來到此處？真乃怪事！」一急，又迷昏過去了，進了上房，把那靈牌兒掏出來，說：「恩兄請坐。」那小二一瞧，嚇了一跳，說：「那裏有甚麼人泡了一壺茶，桌上拿了一個茶碗？」王天龍說：「混帳東西，真不要臉，我們兩個人爲何拿一個茶盞？你既如此，我要打你這個東西。」小二說：「我不知是二位客官。」過去又拿了一個茶碗，見王天龍斟了兩碗茶，先端一碗放在那裏，說：「恩兄你吃茶。」小二把舌頭一伸，說：「一個人搗鬼話，又要酒菜。」小二知道是一個人，拿了一雙筷子，一個酒杯，那王天龍說：「這個東西，真不要臉，我且問你，你不瞧見兩個人麼？」小二連忙答言，又取來了一個酒杯，一雙筷子，擺上了菜，聽見王天龍在那裏嚷說：「恩兄吃酒用菜罷。」小二到了櫃房內，與掌櫃的說：「方才來了一個住店的客人，是一個半瘋兒，他在那上房，自己只說鬼話，不知是甚麼緣故？」那店中掌櫃的，姓馬名德順，久趕大營做買賣，爲人忠正和平，因年月荒亂，他在那裏開了一個旅店，聽說此事，他先到了上房窗外偷着一瞧，認的是公道大王王天龍，他一見就進去了，給王天龍請了一個安，說：「王大爺說你老人家莫非是瘋了嗎？」王天龍定了心，他自己才明白，過來說：「你是誰呀？」馬德順說：「你老人家不認得我嗎？我當日久在外邊做買賣，後來我販賣綢緞，路過聚泉山，我在那裏掛號，遇見你老人家，後來趕大營做買賣，在江湖，咱們也見過，今天從那裏來？」王天龍心中說：「認得我的多，我問他這是甚麼地方，再作道理，隨問說：『店東，這是那裏離峨嵋山北口有多遠？』」馬德順說：「此去東南二十里，就是北山口，進我們這村南，那一道小山嶺進的多，未知王寨主爲何請道其詳。」王天龍就把那倭侯爺被擒，賊人把侯爺用木板

銜在山嶺之上，說了一遍，馬德順說：『寨主要替候爺報仇雪恥，也不可這樣瘋顛，你自己要往寬裏想才是。』又勸了王天龍半天，那王天龍就心平氣和，說：『店東多謝美意，我再問你要一入山，都是天地會，是還有咱們清國的人？』那店東說：『山裏都是天地會的賊人，我明天送給寨主入山走長路的乾糧。』說罷，告辭去了。王天龍自斟自飲，直吃到二更以後，自己叫人撤去殘棹安睡，次日天明起來，掏了一錠銀子，算還了飯帳，才要起身，馬店東出來給王天龍一個白布口袋，裏邊裝着是入山的乾糧，奉送王天龍多謝，出店一直往南，正走了有五、六里，前面是高山峻嶺，望上有一條小道，王天龍入山，望南一瞧，大峰俯視小峰，前嶺高接後嶺，惟有兩條小路，直接正南，一條路通東南，有一條小徑往正東，一直往正南行走，走了有二三里路程，天已晚了，瞧不見山路，也未遇見一人，路靜人稀，也不見有一個山莊，天已晚了，也就分不出東西南北，走了一夜，不知走了有多少路，徑坐在就地，等候天色大亮，又睡了一覺起來，天色已正，站起身來，一直望前走，天氣又熱，怕口袋內餽餽壞了，前邊有了個樹林，一旁有無數的石頭，天龍把餽餽從口袋內掏出來，晾在石頭上，坐在一旁歇着，只聽那邊有人叫喊，說：『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過去，半個不字，定然結果你性命。』王天龍一瞧，見有三十多個嘍兵，多是花布的包頭，象皮咯達，短衣襟，小打扮，王天龍看罷，說：『你這一夥賊徒，也不睜眼，我乃福建台榭聚泉山公道大王小白龍，王天龍在此。』那些嘍兵不由一陣狂笑，說：『你開眼，瞧我這座山，比不得別處，你先別道字號，你聽我們告訴你。』

家住山嶺有數秋，飄蓬湖海浪閒游，秦中嘍囉千百隊，勝似皇家九龍樓。

王天龍一聽，說：『你這個狐羣狗黨，待我結果你性命。』一擺手中刀，撲奔了那二三個嘍兵，掄刀就剝，那些嘍兵急架相還，如何是王天龍的對手，幾個照面，那些嘍兵往正東跑進了山口，只見從正東山口內，出來了一個老英雄，身高九尺，面如藍靛，兩道環眉，一雙大眼，花白鬍子，身穿藍縷綢褲，薄底快靴，手擎金背刀，說：

「小輩休要無理，我來也。」過來與王天龍動手，二人在山場之上，一往一來，不分高下，只見從山口出來一騎馬，馬上有一個女子，年在二十以外，五官俊俏，品貌端方，頭上有手絹罩頭，身穿藍綢子女衫，月白綢子中衣，窄窄弓鞋，蛾眉皓齒，杏眼桃腮，手擎綉絨刀，催馬過來，望那老英雄說：「爹爹躲開，我來拿賊。」掄刀照定王天龍就是一刀，王天龍閃在一旁說：「你且慢來，我乃男子漢大丈夫，豈能與你這三縉梳頭之人作對？」那老英雄說：「朋友，你姓甚叫甚麼？那裏人氏？」王天龍說：「我乃福建台攢聚泉山公道寨主王天龍是也。」你是甚麼人，快說名姓，那位老英雄說：「朋友，你王天龍王義士，我姓楊名永安，別號入稱虬首龍，吾二弟楊永太，先占聚泉山，聽說讓給尊駕，今朝相會，真是三生有幸，請至山寨一叙。」那王天龍說：「老英雄我有要緊大事，我要入峨嵋山，刺殺吳恩，替我顧大哥報仇雪恨。」楊永安說：「你既奔峨嵋山，走錯了路，你跟我到山寨，我指你一條明白大路。」王天龍跟楊永安帶了驍兵，望東往了山口，那女子一催馬，早已奔山寨去了。王天龍一瞧，那正北有一個山寨，在半山中，寨門高大，一帶石牆，進了大寨門，兩旁俱是居室，正北大廳，兩房有小角門，通後寨大廳之上，擺着刀鎗架子，讓天龍上面落座，永安叫人獻茶，放在桌上，二人吃茶，天龍見山寨內冷清，也不過一百多名嘍兵，正在談說，外邊有人來報說：「二寨主歸山，到寨門外。」楊永安聽說，站起身來，帶笑說：「王寨主暫坐，我到外邊去就來。」到了大門，楊永太一瞧，心中說：我自歸天地會，我兄永不與我說話，只聽他兄長永安說：「二弟你過來，劣兄有話與你說。」附耳如此，楊永太答應，二人進來，王天龍一瞧，是故人，說：「老英雄，你自那裏來？」永太說：「我與你別後，天地會內有幾個朋友，邀我入夥，我一想，人在世，一處不到一處迷，是處不到，不知我就入了天地會，在峨嵋山封爲管帶，會總之職，今天來看我兄長，正遇王義士，真乃三生有幸。」王天龍說：「老英雄既在峨嵋山，我恩兄願煥章被擒的事，受了三釘之慘，你可知道？」那楊永太一聞此言，說了一片言語，王天龍目瞪口呆，從此生出是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馬成龍奉調汝寧府

老俠客泄機平安莊

詩曰 一蹙露蹄骨亦寒，念年辛苦據征鞍，卽今日近長安遠，從古天高蜀道難，金盡可能長作客，錢多容

或好升官，世人不棄君須棄，破甑何曾見復完？

話說楊永太一聽天龍之言，說：『你要問顧煥章，那日探峨眉山北山口之事，我知道，你別忙，咱們喝着酒我告訴你，吩咐擺酒。』下面嘍兵把酒擺上，三人落座吃酒，楊永太說：『王義士，你今年多少高壽？』天龍說：『三十一歲。』永太說：『我聽人說，尊駕孤身一人，並無妻室，人生世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天龍長嘆一聲，說：『我此時那裏有閒，去辦理閒事，我先替我恩兄報仇雪恨，然後再說。』永太說：『我給王義士，保你一門親事，就是我長兄之女，今年二十四歲，不說德貌兼全，也知三從四德，你何不聯一門親戚，我兄長也有倚靠了，我兄弟二人，並無子嗣，不知王義士尊意如何？』那王天龍一聽，說：『老寨主所說，我本應從命，無奈此時，我有一件大事，未曾辦完，實不敢應允。』楊永太說：『既不應許，也可咱們喝酒罷。』王天龍說：『尊駕說過我恩兄顧煥章受害之事，你既知道，何不先指明白我。』楊永太說：『你要問那件事，我告訴你罷，我知道不能與你說，你是大清國的人，我是天地會的人，獒犬吠堯，各爲其主，你可知道，你要是應允了，我保親之事，我就把那顧煥章被擒受三釘慘死之事，是誰拿他，我再與你說。』王天龍本來是迷了這座山寨，離峨眉山有多遠，一聽楊永太之言，說：『老英雄，我就應允，我連聘禮都沒有。』楊永太大喜，說：『不必聘禮，有你一句話，就是留下你一枝鏢，就是定禮。』王天龍掏出金鏢來，交給了楊永太，站起身來，拜見岳父，楊永太甚喜，說：『賢婿，我讓你上山，我就有心與你說，怕你推辭，多有不便，故此聽說吾二弟一來，吾甚喜悅，我想你二人是故舊之交，我出去告訴他，來與你說，我這座山名三岔山，往東走，奔湖廣地面，往西走，是峨眉山，往南奔漢中，前者我帶着女兒，在各處擇婿，我

原有此心，訪一個天下成名的英雄，未想到今天得了乘龍佳婿。」三人從新吃酒，王天龍又問說：「顧煥章被擒受害，岳父請道其詳。」楊永太說：「我此時在天地會內，不過是觀妖人之變，早晚我要替國家除害，刺殺了妖人，未得其便，俟候爺顧煥章那日，是在南山口鎮龍山夾海口內，落在滾板之內，有巡查南山的金鏡會總文綉拿住，送給勇南公爺飛虎宋天雄那裏，後來有一字平肩王馬傑，把他要了去，我想要去救他，天已大亮，聽說用板釘在北山口內，青龍嶺內，據我想，那馬傑乃是北五省的英雄，行俠作義，他焉能害他，其中必有緣故，找了兩個人，都是認得顧煥章的，叫他二人辨，真是假，他兩個瞧那被釘之人，渾身是血，五官着一重傷，瞧不明白了，你訪能人入山，見馬傑去，就知死活了，此時山裏頭根緊有七層圍子，都有人把守，出入總有腰牌爲證，怕有奸細入山。」王天龍說：「我要入山進不去。」楊永太說：「進不去，你又與妖道過陣時，會中人也認得你的，你訪能人入山，探馬傑的口氣，盜他的八卦旗與太阿劍，他的金鏢給我一支，如有人進山，你們也與他金鏢一支爲憑，我做內應。」王天龍一聽說：「我往那裏去訪能人。」楊永太說：「江蘇宜興縣西海岸獨龍口總兵張廣太，他在那裏廣擡英雄，你歇幾日，再上去，獨龍口，我這就告辭了。」天龍伸手掏出一枝金鏢，來給楊永太，送出大廳，二人分手，王天龍住在山寨，暫且養病，那些驍兵都在後山空場耕種稻田，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至新春三月，王天龍病也好了，想要起身告辭，楊永安備酒送行，外邊有人來報說：「山下有清朝的官兵，馬隊三百，帶兵官是山東馬稟寨主知道，從山下過去，不知何故。」楊永安說：「你等下山追上，說我與王姑老爺請他們上山，驍兵下山，就追馬成龍往那裏去。」因大營神力王帶病，賊人也不出山，來攻了兩次，官兵帶傷之人不少，這一日來了一角文書，是穆將軍去文書，調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個人，是因天地會老會總任山，他前由獨龍口帶隊繞路，在僻靜深山內，探聽吳恩搬回峨眉山去了，派他這手下的餘黨，改扮逃荒的人，奔向南界，那日到河南地界聚齊了，派雲南小長萬楊平爲先鋒，大耗神梅峰爲接應，後合糧台撤山鵬陳忠，外有張寶仁任

鳳山遣遜會總，大小四十八家會總，大兵十萬，進取汝寧府，一日取了汝寧，分兵取歸德、夏邑、虞城等處，警報早到河南巡撫慶安、保慶大人，調各處提鎮協鎮帶兵勦滅，一面奏明朝廷，康熙聖主派建威將軍侍衛處領隊大臣穆粘魯、蔡榮帶十萬精兵，征勦河南會匪，派兵部侍郎王平爲提調參贊大臣，奉旨調滿漢侍衛八十名，頭等侍衛偉托保蓋三、賈薩哩善哈三保等衆人，那出都之時，想起本隊官兵人等，俱是八旗滿漢之人，並未打過軍需，不知賊人情形，有人說：「跟神力王大營內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人久戰天地會八卦教，何不把他們調來，一同征勦？」老將軍去了一角文書，那神力王接着派馬夢太、李慶龍二人帶五百馬隊，馬成龍爲統領，發了路引，那日路過三岔山，馬隊走的快，嘍兵何能追上，三個人玩笑，那一天到了一座鎮店，是南北大街，路西有一座大酒店，三個人帶隊進店，安了公館，下馬入西上房，有伺候他們二個人的差官，送進淨面水來，夢太把帽子一摘，蹣在那裏洗臉，李慶龍也就那裏蹣上，惟有山東馬坐在椅上，也不言語，面帶怒容，馬夢太洗完了臉，站起身來，笑說：「馬大哥，你不洗臉。」馬成龍也不答言，夢太不知爲甚麼，心裏不解，聽見山東馬說：「你這兩個，連一點規矩也沒有了，那兵丁見了你們，應該如何？我是個統領，你兩個人是我的屬員，進了公館，我先坐在這裏，連帽子戴着未解，你們兩個人，一路渾排場。」夢太一聽，心中說：「好朋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念故舊之交，連忙穿好衣服，戴上帽子，說：『大人要早吩咐，我二人連在一處屋裏，都不敢住，我想咱們是朋友，才無拘束。』李慶龍也把帽子戴了，二人心中不悅，勉強帶笑，與成龍說話，成龍一笑說：「你這兩個東西，每日與我玩笑，今天我要笑你兩個就不成了，我欲往你兩個人充大人，我早就充了。」帶着他到領項，也在咱們手內，咱們兩個人如此，餓他一天，也叫他知道，說罷，二人進了屋，又喝了酒，時已子牌，吩咐撤去殘席，安歇，次日天明起來，用完了早飯，算還飯帳，出了店門，望前走，天有午牌之時，暮春之際，天氣甚熱，前邊有一個樹林，三人見了樹林，說：「站住歇歇，你看前邊有兩條大路，不知那是正路？」三個人下馬，坐在馬鬮之上，衆兵丁也下馬，在林子旁邊，見過

往行人，訪問的，這大馬戲龍說：「馬大哥，咱們哥兒，是結拜的兄弟，昨日晚上，你就不對，不應該那樣玩笑。」馬成龍一聽，說：「你這過去的事，何必如此。」夢太說：「你過去了，我不過去，從此我越想越有氣。」成龍說：「你有氣不與我說話，我這想個法，你別交我。」夢太說：「好，跟我的，帶馬過來。」說着上馬，從人收拾物件，帶二百五十馬隊，竟自去了。馬成龍回頭與李慶龍說：「李大人，你瞧他是個人，不應該這樣辦法，自己哥們，何必這個樣子。」李慶龍說：「是你不到，你們兩個人，當初與顧煥章在神前一拜之交，自倭侯爺一死，你二人應該親近，才是，為甚麼玩笑。」你說山東馬一聽，竟不願意交，我就散，李慶龍說：「跟我的，帶馬過來上馬，說頭前走了。」馬成龍一瞧，二個人帶隊走了，說：「跟我的人，一左一右一張，並無一人，猛然醒悟，說：「好個馬夢太，這號東西，他知道我是沒有帶着銀錢，他兩個人商議好了，就都走了。」不上馬，追他二人，那二人打算餓我一天，我明白了。」站起身來，伸手方要拉馬，聽見樹林邊有人嘆息，說：「罷了，該當我今天死在此處。」成龍抬頭一瞧，見東邊有一株小柳樹，旁站着一人，年約七十多歲，身高四尺，赤紅臉，白鬚，身穿藍布大衫，白襪，青鞋，手拿一根繩，扔在樹上要上吊。馬成龍過去，說：「老頭兒，你想不開，偌大年紀，還要想尋死，這見你這為甚麼。」那老頭兒嘆了一聲，說：「我是江蘇人，姓朱，孤身一人，並無親故，家私百萬，俱被我花費了，今天從早至此，並未吃飯，我想我活這麼大歲數，還等着餓死。」成龍說：「你跟我走罷，我救你，我管你一頓飯，我還賜濟你。」那老頭說：「你真救我，是怎麼樣救，怕你管不起我吃的。」馬成龍說：「我要是不救了你，我是一個痛進子。」那老頭兒說：「好。」二人同到樹旁，把馬解下來，成龍上馬說：「你跟我走罷。」那老頭兒一瞧，說：「這個人應誓了，你救不了我，你騎着馬，我偌大年紀，如何跟得上那匹馬。」成龍一想，說：「你上來就是。」那老頭兒抓住馬成龍的腿，也騎在馬上，跨在成龍身背後，兩隻手一摟他的腰。山東馬說：「好傢伙，幸虧是一個老頭兒，要是年輕的人，我決不能叫你騎在背後。」我那二人一縱馬，有二十里之遙，前面一座鎮店，馬成龍來到此處，要惹

出一場大禍，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假改扮訪尋鬼臉太歲

定奇謀捉拿花面魔王

詩曰：送君揮手便長征，身世茫茫百感生。放浪且傾河朔飲，纏綿偏有渭陽情。窮懷寒鴉投林意，飢作哀

鴻下澤聲，不是臨歧兒女態，康衢幽怨本難平。

話說馬成龍騎馬，入這座鎮店，南北大街，路東有店，字號是泰來客店，成龍下馬，那老頭兒也跳下馬來，說：「咱們進店吃飯罷。」成龍說：「甚好。」拉馬進店，小二把馬接過去，拴在馬棚內，問客人是住南上房，馬成龍說：「我們只有兩個人，並無別人。」隨帶那位老頭兒，一瞧南上房五間，甚是高大大門東是廚房，大門西是櫃房，二人進了南上房屋內，當中一張八仙桌兒，一張椅子，中有一軸桃山，上畫的是竹林七賢，一條對子，上寫是：「不因果報方行善，豈爲功名始讀書。」

二人進了西裏間，靠北窗是一張木床，南邊是一張八仙桌兒，西牆上掛着茶几，也有名人字畫，掛在牆上，床上有一張小六仙桌兒，馬成龍在西邊落座，老頭兒在東邊落坐，小二沏上茶來，馬成龍一想，與夢太二人玩笑，我也沒帶着錢，先叫小二問有饅頭沒有？小二說：「有。」成龍要了一盤饅頭，一碗蝦米兒湯，那老頭兒一聽說：「我說你救不了我，你還起誓，我要吃這個？你想我百萬家私，如何花完？」成龍說：「你自己要罷。」老頭兒說：「堂兒過來，我問你，咱們這裏都賣甚麼吃的？」小二說：「應時小賣，包辦酒席，乾鮮各樣，山珍海味，一概俱有。」老頭兒說：「你把上等的海味燕席，一桌上好的陳紹酒來，一罈，給我耍玉壺盞頭春酒。」小二下去，不多時擺上小菜碟兒，把乾鮮菓子，先擺上，搬過一罈子陳紹酒來，放在一旁，先拿出一碗，叫老馬與老頭兒嘗，老頭兒說：「倒出上半罈，下半罈有泥，我不要了。」小二又把盞頭春送上，少時冷葷熱炒，各樣菜蔬，皆擺在桌上，那老頭兒自

斟自飲，成龍也喝了幾杯，瞧那小老頭兒，用筷撿這樣菜一吃，說：「咳，沒有一點滋味。」又撿了那一碟，也說不好，吃一連吃了幾樣，都說不好，成龍本來不愛聽，暗想：怪不的他把家財花完，要尋死，這一桌菜，沒有一樣對他的口味，又叫堂管說：「你們這裏有活鯉魚沒有？」小二說：「有。」老頭兒說：「你給我，要個鯉魚，再要一個鰱魚糕，給我來一尾清蒸鯉魚，又要了十數樣菜，擺上菜不吃，他說甚麼做的不好，口味淡了，他就不吃了，又望成龍說：「你給五十兩銀子。」成龍說：「做甚麼用？」老頭兒說：「我有一個毛病，吃完飯，我最好龍陽，每日如是，你給我五十兩銀子，我去找一介我樂會子，你知道了。」馬成龍說：「你這老頭兒，是玩笑我。」且問你七十多歲的人，還這樣談諧，我不給你銀子，伸手一抓，那老頭兒跳在院內，山東馬說：「跑堂的你跑開罷，這個老頭兒是好色的。」成龍到了院內，並不見那個老頭兒，往那裏去了？只見店門口，七八個大漢，都是頭短頸粗，腦袋大，身穿一身青短打扮，薄底快靴，挑眉豎目的，與店中小二說話，又見從櫃房內出來了一個人，手拿着一封銀子，交給那幾個大漢，說了幾句，成龍也聽真，叫小二過來，問他那人，是做甚麼的？小二說：「你老人家要問，我們這座鎮店，名叫平安鎮，有三萬多戶人家，我們這鎮店，正南二里之遙，有一平安莊，莊中有一位莊主，姓金，名叫四彪，人稱花面魔王，是本處一個人物，結交官長，走跳衙門，他莊中有一個教師，姓鐵，名叫光明，他那莊中有英雄所，莊士營，常在我們這座莊鎮之上，詭詐舖戶平民人等，那些餘黨，又來詛我們，我們這座店內的東家，姓張，名叫國瑞，是本鎮的個會首，這鎮上有二百餘名團練鄉勇，是我們店主人管帶，那些餘黨，來在店裏，說我們店東，欠他家莊主四百兩銀子，我家掌櫃的惱了，說你詐到我這裏來了，叫人來把他餘黨打了，身帶重傷，有人送他回去，出來說和，瞞着我們，掌櫃的貼了五十兩銀子，作為養傷，是這麼一段事。」馬成龍一聽，方要回歸南上房，只見店門外馬夢太李慶龍二人散步，馬成龍正愁無錢，算還飯帳，瞧見他二人，不由的說：「二位賢弟，不要玩笑，哥哥在此處等候。」夢太說：「我等你過去了，你也會住在這裏，你吃了飯嗎？」成龍說：「你兩個人，商議

好了，算我不知道，方才你二人走後，我遇見一個老頭兒上吊。」成龍又照着方才之事，細說一遍，夢太大笑說：「這件事人家要笑你，要是遇見我也不敢與我談話。」正說着，覺着背後有人，摸他肛門一下，夢太回頭一瞧，沒人，羞的面紅過耳，又不好說，又與二人說話，又有人摸了他一下，他急回頭一找，裏面台階之下，有一堆木頭堆着，夢太望木頭後一找，有一個矮身軀的小老頭兒，馬成龍也瞧見了說：「老兄弟留神，這好東西，最好玩笑。」夢太說：「你爲什麼摸我的肛門？」那老頭兒說：「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你三人這裏來，我有一場大富貴，送給你三個人。」那人先進了南上房，三人後面跟隨，到屋內落坐，那老頭兒說：「你三個方纔也聽見那平安莊花面魔王金四彪名頭，他有一位教習，姓佟名起亮，別號人稱鬼臉太歲，改名鉄光明，乃是天地會八卦教的會總，他莊中有六七百會匪餘黨，你三人改扮去捉拿佟起亮，他乃奉旨嚴拿的要犯，拿住必是高遷。」成龍說：「我三個人帶兵勦拿他。」老頭兒說：「那不成，你三個先去，入他莊中，然後在裏邊訪真，外邊預備官兵，裏應外合，大事可成，要帶兵去，到那裏，那莊門一關，你們不但進不去，還退不出，莊上面把守甚嚴，你們要退，人家在後面出其不意，把你們拿獲，倒是反害你們，三個人去到那裏邊，假扮做白牌之人，混進平安莊外邊，請店中東人張國瑞，帶本處鄉勇與官兵在平安莊，你三個人定一個暗號，如進莊之時，見了佟起亮，你三個人一使暗令，外邊有官兵攻打，裏邊有三人捉賊。」馬成龍說：「我們扮作白牌的。」老英雄說：「你三個人如此。」成龍叫小二，把店東張國瑞請來，給三個人行禮，馬成龍三人一瞧，那店東年在三十以外，品貌不俗，白臉長眉大眼，身穿青綢子長衫，薄底快靴，笑說：「三位大人要替本處除一大害，我方纔聽見小夥計對我說了，我調齊本莊之人，三位大人的官兵，共有多少？」夢太說：「馬隊五百，官兵俱在東隔壁店內，差人去把差官叫兩名，交給張國瑞管帶調兵，就是。」日色平西，我三個人這就去了，黃昏時候，你帶兵到平安莊外，不可有誤，那老頭兒說：「我膽量最小，你等要拿住賊人，還好，倘若拿不住賊人，人家帶人來在這裏，我借大的年歲，往那裏去，你們瞧這

東屋內，用有一個木櫃，你們用一個綿被，把我包好了，放在櫃內，把櫃一鎖。」四個人一聽，說：「你想要悶死我們，不做那損事。」那老頭兒說：「與你等無干，你們照我說辦起就是。」成龍與夢太正恨他玩笑，一聽此話，正中機關，取來一條綿被，把他包好了，裝在櫃內，鎖好，說：「咱們走罷。」張國瑞說：「三位大人甚麼暗令，請指示明白。」夢太說：「馬大哥，你說罷。」成龍說：「你在外邊聽見我的聲音，一嚷，掉了好傢伙，就調兵攻打莊子，不可有誤。」三個人出離店門，有人指示，明白望正南走二里之遙，就到了。慶龍說：「我先去擺。」自己也把二鈕反扣，先緊走幾步，見正南有一座大莊院，周圍都是大牆，牆外有溝，南邊一個正莊門，東邊一個後門，李慶龍到了南門，望莊裏一瞧，那裏邊房屋甚多，大門內是門房，門外有四株龍爪槐，甚是繁茂，李慶龍來到門首，裏邊有二十多人，坐在板凳上說閑話，一見李慶龍，說：「你是做甚麼的？」李慶龍伸了三個手指頭，這是暗號，天地會究說話不離本，伸手先見三反搭二鈕扣，腰中白布纏，那些人一見他伸手，都先站起來，說：「本字從那裏來？」李慶龍說：「從峨嵋山來，奉八路都會總之命，前來下白牌。」內中有人問峨嵋山都會總姓甚麼，叫甚麼，李慶龍說：「姓吳名恩，別號人稱賽諸葛。」過來一人說來，先跟我在外邊客廳之內，稍坐片時，必要傳你，慶龍跟那人到東配房落坐，有人倒一碗茶來，那人進裏院回稟去了。馬夢太到來，說：「本字辛苦了。」眾人問：「那裏來的？」夢太說：「玄黑山的正印會總盧三爺副印會總雲南七勇士金鐘無敵大將軍曹天興，遣我前來走白牌。」有人也把他帶進大門東邊，與李慶龍一間屋內，二人裝不認得，這個人出來，到門上說：「你們進去，回稟一聲罷。」正說着，山東馬也來了，到了門首，說：「本字請了，我是剪子峪的會總老龍神，馬鳳山與侯德山兩家會總，派我前來走白牌。」內中有一人，一瞧馬成龍這個模樣，雖未見面，常聽人說他的穿着打扮，五官模樣，門口問朋友你貴姓，山東馬一聞此言，一瞧裏面勢派甚大，心中想：「今天這段事，不是他瞧我半天，他問我，我且說罷，我告訴他姓馬名大海，那人說：「是山東人。」成龍說：「是登州府文登縣人氏。」那個人說：「你跟我來。」

罷。成龍進去，自己穿着藍布大褂，高腰襪子，山東皂靴，暗帶着兵刃，聽見那個人說：夥計們，把莊門鎖好了，巡查留神，馬成龍心中明白，跟那人望裏走，焉知道惹出一場大禍，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平安莊老豪傑拿賊

半截村小英雄遇俠

詞曰：舊游回首記依稀，湖上樓台各盡非，幾輩笙歌名士老，一輪風月故人歸，青山失意曾無意，白水盟心尚不違，今日飄另誰是伴，獨銜杯酒看斜暉。

話說馬成龍跟那個人到了東配房，與夢太二人坐在一號，然後那人出去了，成龍說：「二位賢弟，莊門鎖了，你看應該如何？」夢太擺手不語，自外進來一人，有二十多歲，五官俊俏，身穿二藍洋縐大衫，薄底快靴，說：「你三個人，是走白牌的，拿過來，祖師爺先看牌，後傳見。」夢太說：「內有機密事，面見細稟。」那人說：「你三個人小心了。」出了東房北邊，是二道重門，西邊是花園子，好俊俏一所宅院，怎見得有讚為證：

上下俱是綠瓦，週圍都砌紅牆，雕梁畫棟吐龍光，鳳閣斜張蛛網，珍禽枝頭百轉，名花園內羣芳，風流富貴不尋常，亞賽王侯氣象。

三人跟那少年，進了重門，東西寬大，俱有廂房，彷彿朝房的樣子，正北有九間大廳，上面點上紗燈，廳前月台上，坐着兩個人，正中有八仙桌兒，後邊有一張椅子，坐着一個道人，頭戴九梁道巾，身穿寶藍緞子道袍，腰繫九股絲羅肋佩寶劍，左邊半面是黑的，右邊半面是白的，花白鬍子，三人一瞧，認的是修起亮，東面桌後，也坐着一個人，光頭戴帽，項短脖粗，身穿青縐綢長衫，上面無數花斑，濃眉圓眼，準頭豐滿，五官凶惡，兩旁台塔上，有二十名伺候人，都是三角白綾巾，插白領，身穿箭綢袍，肋佩太平刀，兩邊站着有二百名莊兵，都是長鎗大刀，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馬成龍在面前，鬼臉太歲修起亮一瞧，說：「那邊好像是馬成龍，你這小輩，休要逞能，我來也。」掄

手中寶劍，照定馬成龍就砍，成龍急架相還，二人在院中，戰了十數個回合，衆人也不知二人所因何故，不分高下。李慶龍馬夢太二人過去，捉拿那花魔面王金四彪，金四彪拉住手中鎗，與李慶龍馬夢太二人動手，正酣戰之際，山東馬大嘍一聲說：『好傢伙，你們快來罷。』那院中鏗聲，人聲一片，說：『好兩個小輩，你快把他等拿住，不可放走，壞了我莊中之事。』那些賊人齊聲吶喊，說：『快把這三個餘黨拿獲。』三位英雄擺兵刃，與衆人動手，馬成龍說：『好傢伙，掉進了你給果你等。』掄手中大環金絲寶刀，遇着就死，逢着必亡，直殺的人頭滾落，血水成河，外邊張國珍帶鄉勇官兵人等，殺進了平安莊，鬼臉太歲一瞧，不好，飛身上屋，成龍說：『馬老兄弟，你跟着我，不可有誤，把賊交給你。』馬太拉手中短刀，說：『你這個小輩，我來結果於你，你要逃去。』修起亮窟房越脊，直奔那後花園內僻靜之處，打算逃走，不想夢太在後邊，跟隨到了花園內，說：『馬夢太，你惜大的年歲，你今饒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我不忘你的好處。』夢太說：『我乃奉旨嚴拿賊犯，你今天要想逃走，是比登天費事。』修起亮說：『你這老匹夫，休要無禮，我來結果你性命，你不必逃走。』修起亮你這裏來，我分過高低上下，夢太掄手中短刀，過來二人動手，夢太的刀法精通，修起亮劍路高強，二人戰兩個時辰，天色大亮，修起亮進了花園樹林內，夢太也不敢追進去，只在外邊等候，說：『修起亮，你要出來，我絕不能放你逃走。』自己蹲在樹林外等候，且說：『馬成龍與花面魔王金四彪，被三位英雄拿住，餘黨盡皆逃走，官兵將賊殺了一個土平，天色大亮，不見夢太在於何處，派人各處尋找，馬成龍到後邊花園內，只見夢太蹲在那裏，口內說：『怪道。』成龍說：『賢弟，你饒甚麼？』夢太說：『昨天晚上，我追賊來到此處，賊人進了樹林內，我方要追進去，有人在後邊，摸了我一把，我回頭一找，並無一人，我想這事，真是鬧鬼，我又在各處尋找，俱皆不見，我無奈在這裏等賊。』天有二更時分，我才進此林，把賊人拿住，捆在樹上，我出來了，大哥跟我進樹林，把那賊人拿住，解往入都面聖請功。』成龍喜悅，二人進了樹林，一瞧果然，修起亮在那裏，細在樹上，二人過去，把修起亮

解下，拉到前邊，交給官兵，與金四彪網在一處，把莊中細軟物件，各賞三軍，大家回歸平安莊店，派官兵看守兩個罪犯，又叫張國瑞稟報與地方官知府，到了上房，聽見櫃內，有人說：『快把我放出去罷，那成龍趕緊開櫃，把那個老頭兒放出來，那老頭兒說：』三位大哥，昨夜晚一見面，就與賊人打在一處，你們三個人，膽量不小，我有一件事問瘦馬大人，你昨天在賊人花園之內，爲甚麼不把賊人拿住，快些說來。』夢太說：『你這老頭兒，如何不把賊拿住，我網住他的。』那老頭兒說：『你這個人，竟說瞎話，賊人修起亮，被你拿住，口內堵的是什麼物件。』馬夢太也不語，老頭兒說：『張國瑞去，你把那老頭口內堵的手絹兒取出來，是清洋縐的，上綉五福捧壽的花樣。』店東張國瑞把修起亮口內的手絹取出來，叫慶龍馬成龍二人瞧，山東馬一瞧說：『老兄弟，這個老頭兒，帮你拿他來的，要不然這手絹他如何知道。』瘦馬羞得面紅不語，自己到東房櫃內一瞧，說：『馬大哥，這真是一位老俠客。』大哥問他姓甚麼，叫甚麼，昨夜晚上實在是他，把修起亮拿住的，馬成龍說：『老英雄尊姓大名。』那老頭兒說：『馬大人要問我，姓朱名天飛，乃蘇州人氏，別號人稱鑽雲神吼，便是我，昨夜晚暗中協力相幫，拿着修起亮。』馬成龍說：『你這一件功勞甚大，你可有兒子沒有，跟我見將軍，奏明聖上，必要封官。』朱天飛一聽，說：『咳，馬大人，我也無至親，也無骨肉，孤身在外，我就有個親外甥，家住上海，姓姜名玉，此時不知下落。』馬成龍說：『我給你算一卦。』伸手掏出六文錢，用兩手一幌，擲桌上，一扔，說：『來，老兄，此卦大吉，你外甥名叫姜玉，他跟了一個姓張的去了，對不對。』朱天飛說：『我也聽人說過，不知後來怎麼樣。』成龍說：『後來跟着姓張的在外做官，現今在獨龍口西海岸總鎮大人張廣大衙門，此人小身軀，蝦蟆嘴，一臉的碎斑，我說的對不對。』朱天飛說：『這是你算出來了。』馬成龍說：『不是，是我親眼看見的。』朱天飛說：『這一件功勞，我送給你們三個人，我要上西海岸獨龍口，訪我外甥姜玉去了。』說罷，告辭揚長而去，成龍說：『店東，你報官，把金四彪住宅，交給你辦理，我煩你一件事，找兩三個木匠，打木籠兩個，把修起亮二人，先解往穆將軍大營內，』

妻明了聖上，你在家等候，定有皇恩。」張國瑞過來，請了一個安，說：「多謝大人，我去找人。」吩咐他們連夜辦理，就是成龍等三個人，派人看守那修起亮兩個人，他三個人要酒菜，正在吃酒之際，天有二更，三人安歇，次日天明起來，木籠備好，把兩個人捆好，放在木籠之內，算還了飯帳，帶官兵辭別了張國瑞，出離平安莊，押着兩個賊人，正往前走，天有已正，來了兩個人，說：「大人慢走，我二人來也。」馬成龍一瞧，前頭那少年人，約有二十歲，身高八尺，面如傅粉，環眉闊目，三山得配，身穿藍春細長衫，白襪雲履，舉止端方，後跟一人，也有二十來歲，項短胖粗，面似烏金紙，身穿元洋縐大衫，薄底快靴，抗着個被褥，說：「馬大人慢走。」不知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猛玉斗多言惹是非

巴德哩聞信訪消息

詩曰 哀樂賢愚總一般，搔頭拍膝思無端；不知聽者緣何故，離便淒涼合便歡。

話說攔住馬成龍大隊，兩個少年人，是京都人氏，住家在安定門裏，地名鑄鐘廠居住，有一位鳳安大人，總在右翼總兵，乃廂黃旗滿州三甲喇人，與鳳大人至好，常在一處談心，鳳大人少爺九歲，名巴德哩，與玉斗同學讀書，一日晚半夜，鳳大人後花園，有一個更夫，姓王，蹲在那裏出恭，從外邊牆上進來一個賊，一見更夫，就要逃走，更夫說：「你前望院偷去，別在我這花園偷。」那賊人竄在上房，更夫出完了恭，進屋內拿了一條木棍，說：「好賊，我方才是我出恭，怕你傷我，你望那裏走？」更夫一嚷，人聲一片，把賊人圍在上房，鳳大人還未安歇，在院中派人拿賊，說：「你敢偷我，好大膽。」賊人在上房答說：「你也是一個人，一個腦袋，兩隻眼，一條命。」偷的是那院中看家護院之人，賊人用瓦，望下打，無人敢上走，正着急之際，背後一鐵蓮子，把賊打下來，落在院中，鳳大人問：「甚麼人用暗器拿住的？」並無人答言，家人把那鐵蓮子撿起來，送給大人瞧，問了半天，並無一人知道，先派人把賊送交衙門，吩咐衆人，留神安歇，次日鳳大人又查問了一回，無人答應，也就把這段事按過去了。

那一日到四月天氣，玉斗巴德哩兩人，上後邊花園裏，跟着四個書童，進園見萬花齊放，北邊有人，手拿鐵球在那裏練玩，十數步外，有一個牛皮人兒，巴德哩瞧了半天，問書童你認得他是那裏的，甚麼人書童說：「這裏打更的姓王。」巴德哩也就帶着幾個人回來，就將此事說與鳳大人知道，鳳大人派跟人到花園內，把他叫來書房之內，大人一瞧，那更夫年約二十多歲，赤紅臉，重眉大眼，衣服平常，大人問說：「你是看花園的？」更夫答應說：「是。」大人說：「你那夜晚，把賊人拿住，問你爲甚麼不敢見我？」王順說：「我在大人處，三載有餘，我那日實是我把他拿住的。」大人說：「你是那裏人？」王順咳了一聲說：「大人，我乃帶罪之人，在在大人處隱姓埋名，我原籍山海關人氏，姓王名公亮，我父親因保吳三桂叛反，惹下一場大禍，我父名保，人稱雙戟大將，賽典章，三桂勞敗，我全家被害，流落京都，作小本經營爲業，後有人薦我來大人宅內看花園。」鳳大人說：「十八般兵刃，你都拿得起來？」王公亮說：「件件皆通。」鳳大人說：「你教兩個徒弟罷。」吩咐人把玉斗巴德哩叫來，家人把二位少爺領來，大人說：「這是你老師，過來行禮。」王公亮說：「我不敢受二位少爺的禮。」大人說：「不可，師生大禮，不可廢，就在後花園內，客廳爲學房罷。」擺酒，大人與先生飯酒，自今日爲始，二位少爺，白天念書，晚上練武，四五年之後，巴德哩到了十五歲，王公亮一病身亡，大人把他埋在安定門外土城，立一塊石碑，上寫王公亮之墓，直到如今，古蹟猶存，巴德哩玉斗二人，出學之後，考了兩名侍衛，因穆將軍出京，挑他二人，巴德哩今年十九歲，練的飛簷走壁，單刀鐵蓮子，玉斗也是一身材，能二人素有大志，在路跟穆將軍，討了一枝令箭，改扮暗訪天地會，玉斗抗着褓套，巴德哩扮作長隨的模樣，到處尋訪，各庵觀寺院，大小鎮店，每天住小店起火，人多口雜，好訪查事，這一天，玉斗抗着行李，說：「大哥，咱們有馬不騎，天也熱了，你也不抗行李，住小店吃些東西，我都不愛吃，我也該喝酒，要些菜吃。」巴德哩一瞧，天有已正，說：「二弟，你看前邊不遠，許是鎮店，咱們那裏找一個飯舖去吃，咱們哥倆，不爲私訪，還隨大營走，這我想要立一件功勞，你我好越級高標，你知道了。」玉斗點頭，

二人說着閑話，已到了那座村莊，南北街是大路，有幾座客店，路東有一座茶飯館，座東向西，搭着大天棚，東房五間，天棚底下有八仙桌兒，有兩三個吃飯之人，巴德哩說：「咱們哥兒兩個，在這裏坐罷。」二人進茶館，玉斗把褥套放在天棚底下，桌子旁邊，二人坐下，走堂兒夥計過來說：「二位吃茶吃飯？」玉斗說：「先要喝口酒。」巴德哩要了一個炒肉片，炸丸子，玉斗又要了兩個菜，跑堂擺上小菜，把酒茶送過來，二人吃酒，正吃的高興，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個人，年在三十以外，面皮微黃，細眉闊目，身穿紫花袍褂，白襪青鞋，穿青布單套褲，站在天棚底下，東瞧西望，來到玉斗面前，抱拳拱手，說：「大爺，我也不是常要飯的，我是異鄉被困之人，一文無有，求大爺賞一頓飯吃罷。」那玉斗一聽說：「你要錢，我沒有，我給你一塊銀子罷。」伸手掏出來一塊，重有五錢，遞給那個人說：「這個你可够了。」那個人一瞧，說：「罷了，大爺你給我這一塊銀子，我更爲難了，贖件衣服使不了，回家的盤費又不够，大爺要再賞我一塊銀子，我一家人團圓，甚感念二位大爺的好處。」玉斗說：「我就再給你一塊，伸手掏出來有二錢重一塊。」遞給那人，那人一瞧，又咳了一聲，說：「大爺，你給我這一塊銀子，更叫我爲難了，回家的盤費使不了，我家有老母，給我定下親事了，我還不能娶，你老人家再給我一塊銀子，我想把我妻娶來，我一睡覺，就想起你大爺來了。」玉斗不懂，那個人與他玩笑，伸手要銀子，巴德哩把酒杯放桌子一摔，說：「你望我二弟玩笑麼？伸手要捉那個人，只聽屋內有人，一聲喊，說：「賊人那裏走？我來拿你。」竄出一個黑面男子，年在二十以外，豹頭環眼，頭大項短，身穿藍綢短汗衫，青洋縐中衣，青緞快靴，手擎摺鐵刀，一聲喊，奔那穿紫花少年去了，那時要錢之人，把銀子照那黑面之人一扔，自己一撒步，燕子穿雲勢，竄了上天棚去了，行似猿猴，那黑面男子說：「好小輩，我追了你幾回，都沒有追上，今天便宜你了。」回身向玉斗說：「朋友，你要再給他一塊銀子，我趁勢把他拿住，他是我們那縣的一個老賊，我爲他受了本官無數的比。」巴德哩玉斗說：「你要早說，我二人幫你。」就把他拿住了，跑堂的把扔在地下的銀子撿起來，交給玉斗，那黑面男子，進了東房內。

落坐，玉斗、巴德哩三人，算還了飯帳，玉斗抗起褥套，巴德哩跟隨二人出了飯鋪，直望南走。天氣又熱，順大路，走有二十里之遙，大路西邊，有一座樹林，巴德哩到了樹林內，把褥套放下，巴德哩一瞧，這座樹林，綠陰滿地，巴德哩覺身體困倦，說：「賢弟，你圍着樹林，遶三十個彎，你再叫我。」玉斗說：「你睡我還遶彎。」巴德哩害怕，你也睡了，怕人把褥套偷去，那玉斗圍着一彎，走到巴德哩跟前，說：「大哥，一個彎又遶過了，說兩個彎了。」玉斗正圍着樹林，見那正北大道上，有一匹白驢，上騎着一個女子，年有二十來歲，身材端莊，青絲髮梳盤龍髻，清水臉，眉舒柳葉，唇若櫻桃，身穿二藍縐綢女褂，藕荷綾綢中衣，窄窄弓鞋，是南紅綢子，上綉挑梁四季花，驢的軟替兒，旁邊有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鞘，藍絨挽手，藍絨穗頭，那驢跑起來甚快，玉斗一瞧，說：「好真好，腳底下好，真正是好走。」那女子一聽，蛾眉直立，杏眼圓睜，說：「好一個匪徒，敢叫我好兒，我來結果你的性命，跳下驢拉出，那寶劍，撲奔玉斗而來，怒氣沖沖，玉斗跑到巴德哩面前，說：「哥哥快醒，我惹了禍。」巴德哩聽見，站起身來，一瞧對面站定一個女子，甚是貌美，手執寶劍，怒氣沖沖，怎見得有讚為證，但只見他。

雲鬟半邊飄鳳翅，耳環雙墜寶珠排，脂粉半施由自美，風流真是少年材。

巴德哩一見，說：「姑娘不必動怒，我這兄弟粗魯，待我問他。」那女子一瞧巴德哩，舉止端方，又聽那巴德哩說：「玉斗，你爲甚麼惹事快說。」玉斗說：「我正要圍着樹林閒步，見他那一頭驢甚快，我說好，腳底下真好，姑娘他就惱了。」巴德哩一瞧那姑娘，果然是窄窄弓鞋，五官俊俏，心內一想，說：「姑娘所騎之驢，是走的快，我這二弟粗魯，不敢無禮，姑娘請罷。」那女子見巴德哩說話和平，隨問說：「你貴姓？」巴爺說：「吾姓巴，名德哩，在長隨路跟官。」那女子也不多問，轉身說：「便宜你這黑炭頭了。」上驢往正南去了，巴德哩說：「玉斗，你這個匹夫，爲甚麼之事？」玉斗說：「我方才是實說他，那驢腿走快，姑娘就惱了，我也沒有惹他。」巴爺說：「他是誰的姑娘？真不要臉，咱們走罷。」玉斗抗起褥套，往前正走，約有二十餘里，到了一座村莊，二人順大路，往南正走，

荒村野徑，人烟稀少，路東有一個大門，門前有一個小童，十四五歲，拉着方才那姑娘騎的驢，在那裏溜，南隔壁路東，一個小酒鋪，巴德哩二人，邁步進了酒鋪，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八十七回

巴侍衛蓮子定親

小太歲戲言耍笑

詩曰：明明詩滅寇，未滅豈宜休，天意憐嬌子，人情祖故侯；亂軍徒瓦解，聖主自金甌，送客還鄉景，翻令涕淚流。

話說巴德哩進了小酒鋪，裏邊是三間房，當中的門兒，靠北一張八仙桌，兩條板凳，跨上攔着豆腐乾，玉斗二人坐在板凳之上，說：「掌櫃的給我打半斤酒。」那掌櫃的，有四十多歲，車穿月白布褲褂，高腰襪子，青布雙梁鞋，純厚一個人，有一個小夥計，十二三歲，藍布褲褂，白襪青鞋，梳着小辮，紅頭繩兒，長眉大眼，拿來一把壺，兩個酒杯，放在桌上，巴德哩有事，在此無心吃酒，不過是借吃酒爲名，要探問那騎驢的女子緣由，喝了酒，問：「小夥計，這是甚麼村莊？」小童說：「此乃余家莊。」巴德哩又問：「這村莊有店沒有？」掌櫃的說：「沒有店，望下走四十里，才有店，天不早，二位喝完了酒，快走罷，我們這地面上甚緊，到處鬧天地，會八卦教，各村莊每日清查，保甲連親戚都不敢留住，二位快趕路，道上緊的。」巴德哩說：「隔壁姓甚麼？」那掌櫃的說：「我們這村沒有外姓，都姓余，連我也姓余。」巴德哩說：「我二人是跟官的，奉老爺之差辦事，走的實在累了，今夜晚在你貴鋪暫宿一宵，不知尊意如何？」那掌櫃的連搖頭說：「那可不成。」巴德哩說：「掌櫃的再給我們半斤酒罷。」我們喝完了再說，小夥計又取過半斤酒來，巴德哩他也不忙，只吃到日色已暮，巴德哩掏出來一塊銀子，有四五兩重，交余掌櫃的，給你酒錢罷，餘下給小夥計罷，那余掌櫃一瞧，帶笑說：「何必二位花錢？」伸手接過銀子，又帶笑說：「二位貴姓？」巴德哩說：「姓巴，那是我二弟姓玉，北京人。」余掌櫃一聽，說：「二位要不願意走，就在我

這裏院上房兩間住，倒也乾淨，巴爺說：「甚好，我二人感恩不淺。」余掌櫃帶二人出了後門，一個小院北上房兩間，明着玉斗把行李拉着進屋，放在北邊炕上，余掌櫃說的：「我們這裏沒有甚麼好吃的，有白麵蝦米，做點蝦米片兒湯吃。」出去叫小童造飯，少時點上燈，小童把飯送進來。巴德哩說：「你叫甚麼？」那小童說：「我叫小二哥。」巴爺說：「我問你，北邊住着余家，有個騎白驢的女子，你可知道麼？」小二哥說：「我怎麼不知，那女子是我姑娘，還有我叔父嫡母，我叔名叫余猛，外號人稱病天神，是我們這裏一個英雄，與我那姑娘都是全身武藝，這兩天心中煩悶，因為我叔父交了一個朋友，名叫兩張皮馬保，他是金家鎮的人，乃是天地會八卦教，勸我叔父歸天地會，我叔父不願意，那一日晚上有三更天，來有二千多賊兵，把余家莊一圍，馬保把我叔父叫出去，說要歸降天地會，萬事皆休，如若不然，我就把這座余家莊殺盡，我叔害怕，就應允了，過了四五天，又來了還帶着十幾個跟他來的會總，一同在我叔父家中，給我姑娘說親，給他外甥雙寶太歲郭亮，留下定禮，我叔父與我姑娘一說，我姑娘不願意了，今天必是我姑娘，望他外祖家中去了，遇見你二位，這兩天我叔父那院中鬧賊，是雙寶太歲郭亮前來，被我姑娘打了一暗器，追跑了好幾回，我姑娘有一口寶劍，甚是鋒利，住房有三角窗，上面安着鋒利鐵條，怕夜晚有人進去。」聽見掌櫃的叫小二哥，這裏來吃飯罷，小童答言去了。巴德哩吃完，小童撤去杯盤，安歇，天有二更時，把玉斗叫起，二人出了上房，把門關上，站在院內一瞧，皓月當空，二人竄上房去，巴德哩在前，玉斗在後，望北走了兩步，後邊玉斗壓噓一聲，說：「大哥，你爲甚麼拿鐵蓮子打我脖頸？」巴德哩回身把地下那鐵蓮子撿起來一瞧，比自己的鐵蓮子還大，玉斗說：「我脖子上打了一個疙瘩。」聽見脊後那邊有人笑着說：「大哥你太利害了，把人打了一個疙瘩。」玉斗巴德哩望南追了多路，連人影兒也沒有瞧見，二人同來到了酒舖，北邊大門外，飛身上屋，往前過兩層院落，見上房四屋內，點着燈，是三角窗，二人走到臨近，用舌舐窗望裏一看，裏頭有一張木床，床上芙蓉紗的紋帳，靠窗一張八仙桌兒，桌上有一枝蠟燈，西邊一張梳

頭桌，桌上排着鏡臺。床上坐着一個女子，就是路上遇見的。旁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那婦人說：「姑娘我是白天到親家太太那裏如何說的那女子咳了一聲說：『我也沒有什麼說，走到半路上遇見兩個人，生了一個氣，就把玉斗叫好之事。』說了一回玉斗一聽，不由一笑裏面那女子說：『媽媽，外邊有賊。』伸手拉寶劍，竄出屋中那老婦人是這位姑娘的乳母，也跟出去了。玉斗早逃，巴德哩一瞧，窗前面邊有一口缸，蹲在那缸旁，藏躲，女子出來上了屋，乳母南望院找打更，巴德哩說：『我屋內瞧去，進了上房。』西屋內一瞧，那劍在帳裏掛着，屋內有冰麝丹桂之香，聽見外邊更夫說：『沒有瞧見賊人，那女子下房說：『你們出去罷。』自己說：『媽媽屋裏來。』巴德哩嚇得渾身是汗，無處藏躲，無奈鑽在床上，那女子進屋內坐在床上說：『咳！都是我哥結交匪人，纔有這一段事，不知我終身歸於何處？我雖是女子，萬不從賊。』那乳母進來說：『姑娘安歇罷，我把房門關好。』我在東房裏安歇，你也不必坐着，那女答言，把屋中摺扇關好，自己悶對孤燈，想起自己父母早喪，跟着兄嫂度日，自己終身之事，有話不能說，思前想後，傷心落下幾點眼淚來，心上煩悶，在床上和衣而臥，拉着個灑緞綿被蓋上，昏沉的睡着了，那巴德哩也不敢出來，心中只跳，隔着床底，望外一瞧，一陣香煙，由窗孔中透進來，爬在就地，少時，聽門一聲响，進來了一個人，身高九尺，黑如鍋底，粗眉圓眼，穿青掛褲，薄底快靴，年在二十外，手中拿一口寶刀，巴德哩一瞧，並不認識他，這個賊就是雙寶太歲郭亮，他在五明山總統天地會的賊人，因為有人說他定下妻室，貌美，怕不給他，私自下山，在這臨近店內住着，夜晚來瞧，那一日二更以後，他來到此處，隔着窗戶，敲了一個小窟窿，見這位姑娘，余碧環，長的面賽西施，他想探花，被姑娘聽見，打了一暗器，他跑了，還心不死，他有一個銅牛，是自簷裏邊裝好了，鷄鳴五鼓返魂香，要用之時，把那牛衝着窗孔一捏簧，把後邊牛尾巴底下的，一個窟窿一吹，屋內有睡覺之人，一聞就迷魂過去，他有一口寶劍，名叫赤虎鎖金缺尖臥龍刀，削銅割鐵，吹毛剝刃，迎風斷草，今天在窗前瞧見姑娘，燈下落淚，那一種的俊俏，賊人心中一動，我何不把我的鷄鳴五鼓返魂

香露過去，我好進去取藥，好事辦完，我再告訴他，用解藥解過來，想罷，他望窗孔中一捏簧，他一吹，然後用寶刀削開門，進了屋內，郭亮一瞧姑娘，躺在床，蓋着一個錦被，露着弓鞋，又瘦又小，賊人淫心一動，立在床上，笑嘻嘻過去，要捏他脚，巴德哩一見，伸手把刀拿起，照定郭亮兩腿一刺，只聽啾啾一聲，賊人要用手拉姑娘的錦被，被巴德哩刀砍在腿上，兩隻脚踏下來，痛的賊人只嚷，片刻就痛的昏迷過去了，巴德哩鑽出來，玉斗自外邊進來，說：「遍屋內有薰香，哥哥在那裏躲着？」巴德哩說：「我在床底下，那薰香如何能到床底下，你在那裏躲着？」玉斗說：「我那前院毛房裏，蹲了片刻，我來找你，瞧見那賊人正在薰香，我見他進屋內，我道是採花作樂，我不知你在這裏，我隔窗一瞧，你把賊砍倒，我就進來。」說着，玉斗從賊人懷內，掏出一隻小銅牛，還有兩個藥餅兒，一個是解藥，一個是薰香，自己放在囊中，說：「大哥走。」巴德哩惱了半天，說：「兄弟，且把那女子用解藥解過來。」玉斗說：「我試解藥靈不靈？」掏出餅兒，把那女子用解藥解過來，那位姑娘一睜眼，說：「你們是甚麼人？」巴德哩帶笑說：「姑娘要問我二人，住在前邊小舖內，夜晚到外小便，方纔遇見這個賊人，入這宅中來，我二人自幼練過，跟他至此，他薰香把姑娘薰過去，我二人氣忿不平，進來把賊人砍了兩刀，把姑娘救過來，這話是『否』？」正說話，那乳母聽見過來一瞧，姑娘房中，三個男子，乳母一問姑娘說：「碧環，這是怎麼事？」巴德哩聽了，把纔說的話，又說了一回，那乳母每一瞧，說：「地下那賊人，同馬保在這裏來過，是郭亮。」姑娘一聽，伸手拉出劍來，照定郭亮，亮脖子一劍，把賊頭砍下，自己出來與乳母說了幾句，乳母到屋內，問明二位名姓，做何生理，玉斗說了實話，乳母說：「巴大爺，我這女兒，還不能給別人嗎？黑夜屋內進來男子，你不必推辭，這一門親事，是我保你，不應。」巴德哩不應，乳母說半天，巴德哩方才應了，留下蓮子一個，作為定禮，乳母說：「我家莊主爺，與我家姑娘奉天地會之命，看守玉明山，那時二位隨穆帥到勦山之時，你二人討令探山，自有機緣相遇。」正說話間，窗外一陣狂笑，說：「天地會大事機關，今喪在婦人女子之手。」不知外面說話是誰，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馬成龍攻打汝甯府 巴德哩氣走大清營

詩曰 亂後無佳景，危中忽壯圖。艱難籌國計，僥倖碎兵符。不死疑非福，雖安勢亦孤。兩手未一捷，此信果

真無？

話說巴德哩蓮子定了親，正在屋內說話，聽見外邊有人答言，二人追出上屋，並不見一人，二人下來，說我們兩個走了，作在南隔壁小酒舖內，乳母說：「二位切記我言，不可有誤。」玉斗二人說：「記住了。」出房門上房，竄至外邊，回歸酒舖，巴德哩心中甚喜，說：「二弟，你得了香銅牛，我得了口寶刀。」二人要睡，聽見外邊有人叫門，說：「巴德哩，你拿我的蓮子定親，你那個婦人是我娶的，你知道了麼？」巴德哩一聽，站起身來說：「好大膽的匹夫。」跳下炕去開門一瞧，並不見人，無奈又回屋內說：「必是死去的那個郭郭亮冤魂不散，前來找我，我要命了。」外邊又叫巴德哩，你拿我的蓮子定了親，你那個婦人是我娶的。」巴德哩氣往上衝，說：「你是什麼人，快通名來？」下炕開門，不見有一個人，心中說：「又是鬧鬼，我也不管是誰，又回在屋內等候，又聽外邊叫門，一連又是五次，巴德哩追出去，沒有人，玉斗說：「大哥，我在門縫裏等他，來時隔着門縫，我把那個銅牛一吹，可以把他牽住。」玉斗站在那邊等候，外邊一吹，只聽腰間不好，撲咚一聲，玉斗出去，見有一人躺在就地，過去把他拉進來，到屋內把燈點上一瞧，認是白晝在半截村要小錢的人，穿紫花褂褲的那個人，玉斗把他捆上，用解藥解過來，巴德哩一瞧，怒從心上起，說：「你這個匹夫，好大膽，爲甚麼與我玩耍，你快說。」那人說：「朋友，我也是綠林中朋友。」外面又進來一人，玉斗二人一瞧，認的白天在飯舖吃飯，遇見那個辦案之人，笑嘻嘻的說：「你兩個人，爲甚麼不論交情過去，把那捆着一個人解開了？」然後又與那玉斗、巴德哩二人說：「來，我給你二位見一個朋友。」手指着解開的那個人說：「此人姓蘆名傑，別號人稱小太歲，我姓黃名英，外號人稱小玄壇，我兩

人是結義的兄弟，在路上因你二人講話，我才知道你二位的英名，都是自家人，我兩個人也要投軍營去了。巴德哩玉斗從新見禮，讓坐，問盧傑說：「你二人投大清營內，那位大人去？」盧傑說：「投一位倭侯爺去，他說投一位瘦馬大人去，我們白天實在冒昧得罪二位。」玉斗說：「那倒不要緊，我且問你，爲甚麼拿鐵鎗子打我，是何意見？」盧傑說：「我是與你二人談話，你二位也是奔四川峨眉山大營內去嗎？」玉斗說：「不是，我們是奔汝寧府跟穆將軍這邊去，你二人要奔倭侯爺，趕早別去，神力王遞摺了報他探賊迷路，不知去向，又有人傳言說，他被妖道拿去，把他用三釘釘在木板之上，已經死了。」盧傑聽說：「我那叔父他心性高傲，一旦死在賊人之手，當初他與我父親結拜時，在我家住了幾載，後來他得意後，給我父親兩封平安書信，我故此想投奔他，走在半路上，遇見我黑大哥，我二人結爲兄弟，他是投奔瘦馬大人去，那時他師叔他住家在衛輝府回峪的人，是清直教他家中祖傳武藝，他父名錦太，兩字，我二人告辭了，青山不改，綠林常存，他年相見，後會有期。」說罷，二人揚長而去，巴聽哩二人安歇，次日起來，小二哥進來說：「我叔父那裏來，請你二位過去。」正說着，從外面進來一人，身高七尺，身穿青洋縐大衫，白襪青緞雙臉鞋，面皮黃瘦，年約四十以外，帶笑說：「那位是巴爺，我叫余順，昨夜蒙二位殺賊，請到那院坐。」二人一瞧，不去也不成了，跟病天神到那邊，余順又把定親之事，問了是乳母報與他知道，把郭亮死屍掩埋了，他才請這二位，知道這二位待衛，不能久待，用完早飯，送二人起程，定好了玉鳴山之事，玉斗二人，正往前走，前面馬成龍押囚車帶馬隊，正遇着巴德哩二人過去，給馬大人請安，說明了來歷，馬成龍下馬，一同跟那夢太李慶龍引見，提起都中之事，甚是投心，又找兩騎馬，叫他二位騎，一同往前進發，一日到了汝寧府，穆帥的大營，總理前鋒營營務處提調大人，汪平與巴德哩哥們是盟兄弟，同着馬大人，先到營務處掛號，投了文書，穆帥傳馬成龍五個人，至中營大帳見他等，那些中軍旗號副參游都守把外委兵丁滿漢侍衛兩旁站立，都是得勝盔，灰色缺襟袍兒，腰佩太平刀，當中穆帥左邊是蔡將軍，右邊是汪平，汪大人，

穆帥年有六旬，赤紅臉，環眉虎目，花白鬚鬚，精神加倍，二目帶神，另有一團神威，頭帶幃帽，頂品頂戴，雙眼花翎，身穿御賜八團的黃馬褂子，藍綫綉單袍，薄底官靴，汪平是一個俊品人物，年約三十來歲，白面黑炭色公綢的單袍，外罩天青公綢褂子，蔡將軍五十以外，紫面目兩旁站定英雄不少，馬成龍過來，給那老將軍行禮，那四個人也行禮，穆帥一瞧，說：「戒龍夢，李慶龍，巴德哩，玉斗，你五個人，在路邊見的？」衆人說：「是。」穆帥我看來，文書，又有差官稟我，知道是你拿住的嗎？成龍說：「是我一人拿他。」將軍說：「你久戰天地會，深知賊人之心，我也調你三個人前來，本帥找至此處，與爲首的賊名，叫任山，打了兩仗，未分勝敗，他死守汝寧府，這座城，我攻打幾次，攻打不開，今天你三個人來此甚好，你們是久戰天地會，賊人的情形，你們必知，有否甚麼好計，可以破這座汝寧府，你這管說來。」馬成龍說：「大帥帶有砲隊，請九節獨龍砲三個，打汝寧府甚易。」穆帥說：「我這裏正缺一個砲隊之人，連火器營共十營，你帶來那五百馬隊，仍歸你統帶，幫帶那馬夢，太管理，那營務處的糧臺，派李慶龍去，隨賞三個三桌酒席，又叫軍政司，給玉斗，巴德哩，記大功一次。」成龍等下去，早有他屬下的，管帶那營將官，齊來請成龍三個人，到正西四面連環八卦的營寨，當中三個營寨，成龍那五百人，駐在中軍帳外，護庇成龍左邊那營，歸李慶龍右邊那營，歸馬夢，太三人先到中軍帳，挑了差官，安置停當，方落坐吃酒，正吃酒之際，人報說：「稟三位大帥，外面有巴老爺親拜。」成龍說：「請進來。」少時，玉斗二人，與成龍見禮，叙坐吃酒，夢太問說：「你二人，大帥派甚，麼差事呢？」巴德哩說：「在副帥那裏管理糧臺，那副帥汪大人，與我二人是拜兄弟，他當初當小差事，後來累次高遷，我們是真知己，是我們把他提拔起來。」說着話，喝完了酒，二人告辭去了，至次日天明起來，拜衆位帶兵官長，回頭用了早飯，點了花名冊子，演操幾天，這一日請將軍的令，帶砲隊攻城，穆帥又派那汪平爲接應，馬成龍帶大隊，離汝寧府不遠，早有三個大礮臺，把那獨龍架起來，照定汝寧府放，只聽得一聲响亮，那礮子正打在城牆上，馬成龍在馬上，用千里眼一打，瞧那城上旌旗招展，人聲一片，那炮

子打在城牆上，從炮子進去的那窟窿中，流出好些紫黑水，彷彿是紫血相似，那成龍又叫點第二個炮，那炮子吹去了灰火繩，照定火門一點，震天聲啊，又打在那城牆上，此時成龍等衆人一瞧，是與那頭一炮一樣，打在城牆上，從裏邊流出好紫血來，那馬大人如是者三炮，俱打不開，無法了，回來與汪大人說：「汪大人，你我調隊攻城，今天定要攻破汝寧府，纔算得勝。」汪大人吩咐掌號，調隊攻城，那奮勇隊與飛虎雲梯軍，設立雲梯，前那飛虎軍手擎籐牌短刀，順雲梯上直爬，後邊馬成龍與汪平夢、李慶龍在馬上督隊，人馬在汝寧正西攻城，那上面守城之人，令旗一擺，一聲炮啊，滾木撞石，望下砸來，火鎗火箭，一齊往下砸來，攻了有兩個多時辰，人馬官兵，傷了無數，汪平見攻不下城，吩咐鳴金撤隊，回歸大營，穆帥一聽，急的無法，在營內思想主意，次日又攻城，官兵受傷甚多，一連半月之久，穆帥急病了，派汪平、蔡榮二人管理帥印，自己養病，這一日馬成龍也就在營，與夢太悶坐發愁，這一座城攻打不開，實在無法，外邊進來差官，說：「巴老爺來了。」成龍說：「請外邊進來。」巴德哩說：「大人，我有結義的兄弟，此人能耐，武藝高強，本領出衆，乃正黃旗蒙古人氏，現在當大宮門頭等侍衛，在營門外站着。」成龍說：「我同你迎接他進來，講話。」望外就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馬成龍見景生巧計

巴德哩誤走麻家莊

詩曰 生涯從來類飛蓬，墮地伊誰敢論功。別路三千常作客，古人四十已成翁。讀書虞夏周秦流，閱世水

霜雨雪飛，可惜經營無一事，歲華回首太匆匆。

話說馬成龍跟巴德哩到了營門外一瞧，前頭是韋駝保，身高八尺，頭帶緯帽，三品頂戴，灰色摹本緞外罩，天青公綢褂子，象底官靴，身上帶着檳榔荷包，淡黃臉，雄眉闊眼，年在三十外，巴德哩說：「韋大哥，我給你二位引見，用手一指，說這位是馬大人，這位是韋大人。」韋駝保過來請了一個安，韋駝保一瞧，他沒有還安，心中大不

願意說：「大人討你老人家拉。」山東馬說：「不拉手。」韋曉保一瞧說：「巴賢弟，是朋友給我見，不是朋友，回頭就走。」上馬竟自去了，那巴德哩目瞪口呆，那馬成龍也說：「巴大兄弟，若是朋友給我見，不是朋友，別給我見。」巴德哩說：「馬大哥，你不可這樣粗率，人家給你請安，你不還人家一平安，人家要拉手，你說不拉手，慢說是你，就是汪提調，他是一個副帥，見了我們，也還起坐兒，何況是馬大人？」成龍說：「我就不信，我去到汪大人處等你，你看你見了副帥該當怎樣？」說着話，就往前走，巴德哩跟隨後面到了前鋒營，汪大人處有差官瞧見，先到裏邊通報，提調汪大人迎接出來，一見馬成龍，拉手進了大帳，說：「馬大兄，我正要請你議論大事。」二人在大帳之內落坐，東邊椅子上坐着馬成龍，西邊椅子上坐着汪平，汪大人兩邊是十二名差官，獻上茶來，汪大人說：「馬大人喝茶罷，我今天正要請你前來，議論破汝寧府之事，不想兄臺來了甚好。」正說之間，巴德哩進來，說：「大帥在上，巴德哩請安。」汪大人問：「有甚麼事？」巴德哩說：「沒有事。」汪大人同人坐着，也沒有站起，汪大人一想，我這個兄弟，就是跟着我當差，他要跟着別人當差，準不成，我在這裏會客，他進做甚麼？我要說他兩句，比別人說他還好，想罷，說：「沒事進帳，必是要討差事，回頭跟我去，引馬前去探賊。」巴德哩本來與山東馬賭氣來的，偏巧汪大人沒有站起，又說他又派他跟着探賊，他越想越氣，說：「得令。」汪大人說：「馬大人，你帶馬步軍，到汝寧府城西，見機而作，不可有誤。」二人上馬，挑選馬步軍隊，巴德哩自己回到帳房，換好衣服，然後拉着馬，備的是破鞍鞋，穿的是舊箭袖袍，一直的望大人怒容滿面，站在一旁，也不言語，汪大人與馬成龍，二人上馬，帶隊而行，前邊是引馬，與巴德哩，後邊領隊的是韋曉保，韓三保，薩里善，哈三保，巴德哩在馬上，怒氣不息，他指着那馬，罵了聲畜生，你也吃了不少的草料，爲甚麼你肥了，你就鬧皮氣？我今打你，你不願意跟我當差，你這個東西，好生大膽，他拿那鞭子，只打那馬，汪大人一聽，氣往上衝，說：「巴德哩，你這個匹夫東西，在本帥跟前這樣大膽，回去我要辦你。」巴德哩一聽，說：「甚麼你辦我？巴大爺，我這差事不當了。」說罷，撥馬就

走，汪平說：『給我把他拿住，我要辦他。』後邊玉斗、韋駝、保等五個人，一撒馬說：『巴大兄弟你別走，我有句話說。』韋駝、保說：『巴賢弟你別走，我給你寫信，你速投奔江蘇，我表兄現做江蘇巡撫。』薩里善說：『巴賢弟，你別走，等我罷，我告你投奔我叔父那裏去罷，我叔父現做兩廣總督。』那巴德哩一聲也不言語，催馬直往西南去了，衆人追了幾里，並沒有追上，無奈回來，到汪大人馬前說：『並未追上，求大人格外施恩罷。』汪大人在馬上，一瞧，那汝寧府城上旌旗招展，賊兵無數，防守甚嚴，不敢攻城，傳令望回走汝寧府西關外一帶淺河內，長起一片葦草，有五六里長，過去那葦草西北，就是穆帥扎營之號，汪大人同成龍，要望回走非望，西繞才過的去，天有正午，馬成龍正瞧見一片葦草，望北一條小路，馬成龍一瞧說：『汪大人派兩個人帶五百兵，在此小路口等候，如有從裏面出來的人，拿到大營見我，自有道理。』汪大人一回頭，叫都司劉奎明，參將彭占炳，你二人在此帶五百步兵看守，這小路口，有人從裏面出來，如至日落之後，沒人出入，你二人回營交令，不可有誤。二人答應：『得令。』把步隊五百人，分爲左右，在此處住馬，坐在馬上，等候多時，只見雲生西北，霧長東南，震雷聲响，細雨飄飄，還不要緊，後來越下越大，劉奎明說：『彭大人你看這雨下的大了，想我爲武夫的，在軍營內，苦征血戰，早起遲眠，爲的是名垂千古，青吏留名，自到汝寧府，攻了幾次城，傷了多少人陣亡了，二十多名官長，你我還算時運高，照今天在這兩地內等候，查拿奸細，真應古人的話了，寒暑披鐵甲，南北定煙塵，渴飲刀頭血，睡臥馬鞍心。』彭占炳說：『劉大人所說有理，無奈一件，爲人子孝當竭力，爲臣忠則盡命，大丈夫處世，必要想光前裕後之事。』說着，忽聽見葦草裏面有人走路之聲响，出來兩個人，劉明奎說：『拿！』那些個官兵過去，把那二人抓住，彭占炳一瞧，那兩個人，身高七尺，身穿月白布褲褂，白布襪子，青布雙臉鞋，年約三十外，面如茄皮，黃眉毛，圓眼睛，臉上黑中透暗，那個是身高六尺外，黃面吊角眉，大眼睛，身穿藍布褲褂，白布襪子，青布鞋，肩頭上抗着一個空口袋，一見官兵來拿他，兩個人跪倒就地，說：『衆位會總爺饒命罷，我們是作小木經營的，你不可無禮。』

劉奎鵬說：「我們是清營的官兵，奉令在此捉拿奸細。」捆上帶着走，那兩個人說：「我們是本地百姓，作小本經營。」彭大人說：「帶你至大清營再說。」二人上馬，帶着官兵，押着那兩個人至大清營。汪大人那裏，回稟汪大人馬大人知道，至大帳說：「卑職等在葦草小路，拿來那個人，他說是本處百姓，作小本經營的，方才搜了他二人身上，並無物件，請大人定奪。」馬成龍點燈升帳，說：「帶上來，我問他是何等人。」汪大人命帶上賊來，下邊答應把賊人帶進帳來，兩個站立，清兵差官兩個人跪下，說：「大人饒命我兩個是好人，不知爲甚麼把我二人拿來。」馬成龍說：「你二人是那裏人？姓甚麼？不必害怕，說明白，我開放你二人。」那穿月白褲的褂說：「我姓邢行五，那是表弟段芳，我們白沙莊人，因爲家中貧寒，作小本經營爲業，聽說這大清營，扎住八卦教在城內不敢出來，我二人上汝寧府平定鎮去，取落花生，做個小買賣亦好度日，此是實話，求大人格外施恩。」馬成龍說：「你二人口袋裏裝的是甚麼？快些實說。」有差官把那口袋呈上，說：「裏面有兩串錢，並無別物。」馬成龍聽這二人說的話，看那舉止，成龍心內說：「我要問不出這二人的真情實話來，也被汪平笑我無能，又想在行軍之際，這二人要是百姓，也不敢走汝寧府西關，又望賊人身上細瞧，故意的說：『你這兩個小輩，好大膽量，我早已看出來了，你二人身上帶着的物件，還不快說實話。』兩個人一低頭，只瞧袖口內，成龍吩咐來人，快把他袖口的手巾拿出來，差官當時把那兩個袖口內帶着的手巾拿來，就一瞧上面，並沒有甚麼，交給成龍觀看，成龍看了半天，說：「你兩個人，這手巾上有藍線一疊，上面繡三個字，是天地會，你還不快說實話。」邢五就說：「大人不必動怒，既然看出來，我二人實是天地會，今奉老會總任山之命，暗中暗探大清營，今既被擒，求大人恩典。」汪平接口問道：「你城中還有多少人？」邢五說：「還有七萬人馬，三年糧草內有十二員大會總，四十位散會總，此城寨如銅牆鐵壁，砲打不怕，非有生死白牌，不能開城，就打三年，也攻不破。」汪大人與馬大人問道：「甚麼叫生死白牌？你要實說。」邢五段芳說：「那生死白牌，乃是當初老會總任山他奉命之時，八路都

會總，派他取北五省，立了一角文書，一劈兩半，八路都會總給任山一半，自己留一半，說你我分去之後，勿論你得了多少城池，非見我生死白牌，不可開城，故此這一座城打不開。」汪平聽明白了，說：「來人，把這段芳那五帶下去斬。」下面有當差人等，齊說：「得令。」又吩咐合營大小將官聽令：「如有人得了這生死白牌，兵陞守備，將加三級。」那差官少時獻上段芳，二賊人頭來，馬成龍與汪大人吃酒，天有三鼓時，成龍方要告辭，外邊差官進帳，報與汪大人說：「巴德哩回營，現在帳外聽令。」汪平說：「好命他進來。」刀斧手伺候，只見那巴德哩，笑嘻嘻的進了大帳，大衆一瞧，都愣了，只見他穿的新摹本緞箭袖袍兒，褲是灰的顏色，新羅皮的包圍，魯坎肩，翡翠的班指，新泊白襪子，藍摹本緞鑲鞋，汪大人方要傳令殺巴德哩，說：「卑職仰仗大帥虎威，竊得生死白牌，可得取汝寧府這座城池。」汪大人與衆人一聽，心中喜悅，不知巴德哩如何得了生死白牌，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獻白牌計取汝寧府

爲貪功途遇鎮八方

詩曰

偏是孤單更損傷，聞君氣走倍悽惶，根原偶託如桑寄，花太堪憐易杏芳；五夜雨風唐後主，百年書籍蔡中郎，傷心說是離鄉後，不爲聞猿亦斷腸。

話說汪平一聽巴德哩得了生死白牌，心中甚喜，就把要殺他的心沒了，問你是從何處得來的？巴德哩說：「大人要問，聽我細說，只因我一怒，催馬望西南去，衆人如何追的上，望西南走了有七八里路，前邊有一座樹林，自己下馬，心中煩悶，想我當時一口氣要逃走，忘了國家的王法，這是臨陣脫逃，我要是被人家把我拿住，那時身受國法，還算是不忠之臣，我要回家去，我父親必要把我送官，報臨陣脫逃之罪，再者我家就生我一人，我要一死，父母年邁，斷嗣絕後，正想之際，細雨紛紛，自己上馬，冒雨而行，走了有五六里之遙，雨也住了，撥回馬來，望北走，面前有一村莊，天已日落，我進了南莊門，見裏面是南北大馬路，東西都是住戶人家，兩方住了一路，路西

裏，有一個大莊，門前有五株柳樹，有無數的莊客，有一個人倒水，濺了我一身水，我一瞧，氣往上衝，跳下馬來，說：「你們這些個匹夫，好大膽量，奔過那個人去說，來，太爺的衣服都糟了，你們好的收拾乾淨了，那些個莊客，說誰叫你從我此處走來的？我氣往上衝過去要打，只見從那裏邊出來一個人，年約二十多歲，身高七尺，面白紙細眉圓眼，身穿淡青川綢大衫，漂白襪子，庫灰摹本緞銀鞋，手拿摺扇，從裏邊出來，說：「你們這些糊塗的匹夫，爲甚麼欺負外鄉人，不準動手，那些個莊客，齊說：『小莊王爺，我們那個夥計，倒水來的，濺了他一身，他就口出不良之言，我們大家問他，他不講禮，瞧他這個樣子，不如大家把他拿住活埋了。』那少年怒道：『胡說，你們去把這位兄台的馬拉來，說着向我拱手，說大人不見小人過，請寒舍一叙，說罷，拉着一同進路西大門，往正西是花園子，裏面暖閣涼亭，樓台花草，甚是幽雅，一進重門，門內兩個十五六歲的小童，俱穿藍細布大褂，白襪青布雙樑鞋，五官俊秀，在兩邊一站，這院內是北上房五間，大廳東西有配房三間，房屋高大，院內擺着十六對花盆，盆內俱是奇豔花草，當中魚缸一個，裏面有荷花映綠，到了大廳，兩個小童兒，把籬子一挑，二人進去，我一瞧，當中有水壁擋着，由東西兩邊都可通後院去，東西邊一個暗間，當中有一張八仙桌兒，桌上排着文房四寶，兩旁俱有椅子，房內古玩陳設不少，二人落坐，有人獻上茶來，我便問莊主貴姓？那少年說：『我姓麻名貴，兄台尊姓？』我想我是臨陣脫逃的，他讓我進莊來，這等容易，我別說出真名實姓，恐怕我露出那真面目，那時受害，想罷，忽然想起汝寧府參將劉傑，因失守棄城逃走，我何不冒充他名姓，想罷，說我姓劉名傑，原在汝寧府參將麻貴說：『原來是大人，我實不知道，多有冒犯，來罷，先取了幾件衣服，麻貴說：『大人換衣服罷，我說麻大爺，我也不推辭了，自己到東裏間屋內，換好衣服出來，麻貴說：『又拿出各樣古玩班指，說劉大人，你我二人知己交情，把這些物件，你帶上幾件，我帶上一個班指，少時間擺上酒席，說咱們喝酒罷，菜蔬齊備，齊擺在桌上，書童兒斟酒上菜，二人談心敘話，酒喝到半酣之際，我就說麻老兄台，你們這座村莊，遭此兵荒之際，爲甚麼不避兵災，麻貴趁着酒興說：『我們

這麻家莊官兵不能來此打搶，我說官兵乃國家派大帥所管轄，所爲勦拿叛反之賊，焉有擾亂平民之理，此話不通，就怕有賊人前來，那時間可不好了，我臨臨近別的村莊，並無人馬，爲甚麼你這麻家莊就不怕賊來嗎？麻貴一聽，一笑說：劉大人，你此時是來私訪，是來開游，我說是臨敵脫逃，失守汛地，有犯國法，此時間我是有家難奔，有國無投，我也是信馬由過，來到此處，得遇我兄，乃是我的真情，那麻貴一聽說，我要結爲兄弟，我把實話告訴你了，我一聽說甚好，你我就磕頭，結爲生死之交，二人就對上一拜，各叙年庚，我居長，麻貴年幼，二人又吃酒，麻貴說：劉大哥，你我既然是異姓兄弟，你我也當談肺腑之言，我實告訴你說罷，我們這座麻家莊，乃是天地會八卦教，是我有一個爺爺，他乃是天地會中八路都會總的結義拜弟，當初有我大爺之時，住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麻家莊的人氏，那吳恩是我大爺的乾兒子，我爺爺由少年間，就愛練練會了長拳短刀，跟着吳恩常在一處，後來我大爺死了，我爺就與吳恩練那個長生不老之術，吳恩叛反扯旗之時，封我爺爺爲一字並肩道遙，自在太平王，因爲任山帶兵，在北五省擾亂，吳恩把生死白牌給我爺爺，叫他到各處兼管軍馬，總理糧餉軍務，我爺爺名叫麻長榮，派到了此處，見了任山，我爺爺對他說了，找一個僻靜地方，任山他原籍是此莊中人氏，就送我爺爺來到此處居住，後來把家口接到此處，這兩天因爲那大清營穆帥前來攻打汝寧府，我爺爺一聽，連日咳嗽嘆氣，對我說：麻貴，你承嗣過來，我也沒有甚麼給你，你把我這一分家私，挑軟細物件，你帶些遠走高飛去罷，我還有小叔父一個，纔兩歲，打算今夜晚上，他三人上吊身死，我正中煩悶，到外邊遇見大哥，你來了，我真是真情實話，我們家中有生死白牌一個，那就是令箭一樣，如拿到汝寧府任山，一見就得開城，迎接如同旨意一樣，我一聽，心中說：我要得了這個生死白牌，那時間我回大清營，也好將功抵罪，正想之際，麻貴說：來人，再把那紗燈照上，我今天是一醉解千愁，明天再作主意，正喝酒之際，聽的外邊有人大嚷一聲，說好一個麻貴，你這不要臉的匹夫，嘴裏胡說惹事，簾子一挑，從外面進來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面如冠玉，重眉大眼，準頭豐滿。

唇若塗硃，平頂，身高八尺，項短，粗腦袋，大身穿藍綢長衫，高腰襖子，山東皂靴，猛一瞧，好像馬成龍，麻貴一瞧，他爺爺進來了，嚇的順着條腿，望下一溜，躺在就地，醉眼朦朧，有小童把他攙扶，在西屋內床上去了，我一瞧，進來這個人，他是一個猛勁兒，說馬大哥，你是往這邊來的，麻長榮一瞧，並不認識，說你是甚麼人，快說我姓劉名傑，是汝寧府內失守城池的參將，無處投奔，來到貴莊，被這裏小莊主，把我讓進來吃酒，不知奪駕何人，那位英雄一聽，說原來是劉大人，我不知道，多有冒犯，你這也不能回營了，我一聽這一句話，說我實在不能回營，連家也不能回了，我也是走頭無路，入地無門，麻長榮落坐一瞧，你果然是真心，並無二意，一同吃酒，酒至半酣，麻長榮說，劉賢弟，你我結爲生死弟兄，不知尊意若何，我說也好，二人又衝着上面磕頭，麻長榮居長，我居次，二人入室談心，敘話，麻貴在屋內聽見了說好，跟我拜了盟弟兄，又跟我爺爺磕頭，你好大膽量，我焉能與你干休，麻長榮說，畜生不可胡說，喝醉了，你就這樣無禮嗎，說賢弟，劣兄有一句話，你且記在心，無論你多急，千萬別歸天地會，一入會中，想罷不能，你要此時歸大清營，是準把你殺了，白死還落一個不忠之臣，你要歸天地會，你想要再逃出來，那萬不能，我本是天地會八卦教中人，麻貴方纔知所說，並非是假的，我有件事托付你，我有一個姪兒，方纔兩歲，你把他帶走，我給你細軟物件，你帶那孩子逃走遠方，久後那孩子長大，你就叫他姓劉，他就算是他劉門之後，我去到後院中，收拾些古玩物件，你就把他帶走，說罷，站起身往北院中去了，等够多時，不見他回來，心中甚是着急，自己又狐疑起來，怕的是麻長榮嘴甜心苦，生心害他，站起身來，到院中一瞧，四顧無人，翻身

上房，望後院中一看，見是正房內廳五間，東西配房，一瞧到了前房，使了一個珍珠倒捲簾的勢，望裏一瞧，隔着竹簾，燈光射出來，窗前八仙桌一張，上面好些玩物，東邊椅子上，坐着一個婦人，年約四十以外，烏雲巧挽盤龍髻，上有幾枝碧玉簪，舉止端方，品貌不俗，身穿藍綢女褂，青綢子裙兒，窄窄弓鞋，懷內抱着一個小孩兒，咳聲嘆氣，說兒呀，你今天要是與爲娘一分手，那是你一個親人，久後長大成人之時，認你那劉家叔父爲父，不知生

身父母是誰，孤若伶丁，也是你父親作事錯了，纔有這生死別離之事，爲娘雖死在九泉，也不甘心瞑目，兒呀！你再吃爲娘幾口的斷腸乳罷，從此永別了！今生要想再見爲娘，那是不得了！麻長榮說：娘子不必悲泣，收拾物件，打發他起身，你我夫妻一死也就完了！說罷，站身進屋內去了！我正聽得出神之際，被後屋上有一人，舉刀就刺，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病二郎遭擒被獲

小陳平夜刺成龍

詩曰：塵紅浪白正茫茫，未必涿萊卽我鄉，說士空爭三寸舌，草元徒轉九迴腸，夢來誰見身爲蝶，仙去人傳石是羊，識得浮生人暫寄，笑看傀儡各登場。

話說我正在房上聽那麻長榮之妻與那小孩兒說話，不由一陣心驚，想起自己的生身父母，生養我之時，我今不能回家去，我那生身的父母，也是這樣想我，不由落下幾點淚來，正想之際，從背後彷彿一個人，掄刀就刺，我住後一閃，落在院內，原來是麻長榮，他在屋內看見，那外邊房上有一個人影兒，自己到了西間屋內，推開後窗，拉了一口鬼頭刀來，竄上房去，到了房上一瞧，他本是任山派人來探聽，他掄刀就刺，我落在院中，拉出刀來，麻長榮跟着下去一瞧，說：賢弟，你爲何來到此處？我說：沒見過我嫂嫂，我來瞧瞧他，麻長榮說：來罷，你跟我屋內去，幸虧方纔沒傷着你，說罷，拉我進屋內去，說：這就是你嫂嫂，過去請了一個安，那婦人還禮，說：叔叔請坐，麻長榮說：賢弟，你方使的那口刀，拿來我看，我心內說：觀他怎樣待我，把刀給他，他要與我動手，那時我有鐵蓮子護身，也不怕他，想罷，把刀遞給麻長榮，說：大哥，你看我這口刀，真鋒利，麻長榮一瞧見那口刀，長有三尺，寬有二寸，麻長榮一瞧，認識那口刀，說：此刀，賢弟，你可知名，我說就叫披刀，麻長榮說：賢弟，你拿愚兄，你必是大清營內武將，前來密訪此刀，你得了日子不久，要你實說，我想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何不說出真名實姓，想罷，

開口說大哥，要問我姓巴名德哩，說我乃乾清門頭等侍衛，我是隨將軍出兵，來到此處，因為將帥不和，我因與馬成龍打賭，奉令探城，與汪大人不和，自己一怒逃走，來到此處，說了一遍。那麻長榮聽明白了，說賢弟，你要知我聽見這口刀，我就知你是清營之人，此刀主人，名叫雙寶太歲郭亮，此刀名叫赤虎銷金，缺尖臥龍刀，能削銅鐵，剝純鋼，殺人不帶血，那郭亮自五蓮山來在汝寧府住了幾天，那日我聽見他這口刀，我也是愛練，我與他論了半天，今日相見，我才知道這口刀的來歷，你是從那裏來的，你要說，我把余家莊殺死郭亮之事，說了一遍，然後又說，麻大哥，我聽麻貴說你有生死白牌，你何不拿去大清營獻功投降，取汝寧府去，麻長榮說，賢弟，你有所不知，那清營內到有一個投奔我們山東人與我這同個學，名叫馬成龍，我怕到那裏求榮受辱，我到對不起天地會中人了，莫若一死，也算對的起吳恩，也算是一死全忠，我說有一個主意，你把那生死白牌交給我，我此去必要把這段事辦好，如至明天正午不到，那時你願意逃走，你就逃走，願意死，我也管不你，我必前來給你一個準信，麻長榮說，賢弟，你不可這樣，倘若你去了，到了清營，穆帥不准歸降，那時你該怎麼樣？我說如穆帥不准歸降，原物交回，如不能交回原物來，那時我必要給你一個準信，營中我的朋友不少，只管放心，那麻長榮一聽，說賢弟，我把白牌交給你，這就是取汝寧一把鑰匙，說罷，回身入東房內去了，拿出來一個小木匣兒，長有八寸，寬有三寸，高有四寸，是楠木雕刻的匣兒，雙手遞給說，賢弟，你拿了去罷，我說這裏邊是甚物件，麻長榮說，就是一角文書，上面有關防印十顆，是半張，那半張在老會總任山那裏收存，你拿去不必細問，我接在手中，說我也由上房上竄過去，我往正北，就是到院內上房，竄在外面，一直的往正北走，有數里之遙，只見那前面就是大清營到了營門，有守營門之人，號燈齊明，人聲一片，正遇白少將軍查營，這位少將軍，乃白大將軍之子，世襲建威將軍，聖上賞他頭等侍衛之職，現跟穆帥督理糧台，今夜奉令查營，一見營外來了一人，方要問是何人，家人說，大人，那邊來的是巴大爺那少將軍，名叫白勝祖，一見巴德哩，回來，連忙跳下馬來，接着手說，巴賢弟，你今回來了，你

先跟我去，我帶你見大帥去，給你求個人情罷，我給少將軍請了安，說我見汪大人有機密事稟報，那時兄長，你就知道了，少將軍說，派人去稟報，汪大人知道，又有人帶領着去見汪大人，方進大帳，只見兩旁站立刀斧手，旂牌官，當中汪大人、馬二位大人、巴德哩上帳，請了一個安，說：「大帥在上，巴德哩仰大人的洪福，取得生死白牌，我特地前來獻功請罪。」汪大人說：「拿上來我看。」巴德哩把花梨木匣兒呈上，汪平打開一瞧，裏面是一角文書，問：「巴德哩，此物件得在何處？」巴德哩就把誤走麻家莊之事，說了一遍，汪大人一聽，說：「巴德哩，你論王法，把你斬首號令，念你有得生死白牌之功，將功抵罪，你就去到麻家莊去，把麻長榮傳來，我有話說。」巴德哩得了大帥的令，是把他叫來殺他，用他破城，汪平說：「我調他前來，所爲破城，並無別意。」巴德哩說：「謝過大人，我要去也。」拿了一枝令箭，奔到麻家莊，天色大亮，莊門方開，衆莊客一瞧，說：「大爺，你昨夜住在我們這莊裏，怎麼從外邊來，這是多早走的？」巴德哩說：「你等跟我到裏面，你就知道了。」說罷，到了裏面，客廳上落坐，家人把麻長榮請出來，一見巴德哩，說：「賢弟，你到大營，大帥必是派你把我拿住去見他。」巴德哩說：「汪大帥說，命元長去到營內，議論破城之計，如成功之日，定然加官進爵。」麻長榮說：「既然如此，我先去見他。」吩咐人來備馬，叫麻貴照料門戶，與巴德哩二人，到了外邊上馬，出了莊門，撲奔大清營來，到了清營，有人報進去說：「巴德哩帶麻長榮前來稟見。」汪大人與馬成龍二人，在穆帥大帳，此時穆帥也好了，墜坐大帳，傳令巴德哩、麻長榮進見，外面有人答言，巴德哩在前，麻長榮一瞧，當中是三個大帥，兩旁坐定，都是將軍提鎮，二旁侍立的，是副參遊都司，千把外委等官，站立兩旁，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巴德哩一瞧，麻長榮二目亂轉，似有畏懼之心，至大帳跪倒在地，口稱：「罪犯麻長榮，求大人恩施格外，我情願帶白牌計取汝寧府，將功抵罪。」穆帥聞得說：「麻長榮，你既然要取汝寧府，有何妙計，站起來說。」麻長榮說：「要取這一座汝寧府，須用白布巾五千條，上面繡天地會三個字，疊成帽子，今夜我還是天地會打扮，帶衆將俱要假扮天地會，詐開這座城，那時老帥，

派人在四面列隊，都要離城三里，賊人如其要往那邊逃走，咱們是往那裏追趕。」穆帥吩咐下面人等，照樣預備，派麻長榮爲總管，兼造白布手巾，今夜二更時，都要齊備，下面答應，又派馬成龍、巴德哩、玉斗、馬夢太四人，帶五千人跟麻長榮，今夜三更時，取城外邊挑兵伺候，又派蔡將軍帶劉金明、彭占炳、王玉崑等四十餘名戰將，帶一萬馬步軍，在汝寧府東門外扎隊，如賊人往東走之時，分兵兩隊，候賊人過去一半，然後追趕，把他拿住，又派韋駝、保三、薩里善、哈三保同往副帥，在汝寧府正北扎住大隊，候賊人殺出來，捉拿任山、李慶龍、慶春、王明常、勝你四個人，帶一萬飛虎隊，前去接應麻長榮去，本帥派人守營，我帶本隊兵丁，在汝寧府正西列隊，等賊人派鄧榮爲先鋒，如破城之後，派麻長榮留五千人看守城池，盡力望下追趕，要剪草除根，以免後患。衆人接令下去，至三更時，令馬成龍幫助麻長榮把布手巾辦好，挑選了五千多人，都是精銳之兵，改扮好了，麻長榮帶着衆人，至汝寧府南門外，見城上弓上絃刀出鞘，號燈齊明，軍令森嚴，麻長榮是頭帶三角白綾巾，金抹額，二龍鬥寶，粉綾緞色箭袖袍，上綉三藍牡丹花，足登青緞鞋子，三軍靠身，都穿的是清國衣服，短打扮，右有玉斗，左有巴德哩，二人各騎馬保護，帶着兵刃，馬成龍在隊內，夢太押着後隊，到吊橋上面，守城之人，爲首的是黃面金剛，李自通，乃是任山的心腹人，一瞧下回來了無數的人馬，吩咐入往下，問是那裏來的，快些說明，不然往下砸打滾木礮石了，下面有人說：「城上人等聽真，我等乃是逍遙自在太平王，麻會總爺來了。」李自通一聽，說：「原來是主駕到了，可有令箭執照？」下面有人答應說：「有執照。」玉斗手托着生死白牌的匣兒，走至城根上面，扔下荆條筐，上拴着繩兒，玉斗把那個匣兒，放在筐內，立時拉上去，李自通一瞧，吩咐開城，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雙雄獨霸樂平山

吳恩智收養存孝

詩曰：漫論無生與有生，海中樓閣倏時成，天心難挽前生孽，兇窟全空走狗烹，未死仍然誇智巧，蓋棺誰復計功名？從來人世皆泡影，千劫惟餘一點情。

話說上面李自通傳令開城，旁邊有人說：「且住，凡事須要小心。」李會總一聽，是大耗神梅峯說，隨問道：「依你之見如何？」梅峯說：「稟明都會總。」李自通隨派了一個伶俐家人，去稟報老會總知道，少時任山前來迎接那太平王爺，到此傳令開城罷，立時城門開了，排着隊出來，任山在前，後跟着雲南二勇士小長萬楊平雲南三傑賀金龍賀金彪賀金豹，一衆人來到了麻長榮馬前跪倒，口稱：「臣等迎接王爺千歲。」巴德哩說：「起去，頭前帶路。」麻長榮說：「任山，我到那城內有機密事，與你商議去。」任山頭前帶路，衆人後面擁進南門，巴德哩一扔那鐵蓮子，正打在那任山的肩膀上，任山知道了，在馬上說：「有奸細。」麻長榮暗有口令，即說拿賊，這裏馬成龍馬夢太傳令點信炮一響，人聲一片，四面八方齊聲喊殺，說：「拿八卦教賊人。」楊平賀氏三傑與任山陳忠李自通等，大衆齊聲說：「不好，中了他等詐城計了。」麻長榮反了，此事如何？有探事來報說：「東方有蔡將軍列隊，北方有汪平列隊，西方不見有人，南方有李慶龍列隊。」任山知事不好，吩咐我兵退歸西門外，往南撤隊，衆人出了西門，走了不遠，只聽的迎面一聲炮響，無數的清兵遍野而來，當中是穆帥帶領一千文武官將，齊聲吶喊，當中留出一條大路，讓賊人走，這是爲何不截賊？反讓賊人逃走，要是當中阻住賊人去路，賊人一瞧他無處逃命，奮勇衝殺過來，殺人者一千，自損者八百，今天故意放賊逃走，賊人皆想逃命，並無戰心，這是將軍之計，賊人過來，兩旁官兵搜着殺，隨後帶兵一追，一陣可以成功，任山在前，衆人保護，殺入清兵隊內，穆帥分旂一擺，人聲一片，殺的賊人，聞聲喪膽，望影而逃，馬成龍帶同一千官兵，會合東南南北，南路總帥在城內，留麻長榮守城，帶衆人殺出西門，與穆帥合兵在一處，直殺到天地會賊人屍橫遍野，血染草紅，任山奮力帶着敗殘人馬，望西南大路逃走，急如喪家之犬，忙似漏網之魚，恨不能肋生雙翅，飛上天去，後面穆帥令下，非追上賊

不吃飯，那一片殺氣喊殺之聲，動震四野，那任山他竟想得勝，永沒想有此一敗，清國的官兵，頭隊是李慶龍與白少將軍，會合在一處，一同往下追趕，有五十里之遙，天有已初，望見那前面往西南大路上，正有兩座土山，分爲左右，當中一條去路，白少將軍離那土山不遠，聽裏面一聲砲响，從內殺出一隊人馬，那爲首的一匹馬，馬上有一位英雄，年約二十外，面如白玉，長眉大眼，身穿藍綢短汗衫，青洋縐底衣，薄底快靴，手執赤金虎頭鑿金鎗，那身背後有一杆大旗，是杏黃緞子的，蜈蚣走穗，隊角金鈴披風，一擺就響，上面有字，是鎮八方小陳平侯那一隊兵，約有五百名，都是頭帶黃虎頭帽子，藍箭袖紫袍裙，青布靴子，手執四尺多長的斬馬刀，寬有三寸，隊伍整齊，盡是少年精壯之兵，後面又有一聽砲響，人聲鼎沸，從山口殺出來一枝黑虎軍來，也有五百人，都是青綢縐手絹包頭，青緞褲褂，青緞快靴，腰繫英雄帶，肋佩短刀，懷抱長鎗，當中有一杆皂緞旗，旗上寫着樂九州養存孝侯，旗下有一員武將，帶隊甚是威風，那人跳下馬來，身高七尺，面黃長眉金睛，身穿青緞綢褲褂，薄皮底青緞子快靴，手使青銅槊，年有二十歲，白少將軍扎住隊伍一瞧，這些個兵隊，兩桿大旗，都不像天地會八卦教的樣式，彷彿像占山落草的樣子，李慶龍催坐下大肚子蝸蝸的馬，撲奔賊隊而來，離賊人不遠，說：「來者是何處人馬，快通名來。」須知此乃是清國大兵，追拿天地會八卦教，你等不可阻路，快些通名。」那黃面目帶隊之人，說：「小輩要問，此時也說不完了，我們也不是天地會，我們是找這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個人，來報仇雪恨。」李慶龍說：「你與他三個人有甚麼仇恨？」那黃面目的說：「你姓甚麼？名甚麼？」李慶龍說：「我就是李慶龍。」你說我與你有甚麼仇恨？」那位使槊的一聽，說：「原來你就是李慶龍，我來結果你性命，我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焉能饒恕！」擺槊就打，李慶龍用三尖兩刃刀一迎，那人把槊望回一撒，就奔那李慶龍打去，李大人把三尖兩刃刀一橫，噹的一聲，被槊崩開，那人一伸手，把李慶龍拿過去，過來好幾個賊隊中人，把李慶龍的馬與刀，得了回歸本隊，白勝租一瞧，過去後隊，接應未到，正在猶疑，後隊彭占炳帶飛虎隊趕到，一聽李慶龍被擒，催馬

捨刀，到陣前大罵：『賊人休要無禮，我來替李大人報仇雪恨！』那使虎頭鑿金鎗的白面英雄，一催坐下金箭閃電白龍駒，並不答話，拈鎗照定那彭占炳就刺。彭占炳用刀相迎，交戰未到三合，被那使虎頭鑿金鎗刺於馬下。後邊又有白少將軍手下戰將卞奎，元過去也被那使鎗的英雄刺死。後隊穆帥已到，日已平西，衆人尙未用飯。吩咐安營，後隊也都到了。大家安營，穆帥知道李慶龍被擒，彭占炳卞奎元身亡，馬夢太與馬成龍知道李慶龍被獲，又細問白少將軍，知道那兩個賊人阻路，並不是天地會，是來找他們三個人。馬成龍說：『馬老兄弟，明天你我二人到軍前，問他是爲甚麼來找我三個人？』次日天明起來，用完早飯，穆帥察將軍，派汪大人回汝寧府，撫服居民，就派麻長榮護守汝寧府，穆帥帶三成隊，帶一千兵，諸戰將點炮出隊，到了陣前，只見那山口一聲炮響，那昨日列陣的兩位少年，鎮八方樂九州二人在當場一站，馬成龍方要過去，只聽得背後有人說：『馬大人且慢，待我過去拿那小輩。』馬成龍一瞧，認識是劉奎，催坐下馬，掄手中雙鎗，直奔樂九州。賽存孝而來，掄鎗就打，樂九州也用鎗望上一崩，劉奎的雙鎗也飛了，撥馬逃回本隊。馬夢太方才要過去，身背後又出去幾個，俱敗回來了。馬成龍氣往上冲，手執大環金絲寶刀，出有本隊，後邊有玉斗巴德哩二人跟隨，說：『樂九州，你昨天打死三員武將，生擒李慶龍，今天又在陣前耀武揚威，你等既是英雄，來找我三個人，也須說個明白，是爲甚麼？再是我也不認識你。』那兩位少年英雄，原籍雲南楚雄府人氏，乃是川北鎮侯永傑之子，那白面名候文，別號人稱鎮八方小陳平，那使鎗的名候武，別號人稱樂九州。賽存孝二人鎗馬純熟，隨四川鎮署，因他父親病故，他母親帶他二人扶靈回籍，因各處盜賊竊發，天地會變亂，候文候武保着母親行囊車輛，行至峨嵋山，正南有一百二十里，車輛正行之際，前面正西有一座山口，穿山望西南一條大路，剛到山口，聽得裏邊一聲鑼響，從山裏邊出來有七八十名山賊，爲首一人，身高八尺，面如白玉，環眉大眼，鼻直口方，身穿藍綢褲褂，青緞快靴，手執一條鐵棍，說：『過往兒等快留下買路金錢，如果不然，我定結果了你等性命。』鎮八方催馬說：『來者何人，快

報名來，侯大爺在此等候多時。」那爲首的賊人說：「我乃此山寨主銅頭吼元興是也。」說罷，掄棍就打侯文一抖手，照着那元興就是一鏢，正中在賊人肩頭之上，只啵啵一聲，打了寨主，一氣往西北逃走去了，衆賊人說：「我家寨主爺敗走，此山無主，好漢爺暫在這山上住宿幾天。」那雲南各處都被天地會所占，侯文說：「你這山叫何名？」那衆蠻兵說：「我等有五百名山，名樂平山，請寨主上山罷。」那侯文與侯武二人也，知道雲南變亂，不如暫在此山居住幾日，想罷，說：「你等前頭帶路。」衆家將保着上了山寨，裏面有大廳，有寨門，還有兩三個月糧餉，那二位英雄，在連山上一招聚，不到半載，聚了多人，截了天地會八卦教的四十萬軍糧，此山正南有十八個村莊，都屬本山管，有何家堡，何員外知道二位少年英雄，是在此處避兵，竟搶天地會，不截過往人，有兩個女兒，給了侯文侯武爲妻，從此過門之後，這樂平山暫時保護，那個山莊無事，吳恩派人請了二人而回，被這兩個女人把下文書人耳朶割下，過了幾日，何老員外生日，這裏太太與二位少奶奶，都從樂平山往何家莊去，帶了幾個家將，下山去了，侯文武侯在山上煩悶，只見有人來報說：「二位大爺不好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二英雄授計抗天兵

屯土山力擒李參將

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話說衆人逃回山來，一見侯文侯武，哭着說：「少大爺，我跟着我們太太與二位大奶奶，下山走了，有五六里，只見對面來了一隊大清國官兵，是馬成龍的旂號，後跟着五十個小隊，就要過來搶二位少奶奶，他等通名是李慶龍馬夢太馬成龍前來遊山，二位少奶奶怕落賊人之手，在那轎內撞死了，老太太被亂刀刺死了。」侯文侯武二人一聽此言，氣的三尸神暴跳，五靈氣騰空，放聲大哭，就吩咐調隊，我等要拿獲那狼心賊人，替母親報

仇，下邊人答應。少時調了有五百個飛虎隊，人聲一片，發出樂平山，至雙岔口一瞧，尸橫遍野，鮮血淋漓，三四百死屍，細瞧是家人侯忠與老太太，二位少婦，身帶重傷，頭破血出，侯忠身受亂刀，二位英雄，問方纔跟來此處，遇見家人說：「殺死老太太的是爲甚麼人？」那家人侯孝說：「就是大清營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個人帶着五十個小隊。」鎮八方陳平說：「我不殺那三個賊，是不爲人。」撫屍痛哭，派人奔回山去，用棺木殮好了，與他父母停靈後山，派人給何老莊主送信去，正安排之際，有人來報說：「現有吳恩帶五千人馬在山口請寨主答話。」二人一聽，調隊殺出山口，一瞧正東，有五千賊隊，當中三千步隊，左邊一千馬隊，右邊一千馬隊，當中是入路都會總吳恩，帶着保駕的嚇天真張明遠張保任葉守靜葉守清等。衆人一見侯家兄弟出來，妖人吳恩說：「二位寨主，別來無恙，我山人至此，並不是打仗，皆因你我離山不遠，都算是俠義英雄，我山人當初也是不願意造反，皆因遇見貪官污吏，剝盡地皮，我山人起首到如今，也是騎虎難下之勢，我有心卸了兵權，又恐怕受了他人之害，我今天聽得探軍報說有清營差官傷了尊眷，我山卯正在巡查，南山口關邊至此，我勸二位英雄，早歸山人，共籌妙計，以破清兵，如得了江山社稷，你我裂土分茅。」鎮八方小陳平侯文一聽，說：「你既然叫我歸降，也不難，我頭一件不改天地會的打扮，第二件我帶本隊人馬，捉拿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人，你發付糧草，我報仇之後，歸降你會中，我的人還是我管帶，不准你調我這本隊之人。」吳恩說：「那也容真。」侯文說：「我先把父母靈柩送往何家莊廟內停靈，我明天到南山口裏見。」吳恩說：「甚好，君子一言爲定，山人無不依從，請尊便罷。」此乃是吳恩一條反間計，要把二位英雄收服，因前者失了四十萬軍糧，他不敢找來，是因神力王在此小口外扎營，他怕首尾受敵，今天定了一條奇計，先派人假扮清營馬成龍馬夢太李慶龍三人模樣，暗中帶着五十名馬隊，先派人在樂平山內，用銀錢買通了那些嘍兵，無論有甚麼事，先稟報一聲，那假扮馬成龍的姓李名天佑，乃福建提督李天保的兄弟，在樂平山正北一座山神廟內居住，一日有個嘍兵，原是當先寨主

元興的心腹人，要想替元興報仇，不得下手，今天探聽李太太帶二位少夫人，上何家莊去，他得了天地會的賄賂，暗出山口，這賈兵姓董名叫江兒，原籍深州城人氏，先年在京都崇文門外打磨廠後河沿學作手藝，因他不好在外流落，那日遇見銅頭吼元，與却見他伶俐，把他帶在店內，給他剃頭洗澡換衣裳，後來帶他到樂平山，給他起一個大名字，叫董明遠，在山上無入敢惹他，都知道是寨主的卯因元興逃走，他不知去向，今天受了天地會的賄賂，他到了三神廟內，給李天佑送信，殺死侯太太與二位少夫人，與家人侯忠，李天佑許着保他，匿個會總，帶他逃不遠，正遇吳恩查山，李天祐過去稟明，吳恩說：「把那個董明遠亂刀剝死，他吃着樂平山的飯，反向外人，若留他，怕壞了會中之事。」下面答言，把他亂刀剝死，吳恩纔帶兵至樂平山，與侯文侯武說明白了。吳恩回歸了峨眉山，侯家兄弟二人，到山寨之中，把靈柩抬到了何家莊，交何老員外在本村廟內暫時停靈，二位英雄也就帶合山之人，撲奔峨眉山而來，剛到峨眉山南山口，只見那邊有一枝人馬攔住去路，為首有一會總，說：「來者可是侯氏弟兄，快通名來？」侯文說：「我乃侯文是也，你是何人？」那位會總爺說：「我乃管糧會總楊永太是也，奉八路都會總之命，在此等候你二人，奔河南汝寧府，這裏有三個月糧草，你二人帶了去，隨後應付糧草。」鎮方八小陳平侯爺，立刻帶了錢糧等物，同二千兵，一路上秋毫無犯，所過的地方，無人敢截，跟二位英雄到了屯土山，離汝寧府不遠，那日派了探馬前去，哨探說：「汝寧府正與大清官兵交戰。」侯文傳令安營，天既晚了，正與清國的官兵打了一仗，拿獲李慶龍回營，侯文二人陞大帳，說：「來人，把那李慶龍帶上來。」有人答言，把李慶龍捆上來，至大帳一站，侯文說：「好賊匹夫，我與你不共戴天之仇，焉能饒恕，我來結果你的性命，我全家死在你手內。」李慶龍一聽，心中思想，我並沒有這一個仇人，我何不問他說個明白，我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想罷，說：「朋友，你姓甚麼，你說明白了你殺我，我死了明白。」旁邊過來家人侯孝說：「二位主人，不可殺這個人，那日報名為首那三個人，我都認得，並不是此人，等拿住兩個姓馬的一瞧，就明白了，我怕二位

主人中了妖人反間之計。『侯文一聽，點頭會意說：『我明白了，把他押下去看守，大家夜晚小心了。』次日天明起來，早完了戰飯，調隊出去，見大清營隊伍整齊，軍馬精銳，頭一陣賽存孝侯武得勝，山東馬出來一問，侯武就把他母親妻嫂被殺通名是馬成龍，山東馬一聽說道：『無智謀的匹夫。』侯武掄手中槊就望下打馬成龍，把寶刀往上一迎，吡吡一聲，把那侯武銅槊削為兩段，巴德哩從邊一鐵蓮子，把那侯武打下馬來，玉斗把他捆上，幸獲回大營內，侯文一瞧，怒從心上升，氣向膽邊生，一催馬揮手中槍，大罵：『賊人休要無禮，我來結果你的性命，替我二弟報仇。』一催馬望那馬成龍面前，二人在戰場上大戰數十個回合，不分勝敗，穆帥鳴金，馬成龍說：『小輩我隊內鳴金，我去就來。』轉身回歸本隊，把玉斗巴德哩叫過來，吩咐如此，又出來說：『侯文你是宣家之子，名門之後，為甚麼不做忠孝良民，甘做叛逆之人，你自己不明，依我之見，你早下馬請罪，還可饒你的性命，如若不然，你要救你兄弟，也不難，你把李慶龍放出來，我把你兄弟放回去，你我二人在陣前走馬換將，你看如何？』那侯文說：『甚好。』來人把李慶龍帶出營來，兩個兵到營內，把李慶龍推至陣前，連他的馬與三尖兩刃刀，馬成龍也說把侯武推出來，少時也就把侯武推出隊前，侯武低頭不語，只見那邊侯文說：『咱們是兩家對放。』吩咐家人把李慶龍放出去，家人一推李慶龍，推到那隊前，往本隊拉馬拿刀跑歸清兵隊中，馬成龍這邊也把假侯武推出來，往那戰場上送了幾步，那李慶龍一瞧，對陣上不是侯武，是玉斗假扮的，連忙跑回來，那玉斗模樣就與那侯武一樣，今天又穿的是侯武的衣服，及見李慶龍回來，他大嚷一聲說：『侯文一瞧認識老爺不認識？』那鎮八方小陳平侯一瞧，說：『好馬成龍匹夫，你用的反計，我不殺你，是不為人。』原來是成龍歸隊，穆帥收兵，要收服這兩員將，留着打吳恩，馬成龍定這兩條計，告訴巴德哩，先派人把侯武的衣服換下，假扮玉斗，今天把事辦好了，侯文急催馬奔山，回歸本隊，穆帥收兵回營，派人看守侯武，馬成龍與穆帥論破賊之計，馬成龍說：『如此，可以成功。』穆帥賞衆人酒飯，天晚各歸帳房，馬成龍有差官伺候，他派家人都出去，了他把

大環金絲寶刀挂在那賬房布簾子上，靠北一張大床，馬成龍半倚半靠，正在歇着，外面衆差官安歇，成龍正在迷離之際，從外面竄進來，侯文手掄單刀過來，一擺手，把成龍抓住，掄刀就剝，不知成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英雄智激馬夢太

豪傑巧遇張玉峰

詩曰：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差差。

話說馬成龍正似睡不睡之際，外邊進來侯文，一伸手抓住成龍，掄刀就剝，侯文因何至此，在陣前正要與那馬成龍拚命，馬成龍說：『且慢動手，我有話說。』侯文說：『有甚麼話說？』成龍說：『我乃大清國武職大員，豈能做不仁不義之事，皆是我手下之人，他等不聽軍令，我原有心在那軍前說明，不想我家大帥鳴金收兵，今夜你來了，我有話問你，當初不辨真假虛實，那妖人反間之計，殺死你父母，還要用你二人來殺清國官兵，你等乃大清國的武職，無能做那逆理之事，一則你我並無冤仇，爲甚麼把你等家人殺死？是你粗心，你細想便明白了。』侯文說：『我母親妻子，不是你害的，我兄弟可是你拿的，你想此事，該當如何？』馬成龍說：『容易，我回稟主將收你二人拿獲賊人，替國家出力，你想是我等殺你家眷，爲甚麼還通名姓你自己想罷，你要殺我就殺罷，總是大清國的忠臣，怕你臨死，落個不義之名。』侯文一聽，說的有理，大人既如此說，我亦明白，無奈我不殺不成，成龍把眼一閉，心中說：『我也等死了，且說鎮八方小陳平爲什麼到此，因在陣前要拿成龍，替二人報仇雪恨，見他等收兵回去，自回營放聲大哭，想我一家人死了，這般苦好慘，拔劍自刎，家人侯孝勸住，我有幾句話說，你想要替二爺報仇，才是，侯文一聽說：『你給我備酒罷，我喝兩杯酒，常言說：一醉解千愁。』家人擺上酒菜，自斟自飲，天有一更時分，自己收拾妥當，帶了出了大營，一直望北，離大清營不遠，裏面巡更走哨之聲，自己爬進

營去，聽見帳房內有人說的立功大仗的，有人說馬成龍足智多謀的，侯文到了那正北大帳房外，見裏面燈光閃閃，馬成龍在那床一輪着，自己翻身進去，一伸手抓住了成龍，掄刀就刺成龍，成龍一席話說的侯文默默無言，侯文說：「馬大人你所說的話，我也都聽明白了，你把我兄弟放開，我二人回去訪問真實，如訪真了，那時我二人自有道理。」成龍說：「來。」外面進來幾個差官，一聽說要拿賊人，成龍說：「不可預備茶水。」差官伺候二人談話，天色大亮，成龍稟明了將軍，放走那侯氏弟兄，他自己一走，直到神力王與穆將軍滅天地會，打穿雲關，二人才出，穆帥歇兵三日，在大人來汝寧府，派麻長榮護守派馬成龍帶白勝祖李慶龍馬夢太四個人，帶三萬大兵，挑二十員大將，兵伐剪子峪，穆將軍兵伐玄墨山，這兩處都是任山餘黨，此時剪子峪是由福建會館逃走老龍馬鳳山，侯保三，侯得山三個人，二次占住剪子峪，手下還有五六千人，穆帥派馬成龍帶二萬兵，殺奔剪子峪，東山口，扎住大隊，安好了營寨，將軍帳，天色尚早，點兵出隊，三聲炮響，大隊人馬到了山口外，扎住了隊，聽得那剪子峪山口內一聲炮響，出來一枝賊兵，分爲左右，當中一杆帥旗，下是老龍神馬鳳山，左邊是侯得山，右邊是侯保三，左右有五百馬隊，中間有二千步隊，馬成龍在馬上，傳令說：「馬夢太聽令，你出去殺不了賊，打了敗仗，我把你斬首，殺了賊人，算你奇功。」馬夢太帶氣答言得令，收拾停妥，手執短刀，跑回本隊來說：「馬鳳山過來，與老太爺動手，分個上下。」那邊侯得山，一催馬至陣前，一瞧那馬夢太，身高七尺，壽眉金睛，身穿灰色綢子單袍，青緞快靴，腰繫英雄帶，手執短刀，侯得山有罷，大嘆一聲說：「來人通名。」馬夢太說：「小輩要問老太爺，家住北京城安定門內國子監的人氏，姓馬，雙名夢太，各處天地會內的賊人，無人不知我的名姓，小子你是何人，快通名來。」那侯得山也通了名姓，拈手中鎗動手，夢太用刀相迎，今天馬夢太是真急了，把刀一擺，門路分開，一伸手把避血球掏出來，照定那侯得山咽喉就是一下，把賊人侯得山打下馬來，掄刀把賊人頭割下來，回歸本隊，到了馬成龍馬前說：「卑職請大將軍安，殺了賊將侯得山，前來報功。」馬鳳山取回山口，賊人把山

口堵住了，馬成龍不知賊人的虛實，也不敢追他，鳴金收軍，到了大帳，擺酒慶功，一見馬夢太歸營，一想馬成龍傳令時節，不通情理，打了敗仗治死，我非殺死賊人，算他的功勞，他這明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我過了幾天告病假，不在這軍營受罪了，想着白勝祖親身過來，說「馬老大人，爲何不到大帳吃慶功酒，馬大人派我來請，來拉你，他自己知道，白天在軍陣前話說錯了，那是用話激你，爲是叫你生氣，好立功勞，跟我到大帳吃酒去罷。」夢太也就跟少將軍，到了中軍大帳，見了成龍說：「大帥，小弟不情，不是哥哥，我何能有這一件功勞？」馬成龍說：「賢弟，你既知道，我也不必說了，人生在世，大丈夫必要立萬世不朽之功，一則名垂千古，二則子貴孫榮，像大哥願煥章，因探峨眉山捨命入山被擒，賊人拿住，用木板三釘釘上，雖說死的苦，久後國家必有封賞。」與李慶龍等四人，同在大帳吃酒，夢太喝至半酣，說：「大哥，你當初跟那人在此被困，我滾山過求救，今夜我討令探山路去，以便暗用計破山，不知尊意如何？」馬成龍說：「好，老弟，你真要走運氣，我敬你幾杯酒，喝完再喝。」夢太說：「我不喝了，我要去也。」出離大帳，回到自己帳房內，換了衣服，出大營，往西北走，黃昏後，夢太身穿夜行衣，走了十數里，見有一個山頭，爬着上去，初鼓時，到了山頂上，只見皓月生輝，碧天如洗，萬慮俱消，望南一瞧，殺氣隱隱，望西一瞧，盡是亂山順山坡下去一瞧，山徑曲彎，樹林森森，望前走有二里，這是剪子峪後山，看够多時，望南有一條小路，夢太望前行走，只見有一座密松林，穿樹林望南走，趁着月色，看的真切，夢太剛進樹林，有人用繩子一絆，把馬夢太絆倒在地，不能起來，三個人就把他捆上，夢太說：「好賊，不想老老爺，今天遭了毒手。」兩個人抬起來，往前走有一里之遙，見路北有一院落，裏面有大廳，三個人把夢太抬進了上房，夢太一瞧，正面八仙桌一張，一邊一把椅子，東邊椅上，坐着一個人，年約三十外，身高八尺，面如淡金，重眉闊目，三山得配，身穿青綢長衫，青緞快靴，西邊椅子上，坐着一個人，年約二十外，白面長眉，大眼，準頭豐滿，四方口，唇若塗硃，身穿寶藍洋綢大衫，白襪厚底雲履，手拿全棕扇子，坐在那裏，並不做聲，在夢太面前，站着一人，身高八尺，面如

白玉，雙眉帶秀，二目透神，形如宋玉，貌似潘安，身穿藍綢褲褂，青緞三鑲靴子，手內拿着一口單刀，夢太只罵那使刀的那個說：「你就是馬夢太嗎？你殺死侯會總，我來結果你的性命，替會總爺報仇。」一舉手中刀，照定馬夢太頸脖就剝，不知夢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玉峰誤言驚飛賊

方崑授業喜神童

詩曰：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話說那人用刀，方才要殺夢太，那位年稍長的說：「二弟不可，咱們都是北方之人，馬夢太你叫我們三聲會總爺，我就把你放了，你不叫我們，我就把你殺了。」馬夢太一聽，大怒說：「小子，好大膽量，我焉能叫你們，這不知天地君親師，我乃大清國的職官，焉能降賊，我絕不與你這『臣賊子』討饒。」說罷，大罵賊人，那三人不但不怒，反說：「朋友，你真有點膽子，三弟你把封書信給馬大人瞧。」西邊椅上，那人站起來，把夢太的繩解了，把椅子落坐，腰中掏出一封信，信面上是：「內函敬呈老大人升啟，由京都發。」馬夢太拆開一看，方才明白，這三人內中有一段原故，只因前門外南孝順胡同住一個人，姓張名奎元，家中富麗，在琉璃廠開設四寶齋南紙舖的買賣，夫婦度日，家中使喚人十數名，有一子，乳名玉官，年方四歲，張奎元愛如掌上珍，那官兒生的天姿聰秀，品貌不俗，這一日奎元病體沉重，請醫調治不效，在床上囑咐妻子說：「倘我死之後，你帶着官兒，緊守家門，教他讀書，以求上進。」說罷，身亡，蕭氏辦理，賴有家人照料，葬埋以後，過了三年，官兒到了七歲，請一個先生，是個飽學秀才，姓劉名鼎甲，在張家教官兒一人，學名張玉峰，甚是聰明，自入學後，四書詩書易左傳，念了純熟，劉先生自鄉試中了舉，歸大挑一等知縣，分發四川，臨起身時，囑咐玉峰用功讀書，那張玉峰自先生去後，也不請先生了，自己用功，這一年他十三歲，老太太感冒，住東院屋內養病，他侍病在一旁瞧書，天有二鼓時，聽見隔壁有火

鎗之聲，老太太問那裏放鎗？外間屋內兩個大使女，給老太太煎藥說：「太太要問是北街王宅，他們老爺從山東東昌府來，每夜有賊。」老太太也就睡了，那使女兩個都有十七八歲，是老太太貼身之人，他兩個煎着藥，兩個人又說笑話，張玉峰一瞧，說：「你們這兩個不好了，太太病着，你兩個人還說笑的哪！」那兩個使女玉峰自幼是他抱大的，他兩人還是說笑，張玉峰說：「你們出去罷。」那使女說：「出去就出去。」站起來，兩個人去了，玉峰拿着書來給老太太煎藥，是一個小炭火爐子，玉峰坐在小板凳上面，旁邊放着一個蠟燭，玉峰聽書，聽院內有脚步之聲，玉峰認着是兩個使女，張玉峰氣往上衝，說：「你這兩個無知匹婦，膽子不小，在那院中氣我。」原來那邊院中並不是兩個使女，兩個使女往南院中去了，由北鄰王宅驚過來，兩個飛賊，打算要盜他的珠寶，不想他家護院之人不少，不能下手，盤費用盡，想要找些盤費，一瞧那南院也是個有錢人，方落在院內，望南一瞧，穿廳兒透出燈光，東屋內也點着燈光，兩個賊人方要掀簾子，聽見屋內有一個少年聲音說：「你這兩個匹婦膽子不小，在那院中氣我。」那兩個飛賊一聽，嚇的戰兢兢說：「怪道，我二人方才房上下來，他怎麼會看見我了？」二人到要細瞧，他想到那那簾外，見燈光射出，裏邊有一小童，年有十三四歲，在那裏看書，旁邊爐上放了一個藥鏹子，兩個賊人一瞧，一個小童，怕他做甚麼賊，進去與他要銀子，方要掀簾子，張玉峰認着是兩個使女，故意的鬧他，把書本一扔，說左一次，右一次，真不要臉，你兩個是前來找死，再不給我躲閃，我把你們打死，那兩個賊人一聽，速退在院子當中，說：「這北京城大邦之地，英雄都有，那兩個賊人一商議說：「咱們兩個望他借盤費，看是如何？」二人想罷，說屋內的小俠客，我二人是山東人，到此處辦事，短少盤費，求小俠客調濟，我二人些盤費，屋內張玉峰一聽，嚇得渾身是汗，我別叫賊人瞧出我的破綻來，想罷說：「你二人在外面等候，站起身來，到東屋內，把箱子開，取出來一百兩銀子，裝在銅盤內，放在台階上，那兩個賊人一瞧，二人一伸手，拿過兩封銀子，說：「小俠客，我二人今天告辭了，過日必要前來相訪。」張玉峰說：「你只管去罷，如再犯在我手內，」

我定要結果你的性命。」那兩個賊人說：「小俠客，既有驚人的本領，我二人也不敢領教，實在是眞話，多則二年，少則一載，必有人來訪尊駕，我二人去也。」說罷一聲，竄上房子去了。張玉峰叫人來，外院中進來兩個僕婦，問大爺有甚麼事。張玉峰說：「你二人點上燈，把裏院中一照，有什麼物件？」那兩個僕婦進後院內用燈一照，說：「大爺院內有茶盤一個，裏面放着一個紅單帖，請大爺過目罷。」張玉峰見那紅單帖上畫着一個耗子，那個人拿着一條長蟲，也沒有字，自己不解其意，此時藥也煎好，送給老太太吃藥，次日天明，老太太就好了。玉峰一想，我要是不練武，倘要有人來訪我，那時該當如何？正是憂慮，只聽家人稟報，舅老爺來了，從外面進上房瞧姊姊來了。玉峰過來，給他舅舅行禮，問是從那裏來。他舅舅家住順治門外椿樹三條胡同，另在門匡胡同開了玩鋪，姓蕭名天瑞，爲人老成，玉峰問了來在老太太屋內落坐，他舅舅問老太太病說：「老太太你好了嗎？」那蕭氏說：「我倒好了，你鋪中事情好嗎？」天瑞說：「好。」玉峰說：「舅舅你老人家，認識有武藝出衆英雄，給我請一個教習來，我要練武。」蕭天瑞一聽，說：「我認得一個飛天豹武七達子，是一個英雄，我還認識一個鐵掌方崑，那個鐵掌方崑，在後門裏頭大石作住家，常在我們鋪坐着，那是一位老英雄。」玉峰聽罷，說：「舅舅何妨把那個英雄，給我請來。」蕭天瑞說：「我問着給你請來。」喝了幾杯茶，在那裏用飯完畢，告辭。玉峰送至大門外，回歸書房，思想昨夜之事，也無心念書，過了兩天，也不見他舅舅請來，知道鐵掌方崑，在大石作住家，我何不去找此人，吩咐外面套車，帶一個跟人坐車，出了鮮魚口，管車的問往那裏去。玉峰說：「要到後門裏大石作。」進了前門，少時到了大石作，訪問路北有一個小煙鋪，西隔壁是個板子門，裏面是三合房，方知鐵掌方崑住的。玉峰跳下車去，叫門，裏面出來一個僕婦，說找誰呀。張玉峰說：「找方大爺，那僕婦問在那裏住，有甚麼事？」張玉峰說：「在前門外南孝順胡同住，姓張，我來找方大爺。」那僕婦說：「沒有在家，出城有事去了。」玉峰問：「多早回來？」那僕婦說：「不定準多早回來，有話留下罷。」玉峰說：「如要回來，煩你通說，明天一早我來找。」

他。說罷回家中去，次日又來大石作訪問，裏邊僕婦出來說：「尙未回來。」一連數十天，這一日玉峰清早，在隔壁小煙舖內坐着，玉峰向內說：「隔壁方大爺，爲甚麼不在家？每天往那裏去？」煙舖內的掌櫃的說：「那位方大爺，一黑早出，在前門全天喝茶，出來吃早飯，這是近道，要是遠道，出齊化門外，到通州吃個早茶，回家吃飯。」張玉峰一聽，心中驚疑，那邊有人來說道：「方大爺來了。」是煙舖內的小夥計，在外面掃地，聽見方崑來了。玉峰睜眼一看，來了一位老人，身高八尺，身穿青緞長衫，青綢快靴，黑面目，五官端正，品貌不俗，白花鬚子，那位英雄，一見玉峰在煙舖這裏站着，他就來到煙舖內，玉峰過去，請了一個安，說：「老師好，弟子拜訪我師數次，未遇。」方崑一瞧，「在我家中找的就是你呀。」玉峰說：「是我，久仰我師大名，今幸相會，此乃三生有幸了。」方崑把他讓到家中住的是上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讓他西屋內落坐，張玉峰把自己來歷說明了，方崑說：「你明天到我這裏來住罷，今天回去罷。」張玉峰給師傅磕了頭，又拜了師母，然後回家裏，開了母親，帶了衣包，吃食錢糧，在方崑家中住，方崑日夜教練張玉峰，三載工夫，藝業學成，練好了單刀，各樣拳腳工夫，謝了師父，告辭歸家，這一日無事坐車，到琉璃廠四寶齋南紙舖下了車，到裏面與領事的宋文治說話，只見從外面進來一夥人，都是寧着眉毛，瞪着眼睛，小辮頂，大反骨，都在二十多歲，搖頭幌袋，揚眉吐氣，頭一個人，年在三十外，項短，胖粗，腦袋大，身穿藍綢汗褂，青洋縐中衣，薄底青緞快靴，面似生羊肝，黃眉毛，圓眼睛，五官兇惡，手拿全棕摺扇，說：「掌櫃的，借給我五百吊錢。」宋文治說：「櫃上沒有錢，改天再說罷。」那人說：「沒有不成。」張玉峰一聽，過來問說：「朋友貴姓？」那人說：「我姓宋，行四，前三門外，有一個南霸天，就是我營城私坊官私兩面，沒有不認識我的。」旁邊有一個人，一拉張玉峰，暗說：「此人是本處的匪棍，來訛詐他們。」張玉峰說：「明天宋四，你在永定門外，大沙子口兒等我，我給你送五千錢去。」宋四說：「好，明天在那裏見罷。」宋四去了，舖中人勸了張玉峰半天，玉峰回家，次日天明，到了大沙子口兒，只見三門外的土棍，都在這裏有四五人，張玉峰跳下車。

來，手拿單刀，撲奔羣賊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施英雄治伏南霸天

嚇賊人巧遇歐陽善

詩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下逢。

話說南霸天宋四，邀聚羽黨，都是前三門外著名的土棍，都有外號，一個半天象李五，滿天飛張七，閔蕪蔡二，他要與人家交朋友，是先甜後苦，大概都是此等人物，這些人在前三門外，都在大小堂名男女下處之內找錢，今天是宋四邀請前來助拳的，瞧見張玉峰前來，是坐着車前來的，也沒有帶人前來，宋四說：「衆位不必過去，今天聽我一人就是了。」跳過來，迎着張玉峰說：「你就是四寶齋的東家，是給我錢來，快些實說。」張玉峰手擎單刀，說：「我那裏有錢給你這匹夫？」輪刀一棍，宋四方要叫人來打張玉峰，正點在宋四的脅窩，宋四哎呀一聲，栽倒不能動，張玉峰說：「那個過來？」衆人一瞧，張玉峰會點血，光棍不吃眼前虧，他等就不敢過來，說：「不好，宋四叫人家給點了血。」張玉峰說：「宋四，從此我這琉璃廠那一條大街，不准你去，我那時瞧見你，我打壞了你，你答應了我，饒你，要不答應我，我有刀在手，要結果你性命，易如反掌。」宋四說：「你饒了我罷。」張玉峰用脚一踢他，宋四翻身起來逃走，一衆賊黨土匪，一哄而散，張玉峰坐車來到家中，吃完早飯，從此人都知玉面狐張大爺，在前三門外，有些個名頭，這一天到了東門外，見路北有新開張的茶館，帶筆舖賣家常便飯，字號是福興軒，門首圍着一人，玉峰跳下車來，分開衆人，進裏一瞧，見南霸天宋四脚登着板凳，在那裏搖頭的，說：「你問了誰開這買賣，快給拿規矩來。」張玉峰一瞧，進來說：「宋四，你又來這裏詛人來。」宋四說：「沒有，我在這裏等個人，我要走，你坐會子罷。」站起身，往外就走，那瞧熱鬧之人，不住的笑，玉峰方要走，只見那邊過來兩個掌櫃的，說：「張玉峰別走，跟我二人到裏有話問你。」玉峰一瞧，見那人三十來歲，身上穿青洋緞大衫，黃臉，五

官端方，足登白襪雲履，後邊那個人年約二十外，面如白玉，唇若塗硃，目似春星，雙肩帶秀，舉止不俗，身高八尺，穿淡青五絲羅大衫，白襪厚底，福字履鞋，過來說：「張玉峰，跟我二人到後邊院內一敘。」玉峰認徹好意，來到後院一瞧，是三黃土打就的地脚，一個小院子，那兩個人把長衣服脫去，說：「張玉峰，我二人用好些個錢，把南霸天，宋四，窺了來，你發我嚇走了，我問你有多大本領？我那兩把傢伙，拿來你瞧，認得不認得？」到了裏面櫃房內，取出一條棍來，乃是純鋼的，頭長有六尺，在上半截有一個橫樑，長有八寸，有核桃粗，那一樣兵刃，是一對車輪大的圈兒，寬有三寸，裏外都是有刀圈，套着一個小一號的圈兒，有四條鐵條，連住，寬有一寸，這柄圈兒外，有月牙蛾眉，底下有拿手，是一對一般大，玉峰一見，說：「那棍名叫喪門棍，那對兵器我不認識他。」那兩個人說：「這個名叫母鴛鴦鏢，咱們比拳脚，看是如何？」張玉峰說：「我練，你二人瞧，看是如何？」自己在當場，把拳脚架勢拉開，練了太祖拳，又打了一輪八仙拳，練完了，面不改色，正練得高興，那兩個說：「練的好，我二人也練你瞧。」就兩個練了五祖點血比拳，能入山打牛，百步打空，乃是道傳，練完拳，向玉峰說：「我二人原打算把那些土豪惡棍治服，不料今天遇見兄台光臨，如不棄嫌，你我三個人結爲昆仲，不知尊意如何？」張玉峰說：「甚好，二位兄台，貴姓大名？」那三十來歲的說：「我姓歐陽，單名善字，別號人稱鋼膠，那三個人立了書生諸葛吉。」三個人各叙了年庚，歐陽善居長，諸葛吉次之，張玉峰居第三，回到櫃房，排設香案，三個人立了盃單，蘭譜，叩頭祭神，三個就在那櫃房內擺了酒席，吃酒，談心，敘話，玉峰說：「二位兄長是那裏人？」歐陽善說：「我們二人乃宣化府人氏，家有良田百十頃，自幼兒最喜好練，有口外的武士英雄，必要到我莊中住幾天，我二人聽說京都前三門外，有無數的土豪惡棍，我特意在此處開設這個買賣，等候賊人，如來，我二人必要治服他一番，此是真情實話。」玉峰說：「二位兄長，明天我來邀到我家中住去罷。」歐陽善諸葛吉齊說：「我二人必要去給老太太請安。」玉峰用完飯，告辭回歸，稟明了母親，次日日諸葛吉，二人來見過老太太，然後在前院穿

應落坐吃飯，談了一天心，日落時，二人告辭回去，玉峰次日又去給二位哥哥道謝，弟兄三人，情投意合，這一日張玉峰吃完了早飯，那外邊人來稟報說：「有兩個人是山東口音，在門外等候要見，不知主人見他不見，我說我家主人出門去了，他留下兩個紅單帖，是他的職名。」說罷，呈與張玉峰，張玉峰一見，上寫是謝德山，一個寫的是謝德海，張玉峰並不知這兩個人是誰，翻過來一看，畫着一條長蟲，那個畫着一條耗子，胸中一動，說：「原來是當年在我家借盤費的那兩個，我必要見機而作。」想罷，問家人說：「那兩個是在那裏住？」家人說：「他留下話，說在這前門外西河沿高陞店內住。」玉峰自己安歇，天色正午，一煩，躺在牀上昏沉的睡去，至黃昏後方才起來，有門上家人說：「西河沿高陞店內謝爺遣一個人來下帖，邀請大爺明早，在店內用飯。」玉峰說：「知道了。」家人下去，玉峰用完晚飯安歇，次日起來，吃了幾杯茶，吃些點心，然後換了衣服，到外邊去上車，到西河沿高陞店內，一見裏面掌櫃的出來，認得張玉峰說：「張大爺裏面坐罷。」那張玉峰說：「煩你到裏面通稟，說是有南孝順胡同張玉峰來拜訪。」掌櫃的叫小夥計去不多時，只見從裏面出來了兩個少年人，俱穿青洋縐大衫，一個年在三十外，五官俊秀，一個二十有餘，面皮微黃，都是青緞薄底靴子，那個人說：「我名謝德山，那個是我二弟謝德海，請張大爺裏面坐罷。」張玉峰跟着那兩個人，一同進了南院，往西角門進去，只見上房五間，東西廂房三間，院中乾淨寬大，謝德山說：「衆位英雄，今有張小俠客也來。」只見上房出來四十多名，在兩旁一站，當中有一個人，年有六十外，頭上微有幾根頭髮，身穿二藍縐綢的長衫，金銀羅的套褲，白襪裏履，面似青粉，長眉闊目，說：「原來是張大爺來了，你且到上房，我有幾位朋友。」謝德山說：「這是我們山東東昌府二十五過鋪侯家寨的人，姓侯名化和，人稱別號無髮俠義，便是。」又一指兩邊的英雄，說那是叫鐵太歲劉猛，小白龍李傑，金面太歲呂盛，花臉金剛馬松鑽，天燕子李猛，入地鼠錢成。」張玉峰一瞧，高矮胖瘦，都是三江四海的豪傑，張玉峰旁若無人，進了那上房，一看，北牆上挂着無數的兵器，當中一張八仙桌兒，桌上放了大酒壺，杯筋

俱全，兩邊是兩把椅子，讓張玉峰落坐，衆家英雄在兩旁侍立，那無髮俠義侯化和說：「張小俠客，我聽謝家兄弟二人傳說北京城有一個張小俠客，住在南孝順胡同，我一聽此言，邀聚山東的英雄，前來尋訪尊駕。」張玉峰說：「我當初不錯，內有一段情節，只因爲謝氏弟兄，他二人到我家去找盤川，我給他一百兩銀子，我說你等再犯到我手內，我必不饒你二人，那謝德山，他說回去邀聚朋友前來，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我信以爲真，今天你等衆位前來，意欲何爲？」那無髮俠義侯化和說：「我聽謝氏弟兄，他說你乃當世英雄，明天我等領教，在永定門外大沙子口兒等候你，今天吃完早飯回去罷，明天在大沙子口清晨至午，不見不散。」說罷擺上盤子，煎肉搬來一罈子酒，讓張玉峰上坐，衆綠林英雄齊來讓酒，張玉峰喝了兩杯酒，吃了兩塊肉，站起身來告辭，到了店門外衆人說：「不送了，明天見。」玉峰說：「我必要去，的上車回來。」到了門首進去，在書房悶坐，喝了點酒，一想明天這夥賊人在永定門外大沙子口等我，我要是贏了他們，那時便罷，我要是輸了他們，我從此絕不題會把勢了，想罷安歇，次日天明到了外邊，叫管車的套車上車，出鮮魚口順前門大街過天橋出永定門，到了大沙子口兒，只見那邊有無數的車輛，那謝德山與謝德海二人站定，張玉峰下車，謝德山過來說：「我與小俠客比並幾下。」跳在當中，走了幾盞，敗回去了，謝德海也敗回去了，只見那無髮俠義侯化和和跳過來說：「張玉峰你有多大本領，我來你看如何？」玉峰二人動手，羣賊過來，往上一圈，不知張玉峰該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鐵膽書生獨勝侯化和

追風仙猿戲耍張玉峰

詩曰：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

話說張玉峰正與侯化和和動手，衆人過來幫助，侯化和說：「你等不可以多爲勝。」張玉峰一聽說：「你們那個過來，分個上下？」只見來了一輛車，上面坐着鋼腸烈士嚴陽善，鐵膽書生諸葛吉，因這兩個到南孝順胡同

早去找張玉峰聽戲，到了門房，聽家人一說，坐車出了永安門，來到了大沙子口一瞧，那個人把張玉峰圍了。歐陽善諸葛吉二人，一個手執喪門棍，一個手拿子母鴛鴦鏡，跳在衆人當中說：「你等休要無禮，我二人來也。」鐵膽書生諸葛吉手擎子母鴛鴦鏡說：「來，那個與我動手？」無髮俠義侯化和一擺鏡說：「我來也。」二人在當場動手，那諸葛吉乃當世英雄，他使的這一對兵器，天下除去他師傅，並無第二人使這一般兵器。那侯化和如何是他的對手，幾個照面，被諸葛吉一子母鴛鴦鏡，把侯化和的頭頂，摔了一條血口子，鮮血直流，那羣賊一瞧，說：「了不得，老英雄傷了。」那侯化和說：「你等不必如此，我都不成，何況你等，咱們回去罷。」問張玉峰說：「那使子母鴛鴦鏡的他姓甚麼，叫甚麼？」張玉峰說：「他琉璃廠東門外茶館內，姓諸葛名吉，別號人稱鐵膽書生，你問他做甚麼？」侯化和一聽說：「我等要去也，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我必要請能人前來拜訪。」說罷，帶衆人上車，回山東去了。那張玉峰一個人，也就上車，進永定門，先到飯館吃早飯，然後各自回家。自此他弟兄三人，常在一處玩耍，一日張玉峰辦喜事，衆親齊來道喜，過了三朝，謝客已畢，蕭氏病故，辦理葬埋之後，一日無事，找二位拜兄去了，談幾句話，歐陽善說：「你我今天去看萬壽寺，不知尊意如何？」玉峯說：「我不去，二位兄長去罷，我到舖中去瞧。」說罷，告辭到外面上車，坐車進琉璃廠，到四寶齋南紙舖門首下了車，就在櫃裏頭，宋掌櫃的，與衆夥計齊過來說：「東家來了，咱們裏面坐着。」張玉峰說：「就在這裏罷。」只見外面進來一個買主，年約七十外，身穿一件毛藍布大褂，白襪子，青臉，並無一根頭髮，是一個葫蘆禿子，細眉毛，大眼睛，有幾根白鬚子，從外面進來，說：「掌櫃的，我買貓詐刺，有沒有？」話聲音高，大衆夥計說：「南紙舖不賣那些東西。」那禿老頭兒把眼睛一翻，說：「我知是南紙舖，我買毛尖四兩紙，要多少錢一張？」夥計說：「毛尖四兩紙，一兩二錢銀子一張。」那禿老頭兒說：「你給我拿一張，在紙的當中寫毛尖四一張，紙銀一兩二錢，字要大，我怕忘了。」夥計說：「那如何使的，我們單開一個條兒，你想怎麼樣？」那老頭兒說：「不用，寫在紙

上罷，你不放心，我給銀子。」伸手掏出銀子來，說：「給你罷，這是一兩三錢銀子，剩下找給我錢。」那個夥計伸手把那銀子接過去，一瞧，平好了，找給那老頭錢，說：「你拿去罷。」在那毛尖四紙旁，寫上四寶齋毛尖四一張，紙銀一兩二錢，那老頭兒接過，到外邊去了。張玉峰也就出去，上車，見那買南紙的那個人，站在張玉峰車前，驢子跟前，趕車的過去，說：「老頭兒借光，躲開，讓我們過去。」那老頭說：「你借光給我出多少利錢，趕車的說：『你不躲開，我的車要碰着你，這麼大的年歲，爲甚麼討人嫌？』張玉峰一瞧，心中有氣，說：『這個人不知事務。』」跳下車去，說：「趕車的趕着車走罷。」那趕車一搖鞭子，照着那驢子一下，那驢子永遠不叫，一打就跑，四蹄登開，車行如飛，那老頭兒在那驢子腦袋前頭，也相離不遠，與那驢子一般的快。張玉峰在車內坐着發愕，說：「此人好俊工夫。」到了煤市橋，往南奔柵欄，就不見那個老頭了。玉峰回到家中，下車到書房內落坐，吃完晚飯，在穿廳屋中，靠北窗看書，看得高興，天有二更時，張玉峰睡着，有人從窗外伸進一隻手來，把張玉峰辮子抓住，往外一拉，玉峰說：「甚麼人？」睜眼一看，見是在四寶齋買南紙毛尖四的那個老頭兒，手拿的一把刀，說：「張玉峰，我把你殺了，可惜你這年歲。」把刀往背後一插，掏出一包鍋煙子，說：「你別叫玉面貂，你叫烏雲秀士罷。」照着張玉峰臉上一抹，辮子也鬆開了，張玉峰把頭抽回，坐在那椅子上，把臉上那鍋煙子一擦，伸手拉刀說：「你這個好大膽別走，我來拿你。」翻身出離上房，到了院中一瞧，那個老頭兒還在那裏站定，一見張玉峰出來，伸手掏出一宗物件，說：「小輩看寶貝罷。」一個紙團照着臉打來，玉峰伸手接過來一瞧，是買的那毛尖四紙團子，玉峰掄刀奔那個老頭兒就砍，那個老頭兒望北上房竄去，站在房上，說：「小輩你的膽子不小，敢與老夫動手，你上來。」張玉峰竄上房去，那個老頭兒跳下來，那個老頭兒又竄上房，如是者上來下去，好幾盞，老頭說：「張玉峰，你不必追我，我若要殺你，早就殺你了，天有三鼓，我去也。」張玉峰說：「你姓甚麼？叫甚麼？留下名姓。」那個老頭兒說：「你問我呀，我在廣慶茶園，你知有個鐵頭孫四就是我，你不服，明日找我去，官私兩面由着

你挑要打官私，營城司坊，你不必去告，南北衙門順天府都察院你告去，你知道不知？」那老頭兒說完了，就走了。玉峰也不追，一想追上也不是他對手，明天去邀我哥哥歐陽善與諸葛吉三人找他去，進屋內叫打更的進來，取水洗臉，往床上一躺，也就睡覺了。天到五鼓醒來，候至天色大亮起來，收拾停妥，叫趕車的套車，坐車到東門茶館門前，圍着好些人，不知裏面有甚麼事。車站住了，跳下車來，分開衆人，進了茶館，見兩哥哥歐陽善諸葛吉兩個人在那邊站着，有一個少年人在二十多歲，他坐在桌兒上，也不言語。他大哥哥着急了，不得張玉峰來邀兩個哥哥助拳去，一見連忙問道：「二位兄長是甚麼事？」歐陽善說：「三弟你來，我說與你聽，提起來真把人氣死，用手指那少年人說，那位是姓李，在這裏每天吃飯喝茶，有二十餘日，昨日在櫃，我手存下兩封銀一封字兒，說今天來取，我昨日就鎖在銀櫃裏，我們這舖內沒有關過賊，睡至三鼓後，我在床上，覺着有人用物件壓我，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個酒罈子，放在身上，用繩把我的腿細了，我瞧見有一個禿老頭兒，開了銀櫃，把那銀子拿去，我着急了，一幌身子，把酒罈子擗在地下，我從床上一跳，把捆腿的繩兒也斷了，我找兵器沒有找着，聽見樓上你二哥嚷說好賊，我上得樓去一瞧，你二哥氣的暴跳如雷，說賊人抹了我一身蠟油，我二人追出去，他通了名姓，說開廣慶茶園的鐵頭孫四，我二人早晨起來，想帶兵刃找他去，這位存銀子的來了，與我要，我明知是夜晚賊人盜去，我原打算賠他的銀子，他說那封信有二十萬銀子的匯票，在那字兒裏面，三弟你想這事逆不逆，你有一個甚麼主意罷？」張玉峰一瞧那少年人，身穿灰洋縐大衫，厚底履鞋坐在那裏，也不言語。張玉峰過去說：「朋友，你不可這樣說，我且問你，你打算甚麼主意，不相好，不能在這裏存東西，皆因都是有交情，今天我趕在這裏，你吃萬分的委曲，都看在我的分上，叫我兩個哥哥賠你二百兩銀子，咱們再找你那一封書信，不知兄台肯賞臉否？」那位少年人說：「那銀子無有此乃小事，一封字兒，求兄台給我打聽個下落就是了。」說罷，揚長而去。張玉峰說：「別走，我有話說，那人竟自去了。」歐陽善諸葛吉說：「賢弟爲何起的這般早？」玉峰說：「提起

來，氣死人也，就把昨夜鬧禿子之事，說了一遍，又說二位哥哥，你二人帶兵刃跟我去，到那廣慶茶園找鐵頭孫四去。說罷，站起身來，我先找他，去然後二位兄長隨我來，到外邊上車，趕車的一搖鞭子，到了廣慶茶園門首，正遇見那耗子皮李五，一塊土黃七，張玉峰說：「你兩個人別走。」這兩個人一瞧，說：「張大爺，我們沒有得罪你，爲甚麼這樣？」張玉峰說：「你們到沒有得罪我，我有事用你兩個人。」那兩人一聽，說：「你老人家用我們幹甚麼？」玉峰說：「你兩個人偕往廣慶園大罵孫四，有甚麼亂兒，都有我。」黃七說：「既有你老人家叫我罵，不敢不罵，有人出來，你老人家過去。」張玉峰說：「你二人罵就是了。」黃七、李五大罵鐵頭孫四，堵住門首，只見裏面出來一夥人，有十數名，爲首一個人，年有二十多歲，身高七尺，頭上並無一根頭髮，又光又亮，身穿藍網汗褂，青洋縐中衣，漂白襪子，青緞皂鞋，面如滿月，細眉圓眼睛，高鼻梁，四方口，出來一瞧，是李五、黃七兩個匪棍，說：「你兩個小輩找我，你等可知道孫四爺的利害？」張玉峰從車上跳下，過去說：「小子，張大爺罵你。」嚇的那黃七、李五回身就跑，那張玉峰一細瞧那鐵頭孫四，見他年歲也小，不是昨夜在家中所遇的人，連忙過去說：「孫四不是我怕你，內中有個原故，我姓張，名玉峰，昨夜晚上有如此之事。」玉峰又細說了一遍，孫四說：「老弟，你跟我到裏邊櫃房內落坐，我有話問你。」張玉峰說：「四哥，你多委曲了。」到了大門內櫃裏面，二人落坐，有人獻茶，孫四方細問張玉峰，外邊鋼腸烈士、歐陽善、鐵膽書生、諸葛吉二人趕到歐陽善一瞧，舉棍照定孫四頭上就是一棍，張玉峰瞧見，說：「別打。」孫四望上一衝氣，扒的一聲，正中在頭頂之上，幸虧孫四他有貫頂的工夫，不然死於非命。孫四站起身來，一回頭，歐陽善二人一瞧，說：「不是你孫四這個氣更大。」張玉峰趕緊去說：「不必動手。」諸葛吉、歐陽善過來賠罪，說：「坐。」四個人說話，提起昨夜之事，今天四哥你真多委曲了，鐵頭孫四說：「你三位，我到不怨，我可恨是昨夜冒充我的名字。」聽見樓上跳下一人，說：「孫四，你是我的六代孫子，不可罵人。」張玉峰等一瞧，正是昨夜晚在家中戲耍他的，那個禿老頭兒，這四位英雄一瞧，說：

「你是甚麼人來給我們擋對頭。」齊拿兵刃過去，要與那位老俠客動手，不知那位英雄是何人，要知後事，緊接馬夢太誤走回回峪，三傑獻剪子峪，穆將軍兵定玄黑山，捉拿雲南七勇士，金鑪無敵大將軍曹天興，四方鎮英雄打播，西海岸神吼戲仙猿，雙俠入峨眉山，盜陰陽八卦旗，神方王穆將軍合兵，馬傑倒反峨眉山，滅吳山頭，擒吳恩人和教主下山，五雲筒火燒清兵，大戰湖耳山，收小霸王，單鞭破鎗，火燒仙猿，白少將軍束手，探竹子山，一劍定石平，三打齊河寺，兵困越山泉，誤走河家莊，巧遇混水元，楚雄府會兵，金鎖八卦連環計，七探水師營，三擒吳恩，勦滅邪教，盡在下部永慶昇平接演。

水慶昇平前傳 第九十七回



12
074-0/

